陕西党史资料丛书

（五）

陕西靖国军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五）

陕 西 靖 国 军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五）
陕西靖国军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 1 号）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x1168 毫米 32 开本 17.625 印张 5 插页 385 千字
1987 年 8 月第 1 版 198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一 1，500
ISBN 7 -224-00105-8/K - 20
统一书号：11094*229 定价：3.55 元

本辑编辑组：刘永端　贾自新　马　骧
熊美杰　吕志浩
参加本辑审稿：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
集研究委员会审稿委员会
常黎夫　罗文治　刘端蓁
白瑞生　白玉洁　孙启蒙
齐　心　李艳玉　贾自新
高中哲　刘守琦
本辑特约审稿：谈维煦　刘纲民　胡景通
李经纶　武伯纶　张光远
耿端方
本辑技术编辑：鲜蕙阳
本辑校对：张春梅　梁月兰　邰持文
张新生

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

左上：陕西靖国军副总司令张钫（伯英）

右：陕西靖国军前任总指挥井勿幕

左下：陕西靖国军后任总指挥、第四路前任司令胡景翼（笠僧）

陕西靖国军第一路司令郭坚（方刚）

陕西靖国军第三路司令曹世英（俊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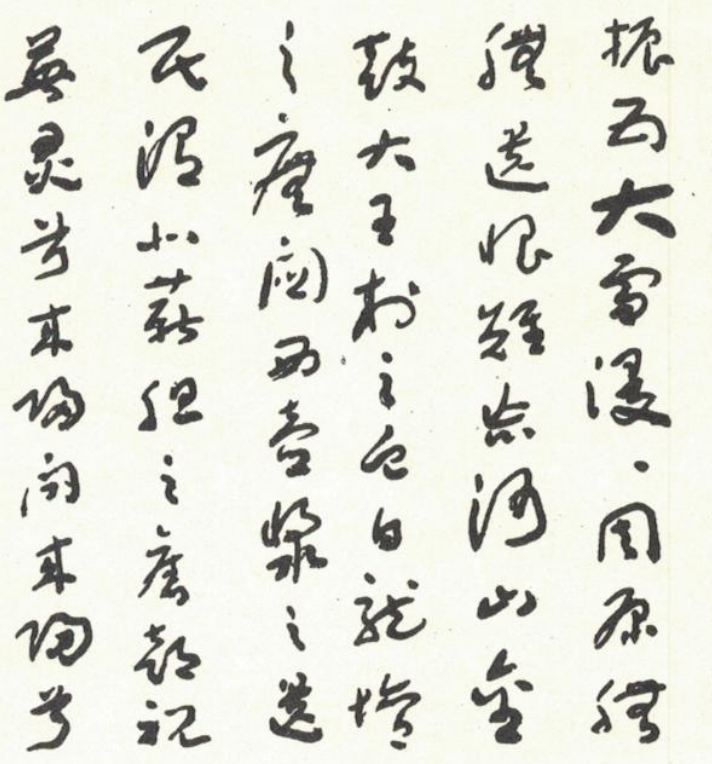
陕西靖国军第五路闻令高峻（峰五）

陕西靖国军陕北游击支队司令惠思温（又光）

西安起义领导者耿直（端人）烈士

三原起义领导者张义安（养成）烈士

陕西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追悼烈士



陕西靖国军董振五少将墓志铭

勿幕不独文，义安不独武，后起之英，厥惟振五。大雪漫漫，周原�casting，遗恨难亡，河山金鼓。大王村之血，白龙坛之庑，关西壶浆之遗民，渭北薪胆之旧部。祝英灵兮来归，问来归兮否否。水火深矣，哀哀三辅：碧血青山，皇天后土。

于右任

井勿幕、张义安为靖国军名将，皆死难者。大王村，武功战场。白龙讲坛，葬地。

（本辑照片均由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供稿。陕西靖国军第二路司令樊钟秀、第六路司令卢占魁照片缺）

前　言

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指出：“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之前，还有一个准备阶段。一九二一至二四年是大革命的直接准备，可以和一九二五年开始的大革命合成一个阶段。”“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时开始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他还说：“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据此，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从开始就把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马列主义早期在陕西的传播、共进社与共进杂志等列为专题，进行资料的征集研究，并分别编辑资料专题集（丛书）。《辛亥革命在陕西》资料专题集（丛书），业于一九八六年出版。《共进社与〈共进〉杂志》资料专题集（丛书）先于一九八五年出版。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革命的任务，“第一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北

洋军阀”,“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这个时期的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北洋军阀”。陕西靖国军正是陕西地区反对北洋军阀的一支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它响应孙中山发动的反对北洋政府废弃《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和反抗北洋军阀政府独裁统治的斗争，坚持四年多，在陕西近代革命运动中具有积极的作用，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这方面的资料征集研究工作，过去比较有基础，资料翔实。因此，本会特编辑《陕西靖国军》资料专题集（丛书），现在出版。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

一九八七年三月

本辑编辑说明

一、本辑是陕西靖国军的资料专集。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比较系统全面地反映了陕西靖国军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兴起、发展、变化、解体、失败的基本史实。

二、本辑收录的资料，大部分是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在“文化革命”前组织党内外的老同志及有关的社会人士撰写、调查整理的，其中有些老同志已经过世，我们借此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怀念。近几年来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新收集了一部分资料，并加强了对原有资料的核订整理，参与这项工作的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三、本辑资料是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刘永端、马骧、吕志浩和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贾自新、熊美杰同志组成的编辑组编辑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黎夫同志审阅了全稿。省政协主席谈维煦及刘纲民、胡景通、李经纶、式伯纶、张光远、耿端方等同志审阅了《陕西靖国军综述》等重要材料及全书目录。李振民、丁雍年、陈来驹等同志，出席了讨论本辑资料的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审稿委员会会议。其他有关方面和有关同志在本辑资料的征集和编辑中也给了不少支持。特再借此一并表示感谢。

目　录

陕西靖国军综述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

……委员会办公室政协陕西省委员(1)

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陕西靖国军的始末……茹欲立(27)

关于《陕西靖国军的始末》一文的产生经

过的说明……常黎夫(43)

陕西靖国军大事年表……(44)

陕西靖国军产生的历史背景

陕西讨袁军十八烈士遇难记……田惟均、张子宜、王新斋(52)

陆建章祸陕几件事的见闻……刘依仁(57)

陆建章在陕大开烟禁……周端甫(62)

陆承武被擒和陕西护国军成立亲历记……姜宏模(63)

“逐陆”之役和陈树藩攫取陕督……冯志明(71)

陈树藩乘机攫取陕西军政大权及陆建章被

逐经过……张丹屏(78)

陕西讨逆军纪实……康子定(81)

宋向辰传略……景梅九(93)

樊毓秀事略 ……(96)

陈树藩强迫农民种烟的前因后果……李宗祥(98)

附：陈树藩宣布陕西独立及取消陕西

独立的文电……(114)
全国禁烟总会长安铭关于陕西违
禁种烟实况之报告……(120)

陕西靖国军的兴起

白水起义和西北护国军的成立……杨子廉(121)
高峻讨陈树藩檄文……(131)
西安起义和陕西靖国军的成立……党仙洲、张辑五、耿庄、曹子升(132)
郭坚讨陈树藩通电……(149)
西安起义后成立之陕西靖国军组织编制表……(150)
耿端人少将纪念碑文……党元凯撰(151)
三原起义和陕西靖国军右翼军左翼军的成立……邓宝珊(153)
胡景翼曹世英讨陈树藩檄……(169)
三原起义后之陕西靖国军组织编制表……(171)
陕西靖国军右左两翼军围攻西安之战……(173)
张义安先生事略……(180)
郭坚率部潜袭大荔与羌白突围……耿庄(189)
回忆陕西靖国军初期郭希仁诱劝曹胡与南
雪亭之死……叶雨田、窦品三、刘仲德(197)

于右任回陕后的陕西靖国军

于右任致陈树藩的两封信……(203)
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副司令张钫就职通电……(206)
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副司令张钫布告……(207)
胡景翼等取消陕西靖国军各总司令名号的布告……(208)
于右任致胡景翼函……(209)

张钫致于右任函……(211)
张钫致胡景翼函……(212)
于右任张钫任总副司令后陕西靖国军之组
织编制表……(213)
于右任回陕经过……王予元(221)
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的组成和一般情况……张钫(224)
陕西靖国军第一路板况……马凌甫(227)
陕西靖国军第一路司令郭坚小传……(247)
陕西靖国军第二路及其司令樊钟秀事略……张仿(249)
樊钟秀致惠友光禹……(255)
陕西靖国军第三路之缘起……(257)
陕西靖国军第三路司令曹世英小传……(260)
陕西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战纪……蒙浚僧(262)
陕西靖国军第四路史……绂润民(269)
陕西靖国军第四路前任司令胡景翼传……馀　杭　章炳麟撰(276)
陕西靖国军第四路后任司令岳维峻事略……张德枢、王绍猷、王捷三(281)
陕西靖国军第五路及其司令高峻事略……(284)
陕西靖国军第六路及其司令卢占魁事略……郭叔蕃(287)
陕西靖国军陕北游击支队简况……薛镇东(291)
陕西靖国军陕北游击支队司令惠思温小传……(293)
于右任致郭希仁函……(294)
胡景翼致邓宝珊禹……(295)
胡景翼致岳维峻田润初函……(296)
董振五致陈树藩函……(297)
胡景翼被陈树藩幽禁经过……姜宏模(300)
代表陕西靖国军赴漆要求唐继尧派兵援陕经过……刘蘅如(304)

叶荃率滇军第八军援陕及返滇之经过……马伯周(306)
滇川黔靖国军联军王安澜部过陕的回忆……黄照临(319)
刘镇华半部入陕助陈树藩为虐……米暂沉(324)
陕西大战争中之各方之军事力量调查……(331)
岑春煊等诘责陈树藩戕害陕西靖国军总指
挥井勿幕电……(333)
唐绍仪函于右任深悼井勿幕遇难……(334)
井勿幕就任陕西靖国军总指挥及被刺殉职之经过……王绍猷(335)
陕西靖国军总指挥井君勿幕事略……(338)
董少将振五塞志铭……于右任(340)

南北和议与陕西靖国军

孙中山复于右任告陕事为和议第一问题函……(345)
孙中山复陕西王安澜告北庭进兵已严行交涉函……(346)
广州七总裁致徐世昌电……(347)
唐绍仪致徐世昌电……(348)
唐绍仪复朱启钤函……(349)
唐继尧请军府与北京严重交涉停止攻陕电……(350)
唐继尧致北京徐菊人停止攻陕电……(351)
唐继尧因陕西战争及参战军痛斥北京当局电……(352)
于右任致外交团书……(354)
于右任致南北代表书……(356)
于右任通电……(358)
于右任给某人的书……(359)
于右任张钫通电……(360)
于右任张钫电诘张衡(瑞玑)……(362)

于右任张钫致朱启钤电……(364)
于右任张钫致唐绍仪朱启钤电……(365)
于右任张钫致唐绍仪李述膺电……(366)
于右任驳斥钱能训证靖国军为匪函……(368)
于右任致某记者书……(370)
陕西汉员致李述膺等电……(371)
田玉洁取消陕西靖国军第四路第一支队通电……(373)
附：朱启钤致钱能训电……(374)
钱能训致朱启钤电……(375)
北京国务院电……(377)
朱启钤致钱能训电……(379)
王占元等致朱启钤唐绍仪电……(380)
徐世昌停止议和令……(381)
陈树藩刘镇华电文四则……(382)
张瑞玑电文四则……(386)
奉军许兰洲部“援陕”潼关会议议案……(390)
一九一九年南北和议之经过及其内幕……叶恭绰(395)
关于南北和议事复叶遐庵……蠖　公(411)
我之上海会议现为叶遐庵作……章士钊(415)
张瑞玑划界……屈古愚(421)
张瑞玑来陕划界回忆……党晴梵(422)
一九一九年陕人在京的“驱陈”活动……康纪仁(424)
陕西靖国军第七路的成立及其坚守乾州始末记
……刘昌卿、雷绍轩(428)
陕西靖国军第七路司令王珏小……(441)
胡景翼通电……(442)

胡景翼致李龙门电……(444)
岳维峻致李龙门电……(445)
于右任张钫胡景翼曹世英岳维峻高峻王社
郭英甫铣电……(446)
陕西旅京学生控诉陈树藩的呈词……(448)
陈树藩释放胡笠憎的回忆……郭叔蕃(452)
田玉洁的“泾阳驻军”和于鹤九之死……陈省生(456)
陕西靖国军成立的陕西省临时议会议长副议
长议员名单……(461)
陕西靖国军辖区内的财政和水利建设情况……(463)
陕西靖国军工商转运总局分局局长姓名表……(464)
陕西靖国军将领创办的学校一览表……(465)
陕西靖国军辖区内的几种报纸……王淡如(466)
陕西靖国军辖区内的学校教育和学生运动……李子健(470)
陕西靖国军辖区内的学生运动……张卓如(478)
陕西靖国军四县学生运动会略记……叶雨田(483)

阎相文冯玉祥督陕，陕西靖国军失败

陕西易督经过简要记载……韩稚甫(486)
冯玉祥部一九二一年入陕同忆……宋哲元(488)
陈树藩溃败逃川前后
……张丹屏、朱叙五、张桓宸、朱霞轩、何汉卿(489)
冯玉祥诱杀郭坚事实……胡英贤(496)
陕西渭北十五县国民大会关于取销陕西靖
国军名义推于右任为陕西自治筹备会长通电……(498)
孙中山致函邓宝珊反对陕西靖国军接受直

系军阀改编……(500)
附：冯玉祥函电三则……(500)
北庭委胡景翼为陕西暂编第一师师长函……(502)
高峻接受刘镇华改编……(503)
陕西靖国军末期高陵事变见闻……叶雨田(504)
杨虎城在武功继续坚持陕西靖国军旗帜……孙蔚如(523)
陕西靖国军杨虎城部在马嵬最后之战役……薛澜生(532)
壬戌年（一九二二年）从军日记摘要……蒙浚生(539)
右任先生总领陕西靖国军纪事……王陆一(542)
于右任先生离陕……王子元(545)
陕西靖国军的解体与变质……张钫(546)

陕 西 靖 国 军 综 述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陕西靖国军是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五月，北方唯一响应孙中山发动的反对北洋政府废弃《临时约法》、解散国会斗争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它和广州的护法政府的联系、配合较为密切，其斗争也称陕西护法运动。它顺应时势、合乎潮流，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坚持战斗四年多，是陕西近代史上重要的一页。关于本辑丛书资料的征集编纂过程，陕西党史资料丛书第三辑《辛亥革命在陕西》中的《编纂始末》一文已有说明。本文仅就陕西靖国军产生前的历史背景及其兴起、发展、变化、解体、失败的情况，简述如下：

一、陕西靖国军产生的历史背景

辛亥革命后，民党人士张凤翙（翔初）督理陕政，他屈从袁世凯的压力，投靠北洋政府。但是，袁世凯仍不甘心，必以直接担制陕西军政大权而后快。一九一四年初，河南的白朗农民起义军从商洛入陕，袁世凯即以陕西当局“剿匪不力”为名，派其亲信陆建章为“剿匪”总司令，率被洋军第七师入陕。陆乃皖系军阀的重要人物，是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屠杀民党人士的刽子手，被人们称为“陆屠伯”。陆建章督陕之后，与陕西巡按使吕调元狼狈为奸，极力排除异己。辛亥革

命以来兴起的陕西地方军事力量，除因追剿白朗起义军“有功”的陈树藩（桓生[①]）旅外，其余均被解散。同时废除了陕西辛亥革命以来的一切新政措施，大肆镇压革命活动、捕杀革命党人。陕西人民同北洋军阀的矛盾，日益加深。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农历十一月七日），袁世凯下令称帝，全国人民愤怒声讨，护国运动风起云涌。陕西民党人士和人民策应云南的护国战争，掀起“反袁逐陆”的斗争。他们在西安秘密集会，组织讨袁义勇军，推举康毅如为临时总司令，李养初为东路总司令，吴希真为西路总司令，李秋轩为南路总司令，分别以长安、蓝田、乾县、华阴、华县、白水为据点，联络党人，积聚力量，筹措枪械，待机发难。不幸事泄，一九一六年三月十八日（农历二月十五日）王绍文、南南轩、陈德卿、郭子余、吴鹏、赵贞吉、姚南薰、胡德明、杨景震、章雨苍、李桂森、袁守礼、焦林、杜守信、南风薰、张镇方、陈泉卿、齐以礼等十八人被捕遇害，世称“十八烈士”。康毅如等人被迫离陕，东南西三路举义失败，唯有北路的反袁斗争不断高涨。民党人士郭坚（方刚）、耿直（端人）、曹世英（俊夫[②]）、高峻（峰五）等在山西著名民党人士李岐山（鸣凤）的策应下，于白水树护国军旗帜，通电讨袁逐陆；在渭北一带聚众数千人，由韩、合进入陕北，扩充兵力，计划渡河讨袁。后因晋军阻拦，未能实现。郭坚等乃率军南下至富平美原镇一带，宣布声讨陆建章，“反袁逐陆”运动逐渐发展起来。

渭北向为民党活动的中心地区，陆建章分派重兵驻守各县，并任命第四混成旅[③]旅长陈树藩为陕北镇守使兼渭北“剿匪”总司令，由同州（今大荔）移防蒲城，准备进攻郭坚等部。同时派其子陕西第一旅旅长陆承武（绍文），率其精锐所谓“中坚团”三千余人，配备炮、骑、机枪，开赴渭北一带巡防。

一九一六年五月七日（农历四月六日）[④]，陆承武率军到富平。

富平驻军陈树藩旅之游击营营长胡景翼（笠僧[5]），与民党人士刘守中（允臣）、张义安（养成）、邓瑜（宝珊）等树旗反陆，在城内外人民的协力援助下，激战一昼夜，歼灭“中坚团”，擒获陆承武。陆团被歼后，起义军推举胡景翼为陕西护国军总司令，胡以“有旅长（指陈树藩——编者）在”，而不受，将陆承武交给陈树藩。陈树藩于五月九日由蒲城移兵三原，通电全国就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宣布陕西独立[6]，并以陆承武之生命安全为条件，迫使陆建章离陕。陆建章看到全国反袁斗争日益高涨，在陕西已难以立足，遂与陈树藩达成“献城赎子协议”。陈树藩护送陆建章全家于五月二十六日离陕，陆建章向袁世凯推荐陈树藩登上陕西督军的高位。六月六日，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陈树藩于六月七日宣布取消陕西独立，表示效忠北洋政府，称颂袁世凯为“中华共戴之尊，民国不祧之祖”，提出对袁的丧礼要“格外从丰”，对其遗属“从厚优待”。[7]陈树藩的无耻行径遭到陕西和全国人民的鄙视、唾骂，却受到北洋政府段祺瑞的赏识。六月十日，北洋政府发布命令，任命陈树藩为汉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从此，原属民党的陈树藩充当了北洋军阀皖系的忠实爪牙，并成为段祺瑞所控制的“督军团”的中坚分子。

陈树藩窃取陕西的军政大权后，秉承北洋政府的旨意，对陕西人民施行残酷的反动统治。在经济上，横征暴敛，剥削人民，追索自民元以来历年所欠之粮款、税款；强制发行所谓“富秦钱票”；发行地方公债数百万两，借外债五百万两。陈树藩始而广种鸦片，征收巨税，保护烟贩，牟取暴利；继而“寓禁于征”，苛刑滥罚。在政治上，树党营私，排斥、压制民党分子及其活动。一九一六年北庭总统黎元洪任命民党著名人士李根源（印泉）为陕西省省长，陈树藩受段祺瑞的旨意，假借陕西军人名义，通电拒李莅任。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李根源才到任，又遭陈树藩多方刁难、排挤，不到半年即忿然离陕。张勋

复辟时，陈树藩得知段祺瑞马厂誓师的消息，伺机玩弄政治手腕，一面命郭坚率部四营，假道山西，北上参加讨伐张勋之役；一面又急电山西督军阎锡山，诬称“郭坚兵变，从速捕杀”。陈树藩还布兵黄河西岸，断郭归路。致使郭坚几乎全军覆没，随军参赞、著名民党人士宋元恺（向辰[8]）、樊毓秀（灵山）殉难，郭坚化装潜逃回陕。在军事上，排除异己，扩充个人实力。民党人士郭坚、曹世英、高峻等皆受其排挤控制。一年期间，陈树藩的兵力就扩大为三个步兵旅（当时陕西军队以旅为最高编制单位），两个独立混成团，两个骑兵团，一个炮兵团，以及新编之汉武军等，达三万余人。

在北洋政府的卵翼下，陈树藩的羽毛渐丰，更加残酷地盘剥、镇压人民，陕西人民的“反段倒陈”运动——护法运动，随之兴起。

二、陕西靖国军的兴起

段祺瑞在破灭张勋复辟迷梦，重新掌握北洋政府的大权后，继续执行袁世凯反对民主、坚持封建独裁统治和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媚外卖国政策，二次宣布解散国会，拒不恢复民元约法，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和反对。孙中山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成立军政府，宣布护法。在此前后，孙中山命民党人士、众议院陕西籍议员焦冰（子静），于五月、九月两次回陕组织护法军，发动反段驱陈斗争，并委任驻防白水的陈树藩部坊兵团团长、民党人士高峻为陕西护法军总司令，驻西安之陈部陕西警备军统领耿直为陕西靖国军招讨使。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日（农历十月十九日），高峻首先在白水起义，以西北护法军总司令名义，宣布独立，发布檄文，历数陈树藩的罪状。[9]焦冰裹赞军机。陈树藩急调胡景翼、李天佐、王飞虎等团，于十二月六日开始围攻白水县城，激战三昼夜。当时高峻之骑兵团枪

仅三百，实力单薄，终因孤军无援，弹药缺乏，被迫于十二月十日夜撤离至县城北四十里之纵目镇。[10]白水起义打响了反段驱陈斗争的第一枪，对全省影响很大。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日（农历十月二十六日）耿直率部在西安起义。[11]高峻在白水起义后，耿直乘省城空虚，起兵反陈，以践与高峻密约讨陈之议，并派密使赴凤翔告郭坚驰援。耿直事前曾与驻渭南之陈部骑兵连长刘锡麟共商起义之事。适有北洋政府拨给新疆的一批军火过陕，刘锡麟即率部在临潼截击，夺得步枪千余支，并招募新兵千余人，闻耿举义，即率部直驱西安增援。陈树藩布兵抗击，战斗异常激烈，双方死伤甚众。相持至十二日，陈调之援军相继到来，而援耿之郭坚部未至，耿遂下令于十三日由南门撤退，西走户县、周至。西安举义巷战三日而撤退，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对陈树藩则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为尔后陕西靖国军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郭坚在凤翔闻西安举义，即率部奔赴西安增援，兵至三桥镇，知起义军已撤退，遂开赴户县与耿会合。郭、耿在周至召开将校会议，发布檄文护法讨陈，宣布成立陕西靖国军，郭任总司令，耿任副总司令[12]。下设八个支队，李夺（雄三）、王珏（宝珊）、郭英夫（俊杰）等分任支队司令。并以王珏统领渭河以南各部，为右翼，驻户县；简吉顺（大猷）统领渭河以北各部，为左翼，驻兴平；刘锡麟为前敌指挥。耿直率部策应两翼，部署对陈树藩的防卫战事。郭坚率卫戍部队回守凤翔。

陈树藩得知郭、耿动向后，一面使用分化离间手段，佯委郭坚为省警备军统领，李夺、张铎为卫队营长；一面急调围攻白水之主力部队（留王飞虎、李天佐等在东路牵制高峻）刘世珑、曾继贤（子才）两旅，以及胡景翼、严锡龙、张金印、张鸿远（飞生）、姜宏谋（宏模）、曹位康等部集中省垣，分道西进。起义军兵力不支，退守岐山。

双方乃于岐山展开攻守之战，争夺极其惨烈，简吉顺阵亡，守军处于危难之际。适有三原、耀县的民党人士派武钧（关石）、于鹤九（鸣皋）驰赴岐山调停，胡景翼为耿直让开退路，耿放弃岐山东去与高峻等部会合。耿、胡本为民党中坚分子，虽然两军对阵，但心息总有相连。耿失岐山，脱离困境；胡得岐山，交差报功，计出两全。耿直率部至耀县与曹世英部会合。驻防凤翔之郭坚部因孤军难守，亦不得不放弃凤翔东去向曹、高、耿等部靠拢。郭、耿东进后，陈树藩一方面任命胡景翼为渭北“剿匪”司令，使民党人士互相颉颃；一方面派其嫡系曾继贤率同团长严锡龙到渭北三原一带布防，监视督战。郭、耿部到达陕东与高峻部会合，攻克白水。接着郭、耿又移兵夺取蒲城，虽已攻入城内，但死伤甚众。在撤退之际，耿直不幸中弹死难。时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农历丁巳年十二月十三日）。⑬

耿直殉难之日，又一个重大起义在三原爆发。胡景翼率部由岐山到渭北后，派张义安营驻三原，胡驻富平、耀县。张义安乃民党人士，对陈树藩附逆祸陕早已极为愤慨，蓄志起义讨陈。而此时陈树藩又下令张义安部让出三原，由其嫡系接防，张便佯为遵命撤离，而实与董威（振五）、邓宝珊等人精密布置、巧为安排，借换防之机发动起义。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大雪之夜，义军突然发动进攻，激战两昼夜，于二十七日晨全歼接防之陈军，仅旅长曾继贤、团长严锡龙越城逃遁。⑭

张义安举义之日，曾飞骑致函胡景翼，“请火速回师，以善其后”，同时函请曹世英来援。胡景翼、曹世英分别由富平、耀县驰至三原，众议举陕西靖国军旗帜，反段讨陈。但为总司令之职互争雄长。张义安愤然曰：不争于疆场，为丈夫羞！难自我发，我当先讨贼，以谢国人。凛然大义，深以感人。旋经会商，达成共组陕西靖国军协议，军分两翼：胡景翼为右翼军总司令，曹世英为左翼军总司令。并于一九一八年二月二日（农历丁巳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发出讨陈檄文。⑮

陕西靖国军左、右翼两军组成后，即召开军事会议，共商讨陈大计，决定分东西两路进攻西安。左翼军曹世英、郭坚、高峻等部为东路，由高陵之渭桥渡河进军；右翼军胡部张义安、董振五、冯毓东（志明⑯）等部为西路，经兴平、户县进军。其时陈树藩亦命令刘世珑会同曾继贤，由泾阳进攻三原。胡、曹各军迎战陈军于三原西南城郊，激战竟日，陈军大败，退守泾阳。不久，陈树藩调泾阳驻军增强西安防务，胡景翼遂派田玉洁（润初）支队进驻泾阳。

按照围攻西安计划，右翼军以张义安为先锋。张与董振五、邓宝珊、李云龙（虎丞⑰）等，率三百余众，西出咸阳、礼泉之间，经兴平、周至、户县等地抵达西安近郊。并致书陈部团长樊钟秀（醒民），说服其树靖国军旗帜，将驻防之西安城西南部四寨让予靖国军，樊引军退入商洛“休整”。

左翼军曹世英部于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与陈军战于西安东北部灞桥、东十里铺、光台庙、水腰、草滩等地，战线长达五十余公里，激战终日，是夜乃撤防回新筑镇。二月初，左翼军得知张义安部已占领西关大营盘⑱，遂发起二次进攻，一度曾攻入北关。但因陈调大军增援，激战竟日不能取胜，遂又撤回新筑镇。次晨，陈军突过灞水反扑，左翼军因指挥不统一，纷纷撤回渭北。此时，适有卢占魁（耀辰⑲）率部三千余，由绥远来陕，参加了左翼军第三次进攻西安之役。是役在灞桥战斗中，大胜陈军。旋因卢部在斜口战斗中失利，全军被迫再次退过消河。

陈树藩被靖国军东西两路夹击，难以支持，乃以省长为诱饵，求告豫西刘镇华镇嵩军来援。刘军原为土匪，后被段祺瑞收编。刘率五千之众抵户县，与张义安部对阵。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三日（农历二月一日），张亲赴前线督战，不幸中弹身亡。胡景翼令董振五代领其部撤回三原，靖国军两翼围攻西安之役即告结束。靖国军两翼退守渭北

以后，陈树藩据省东渭河以南及省西咸阳、兴平等地，重整兵力，向靖国军全面反扑，渭河以北地区的战火更为激烈。

一九一八年四月下旬，陈树藩亲率所属各部及镇嵩军大部，组成东路军，从渭南渡河向三原、高陵、富平等地靖国军发起进攻。另派刘世珑、白弋人为西路军，由乾县、礼泉直扑淳化、三原，同东路军遥相呼应，企图相机决战，消灭靖国军。

陈军渡河之前，靖国军郭坚部已围攻大荔近月。陈部渡河后直扑大荔，郭撤围退守羌白镇。四月二十五日，陈军包围羌白，激战数日，郭得到卢占魁部之弓富魁（海亭）骑兵的增援，击退了陈军。与此同时，陈军集结兵力号称四万之众，与靖国军展开关山之役。陈军于四月十六日首攻界坊，守军杨虎悊（虎城）及王祥生（崇瑞）部奉命抗击。李云龙、邓宝珊、董振五、冯毓东及弓富魁等相继增援，陈军腹背受敌，伤亡惨重，被迫于二十日停止进攻，向下邽、固市退却。靖国军乘胜攻占田市镇，生擒陈部营长刘登科。在下邽几乎全纡陈之姜宏谋部。在涓河口、上涨渡等地战斗中，陈军亦连续遭受打击。同时陈部西路军刘世珑也在泾西一带受挫，停止前进。关山之役，激战一周，陈树藩精心策划包围消灭靖国军的计划彻底破产。靖国军以三原为中心的渭北根据地得以巩固。

陈树藩兵败关山，调整兵力企图消灭正在第二次围攻大荔之郭坚部，郭退羌白，坚守四十余日，终因粮草、弹药告罄，于七月三十一日夜率部突围至蒲城兴镇与杨虎悊、张铎部会合。郭、杨决定，利用陈树藩在西路兵力比较单薄和正逢粮食收获季节等条件，向西路进兵。

三、于右任归陕后的陕西靖国军

陕西靖国军在四个多月的反陈战斗中，得到发展壮大。但因所属部队成份复杂，纪律松弛，各自为政，号令不一。有鉴于此，胡景翼、

曹世英等高级将领及民党人士商定，派王玉堂（子元）、张庆豫（立卿）等为代表，赴上海请于右任回陕。适孙中山受西南军阀排挤，由粤至沪，王、张会见了孙中山。于右任衔孙中山之命于一九一八年七月回到三原。经各部代表开会商讨，决定组成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公推于右任为总司令，张钫（伯英）为副总司令。于、张于八月八日通电就职。[20]总司令部设于三原。统一改编各部为六路，抽签为序，各路军的司令是：第一路郭坚，第二路樊钟秀，第三路曹世英，第四路胡景翼，第五路高峻，第六路卢占魁，另编惠思温（又光[21]）部为陕北游击支队。延聘李元鼎（子逸）、茹欲立（卓亭）等为顾问。陕西靖国军的改组对于团结内部，统一指挥，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于加强和坚持反陈斗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军队实权仍分操于各路司令之手，号令不一，各自为政的状况没有根本的改变。

在靖国军改组后一段时间，各路军都有较大发展。郭坚与杨虎冬从蒲城兴镇向省西疾进。杨部中途受阻，折回省东攻克韩城。郭部经耀县、礼泉攻占省西十余县。弓富魁亦率部西来，分驻扶风、岐山等地。高峻部收复合阳。胡景翼部在上涨渡之战大败陈军，陷马驹寨，迫近灵口。张钫副总司令设行营于商洛之第二路樊钟秀部，一度曾出渭南占领潼关；九月，出蓝田攻占户县，进军周至，并协助郭坚降服凤翔守军魏晋先（张钫旧部）。靖国军的辖区已遍及关中各地，陈树藩被迫困守于西安及东路几个县了。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八日（农历八月十四日），[22]胡景翼在渭南固市被陈树藩劫禁西安。陈之囚胡愈加暴露其反动面目，为人所唾骂。胡景翼被囚后，致书岳维峻（西峰）、董振五等曰：“余虽不如古人，然亦常以关、岳自期。宁骂贼而死，不落降将军也。愿诸兄弟努力前进，无忘张义安于地下，则景翼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激起了靖国军第四路官兵对陈树藩的极大愤慨。岳维峻被委为第四路司令。

此时全国的形势虽然处于南北对峙状态，但对陕西都势在必争，因此南北双方各派援军相继入陕。云南靖国军第八军军长叶荃（相实[23]）率部入陕与张钫、郭坚同驻凤翔，姚以介团至镇巴；鄂军王安澜部至宁陕，王天纵旅至平利；川军熊锦帆师、石青阳师、颜德基旅至宁强、勉县。陈树藩为解脱困境，除再次向北洋政府紧急呼援外，又“请”井勿幕、彭仲翔以调解人身份前去三原，意欲收束胡部，以作缓兵之计。井原是民党重要领导人物，李根源任省长后，任井为关中道尹，实际被陈树藩羁绊，无所作为。井、彭到达三原，井即被推任为靖国军总指挥，彭任总司令部军务处处长。

十一月以后，援陈的北洋军阀各部相继入陕。以奉军师长许兰洲为援陕总司令、直军旅长张锡元为副司令的奉直军二万余人入陕后，伙同镇嵩军在省西向靖国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晋军一旅约三千人，从禹门口入陕，不战而据韩城、合阳；陇东镇守使陆洪涛率甘军万余人，进驻长武、彬县、陇县及凤翔以北地区；段系川军刘存厚率众二万五千余，从川北入陕，占据陕南；陕南镇守使、北洋军阀直系十五旅管金聚部让出汉中，率众五千余袭占宝鸡。各路的援陈军向陕西靖国军展开分路围攻之势。当时在陕西之南北各军约计二十余万。兵连祸结，陕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中旬，井勿幕赴凤翔慰问援军叶荃部，并拟召开军事会议商讨进攻西安的军事计划，不幸于二十一日（农历十月十八日），被郭坚部内奸李栋才杀害于兴平县南仁村。[24]这是陕西靖国军的一个重大损失。十二月十六日（农历十一月十四日）靖国军在乾县召开军事会议，总司令于右任因途中遇阻未能到会，叶荃、郭坚及各路将领和副总司令张钫的代表刘承烈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曾有筹划围攻西安之决议，但因北洋政府援陈部队相继入陕而落空。

北洋军队大举入陕后，陕西靖国军在极其不利的形势下，进行了顽强

激烈的战斗。兴平、杏林之役，相持两月有余。武功、大王之役，战斗尤烈，靖国军著名将领董振五不幸阵亡，但战事仍坚持至一九一九年二月二日，遗部奉命撤退三原一带。驻周至、眉县、岐山等县的各部均战至粮尽弹绝后退至凤翔。乾县之役历时半年之久，坚持至五月底，奉命退出；于右任总司令晋升固守乾县有功之王珏、郭英夫为靖国军第七路司令、副司令。集结于凤翔孤城的第一、二路郭坚、樊钟秀部和滇军叶荃部被敌军围困（东边是奉军许兰洲，西北是甘军陆洪涛，西南是直系管金聚，东南是镇嵩军刘镇华）数月之久，交通断绝，粮食奇缺，军民交困，难以支持。樊钟秀、郭坚提出“联许倒陈”的主张，先后与许兰洲“局部议和”，分别受编为许部第一、二支队，并分任司令。叶荃坚决拒编，率众与卢占魁部东撤至耀县。在此期间，陕北游击支队在三原县楼底镇失散，支队司令惠思温投曹世英、杨虎忝部参佐戎幕。

中路战事也很激烈，靖国军第三、四路主力及从西路撤回的第一路部分士兵，协力作战，奋勇对敌。交口、相桥之役，激战月余，直军张锡元被迫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订约休战。关山之役姜宏谋败退固市镇，直至双方达成停战协议。

四、南北和议与陕西靖国军

孙中山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四日被迫辞去军政府大元帅职，出走上海。军政府改组为七总裁制。这时的军政府，已经成为南北军阀勾心斗角的工具。当时的北洋政府以日本为后台，段祺瑞倡言“武力统一”中国，以美英为后台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则主张“和平统一”。各国帝国主义为维护其在华利益，谋求暂时妥协，由美、英、法、意、

日五国公使出面，于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共同向中国南北双方提出和平“劝告”。同日，社会名流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王宠惠、王克敏等二十四人，通电成立“和平期成会”。十月二十五日，徐世昌以“总统”名义，下和平令。十一月十六日，北洋政府发表了前方军队罢战退兵的停战令。十一月二十三日南方政府亦下令前方部队，各守原防，静待命令。

但是北洋政府执掌大权的段祺瑞坚不放弃其“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百般阻挠，破坏和议。提出所谓“剿匪问题”，把陕西靖国军和闽南粤军视为“土匪”，都纳入应予“剿灭”之列。他一面调集所谓八路重兵进攻陕西靖国军；一面提出“匪与非匪”的争论，利用报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

在五国公使的干涉下，后来双方接受了当时作为调人的江苏督军李纯提出的湖南、陕西两省划定南北界限，双方各自在界限内“剿匪”的建议。和会于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农历一月二十日）在上海开幕。北方和议代表团首席代表为朱启钤，南方和议代表团首席代表为唐绍仪。

上海和会召开前，南北战争的主要战场在湖南。南北双方宣告停战时，湖南战事已基本停止，于是陕西问题就成了上海和会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为此南北双方代表商定，派国会议员张瑞玑（衡玉）赴陕，划界停战。由于北洋政府在陕西正在用兵围攻靖国军，张瑞玑迟迟没有成行。后在各方催促下，才于三月十二日动身赴陕，三月二十二日到达西安。是时陈树藩的“八省联军”已取得很大进展，气焰嚣张，没有妥协诚意，对靖国军提出的恢复第一次停战令（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后的防地和撤走围攻乾县的北方军的主张不予理睬，仍诬称坚守乾县之靖国军为土匪。张瑞玑受陈笼络，偏袒北方，在他拍发的电报中亦有隐称靖国军全是“土匪”的话语。张瑞玑的言行引起了

陕西靖国军的极大愤慨，于右任总司令通告各方严予驳斥，并在致张书中有“闻执事将去矣，长安市上古物字画，为之腾贵”之语，揭露张瑞玑接受陈树藩贿赂的丑行，张不得不怏怏而去。

一九一九年四月初，陕西划界基本结束。划界停战后，陕西靖国军所统辖的地区，只有三原、泾阳、高陵、富平、白水、蒲城、澄县、同官等八个县的全部或一部，形成隔渭水与陈树藩南北对峙的局面。

一九二〇年春，直皖军阀战开。直奉合作反皖，已改编为奉军的原靖国军樊钟秀部及郭坚部刘锡麟团随许兰洲出潼关。同年七月十四日，直皖两系军阀再度开战，打了四天，皖系告败，十九日段祺瑞引咎辞职。作为皖系军阀附庸的陈树藩失去了依靠，便使出陕西自治、于右任主陕，释放胡景翼等阴谋伎俩。陈树藩释放胡景翼回三原是为了收束靖国军各部，达其剿抚兼施的目的。但是陈树藩早已声名狼藉，人所共弃。胡景翼于七月二十七日（农历六月十二日）到三原后，备受欢迎，靖国军各路共推胡为总指挥[25]。当时全国形势风云莫测，陕西局势尤为复杂，所以靖国军各路将领已各有打算，离心离德，陷于动荡飘摇之中。

陕西靖国军在其辖区内行使行政管理权。在靖国军兴起的前几年里，由于连年战争，军民交困，谈不上搞什么建设。南北和议开始，战事缓和，靖国军开始注意所辖区域的建设。总司令部明令禁止北洋政府所订的各种苛捐杂税，撤销盐禁，推行调节民食政策，严禁烟毒，制裁农村豪绅地主高租、高利盘剥，恢复和发展交通运输，利商贾、活贸易，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在三原建立新的省议会，与陈树藩、刘镇华所把持的省议会相抗衡，借以扩大政治宣传。在靖国军区域内实行政治言论和学术自由。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促进下，学生运动蓬勃兴起，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宣传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许多学校公演话剧《列宁传》等。靖国

军的一些高级领导人，还带头参与了这些活动。靖国军还注意了军政人才的培养工作，各军普遍设立了军事教育和普通教育机构。第一路在凤翔设立了军官研究所，第二路在高陵创设了经武学校及简练队，第四路在三原设立了军官教导团，第五路在白水开办了教导营，其他支队亦多举办有学兵连，总司令部还先后选拔各路下级军官二百余人，送四川讲武堂及广东韶关讲武堂深造。靖国军总司令部设立教育处，专门负责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各部也很注意提倡地方教育事业，除致力恢复旧有各级学校外，大兴军人办学之风。先后建立了三原渭北中学，三原女子学校，富平立诚中学，凤翔右辅中学等，新创立的小学达十七所。靖国军区域内，也很重视办报纸，计有:《战事日刊》《启明日报》《正义日报》《救国日报》《捷音日报》等。传递时事消息，宣传革命主张，介绍中外各派政治思想及社会主义学说，分析和评论政治形势，在陕西乃至国内一些地方颇有影响。

一九二〇年夏，陕西发生了特大旱灾，靖国军的辖区尤其严重。于右任总司令与刚刚被释归的胡景翼等，奔走呼号，筹办赈济，先后向国内各地慈善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募得赈款近七十万元，在渭北二十余县发放赈款十一次，使大量灾民得以保存生命。一九二一年秋，靖国军总司令部支持三原各界成立渭北水利委员会，利用救灾赈款余额，举办引泾钓儿嘴水利工程，公推李仲三为会长，李仪祉为总工程师，负责工程设计、勘测。约经两年，测量及设计大体完成。后因靖国军解体，未及施工，但为一九三〇年杨虎城主陕后完成引泾灌溉工程，奠定了基础。

五、阎相文、冯玉祥督陕，陕西靖国军失败

直系军阀在直皖战争中获胜后，调兵遣将夺取原由皖系军阀控制的地盘。一九二一年五月，北洋政府调陈树藩入京就祥威将军职，令

直系吴佩孚部阎相文督陕。陈树藩不服调遣。六月，阎相文率直军第二十师及冯玉祥之第十六混成旅（后改编为第十一师）、吴新田之第七师先后入陕。七月七日（农历六月三日），阎相文进入西安，就陕西督军职。陈树藩退军咸阳，企图凭河固守，以观政变。但陈军士无斗志，一触即溃，陈树藩只率少数部队逃往汉中。

阎相文督陕后，为了笼络人心，对各方表示宽大，靖国军各路将领相继被邀赴省会晤，原靖国军第一路司令郭坚亦在被邀之列。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三日（农历七月十日），冯玉祥设计宴请郭坚，将郭杀害。同月二十二日，阎相文因直军内部矛盾激化而自杀，北洋政府任冯玉祥为陕西督军。

冯玉祥督陕后，利用驱陈胜利的时机，加紧促使陕西靖国军受编。一时西安与三原间信使往还，络绎不绝，在靖国军内部，胡景翼、曹世英、高峻等各路将领主张受冯改编，保存实力；于右任总司令则极力反对，并晓谕各方，但终无效用。陕西靖国军原辖各路军，一、二路早受奉军收编，第六路军随云南靖国军叶荃部入川，其余三、四、七路军皆受冯玉祥改编。第四路胡景翼部改编为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胡任师长；第三路曹世英部改编为暂编第一师补充旅[26]，曹任旅长；第七路王珏部改编为暂编第一师的一个团。稍后，第五路高峻部亦受刘镇华改编为旅，高任旅长。当曹世英准备接受改编时，驻高陵的支队长石象仪及惠思温、郭英夫等驱逐曹避居通远坊；曹部柱高陵之马青宛（献章）、甄士仁（寿珊）等亦坚持靖国军旗帜，驱逐其支队长王祥生，宣布独立，当时被称为“高陵事变”[27]。胡景翼率兵助曹，平息了事变。在此期间，孙中山曾致禹邓宝珊，表示反对陕西靖国军各路接受直系军阀的改编，指出此举“不特败坏纪纲，为西南各省所不容，即于其个人节操，亦有大亏”。[28]

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农历八月十八日至二十日），

胡景翼在三原召开“国民代表会议”，九月二十五日通电取消陕西靖国军。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农历辛酉年十二月二十日），胡景翼部包围靖国军总司令部，焚毁文书，索取印信，查封了办公室。于右任先已退居民治小学，后住东里堡之半耕园，闻总部被封，即率少数参佐出走淳化县方里镇，避居于曹世英之部下于鸣岗（凤千）营。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解体。

在靖国军各路司令相率接受奉军、直军改编的过程中，唯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杨虎冬始终反对受编，坚决表示要把陕西靖国军旗帜坚持到底。杨率部由临潼之栎阳镇出发西进，于一九二〇年二月间，一举攻克武功县城，全歼陈树藩的一个营，获得大量物资和武器。接着占据扶风等县，兵员由原来的千人发展到三千余人。阎相文入陕后，曹锟、吴佩孚曾派参议武叔斌到武功游说，以编杨部为一独立旅为饵，诱杨归附。胡景翼受编后亦曾派童蒲生、李香亭等执亲笔信说杨，曹世英也派王子中劝杨。皆被杨严词拒绝，并派参谋韩望尘敦请于右任来武功，恢复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农历二月二十五日），于右任偕李元鼎、茹欲立，由于鸣岗派队护送，杨虎冬派队迎接进驻武功。复设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于凤翔，并设行营于武功。于升任杨虎冬为靖国军第三路司令，李夺为第一路司令（郭坚被杀后，其部属李夺、麻振武等复归靖国军）。

三月二十六日上午，杨虎冬部在乾县铁佛寺截夺甘肃陆洪涛购买过境的军械成功，计获各种枪械一千多支，子弹五、六十万发，得到了很大补充。

此时直奉战争又起，冯玉祥率部出关，刘镇华代署陕督。利用敌军调动之际，于右任令杨虎冬、李夺两部协力攻取马嵬，相机谋取兴平、咸阳。杨部于四月二十二日一举攻占马嵬，全歼直军阎治堂二十师的

两个营。次日敌军全力反扑，杨军浴血抵抗，终以麻振武部援兵失误，被迫撤回武功原防。敌继以阎治堂第二十师、郭金榜第二旅及镇嵩军第五路柴云升部，配备大炮四十余门，向杨部展开全线进攻。杨部苦战半月，坚守阵地不稍退。后陆洪涛部侵占麟游，管金聚部由宝鸡出动增援，对靖国军形成四面包围之势。不得已，杨于五月五日放弃武动，经由扶风、岐山之桃园，与凤翔第一路靠拢，五月十一日到达凤翔之田家庄。于右任与杨虎冬相会后，权衡当前形势。商定于取道甘南、四川赴沪，杨率部撤退北山保存实力。杨虎冬于五月二十九日（农历五月三日）率部由田家庄出发，经麟游、礼泉、乾县、三原、富平、耀县等地，转战二千余里，进入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崧生）的防地，从事整休。于右任率参佐人员于五月三十一日离凤翔，经千阳、崇信、华亭、清水、徽县，入川至重庆赴沪。于、杨去后，李夺、麻振武部势力孤单，被刘镇华派员收编。至此，陕西靖国军完全结束。

坚持了四年多的陕西靖国军，由于政治上、组织上的软弱涣散和内部的许多矛盾，以及北洋军阀强大的军事围攻和政治分化，终于失败了。但是陕西靖国军在响应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继续向国内外反动派的斗争中，在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和“护法”战役中，所表现出的英勇顽强的革命牺牲精神是十分可敬的，反映了陕西人民寻找革命道路所经历的艰难痛苦过程。陕西靖国军在陕西近代革命运动中具有积极的作用，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陕西靖国军中以井勿幕为代表的民党烈士和以张义安、耿直等为代表的优秀将领，为争取民主、追求真理奔走呼号，临难不苟，赴汤蹈火，洒血疆场的英雄气概和革命胆略，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执笔：刘永端、熊美杰）

注：①栢生亦作伯生、栢森。

②俊夫亦作俊甫。

③陈树藩旅之番号，现有资料中有“陕西陆军第三混成旅”、“陕西陆军第四混编旅”等记述，本文采后说。

④陆承武在富平被俘之时间，现有资料由有一九一六年“五月五日（农历四月四日）”“五月七日（农历四月六日）”等记述，本文采后说。

⑤笠僧亦作立生、励生。

⑥陈树藩宣布陕西独立之通电见本书 115 页。

⑦陈树藩宣布取消陕西独立之通电见本书 118 页,,

⑧向辰亦作相臣。

⑨高峻讨陈树藩之檄文见本书 131 页。

⑩高峻率西北护法军从白水县城撤退纵目镇之时间，现有资料中有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九日（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十二月十日（农历十月二十六日）”等记述，本文采后说。

⑪耿直在西安起义之时间，现有资料中有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日（农历十月二十六日十二月十一日（农历十月二十七日）”等记述，本文采前说。

⑫郭坚讨陈树藩之通电见本书 149 页。

⑬耿直死难之时间，现有资料中有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农历丁巳年十二月十三日）”、“一月二十六日（农历十二月十四日）”、“一月二十七日（农历十二月十五日）”等记述，本文采前说。

⑭张义安在三原起义之时间，现有资料中有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农历丁巳年十二月十二日）”、“一月二十五日（农历十二月十三日）”、“一月二十六日（农历十二月十四日）”、“一月二十七日（农历十二月十五日）”等记述，本文采“一月二十五日”说。

⑮胡景翼、曹世英讨陈树藩檄文见本书 169 页。

⑯志明亦作子明。

⑰虎丞亦作虎臣。

⑱张义安部攻入西安西关大营盘之时间，现有资料中有一九一八年“二月八日”、“二月九日”、“二月十日”等记述。

⑲耀辰亦作耀宸、耀臣。

⑳于右任、张钫就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副总司令职通电见本书 206 页。

㉑又光亦作有光、友光、幼光。

㉒胡景翼在渭南固市被陈树藩劫禁之时间，现有资料中有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七日（农历八月十三日）”、“九月十八日（农历八月十四日）”等记述，本文采后说。

㉓相实亦作湘石、香石。

㉔井勿幕在兴平南仁村被害之时间，现有资料中有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农历十月十六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农历十月十八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农历十月二十日）”、“十一月二十四日（农历十月二十一日）”等记述，本文采“十一月二十一日”说。

㉕胡景翼被陈树藩释放回到三原之时间，现有资料中有一九二〇年“七月十八日（农历六月三日）”、“七月二十七日（农历六月十二日）”等记述，本文采后说。

㉖曹世英部受冯玉祥改编后之番号，现有资料中有“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补

充旅”、“陕西陆军第一混成旅”、“陕西第二混成旅”等记述，本文采前说。

㉗“高陵事变”之时间，现有资料中有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农历三月六日）”、“四月六日（农历三月十日），”等记述。

㉘参阅孙中山致邓宝珊函，见本书500页。

陕西靖国军的始末

茹 欲 立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代理人袁世凯篡夺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继续同国内外反动派进行斗争。辛亥后的“二次革命”以及“护国”“护法”诸役，都是这种斗争的具体表现。这些曲折的、复杂的、屡起屡仆的革命斗争，反映着中国人民找寻革命道路的痛苦过程。“陕西靖国军”就是这些革命斗争中的一个具体反映。

一九一四年一月，河南白朗起兵，后由荆紫关入陕。袁世凯遂以剿匪为名，派其亲信陆建章率北洋军第七师入陕，从此北洋军阀势力侵入了陕西。陆建章取得陕西军政权后，屠杀革命党人，裁汰陕军，惟陈树藩因夤缘得以保留其陆军第四旅。护国运动发生，陈树藩部胡景翼游击营生擒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于富平，陈遂据以为条件，迫陆离陕，并为欺骗人民和愚弄革命党人，假意宣布陕西独立，树护国军旗帜，与西南各省护国军一致讨袁，但未及一月，袁世凯死，陈树藩竟于袁死之次日（一九一六年六月七日）宣布取消陕西独立，并颂袁为“中华共戴之尊，民国不祧之祖”。陈树藩这个臭名远扬的通电一出，陕西革命志士无不齿冷；而段祺瑞却十分宠爱，六月十日任命陈为汉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从此陈树藩背叛民党成为北洋皖系军阀的一个头目了。

陈树藩窃据陕西军政大权后，排除异己，树党营私，仰承段祺瑞

意旨，压制陕西革命势力，为段氏卖国政策服务。其荦荦大者，如张勋复辟时，革命党人宋向辰等请兵讨逆，陈派郭坚率兵渡河假道山西讨供，及张勋败，陈又电阎锡山指郭为叛军，请邻封协剿，并派胡景翼、王飞虎阻击于河上，致宋向辰、樊灵山先后牺牲，郭坚部官兵几乎全部覆没；又如压迫省议会拒绝李根源来任陕西省长，及李到后，复百般阻难其行使职权，限制其行动自由；再如残酷地镇压陕西人民，派张仲仁赴河北省募练新军以扩充其反动武装；钮制舆论，摧残教育；开放种烟，流毒全省；预征田赋，加重陕民负担；以及出卖全省棉业、铜元制造权，私向日本太仓洋行借款等等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引起陕西人民和革命人士的切齿痛恨，于是“反段讨陈”运动，先后从三个地区爆发起来，蔓延到关中十几县，持续达四年零五个月之久。

（一）

第一次起义，是高峻在白水树起护法军旗，宣言反段讨陈。

先是，焦子静在上海与孙中山联络，谋陕西事。迨孙乘肇和舰于一九一七年七月去粤，焦于九月返陕，以孙中山给予的“护法军陕西招讨使”名义，策划反段讨陈。高峻与焦子静有旧；护国之役即在焦指示下首先揭橥反袁旗帜。此次焦至白水，高峻方为骑兵团长，实力虽小，然愿为前驱。乃联络在凤翔的郭坚（郭由山西败归，时值其旧部驻凤翔）和在西安的耿直（耿为警备军统领，驻西安）谋共起事。佥以郭、耿之间大道通，联系较便，如耿在西安举事，郭就近支援，即可一举擒陈。遂决由高峻在白水首先发难，引陈兵东移，然后耿直在省乘虚发动。一九一七年农历十月十九日，高峻以西北护法军名义，宣布独立，传檄渭河南北，声讨陈树藩。陈于高峻起义后，犹施其利诱分化手段，致函高峻促其驱逐焦子静，并轻蔑地说：“如不将焦赶走，极阁下之力，不过扰乱白（水）、宜（君）、中（部）、洛（川）

而已。”同时，命胡景翼、李天佐、王飞虎星夜以急行军进攻白水。高峻骑兵一团，枪支不满三百，守城三日夜，终以外援不至，于农历二十六日乘夜弃城退兵白水西北之纵目镇。是日耿直在西安举起了讨伐陈树藩的火炬。白水起义前后虽仅八日，然首事作用，是很有影响的。

第二次起义，是耿直在省会西安发难，从陈树藩肘腋下给以沉重的打击。

耿直原为警备军统领郭坚的副手，郭渡河失败，陈树藩乃以统领畀耿，意在离间郭、耿关系。会国会部分议员南下，在广州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号召护法，耿直密派参谋范润生赴粤，得陕籍议员之介，谒孙中山，孙委耿直以“陕西靖国军招讨使”，嘱联络党人，待机举事。及高峻如约在白水举事，陈树藩的主力部队已被引向渭北，适驻渭南之陈部骑兵连长刘锡麟报耿，探悉新疆杨增新有枪械千支，弹四十万发，将取道陕西运新，如欲举大事，必先劫械以充实军力。耿并采用刘锡麟计，派连安儿行刺陈树藩。农历十月二十五日，耿直亲带连安儿至督署见树藩，安儿不慎露迹，未敢动手。次日，耿直以电话告陈，谓据查连安儿确有行刺阴谋，特绑送督署听审。乃选健弁十数人押连安儿再进督署，至则张皇开枪，弹中前关中道尹陈友璋，陈树藩乘间越墙逃走，从此西安城内巷战遂起。当时耿军仅有六百余人，而陈军则有三千之众，且枪支齐全，弹药充实。刘锡麟虽于临潼劫得新疆枪弹，而以械多人少，仓卒成军，虽来应援，却不耐战。幸耿直先据城内制高点——钟楼，可以俯瞰全城。陈军从西、北两面猛攻，激战三日夜。双方正在苦斗时，而陈部胡景翼团陈世钰营由三原开进北门，陈军得此生力军的帮助，立转优势，耿直望郭坚援军不至，乃于农历二十九日拂晓由南门撤退。耿军退到户县境，郭坚率部赶来，两军会合，开往周至，遂在周至树起靖国军旗，郭坚为总司令，耿直

为副司令，发出通电反陈。当耿直在省城发难之日，正是高峻在从白水撤退之时，双方呼应不灵，使陈树藩得以从容调兵西向，压迫耿军。耿不得已由周至退守岐山，陈军跟踪追至，把岐山四面围住环攻。耿直部虽以众寡悬殊，但仍奋力扼守，苦战八昼夜，陈军奈何不得。耿直料到陈树藩对他的攻击决不会放松，因之写信给曹世英（时曹驻耀县），嘱其转劝追他的陈部团长胡景翼勿相逼太甚。曹密派武关石、于鹤九说胡，胡就他担任的围攻地区让出一条去路。耿直于夜间率部冲出岐山，以一日夜急行军三百里的速度，到达富平之美原镇。

胡景翼进入岐山后，陈树藩任以渭北剿匪总司令，命继续追耿，在美原与耿军再战，仍以武关石之奔走，胡部攻击稍缓。原来高峻于白水弃城撤至纵目镇，又北退同耀依曹世英，闻耿军东来，遂率部相会，耿、高两军既合，遂攻白水，驻军王飞虎部王永镇营败走，耿、高入据白水。此时郭坚率部也由凤翔前来，为扩大根据地复攻蒲城。蒲城守军李天佐战不利，耿直率军攻进西门，李天佐得胡景翼部岳维峻、李云龙之助，势转胜，耿直中弹死于蒲城城下。

第三次起义，是张义安在三原痛歼陈军劲旅曾继贤、严锡龙部，导致陕西各方反陈力量联合一致，共同树起靖国军旗。

张义安为胡景翼团的游击营营长。当胡团攻岐山后，衔陈命尾追耿直由西而北，独张义安留驻三原未动。陈树藩派其余信曾继贤、严锡龙开至三原，企图彻底消灭郭坚、耿直等。这时，党人武关石等正从事奔走，冀联合有实力者一致反陈。张义安阳遵命开拔，阴与邓宝珊、董振五等秘密作举事布置，乃向当地征调车辆，并布告商户清结官兵赊欠，状似开拔，实以做好巷战准备，举凡曾、严各部驻地、人马兵器实况，以及家属住所、游息之所、进出通路，均一一密查制成详图，并根据自己兵力作出精密配备。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农历腊月十三日）雪夜，开始行动，先缴各城门守兵枪械，继对曾、严

部队驻地穿墙、登屋逐一袭击，把敌人部队间交通全行截断，各个围攻，迫得纷纷交械投降，曾、严缒城逃走。战斗至二十七日晨胜利结束。

三原既歼曾、严之师，胡景翼由富平、曹世英由耀县驰至。先是张义安于举义之日飞骑致胡景翼函略云："今夜与曾、严决一死战，请火速回师，以善其后。"同时函曹世英来援。胡、曹到后，众议举陕西靖国军旗帜，反段讨陈。曹、胡争为雄长，莫能决。义安愤然曰：不争于疆场，为丈夫羞！难自我发，我当先讨贼，以谢国人。欲即日率部直捣西安。既而经众协议：曹世英为靖国军左翼总司令，胡景翼为右翼总司令。遂由曹世英、郭坚、高峻等当东路，经渭桥渡河进军；胡部当西路，由张义安率师前驱，经兴平渡河合力进攻省垣。

陈树藩见三原丧师，忧心忡忡，遂派郭希仁急赴河北调解，意在促其内部分化，不料郭被峻拒，乃调刘世珑旅合曾继贤残部由泾阳进窥三原。靖国军派胡部田玉洁、岳维峻两营为主力迎击，曹部协同作战。二月二日夜，刘世珑部向三原分路进犯，靖国军从敌侧背猝击，刘军大乱。至三日午，适风雪交加，靖国军乘新胜余威，猛击来犯之敌，刘部不支，向泾阳溃退，靖国军向泾阳方面追击前进，敌退城内，凭垒不出。此时，张义安已进军至省西甘家寨，陈树藩派陈世钰等三个营合力抵御，并急调刘世珑回援西安，胡景翼部田玉洁遂得进驻泾阳。田入据泾阳后，一方敷衍靖国军，仍为第四路第一支部司令；一方面与陈树藩通声气，自称曰"泾阳驻军"，声言"不反对督军"，也不反对靖国军，采中立态度，实际上掩护了西安北路的安全，给陈树藩在军事上造成有利形势，给靖国军在交通运输上造成很多困难。

张义安率部渡河后，迭获胜仗，二月八日进至西安西关，直薄城下。在城外驻扎的樊钟秀，原为陈部团长，早与民党有联系，当曾继贤由三原败退泾阳，樊、曾同驻一城，靖国军来攻，樊允为内应，未

果。及陈树藩调樊驻扎省城西南之鱼化、木塔、尹家、甘家四寨，屏蔽省城，张义安来攻，以书说樊，樊求让以去路，退军至城东三兆镇，遂易靖国军旗，至蓝田，复越秦岭入商洛进行整休。

当右翼靖国军急攻西安时，左翼靖国军从东面进攻。二月八日曹世英、郭坚、高峻、刘锡麟等部由新筑镇渡灞水，与陈军战于灞桥、东十里铺、光台庙、水腰及草滩等处，战线长达五十余里。左翼军前锋进至距省城五里之韩森寨，而当正北面之郭坚部且一度进至西安北关。

陈树藩被迫东西两面应战，疲于奔命，乃急向北政府求援，并以陕西省长席为饵，求助豫西之刘镇华镇嵩军来援。刘镇华镇嵩军原为嵩山土匪，刘在政治上也走段祺瑞的门路。刘率五千人入陕，从此又为陕西人民增加了一个凶恶的敌人。

靖国军左右两翼军以迅猛之势直薄西安城下，未能一鼓而下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统一指挥，前方一切行动，均须通过三原总部协商后层节下达，延时误事，给予敌人以可乘之机；加以镇嵩军之参战，以致形势逆转。左翼军退过渭水，右翼军张义安久战省西，胡景翼受诱谋和，迭令回师。义安与邓宝珊、董振五等认为和议不应以撤兵为条件，陈辞峻拒，但胡坚持撤兵以保存实力，命令张义安回三原面商，结果，终以帅令不可违，稍退兵至户县，张破围入城，旋出指挥作战，中弹阵亡，时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三日。义安死，董振五统其众，遵胡景翼命回师三原，与敌军夹河对峙。

靖国军既退河北，左翼军郭坚以大荔地势重要，欲据大荔为持久计。时大荔守军为陈树藩第三混成团王飞虎部。郭坚于三月二十三日拂晓攻城，未能遽下，遂设司令部于距大荔三十里之羌白镇，围攻大荔匝月，陈树藩引兵渡渭，驻固市，令王飞虎、李天佐攻羌白以解大荔之围。四月二十五日，王飞虎由东进，李天佐由北进，陈树藩亲率

姜宏模及镇嵩军由西南进。郭坚围大荔之兵未及全部撤回羌白，铜堤镇失守，毛白被围。郭坚乃求援曹世英，信上说：陈贼打我，你贼不管，我贼若亡，你贼不远。这信曾一时哄传。与此同时，陈树藩指挥所部精锐及镇嵩军先后进攻交口、相桥、关山等地，在关山、界坊、清寺一带均有激烈战斗，互有伤亡，而靖国军各军英勇抗战，渭河以北之重要阵地终无恙。陈树藩于关山等地战未取胜，复回攻羌白，郭坚以城中食尽，七月三十一日夜，乘雨率精锐由西门突围，退兵到兴市镇与张铎会。

（二）

靖国军自三原起义以来已经半年，占有相当大的地面，形成与敌隔河对峙的局面，然各将领间，彼此不相下，缺乏统一领导，军事上不能收行动配合之效。为此，胡景翼、曹世英等将领及民党人士协商结果，派张立卿、王子元为代表迎于右任于上海，并邀请住北京之张钫（伯英）回陕。七月，于右任间道归至三原，张钫至商洛，共推于右任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张钫为副司令。于是改编各军为六路，计：郭坚为第一路司令，樊钟秀第二路司令，曹世英第三路司令，胡景翼第四路司令，高峻第五路司令，卢占魁第六路司令；卢为绥远骑兵，来投靖国军者。各路军又按其人数多寡分编支队不一。

靖国军统一军令，部署既定，第一路司令郭坚遂经略西路，张钫副司令亦设行营于樊钟秀军中（时住商洛）力图扩展。郭坚由兴市镇北开，绕淳化直驱乾县，接连攻克乾县、扶风、武功、眉县等地；张钫率第二路樊钟秀部出蓝田，统长安城南向周（至）户（县）一带挺进；高峻第五路克复合阳；第三路第一支队杨虎城克复韩城。靖国军形势正趋发展。就在这时，第四路司令胡景翼忽轻骑至固市，晤陈军骑兵团团长姜宏模，遂被陈树藩劫往西安。岳维峻继为第四路司令。

陈树藩既得胡景翼，遂浼井勿幕、彭仲翔去渭河北，欲借井之声望收拢胡部各军，使靖国军解体。井、彭久居西安受陈氏羁绊，因借机离省城，偕至三原。勿幕在党人中素负重望，为靖国军各方推重，共举任总指挥，彭仲翔任总司令部军务处长。

这时郭坚正围攻凤翔，张钫副司令亲至，以书劝陈军守将魏晋先等以城降。适滇军叶荃（相实）率第八军援陕、经由四川从宝鸡嘴头出山，西向天水转陕至凤翔属之柳林镇与陕军会。此时靖国军与陈树藩对垒下的局势是这样的：汉中道属为川军刘存厚盘据，榆林道属为井岳秀守中立，关中各县除西安至潼关大道以外，大体上尽为靖国军占领。以此优势合围西安正是大好时机，不意忽又发生一重大波折，即总指挥井勿幕于凤翔犒叶荃军后，至兴于南仁堡为郭坚部李栋材杀害。李函井首级叛投陈树藩。井勿幕被害噩耗至省，居省民党人士大愤，李元鼎、茹欲立遂于翌年（一九一九）一月一日，潜离西安，同至三原，参与靖国军总司令部，襄赞戎机，直至靖国军终

靖国军各路将领于井勿幕死后不久，即于十二月十六日在乾县开军事会议，策划围攻西安。这时北政府派奉军许兰洲为援陕总司令，率奉军第一混成旅鲍德山、第三混成旅王锡品、骑兵团尚毓赞，并以直军第四旅张锡元为副司令，大举入陕。张锡元部驻渭南，许兰洲悉率所部自咸阳西进。靖国军调第四路董振五、冯毓东、李云龙及第三路杨虎城、王祥生等部西向应战。陈树藩于镇嵩军外，又得奉军、直军的帮助，气势大壮，遂于西路发动总攻击，张鸿远袭击武功县城，叶荃、郭坚等合力抵御于武功、扶风间之杏林。靖国军三、四路各军在户县大王村腰击奉军，初尚获胜，继而董振五阵亡，影响所及，杏林阵地动摇，叶荃军退凤翔，奉军长驱至岐山。这时，原据汉中之北洋军第十五旅管金聚忽侵占宝鸡，陇县又为甘军陆洪涛袭占，而山西军亦以一旅之众从禹门口渡河进逼韩城。此时靖国军于主要敌人陈树

藩外，又当镇嵩军、奉军、直军以及晋军、甘军的袭击，形势逆转，尤以西路各军受到重大压力。于是，叶荃军随卢占魁军从凤翔退淳化转耀县；三、四路各军过渭河东移；郭坚守凤翔；王珏坚守乾县与敌苦战；樊钟秀亦由周至退凤翔。

这时，徐世昌为北政府大总统，钱能训为内阁总理，南北战争旷日持久，全国人民殷望和平，社会名流如蔡元培、熊希龄等通电全国呼吁和平，并成立“和平期成会”；同时各帝国主义驻华使节亦施加压力。徐世昌在此情况下不得不发表前方军队停战谈和的命令；西南军政府亦下令前方部队各守原防。就在南北双方正准备和谈的时候，北政府的主战派段祺瑞（此时任边防督办）为破坏和会，急急派许兰洲、张锡元率领直奉大军投入陕西战场。一九一九年二月，北政府派朱启钤为总代表，西南军政府派唐绍仪为总代表，陕西李述膺（龙门）列名南方代表之一。二十日，南北和议代表在上海开会，陕西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北政府代表指陕西靖国军为土匪，不列入南军范围，这样就把它派遣奉直军和调动晋甘各军入陕参战说成是协助“剿匪”。经过了激烈的争论，乃决定派张瑞玑来陕西监督停战划界。张瑞玑辛亥前为咸宁县知事，革命爆发后同情革命，本与陕西党人有旧，但这次来陕却先到省城会晤陈树藩，再至渭北划界，公然左袒陈氏，将靖国军防地相桥等划归陈树藩区域，以此引起陕西党人的反对，划界未成，而上海和会亦以无结果告终。

（三）

一九二〇年，北洋军阀内部矛盾激化，直皖战云密布。陈树藩向附皖系，此时颇有靠山将倾之虑。陈素谲诈，忽转念头到胡景翼的身上，谋放胡回河北收拾靖国军，先统一陕局，再观大局之变。胡景翼果被释放，并继井勿幕为陕西靖国军总指挥。

当时郭坚、樊钟秀部穷蹙凤翔日久，欲另寻出路，渐与奉军许兰洲通往来，想实现所谓“联许倒陈”的计划。许兰洲见陈树藩疑忌殊甚，亦乐与靖国军通款曲。郭、樊既示归附，遂编樊钟秀部随许兰洲入河南，郭坚以所部多为陕西子弟，未随去，仍留凤翔，后为刘镇华镇嵩军收编。

直系于战败皖系之后，扩张地盘，乃由北政府免陈树藩陕西督军，以直军师长阎相文继。一九二〇年七月，阎率其第二十师及吴新田第七师、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后改编为第十一师）长驱入陕，逐陈树藩，陈退奔汉南。当直军尚未入陕时，陈树藩妄想迅速收拾陕局，一致对付直系，曾亲自至凤翔前线，对郭坚极力围攻，同时函示胡景翼相机解决曹世英结束靖国军残局，但是都未实现。

此时的靖国军：卢占魁第六路已随叶荃去四川，郭、樊一、二路皆降奉军，所余三、四、五路则以第四路胡景翼部的动向起主导作用，而且在陈树藩败退省西兴平一带时，不愿随入南山的陈部如李纪才等，多背陈附胡景翼。因此，在靖国军解体的时候，胡景翼部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壮大。胡见陈树藩的大势已去，直军且将入关，而吴佩孚于战胜皖系之后，雄据洛阳，不可一世，于是转而寄希望于直军，奔走受编的代表遂仆仆于洛阳道上。及阎相文逐陈树藩而后坐在督军的座位上，百计诱靖国军受编制，接着，冯玉祥诱杀郭坚于西安，受编之事盖迫。于右任见三原（总司令部、总指挥部及第四路司令部均在此）局势日非，悄然前往高陵，欲勉曹世英共挽颓势，至则见曹、胡已同流，遽退归，绕三原不入，径往城北十里之东里堡半耕园（亦名唐园）。

胡景翼固为第四路军首脑，岳维峻以次悉听命，遂改编所部为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受直军节制。而曹世英第三路颇有不愿降直军受改编者，第一支队司令杨虎城已提兵离栎阳西走，第二支队司令石象仪与惠又光等且逐曹世英，曹避居天主教区通远坊。胡、曹向不相下，

而胡景翼此时亲自出马，率军围高陵，生俘石象仪、惠又光等。护送曹世英回高陵，乃以第三路改编为暂编第一师补充旅。靖国军三、四两路既受直军改编，所余高峻第五路驻白水一带，时受晋阎军压迫，团长赵树勋又叛去，高峻见大势已去，乃接受刘镇华的编制，为第二混成旅。至是，多年苦战之靖国军只余杨虎城一支兵力，仍坚持于武功一带。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胡景翼于三原“国民大会”后，派兵抄靖国军总司令部，夺其印信，焚其公文，尽逐其办公人员。于右任在东里堡闻讯，冒雪走淳化方里镇，依于凤千。凤千为于鹤九弟，属第三路之一营。后杨虎城请于右任西巡，始由于凤千部护送经礼泉到武功。这是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事。

于右任在武功设行营，并发表杨虎城为陕西靖国军第三路司令，李夺为第一路司令，麻振武为支队长；李、麻皆郭坚部，郭死后彷徨无所属，此时仍回到靖国军旗下。杨虎城部适于此时得讯：甘肃督军陆洪涛由关外买到一批枪械，道经陕西。陆固助陈树藩者，为靖国军敌，杨乃指挥所部截击于乾县铁佛寺，缴获步枪千余支，子弹六十万发，军威一振。

一九二二年四月，直奉战起，冯玉祥于十九日率部开往河南。靖国军杨虎城进击直军，于右任命李夺、麻振武部策应，待两军在马嵬会合后再图进攻兴平、咸阳之敌。

杨虎城于四月二十一日夜率部东进，二十二日午前攻克马嵬。当时驻马嵬为直军第二十师阎治堂（间相文死后阎治堂以旅长升师长）的两个营，全部被歼灭。次日直军大举反攻，杨虎城以未能与配合作战的李、麻军取得联系，退回原防。直军尾后，全力猛扑，杨军向武功东原预设阵地转移。这一阵地为大王村、西岭、插柳、小韩店、史家圪塔之线，全长约四十里，杨军以四个营防守。敌以阎治堂第二十

师居中，为主攻，郭金榜第二混成旅在右，柴云升镇嵩军第五路在左，向靖国军全线攻击，激战达半月之久，不相下。后知甘肃陆洪涛部至麟游，据宝鸡之管金聚部向前移动，而直奉战争直军取胜，鉴于形势不利，杨虎城乃下令退却。五月五日夜，退出武功。杨军经扶风至岐山桃园，于右任从凤翔亲来慰问。五月十一日转移至凤翔田家庄，于、杨衡以当前形势，决定于取道四川赴沪转粤，杨率部暂退北山保存力量。

于右任后经甘肃南部转四川至上海，杨率部退入北山。杨部三千之众作两千里路转移，其间尤经无数战斗：在麟游阻于陆洪涛，礼泉阻于袁健吾，云阳阻于田玉洁，均经打退敌人夺路前进，及至洛川尤阻于田维勤部之李养清，后又遭到刘镇华部阚玉琨、缑保杰的追袭，而杨军且战且走，到达延安界才进入陕北镇守使井岳秀的防地，从事整休。

（四）

陕西靖国军自兴起至终结，前后经过四年又五个月之久，参加战争的军队，在敌对方面，除陈树藩军外，有刘镇华镇嵩军，许兰洲奉军，张锡元、管金聚直军，陆洪涛甘军，刘存厚川军和阎锡山派过河来的晋军；靖国军方面，除各路陕军外，还有卢占魁绥远军和叶荃滇军。两方合计，有九省的军队。关中各县几尽沦为战场。一九二〇年间，关中久旱不雨，二麦不收，灾情尤以渭河北为重，当时战事已接近后期，支持靖国军的只余渭河以北之三原、泾阳、高陵、富平、耀县等县以及渭南、临潼、蒲城、淳化、同官、白水等县的部分地区。灾荒中民食匮乏，又不能不勉应军糈，而战久兵疲，纪律松他，扰害人民之事，处处皆是。陈树藩部之王飞虎所属无异土匪，即靖国军方面之郭坚部纪律亦特坏，人民深苦其害。当时农民已不能喂养骡马耕

田，养必为军队拉去，时人常见马队行列中杂以北马、驴、骡，盖皆强拉自民间者。即此一点可见当时人民之苦况了。

但是，在靖国军政权与陈树藩——刘镇华政权对立存在的时期，靖国军区域的政治、教育、文化各方面颇呈现一种比较新的气象。这就反映了靖国军还代表了一些当时的进步趋向。如在靖国军的中心——三原设立“陕西临时省议会”，举凡靖国军区域内的一切政治设施，多经议会讨论。渭北各县原任省议会议员多弃绝刘镇华的羁縻来三原参加临时省议会。靖国军总部在三原创立渭北中学，后又设立渭北师范学校。民国元、二年派赴日本留学的学生和“五四”后北京各高等学校毕业学生，多回到靖国区域从事教育工作。靖国军将领亦多重视教育，创办的学校有：民治小学、三原女子中学、富平庄里镇立诚学校、凤翔石辅中学以及方里镇小学、栎阳小学、淳化小学、东壁小学、明道小学、交口小学等等。因此，靖国军区域虽到处烟硝，而弦歌不辍，确为一大特点。当时极端贫困，靖国军自总司令以次官佐日给制钱四百文，士兵二百五十文，谓之维持费。学校教员亦日取四百文，以致有时饔飧不继，而课堂讲授孜孜不倦。学校设备简陋，而师生共持艰苦学风于不坠。

一九二〇年灾荒中，靖国军总部派代表分赴京、沪，向各华洋慈善团体呼吁救济，募得赈款四十余万元，在渭北灾区二十余县发放。又由北方五省救灾会拨款二十五万元，由三原义赈分会支配。一九二一年灾情大减，放赈余款筹划引泾水利工程，成立渭北水利委员会，延李仪祉为总工程师，开始测量泾河上游钓儿嘴开凿工程；自泾阳西北之仲山山麓岳家坡起，迤东经礼泉、泾阳、三原、高陵，又东至临潼河北之栎阳、雨金、交口等处，历二年测绘竣事。这就为以后李仪祉主持的陕西水利事业打下初步基础。

在靖国军期间，世界上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即十月社会主

义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面积上诞生了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其震动人心无远弗届。靖国军中进步人士和学校进步教员遂大谈社会主义，宣传“劳农俄国之革命”，虽然当时对苏俄的理解仅仅是初步的，但一片向往憧憬之心，却是感人深远的。学校师生曾编演话剧《列宁传》，公演于靖国军总司令部。

另外，也是更重要的，靖国军时期发生了“五四”运动。靖国军区域受此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激荡，各校学生发动救国运动，罢课宣传，唤起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件，反对段祺瑞卖国政府和卖国贼曹、陆、章，并成立华盛顿会议后援会，力争为帝国主义攫取去的我国主权。从“五四”带来的新文化、新思潮、新学说常为人们所乐道。尤为难得的是辛亥时的革命学人朱佛光先生时已七十，而且病足，常曳葵杖走教各校，他为响应“五四”反对封建文化和“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大讲王充《论衡》，尤注重于“论孔”、“刺孟”诸论点。可是，这时在西安，郭希仁为教育厅长，提倡尊孔讲经，维护封建礼教；刘镇华请康有为来陕，大讲经书，并聘傅铜（佩青）为西北大学校长，宣扬什么“转化论”玄学。这都是对“五四”新文化的一种反动。以之与靖国军区域比较，真有天渊之别了。

纵观陕西靖国军的全部斗争过程，可以看出它是经过了极端的困苦，和大于自己力量五倍的敌人作斗争，与严重的自然灾害作斗争，还加上自己内部的互相斗争。内部矛盾处处减消着它的政治影响和作战力量，其间许多优秀的将领和奔走联系于各军之间的革命党人牺牲了他们的生命。靖国军的军令之不统一始终是未能克服的致命缺点。当然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革命斗争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和缺乏明确的纲领和目标，例如总司令于右任就职布告上说：“……驱除小丑，绥靖西陲，以竟吾民军东竟之绪”，用这样一句空洞的话实不足以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无穷力量，再加上军队纪律

欠佳，脱离群众，孤军奋战，其结果只有失败之一途。

（本文由李子健执笔）

关于《陕西靖国军的始末》一文的产生经过的说明

常 黎 夫

《陕西靖国军的始末》一文，对于陕西靖国军的兴起、发展和失败，先后长达四年多的复杂曲折的斗争，作了翔实、简明的概括。这篇文章是由当时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靖国军史料组做了两年多广泛征集和调查工作，掌握了充分的资料后，提出编写提纲和需要商讨研究的重要史实问题，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召开扩大的会议反复进行商讨通过后，指定由李子健主笔撰稿的。初稿写成后，分送有关人员，特别指定专人分别送请曾经亲身参加过靖国军革命斗争的老人审阅，聆听他们的意见，记录下来（有的老人眼力不好逐句念给他们听），几经修改，尔后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再召开扩大的会议，多次反复研究商讨，意见一致方为定稿，并按照会上大家的意见，公推茹欲立署名发表。为此，特请主笔李子健亲赴三原征得茹先生同意签名付印。为了认真核实文章中有关靖国军领导人和各路将领之间关系方面的一些史实情节问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还特意指定由我分别聆听邓宝珊、杨子廉、孙蔚如、党晴梵、韩兆鹗诸先生的意见，征得他们的同意最后定稿。因此我们说，这篇文章是集体创作的，是经过当时健在的一批亲身参加靖国军革命斗争的老人审定的。

陕西靖国军大事年表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乙卯）

冬，云南护国军兴起。陕西民党人士康毅如、王绍文、马青苑等亟谋响应，密谋组织讨袁军。推康毅如为临时总司令，李养初为东路总司令，吴希真为西路总司令，李秋轩为南路总司令，积极组织力量，待机发难。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丙辰）

三月，陕西民党人士密谋讨袁的计划，为陕西督军陆建章侦悉。王绍文、南南轩、陈德卿、郭子余、吴鹏、赵贞吉、姚南薰、胡德明、杨景震、章雨苍、李桂森、袁守礼、焦林、杜守信、南风薰、张镇方、陈泉卿、齐以礼等十八人，于三月十八日被捕杀害。

三月二十四日（农历二月二十一日），高峻（峰五）联合曹世英（俊夫）、郭坚（方刚）、耿直（端人）等在白水举义。树护国军旗帜，通电讨袁逐陆，被陕北镇守使兼渭北剿匪总司令陈树藩（栢生）部击败于蒲城，退入陕北。

五月七日（农历四月六日），陆建章子陆承武（绍文）率“中坚团”抵富平。驻富平之陈树藩旅游击营营长胡景翼（笠僧）等树旗反陆，歼灭“中坚团”，生擒陆承武。

五月九日（农历四月八日），陈树藩在三原宣布陕西独立，通电就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响应西南护国军。

五月二十六日（农历四月二十五日），陆建章在陈树藩护送下离陕。经陆推荐，袁世凯任陈树藩为陕西督军。

六月六日（农历五月六日），袁世凯死。次日，陈树藩通电宣布

陕西取消独立，并请对袁饰终典礼从优，颂袁为“中华共戴之尊，民国不祧之祖”。

六月十日（农历五月十日），北洋政府任命陈树藩为汉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丁巳）

七月一日（农历五月十三日），张勋复辟。陈树藩乘机任张钫（伯英）为讨逆军总司令，并派陕西警备军统领郭坚率部渡黄河经山西讨逆。渡河后郭坚为总司令。陈又诬郭部为叛军，电晋督阎锡山夹击，并布兵黄河西岸，断郭部归路。致郭部几覆没，随军参赞之民党人士宋元恺（向辰）、樊毓秀（灵山）死难。

十二月三日（农历十月十九日），高峻以西北护法军总司令名义，在白水宣布独立，通电反段倒陈。

十二月十日（农历十月二十六日），陕西警备军统领耿直在西安发难倒陈，刘锡麟由临潼率部助耿。巷战三日夜，不胜，十三日，耿、刘退出西安。郭坚率部与耿直会于户县，至周至开军事会议，宣布成立陕西靖国军，郭任总司令，耿任副总司令，下设八个支队。

十二月二十一日（农历十一月八日），郭坚通电讨陈树藩。后，耿直从周、户退守岐山。陈树藩派刘世珑、曾继贤两旅，以及胡景翼、严锡龙、张金印、张鸿远、姜宏谋、曹位康等部分道西进，围困岐山。民党人士派武关石、于鹤九从中斡旋，胡景翼部让出退路，耿部由岐山至耀县与曹世英部会合。驻凤翔之部郭坚部亦东进，与曹世英、耿直、高峻部会合。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戊午）

一月十二日（农历丁巳年十一月三十日），耿直率部退出岐山东进。一月二十五日，耿同郭坚率部进攻蒲城，不克，耿战死。

一月二十五日（农历丁巳年腊月十三日），张义安（养成）在三

原起义反陈，激战两昼夜，全歼陈军曾继贤、严锡龙部。

一月二十七日（农历丁巳年腊月十五日），曹世英、胡景翼先后由耀县、富平到三原。曹、胡分任陕西靖国军左翼、右翼军总司令。

二月二日（农历丁巳年腊月二十一日），胡景翼、曹世英发出檄文讨陈树藩。陈树藩派郭希仁至三原劝说曹、胡取消讨陈，被拒。陈令刘世珑率部犯三原，被击败，刘退泾阳，靖国军克泾阳，由右翼军胡部田玉洁驻守。左翼军曹世英部进据高陵，与郭坚部会合，渡渭河，进逼西安。张义安率右翼军进薄西安西关，旋退出，占城南大小雁塔，与陈军激战。

张义安破陈树藩军于西安西南甘家寨等地。在进攻鱼化寨时，以书说陈部守军团长樊钟秀（醒民）。樊军树靖国军旗，退蓝田转商洛。

卢占魁（耀辰）率绥远骑兵入陕，加入陕西靖国军，随左翼军在西安城垣以东作战。

左翼军攻灞桥、东十里铺、光台庙等地，一度攻入西安北关。

三月，陈树藩以陕西省长予刘镇华，刘率镇嵩军入陕助陈作战。胡景翼令右翼军张义安回师，张退户县，与刘军激战。

三月十三日（农历二月一日），张义安阵亡户县城外。董振五接领张义安军，遵胡景翼令退渭北。左翼军战不利同时退回渭北，与陈军对峙。

四月十六日（农历三月六日），陈树藩军首攻靖国军防地界坊，守军杨虎冬（虎城）及王祥生部坚决抗击，李云龙、邓宝珊、董振五、冯毓东、弓富魁等部相继增援。陈军腹背受敌，于二十日退下邽、固市，靖国军乘胜攻占田市镇。

四月二十五日（农历三月十五日）陈树藩亲率精锐部队会同镇嵩军，围攻守大荔羌白之靖国军郭坚部。激战数日。卢占魁率骑兵援郭，陈军退去。

七月三十一日（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坚守大荔羌白四十余日之靖国军郭坚部，以久战粮尽突围，至蒲城兴市镇与杨虎尕部会合。旋即经略省西，先后克乾县、扶风、武功、岐山等县。

八月八日（农历七月二日），于右任、张钫通电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副总司令职。陕西靖国军设总司令部于三原。靖国军统一改编：郭坚部为第一路；樊钟秀部为第二路；曹世英部为第三路；胡景翼部为第四路；高峻部为第五路；卢占魁部为第六路。路以下分编支队。惠思温（又光）部编为直属陕北游击支队。靖国军改组后，各路军都有较大发展，靖国军的辖区已遍及关中各地。

九月十八日（农历八月十四日），陕西靖国军第四路司令胡景翼轻骑至固市，会陈军骑兵团团长姜宏谋，遂被陈树藩劫禁于西安。岳维峻（西峰）继任第四路司令。陈树藩以井勿幕、彭仲翔为调人，由西安赴三原，阴欲收束胡景翼部。井、彭抵三原后，井被推为陕西靖国军总指挥，彭任总司令部军务处处长。

十一月六日（农历十月三日），援助陕西靖国军之云南靖国军第八军军长叶荃（相实），率部入陕，与张钫、郭坚部同驻凤翔。

十一月二十一日（农历十月十八日），赴凤翔慰劳云南靖国军叶荃部返回三原之陕西靖国军总指挥井勿幕，至兴平南仁村时，为郭坚部内奸李栋材杀害。李复投陈树藩。

十一月，陈树藩向北洋政府请援。后，以奉军师长许兰洲为援陕总司令，直军旅长张锡元为副总司令的奉直军，及援防之晋军、甘军、川军等，相继入陕。

十二月十六日（农历十一月十四日），靖国军在乾县召开军事会汉，决议筹划围攻西安。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己未）

一月，靖国军第三路杨虎城、石宜川部，第四路董振五、冯毓东、

李云龙等部在省西与奉军战于扶风、武功。是为大王村之役。

一月二十七日（农历戊午年腊月二十六日），董振五阵亡于户县大王村。

二月，陈树藩会合奉、直各援军及镇嵩军向靖国军西路总攻。陈军张鸿远部陷武功，镇嵩军陷周至，靖国军第二路樊钟秀等退凤翔，第一路王珏部守乾州与敌苦战至四月底。

三月，直军与陈军向靖国军中路相桥、交口等地进攻，均被击退。

奉军陷岐山后，集结于凤翔孤城之靖国军第二路樊钟秀部、第一路郭坚部先后与奉军许兰洲“局部议和”，分别受编为许部第一、二支队。云南靖国军叶荃拒编，与陕西靖国军第六路卢占魁部东撤至耀县。嗣后，樊部随奉军出潼关，张钫同行；郭部团长刘锡麟随奉军东去，其余各部仍留凤翔。南北和议会议在上海开幕后，双方代表商定派国会议员张瑞玑（衡玉）赴陕，划界停战。张于三月二十二日抵陕后，偏袒陈树藩和北洋政府。四月初陕西划界基本结束。

五月，在南北和议中，陈树藩增兵围攻乾县，靖国军第一路之王珏（宝珊），郭英夫（俊杰）部坚守五阅月后奉命退回三原。于右任总司令升编该部为靖国军第七路，王、郭分任司令、副司令。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庚申）

二月，靖国军第三路之杨虎冬部从临潼栎阳镇西进先攻克武功县城，继攻占扶风等县。

夏，云南靖国军叶荃部回四川，卢占魁部同行至广元溃散。

七月十四日（农历五月二十九日），直皖战起。皖系失败，段祺瑞于十九日引咎辞职。作为皖系军阀附庸的陈树藩，迫于形势释放胡景翼回三原。时于右任住耀县药王山，靖国军各将领请于回三原，推胡景翼为陕西靖国军总指挥。

是年关中大旱，渭北各县尤甚，靖国军总司令部筹赈救荒，三原

成立义赈分会。共募赈款近七十万元，在渭北二十余县放赈十一次。

是年成立陕西省临时议会于三原，选议员二十七人，以王诚斋为议长、周伯敏为副议长，与陈树藩、刘镇华把持的省议会相抗衡。

是年靖国军区域大力倡办教育，除三原已设渭北中学、民治小学等校外，各部多就驻地兴办学校，培育人材，灌输新文化。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辛酉）

五月，北洋政府调陈树藩入京就祥威将军职，令直系吴佩孚部阎相文督陕，陈拒不交卸，北洋政府即命阎率直军第二十师、冯玉祥之第十六混成旅（后改编为第十一师）、吴新田之第七师入陕逼陈去职。

七月七日（农历六月三日），阎相文率军入西安，就陕西督军职。陈树藩败退礼泉、眉县、宝鸡，再败退至陕南，最后终被逐出陕西。

八月十三日（农历七月十日），直军冯玉祥诱杀原陕西靖国军第一路司令郭坚于西安。

八月二十二日（农历七月十九日），阎相文因直军内矛盾激化而自杀，北洋政府任冯玉祥为陕西督军。

九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农历八月十八日至二十日），胡景翼在三原召开“国民代表会议”，二十五日通电取消陕西靖国军。

秋，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以赈济余款筹办引泾灌溉工程支持三原各界成立渭北水利委员会，以李仲三为会长，李仪祉为总工程师。

十一月，受直系改编，陕西靖国军第四路胡景翼部为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胡任师长；第三路曹世英部为暂编第一师补充旅，曹任旅长；第七路王珏部为暂编第一师的一个团。稍后，第五路高峻部亦受刘镇华改编为旅，高任旅长。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壬戌）

一月十七日（农历辛酉年十二月二十日），胡景翼部包围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焚毁文书，索取印信，查封办公室。于右任总司令退

居三原县城北之东里堡半耕园。

三月二十三日（农历二月二十五日），于右任总司令率少数参佐，在于鸣岗派队护送下，从淳化方里镇抵武功。于复设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于凤翔，设行营于武功，委杨虎冬为第三路司令，李夺（雄三）为第一路司令。

三月二十六日（农历二月二十八日），杨虎冬部截击甘军押运武器部队于乾县铁佛寺，夺获大批枪械弹药。

四月二十二日（农历三月二十六日），杨虎冬部乘冯玉祥率部离陕赴豫参加直奉战争之机，攻占兴平马嵬镇，全歼直军阎治堂师两个营。

五月五日（农历四月九日），杨虎冬部从武功西撤，经扶风、岐山，向驻凤翔之第一路李夺部靠拢，十一日抵达凤翔田家庄。于右任与杨虎冬商定，于取道甘南、四川赴沪，杨率部撤退北山保存实力。

五月二十九日（农历五月三日），杨虎冬率部由凤翔田家庄东进，继北上，转战二千余里，进入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崧生）防地，从事整休。

五月三十一日（农历五月五日），于右任离凤翔，经千阳、崇信、华亭、清水、徽县，入川至重庆赴沪。

于右任、杨虎冬离凤翔后，李夺、麻振武部由陕西继任省长兼督军刘镇华受编为镇嵩军。

至此，陕西靖国军完全结束。

陕西讨袁军十八烈士遇难记*

田惟均　张子宜　王新斋

“屠户”陆建章受袁世凯命出任陕西督军后，为巩固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对革命党人和具有开明思想的进步人士，采取各种残酷手段，实行迫害和镇压。但陕西人民在多年革命传统的影响下，并没有被“屠户”的专横淫威所吓倒；仁人志士为继续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功，坚决向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在生死关头表现出英雄气概。陕西讨袁军之十八烈士为打倒袁世凯、陆建章杀身成仁，遗留下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就是其中的事件之一。

在陆建章的凶恶统治和残酷镇压下，在陕西的同盟会会员和一些进步人士，如李岐山（名凤鸣，山西人）、张深如（名渊，兴平人）、杜守信（名友梅，兴平人）、王绍文（名弘虞，长安人）、张子宜（名典尧，兴平人）等不少人士，当时仍聚集在西安。他们为配合省内外革命运动，一致讨袁逐陆，在西安展开秘密活动。以大莲花池体育场（现为莲湖公园）为聚会地点，由张深如、李岐山两人负责。以兴平会馆（现大麦市街交警队部）为联络机关，由杜守信负责。以精业公司（现东大街五一剧院）为传达消息处所，由张子宜负责。此外，经接头志愿参加这一斗争的，据我们记忆所及，还有兴平的南南秆、李馥斋（名桂森）、高于级（名甲第）、丰于良（名骏昌）、吉希文，咸阳的王祥生，礼泉的胡德明，蓝田的方厚庵，山西的景梅九和郭瑞甫、张雨尘、焦易堂、李自经、罗世卿等一些人士。他们商定，各找关系，分头进行。由李岐山鼓动陆的警卫队，并筹备枪枝（李当时任陆的参议）；张深如联络镳局张怀芳（以保护行旅为业。局中雇养擅长武艺

的壮士，携有武器，称之为镳客。行旅的人投局纳资，即予护送，以防抢劫，叫做保镳。在行旅中，镳客随行，树旗张灯于车上，以作标志，盗匪顾忌，即不敢侵犯）；杜守信策动南教场驻军（和负责人有同学关系）；胡德明发动城隍庙、端履门一带的红帮弟兄。李岐山还在北院附近租了一所房子，准备起义时由房上向北院驻军投掷炸弹。

他们约定民国四年农历腊月除夕（一九一六年二月二日）起义。步骤是，先在兴平、咸阳、礼泉动手，然后由西安响应，届时放火为号。除张深如、李岐山、王绍文、张子宜、景梅九等人留在西安外，其余的人都去兴、咸、礼三县活动。张深如为此事还特地到临潼联络李虎臣，请他带人到省，共同行动，着景梅九草拟了讨袁檄文。他家中存有枪枝弹药，经李岐山秘密转到精业公司。各方部署既定，不料事机不密，外间已有风声，张怀芳又被陆建章的副官长迟承九收买，将组织计划告知敌人。陆即下令，严加戒备，明密查拿。这时，杜守信来到兴平城外复豳园，正在策划县内警卫队和桑镇一带“刀客”举事，因被县官陶松年（湖南人，曾任清陕甘总督的陶谟的孙子）察觉，没能行动。杜守信、李馥斋星夜返省。车子良经陶带队捉拿未获，逃往甘肃。但南南轩、高子级、吉希文等三人都于阴历正月上旬（民国五年）被陶逮捕，解押西安陆军监狱。西安方面，王绍文、胡德明、方厚庵、张子宜等也被捕。另外，精业公司管账的冯友三曾参与活动，负责保管枪枝、传达消息，也在张子宜被捕的次日被逮去（押陆军监狱四天，又释放）。张深如当时任延长石油厂经理，已先期离省北走延长；李岐山夜间出城，没有被捕。

张深如、李岐山出走后，西安一切革命活动，全由杜守信主持。杜不避艰险，到处奔走联络，征得各方面同意，决定于阴历正月十六日夜举事，并定出口令前半夜是“逐陆”，后半夜是“讨袁”。原定届时放火为号。可是负责用煤油放火的同志费进才，看见指定地点（红

十字会后面破房）有人，不能着手，举事未成。杜因反动当局戒备很严，西安一时难以动手，曾想改变计划，从外县发动。但又想到，不少同志被囚，自己他去，实觉愧对同志，因决计继续发动起义，商定十九日晚行动。这时，军警戒备仍严，白天到处岗警林立，入夜宵禁，通行困难，无机可乘。杜本与李馥斋住在兴平会馆，因为军警不时前来盘查，于正月二十三日晚，移住马神庙街西巷，俟机出城，不料行动不密，被侦缉队探知，移居不到旬日，就在阴历二月初二日早晨被捕。

杜守信、南南轩和这一案被牵涉的其他人，都被押禁在西安陆军监狱。进监以后，又都砸上脚镣，被认为案情重大的二人，还带上双镣，手腕上带上手铐。一座大房子里，押了二、三十个人。监守人对“犯人”非常苛刻，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可是杜等人人乐观，视死如归，毫无畏缩表现，先入监的人见后来者还取笑说：“你也来了!”后进监的人答说：“啊！多日不见，看你来了!”有的人还打趣说：“如果你到习武园听蛐蛐（习武园是反动派枪毙人的地方；听蛐蛐，指被枪杀），我就替你在钟楼下看榜（枪毙人时，反动派在钟楼下出布告；看榜，即指看布告）”。陆建章为了进行分化，以后又把被捕同志分房管押。吃饭，每人每顿三个小馍，每天两顿。喝的是蒸馍水，轮不上就不得喝了。“放风”（为“犯人”大、小便的时间）的时候，由于饮水少，干燥，有的人大便不下，时间到了，只好“原封不动地”忍着回来。更残酷的是晚上睡觉要给“犯人”“上项”。第二天半早才“倒项”。“上项”，就是教“犯人”枕在一根特制的木杠子上，象枕头一样，把脖子与铁链子扣在上边。铁链很长，睡觉的人排成横队，铁链由这屋通到那屋。这样，睡下就不能起来，直到第二天“倒项”（开链）才能起、坐、行走。监守对“犯人”敲诈勒索，方式花样不一而足。后来每人每顿只给一勺米饭。喝不上，吃不饱，连睡觉、大小便

都毫无自由，逼得“犯人”忍无可忍，准备闹监，实行暴动。但那时因陕西省监狱曾发生暴动，西安陆军监狱戒备极严，未能实现。（陕西省监狱那次暴动，由于事机不密，动手太早，结果失败，一晚间，被陆“屠户”杀害三百多人。）

陆建章对政治犯特别残酷。杜守信曾被多次严刑拷问，打得皮开肉绽，但杜从未暴露任何人的姓名，他还不断辱骂陆建章。赵贞占当时在陆的儿子陆绍文骑兵连当排长，以往和杜守信有来往。有次刑讯杜，赵在旁。出告人说：杜守信真是好汉，至死不招。杜还说：“你陆贼枪毙了我杜守信一人，河北还有无数的杜守信！”其他烈士，同样表现临危不屈的英雄气概。一九一六年阴历二月十五日，杜守信、王绍文、南南轩、胡德明、李桂森、章雨苍、郭子余、袁守礼、吴鹏等十八人在遭受多次非刑拷打之后，终于被陆“屠户”枪杀在西安老北门外的西火巷。行刑前，有的烈士唱《斩单同》，有的大骂袁世凯、陆建章，引起旁观群众的无比悲愤。当时执刑的人叫王绍文跪下。王破口大骂说：“老子为国为民，给谁下跪！”终于直立不屈，英勇就义。

以后，陈树藩来到西安，驻西关外营盘。有人托他营救在押的同志，陈托词推诿，引起大家深深不满。后由焦子静见陆说情，始将被押三月尚未杀害的二、三十个同志释放出狱重见天日。至于十八烈士的全部姓名，因年代久远，有几位我们现已记忆不清，希望知者补充，以彰忠烈。

---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本书编者有删节。田惟均，陕西兴平县人，曾参加“反袁逐陆”之役，陕西靖国军辖陕西西府时任宝鸡县县长；张子宜，名典尧，陕西兴平县人，曾参加“护国”、“护法”运动；王新斋，陕西临潼县人，曾参加“辛亥”、“护法”诸役。

陆建章祸陕几件事的见闻*

刘依仁

一九一四年初，河南白朗农民军入陕。陈树藩由蒿岔谷入堵于商南、山阳间，未及接触而白朗出大谷。陕督张凤翙贵急，陆建章得以追剿白朗农民军为名，率师入陕，乘便督秦。继而帝制议起，陆建章率吕调元甘为臣妾，强迫九十几县绅士，投赞帝制票，且组织国民代表大会请愿团（现有相片存革命博物馆）。嗣以滇黔起义，兵出川湘。深恐三辅健儿，结党响应，乃广招恶探，四出侦察，诬兴党狱，滥杀示威。及洪宪取消，富平一战，陆之长子承武被擒。袁世凯命危，陆自知冰山将倒，本位难安，犹复奸计百出，托词回京就医，邀陈树藩代理陕督，护送出境。以后又暗派私党，结合豫西山区各股匪、镇嵩军资以饷械，唆使入秦。纵情杀戮，扰乱大局，当时民怨沸腾，万人发指，谨就众所周知者，略举如下数事。

停止纸币兑换银元。纸币本与银元同样流通使用，自陆建章主陕，刻日停止纸币兑换银元。而军、政各费，又全数勒索现银，币价因之陡落。嗣饬各县局丁税厘金，概收现银。从此纸币数百万留落商民手中，与废纸同科。当时贻害地方破产倾家者，不知凡几。秦丰银行，经陆建章将纸币破坏后，信用全失。公家用款及市面流通，除小数资于富秦钱票外，全恃有中国银行纸币暂为维持。讵陆建章心辣手狠，到交卸时，借口军饷无出，勒传分陕中国银行孙经理到署，将行内所存基本现金数十万，全数缴伊备用。贪谋未厌，后复以土药（鸦片）二万两，强秦丰银行抵借商款十二万元。限三日措交，否则纵兵劫掠，

焚杀示威。商民无奈，只得倾资奉献，偷活旦夕。迄时已数月，陆土尚封存如故，而商款竟永无还期矣。此事由商会与长安县经办，行同拴票、勒赎。

解散秦军，侵吞粮饷。查秦军当反正后，规定二师二旅，除张伯英全师移驻四川外，存留尚多，自陆建章至陕，将秦军刻日解散，将领尽易私人，按月仍照顾支饷，尽数吞蚀入私。计三年分秦军第一师、第二师剿匪项下，及杂草费银一百二十余万两，三年、四年分截旷项下银三十余万两，骑兵马乾项下银十余万两。

镇压人民和民党分子。陆建章借剿匪为名，派兵分驻各县，择肥而噬，无恶不作。如为訾缉民党时望郭希仁、刘吉士、李含英等则火烧临潼雨金屯；为消灭大侠王狮子、王飞虎等则炮轰朝邑两宜镇；对于澄城的韩年儿等所住地之韩家洼，富平的王珏、党根保等所在地之美原镇，尤为残酷。一些有名商埠，被陆军掳掠焚杀，长久荒凉情状，目不忍睹。

图财害命。陕省军界，如张云山、赵逢祉、岳翰林等，遽成巨富，其财产来历，固多系强取于民。而陆狡诈愈恒，借威力，诱张云山为门生，不但将其所有古物田产房屋金银数百万两，陆续勒索入己，并且多方嚇诈，致张于死地。赵逢祉被罚款十万元，并缢死于监狱。中华书局经理张定九，亦因接近政绅，羁押长安县敲诈勒索，经月方出。

亏公肥私。陕西省官产，经前张督出售者，已非一处。及陆建章到任，因张督售价所收，半系纸币。乃借纸币价跌落，倚仗官势，强将已售官产用纸币收回，重新加倍价值，迫令各买户易交现款。所得加价银两，与经手私党二八俵分。至满城繁盛之市屋（东大街北排）良好之田宅，则略估少数价值，私捏无数堂名，百分之八十据为己有。后来此项产业，留其连长黎某（字伯豪）住陕变价，由陈树藩代为包办，共汇出三百余万元。其急切不能售出者，由陈垫款。一时无人买

者，后来尽归陈树藩、慎思堂名下。

私加杂税。陕省地瘠民贫重于他省。兵燹余生，人民担负新旧赔款、政赋，内外公债，久已罗掘俱空。讵料陆建章贪婪无厌，借筹饷为名，除将地丁厘金任意加征外，更将日用各物如猪、羊、鸡、鱼、面、米、柴、炭、油、醋、菜蔬等类，一概加重捐输，名曰“杂税”。甚至车马出入城门，亲友往来饭馆，亦须人纳铜元二枚，以为警察稽查之费。私卡林立，爪牙遍地，举足偶失，即遭苛罚。

败坏风俗。陕省风气朴诚，人民困难。戏园娼寮，从古少有。自陆建章到任，引用一班恶少，剥民脂膏，崇尚奢靡。省城物价，较前倍增。乃复不顾名誉，招集京沪许多名伶及上等妓女数百人陆续来陕。委员在满城建筑一宜春园。又改唐时开元寺为妓院，供一般游氓官商，酒食征逐于其中。尤复设法招诱青年学生与商场学徒，尝试下流生活。一时失学、失业、停职被摈者，不可胜数。关心世道社会习俗人士，言之发指。

开放烟禁。以上各事，为害一时。其贻害最普最毒最久，莫如大开烟禁。盖禁烟订有专约，关系极重。陕省当局，如张云山在反正以后，厉行禁烟，始得于一九一三年基本净绝。一九一四年陆建章到陕，先派副官乔梓山及副官长池程九等，领带卫队，分布省城外县。借名禁烟，将商民储藏完过前清统税土药数百万两，尽数搜出。即派王仲和为局长，设局熬卖官膏，得银六七百万，尽入私囊。继因土药已熬完，复委员先由周、户二县起，劝民播种。甚或于查勘时撒种入土，诬为民播，强行登记，以备取款。后又招运甘土，派兵保险。特派商震驻陕北，专门收买三边大烟，由施少白、牛策勋经手。或转运北京，或由陕北驻军张建友等运省，获利钜万。后来因破坏禁烟明约，屡招英公使由北京诘问。巡按使吕调元迫不得已，乃以公款十二万，将陆建章存留未售官膏收回烧毁。讵料陆奸狡异常，收银后，竟以杂质伪

膏，抵数焚销。而以真膏别遣心腹多人，运至外县出售。即此一转移间，获利不计其数。迨至一九一六年三月，又派人在甘肃泾川、平凉一带，贩卖私土数万。约定“土到交银”，不料当年四月初间，土已全数交付陆夥雷姓经手收过。而陕事方急，陆竟背价不与。致该商抛弃巨款至八万余元之多，坐困省城，迄陆离陕时毫无着落。为此特附有关佐证文稿于后：

《西安市文史馆馆长范紫东先生年谱》中，民国四年正月北上一条下，有云：“其时陆将军在陕，专以贩烟土，敛财货为务。陕事日非。甫入都即见同乡王锡侯（为户县人，修正宪法委员）问曰：‘陆朗斋在陕如何？’先生曰：‘土客也’。锡侯曰：‘有具体之事实乎？’因具言其办行销，及坐销皆设去处，招人包办。现又委员下乡，令人民种烟。每亩收银若干两，其章程及告示，我亲见之。锡侯曰：‘我固闻其贪婪，但不知若是肆无忌惮也。他人所言，皆依稀影响，未足为据。今闻阁下陈述，乃知确有实据，非风言也。’先生曰：‘然则并未呈请乎。’锡侯曰：‘刻下十年禁绝之英约将届，若果呈请，老袁虽昏聩，独不畏起外交乎？若非阁下此事，都人皆不知也。请烦具一说帖付我可乎？’先生曰：‘此又何难，今晚灯下数刻钟事耳’。言讫而去。次日锡侯得此说帖，面陈俞肃政使。肃政使者，即前清之都察院御史也。不数日宋参政芝田前辈，约小饮于杏花春，俞肃政使也在坐。芝田前辈喜诙谐，因笑为介绍曰：‘此肃政使俞某也，汝万不敢得罪他。’又曰：‘此范君某，乃吾乡世侄也。’俞君因问：‘几时入京？’先生曰：‘仅四、五日。’俞君因招至密室，询问陆将军之政绩，先生据实答之。俞君曰：‘大吏贪墨，竟至此乎！’盖以所言与说帖符合，信其不虚。殊不知出于一人也。次日即具疏弹劾，袁氏下令，备极谴责。陆乃取消行销、坐销。所种之烟苗，将开花矣，既不能禁，又不敢收款，任人民收取，亦不过问。皆莫明其故。先生恐贾祸，不特不

敢任功，且秘而不宣。”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本书编者有删节。刘依仁，名安国，陕西华县人，“护法”运动的参加者，时在北京师范大学上学。

陆建章在陕大开烟禁*

周端甫

陆建章原为北洋系内人，袁世凯任临时总统之初，即任陆为京师执法处处长。民国三年春，豫农民起义军白朗入陕。袁乘机将陕西都督张凤翙于夏初调京，予以扬威将军之名。任陆为威武将军到陕接替。张闻命之下，克日驰都。陆本著名瘾客，在过去禁烟时期，自恃有财有势，公然吸食无忌。至陕后，首将军饷扣压，差专人到甘购得大批鸦片。派军运往京洛出售，获利甚厚。乃接续贩运。并于是年秋，商通省长纪传善，大开烟禁。准许甘省鸦片入陕，由其保护东运行销。一时逐时趋利之商贾，云集景从，争相贩运。在陕之税收固属可观，而陆所获护运费，更为不俗。而其心犹以为未足，更与省长吕调元商通，由甘暗运种籽，于民国四年秋收时，密派委员随带烟种，分赴各县，会同县长，劝民播种。因事不密，风声播至都中。肃政院院长夏寿康闻知，以违令种烟，误国殃民等词将陆弹劾。陆闻之，骇然。同吕调元星夜派人将所派出委员追回。民间有已种者，令立即铲去。并于都中上下游说，事遂阴消，而无下文。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本书编者有删节。周端甫，陕西石泉县人，后任陈树藩督军府知事官。

陆承武被擒和陕西护国军成立亲历记*

姜宏模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春，白朗率河南农民起义军入陕。袁世凯派其心腹爪牙陆建章，绰号“陆屠户”的，率领北洋劲旅陆军第七师，于当年夏季由潼关进入关中。另有江南陆军亦约一师之众由老河口经武关入陕（这支部队，追击白朗伸入甘肃境内，后又尾随白朗部队回河南去）。一时声势颇大，名为“追剿”白朗，实则另有企图。陆到陕后，袁即授张凤翔以“扬威将军”调北京将军府。任陆为“威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公署地址，即现在西安市人民委员会的会址）。陆到任不久，即对陕西辛亥革命时期所成立的军队着手裁并。初则将张云山第一师缩编为第一混成旅，将刘世杰的第四旅与陈树藩的第六混成旅合并改编为一个混成旅，以陈树藩为旅长，驻大荔；继则逼死张云山，派其心腹贾德耀任旅长。张钫所带的陕西陆军第二师，因在二次革命时奉袁世凯命令援川，此时调回陕西，驻防汉中，缩编为第二混成旅，仍由张钫任旅长兼陕南镇守使。不久，陆又派陈树藩接替张钫职务，并将张部并入陈部，改为陕西陆军第三混成旅。辖三个团，陈任旅长，团长为曾继贤（子才）、何遂（不久何去，由刘世珑接替）、魏晋先（张钫旧部）。未几，陆又令陈树藩与陕北镇守使贾德耀对调。但不令陈到任，将其部队分散驻在汉中、关中、陕北各地。着陈本人驻在蒲城，名为剿除渭北土匪，实则准备裁汰以至消灭。此时陈树藩已深感到地位不稳，加之郭坚、王飞虎、严相娃子、向承基

等先后由陈部出走，打起倒陆旗号，到处窜扰；同时，陈的镇守使署由汉南运输库存枪弹，路经西安又曾被陆一度扣留，这一系列的事件，都不能不使陆、陈之间发生猜疑。虽然陈树藩善于逢迎，纳礼拜门，购赠甘肃烟土，并同陆的长子承武结为盟兄弟，千方百计，换取陆的欢心。但转念张云山屈意奉承，货尽财竭而最后仍不能保全性命的经过事实，又不免惶惶不安，心存戒惧。

在这时期，我又听到段祺瑞曾密派曲同丰来过陈处，联系反袁倒陆问题。这些事实，都发生在民国四年冬季和五年春季。在民国五年三月间，陆约陈在三原见面，命陈按指定日期由蒲城到三原等候，他由西安直接前往。陈拟乘机将陆扣留。当时随去的百余骑兵，多系从部队中选拔出的勇敢善战的军官。胡景翼亦带着得力官兵二三人随陈前去。凡是去的官长，一律改装为士兵，另派几百名便衣随后策应。不料陈到三原后，接陆电报，着来草滩一晤。陈见陆突然变计，不能不有所怀疑。从好一方面着想，便是陆的烟瘾误事，每天晚睡起迟，不能按时赶到三原；若从坏一方面着想，便是所谋已被陆察觉。但无论如何，不见面是不好的。因此，打消原来计划，硬着头皮，仅带随身差弁二三人前往草滩告会晤陆。

陈树藩那时的作法，一面对陆表示恭顺，以坚其信；另一面仍和民党人士暗中联络，以便在一定时机，利用他们力量寻求个人出路。例如与我相交最厚的胡景翼，在辛亥革命共和告成后，解职游学日本。目睹国事日非，袁氏窃国逆谋已露，他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回国密谋讨袁救国。回到陕西，心想要达到目的，就必须有所凭借。因此，不惜折节参加陈树藩部，担任差官连连长。不久，胡和我又被送入陈部教导营军官连学习。毕业后，胡改任陈部备补连连长。排长有马献瑞、靳经国、李津池，我是司务长。冯毓东、岳维峻等都以朋友身份帮忙。当时一个连的编制是一百二十六人，可是我们这个连常是一百六、七

十人吃饭，所以就有人把它叫做“加大连”。这时，高峻、曹世英在白水起义，高举护国军旗帜，要胡参加。胡因另有打算，未为所动。遂即取得陆建章和陈树藩的信任，升胡为游击营营长，成立了三个连。一连连长为马献瑞，二连连长为岳维峻，三连连长是我。官兵虽有三百余人，但枪械不过二百来支。特别是第三连，仅有短枪一支，长枪十九支，驻防富平县城。陆建章为了彻底摧毁陕西革命力量，不断对陕西人民和进步人士进行迫害。如捕杀王绍文、杜守信等十八烈士，即其一例。此外，陆氏不时派其亲信爪牙，四处捕人。常因搜捕二、三民党人士，出动军队数营。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因而激起民党人士和广大人民的义愤。胡与我们时常计议，必须即时发动逐陆。乃密令胡颜海（辛亥时曾任胡部营长）兼程前往安边将跟随商震团的我营第一连马献瑞连调回；又叫我同张义安、岳维峻等分去外地联合有关系的朋友，准备行动。突悉陆建章派其子承武率所谓“中坚团”，附有炮兵、机枪、骑兵追击郭坚等，由北山下来要路过富平。胡遂派飞骑叫我们返防。我得信后即由渭南动身，于战争的前一天下午赶到。记得我到富平的日子，是端阳节的前几天（时间太久了，实在记不准确），陆承武也是当天傍晚来到富平。我们稍作研究，即决定晚间动手活捉陆承武。胡为了明了敌人驻地内部情况，亲带冯毓东和赵武两人（当时都是排长扮作胡的护兵），假借拜访为名，到了敌人所驻之书院和县衙门等地侦察，约到半夜即开始行动。胡命令一连排长冯毓东、马长命各率所部，直攻陆承武的驻地书院；二连排长韦子英（平娃老四）率部夺取县衙门；每个城门楼上只派十余名官兵把守，其余官兵均配置一定地点作策应部队。战斗初开始时，即向蒲城陈树藩写报告。本来命我到营部（县城考院）去写，因为战况激烈，不能稍离部队，改由军需朱子敏（思聪）执笔写的。到了第二天天亮，敌人的主力还未消灭。而富平县知事彭莘农亲率堂勇百余名，占据县

衙内几个制高点，给了我们更大威胁。敌人的炮兵从当街钟楼下的阵地，猛烈炮轰我们所依凭的北城门楼，掩护步兵进攻，并拨了七名奋勇队，带着榔头冲至城门洞内，企图砸锁破门出城。当被我们击毙六名，一名负伤被俘，叫刘德裕（此人现在华县居住）。

我们为了解除敌人炮兵的威胁，乃令部队中有名的枪手瑞泉老六专打敌炮的射手。仅用五发子弹，即将敌人炮手击毙，其余弃炮逃入文庙。又发现文庙后高楼上，有敌人一支枪打伤了我们的排长连城璧和五六个士兵。仍叫瑞泉老六以一粒子弹，结果了那个敌人的性命。这时，我们部队虽已迫近敌人，但仍不能尽快地结束战斗。我们的官兵已伤亡多人，得力的官长如冯毓东、马长命、徐元凯、彭恭礼（神枪手春娃）等均已负伤。我们深知敌人还有后援部队，且邻县三原、高陵、渭南、临潼等处都驻有敌军，绝不可拖延时间。我即建议胡，派我连司务长谢启新由南关商号取到煤油两桶，纵火攻击敌人主力所在地书院。敌人始被迫由书院转移，与县衙内文庙之敌会合，仍然继续抵抗，企图待援反扑。这时，恰好张义安、岳维峻赶回富平，加入作战，敌见我方增加了生力军，开始动摇，下午四时才接受了我们“缴械保护生命”的通告，从事缴械。我们刚将敌人大部枪械缴获，并俘虏了陆承武，正在扫清战场之际，忽发现敌部刘临阁、徐老末号称一团之众，已在富平北原上占领阵地，准备攻城。适直与我们早有联络的张寅明、张成亮各率健儿数十人从临潼栎阳赶到，遂配合我们出城迎击。石象仪、象坤弟兄等率领好几百人从富平西北乡前来，正好威胁着敌人的侧背，同时敌入已侦知陆承武被擒，其所部全被解决，未敢抵抗，即向三原败退。

当时，陈树藩对我们在富平发动的逐陆战役，是玩弄两面手法的。他鉴于我们兵力既小，又系新成立的部队，从实力装备和指挥技术上说，与陆承武所带的“中坚团”简直不可比拟。若从单纯的军事观点

来考虑，胜利的可能性是很少的。陈树藩若公开地参与其事，而与陆建章站在敌对地位上，肯定他是不愿意冒险的。可是，若任陆建章把胡景翼搞垮，则陆的统治地位将更加巩固，不仅个人现有职位不保，即生命亦有危险。因此，他在表面上就佯装不知，暗中却派他的亲信崔式卿带便衣百余人、子弹几万发来富平协助（崔到富平是第二日晚，战事已结束）。倘若能够取胜，自然胡和我们都会拥戴他；否则，便把责任一股脑推到胡和我们身上，任其流窜，他亦仅负失职之咎，这是陈树藩的居心和态度。当他接到我们俘获陆承武的报告，便马上率骑兵百余名由蒲城赶来（第三天下午）。在陈未来之前，曾由三原转来陆建章致胡电报，内有："我认君为英雄，必不忍加害于英雄，君认我为君子，必不忍加害于君子之子。"并说："由省派代表十五人来富平接洽"等语。此时，焦子静多方活动，想让大家拥护他为靖国军总司令。但胡与我们计议，认为小陆虽然被擒，可是敌人力量还不能低估。不要说当时北洋军阀的整个力量，就把陆在陕西力量算一算：北山里有商震一个团，汉南有管金聚一个旅，临时派往四川一调便回的有冯玉祥一个旅，除此而外，还有驻在临潼的河南陆军，刘帮办承恩所率的部队，若连同先后裁编部队枪支重新成立警备队伍，其兵力当不下三万之众。我们为了大局，为了事情成功，应该拥护陈树藩和我们一起干，不然的话，陈的两三团兵都是"地头蛇"，我们是很难对付的。过去，曹世英、高峻在白水起义，我们不同意他们袭取蒲城进攻陈的司令部，道理就在这里。我们应集中力量干陆建章，陕西人自己不应先行火并；我们应凭借陈树藩的力量来倒陆，不应反陈以助陆。所以我们决定拥陈逐陆，这时郭坚等也到富平，同样唯陈的马首是瞻。因而陈一到富平，我们即决定将小陆交陈，并且接受了陈的意见。当时陈说："要我来干，须把小陆交给我，大家还得听从我的话。"陈于是以护国军总司令名义，即日宣布独立，任胡为左翼支队长，所

部编为先锋第一营，辖有步兵四连，骑、炮、机枪各一连；任焦子静为先锋第二营，都由富平出发，向西安以东地区挺进；任郭坚为右翼支队长，向西安以西地区挺进；陈本人把陆承武带回蒲城，命令自己原有部队向西安附近集中，对西安采取大包围形势。我当时仅率骑兵约五十人，作为左支队的先头部队，一过渭河，听到临潼所驻河南陆军未走，即直向临潼前进。沿途老百姓一听要打“徽客”（陆的部队安徽人居多），跟上来的就有上万人。敌人一经接触，即仓皇逃跑，所有辎重弹药完全被我截获了。我转而西向，西安东关的敌人亦未敢抵抗即退入城内。胡率大部军队，亦紧跟着到达西安。陈树藩不久即由蒲城进住三原，与陆建章互通电报，陆由省上派出代表讲好条件，陈才带了陆承武进省。抵西安西关后，陈先放小陆进城，陈随后才进城去的。据事后了解，当时陈、陆所讲的条件，是：“陆让出陕西督理军务地位，部队归陈改编，保护陆部人员安全出境。”

富平讨袁逐陆之后，我只能记得这些，也就谈到这里。我今天回忆这件四五十年前的事，有无限感慨，也有无限兴奋。当年许多老朋友、老同事多已作古，他们就不如我这样幸福，能够活到今天——毛泽东时代，在党的关怀教育下，懂得了许多真理。就如逐陆之役，我们能以少数兵力，战胜数倍之敌，并不是我们几个人的英雄作为，也不是陕西人有地域之见排斥外省人。而是进步力量代替了腐朽力量，进步力量总是代表着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人民群众所拥护的。自陆建章主持陕政之后，陕西人处于被征服的地位。大小官员几乎换成青一色的安徽人，当时所谓“徽班子”，对陕西人敲诈、剥削，无所不为。陆本人每天烟榻横陈，吞云吐雾，不知人间有痛苦事。纵其鹰犬向人民施行高压手段，大肆捕杀民党进步人士，并诛连无辜人民，以致人民谈虎色变，人人自危。因此，我们在富平一经发动逐陆，人民便奋不顾身帮助我们。不但送吃喝，并且还有人自行拿起武器参加

战斗，共同打击敌人。至于踊跃报名当兵，那就为数更多了。所以富平战役，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消灭敌人，取得完全胜利，这是我们服从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的结果。同时我们从这次战役中也体会到反动力量，越到面临死亡的时候，越要显露其凶残面貌。当我们清理战场时，曾发现有三个敌人尸首用绳索背绑着。经问俘虏，始知是陕籍军官学生。毕业后派在敌部服务，在战斗中被杀害的。这不但更加引起我部官兵和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恨，同时也说明反动力量是如何惨无人道！

我这段回忆，因为隔的时间过久了，同时，我当时仅负一个连的责任，战争将要开始的前几个钟头，我才赶回防地。胡景翼事前如何计划，如何发动官兵，如何鼓励士气，我未参加。因而我所谈的难免有遗漏或错误之处，希望阅者，特别是当时参加的同事予以指正和补充。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五日　胡景通笔记）

*本文原口述记录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姜宏模，名伯范，陕西渭南市人，“护法”时期先后任陈树藩督军府卫队团营长、骑兵团团长。

“逐陆”之役和陈树藩攫取陕督*

冯志明

一九一四年春，袁世凯命陆建章以追剿白朗为名，率陆军第七师入陕，从此北洋军阀袁世凯的嫡系势力侵入潼关以西。袁旋即颁令取消各省督军名号，电调张凤翙入京，而以陆建章为陕西将军，吕调元为巡按使。

陆建章握军政权后，承袁氏意，极力摧残陕西革命力量，一方面大事裁汰辛亥以来的陕西民军，一方面残酷屠杀革命党人，积极为袁世凯实现帝制扫清道路。

这时陕军中惟陈树藩以贿结陆子承武，所部第四混成旅因得以保留。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帝制逆谋日著，陆建章荼毒陕西亦引起全省人民愤恨。党人康毅如、吴希真等以及许多进步人士奔走联络，欲发动反袁，响应西南护国军。事泄，王绍文、南南轩等被捕杀，先后死者十八人，时称十八烈士。自此以后，反袁逐陆已成民党和进步人士的共同意志，有些人并已在渭河以北各地开始进行秘密活动。现在能回忆到的有以下几件事：

一、当陈树藩任陕南镇守使时，郭坚为陈马弁。陆建章闻郭有秘密图谋，电陈谓郭犯有案件，着即解省。陈密纵之，使往北山一带进行活动，而以郭早已离部反陆。后郭在北山一带结连刀客之有实力者，势渐张。陆不得已，始改命陈留驻同（州）、蒲（城），镇守渭北。

二、一九一五年秋，陈树藩派胡景翼亨备补考跟踪追击郭坚、耿

直。冯志明时在胡部，随队行至白水，城闭不纳。经交涉，由城内送出给养济军食，胡连暂驻扎城外村庄。嗣后探得曹世英、高峻已领白水民团起义，反袁逐陆。但连长胡景翼从后来，不明白水情况，单骑直入县城。曹、高见胡一人前来，放入城，遂胁胡共同举事。胡军在城外闻连长入城被扣，乃推冯志明进城交涉。志明进城，见岗哨林立，警卫森严。及至曹、高处，二人正对面躺在烟榻上，胡景翼则抱头卧曹世英身后。曹见冯来，起而挽冯至另一室，说明他们要胡一同举义的愿望。冯志明说：“大家由日回国时，受中山先生命，继续在陕进行革命，此志笠生（景翼）未变，但在举事的时机上、方法上所见或有不同，宜从缓商量，胁迫的办法是要不得的。”曹遂与志明婉劝景翼，议协，决当晚悉起两部兵力，袭取蒲城，以便作为举义之根据地。于是，胡连在前，曹、高民团随后，军至蒲城城下，胡连忽转身对跟进的曹、高部射击，城内陈树藩军亦出助战。曹、高民团向少训练，遇此猝击，大败。后陈、胡续攻白水，曹、高被迫进入陕北，徐图再起。

三、党人邓宝珊、董振五、杨瑞轩、胡德福、马青苑等，在三原李玉祥家地洞内密造炸弹。谋举事。当被陆建章的鹰犬侦知，报奉陆的密令，派兵围捕。邓等越墙逃走，胡德福被捕杀，李家亦被焚掠。后李等乔装商贩，混入临潼属之栎阳，夺守门卫兵枪械，邓宝珊等挟所制炸弹蜂拥而入，与陆部驻防军巷战半日，李虎臣受伤。终以众寡不蘇退却。

四、山西党人李岐山随陆建章至陕，为陆幕宾。因以招致渭北党人自荐，离西安至渭河以北。遂结连焦子静等，谋响应西南，树反袁旗帜。至富平，运动县警察，欲缴其枪械。事败。李逃走北京。

五、曹世英、郭坚等在黄龙山一带纠合渭北各县刀客，亟谋逐陆反袁。一九一六年农历二月，郭、曹等率众数千人由韩、合一带趋陕

北。欲诱陆建章军深入北山，分其兵力，以便各路同志得以乘虚举事。郭等率部曾至绥德、安边、靖边等地，后又折回。全军经耀县进至富平美原镇，以便与关中各地反袁逐陆的力量取得联系。

以上这些事实，反映当时萌动中的反袁逐陆运动已日益逼近爆发，全省形势十分紧张。

陆建章与陈树藩之间，互相利用，又互相猜防。初，陆命陈为陕南镇守使，部队未尽南开。旋又改命为陕北镇守使兼渭北“剿匪”总司令，欲借陈之力以震慑渭河以北党人的反抗活动。

一九一六年五月，陆建章急招陈至省北草滩会议。时陈驻蒲域，率轻骑至草滩，与陆会后即日飞骑驰返蒲城。这是陆建章布置大举剿灭渭北郭、耿、曹、高反抗势力的紧急措施。跟着，陆建章长子陆承武以第一旅旅长率精锐一团，配备骑兵、炮兵、机关枪各兵种，号中坚团，渡渭水长驱开至富平。时富平驻陈树藩部胡景翼游击营，但实际只有七八十人，力量单薄，遇陆率劲旅来到，两军同驻一城，甚感威胁。适党人薛卜五在富平，因与景翼等商于武关石家，众议乘陆部立足未定，地形生疏，应先发制人，一举而歼之。胡以力量悬殊，犹豫未决。冯志明对胡说：“当前形势，我们已受到前后威胁，进退维谷，如不当机立断，采非常动作，不特贻误革命事业，即身性命亦难保全。”胡猛然而起，手拍胸膛说：“好，我们马上就干！”随即回营部，召集重要人员商议。一面派人往召张义安、姜宏模（时均住家中）星夜来富平。一面召集刀客石象仪、象坤兄弟及李水泉、张寅明、马长命等协同行动。这些人各自带有相当武装力量，约在五月五日夜半紧急布置。派队先占各城门内垛墙，以防陆部逃脱；又派队暗中包围陆部驻扎的县政府、文庙、关帝庙等处。冯志明率兵一部专任生擒陆承武，其余各人均依派定任务分布主要据点、交通路口。入静后，枪声齐发。陆部以入城未久，遇此猝击，仓皇应战；而城内居民亦因陆

氏毒虐陕人，含恨至深，群起助地方军作战，并以绳索缒引城外群众越城参战。于是城内城外齐声呐喊，高呼：“活捉陆儿子！”陆承武从所住湖山书院（高等小学校址）奔至县署。率卫队几次夺城门欲逃，均被击退。此时军民群众喊声震天，陆军丧胆。陆承武知已陷重围，愿缴械投降。胡景翼亲率队攻入县政府，将陆承武擒获。

陈树藩在蒲城闻胡景翼生俘陆承武讯，适焦子静亦在蒲城。陈遂挽焦子静偕同张丹屏急往富平，嘱胡勿伤小陆。焦、张到富平的当晚，陈树藩亲率数骑由蒲城赶来，与胡等商善后。众议响应西南护国军，反对袁世凯帝制。陈无异意。惟对军事如何部署，如何打开护国军的局面，则毫无表示。相反的坚欲将小陆交他带往蒲城。胡部对此颇有持不同意见者。几经磋商，陈终于把小陆要到手里，这才宣布陕西独立，树护国军旗。

这时郭坚即率所部经三原、泾阳直趋西安西南，胡景翼率队取道临潼趋西安以东，取包围省城势。

陈树藩既得陆承武，以为奇货可居。即命张丹屏至泾阳接通电话，陈至泾阳与陆建章通话，表示和平解决，并声言保证陆承武的安全。张丹屏受陈命先至西安，时省城四门封闭，城内戒严。缘陆建章于富平丧师、爱子被擒后，惶恐异常，知陕人反袁怒潮高涨不可抑，自身陷重重包围中。其妻弟刘某（绰号刘四儿）为省城警备司令，在城内征集煤油、箬帚，准备纵火屠城。张丹屏经由城上缒入，见陆建章，告知其子安全，陆恐怖稍解，并表示愿向北京政府荐陈树藩自代以赎还承武。嗣后陈树藩带陆承武来省，至将军署，先入内宅见他的伯母——陆妻（陈与小陆系盟兄弟），面交承武讫，出见陆建章。陈、陆晤面的结果：陆保荐陈为陕西督军，陈护送陆安全出潼关。越日，北京果电准陆请，遂征调车辆，送陆出关。五月二十六日，陆建章离西安东去，从此结束了他荼毒陕西二年多的罪恶。

陆建章离西安时，还有一段插曲，有必要补叙在这里。

五月二十五日清晨，“陆将军”东行已摒当就绪了。眷属、幕僚很多。征用民间骡车五百余辆，满载箱笼细软和鸦片烟土，浩浩荡荡向东门进发，陈树藩部亦摆队东门外相送。事前已有协议，军械武器一律留下，其余行李概不检查。时至中午，陆乘绿呢大轿出城，陈树藩骑马恭送。刚出东廓门，兵士忽有人因不愿放下武器，致与城外守军发生冲突。一时引起惊扰，枪声四起，行列忽乱。陈军严锡龙、王飞虎部乘机把行李车拦劫住。蜂拥抢夺而去，陈树藩只好护送陆本人及其眷属至东关八仙庵暂住。越日，陈带队亲送陆东出潼关。陆建章在陕西搜刮得来的财富，经这一番抢掠，失去大半。

陈树藩攫得陕西军政权后，一意巩固个人地位，并无心于反袁护国。他在一通致西南各省护国军将帅（唐继尧、陈宧、蔡锷、戴戟、陆荣廷等）的电报上说：树藩于佳日（九日）在陕北宣布独立，……侵日（十三日）进军三原，与陆（建章）军代表交涉一切，力主和平。又说：巧日（十八日）树藩乃以陕西都督兼民政长名义，布告大众，期使人民各安生业，实现和平。可是事关全国反袁形势，陕西一隅如何实现和平呢？陈树藩不是期待着别人，而是期待着被陕西人驱逐出境的陆建章回京斡旋大局。他说：“生死存亡，视兹和议。”这就说明陈树藩的宣布独立，其目的完全在于窃取督位，并非代表陕西人民反对封建余孽袁世凯及其鹰犬陆建章的意志。他在同一电文上说：现以陆将军长子前秦军第一旅旅长陆承武总司护国军之令！陈树藩如此首鼠两端，无怪陆建章回京不久，袁世凯便策封陈为“男爵”。陈亦受宠若惊，安之若素。等到袁世凯死后的第二天，即一九一六年六月七日，陈树藩便通电取消陕西独立。在这个电报中他竟寡廉鲜耻地说：“袁大总统之薨逝，实在未退位以前。依其职权，究属中华共戴之尊，溯其勋劳，尤为民国不祧之祖。所有饰终典礼，拟请格外从丰，并议

定优待家属条件，以表我国民未尽之思。”这个电报一出，陕西革命人士无不裂眦痛恨。于右任在质问电中问道：“阅公阳（七日）电使人发指！陕西独立，取名护国，自当与西南首义诸省一致行动。今袁氏朝式，暮即取消独立，且殷殷推袁为共戴之尊不祧之祖，是则陕西何必独立，独立岂非叛祖。”对于陈请对袁饰终典礼从丰及优待家属一层，于右任责问道：“试问袁氏遗产岂少，何待越俎代谋？军兴以来，战地人民死者不下数百万，此等家属更谁恤之而谁怜之？”

尽管陈树藩背义无耻言行受到陕西以及全国各方面（除北洋派外）的愤恨，但当国的段祺瑞却大为赏识。六月十日段氏发表命令，任陈树藩为“汉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从此，陈树藩依附段氏为皖系北洋军阀之附庸了。

陈树藩既取消了为时不足一月（五月九日至六月七日）的“独立”，撤下了护国军旗帜，在他投靠段祺瑞接受“汉武将军”的名号以后，又把所率陕西军队改称汉武军，除极力扩大基本部队——刘世珑、曾继贤等部外，对于有革命色彩的部队则严加限制，编郭坚所部为游击军（后改警备军），胡景翼部编为步兵团，曹世英编骑兵一营，高峻只予以团附，而以李天佐为团长以牵制之。——这种依附北洋而压制异己的作法，都为尔后反段护法（靖国军）种下了基因。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冯志明，名毓东，陕西富平县人，曾任陕西靖国军第四路支队司令。

陈树藩乘机攫取陕西军政大权
及陆建章被逐经过*

张丹屏

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五月间，陕西第四混成旅旅长陈树藩，已兼任陕北镇守使，并由同州（现大荔县）防地移往蒲城，准备北开。忽得胡景翼在富平擒获陆承武的消息（当时我为曾继贤团的团副）。陈树藩即派我偕同焦子静去见胡景翼。告以陈意：对擒陆承武并不反对，至于第二步如何处理，应候他到来商讨再定。

陈树藩到富平。经商谈决定：即日宣布独立，称陕西护国军。陆承武由陈带回蒲城，并部署军事包围西安。旋又派我到三原见郭坚，传达命令；再到泾阳，把通省城的电话线修复，准备和陆建章通话。我到三原，见曹位康骑兵团和郭坚的部队，正在围攻三原城。因在战斗间，找不着郭坚。我就请耿直转告郭，陈命他待战斗结束，即速经咸阳向引驾回一带布置。我就赶往泾阳，修复电话线。次日，陈树藩到泾阳，即与陆建章通电话，听说是要和平解决。

又隔一日，陈又派我带骑兵二十名去省城，向陆建章报告保护陆承武的经过。当我过咸阳时，见郭坚的部队已向引驾回前进。我到省城西关，知各城门已封闭数日，都用土堵塞。陆建章因痛恨陕人，已搜集大批煤油，准备于必要时焚毁全城，城内人心恐惶。我走近西门口时，向城上守兵大声说：“我是四旅的团副，叫张藩。陈旅长派我来见陆将军，有要紧事向将军报告。请你们传达。”候约两小时，守兵说：“准你进城。”他们就用绳子把我吊进城去，直往北院督署。我

到副官处，找见陆的大舅子刘某，引我去见。陆在一小屋内，正躺在床上吸大烟。我向他报告了陆承武的状况。他开口就说：“这次的事，完全出于误会，而承武年轻又不懂事，我对伯生向来是很器重的。现在这个局面，还是让他来收拾为好。我已向袁大总统推荐他。我在陕西这两年来，在地方上没做什么好事，但我自问也没做什么坏事。再者我是爱吸甘肃烟土的，曾派人到甘肃买了一批土，现在可能已到乾州（现乾县）。请你转告伯生，给我妥为保存。”谈完话以后，他即叫刘某招待我并送了我一支手枪。住了四天，情况缓和，听说城门也都开放了。

忽闻陈树藩已到西安，我即到西关陆军学校见陈，报告见陆经过。陈遂带着陆承武直往督署，先入内宅见陆妻，方去见陆。直至下午陈始离开督署，回到城内寓所。听说商定：陆保陈继任督军，陈送陆出关。四五日后，准陈升任督军的电报到陕。这就准备车辆送陆及其部下眷属，共征集骡车五百余辆。于某日清晨，由东门放车出城，除将携带的枪支均扣留外，其余行李概不检查。至中午，陆建章乘坐绿呢大轿出城，陈乘马亲送，出东廓门不远，陆之随从忽失慎将挂包内所带炸弹坠地爆炸，人马当被炸毙。一时引起误会，枪声四起，秩序大乱。当时由东门至灞桥沿途所驻之严锡龙（外号野狸子）、王飞虎等部及沿途人民群众因愤陆在陕搜刮民财，借机共同将陆部眷属之行装，尽行抢夺。此时陈亦无法制止，只好将陆及其眷属护送东关八仙庵。但陆之细软行囊，损失殆尽，无法追查。陈又将陆及其眷属安置在索罗巷教堂内。五六日后，陈亲自带队送出潼关。

（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整理）

---

*本文原口述记录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张丹屏，名藩，陕西安康县人，陈树藩督陕时任西安警备司令、稽查处长。

陕西讨逆军纪实*

康子定

一、起兵之原因

民国六年，张勋复辟，全国愤恨。段祺瑞马厂誓师，各省响应。吾陕革命人士樊灵山、宋向辰等奔走号呼，运动起兵；山西党人李岐山、张石生，吾陕萧胥臣、马凌甫等亦皆前来，襄成此举。时陈树藩督陕，因与段祺瑞有师生之谊，极力赞成，并有扩张势力野心，故对此举，甚感兴趣。郭坚、胡景翼、王飞虎等实力派，亦皆踊跃振奋，争相请缨。当时会议决定，三路进兵，师名“封逆”。以陕西警备统领郭坚任讨逆军总司令，陕西督署少校副官督办临渭行团康振邦任前卫司令，从北路下阳渡过河；王飞虎为讨逆军中路司令，由大庆关渡河，中北两路，皆假道山西；以胡景翼为讨逆军南路司令，出潼关，假道河南，分途赴京。会师讨逆，均归郭坚节制，以收统一之效，陈树藩驻节潼关，指挥各路，相继前进。

郭坚，字方刚，蒲城人，勇悍善战，部下官兵，多是刀客，纪律很差。陈树藩利用其勇，得其实力，而忌其才，嫌难驾驭，想使先行，以速其功。万一失败，可除内患，遂暗授意，促其即发，密嘱乘机图晋，攫取阎督位置，以扩张陕军势力。故郭坚乐从，告奋勇先行，而中南两路，陈令暂缓。

二、兵力之部署

郭坚既掌握警备军兵柄，今奉令出师讨逆，遂简拔该部勇将简吉

顺、刘全生等，率领士兵两千余人，郭英甫任参谋长，同文臣、王观愚等参赞戎机。饷械均由该部提用，集结合阳灵村一带，待命出发。

康振邦，字子定，蒲城人，总督办临渭行团，既无现役之兵，又无规定之饷，仓卒奉命即行号召，只因素有声望，勇士乐从。有彭公礼者，小名春娃，时任胡景翼部连长，上年富平逐陆之役负伤，现在蔺家店休养，虽已痊愈，尚未归队。兹闻讨逆号召，立即率领在野豪侠参加。但因与郭坚旧日有隙，故来归康，编为营长。武人叶长青、郝当仁、黄光典、姚孝纯等分任营、连长；文人王绍成、曹次毓、蔺明章等从戎参赞。渭南绅士武念堂、李少白等亲来面告，准由该县仓库，提用马乾，缓后付价。又由渭南提取团费银二千两，以供军需。官兵共计七百六十余名。此项民众武力，枪弹纯由自备，集结合阳方里镇一带。樊灵山、宋向辰等，追随大军，参与机宜。发出讨逆通电，缮草讨逆檄文，申明出师大义，表示讨贼决心。

讨　逆　电　文

全国军民公鉴：清帝复辟，人神共愤，马厂誓师，全国响应。我三秦将帅，竞相请缨。关中健儿，誓讨逆贼。公举郭坚为陕西讨逆军总司令，康振邦为前卫司令。率领三军，假道于晋，直捣京畿，灭此朝食。以期车辕驷铁，古风再见，更望各省英雄，竞奏肤功！

陕西讨逆军。

讨　逆　檄　文

满清废帝，本属夷族。地处边陲，凶残成性，窥明室之暗弱，政令不修；乘闯业之初建，基础未固，时彼强梁，图我中土。犹虑兵力薄弱，以爵以色，用汉攻汉，利诱威胁，以明灭明。赶走李闯王，占据我京都。号称伪皇帝，欺诬我百姓。纵虎狼暴兵，天灭良儒；放贪污官吏，鱼肉我民。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遗老志士，杀戮殆尽。全国统一，急宜安辑。犹强薙发之令，草菅人命，常怀种族之见，残害

无辜；激起洪杨义师，清室危若朝露。惜汉奸效忠，伪权复得维持，全球人士，同声浩叹！及至末叶，罪更滔天。内政不修，军事不讲。战争屡败，丧权辱国。国际地位日低，瓜分之祸将至。亡国灭种，迫于眉睫。而清室只知媚外以安内，竟有“宁亡于外人不让于家奴”之说。四亿同胞，无可奈何！幸赖孙中山先生，纠合海内外志士，发起革命。无数先烈，抛头颅，洒鲜血，推倒满清，建立民国。五族共和，一视同仁。对于废帝，特别优待。原日禁中，朝觐自若。历代亡国之君，从无如此幸福。然犹不知自爱，包藏祸心，破坏共和。图一姓之尊荣，置各族于不顾；谋一己之淫乐，付万民于水火。勾结辫逆，竟然复辟。全国愤怒，天地不容。马厂号召，誓讨叛逆。各省义师，分道赴京。郭坚等率领三秦健儿，追随于后。檄到处人心响应；兵至时裹粮影从。论兵源四亿同胞作后盾；谈饷糈全国百姓乐将输。旌旗蔽日月，声势似雷电。以此讨逆，如石击卵。首恶必除，胁从宥免。请看今日之中国，竟是谁家之天下。陕西讨逆军。中华民国六年五月十五日。

讨　逆　布　告

照得此次军兴。　　拥护共和国基。

张勋大逆不道。　　实属自贻伊戚。

所过沿途人民。　　仍便照常安居。

倘有伴卒横行。　　严拿惩办勿恤。

特此出示晚谕。　　父老昆弟知悉。

郭　坚

中华民国六年七月

三、东渡黄河之困难

部署既定，择日出发。命左善楚打电全国并向山西假道。农历五

月十五日，全军由下阳渡上船。因左善楚把电没打通，假道交涉没办好，东岸晋军阻止，不得登陆，船只顺流而下。将到茶叶口，东岸开枪禁行，迟延半日，无法抵岸。陕军被迫无奈，只得开枪还击。晋军溃退，全军才得上岸。此役缴获大炮二门，长枪百余支，俘晋军六十余人。康司令派员殷勤招待，亲自接见，谕以大义，立即遣回。并派员前去交涉，将所得枪弹，如数交还，以资联络。期望和好，顺利进军。

四、陕军不得前进的原因

此时张勋已经失败，消息陈树藩已知。而郭、康等在晋，电信阻塞，真相莫明。各方交涉，总想速进，以竟讨逆全功。那知陈树藩虽借渭北兵民郭坚等力量，攫取督军地位，而对傲慢不羁之郭坚，早怀不满之心。再因李根源长陕，遭陈树藩之忌，即将郭坚统领之陕西警备军归李管辖。原想借郭图李，不料李省长政见正确，待人以诚，郭坚反为之用。陈因此除郭之念益坚，命郭率师讨逆。原许以胡景翼、王飞虎两团为后援。及郭在晋被阻，陈树藩不特不开援兵，且用借刀杀人之计。遂电晋督阎锡山略谓：“过河陕军，全是变兵，请念邻邦之谊，费神剿除。”并令王飞虎、胡景翼、严雨亭三团，堵守黄河各口，不准郭部一人西归。阎锡山受过陕军从前攻打潞村教训，今见陕军渡河，即想设法消灭。及接陈电，出师有名。先派队伍，阻止前进；继调大军，相机围剿。此项真相，郭，康等不得而知。只见晋军处处布防，节节阻挠。

五、临晋荣河之役

大军渡河以后，郭、康等一面严行整顿队伍，一面派人交涉假道。而晋军坚决不准前进。十七日郭派简吉顺、彭公礼两营前进，大军继

续开动。临晋守军，出城迎击，陕军交涉无效，还枪进攻，晋军败退，入城固守。临晋城坚兵多，连攻不下。会议决定，东道被阻，分兵北上。于是郭坚统率大军，在此攻城，康振邦于十九日晚率队北赴荣河，未明已到城下。该县城原不甚好，守军亦无准备，康军遂得了荣河。晋军凭钟楼固守，陕军猛攻下之。知事逃走，守军北逸。陕军追之，得子弹两箱。康司令严整队伍，出示安民。绅士深明大义，率众欢迎，使差役办理粮秣，殷勤招待。陕军亦公平交易，秩序良好，居民安堵。参谋长郭英甫继至，把差人头杀了。康司令责以无故杀人，郭英甫说："我为试刀。"从此绅士逃匿，差人远扬。郭坚、英甫的粮秣采购，因感困难，亦无法补救。

六、通化镇之役

此时郭、康等虽不知张勋已败，及陈树藩电阎督协剿各情，但见晋军调遣繁忙，处处阻挡。东路不通，北上不能，河口封锁，西归无由，处此进退维谷之际。只得派员分途接洽，说明出师理由。恳求假道晋京，消灭逆贼，而终不得要领。郭、康无法，二十三日率军开赴万泉。知事逃亡，无人抵抗。进了县城，联络士绅，安抚百姓。秩序虽好，而粮秣购买不易，全军遂开往通化镇。

晋军两团之众，由北南下。过了汾河，开到通化，把该镇四面围住，开枪攻击。陕军才到此处，地势不明，人情又生。但敌人既攻，我军只得抵抗，战争虽甚激烈，我军毫无倦容。延至傍晚，选派简吉顺、彭公礼、刘全生等健将，各率劲卒，向敌冲击不到一小时，敌军溃退，向南逃走，围一城中，几至消灭。大雨骤至，因再未攻。此役计得长枪五六十支，时阴历五月二十五日也。

七、营长刘全生私意回陕

通化战后，会议决定，当晚即向东南进军。营长刘全生率队前行，

康司令偕司令部文人等继之，郭司令统大军殿后。刘全生想乘黑夜赴渡口回陕，故不向东南，竟向西南。疾行半夜，及至天明，康问土人，云离吴王渡不远。康知路已走错，即折向东北，郭亦回军，暂驻阎街，康绕阎街赴万泉以南约三十里之孤独山岭。

刘全生率领部下樊书营等，竟从吴王渡回陕。刘率所部先行，樊伙同人在后，竟把吴王街商民抢掠一空，饱载而归，住蒲城平鲁庙车头村，意图安享，嗣被胡部张义安派员就地枪毙。此种匪类，抢资幸生，卒速其死！

八、孤独山之役

晋军约一团兵力，亦由北南下，至孤山北分为两股：一股向南，直奔孤山，攻击康部；一股西赴阎街，拟击郭军。

孤独山上有面南大庙一座，康司令率众至此，即同司令部人员住庙中。辎重亦存庙内。部队分驻东、西山区，当晚晋军从东南进攻，庙中军官，仓卒出庙指挥两侧队伍应战。此间陕军，共计不上二百人。敌人约千余之众。激战数小时，众寡悬殊太甚，再没得进庙，辎重因之损失。康率众向东退却，黑夜遭敌攻击。文人多数惊慌，出庙不分方向乱跑。康司令看见樊灵山同数人向西走去，即使兵赶叫。正激战中，该兵避敌而行，进度较缓，终没赶上，未能叫回。樊等西至临晋境被捕杀害。此役以少敌众，而兵士只折两名。宋向辰阵亡，弃尸井中，事后搬回。追忆此役损失虽不甚大，而樊、宋二君素抱革命大志，这次首倡起兵，均遭丧亡，甚堪痛惜。

康司令率众东行以后，郭司令率同大军，即从阎街北行。而北来晋军，先向东南绕至孤山以北，东西分歧，未能遭遇。郭统大军，即从晋军所打之桥，渡汾北上。晋军一部，虽占了阎街，却没挡住郭军。

康同官兵，东至稷山地方，找寻村庄，购买食物，准备进餐。有

老人询问来历，康以实告。某员谏曰：“你说的那样清楚，还怕晋军不知道吗？”但康司令因在荣河严整队伍，出示安民，此老闻知。一听康名，改容礼之，殷勤招待，并说明晋军所驻地点及北上路线，并派健者带路。及至汾河，守桥晋军驻桥东堡寨中。陕军夜至，晋军未敢出来，故安然渡过。古云：“得民者昌。”现说：“能联系群众的胜。”古今名言，信不诬也。天明至一瓜地，官兵奔走一夜，又值炎天，渴不可奈，都自摘瓜食之。瓜主恐不给钱，放声大哭。康得其情，亲付现银百两，瓜主大喜，寻好瓜奉上，并告晋军情况，郭部在前走的路境。康得此消息，同众疾行，追赶大军。前后只隔二十余里，只因晋军节节阻挡，两部不得联合。郭统大军于阴历五月二十八日进了马蹄谷，晋军随后追击。又留兵守住谷口，康众不得进谷。再因人少力单，避敌而行，二十九日才进了红花谷。从此两部分离，再没联络得上。

九、康众西渡黄河之实况

康同百余官兵，进了红花谷，曲折迂回，乘隙前进。阴历六月初二日，绕至禹门口附近。沿途食物，总是不足。及至距渡口约十里地方，适逢农人订婚。抬四食盒蒸馍，康出昂价，尽数购买，大家才得饱餐。行离渡口不远，报有晋军把守。众因长途跋涉，屡次作战，疲乏不堪。闻有敌兵，都呈惧状。康曰：“有敌即打，又何惧焉？”某曰；“人皆乏困，谁再去打？”康曰：“我打。”康即持枪前进，众皆随之。陕军讨逆，虽然被阻，而在晋南各役，均获胜利，至此虽只百余人，而余威犹存，晋军闻风丧胆，一经猛击，即行溃退，匿于北边山中。用大炮遥击，不敢再出。康拟肃清渡口敌人，暂息一夜，黎明再渡。正筹划间，忽报船已找到，请即过河。大家即行上船，付了船资。乘黑夜西渡。约行一点多钟，船户说：“已到西岸，前边水浅，船不能进，请都下船。”大家下船，船即东去。康众在浅水中陆续西

行，约行里许，觉水渐深，不敢前进。在浅水中，候到天明，察觉过了一道大河，停在浅水滩上。两边又是大河，始知被船户所欺。此种水滩，既无人迹，又无树影，寻船无处寻，找人没处找。六月炎天，日光似火，人在浅水滩上，白日如上蒸锅。晚间夜静，朔风一起，冷不可支。又热又冷，又饥又饿。东边山上晋军大炮不断轰击。有死于水者，有毙于炮者，有被饿昏迷亡命者，种种惨状，不忍细述。延至初五日午，羊皮筏子，从西前来，据云奉杨营长虎城之命，前来送馍，并问情形。计有皮筏两个，康司令即随筏西渡。河边尚有王飞虎部，白天不敢登陆，延至天黑，才行上岸，见了连长刘香亭，带见杨营长。杨即派船连夜把所有官兵一律渡归。登陆以后，犹有被王飞虎部掷于河里死者，此时检查，不上百人。杨命接康于韩城县署。知事李天五，殷勤招待。康命把枪支交杨部接收，官兵发资遣回。但都须瞒人耳目，恐陈树藩知晓，于友人不利。渡河翌日，恰是六月六，河水暴涨，所有沙滩，尽被淹没。过河如迟一日，所有官兵，无一人得免。蒙早被救，实不幸中之幸。

十、郭部北上之困难

郭坚统率大军，进谷北行。后边晋军追击，郭命简吉顺殿后御之。前边不断发现队伍阻挡，郭命彭公礼率健卒迎击开路，边打边进。而山地人家稀少，粮秣购买，很为困难。官兵忍饥受饿，日夜赶路。及至吉县西边龙王延渡口，尚没发现敌人。郭使弁目，召集船只。即付船户头现银五十两，使速集合。船户头得了银子，竭力号召，船只到者很多，计足供渡。不料弁目某，竟将郭所付的银两如数要去。下令不准声张，船户头并不敢抵抗。却乘间驶船逃走，他船一轰而散。及郭知觉，船已跑完。郭大怒，立将该弁目枪毙，却无法觅船西渡。时正商讨办法，追兵已经赶到。郭令简吉顺、彭公礼率队迎击，他即统

大军北行。此时渡河未得，遂呈混乱状态。

十一、葛山之役

郭率大军，向北日夜前进。及至大宁县境，幸再没发现敌人。阴历六月九日午，行抵葛山。此山直径十余里，遍山柏树，浓荫可爱。六月炎天，官兵热极，一到山上，皆想休息。幸有大庙四座，辎重马匹，皆有住所。经探报称，又无敌迹，故全军坦然休息。没到午夜，敌军四面聚至。大炮小炮，声如雷吼，弹似雨下。估计来攻队伍，不下数千。陕军在晋日久，到处开火，子弹消耗殆尽，后路梗塞，补充无由；夜宿深山，居民甚少，寻水觅食，皆成问题。郭使健将劲卒，冲击多次，未能得手。无计可施，传令军中，不准虚耗弹药，非敌人迫近，目标最显时，不得妄发一枪。官兵忍饥挨渴，死守阵地。延至第三日午，郭令少数人凭险御敌，多数人寻地休息。午后召集全体官佐，开紧急会议。郭说：“我军到晋二十余日，前进不得，回陕不能，叛逆情况不知，后路补给断绝。今被晋军包围，同人命在旦夕。必是陈树藩诡计，陷害我们。我们须设法突围，寻渡回陕，联合友军，消灭陈贼，以雪此恨。”全体官佐，顿悟陈树藩排除异己之密谋，精神为之一振，皆告奋勇，杀出重围。郭曰：“兄弟们有此决心，定能取胜，各回阵地，整顿队伍，待命出击。”各官佐回部，把会议情形，转告同人。士兵人人痛骂，顿忘饥渴，摩拳擦掌，准备出击。延至傍晚，郭用声东击西法，命彭公礼率部向北猛攻，全军亦向北移动。晋军认为陕军向北突围，即调大部队北向截堵。郭见晋军北移，知计已售，乃下令全军一鼓作气，向南猛攻。南边敌军力量薄弱，陕军死里逃生，终得打出重围。出围以后，因西边距黄河不上二十里，恐敌人设伏阻击，乃折向东边，又复向北逃走，此役陕军以饥渴疲惫之众，当新来勇猛之师。人数悬殊，枪械更差。大部强悍将士，多突围而出。

衰弱病伤官兵，有的战死，有被俘获。四边山麓一夜毙陕军七百余人，连同阵亡，约计近千，满山是遗尸，遍地成血河。战后，土人纳尸山隙，以石块垒掩，至今满山沟里，皆是枯骨。行人至此，惨不忍睹。

十二、郭部渡黄河之概况

郭坚统率大军，绕过葛山，向北疾行，奔走数日，追兵已远，到了永和县的马头关，召集船只，预备过河。船尚未齐，地方晋军又至。郭命彭公礼、叶长青等率众赴南边山上掩护，郭众才能上船。及郭船离岸不远，晋军即把渡口夺去。用大炮狂击，船再不能回东岸续渡。彭、叶等不得渡河，复率众南行。郭众到了西岸，检查不满千人。眼看东岸官兵，不得过河，不忍舍去，睡到沙滩，不食不走，经众苦劝，大哭西行。到宜川借粮，绕陕北，经乾县，到咸阳。该处守军报陈说郭坚回咸，陈树藩曰：“郭坚魂灵回来了，郭坚已死，焉得到此？必是郭英甫。”即派大军，围击消灭。郭坚至此，人数既少，枪弹既缺，不能抵御。即寻在咸收税陈的庶弟陈三，托致信陈树藩父亲，转给陈树藩。说明奉命出师原情，陈见理屈，才撤围兵。郭同余众，直达凤翔。联络耿直、刘锡麟等预备倒陈。陕西靖国军之起，郭坚在晋失败的痛恨，是其主因。

十三、彭公礼等南行被害

彭公礼、叶长青等百余人，向南冲击，打退敌人，觅路急行。连走三日夜，至河津境内，复被围住。此时官兵南北突击，多日狂奔，人皆疲乏，粮尽弹缺。彭营长以为再不能战，拟向晋军讲和，请让路西归。连长郝当仁谏曰：“冲杀突围，死中逃生，言和投降，恐遭不测。”公礼曰：“我本会水，突围而出，用椽一根，即可过河，但不忍舍大众而独生。”不听郝劝，亲去讲和，立即被俘。彭大声疾呼。“我

们为讨逆而来，贵军节节阻止，才起了战争。是你们起衅，非我们之咎，今已被俘，杀斩听之，望勿伤害我的士兵。”晋军竟将彭、叶等四位军官，解绛州杀害。余众百余人，在河津尽被屠戮。讨逆义军，受欺被俘，百余壮士，慷慨就义，头挂高竿，血洒遍地，参观群众，叹惜流泪，莫能仰视。惨状可以想见。

郝连长、当仁同、汪清泉等四人，冲破敌围，乘间南行，卒由灵宝带枪回陕。奋斗而生，屈服而死，革命真理，谨志勿忘！

附　　记

此事由康子定先生叙述，孟翔记录整理。但康先生已八十余岁，事久年湮，老人记忆难周。且康是当时领导之一，亲受困苦，亲睹惨状，说时往往泪下，不能卒述。孟翔为得翔实，历询当时参加战役的王茂全，与抗战期间驻扎葛山年余，目睹白骨惨状的梁进才等，补其遗漏，聊以完稿。我再亲赴康先生家请其核阅，又赴渭南见当时参加的曹次毓，求予校正，才成此纪。再，此事因讨逆起兵，被陷害失败，事情既大，关系非浅，而我叙述能力又差，挂漏难免，请阅者予以补充纠正为荷！

赵孟翔 1963.11.22.

*本文原口述记录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文内之《讨逆布告》是本书编者补入的。康子定，名振邦，陕西蒲城县人，时任陕西讨逆军前卫司令。

宋 向 辰 传 略*

景 梅 九

烈士宋君名元恺，向辰其字也。陕西耀县人。父讳先发，字滋生，业耕旋弃而习商，性豪爽，喜济人急，有闻于乡里。母氏宋君，生于清光绪丁丑，陕灾锾之后，十六岁失怙，依祖母张儒人抚育成立。幼受母教，稍长，启蒙于周景文先生，性任侠，见吏辱乡民，痛斥之。冠岁能文，获食廪饩，为名诸生。由味经书院转肄业于宏道学堂，发愤忘食，学益进。光绪乙已，留学日本。值孙中山总理组织同盟会，倡导革命，君毅然加入。庚戌，总理密派君赴朝鲜、大连、北平运动。春二月，偕井烈士勿幕归陕。集同志于泾阳柏氏花园水榭亭，讨论进行同盟会务，公推君与井勿幕、柏筱馀、邹子良四人总其事。分区组织与各方同志取得联系。同时，在耀县山中设牧羊场，创办铁矿，以为革命策源地。复任西安农业学堂日文教员兼高等学堂兵学教授。君留学日本，先入陆军士官学校，嗣转明治大学经济科。经文纬武，学有专长。故在校宣传革命主义，一时教员学生加入同盟会者甚多。

辛亥八月武昌树帜。本总理预定南响北应之策。西安〔阴历〕九月一日起义，先期君已以革命文告，使马开臣揭诸通衢。次日入城曾住军装局，分给枪弹民军及各校学生，以备组军，与各归县办民团之资。时民军误杀教士，当时派军与外人交涉，保护教会安全。事得已遂，公推君为外交司司长。

陕西民军初起，应付东西两路，军事器械缺乏。君与高又明同志，监制炸弹，组织炸弹队，君督队西发、击退甘军。有兴平薛禄镇大捷，

君之功也。

中华民国成立后，陕政府改外交司为交通司。君在任时，兴筑市房，创设公路义渡，经营铁路，政绩卓著。又主张导黄入渭，疏渠灌田。资助同学李协赴德专攻水利，归国肆力治黄。并兴修泾、渭等渠，惠编关中，迄今人民追念。宋君注意教育，以造就人才，准备建设为急务。尝建议当局，先后派遣留东西洋学生至二百名之多，曾经教育部传令嘉奖。

民三，二次革命失败。孙总理创中华革命党于日本，任君为陕西支部长。即派樊灵山、高干臣归陕组织支部。又在日翻译德意志主战论，刊行于世。五年秋，君辞陕西留学生经理后返陕。组织西安乐群学社，训练党人以政治、经济知识。

民六，七月一日，张勋复辟。总理密电君“率秦晋健儿，直捣燕京。讨伐张逆，再造民国。”任君为讨逆军总司令，以李岐山、郭方刚副之，李君为山西革命健将，时留滞北平，未及返晋。而君已率部渡河，公布讨逆檄文。郭部军律废弛，不无滋扰。君召集主管者，严加斥责，并匹法某队长。郭为涕泣求情，未允，以是生隙。及君与晋军冲突，郭部失援，遂殉难于稷王山。

君奔走革命，不治家人生产，而资助贫寒子弟及革命同志不遗余力。仰事俯畜，时感匮乏，其廉洁有如此者。

民八，靖国军同人始派君妻兄马天闲微服赴晋。奉公遗体，易棺吊祭。犹见君满腔赤血全裹白纺绸衫中未散。可谓埋血千年，碧不可灭者矣。今者，同人拟于烈士殉难三十周年纪念，请予表扬。特此生平志。敬告国人，藉申追慕，谨述。

---

*本文选自《革命先烈宋向辰樊灵山殉国三十周年纪念特刊》（一九四七年七月），本书编者略有删节。景梅九，名定诚，山西人，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参加者，时任陕西省议会议员。

樊 毓 秀 事 略*

樊毓秀，字灵山，陕西耀县人。少孤贫，聪颖端俨，无子弟之过。好读书，晨夕钻研甚苦，识者群以达到期之。清光绪二十一年，补耀县弟子员，旋入三原宏道学堂。肄业时，清室不纲，封疆日蹙。总理孙公，侨居海外。倡导革命学说，流播如春潮之长。宏道学堂为三辅文学渊薮，根章西籍，充栋于牛。君既餍其说，遂毅然以改革政治自任。倡为春秋力世复仇之说，信从者众。当事者觉，其异假他事，除其籍；同时，驱逐十余人。君素嗜数学，谓凡百科学俱以数学为原则。钹刻缒凿，探讨最力。以故试辄，冠其曹偶。既出宏道，则发愤游沪上，入南洋公学，卒业数学专科。宣统改元，时事愈辣。革命潜力，布满海内。期同时专科，大学，覆清室。时陕人之每学日本者，亦多归渡，聚沪上谋陕事。君于时受孙公委托，首先归陕，随同井勿幕诸人于耀县组织同盟会。陕有同盟会，自此始。〔宣统〕三年八月，武昌义旗建。九月一日，陕西革命军克复西安，君亦聚众响应于耀县。不数日，全陕入民军手。时国本未定，清赵倜以毅军攻入潼关，三辅大震。同时，升允挟甘肃数十营进犯乾县，势张甚。守将张云山，誓以死守。然新军未更，战守不能制敌。时张凤翙被举为陕西革命军大统领，急檄君往助云山。君亲率炸弹队兼程赴援，内外协势，屡挫敌锋、克保危城，其力居多。共和告成，当路争畀以要职，皆辞不就，狂然赴日本留学，其恬退如此。〔民国〕三年，熊希龄当国，与陕当道盗买延长油矿，物议啧啧。宋元恺时为中华革命党陕西支部长，遣君与曹俊夫等六人回国抗争。实欲称时举义，事为当道侦知。机牙四布，欲随方剿除。君等行至临潼，得耗亟返日本。五年，袁氏僭号，

蔡松坡建义旗于滇南，各省响应。君随同曹俊夫在白水独立，遥与西南相号召。事既定，遂解军帜，为教员以自晦。明年张勋复辟，全国骚动。宋元恺率众北伐，君与郭方刚、康子靖诸人从之。假道山右，欲出井陉以扼北京。段祺瑞出师马厂，张勋败走，大局确定，近畿各省，具同时取消独立。此军尚转战安邑、万泉间，虽连战皆捷，而伤亡日多，陷入重围，全军覆焉。呜呼！伤己！君初被执，敌军主者，奇其状貌，欲活之。君闭目大骂，遂害，时年三十二岁。时民国六年七月十五日也。是役也，宋元恺以革命臣人，与事从之者众。然宋公特总其大纲，其战守机宜飞蹄刍粟之任，皆一身肩之。常整日整夜目不交睫，诸人每叹以为不可及。当军势阽危，君大可由它道逃免。闻元恺殉难，即危坐以待死。洎敌军有欲舍之意，则倾口大骂。盖君殉国之志素定，决不以姑留化身之说，定自欺壮志，以负死友其义，烈有如此者。

*本文选自《革命先烈宋向辰樊灵山殉国三十周年纪念特刊》一九四七年七月本书编者略有删节。

陈树藩强迫农民种烟的前因后果*

李宗祥

清朝末年，腐朽无能的政府官吏，为了抵制英国鸦片的输入，倡导自种自给，陕西便成了产烟省份之一。但在人民的反对和舆论的攻击下，有时禁止，有时开放，有时明禁暗放。在禁的时候，对人民则横施压迫与蹂躏；在放的时候，则又嫁罪于人民。说什么“愚民无知”和“贪利”，“乘间种植”鸦片。其实，强迫种植的是他们，从中取利的也是他们；相反地，被压榨掠夺者是人民，被逮捕、监禁、以至杀头者还是人民。陕西解放前的禁烟史实，实际上是陕西人民、首先是农民一部受苦受难的血泪史实。

辛亥革命初期，陕西和全国一样，资产阶级的民主给人民带来了一点新的希望。表现在禁烟方面的是当时军政当局先从禁种入手，期于一定时期彻底肃清。自一九一二年（民元）到一九一七年（民六）的几年中间，虽然由于存烟尚多，未能达到目的，但因来源已被控制，吸食人数显著减少，倘再努一把力，根绝毒害也许是可能的。可是到了一九一七年的夏初，陈树藩接替陆建章掌握陕西军政大权的前后，陆建章诱骗农民种植于前，陈树藩强迫农民种植于后。烟毒便如洪水一般，在社会上漫流开来，其给人民带来的祸害，不是简短文字所能表达完的。

为了说明这段史实，我特就记忆所及，分作三个问题——（一）陈树藩督陕以前的禁烟概况；（二）陈树藩强迫农民种烟的主要措施；（三）种烟给陕西人民带来的灾难——把经过事实概述出来。事隔四

十余年，遗忘已多；手边又缺乏足资参证的文字材料，其遗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尚请读者多加批评指正。

（一）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在国内外舆论的谴责下，曾一再提请英帝国主义停止运销鸦片。但英政府借口中国境内产烟，强词夺理，久未达成协议。及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二月一日万国禁烟会议在上海召开。英帝国主义受到各国指责，才于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五月八日订立《中英禁烟条约》。规定英国每年递减对华的鸦片输出量，截至一九一七年完全停止。根据这一条约，英国驻华的外交官员便有权在中国内地以协同查勘种烟为名，干涉中国内政。

辛亥革命初期，在陕西以张凤翙为首的军政当局，对禁烟颇为重视。惟值戎马悾惚百废待举时期，军政府尚不暇致力于此。直至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才设置“陕西禁烟督办”，拟定禁烟办法，把禁种列为首要措施。同时，为了减少和避免执行中的障碍，号召军政人员一致协同办理。当时如陕军第一师师长张云山，曾自动出巡渭河南北产烟较多地区，抬着铜铡，每到一个城镇，召集当地居民宣布政府禁种鸦片的决心和办法，还要铡下几个人头，挂起示众。农民死于张云山铜铡之下的不知凡几！在这种严酷的禁令下面，当时陕西禁种鸦片曾经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在运销方面，由于前两年农民种烟丰收，巨商富户存有大量烟土，许多商号把收存和贩运烟土作为附带营业。军政当局根据这种情况，便授权财政司遍设烟税局，征收烟土运销税，增筹军政经费。当时河南郑州成为陕西烟土的集散地，设有许多烟土行栈，将陕烟分运京、津、沪、汉等埠，换取其他物资销行西北各省，转手买卖，剥削广大人民。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陆建章督陕，除照旧征收烟土运销税外，

并采用新的办法：一面派员劝说巨商富户，把收存烟土由政府按定价收买；一面派遣军队向产烟地区的农民进行搜查。军队到了乡间与土匪无殊，挨门逐户，翻箱倒柜，实行抢掠。因而弄到烟土成百万两，而所谓政府按价收买，实际上是一个骗局，并未付出分文。这还不算，陆建章又派人到甘肃平凉、天水等地，通过当地商会与烟商订立收购契约，规定先收烟，后交款，及烟土弄到手里，立即板起面孔，不但勒价不予，并要向北洋政府控告，因而又弄到“甘肃黄”上等烟土数十万两。

陆建章在种烟问题上，虽曾派人到各县通过土豪劣绅诱骗农民开种，但他总怕英帝国主义直接干涉，不敢公开大量种植。所以在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就是《中英禁烟条约》全面生效那年的春天，北洋政府派员偕同英使馆人员来陕查勘烟苗，由潼关西至凤翔、宝鸡，随后又由西安北到延安的大道两旁，都未发现，因而就汇报陕西烟土完全肃清。

这一时期禁种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烟土价格直线上升。当清朝末年，陕西烟价每两约值制钱七、八十文，有时涨至百余文；民国元、二年间约值三、四百文；到了民国六年猛然增至议平银六两到八两，而著名的“甘肃黄”每两就需现洋十数元。若贩运到京、津一带，则值五十元左右。另一个是吸烟人数显著减少。由于烟价昂贵，穷人吸不起，多自动戒除；而富商巨贾重视利润，不惜运用各种方法将鸦片外运图利。因而“林文忠公戒烟药”便在许多地区大量制造，专供烟民戒烟之用。

（二）

一九一六年五月陆建章被驱逐出陕，他所诱导农民种植的鸦片，没有来得及收获，利益落到陈树藩的手里。陈获利后便于当年冬烟下

种时期，派出许多爪牙充任各县知事。援用陆的办法通过土豪劣绅迫令农民公开大量种植。从此，陕西烟禁更被破坏无余。

陈树藩强迫农民种烟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陈树藩是陕西民党的叛徒。辛亥革命时期他投机参加革命队伍，带上了军队，弄到了政治资本，就叛变了革命。一九一七年段祺瑞当国，他倒向安福系，成为安福系在陕西的代理人。因此他部下有觉悟的军官如曹世英、高峻、郭坚、耿直、胡景翼、张义安等先后接受孙中山的命令，树起护法军和靖国军的旗帜，提出“反段必先除陈”的口号。陈树藩为了对抗革命力量，扩充反动武装，便一面强迫农民种烟，一面又借禁烟为名，向农民进行剥削和敲诈。事实证明，他的行政费用，固多来自烟款，尤其是张仲仁新编的第三旅，白弋人新编的汉武军，从武器弹药以至日常饷需无不仰赖烟款，以为挹注。

第二、陈树藩在北洋军阀中是没有什么根基的。要和各方拉拢好，保持住个人地位，不仅须向有权有势的军阀们进贡，即在安福系中也要用银钱铺路，才能通行无阻。在陈树藩督陕期间，今天向某要人送古玩，明天向某督军送名贵土特产，是经常的事。他为了取得徐树铮的欢心，每月向“安福俱乐部”进贡十万元，作为该部经常费用。即此一端，就可知道他的进贡、买路开支是如何的巨大。

第三、陈树藩系军人出身，掌握了军政大权以后，便要在政治方面培植个人羽翼，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就需要钱，也需要位置，因而开放烟禁便成了他的出路之一。一时什么裙带关系、亲族关系、同乡同学关系等，都涌现在各级“善后清查”机构里边。加之镇嵩军刘镇华援陈入陕，并做了陕西省长，陈、刘两人，狼狈为奸，争相安插私人，弄钱分赃，不仅“一人得志，鸡犬飞升”，并且“群狗争食，片骨无遗”。

第四、反动派从来是把个人享乐，建筑在人民痛苦之上的。陈树

藩为了充分满足自己腐烂透顶的生活，这就不能不大肆搜括强迫农民种烟，便是搜括的大好来源。陈树藩除在省内大量购置良田、修建住宅外，并在省外广建别墅作为下台后的安乐窝。至于他的现金存款、资本投放等等，更不知比此要大若干倍。

总的来说，陈树藩大开烟禁，目的在于弄钱。其方法主要是抓以下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强迫农民普遍种烟。

一九一七年的冬天，陈树藩在其统治的区域内，即在渭河沿岸各县，特别是长、咸、周、户、扶、眉、岐、武、凤、宝一带，所有生长粮食的肥沃农田，几无不变成烟田。第二年（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春天，陈授权财政厅长刘瞻汉（江苏人，清朝陕西知府，陈的老师），制订一套“寓禁于征”的办法。不久，陈树藩便商同省长刘镇华成立“陕西善后清查总局”，委刘瞻汉兼任该局“总办”，并以武树善（渭南人，清朝山西知府，陕西巨绅）为“会办”。刘、武任事后其第一张布告就是这样说的：

照得陕西烟苗　上年业报肃清　近因地方不靖　谣言四处流行

督军

愚民乘间种植　春苗闻已发生　省长专电报请　实行寓禁于征

声明从重惩办　严饬专委查明　每亩罚银六两　经费加征一成

分作两期缴纳　先将二成收清　如敢隐匿不报　查出治罪非轻

乡保如敢徇隐　一并照章重惩　为此切实晓谕　仰即知照凛遵

中华民国七年四月　日

总办刘瞻汉　会办武树善

这一“开宗明义第一章”的布告，提出三个问题：首先是陕西出现烟苗，由于“地方不靖”和“愚民乘间种植”；其次是种烟就要“从

重惩办”，惩罚办法是“每亩罚银六两，经费加征一成”；再次是农民“如敢隐匿不报，查出治罪非轻，乡保如敢徇隐，一并照章重惩”。这是陈树藩开放烟禁的重要纲领。“善后清查总局”根据这个纲领，第一步工作，是确定各县种烟亩数。它以财政厅所掌握的征粮簿籍为蓝本，按照各县科则轻重确定烟田多少。凡是科则重的田地，便认为是良田；良田就是种烟的田。用推算方法算出各县种烟亩数，颁行各县作为实地种植的最低标准。每亩按照六两六钱银子计征，银子再折合流通货币，正银而外，层层稽征人员都要附加手续费、办公费等等。及至加到人民头上，那就不知要比应征定额大到多少倍。每年每亩实征数目，有些地区达到三、四十元，以至百元之多。按照实征成绩，规定各县知事和查烟委员的提奖办法。知事和委员如在预定标准以内完成征收任务，各提百分之二（有人说是百分之三）作为奖金；如能超出标准完成任务，其所超出部分各提百分之五作为额外奖金；如在查勘和征收过程中有特殊贡献的，不但奖金从优，还要加官晋爵。

其第二步工作是遴派查烟委员。查烟委员是肥差，征逐人多，没有后台背景或与主管负责人员勾结，是派不上的。特别产烟较多县份，一般都由督军、省长亲信担任。每县所派人数，都按辖境大小、种烟多寡来确定。有的派五、六人，有的十数人不等。在委员中指定一人为领导，对上对下负责，当烟亩查定后，由他和县知事联衔报请“善后清查总局”汇转督军、省长备案。如有特殊情况，委员亦可单独呈报。当省派委员到县后，由县再派一批委员协同省派委员分赴各乡保实地查勘。事实上查勘仅是一句官腔，只是委员进行勒索贿赂的借口，任何地区都很少进行实地丈量。各县、各乡保都有自己的打算，只须经过一次再一次折冲核算，一层再一层讨价还价，就有可能报请省方定案。这里有一个原则，就是必须满足省方的亩数要求，同时，也要让县知事、委员和全体参加人员弄到油水，使各方都能满意，大家无

话可说，事情才能圆满结束。因此，委员到县下乡，层层都要殷勤招待，供吃供喝，陪赌陪玩，送礼送钱；最后还要许愿，既要照顾到他们的面子，也要使他们得到实惠，才能“送鬼出门，大家安静”。否则，委员有权一查再查，查之不已，同时也有权捏造数字，扩大亩数，进行捣乱。结果案不能定，款还要收。有些乡保因有固执的、主持其事，鉴于委员的作威作福，心怀不平，坚决要求依法查丈，据实上报，引起委员不满，多方为难。他们到县上控告，县上不理；到省上控告，省上又左袒委员。最后输了官司，而定案亩数比实种亩数高出一倍到两倍之多。如周至县有一次因和委员闹了别扭，经过许多士绅从中斡旋，结果，烟亩既报的多，贿赂也行的多，委员暗一份（贿款）、明一份（提奖），就弄到十余万元之巨。

当然，县乡办事人员也有善于应付的，委员也有容易满足的，因此，各县定案亩数有很大差异。有些县占耕地总面积百分之五十以上，有些县占百分之三十左右，至少亦不抵于百分之二十。在乡保之间，差别更大，有些占耕地百分之十左右，有些达到半数，个别地区烟田与耕地相平。无论多报或少报、超额或短额，最后都由乡保按定案亩数平均计征。这就使各县、各乡保的实征数字，极不平衡。那怕陇亩相望、阡陌相连，经常出现负担畸轻畸重的现象。

由于委员到县下乡，任意加重人民负担，各县人民不仅怕极了，并且也恨极了。有些地区在烟苗出土之后，乡村不时派人进县打探消息。一听委员将到本乡，便立时报信，相率隐藏躲避，企图逃过难关。有些地区青年农民，暗中结合起来，各怀利刃，深宵阻击，企图杀死委员，一泄积愤。这种情况，委员是知道的，所以委员下乡既要保密，也要随带足够的保卫力量。即委员本人亦多携带武器，准备应付事变。如有一次省派委员到扶风、武功查烟，夜宿扶风某村。当晚有农民十余人持刀越墙而入，正在撬门之际，适委员有从睡梦中惊醒者，乃高

声呼问，农民不答，也不退去，这时门已大开，一拥而入，委员乃开枪射击，当场击毙两人，击伤三人，其余农民相率逃去。事后，地方政府将肇事经过报省，省方不但指农民为土匪，即令地方政府严行拿办，并且认为委员应付有方，优予奖励，还把委员中为首的一人，提升为某县知事。

烟亩定案时期，一般都是农村中青黄不接的时期（即农历三月间）。“善后清查总局”开展第三步工作，便是向农民征收第一期“烟亩罚款”的二成，勒限一贯是紧严的。农民因筹款不及，而被鞭笞、受罚、逮捕、坐监者，几无时无地无之。农民烟既未收，款从何来？在政府高压之下，便只有乞援于高利贷者。这时，烟行老板和农村富豪出为农民“解围”，通过中人，贷给款项。一般都以烟亩作抵，限期三至五个月，准时清还，立据为凭。届期如不归还，烟归债权人所有。有些地区以八十元作百元，按三分至五分行息；有些地区以七十当百，按三、四分行息；还有个别地区，公开放出“驴打滚”，不但抵押、保证要牢靠，并且期限短、利率高，一月之内就要翻上一番。农民收了鸦片之后，首先就得归还高利贷。为了如期还清，有的低价售烟，有的用烟抵帐。因此，多数农民在预交二成“罚款”时期，就把大部分的收获品被别人剥削了。这一难关刚刚应付过去，或者还在勉力应付之中，而第二期的八成“罚款”又开征了。农民为了应付第二个难关，在无办法中还得借贷于人。结果，有些农民种了一季烟，一无所获者有之；受气、挨打、受罚、坐监者有之；甚至倾家荡产逃亡他乡者亦屡见不鲜。

陈树藩为了防止农民交款延期或短欠，各县“烟亩罚款”一般都直接拨充军饷或机关经费，由军队或机关派人到各县直接催收或守提。因此，各县经常驻有军队或机关的提款委员六七人、十数人、二三十人不等。有时军队的提款委员还带领武装士兵一同驻县，向县里要粮、

要草、要一切供应，稍有短缺，辱骂、鞭打随之。有些县知事为了逃避责任，便将提款委员转介给乡保，由乡保直接对他们负责。军队一到乡间，更肆无忌惮，不但任意勒索敲诈，有时还奸淫掳掠。乡保告到县里，县里还要责罚乡保招待不周。这时，有县知事总结了三条做官经验："第一，要有牛马的精神；第二，要有土匪的心肠；第三，要有妓女的态度"，少了一条，官是做不成的。还有人写了两句打油诗："禁烟督办今何在，屈死冤魂泪满襟"，送给辛亥时期主持禁烟嗣任陈树藩时的教育厅长郭希仁看。郭大为动容，终于无言可对。一九二〇年陕西旅京学生向北洋政府控告陈树藩祸陕八条罪状，其最末一条是这样说的：

> "陕西烟禁，自英国派员会勘后已报肃清，中央亦复三令五申，防毒之计，未尝不周。而树藩不遵明令，尽弃前功。巧立名目，强迫种植。每亩烟税，征至百元。按县加税，按村摊钱。烟纵不种，税银必出。稍不足数，鞭打随之。加以烟土为招匪之媒介，军队乃变名之土匪，烟区以内，抢劫时闻。因之荡家破产，比比皆是。且烟夺民田，五谷不登，衣食既乏，廉耻斯丧，仓廪不实，礼义遂亡。于是老弱转乎沟壑，少壮流为盗贼。此其种烟逼民为匪，应撤办者八也。"

陈树藩从鸦片中弄钱的第二个环节，是控制烟土的运销。

上面已经提到，陕西征收烟土运销税，早为财政来源之一。不过，到了陈树藩时代，陋规又增多了，手续制度也严密了。"善后清查总局"在各个地区普遍设立了分局，著名的如南（郑）褒（城）城（固）分局、长（安）蓝（田）分局、周至分局、户县分局、兴（平）咸（阳）礼（泉）分局、扶（风）武（功）乾（县）分局、凤（翔）岐（山）宝（鸡）分局等，都是收入最丰、油水最大的分局。分局之下设所，所下设卡，局有局长，所有所长，卡有专任稽查员。外运烟土征运销

税，内销征内销税。无论外运内销，最初每两统按一角二分征税。有些局、所由于代征地方附加或局、所本身特殊开支，经呈请省上核准，随税附征一成、二成以至三成不等。以后正税改征每两二角，附加亦水涨船高，随同正税一并增长。报税手续是按货物分量计税，税票分外运内销两种：局、所除开给税票外，并在货物上粘贴“土花”，“土花”亦载明分量，作为货税相符的佐证；外运货物征税一次，沿途局、所查票验货，只要票货相符，不得重复征税或借故留难。这是当时“善后清查总局”所订收税制度的概况。

上述分局，都是肥缺，不要说局长出缺，各方都要竞争，就是所属分所出缺，也要引起一番角逐。有些候差的人，为了弄到优缺，到处拉关系，找面子，送礼送钱，请求保荐；有些专走内线的人，便与当道私订密约，“碗内分羹”，“利益均沾”；也有公开进行贿赂，向银号预借一笔“摊底”费，到差以后，再行还本付利。这些还是文明办法，不文明的，就是利用军队、土匪实行威胁。总局如不答应要求，便借军队、土匪之力，使烟土一两也运不出去，公私两方利益同归于尽。这一类事例，是不胜列举的。

分局弄钱办法，各有不同，关中各个分局，由于当地所产烟土质量较高，外运数量较大，所以一般都从运商身上弄钱。运商为了营业便利，也往往与分局主管人员勾起手来，以多报少或夹带私货。分局开给税票，有的“大头小尾”（在税票三联单上，正票一联照实数填写，上报和存根两联，都少写一些，从中私吞部分税款。）；有的票货不符。假使运商有强硬后台，沿途另有保护，不扯税票，亦可将货运走。因为各地分局都是串通一气的，只要起运分局向沿途打一关照，同时，运商也灵活应付，沿途便可保证不出麻烦。否则，死扣制度，不照眼目行事，纵然票货相符，在查验过秤时，也会被查出疵谬，受到意外损失。

南褒城分局，除向运商弄钱而外，还从农民身上弄钱。分局在许多市镇设有官办土行，吸引农民和商人在土行交易。农民携带烟土到市上求售，必须通过土行，否则便是私货。土行经售烟土，每两征收行佣二分，上报一分二厘，八厘留作分局和土行的额外开支。土行只办登记手续，不给任何凭证。富绅巨贾收买烟土，由行包送包存；农民持有少量烟土，都要引起查根究底。因此，农民所持烟土，不愿进行的也得进行，不愿出售的也得出售。同时分局和土行经常派遣稽查人员，分赴乡村各要道路口，对过往农民搜腰。只要发现烟土，哪怕分量微少，也要打起官腔，大言恫吓。结果，不是弄到现金，就是弄到烟土。至于土行收入，每年收烟季节，每天经手烟土一般都在十万两左右，数目是相当可观的。如再加上勒索敲诈弄来的钱，那就无法计算。当时有人说：“罚款局（指善后清查局）墙壁有多高，黑暗就有多深！”这是切合实际的。

陈树藩从鸦片中弄钱的第三个环节，是公开熬膏发售，供应吸食。

烟土熬制烟膏，照章要收内销税。可是各分局对内销烟土，概不开票，也不粘贴“土花”。留下税票和土花，折价售给外运商人。双方都可弄到好处，这是公开的秘密。因内销外运在税票和“土花”上是一样的。内销熬膏，例应官办。但一般都交商承包，名为投标，实际上官商都是通的。承包人一般都是地方上著名的豪绅与恶棍。包到烟膏，再行分包出去，公一份、私一份层层弄钱。这样一来，膏店数目就无法控制了。就拿西安来说，除私人熬膏不计外，分布在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上的膏店，有时达三百余家之多。各县县城和较大村镇，只要有三、五十家住户，便有一家或几家膏店，熬膏供应吸食的人。在汉中地区，并仿照上海“燕子窝”的作法，设置所谓“一道馆”，备有烟具、床榻、茶水、点心、水果等物，以便有钱的顾客前来过瘾。所谓“一道馆”，顾名思义，便可知道只许顾客吸膏，不许顾客翻灰，

其烟价较之一般膏店要高出一倍以上。“一道馆”的后台老板，不用说都是当地官绅中的头面人物。

陈树藩开放烟禁以后，陕西吸烟人数，没有可靠数字，但据粗略估计，周、户等县，最多时约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五十左右；在较大城市中约占百分之三十以上；在农村中一般也接近于百分之二十。所有地富阶级，男的吸、女的也吸；成年人吸、有些孩子也吸；中农以下人家，有些老年人吸，个别少壮年人也吸。至于军阀、官僚、富绅、巨贾的家庭，不但吸的人多，并且以鸦片作为酬应场合的必需品。据传说周至某富户为儿子选择配偶，尝以女方是否娴习烧烟技术作为条件之一。认为善烧烟者，必能善侍公婆。当时有人描绘“吸烟之乐”写下这样一首“宝塔诗”：“来！快哉！床上歪，快把灯开。吸口何妨碍？这才合乎时派。光棍财主无三代，及时享乐何待将来！人说我抽烟人终须败，我看你不抽烟也未发财！”这充分反映了鸦片流毒之深。又有人给“善后清查总局”做了一副对联：“‘善’门闭，‘后’门大开，明委暗包两得利；‘清’帐难，‘查’帐不易，生土熟膏都弄钱。”横额是“贼驴 x 处”，更体现了陕西正直人民对陈树藩开放烟禁的愤恨心情。

（三）

陈树藩强迫农民种烟，对陕西社会所带来的祸害和影响，是罄竹难书的。现举其大者概述如下：

首先是烟田逐年扩大，粮田逐年减少，使关中产粮地区，变为连年缺粮地区。本来，陕西关中平原自古即为农业发达之地，土壤丰腴，粮产富饶。农民常说：“一年丰收，可供三年食用。”可是自陈树藩强迫农民种烟以后，所有丰产粮食的良田，绝大部分变为烟田。农民纵不种烟，政府也要按照烟田征税，遂使农民不能不抛弃种粮而从事种

烟，因而粮食产量逐年减少。每值春季，便闹粮荒。农民殆皆仰于四川、湖北、河南、山西等邻省运粮接济，以资度活。加之烟税奇重，催迫火急，农民每年所收烟土，多为官厅、军队、土匪、高利贷者所夺去。因而农业日渐衰落，农村日趋破产。信如陕西旅京学生控告陈树藩的呈文中所说：“烟夺民田，五谷不登”，终致“老弱转乎沟壑，少壮流为盗贼”。这是当时社会实际情况。

其次是种烟愈多，烟民愈众，受害者不单是社会上层，即劳动人民亦多染有烟瘾而失去劳动力者。陕西社会生产，素以农业为主。自陈树藩强迫农民种烟以后，农民生产与生活就与鸦片结下不解之缘，因而鸦片产量与吸烟人数成正比例向前发展。有些农民染上鸦片瘾癖，戒除不掉，便放弃农耕生活，而成为农村中的“二流子”或都市中的乞丐；有些纵不放弃农业生产，亦皆耕作粗放，甚至田地荒芜，陷于饥寒交迫之中。从陈树藩督陕时起，关中各地，特别省西各县，不独土匪如毛，并且乞丐连年增多。有些乞丐向富户乞讨，不要食物充饥，而要烟灰过瘾，这能不说是鸦片毒害人民的明证吗！

第三是土匪纷起，社会秩序不宁，农民无法安居。由于大开烟禁使农业凋敝，农村破产，农民缺衣乏食，强梁者便不得不铤而走险。加之鸦片流行，助长了农村的阶级分化。陈树藩在当时不仅不治匪以安定地方秩序，反而企图借匪之力，巩固其统治地位。这正如陕西旅京学生在控告陈树藩祸陕罪状中所指出：

> “陈氏自督陕以来，日言剿匪，匪愈剿而愈炽；日言整军，军愈整而愈乱，力非不足，心所弗欲，虑兵权之见移也。纵兵为匪，以为要挟，恐匪党之失势也。收匪成军，以为后备。陈氏利用土匪之策，为从来所未闻，是以有朝为督署之上客者，夕即为外县之匪首。而且匪无枪械，树藩资之。匪有掠夺，树藩分之。树藩即匪，匪即树藩。树藩不去，匪势不息。危何能安，乱付能

已。……”

此外，陈树藩在督陕数年中，庶政百废，特别是教育败坏，使文化发祥地的陕西，一变而为文化落后的区域。多数学校停办，青年缺少就学的机会。我们再看看陕西旅京学生在控告陈树藩祸陕罪状中的一段话：

“人才为致治之基，教育实立国之本。故欲觇其国之盛衰，必观其教育之良否。树藩武人，罔识大计。教育视若赘疣，学生几同仇雠，经费移作军摘，校舍变为营房，以致青年学生，欲学不能，甚至被逼为匪，学生非甘为匪者也。奈一般匪人欲借重之以固其势，如不相从，必焚其居而杀其人。故不得不虚与委蛇，冀乘间以逃。及其逃归，树藩不谅其苦，又以治匪者治之。于是学生畏树藩之罗织，附匪者日众。树藩恶学生之附匪，摧残教育日深。殊不知摧残教育，乃为多匪之因。……”

陈树藩大开烟禁，给陕西人民种下了极大的恶果。如民国十十八年即一九二九年陕西大旱成灾，即其显著例证之一。当时陕西农民由于良田种烟，粮食减产，不能自给；同时也由于鸦片流毒，为害日深，益使农业凋敝，农村破产。一遇民十八到民二十一三年连续的自然灾害，这就形成“哀鸿遍野、饿殍载道”的悲惨局面。根据旧有资料不完全的调查统计，单是省西各县先后饿死的人就有七、八十万之多，而卖出的男女人口尚不在内。农民处于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有些人不出外逃荒就食呢？当时有一查灾人在其日记中写了这样一段故事，可供参考。他说：“扶风县有一老农，先把土地卖光了，卖什物，什物卖完了，卖儿女，儿女离开他了，他就拆房子卖木料、砖瓦，卖到最后，只剩半间房屋。而且上不遮天，下不掩体，寒风一来，四壁响动。观者不堪其忧，而这一老农铺着半张破席，枕着几块烂砖，瘦骨支离。抱着一盏烟灯，尚在吞云吐雾！”这说明了鸦片毒害人民之深，也说

明了陈树藩罪孽之重。自陈树藩以后，以迄解放前夕，反动统治阶级历来主陕政者，既借禁烟以剥削人民；更借禁烟以镇压人民。恒假所谓“烟案”，栽赃诬陷，已成为他们残民以逞的惯用手段，这不能不说是从陈树藩开其端。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李宗祥，名仲符，陕西长安县人，留日学生，时任陕西铜元厂厂长。

附：

陈树藩宣布陕西独立及取消陕西独立的文电

一、陈树藩致宋聚五等电

（一九一六年五月九日）

宋聚五先生并转来函署名各位先生钧鉴：

来示敬悉。朝政不纲，全国沸腾，树藩所部久已拭拳磨掌，欲一兴问罪之师。嗣于上月初间，自省传出将军[①]通电有“以各省全力，扫荡南服，土匪不足虑，秩序不足顾”等语，借端鼓吹之人，会以为秦民何辜，将军拥护独夫不惜糜烂全陕，是不以人类待陕西也。适驻朝之第一将军军队将敝部军官严锡龙、王飞虎等住屋家产，焚抄一空，于是军民共愤，青年学子奔走呼号，土匪蜂起，城镇骚然，而军情汹汹，几有不可终日之势。树藩始终以将军情义、地方秩序为前提，竭力镇压，形神交瘁。耿耿此心，天日共鉴。乃卒以维持无方，胡营突变[②]，仓卒闻警，惊骇欲狂。当即一面电禀将军，一面亲往救护。方幸绍文无恙，偕抵蒲城，可以徐图补救，讵树藩赴富以后，留蒲办事各员竟擅以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名义，赴潼通电内外，使树藩初志百喙无以自明。今将军既不加严谴，公等复不以树藩为不可教，出首调停，吾陕数百万生灵实受其赐，树藩负罪滋重，敢有异词？善后办法，已由绍文函禀。将军爱恤陕民，并爱恤树藩，度必能和平解决，不至有战事之发生。树藩辛亥以来，饱经忧患，以己多病之身，岂复有所希冀？故闻变后始拟洁身远引，借以息养病躯，表明心迹，一切事务，悉诿热血英流；转念引退鸣高，自计良得，而绍文之危险，地方之糜

烂，均有不忍设想者，用是明知虎背，不得不冒不韪而骑之，有路可下，自当惟命。至胡营长等希望如何，俟树藩到原，自当详细询明，据情转达也。再，此间人心震动，秩序急待维持，顷已布置稍定，明日即当起程，偕同绍文到原，以便就近筹议。合并奉闻，诸维鉴察。树藩。青[③]。

二、陈树藩宣布陕西独立通电

（一九一六年五月十一日）

北京统率办事处、各部院、广东都司令、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浙江、山东、山西、四川、湖南各都督、各路护国军总司令、各省将军、都统、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各师旅长钧鉴：

帝制发生，全国鼎沸。三秦人士于昔者铸造共和之役为最苦，故今日反对袁氏之热心亦最高。树藩以辛亥以来民力枯竭，不忍发生战事，重困吾民，力持镇静，数月于兹。乃南北协商久无效果，而陕民对于陆将军之贪暴行为积怨久深，一发莫遏，致郡邑连陷，远近骚然；加以陆部所至，扰乱更甚，同种相残，殊悖人道，树藩情不获已，因于月之九日在陕北蒲城以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名义，正式宣布独立，期促和议之进行，谋吾陕之治安。风声一树，义旅全归，今已驻军三原，与陆将军切实交涉，令将所部军队缴械退出陕境。陆已承认，树藩明日即进驻西安受降，预备建设一切。此举宗旨，纯欲缩短中原战祸，防止破坏国家，决不敢认为吾辈之得意事。公等虑远谋深，图存已乱，当已成竹在胸。戴祸首而仇全国，拥有罪而害无辜，谅海内志士仁人断不出此。临电不胜激切盼望之至。陈树藩。真[④]。

三、陈树藩宣布独立文告

为布告事：照得朝政不纲，亲离众叛，自滇黔首义，全国响风，

树藩始终以维持地方秩序为前提，数月以来，力持镇静。乃南北和议既无端倪，陆将军所部军队之驻扎陕北者，复肆意骚扰，且处处与树藩部伍为难，用是军情愤激，若决江河，沛然莫御。当此国脉如丝，人心思乱之际，文武官吏当以缩短中原战祸，减少人民痛苦为第一要义。树藩陕人，驻军陕境，若过事拘泥，听其糜烂，微特内疚神明，抑更有何面目见父老？情不获已，因于本月九日以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名义，正式宣布独立。即日进驻三原，与陆将军切实交涉，以要求袁总统退位、陆将军及其军队退出陕境为目的。惟须知此次举事，为我军民人等之伤心史，并非我军民人等之得意事，各县官吏均照旧供职，民国法令，一概继续有效。凡属树藩驻兵地点，我商民人等及各侨寓各外国人之生命财产，概由树藩完全担任保护，丝毫不含有排斥外省之性质，望各照常安业，毋稍惊疑。我爱国兵士，既系激于义愤，尤应恪守法纪，毋负初心。如有造谣生事之人，及借端滋扰之兵士，树藩即认为土匪行为，必尽法惩治，不稍宽贷。为此明白晓谕，抑即一体凛遵。切切此布。

四、陈树藩覆陆建章电

（一九一六年五月十四日）

万急。西安将军钧鉴：

寒[5]电奉悉。代表到原，当即开议，各条已完全解决。闻省垣人心震动已极，拟明日即赶赴省垣，驻军西关。东南北三面所驻护国军，悉数撤退，借保卫已惊未乱之秩序，以副吾师及树藩一片苦心。事关全城百万人民生命，恳鉴核示覆为祷。树藩。寒。

五、陈树藩陆建章联名通电

（一九一六年五月十八日）

秦人反对帝制甚烈，数月以来，讨袁、讨逆各军，风起云涌。树

藩因欲缩短中原战祸，减少陕西破坏区域，于九日以陕西护国军名义，宣告独立；一面请求建章改称都督，与中央脱离关系。建章念项城二十余载相知之雅，则断不敢赞同；念陕民八百万生命所关，则又不忍反对。现拟各行其事，由树藩以都督兼民政长名义，担负全省治安，建章当即遄返都门，束身待罪，以明心迹。

六、陈树藩致独立各省电
（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急。云南唐都督、贵阳刘都督、四川陈都督、大舟驿蔡总司令、松坎戴总司令、南宁陆都督、陈护督、肇庆岑西林、梁任公先生鉴：

树藩于佳⑥日在陕北宣布独立，真日通电，不卜已登典签否？侵日，树藩进军三原，与陆将军代表交涉一切，力主和平。铣⑦日，进驻省城。旋据陆将军、吕巡按使将文件印信移送前来，同时绅商全体复以早正名义，以安军心而顺民意等情相吁请。巧⑧日，树藩乃以陕西都督兼民政长名义布告大众，人心安静，廛市欢腾。现以陆将军长子前秦军第一旅旅长陆承武总司陕西护国军之令，陆将军准径日起程回京，斡旋大局。国魂欲断，大陆将沉，生死存亡，视此和议。树藩愚见，必项城退位，余件尚可从宽。公等身系安危，弭乱保邦，必有成竹。临电驰企，伫候教言。陈树藩。漾⑨。印。

七、陈树藩取消陕西独立通电
（一九一六年六月七日）

本日接国务院鱼⑩电，袁大总统于本月六日已正因病薨逝，遗命依约法第二十九条以黎副总统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权等因，树藩当即覆电文曰：北京国务院段国务卿、各部总长公鉴：鱼电奉悉。袁大总统既已薨逝，陕省独立应即日宣告取消，树藩谨举陕西全境奉还

中央，一切悉听中央处分。维持秩序，自是树藩专责，断不敢稍存诿卸，贻政府西顾之忧。抑树藩更有请者，独立虽共九省，而袁大总统之薨逝实在未退位以前，依其职位，究属中华共戴之尊，溯其勋劳，尤为民国不祧之祖，所有饰终典礼，拟请格外从丰，并拟订优待家属条件，以从袁总统不能明言之隐，以表我国民独有未尽之思。此外关于大局，一应善后事宜，恳随时电示遵行，至深感祷等语。夫项城退位之案自此终，而收拾破碎之事乃自此始。目今险象正如十八滩头，风雨同舟，当求共济，从前一切痕迹自应泯除尽净，以还我完全统一之山河。公等图治保邦，夙具远识，关于善后办法，暨各省应如何协力进行之处，务祈随时示复遵行。临电无任翘企之至。陕西都督兼民政长陈树藩叩。阳⑪。印。

注：①“将军”指陕西将军陆建章。

②“胡营突变”指胡景翼部于一九一六年五月七日，在富平举行兵变，俘获陆建章之长子陆承武（绍文），并全歼其“中坚团”事。

③⑥]“青”日、“佳”日均指月之九日。

④“真”日指月之十一日。

⑤“寒”日指月之十四日。

⑦“铣”日指月之十六日。

⑧“巧”日指月之十八日。

⑨“漾”日指月之二十三日。

⑩“鱼”日指月之六日。

⑪“阳”日指月之七日。

全国禁烟总会长安铭关于陕西违禁种烟实况之报告*

大总统、国务院、内务部、全国禁烟联合总会并转各报钧鉴：

此次陕边违禁种烟，报纸宣传，群情骇异。本会公同讨论，虚实而应实地勘察，推铭假道三晋遄赴陕边，业于本月十二日由碛口渡河，历经陕北佳县属之息蜊峪、大会坪、□花渡等村，无不满种鸦片，或则含苞，或则著花，俯拾即是。佳县所属各村如此，而榆林所属各村尤为繁多。沿途咨访舆论多系拔苗改种，而种烟之民倡言不讳，若有所恃，足徵报纸所传，良非虚诡。窃查陕西禁烟，先于去年中央会勘业已报告肃清，乃纸墨未干，驰禁复种，置偕约于不顾，遗民害于无穷，国本邦交，所关甚重。况值时局多艰，人心不靖，一隅破禁，必致全局动摇，十年成绩，成败崇朝，接踵倣尤，至足痛惧。用特飞电布闻，伏望急电陕省军民长官，实力维持烟禁，勿遗民害，曷禁祷吁！余容再陈。安铭自碛口电，元。

*本文原载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六日《北京中华新报》。本文署时之“元”日指月之十三日。

白水起义和西北护国军的成立*

杨子廉

辛亥后的陕局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反动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但国家权力仍被封建余孽所窃取。袁世凯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下令称帝，梦想继承封建衣钵，阻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安置自己的爪牙党羽，廓清革命力量，建立自己的反动统治。

对西北军事、政治重心的陕西，袁世凯首先调走当时任都督的张凤翙，着他晋京做“扬威将军”，并派遣自己的心腹爪牙陆建章，假追剿白朗为名，带领两个混成旅入陕（十五混成旅贾德耀、十六混成旅冯玉祥），代替张凤翙执掌了陕政。陆建章残暴、贪污成性，曾当过曹州镇守使和袁世凯政府的军政执法处处长，反对进步，仇视革命，杀害过不少革命志士和善良人民，因而人称他为“陆屠户”。陆在陕掌权以后，横征暴敛，压榨人民，诛锄党人，摧残民团，无所不用其极。陕中义士被陆诬陷囚戮的，时有所闻，如惨杀十八烈士，捕押景梅九解送北京，等等。总之，陆在陕西短短两年内的残酷暴行，已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极端义愤。当孙中山在广东号召全国人民讨袁护国，蔡锷在云南起义出师后，陕西的革命志士和广大人民即一致起来声讨袁世凯窃国殃民的罪行。这时，在陕民党同志，根据当时政治形势，共同主张：要讨袁，先要逐陆；逐陆后才能进一步讨袁。从此各方同志，和衷共济，发动和组织革命力量，“逐陆”就成为陕西各界革命

志士共同奋斗的目标了。

就政治方向来说，陕西的进步人士一向是服膺孙中山的主张的。以后事实表明，焦子静、高峻、耿直等人在反袁逐陆和反段倒陈（树藩）两次运动以及尔后陕西靖国军的兴起，都曾和孙中山取得联系，直接间接得到他的指示。其次，就陕西的革命力量来说，参加过辛亥起义的同盟会会员，在社会各阶层人士中都有其密切联系和影响；投入武装部队当官带兵的也有不少人士；还有辛亥革命后退伍、退职而在外县办民团的地方武装以及知识界、工商界的进步人士，也都愤慨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的窃国殃民，同情革命，愿为反袁逐陆效力。最后，必须着重指出，经过辛亥革命，陕西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已进一步得到提高，大家觉得清朝的封建统治虽被推翻，但是革命果实又被北洋军阀所窃取，国计民生并未有所改善，因而迫切要求深入地进行革命斗争。这样就为首先逐陆、进一步护国反袁，造成极有利的形势。

高峻经略白水经过

白水县在关中平原北部的山区，位于黄龙、暗门两山以南，尧山和龙山以北。地形复杂，南通关中，北达延榆。从战略观点上说，地势险要，进战退守都具有良好的条件。从人民群众来说，由于世世代代居住在丘壑地区，自然条件既不利于以农业为主的生产的发展，又长期遭受封建统治的严重压迫和剥削，生活困苦，所以斗争性很强。白水人民群众反抗封建压迫运动的史实，地方志书有不少记载。高峻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发动两次起义的。

高峻，字峰五，白水县人，贫苦农民出身。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且有一定时期的共事关系。不管他的为人、作风等等怎样，我总认为，在那一个历史发展阶段里，他的政治趋向是比较前进的。由于他要求

进步，因而对革命人士给他的帮助，就能虚心接受。据我所知，在政治上对他帮助较多而影响较深的是焦子静。焦在辛亥革命西安大局祖定后，曾在渭北一带督办民团。高峻那时充当焦的卫队长。焦很信任，高对焦也极其忠实和尊崇，尤其对焦的政治主张，深为信服，认为焦接受孙中山领导，眼光远大，陕西地方的革命活动，必须遵循全国革命的总方向，而不能各自为政。因此，高以后的各次革命行动，都是听取焦的指示的；焦两次返陕进行革命活动都驻在高的防地，就此可以说明他们两人的关系。

辛亥武昌首义前，白水县官陈子中为防备革命党人的活动，募集了“护堂勇”一百多人，委派高峻、张海青（秃娃）等人带领，守护县城。武昌起义前后，西北同盟会负责人井勿幕派曹世英（俊夫，白水人）回白水策动反清。曹就结识高峻、张海青等人，并于辛亥农历九月初八日夜实行起义，打出秦陇复汉军旗帜，劫狱放囚，杀了县官陈子中，光复白水。以后，高到富平追随焦子静，继而参加运城战役，受伤回家，在白水办民团。一九一四年陆建章当了陕西督军，到处迫害、残杀进步人士。山西的李岐山、耀州的樊灵山等，都经常避居白水。郭坚、耿直到了白水，在黄龙山、暗门山一带聚集“刀客”活动，高供给物资，各方予以支持。曹世英、王干丞等因反对二十一条件代表留日学生回国请愿，在京、沪不能居留，也到自私，高尽力掩护，毫无顾忌。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陆建章在陕倒行逆施，陕中同盟会人士酝酿讨袁逐陆。高除扩充自己的民团实力，确保白水据点外，并想有所行动，但考虑自己兵力单薄，人不满百，有枪仅几十支，孤军独发，震撼不了陆的反动统治。可是，陆的密探四布，这时早已探悉高和革命人士的联系与活动，并为夺取白水这一据点，根除革命潜伏力量，就派田玉洁连来白水接防。高迫于陆军人多势众，表面答应让防，实际上却在县城内严密布置，通衢要道，多设伏兵，等到陆军

入城还未驻定，伏兵四出，结果打得敌人“丢盔撂甲”，全部缴械投降。这是高对陆建章的公开宣战，表明高的讨袁逐陆的立场已坚定了，从此形成和陆势不两立的局面。

护国举义——讨袁逐陆

高峻解决了田连之后，实力得到初步补充，接着，就联合活动在黄龙、暗门两山一带的郭坚、耿直等部，公开地对袁、陆进行讨伐，一九一六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在白水县插出“西北护国军”的义旗，由高峻任西北护国军总司令，郭坚任副司令，并发出讨袁通电，用快邮代电方式传递省内外。电文内指出：袁、陆祸国殃民种种罪行，呼吁各方蹈厉奋发，一致声讨，恢复共和，还我河山；同时，在城内还贴出布告，悬挂三角旗帜，上写“维持共和，再造神州”等字样；又派人向渭北四处联络“刀客”，增强支援；逢城乡人民过会赶集，也派宣讲员大声疾呼救国除贼；又责成学校教员给学生讲解电文，以提高爱国思想。为了巩固护国军的根据地，扩大讨袁逐陆的政治影响，高和郭、耿率部向北进发，在几个月内，接连攻占黄龙山以北多县。这一义举，不但使得陆建章有所恐惧，更重要的是提高了陕西人民的觉醒，尤其是增强了地方武装力量中首脑人物讨袁逐陆的决心。这对以后革命运动的开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高、郭西北护国军通电电文如下：

（衔略）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满清之政治愈趋腐败，列强遂乘机而至，武力压迫，经济侵略，国家无自主之力，民族有沦亡之虞。我总理孙中山先生，外察大势，内审国情，知非推翻满清专制政府，无由建立民国。于是乃纠合同志，作为革命先驱，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牺牲无数志士之头颅，然后共和始克告成。乃不意满清之余孽袁世凯，赖列强之卵翼，借军阀

之势力，窃得中央大权以来，不惟不肯革面洗心，以赎前愆，竟尔撕毁约法，帝制自为，树党营私，诛锄异己，并使其走狗陆建章父子连年祸陕，更为变本加厉。如此倒行逆施，真乃人神同嫉，犹复包藏祸心，公然承认二十一条件，益陷吾民于万劫不复之地。如再不急起而驱除之，则我中华民族更无噍类矣。慨自辛亥推翻满清以来，仅去一专制政权，而滋生无数卖国军阀。不惟无以对国民，且无以对先烈，岂我革命同志年来奋斗牺牲之本旨哉？今者，蔡公松坡树义旗于西南，登高一呼，举国响应。袁逆之末日已临，护国之成功在望。我西北革命同志，既能首先响应武昌起义于先，对此丧权辱国之祸首，岂能任其久据中枢。峻等一介武夫，为民锄奸，不敢后人。顾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我革命军人应尽之天职，当亦全国同胞朝夕期望之公意。爰举义旗，以靖宇内；誓师讨伐，灭此朝食。呜呼！庆父不除，鲁难未已；绕朝赠策，秦岂无人。各省爱国同胞，不乏明达；各部武装同志，深明大义。务望蹈厉奋发，一致声讨，饮马黄龙，直捣幽燕，恢复共和，还我河山，国家前途，实深利赖。整军待发，不尽欲言，诸惟朗照。西北护国军总司令高峻、副司令郭坚叩。民国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这一年五月，高峻等率部由同官（铜川）、耀州（耀县）南下，与胡景翼等部会合，驱逐陆建章出陕。

护法举义——反段倒陈

陆建章离陕后，袁政府以陈树藩督陕。陈秉承北洋军阀（先依附袁世凯，袁死，又投向安福系段祺瑞）意旨，剪除革命力量，残酷地压迫、剥削人民，不亚于陆，又激起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怒。陈本一政治野心家，对人非常诡谲，但为羁縻进步人士，并进一步摧毁革命力

量，巩固自己的统治，就任高峻为李天佐团的团附。陈对高内心非常嫉忌，时加提防，经常不给高军发饷，希图使高部兵穷自溃。高也洞悉陈的阴谋，拒陈调遣，据白水以自守。

一九一七年，段祺瑞因讨张勋，窃取了北京内阁大权，遂即撕毁约法，解散国会，实行独裁，并组织督军团以自固。这时，孙中山在广东成立护法军政府，欢迎国会南迁，开展反段护法运动。陈树藩在陕助纣为虐，他的反动行径，益加暴露，已使陕西人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

陈树藩和高峻互不见信，而且逐步发展加深。同时陈也成了陕西人民的公敌，各方酝酿倒陈，这自然是反段的必然趋势。高最恨陈，虽然自己实力单薄，却能积极联络各方，采取主动。以下我先说说焦子静的再次回陕以及高峻、耿直、郭坚共同策划倒陈的经过。

焦子静两次返陕推动高峻举义经过：段祺瑞窃据北京政府大权后，二次解散国会，毁弃约法。西南各省群起护法，焦这时正在京任众议员，积极策划由陕西响应。恰巧同盟会会员王季常由陕到京报考陆军军官预备学校。焦和王在辛亥革命时有共事之谊，促王放弃求学计划，返陕代表自己策动旧部反段倒陈。王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受焦命返陕，先到高陵杨某（外号杨三秃子）处。杨在高陵办民团，有一定的地方武装基础。王又派人分见在蒲城的高峻和在耀州的高树藩等，嘱咐他们把人马集中蒲城、富平一带，等焦回来，决定行动。五月间，焦偕王一山等间道回陕，先住在富平原籍家里，积极同各方面进行联系。这时，陈树藩已探得焦的活动情况，就派师子敬、高树藩到富平劝焦进省，饵焦以关中道尹；同时，陈又调集胡景翼部分两路渡渭河进行威逼。胡来，焦深感不安，连夜潜往蒲城高峻军中。这时，李天佐也奉陈令带领百余人到蒲。高、李本相处不和，进城后，双方布置，如临大敌。李和焦曾在辛亥后同任渭北民团司令，是旧友，即以郭坚新

由山西败回为辞，劝焦暂时勿动。高部营长赵树勋也劝高暂忍一时，伺机再动。后来由李疏通陈、高间的隔阂，给高另编一个骑兵团，高任团长，驻防白水，一面劝焦离开高的部队，免遭陈忌。此后，高就回白水，焦也见事不成，离陕赴沪。

焦的计划败露被迫离陕，也正是郭坚由山西败退的时候。郭部溃败，党人宋相臣、樊灵山俱以身殉，陕西民党人士震动很大。深知底蕴的人，都晓得这又是陈树藩的诡计。陈派郭坚等渡河讨伐张勋，实际上是企图瓦解和摧毁革命实力。因陈一面派郭渡河讨伐张勋，一面却电阎锡山指郭为叛军请阎截击，又派王飞虎、胡景翼陈兵河西，断郭归路，必欲致郭于死地。这样，就更加激起陕西革命人士对陈的愤慨和痛恨。

焦子静离陕后晋谒了孙中山，又同西南护法运动进行了联系，九月间二次返陕。他一回来，就径往白水高峻处，传达孙中山的指示，并说孙委他为“护法军陕西招讨使”，回陕策动反段护法。焦、高商议后，派人四出联络，由王季常联络杨虎城（时任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营长，驻韩城），由白雨亭联络耿直（时任西安警备军统领），定期进击陈树藩。

现在，再说高、耿、郭三方面的倒陈策划。高峻、耿直和郭坚三人之间的关系一向很好。辛亥后，郭、耿流亡白水时，高大大地帮了他俩的忙。郭由山西败回，经白水时，高也帮助过郭以枪支、弹药。他们三人都刻骨地痛恨陈树藩，总想早一天把陈除掉。焦、高护法的直接目标，就是陈树藩。耿当时驻军省城，郭驻省西凤翔，高、耿驻地相距较近，而且耿近在陈的左右，行事更为方便。他们计议：为了使耿从容布置，先由高在白水发难，使陈的部队倾巢而出，耿便在省城乘虚一举擒陈。并且商定高于发难后，必须尽力支撑，至少坚持半个月，便于耿直省城布置起事。

举义计划确定后，曾因焦、高兴师的名义问题，有所耽延。经过协商，由高任西北护法军总司令，焦居幕后，襄赞一切。这时，陈树藩已探悉焦、高动态，即派兵北来击高。一九一七年农历十月十九日，高峻就以“西北护法军”总司令名义，发出护法通电，传檄渭河南北，声讨陈树藩。

在焦、高白水酝酿举义护法的时候，陈树藩仍肆故技，利诱、威胁，双管齐下。他认为高峻兵少械劣，力不敌他；惟焦子静同革命党人联系多，高峻一旦起事，政治影响却不可忽视。于是初则利诱焦作关中道尹，被焦拒绝；又着高把焦献出，许以高官厚禄，此计又不售，乃直接写信给高，逼令高驱焦，不让焦留在高处。陈心里害怕焦，更害怕高跟上焦干，可是表面上仍表示不失威气，如陈在给高的信中曾说：“如不将焦赶走，极阁下之力，不过扰乱白（水）、宜（川）、中（部）、洛（川）而已。”在此，可以看出陈树藩待人狡猾卑劣手段之一斑。

高峻在白水宣布讨陈后，陈即命令胡景翼、李天佐、王飞虎等部星夜以急行军进攻白水。高得讯，明知自己仅有一个骑兵团，枪枝不满三百，其他如郭秉诚、缑章保在蒲城，李天佐不跟自己来；赵树勋在澄城，为人圆滑，都不可靠；好汉说出做出，要履行诺言，独立坚守白水，吸引陈树藩抽空省城兵力，好让耿直顺利举事。农历十月二十二日，陈军胡、李、王各部合围白水县城，炮火漫天，战斗非常激烈。高尽力坚守，阵地毫不为动。胡部攻城西北面，王部攻南面，李部攻东面，激战三昼夜，胜负不分。可望的外援赵树勋、高树藩等部都无消息。这时，李天佐、郭秉诚等劝高撤离白水，愿让道并保证高部安全。高为保存革命实力，不得已于农历二十六日夜率部退往白水西北乡之纵目。焦子静被迫再次离陕。白水护法之役，前后共八日，至此结束。

以上是我的回忆，并得到刘仲德同志补充订正。四十多年之后回忆往事，个人记忆力衰弱，一定有不确凿的地方。可是鉴往知今，我深深有以下的体会。第一、五十年前的辛亥革命，曾使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起了一次巨大的变化，但这次革命并没有完全实现它的历史任务，因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对辛亥后的政治深表不满。高峻在白水所发动的两次起义，可以说就是反映了广大人民当时的迫切要求，即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必须持续进行，革命绝对不能中断。依此而论，这两次起义，都具有显明的进步意义；它对以后陕西靖国军的兴起，有它的促进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第二、任何事情要进展得顺利，胜利地完成，没有一个英明、坚强、忠实地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来领导是不行的。而在任何革命和建设中，必须认真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不然，即有所成就，终不能确保胜利的果实。总之，追溯既往史实，纵观今日形势，总结经验教训，我越发理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至理名言。下定决心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就无事不成；即有天大困难，也一定能够克服。这就是我的信念。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本书编者有删节杨子廉，陕西澄城县人，时任高峻部参谋长。

高峻讨陈树藩檄文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日）

（衔略）往者共和告成，民国肇造，经多数伟人之讨论，流无量先烈之铁血，得远迩列强之认可，始成此良善约法，以公布于当世。此正永久之国基，所当遵守而弗易。奈何革命之血痕未干，前盟已背；帝制之流毒复炽，故态竟萌。苞苴往来，乃实现非法之选举；鬼蜮手段，竟私立非法之条约。甘心媚外，歼灭同胞；一意徇私，排斥异己。袁氏之殷鉴不远，张勋之余孽犹存。竭西江之流，难雪此异常愤恨；罄南山之竹，书不尽此中愆尤。殃民蠹国，已至极端；丧心病狂，莫此为甚。谁生厉阶，固由陈树藩之附和；推原祸始，实由段祺瑞之窃权。峻何人斯，敢为此不度德量力之举哉！惟念春秋大义，乱臣贼子，尽人得诛；国家沦亡，拯救者匹夫有责。茫茫神州，岂容此非法之政府；皇皇大陆，安用彼非法之设施。誓必灭此以朝食，无烦再计而已决。知耻近勇，爰即修我戈矛；见义必为，定当整其军旅。陈涉首先发难，愿步后尘；子文为国毁家，窃师前哲。区区此心，当为国人所共谅；昭昭大慈，想亦同志所深嫉。惟同胞马首是瞻，正呼将伯之助；若异日鸿猷奏凯，自当虚席以迎。倘弗知顺逆，甘作公敌于国民，必尽力诛锄，大快人心于朝市。峻罔知忌讳，甘冒艰险，惟竭愚忠愚诚，矢志救国而已。申包胥之哭秦庭，不得已也；信陵君之救赵难，岂无为哉。知我罪我，毫不介意。耿耿斯志，特电奉闻。西北护法军总司令高峻叩。民国六年十月十九日。

西安起义和陕西靖国军的成立*

党仙洲　张辑五　耿　庄　曹子升

陕西靖国军之起，是部分民党进步人士和青年爱国军人联合反对北洋皖系军阀在陕西的代理人——陕西督军陈树藩的武装斗争。这次斗争，先后经过三度起义，从三个方面树起护法军和靖国军的旗帜，双方集结兵力约十余万之众，战火弥漫关中二十余县，历时将及五年，对陕西社会影响极其巨大。耿直是紧接着高峻、焦子静在白水树起护法军旗帜之后，在陕西政治军事中心的西安发难倒陈，并在周至开始树起靖国军旗帜的。虽由于孤军奋起，未能与其他方面的反陈力量取得密切配合，终于在陈树藩优势兵力的压抑下，辗转败退，最后在蒲城战斗中以身殉难。其所经历的时间——从一九一七年农历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十三日——仅约五十天，但对当时陕西靖国军整个局势的开展，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在这次战争中，我们有系亲身参加者，有系亲见亲闻者，只因历时已久，记忆难周。这里所谈的，难免疏漏或与事实不尽相符之处，尚请读者、特别是参加靖国军的老朋友们多多予以批评指正。

耿直初期的政治军事活动及其反陈原因

耿直，字端人，陕西澄城县人。中农出身，十四岁因家贫辍学，考入地方警察训练所，十六岁为地方办警察。时值清朝末年，政治腐败，民困日深。耿直目睹时艰，即有投身革命的意图。一九一一年农历九月陕西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来西安在军政府外交司为宋向辰充弁卫。嗣清军两路攻陕，他与郭坚在大荔募集“刀客”和脱离土地的农

民组成民兵，号称“冯翊军”，参加作战。共和告成，所部改编为巡缉营，郭任营长，耿任连长，隶属于陈树藩所统的陆军第六混成旅。

一九一四年袁世凯派陆建章督理陕西军务，对陕军大加裁汰，巡缉营被遣散，耿乃脱离军职，出游晋豫等省，与晋南民党人士李岐山等相过从密，谋反袁“逐陆”，广结渭北“刀客”，购运枪械，储备实力，并串连陕籍军官，待机共起。事为陆所闻知，电请北洋政府悬赏通缉，派兵四处拿办，均未得获。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洪宪盗国，西南各省护国军兴，耿直归与郭坚密商，拟起兵响应西南。时郭充陈树藩弁卫，因以告陈，陈表示首肯。郭、耿乃联合王珏、李夺、张铎、党玉琨、简吉顺、刘福田等集结二百余人，占领洛川、澄城、白水三县交界的土基镇，联合曹世英、高峻等宣布独立。并一面使人促陈共同起兵，一面从白水向蒲城进发。可是，这时陈却就任了陆所畀予的“渭北剿匪总司令”，反派兵在蒲城城下予以迎击，郭、耿等失败后，乃退入陕北，重新集结力量，徐图再起。

未几，护国讨袁运动在全国各地已形成高潮，陈树藩认为时机已至，乃一面派人赴陕北鼓动郭、耿等从速南下，一面飞报陆建章迅派劲旅前往渭北堵剿。陆派其子承武率领所谓“中坚团”到了富平，布署未定，陈部胡景翼营乘夜袭击，消灭了“中坚团”，生擒陆承武。陈以承武作为交换条件，由陆向袁荐陈自代，于是陈树藩便取得了陕西督位。陈督陕后，编郭、耿所部为“陕西游击军”，以郭为统领，耿为帮统。

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黎元洪为了削减内阁总理段祺瑞的军政势力，通过国会提出各省“军民分治”的主张，派李根源为陕辱省长。李偕陕西民党创始人井勿幕一同莅任，并以井为关中道尹，这是陈树藩所极端反对的。陈为了给李造成困难，便将他所认为“素无纪律，

不堪驱遣”的“陕西游击军”改编为“全省警备军”。因“警备军”属于地方行政系统，按“军政分权”的原则，应归省长节制。改编后，暗令郭、耿监视李的行动，使李知难而退。孰知郭、耿与李见面之初，李便为谈全国军政形势，暗示军政人员出处之道，郭、耿深受感动，耿便与郭私约：今后必须倾心服从李的领导。耿当将自己的卫队划拨一部作为李的护卫，而李对郭、耿亦推诚相与，曾亲向陈树藩说：“郭、耿干才，其所部宜编为正式陆军，以资借重。”陈见奸计未售，恼羞成怒，既恨李，尤恨郭、耿。

郭、耿所部改编为“全省警备军”时，已达七个营，人数约在两千以上，虽然枪枝弹药不够充实，但在郭、耿的领导下，尔后便成为一支坚决反对陈树藩的武装力量。

耿直反对陈树藩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当陆建章督陕时，陈树藩为了巩固个人职位，曾拜陆为老师，与陆子承武结为盟兄弟；并经常购赠甘肃烟土，借以博得陆的欢心。在其窃取督位的过程中，更不惜运用各种卑鄙狡诈的手段，特别当袁世凯死时，陈于通电中称袁为“不祧之祖，共戴之尊”。这些行径，早为陕西正直人士所不齿。一九一七年段祺瑞当国，组织督军团，解散国会，毁弃约法，陈树藩又利用保定军官速成学校出身的关系，认段为老师，倒向安福系，加入督军团，公开背叛了陕西民党人士反对北洋军阀的立场。陈为了扩充反动势力，向地方开征各种苛捐杂税，加重人民负担；遍种鸦片，毒化人民；派遣贪官污吏，串通土豪劣绅，向人民预征钱粮，开全省未有之先例；甚至举行对外借款，大量购买武器和扩编军队。这更为民党进步分子所深恨，也是地方人士所不能容忍的。当孙中山先生发出护法靖国的号召，陕西民党人士和青年军人便叫出“反段必先除陈”的口号。耿直不但是反陈斗争的积极参加者之一，并在西安地区组织和领导了这一运动。

第二、陈树藩倒向安福系后，对李根源实行软禁，对井勿幕的行动亦多加防范。其时广东方面在孙中山先生亲自领导下，成立军政府，组织非常国会，选孙任大元帅，形成一个新的形势。耿直乃派“警备军”参谋范润生密去广州，经过陕西在粤议员刘定五、徐朗西等介绍，得到孙亲自接见。孙对陕西局势备极关注，多方予以鼓励，当以大元帅名义委任耿直为“陕西靖国军招讨使”，嘱范转告耿直：“必须与民党人士切取联络，开诚协商，共举义旗。”范归后告耿。耿便与焦子静、高峻等商定分头发动倒陈的配合步骤。

第三、一九一七年夏，张勋扶保溥仪复辟。陕西民党人士宋向辰、樊灵山等约同郭坚率部假道山西北伐，商之于陈树藩。陈认为这是大好时机，进则可以扩张势力，退则可以清除异己，不但欣然允诺，并允派胡景翼、王飞虎等部为后援。郭当即率领党玉琨、简吉顺的两个营及渭北地方武力康子定、阎春桂等共约两千之众，东渡黄河。既到晋南，适复辟之役已以失败告终。晋督阎锡山电询陕军入晋意图，陈树藩复电指称：郭所部系叛军，请邻封协同进剿。郭孤军被围，宋向辰、樊灵山先后牺牲，郭率部退至黄河岸上，又遭胡景翼、王飞虎等部的截击。不得已，循小道偷渡返陕，辗转回到咸阳，其所部只剩四、五十人。郭刚到咸阳，陈便宣布省城戒严，并召耿直谈话，谓：“郭坚到咸阳，将如之何？”耿答：“督军如有所使，直当唯命是从。古人大义灭亲，况朋友乎!”陈命耿攻郭，耿乃率部绕越咸阳至兴平，夤夜改装单骑入咸阳，将陈的意图告郭。并说：“为今之计，只有以战为和，以进为退，舍此而外，再无他策。”商量既定，复返兴平，虚张声势，布置包围，电陈请示机宜。陈固知郭、耿系患难之交，与其煎迫太急，转生他变，莫如暂缓时日，另施巧计。乃一面电耿停止进攻，一面派人劝郭潜行出境。陈这一阴谋，固引起民党人士普遍愤恨，而在耿直则尤为痛心。耿除派人护送郭坚至凤翔休养外，并嘱郭

下定决心，重新培养实力，待机开展“除陈”运动。

第四、郭坚渡河入晋以后，陈命耿直接充“警备军”统领。这不是厚耿薄郭，而是企图分化他们团体，逐步予以消灭。当郭坚离开咸阳局面稍稍稳定之际，陈即派其亲信盛楚溪为“警备军”参谋。盛便到咸阳、兴平、礼泉、乾县、永寿、长武、彬县、千阳、陇县、凤翔、岐山、扶风、武功一带借检查“警备军”的军风纪为名，实则寻找疵谬，作为裁汰和消灭的口实。不久，陈本人即以耿部“王珏秉性悍恶，不堪使用”为词，向耿吐露改编“警备军”的意图。耿察言观色，知是陈对“警备军”的最后一着棋，事机迫切，不容稍缓。于是将计就计，信改编为名，调王珏营来省暂驻，接党玉琨晋省养伤，把一部分力量集中到西安城郊，配合高峻白水起义，发动省城事变，揭开“除陈”序幕。

西 安 举 义

先是，高峻、焦子静筹谋在白水宣布独立，派人联络耿直、刘锡麟等协同动作。耿建议：高、焦先在白水举义，把陈军引向渭北，耿在省城乘虚而起，郭坚、曹世英、刘锡麟等分应于外，以期一举“除陈”。此项建议经各方同意后，便成为共同约言，这是一九一七年农历九月间事。

可是，郭坚由于晋南失败，弃械折兵，元气未复，总想先行补充实力，后再发动倒陈。这时，恰值北洋政府拨给新疆枪械一千支，子弹四十万发，路过陕西，电令陈树藩派兵护运。刘锡麟系陈树藩部的骑兵连长，驻在渭南，得消息较早，阴图中途劫夺。惟以力量单薄，深恐谋事不成，反贻后患，乃就商于郭、耿。郭喜出望外，因而对“除陈”约言，提出一些补充意见：（1）必须等待这批运新械弹劫获到手，再行发动“除陈”；（2）这批械弹最好在省西劫夺，因郭部多驻省西，

实力较厚，把握较大；（3）械弹劫获以后，首先扩充刘部，余由郭坚分配；（4）白水方面如已先期发难，可通知高峻固守相当时日，随后再由各方起来配合。他们根据械弹运陕路程计算，大约农历十月下旬可能到陕，十月底可能劫获到手，因而确定于十一月初在西安举义。

高峻于农历十月十九日在白水宣布独立，传檄讨陈。陈派胡景翼、王飞虎、李天佐等部为前锋，曾继贤、严锡龙等部为后应，胡、王、李三面围攻白水。高峻以三百支枪坚守孤城，不唯力量单薄，补给尤感困难，向耿求援书函，不绝于途。这时刘锡麟已探得运新械弹即将到陕，为了便于劫夺，晋省鼓动耿直及早发难，借减后顾之忧。当其往访耿直时，适耿先对刘说："陈倾全力以图白水，高峻力单，恐难持久，不如乘省城空虚，合力共起，使白水重兵方集，而陈氏在省已先授首。"请刘速归，率部来省，共举义旗。刘闻听耿言，故作冷静姿态说："渭南距省甚近，朝发可以夕至，惟自己来去匆匆，恐遭陈氏疑忌。且骑兵开动，极易惹人注目，倘使陈氏先有戒备，非特所谋不成，且后患将不堪设想。况白水城坚，易守难攻，陈虽兵多械足，短期内不易攻下坚城。"劝耿力持镇静，并向陈极力表示忠顺，以坚其信。接着又说："为了避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迅速达到倒陈目的，莫如选一心腹壮士，乘机刺杀，较为稳妥。"理由是："陈强我弱，与其明张旗鼓，成对垒之势，争不可必的胜负，何如布置内线，毙陈于毫无戒备之中。随后再来收拾局面，何等轻而易举。"耿无异议，惟对人选则煞费踌躇。刘当以部下排长连安儿向耿推荐，谓："连有胆量，平日对陈心怀不满，堪当此任。"允于归后，派连持函来省，随耿一同见陈。耿促刘速归，依计而行。刘返渭南，立即亲缮密报党人活动的长函，打发连安儿晋省。连方动身，而运新械弹已到渭南。

连既到省，耿按密谋行事。于农历十月二十五日早晨先以电话告陈，谓刘有密函奉达，请陈亲自接见。本来，耿、刘不时往还，陈已

加以注意，而对这种间接投递密函方式，更不能不有所怀疑。乃一面令其速来，一面自作准备。当连面呈书函经陈拆封阅览时，陈即不时注视着连的行动和表情，连刚欲从衣袋出枪，陈即高声呵斥，责连有失军人礼节，令其垂手外出。陈的卫兵亦闻声赶至，耿当时在座，见到事败，不得不兴辞而出。当天下午，刘锡麟率全连骑兵尾随运新械弹到了临潼。原来押运的二百余人，架枪于华清池门前，入内用膳、洗澡、休息，刘乘其不备，当将全部械弹劫夺到手。刘为了急于扩充力量，乃商得临潼第一高等小学校长朱养清的同意，将其全校学生编成军队，发给枪支，但仍感人少枪多，又派人下乡招募，结果按枪点人，总算把数目凑齐了。

耿直退出督署，愤激万分，适临潼劫械之讯，已传到省城，势成骑虎，不得不继续干下去。因与亲信人员商量，另订密计，这就发生了连安儿再进督署之举。

农历十月二十六日早晨，耿以电话告陈，谓："昨日归来，侦悉连安儿确有行刺阴谋，现已逮捕押送前来，请督军亲自审问。"陈仍着令速来，但令副官长汪毅卿在外院守候接收，不使押解人入内。这时押解人见到督署预有安排，有的便沉不住气，当汪毅卿接收连安儿时，汪说："连安儿，你要老实一些，否则，督军会马上枪毙你的。"连正欲出枪，另外一人枪已先发，击中汪的面部，汪应声倒地，佯作死状。于是押解人一齐内闯，乱枪四射，陈正在内厅陪同前关中道尹陈友璋吃饭，友璋中弹而亡。众方疑被击毙者是陈树藩，连赶到说："错了，这不是陈树藩。"而陈树藩此时已跳窗越墙逃脱了。

陈树藩逃出督署，径向北校场奔去。该处驻有两部分队伍：一为陈的直属补充营，一为严纪鹏部的骑兵营。陈意在利用补充营的力量作为临时护卫。不料骑兵营长王乐儿闻听枪声，即派兵四处巡哨，陈来，恰为王乐儿所收留。本来，严纪鹏早与耿直交换过共同反陈的意

见，只以进行步骤未作具体商量，所以严对部下亦未作具体交代；同时，王乐儿对陈尚存有幻想，因而在陈的巧言诱骗下，便协同补充营将陈送回督署。

这里，谈谈当时耿、陈两方在西安的兵力。耿方有王珏营约三百人驻小雁塔，党玉琨随带护兵二、三十人驻大湘子庙街；耿的直属部队有骑兵连约一百六十人、卫队连约一百二十人驻警备军司令部，全部共约六百人，而卫队连用的是教练枪，有枪无弹，耿虽预有安排，但每枪平均亦仅有弹五发。陈方有杨子文、樊钟秀两个营，另有模范营、补充营、宪兵营、严纪鹏的骑兵营、稽查处的两个连、武装警察和便衣队亦约两连，若连同陈的弁卫人员一并计算，当不下三千之众。而且枪支齐全，弹药充足，在双方力量对比上，显然耿军是居于劣势地位的。

陈树藩既回督署，便调杨子文营担任主力，分防各要道街口；又调模范营加强督署及其私邸的保卫力量，宪兵警察分区防守，除在西北两城全面布防外，并以相当大的兵力作为攻击力量。耿直在派人“押解”连安儿进入督署的同时，派其骑兵连的一个排夺取钟楼，一个排夺取鼓楼，一个排抢占南门，接王珏营进城，自率卫队连据守警备军司令部。当将钟楼和南城门楼占领，耿在警备军司令部守至天晚，亦退到南大街，亲自督守南门至钟楼一线。钟楼居全城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与之相通，地势最高，且是电话总局的所在地，耿军守住了它，便掌握了全城交通的枢纽，威胁到各个方面。因此，耿军便以钟楼为主要据点，而陈军则以钟楼为进攻目标，双方火力集中于此，陈军伤亡亦以此处为最多。

战事开始未久，耿军便采取了守势，陈军从西北两面向耿军进攻。这时，恰有井岳秀派来领饷部队四、五十人驻南大街的粉巷内，受了陈树藩指使，猝然从侧面向耿军袭击，截断交通，耿军为了驱逐这支

力量，付出不小代价。第二天上午刘锡麟率旧有骑兵和新募步兵从临潼赶来，参加在这一线上，向陈军进攻。惟其新编队伍，都系初次作战，既不知隐蔽，也不知瞄准，其所发枪弹，竟有伤及自己人的。陈军见此情形，乃发动冲锋，加紧压迫。刘军在敌人炮火和喊杀声中，纷纷溃退，不听官长指挥，结果，不但伤亡惨重，而弃械逃跑者为数尤多。所幸耿军随时填补了空隙，使战局未受重大影响。

战事进入第二天午后，双方士兵都已疲惫，形成胶着状态，胜负之局，取决于谁的援军先行到达。耿直当刺陈之前，曾专函告知郭坚，请其率同西路“警备军”来援。惟以驻地分散，集中颇费相当时间，且刺陈之计，已打乱了郭坚的预定计划，给郭造成了一些困难。郭为免误事机，乃采取边集中、边赴援的补救办法，并且亲赴主要防区督促进行。但每至一地，仍不能不稍有耽延，加之路途较远，故未能如时赶到。可是，陈树藩方面，主力虽远在白水围攻和堵截高峻，而胡景翼团的陈世钰营，却在西安战事发生的前几小时，刚由西安开赴三原，一切行军装备尚未解除，陈即调该营回援西安。农历十月二十七日下午，陈营开到，陈树藩即一面加强进攻，一面大事宣传，说：“胡景翼团已全部开来。”耿见敌方已增加了强劲的生力军，而己方援军尚无消息，乃决定退出西安。二十九日清晨耿军从南门撤退，陈军见其是有计划的退却，未敢追击，但对耿军家属及有关人士抢掠杀害，无所不至。无辜被害者有张国桢、寇屏藩、袁尚贤等。而陈军内部因私人仇怨加以通耿之名被枪杀者亦不在少数。

耿军撤离西安约五十里，郭始率部赶到，听到耿已西撤，乃循耿退路急速前进，以图会合。

耿直发动西安武装暴动，到此已完全失败。其失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与民党重要人士如李根源、井勿幕等失掉联系。本来，耿

直对李、井两人都很推崇，李、井对耿亦甚器重，特别是反陈问题，彼此意见佥同。惟如何发动，如何进行，没有作过具体商量。当耿直偕同连安儿第一次进督署时，曾派党仙洲携亲笔信访李，意在请李出来主持大计，未得见面而归；第二天督署枪响后，又派武装人员往接，被陈树藩卫兵开枪击回。其实，李在事前已秘密离开西安，而耿竟毫无所闻。访李既未访到，又派傅定安前往道署访井。当时，井闻枪声四起，正在惊疑悬揣之中，忽见许多武装士兵拥入道署，乃从后门潜出，避入乐群学社，并严戒社中人员不得暴露其踪迹。傅出道署亦至乐群学社，告以访井之意，社中人语多搪塞，使傅几次往返，终未和井见面。由于他们事前无商量，临时又未联系上，终于使发难反陈事件，以行刺开始，以混战告一段落。

其次是当时必须联合，也可能联合的反陈武装力量，没有全面联合起来。应该承认，耿直在事变发动以前，做了不少工作，对陈树藩的某些非嫡系部队以及部分弁卫人员起了分化和瓦解作用。如樊钟秀早与民党有联系，模范营多是青年军官其中反陈者大有人在，这种情况，耿直并非不知，也非有所忽视，只因听信刘锡麟之言，采用行刺手段，既阻碍了对进步人士的政治联合，也阻碍了向各个有关方面作仔细计议。上面所谈的严纪鹏部的王乐儿，由于事前未能商定配合步骤，使王胸无主宰，既经扣了陈树藩，旋又放了陈树藩，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这些力量，结果都被敌人拉过去，在敌人掌握利用下，打击了自己。

除上述两点而外，另一原因，便是王珏部队入城以后，有部分不良士兵，乘战斗紧张官长不暇顾及之际，在南大街一带，擅自进入商号民宅，掠取财物，使附近居民关门闭户，人人自危。脱离群众，为害群众，失败是必然的。

周 至 树 旗

耿军退至户县境内，郭坚率部赶到，两军会合开往周至。当经商定集合全体官佐开军事会议，商讨配合全国形势，打开陕西反陈局面。会议主要内容是两个问题：一为成立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树起靖国军旗帜和通电讨陈；一为吁请各个有关方面共同起兵讨贼以及军事布置等。先是，郭坚在凤翔接到耿直发难密报以后，即致函住在上海的亲信友人马凌甫代拟讨陈通电，马乃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农历十一月初八日）在上海报纸上把所拟通电发表了。

在周至开会时，这一通电，尚未发出，为使护法靖国、讨段倒陈的政治方针早和群众见面，根据会议决定：树起靖国军旗帜，成立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由郭坚任总司令，耿直任副司令，刘锡麟任总指挥，以郭、耿两人名义，发出讨陈和就职通电，并印发布告，在西路各县张贴，号召群众，共起倒陈。同时，郭、耿又以私人名义，致函曹世英、高峻等，请其协同动作，并设法劝说胡景翼早日脱离陈树藩，站到反陈方面来。所有驻在西路各县的“警备军”部队，一律改用靖国军番号。同时，把“警备军”原有的营，一律改编为梯团，以简吉顺、王珏、李夺、张铎等为梯团司令官。在军事布署方面，分渭北、渭南两路：渭北防务由简吉顺负责，驻守兴平；渭南由王珏负责，驻守户县；耿直亲率部分队伍，双方策应；郭坚率同总司令部的官佐驻凤翔，主持军政大计。这是农历十月底和十一月初的事。

上面已经提到，耿直和高峻联合倒陈，本有预定步骤，始则由于劫械问题，打乱了计划；继则由于情报不灵，双方配合不上，便给陈树藩造成各个击破的机会。高峻于农历十月十九日宣布独立，陈军二十二日开始进攻，激战四天四夜，二十六日突围向纵目一带退却。这时正是耿直西安发难之日，高峻固不知耿直有应援之举，而耿直亦不知高峻有放弃白水之事。及郭、耿在周至发出就职通电和私函，高峻

于十一月初接到，欲率部南下应援，但整个军事形势已完全改变了。

当耿直在西路布防时，陈树藩以王飞虎、李天佐两个团，牵制和堵截住高峻，不让他进入平原地带。迅速抽回刘世珑、曾继贤等旅，配合其他部队，向耿军分路压迫：一路由张鸿远率游击队出周、户，向王珏进攻；一路由刘世珑率胡景翼团会同曾继贤旅出兴平，向简吉顺进迫。耿直以不满千人的兵力，战线绵亘达百余里，左冲右突，顾此失彼，虽王珏临时由户县撤到渭北，加强兴平一线，但双方实力悬殊太大，且地处平原，敌方炮火尤易发挥威力。未几，傅定安战死，士兵伤亡甚众，不得不节节撤退，于十一月初十日前后退到凤翔、岐山一带。

陈军占领兴平后，随即进迫扶风。耿军为了保卫凤翔基地，乃决定坚守岐山。耿直刚到岐山，陈军便四面包围。以胡景翼团为主力，从城北进攻。其他旅团则包围东西南三面，并以一部兵力，截断凤翔援军的来路。城北炮火最为猛烈，陈军进攻愈急，耿军守志愈坚。战至第四天忽报简吉顺阵亡，这对耿直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不过，耿直善于激励士兵，把悲恸的心情转化为打击敌人的力量。酣战九日夜，陈军死伤枕藉，胡部受创尤巨。这时，城内粮食已感匮乏，弹药亦消耗殆尽。同时，又风闻陈树藩已派人向郭坚进行分化工作，劝郭勿援岐，许以相当职位。当然，耿直并不为此所动。不过，郭坚为了避免敌军进攻凤翔，一面与陈方使者谈判周旋，一面派人向耿示意，劝其设法突围东进，与曹世英、高峻会合，另行开辟根据地。耿直考虑到此，便放弃岐山。耿军退出岐山城，沿岐北丘陵地带兼程东进，一昼夜间行三百余里，到达富平县属的美原镇。当将该镇东西两城占领，作为暂时休整之地。这时，陈树藩为了进一步笼络胡景翼，任命胡为“渭北剿匪总司令”，责其彻底清剿郭、耿、高、刘等部。胡奉令后，即向东路进军。耿军到达美原未久，便遭胡部第二次围攻。打

了三天，经武鸿钧从中斡旋，胡才下令停攻。

这时，耿直已与高峻取得联络，决定离开美原。在从美原开拔之前，耿直亲赴耀县与曹世英晤商全面团结反陈力量和互相配合问题，特别是胡景翼的态度问题。如胡决然脱离陈的羁縻，则反陈局面之开展将指日可待。这时，民党人士如武钧、于鹤九等都在围绕着曹、胡进行工作，耿之赴耀晤曹，当然不是单纯为了军事目的，而是有其政治企图的。

耿直蒲城殉难

耿直与高峻、曹世英会合后，蒲、富、澄、白、同、耀地区，陈军尚保持着两个主要据点：一为蒲城由李天佐团驻守；一为白水由王飞虎团的王永镇营驻守。当时耿直意见分兵同时攻取蒲、白，作为根据地。惟高峻极力主张先攻白水，后攻蒲城。原因是：当高峻放弃白水时，陈树藩曾以轻蔑的口吻说：“高峻离开白水老巢，便一去不返，无能为力了。”高系“刀客”出身，时时不忘陈对他的轻视。而且高与王有宿仇，为了一吐积愤，非攻白水不可。因此，白水之战便先行展开了。当时王飞虎部分驻大荔、朝邑一带，不及救援白水。耿、高率部全力进攻，期在必胜。激战三日，耿军首先登城，高军相继而入。王营从南门溃退，白水遂为耿、高所共有。

白水既得，郭坚率部亦乘时赶到，为了进一步打开局面，便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反陈力量的领导问题。根据各方意见，反陈力量必须协调一致。究用什么名义，由谁领导，如何组织，解决了这一问题，才便于对外进行号召，对内加强团结，集中力量，共同对敌。另一问题是：白水弹丸小县，财力、物力都不足以应付三方面军队的需要，攻取蒲城，虽有初步协议，但军力如何配备，补给如何筹划，也须作进一步商量。因此，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就成为必要的了。耿直

在会议上首先表示：第一、为了符合广州大元帅府的命令，与全国形势相配合，靖国军的名义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体现政治方向问题，大家应慎重考虑。第二、领导机构，必须重新改组。总、副司令，最好请由郭、高两人分担起来，自愿退居参谋长职位，以便在总、副司令领导之下，参赞戎机。为了团结对敌，总、副司令以下所有人员，必须排除私见，精诚合作，要达到这一点，总、副司令首应做出榜样。第三、军队要打胜仗，必须加以严格的训练和管束，维持军风纪，借以改变地方人民对军队的印象，否则，取胜是不可能的。会议上对靖国军的名义问题，没有什么争执；惟对领导问题，特别是总、副司令的人选问题，因牵涉到反陈战线的各个方面，时机尚未成熟，暂难作出决定；至维持军风纪问题，正值戎马倥偬之际，执行不无困难，经过一番争辩，多以一笑置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进攻蒲城问题。由于郭、耿图蒲心切，加以高亦从中怂恿，因经决定以郭、耿为前锋，高为后卫。补给问题，就地解决。同时联络胡景翼在富平、三原一带发动，牵制陈的兵力。这一决定，通过曹世英转告民党有关人士，大家一致行动起来。当军队开动之前，耿又向郭、高愤激地说：“攻蒲不胜，我当云游去矣！希望你们注意军队训练，不要再闹私见，以革命为重。”这是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民国六年农历十二月十四日）的事。

郭、耿率部由白水南进，消息传到蒲城。李天佐积极布置城防，将主力配置于东北两城。耿直为了避实击虚，乃于东北城外各乡村遍树靖国军红旗，作佯攻姿态，而以主力从西南两面急进。南面由郭亲身督战，西面由耿直接指挥，耿身先士卒，强占了城外李部据点。本来，李天佐部望见旗帜遍地，先已气馁，既而受到猛烈攻击，内部便发生混乱，逐步后撤。耿军乘势由西城南边登城，打开西门，城内起了巷战。耿军愈战愈勇，李部益难支持，城内西部地区，为耿军所占

领。

先是，胡景翼应李天佐的请求，命田玉洁、岳维峻两营开驻蒲城境内，防卫和堵截郭、耿等军，岳本人因家住城内，便率部分队伍协同李天佐守城。这种情况，耿直事前毫无所闻；同时，郭部原驻彬县的李云龙营投向胡景翼，经胡改编后随岳同至蒲城，耿直也未得到情报。因而对敌方力量既未进行联络和分化工作，也未作详细全面的估计。当李部节节败退之际，岳维峻率同护卫人员亲自参加作战，并且身先士卒，勇猛进攻。盖岳出身蒲城豪门，个人利害攸关，为私为公，均与耿军势难两立，最低限度也非把耿逐出蒲城不可。这时李天佐骤得岳维峻亲身为助，声势大振。适耿军因争夺战利品——马匹，内部发生争执，少数不良分子又乘机扰民。正在纷乱之中，突遭猛袭，立刻崩溃。耿见事败，急令退却，甫抵西北城角，身已中弹，乃裹创忍痛，跳越城下，方欲指挥部队作最后斗争。不意追兵赶至，弹集如雨，于是光荣殉难。死时年仅二十三岁。

耿直从西安发难至蒲城阵亡，为时共约五十天。耿在蒲城战死之日，正是胡景翼部张义安三原起义之时。

耿直死后，郭坚统帅所部，与曹世英、高峻、胡景翼等取得配合，协力开展反对陈树藩的运动。郭在东路多次打击陈军后，又转移到西路凤翔一带，再次建立了以凤翔为中心的据点。及靖国军在三原成立总司令部，郭部被统一改编为陕西靖国军第一路，郭坚任第一路司令。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本书编者有删节。党仙洲，陕西澄城县人，时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秘书。张辑五，陕西澄城县人，西安举义时任警备军司令部秘书，后任陕西靖国军第一路司令部参谋、骑兵营长。耿庄，字端方，陕西澄城县人，曾任陕西靖国军第一路支队司令。曹子升，号钟楼，陕西合阳县人，时任西安警备军司令部卫队长。

郭坚讨陈树藩通电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陈树藩阴险成性，鬼蜮为心。在袁世凯盗国称帝陕人举兵声讨之时，陈树藩利用时机，阳假护国反袁之名，阴逞攘权窃位之图。既夺得督军地位，即时叛变革命，尊袁世凯为不祧之祖。袁败亡后，又复投靠军阀，藉段祺瑞为护身之符。近更肆无忌惮，结合北洋现任督军，组织督军团，毁法乱纪，阴谋叛变。发动徐州会议，暗中助张勋复辟；拥护马厂誓师，又为段祺瑞呐喊。总统横被威胁，国会惨遭蹂躏。似此翻云覆雨，变诈无常，久为陕人所侧目。兹者国会议员；开非常会议于广州。护法政府业经成立。陕人为响应护法已展开倒陈运动，坚在凤翔率领陕西健儿，树立讨陈旗帜，宣告独立。为国除奸，为民请命。耿耿此心，始终不渝。谨电布闻，伏惟公鉴！郭坚叩，马印。

西安起义后成立之陕西靖国军组织编制表*

陕西靖国军	总　司　令	郭　坚
	副　司　令	耿　直
	参　　谋	萧荤绶　郭　泫
	秘　　书	党　沄
	书　　记	秦培宣
	副官处长	陈汉峰
	军需处长	辛子秀
	军法处长	杨秀石
	军械处长	刘精三
	第一支队司令	耿　庄
	第二支队司令	李　夺
	第三支队司令	麻振武
	第四支队司令	马腾蛟
	第五支队司令	王仕云
	第六支队司令	刘福田
	第七支队司令	王　珏
	第八支队司令	郭英夫

*本表选自《西北革命史征稿》（一九四九年一月）。

耿端人少将纪念碑文*

党元凯撰

耿公讳直，字端人，陕西澄城十甲沟人也。父朗亭。公清武举，有勇略。公生而颖异，读书具卓识，文有侠气，性果决，寡言笑。自邑校毕业，以清政不纲，慨然有澄清之志。好习弓马，尤善射击。辛亥之役，追随先烈宋向辰先生号召健儿与郭坚成冯翊军于同州，郭以豪侠自命，而公则循循一儒者。陕局定后，入同州教导营军官连肄业。五年，袁氏称帝，陆建章祸陕，残杀党人，公愤起，倡义陕北，所至响应。适胡笠生擒陆承武于富平，陆建章献省城乞和，陕局始定。公任陕西警备军分统，驻节凤翔，礼贤下士，平匪安民，旋升陕西警备军统领，移驻省城。六年，督军团肇乱，陕督陈树藩应之，公派代表赴粤谒孙总理陈陕中情形，总理即以陕事委之，遂于六年〔农历〕十月二十七日举义西安，先令岐凤各部队分道进攻，亲率健卒三十人至督署，佯作缚解要酋，面陈机宜状，意图乘机刺之，不意从卒轻躁，误中副车，陈即时踰垣走，遂在西安巷战两昼夜，以外援愆期，众寡不敌，退兵岐山，复麋战八昼夜，旋又率队东取同蒲。是役也，公以大计未就，奋不顾身，每当激战时，亲率健卒，数陷敌阵，竟于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战殁于蒲之城东，得年二十有三。呜呼！大树千秋，英名不朽，长安一战，壮志未伸，人咸惜之！公阵陨之日，即靖国军张义安在三原举义之时，尤可惜也！十二年春，葬于澄城县南四十里之临高原。弟庄亦知兵，子生有幼读，澄之人不忘其功，因树碑志之。

*本文选自《西北革命史征稿》（一九四九年一月）。

三原起义和陕西靖国军
右翼军左翼军的成立*

邓 宝 珊

歼灭曾（继贤）严（锡龙）的经过

辛亥革命后，以宋教仁被刺案为导火线而引起的第二次革命，又以国民党失败而终结。袁世凯窃据大权，积极扩张其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分布爪牙，执行残酷的恐怖统治，迫得国民党转入秘密活动。陕西的原同盟会会员和其他各省一样，也在积极活动。外省来的有河北的孙岳，福建的何遂，山西的续桐溪，甘肃的邓宝珊，伙同陕西的刘蔼如等，以讲学为掩护，聚居华山，暗中联络于鸣皋、武钧、刘守中与军队中的青年军官胡景翼、张义安、曹世英等策划倒袁。陈树藩这时也伪装革命，秘密和这些人士联系，还怂恿其行动。迨胡景翼富平一战，捕获陆承武，陈树藩把陆承武从胡景翼手中夺过去，作为对陆建章要挟的资本，赶走陆建章，攫得陕西督军大权，便翻过脸来，撕毁自己所发的响应西南的护国通电，倒向北洋政府段祺瑞怀抱，对以前借以发家的国民党人和青年军官，多方裁抑、迫害。暗杀了康毅如、李岐山，挤走了李根源，压制、监视着井勿幕，尤其是对陕西人民的横征暴敛，较之陆建章有过之而无不及，激起广大人民和部分国民党人的公愤。“逐鹿（陆）”倒袁之后，又形成了一个“驱陈”（树藩）高潮。张义安是继焦子静、高峻两次在白水发难失败，耿直在西安军事暴动直接攻陈未遂后，而在三原起义揭开陕西靖国军序幕的。

张义安，陕西富平到贤镇人，出身贫寒，幼年曾为人佣工。清末应募投入新军，始乘暇读书，后转入农业学校肄业，得与胡景翼、李仲三诸人深相结纳，加入同盟会。辛亥西安起义，只身入城参加战役。共和告成，辞军职偕胡景翼游学日本。值俄蒙密约起，留日同学共推他和胡景翼参加征蒙军归国。见袁世凯叛国乱政，民党同志相继被害，亟为愤慨。然以时机尚未成熟，入北京大学半工半读。卒业后返里，加入胡景翼部，任学生连连长。由于他亲身感受帝国主义之嚣张，国内军阀之横暴昏聩，益激发其爱国热情。是以对学生连之训练，除严格要求军风纪的整饬、军事技术的熟练外，常以国内外大势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以岳武穆之爱国精神和事迹教导学生。又能身先士卒，同甘共苦。视部下如兄弟，因之学生连遂成为胡景翼部训练较好战力较强的一个连。

耿直狙击陈树藩未遂，发兵进攻又未得手，撤退岐山后，陈树藩令胡景翼团追击。经过一度激战，耿由胡的防地向蒲、富方面撤走，从而引起陈树藩对胡景翼的怀疑。一面扣留已许补给之枪械弹药，托故不与；复假胡以“渭北剿匪总司令”名义，严饬向富平、蒲城跟踪追击耿直、郭坚；还令其心腹旅长曾继贤率严锡龙团等进驻三原，监视胡军行动。这时，胡率主力部队已东进，三原只留备补营张义安部四百多人。曾继贤勒令张移交各城门防务。张义安先将东、南、北各城防务交曾部驻守，以出入便利为理由，仅要求留西门一处，曾亦首肯。但隔了不久（约起义前四五天），曾继贤迫令张义安率所部即日离三原，开赴富平。

张义安接到曾继贤这项命令，极为愤恨，再难容忍。即时同邓宝珊、董振五和王诚斋（扶风人，董振五的老师，同盟会员，适来探望董振五）诸同志就营部附近某染房的一间屋里，秘密计议。认为要驱陈首先应将曾、严等部队彻底迅速地消灭，然后以三原为根据地，树

立靖国军旗帜，响应西南护法，声讨依附皖系祸陕殃民的陈树藩。有人考虑到“敌众我寡”问题，张义安坚定地说：“兵不在多，主要在于如何运用。我取主动，先发制人，敌人兵虽多而无备，胜算可操。”他这几句话，消除了同志们顾虑，鼓舞了战胜信心。

决定起义后，张义安表面上积极准备开差，使曾、严等不疑，以松懈其对自己的防范，暗地里却作战斗部署。通过曾的旅部，以拉运行李为名，向三原县政府和商务会要骡马大车若干辆，集中在冲要地区。并张贴布告：令本部官兵送还借用商民的物品，清理商号欠款，今后购买食物和用品，一律现款交易，严禁开差后留有拖累商民情事。还令学兵们携带测图板，在野外和城内各地名为实习测绘，将三原城上下及各街道交通情况与所驻曾、严部队的番号、主官姓名、部队大小以及私人住宅的位置和出入道路，都作了缜密的调查，制成详图。根据敌情地形，作出了某处应进攻，某处应截击，某处须暗袭，并将指挥人员和应用兵力，如某人率一连、一排或一棚（即现在的班），甚至需用五六人，都作了明确的分配而附注于图上。张义安和邓宝珊、董振五等周密地作了这些安排，并叮嘱各部队严守纪律，不准扰害商民；不准虐待俘获的官兵，严禁私藏战斗中缴获的武器弹药。

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完成，由于事前严守秘密和应用多种多样的伪装迷惑敌人的手段，使曾、严等丝毫无所觉察，张义安毅然决定于当日夜间发动。这天，张又预先安排了几个军官，以告别宴请曾部军官中各自的朋友，把他们请来，用酒灌醉，或于酒后诱耍赌博，俘虏了十多名军官。同时，一面给胡景翼飞骑送信说：“陈贼欺人太甚，忍无可忍，决定今夜与贼等决一死战，以报十年的知遇，请火速回师，以善其后。”云云。一面与曹世英送信（时曹驻耀县），请派兵支援。

九点设后，集合排长以上军官，宣布起义。令张协万排袭击占领

南门；北门由董振五连派兵占领；教练邓宝珊指挥李同衡连占领东门，并与南门、北门切取连络。原来张义安自曾旅到三原后，即每日向该旅部请领口令，并派专人掌管，但本部尚规定有专用口令，且事先仿造曾部官衔的灯笼。于开始行动时，对各城门派精干官兵四五人，提着灯笼，抱着“大令”（旧军队中作稽查和弹压秩序时所用的令牌）前行，部队在后面跟进，假作查夜，而口令又相同，因之曾、严派出的哨兵并不疑惑。即乘其不意，先将哨兵的枪收了，然后进入守卫部队住室。其士兵都在熟睡，枪械均排列挂于墙上，遂将枪械收取，喝令“都不准动，动则打死！”各城门都是这样不费一弹，不声不响地占领了，把人也都俘虏了。接着董振五率百余人由山西街西端进攻曾旅司令部，宋锡侯排长在东口堵击。用早先征来的大车，车箱内填实先前以整理卫生为名堆积的黄土，筑成街头堡垒，控制了各街道的冲要路口。对素称剽悍的严锡龙（外号野狸子），张义安亲率张成亮排和他的随从，由西渠岸向姚家巷团部进攻。对盐店街住的机关枪连，在攻击开始时，就用准备好的浸以煤油的芦席，将门堵塞，告以“如射击则焚毁！”这个当时唯一的自动重武器部队，就一弹未发，而大部分被缴械。

是夜，天下大雪。至夜深，雪愈下愈大，各部队占领准备攻击位置后，董振五派人潜至曾旅部墙外，攀登房上，向院中连投炸弹三枚，炸弹一轰，暴风雨般的枪声，四面同时骤起。这时，曾继贤正打“麻将”，严锡龙正在私宅吸鸦片烟。对这个梦想不到的巨变，大惊失色，瞠目不知为何事。而其出门侦视的人，均被击毙。他们相互间的电话线，又都已被切断，无从联系。曾部官兵除了一些赌博和吸烟的以外，都在梦中惊醒，人不及衣，马不及鞍，仓卒起来乱打。在敌人混乱迷惑中，张义安又派人假作严锡龙的士兵，到严团部附近，高声太喊：“骑兵营哗变了！”（当时曾继贤带来一部分骑兵。）严部信以为实，

即纷纷向骑兵营大肆射击，而骑兵营也不明真象，起来还击。就利用他们狗咬狗的机会，将驻在较偏远的零散部队，都一一袭取解决，肃清了外线零散敌人。直至天明，他们才发觉是中了张义安的计策，且互相责怨。但他们的住地都被各种障碍物和火力严密地封锁起来，不能出击，只好蜷伏在各自的巢穴里作困兽之斗。

在这一夜里，张义安部缴获了很多的枪械子弹。张部虽有四百余人，实际上除了第四连（即学生连）和董振五连装备较齐全外，其余则系新近编成，枪械缺乏，且多破旧。张义安将曾继贤、严锡龙在战斗中“送”给的武器弹药，都分配给各部队，回“敬”他们。各部队士兵得到心爱的湖北造、“带盖儿米拉斯”（三八式），士兵更为兴奋得喜笑颜开，个个奋不顾身，愈战愈勇，争先恐后地要显显自己的身手，这个争着上房，那个抢着凿墙。曾旅部住在一个大布店里，系砖墙，高且坚实，攻击不易。官兵们由商民院落凿为甬道，先以炸弹轰击，然后冲进，一个院落接着一个院落，节节进逼。及午，曾部官兵伤亡惨重，炮兵和一部分机关枪首先失去战斗力，缴械投降。午后，最悍恶的严锡龙之弟严锡鹏，被击毙于房上，曾继贤之副官王某，素称能战，亦被击毙，曾部士气大为沮丧；营连长死伤益多，指挥力量大减，士兵投降者渐多。入夜，已逼至曾之住宅，他的亲信走卒被驱逐猬集至一处，和他的随身鹰犬仍欲负隅顽抗。而曾继贤怕被活捉，不敢再作挣扎，遂带这部分残余喽罗乘雪夜由后门突出，从北河坡用布匹绲城逃跑。严锡龙知其弟已被击毙，又见住宅屋顶被炸毁，屋内尸体枕藉，胆丧心怯，亦不顾其母及妻，带数人乘夜潜逃。延至二十六日拂晓，仍在原地相持的少数士兵听到曾、严等头目死的死，逃的逃，都面面相觑，不战而降。近午，战斗始告结束。

当第二天上午，已经将曾、严驻地完全包围，街道交通亦已恢复，邓宝珊由东城赴张义安营部汇报情况时，见张在院里同士兵数人扫雪。

邓便说："你扫雪啊。"张即挺起身来从容镇静地说："大家都在打仗，我没什事，把雪扫一扫。"接着微笑地说："我还做了几句诗。"邓亦颇有兴致地说："那就请你念一念。"张边想边念："陈逆肆淫威，流毒秦川遍。同人谋倾复，四出相激劝。嗟予亦秦人，无乃有靦面。决计起义师，池阳今发难。啮血誓偏裨，渝盟天不眷。乘雪夜兴兵，鸡鸣巷交战。炮火震山峪，声势激雷电。将士争先登，叱咤风云变。杀气亘长空，咫尺不相见。妖氛顿刻灭，天日为之现。所愿我同盟，无为自扰乱。"大家把这首诗名为"誓师诗"。

在这个战役中，共缴获了陈军的山炮二门，重机关枪三挺，步骑枪一千余支，子弹六万多发，军马百余匹，军需品甚多，大大地充实了张义安部队的实力。

张义安在三原发动攻击曾继贤、严锡龙，胡景翼以追击耿直、郭坚驻在富平，初并未与闻其事，接到张义安的信以后，深以敌众我寡为虑，先派靳伯伦率骑兵驰援，急调驻蒲城之田玉洁营和岳维峻营等星夜驰赴三原集结。可是胡的增援部队未到之先，曹世英已由耀县率部赶来，胡景翼亦接踵而至，但都已是曾、严队伍全歼、战斗刚刚结束的时候了。胡部张义安、田玉洁、岳维峻等共推胡景翼为总司令，树起陕西靖国军旗帜，声讨陈树藩，而曹世英部亦推曹作总司令，三原一时出现了胡、曹二总司令的局面。旋经党人调解，以曹世英为左翼总司令，胡景翼为右翼总司令，于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二月二日共同传檄讨陈。

胡景翼部以三原为据点，委任田玉洁为第一支队司令；张义安为第二支队司令；岳维峻为第三支队司令；邓宝珊为前敌总指挥。

曹世英部以高陵为据点，委任赵子健、石象仪、刘锡麟、石强斋、杨虎城、张玉山、王起才、李秋轩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支队司令；王祥生为骑兵团团长。

粉碎陈树藩的反扑

陈树藩闻曹世英与胡景翼树起靖国军旗帜，一面遣郭希仁等到三原，以陈树藩不愿再涂炭陕西人民为词，进行调停，实质上是争取时间积极部署进攻；一面在电话上斥责胡景翼说：“景翼，你胡闹什么呢？”胡答说：“那是义安、俊甫（曹世英的别号）搞的”陈又叫曹世英在电话上说：“你造反吗？你造反我就要派兵打你!”曹说：“我日驴，就不怕驴踢。”（意思是：我既敢造反，就不怕你打。）张义安也严正地驳斥了郭希仁的调停。陈树藩仍不死心，又来一套更无耻的诡计，许迁胡部营长岳维峻为团长，令岳暗杀曹世英。岳即据以告胡，胡后以告曹。由于这一事件的揭露，胡、曹之间的关系，反而得到改善。

陈树藩见挑拨离间、阴谋刺杀的诡计都不得逞，争取时间的假调停也被拒绝。悍然令刘世珑率兵进犯三原。胡派田、岳等营为主力，正面迎击；派邓宝珊率兵潜伏城南之雪河，袭击敌之侧背。曹世英亦派兵协同作战。

二月二日夜，刘世珑部队展开于汉堤洞、申家堡、西秦堡之线。那天风雪交加。靖国军主动出击，双方互相冲击，战斗极为激烈。傍晚，刘部因腹背受击，伤亡甚众，向泾阳溃退。

靖国军乘胜向泾阳追击前进。围攻两日夜，因陈军凭城固守，未能速克。这时，郭坚、高峻、刘锡麟各部正向高陵附近沿河结集，准备进攻西安，扬言刘锡麟率劲骑由东南来援。胡部闻得，选拔徐元凯和介天青等精锐部队猛扑，泾阳城防被突破。同时，陈树藩因张义安进攻甚急，调刘世珑回援西安，因而军无斗志，仓卒撤退。靖国军遂完全占领泾阳，并夺获山炮一门，机关枪二挺，械弹马匹以及军需品甚伙，而徐、介等亦壮烈牺牲。胡景翼令田玉洁进驻泾阳。这是张义安在三原歼灭曾继贤部，靖国军建立以后，左右翼军协同粉碎了陈树

藩向三原大力反扑的一次重要战役。

东西两路会攻西安

当靖国军初建总司令问题没得到解决的时候，张义安愤慨地说：不争于疆场而争于内，实为丈夫羞！难自我发，我当先出兵讨贼，以谢国人。欲即日率部直捣西安。既而组成左、右翼两军，各将领举行会议，决定以曹世英、郭坚、高峻等当东路，以张义安等当西路，三原则由邓宝珊负责防守。这时侦悉陈有派刘世珑旅会合曾继贤残部由泾阳进窥三原消息。有人以为敌势众，张义安若离三原，恐人心动摇，且张系孤军深入，颇以为虑。张义安坚定地说：陈树藩气浮而谋短，此次倾城扑我，欲洗三原之耻。我直薄西安城下，可以得胜，三原亦可保无虞，此兵家所谓攻其所必救。遂率所部向西安进发。

张义安率部至阡东村（礼桌县东），派兵一部至礼泉为右卫，并告民众以讨陈大义，设司令部于兴平县，略事休整部署，即由兴平与咸阳间渡渭河，绕道户县，直抵西安城西南近郊之甘家寨。陈树藩派陈世钰、张藩、马献瑞等三个营，合力猛犯。张义安立寨门外，亲自指挥，严令士兵：敌人不进至最有效距离，决不射击。陈部恃众轻我，毅然前进，当进至二百米以内，张突然大声命令“打！”猛烈的排子枪子弹，都落在敌人身上，敌人死伤甚众，顾不得应战，就抱头逃回城内。

右翼张义安部在甘家寨一带获胜的消息传至三原，曹世英即与郭坚、高峻、刘锡麟等部于一九一八年二月八日由新筑镇渡灞水，曹部在左，郭部在右，和陈军战于灞桥、东十里铺、光台庙、水腰和草滩等处，战线达四五十里。自晨及暮，激战终日，陈军退缩城郊。曹、郭前锋部队追至韩森寨，旋以无险可据，给养困难，又闻陈军调来增援部队，遂仍退回新筑镇。

张义安进至西安近郊，胡景翼派冯毓东率李云龙、康振邦等由咸阳西渡河，归张指挥，张遂进一步迫攻西安。二月九日占领西关之大营盘。陈树藩大恐，即时调集其精锐部队，并配备炮兵和机关枪等，集中火力，猛烈冲击。张义安闻东路曹军已撤至新筑镇一带，督饬部队加强掩护工事，令各部队不准任意射击，挑选优良射击手，俟敌人进至有效距离，并发现有利目标时，瞄准射击，务求弹不虚发。对战两日夜，陈军寸步不得进，死伤甚众。张义安同各将领计议说："敌人所以如此攻我者，是知我军子弹缺乏，欲以优势火力压制我取胜。连日以来，士气已衰，我以速战速决为有利，如出敌不意，奋勇直扑，城纵不蜂，必可寒贼胆。"乃挥众跃出战壕，猛扑敌垒，陈军仓卒之间，阵线顿形混乱，纷纷溃退，逃入城内，凭城固守。张军于二月十一日（农历正月初一日）进驻西关陆军小学校及附近商店和民房。但以尚未与友军取得确实联系，而西关距城太近，常引起不必要的伤亡，仅留少数监视部队，复整军移驻大营盘及甲种农业学校，大、小雁塔等处，与左翼军谋取联系，协议夹攻。

左翼军驻守新筑镇、耿家集等处，及接得由三原转来通报，始知右翼张军连获胜利，已进攻西关。

曹世英复联合郭、高各部再议进兵。适陈军驻南之刘登科来信，约为内应，于是再过潘水，进至光台庙、水腰、草滩之线。陈军士气不振，甫接战即被击退。左翼军长驱大进，先头部队已攻入北关。陈树藩急由西线抽调部队来援。左翼军郭部进入北关部队，一经正面和迂回部趴的侧击，却又后退。而郭部之撤退，影响了曹部。各部遂仍渡渭水，转取守势。

左翼军第二次进攻未奏功，退守渭北以后，陈树藩又抽调了许多部队，专事西路，于是有小雁塔之鏖战。时已近灯节，即二月二十三、四日间，陈树藩感到张义考部威胁太大，企图选择其薄弱据点以全力

猛攻，博得那怕是一次小的胜利，也可减轻一些压力，壮壮自己的士气。向刘世珑等说：“我不意耿直之后，又有一张义安。今耿直已死，而张且如虓虎长蛇，盘踞于城外，若不出奇以挫其锋，恐不可当。闻小雁塔兵不满连，张义安当不在此，今宜牵制其大部，然后以极大火力，突攻此处，该部摧灭，余必气馁，自可解决其全部。”即以张鸿远、陈世钰等五个步兵营和炮兵、机关枪等重武器，合击小雁塔。战斗一开始，火力之猛烈，如暴风雨，塔寺周围土墙，过半被摧毁成平地。董振五冒弹指挥，镇静自若，一面抗击，一面督饬士兵补修围墙，加强掩体，激战至夜分，陈军终不得越一步，而董部官兵，伤亡也不小。就在这危急的时候，董振五安慰将士说：“我以数十人守，彼以数十倍于我的精锐来攻，已经一天，没奈我何！敌人的能耐不过如此而已。况义安在外，岂能不顾。万一不幸，敌再增援，而我援不至，我当同众弟兄与阵地共存亡，决不能让大家死，而我董振五独生！”众极感动，斗志益坚。至拂晓，张义安果率兵来援。陈军畏而逃退。

当左翼军发动第三次攻势时，卢占魁的骑兵已开到耀县一带加入靖国军（后来编为第六路），杨虎城、王永镇、刘一敬、董占彪、石象坤等为主力，王祥生、程星五、刘锡麟等为游击突骑，卢占魁即率部参加游击突骑部队，投入战斗。左翼军展开于草滩至临潼之线。甫过灞水，即与刘世珑部遭遇，杨、王等部由正面猛攻，卢部协同友军迅出其后。刘世珑腹背受击，不支，向东南狄寨溃退。守斜口的陈军，联络遂被截断，程星五部又以劲骑百余袭踞灞桥。陈树藩闻灞桥失守甚为惊惶，即以重兵由桥西反攻，程部自晨至晚，愈战愈强，又得卢占魁亲率精骑，乘傍晚突出桥东，侧击陈军，陈军遂大败。是夜，郭、高等部驻临潼、新丰，卢部进占斜口。

陈树藩固知东西两面应战，疲于奔命，且战线曲迭将及百里，甚感难于应付，乃以避实击虚，突破一点，扩及全部之法，调集有力部

队，猛袭斜口。卢部以新胜之后，又以边塞骑兵，素疏警戒，因之一遇敌袭，未及抵抗待援，即仓卒后退。波及友军，以致各部俱退。渡河后，曹部驻渭桥，郭、高两部驻交口，卢部驻雨金屯。扼渭河设防，从此再无力进攻西安

自张义安三原起义，胡景翼和曹世英等共树靖国军旗后，各将领共议由东西两路围攻西安。然由于当时交通和通讯条件的限制，两军相互间的联系不够密切，而各将领意见分歧，各保实力，无统一指挥机构，未能协力合作。且各部队人马粮秣，均系临时取给于民间，军风纪又多不严，不能很好地执行共同协作的作战计划。尽管张义安意志坚决，屡攻获胜，终未能达成共同的目的。

樊钟秀当时是陈树藩部的团长，曾继贤在三原溃败逃至泾阳，即与曾同驻泾阳。先是樊与胡景翼相约，若攻泾阳时，愿为内应。后因故中变。及张义安部进攻西安甚急，陈撤回泾阳守军以固西安，以樊钟秀部驻省垣西南之鱼化、木塔、尹家、甘家四寨为屏障。张义安自进占蒲阳村后，于三月上旬，派李云龙、冯毓东各营分别攻击鱼化及尹家两寨，数日未克。至三月一日（农历正月十九日），天大雪，及夜雪积尺许。张义安令士兵用麻绳紧缚鞋袜，以跑步急行二十余里，绕鱼化寨南秘密接近甘家寨，登上寨墙，守军未能发觉，营长王太来被迫不战而降。张义安、邓宝珊即致书说樊，劝樊弃暗投明，以践前约。樊以既有前约，且怯于张军之威力，遂复书谓：欲先撤至蓝田，整顿队伍，共同讨陈，要求让退兵道路。张、邓慨允，通知附近部队。翌晨，樊遂揭白旗率部东行。张军将士齐立壁上，欢呼送行。樊部至城东三兆镇即改树陕西靖国军旗。至蓝田稍停，复越秦岭入商洛，进行休整，尔卮，成为靖国军六路之一。

次日，胡景翼部蒋世杰、王俊生、靳伯伦等各率步骑部队自三原来会，右翼军威益振。张义安再率各部进驻南郊距城四里之吉祥村一

带，准备进攻省城。

陈树藩既屡败于张义安，兼以东西应战，精疲力竭，乃求救于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即派驻豫西之镇嵩军刘镇华率部援陈。当辛亥革命时，刘镇华曾隶属陕西东路招讨都督张钫部，与陈树藩有旧交，陈以战况危急，曾许刘以省长，乞其来援，刘已允诺，然不敢西进。是时，见东路之靖国军已退守渭北，即乘机于三月中率部来陕。致函胡景翼和曹世英诸人谓：此次来陕，欲作调人，并无他图，要求先行退兵，再事议商，云云。

当时，胡景翼以张义安孤军力薄，久屯城下，时虑万一有失，影响全局，又鉴于左翼军数次进兵，无结果，每欲张部暂缓进攻，回师泾、原，再诈计议。洎陈树藩既得刘镇华部助虐，胡更连函促张回师。

张义安深知陈树藩反复无常，向无信义，再加刘镇华更属狡猾之徒，他们狼狈为奸，深虑胡景翼受了他们的欺骗，所以和前方将领邓宝珊、董振五、弓富奎等均不主张撤兵，张义安接到胡数函催促回师后，因忿然说：不料同志诸人如此之不可恃，陕事成败，在此一举。若一旦舍去，兵连祸结，何时为止？三秦糜烂，万姓惨劫，茫茫前途，责由谁负？我为男儿，不能为国除贼，徒使八百万同胞，沦于浩劫不复，吾实无面目立天地间。遂函复胡，其函谓：“我自决志起兵，即置生死于度外，今我战而胜，贼可逐，志可遂，不胜以一死谢三秦父老，胜靦颜人世，不尤多耶！然我必死于附省二十里内，此外我无死所矣。”终不肯撤兵。

胡景翼既函张义安，促其撤兵，同时又给邓宝珊、弓富奎、董振五、冯毓东、李云龙、刘佩蓉诸将领写信，让他们敦促张义安回师泾、原。邓宝珊等连接胡函后，都和张义安的主张一致，不愿撤兵，先后两次给胡复信，详细陈述和议不可信，进攻部队不可撤的理由。兹照录两函原文如下：

第一函

立生兄鉴：

连奉函令，着火速退兵泾、原。弟等奉令之下，本应退兵，惟来函一曰退兵，再曰退兵，其退兵之理由若何？其议和之条件若何？果能决其和议必成，敌人能不失信乎！？况前次退兵，受莫大之亏损，生出户县血战四昼夜之惨况，令人遗恨无穷，既误于前，岂能再误于后！弟等自来以诚待人，决不失信。而陈逆豺狼成性，心术险诈，名为议和，实则用计，前事已可见矣。彼既失信于前，安知又不失信于后。纵我不欺人，其奈人必欺我何！纵我不杀人，其奈人必杀我何！岂可不计利害，冒昧退兵，其为人愚而不辞，破坏大局而不计。即云两相议和，停战可也，何至遽行退兵，又何必退至泾、原。再灞桥一带，十五日尚有战事，东路何未退兵？一进一退，关系极重，贻误大局，后悔何及！不惟问心不安，其何面目对阵亡诸将士与各位朋友乎！事已至此，各同人及众兵士均持复仇主意，愤不欲生，只知进尺，决难退寸，非与陈逆决一死战不可，阁下其再思之！若必欲令弟等退兵，请将理由及意见一一函知。或畏惧敌人乎，或中道而止乎，或不办此事此事耶？弟等愚蠢，亦只得忍泪含痛，惟命是从，任其团体解散，授首陈逆而已。惟我兄实利图之！敬颂筹安！

弟邓宝珊　弓富奎　董振五

冯毓东　李云龙　刘佩蓉

第二函

立生总司令钧鉴：

十七日派专人递上一函，未知到否？今日连奉手示，仍令退兵。弟等奉令之下，殊为茫然。其令退兵之理由，议和之条

件，究属若何？即不令弟等知其详，亦可闻其略矣。兹将此间之情形与不可退兵之理由，约略言之。我军户县之役，实属胜仗，士气并未稍挫，而且精神倍作，义勇勃勃，非与陈逆决一死战不足以快人心。此不可退兵者一也。为陕西大局计，不忍视其破坏，为阵亡诸将士朋友计，抱定敌忾同仇之志。此不可退兵者二也。我军势厚，现已布置完善。此不可退兵者三也。自渡河以来，激战十数次，全获胜仗，一旦退回，则前功尽弃。此不可退兵者四也。我军退回泾、原，万一和议不成，则西路为敌所有，进攻不易。此不可退兵者五也。陈柏生患病，严沛霖死亡，潼关敌人气沮。此不可退兵者六也。省城人心甚为惶恐，探闻商务会长要求柏生退位，愿代偿款。此不可退兵者七也。镇嵩军东去，惟留稽查兵防守城门，余为铡刃队，敌人兵单势孤，省城空虚。此不可退兵者八也。经屡次战争，敌人子弹大形消耗。此不可退兵者九也。我军诱敌数次，敌人胆破，不敢出城。此不可退兵者十也。有此种种理由，弟等互相协商，大局未解决之前，弟等决不忍退兵以泄士气。是否之处，惟司令实酌教之！

职邓宝珊　弓富奎　董振五

冯毓东　李云龙　刘佩蓉

胡见张义安及邓宝珊各将领均不肯退兵，乃令张暂返三原共议大计。张将部队稍向后撤至户县，轻骑赴三原面胡。议事毕，即复返前方。而陈树藩、刘镇华乘张义安赴三原之隙举兵犯户县。张行经泾阳，晤田玉洁，由电话得知前方情况，饭未毕即飞驰渡河，及抵户县城外，敌以一股逆击。张愤极，率随行十数骑纵横冲击，破围而入。城中将士见张返，若增劲旅千百，均欲出城与贼决战，张不许，而喻众以俟敌疲惫，我一鼓作气攻之，可活捉陈树藩。既而，忽闻最得力之排长

同文超战死，愤恨裂眦，即时率队出城，向敌进击，连夺数寨，不意中弹阵亡。时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三日（农历二月一日）。恶息传至三原后，不仅靖国军将士，即商民群众无不悲愤。胡命董振五代领其众，回师三原。自此西路以泾水为防线，而泾南咸阳以西各地均为陈军所控制。张义安之死，靖国军受到不可弥补的极大损失。

以后，于右任返陕，组织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于三原，胡景翼部被改编为陕西靖国军第四路。

（段韶九、于浚都整理，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日）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本书编者有删节。邓宝珊，甘肃天水市人，三原起义后任陕西靖国军右翼军总司令部总指挥。

胡景翼曹世英讨陈树藩檄文*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日）

为传檄事：天祸中国，政府失人，袁氏图谋帝制，使陆建章朘我秦民，助彼势力。我秦人忍无可忍，仗义执言，倒袁逐陆，方冀稍得昭苏，而陈树藩乘时藉势，攫得督军。卑鄙百出，诡诈万端，拜陆为师，认袁作祖。年余以来，罪浮陆氏，恃有奥援，不恤物议，弁髦法律，朘削人民。省议会可以摧残，（有缺文）张勋复辟，加入会议。日惟搜刮金钞，储之外府，广求妇女，陈之后庭。左右无一端人，心腹尽皆败类。疑猜将士，人人为之寒心；信任奸私，琐琐悉植当路。纵匪以便自私，不惜糜烂地方；聚敛以饱贪囊，何恤荼毒人民。对人民则蝥心万变，对国家则鼠首两端。近因中央失政，弃我秦人；益复贪横无忌，钱粮加征二成，陈欠追索五年，不恤民命，竭泽而渔。军饷不发，学校停办。巨款概存银行，败逃可作富翁。别有肺腑，宁何可忍。近又无故苛派公债数百万，无端逐日捕杀数十人。快心歼戮，任意诛求，万众吁天，千夫所指。义军陡起，犹不悔祸。景翼、世英戴罪戎行，捍卫有责，竭诚苦谏，借图维持。彼昏不察，复肆凶顽。迭纵爪牙，干戈相加。及经交绥，无不弃械遁逃。是知天心悔祸，恶贯满盈。爰即整率义师，扫除凶残。志期上以靖国，下以救民。凡义师所至，商贾士庶，一体保护；苟无抵抗及危害情事，绝不丝毫扰累。师以义动，陈逆得除。秦中政局，付之秦人公决；中央政局，同诸天下舆论。但得政治清明，共和巩固，奸雄无觊觎之心，政府有依归之望。景翼、世英等即解甲归农，以遂纯粹救国之心，决不攘夺权利，

以贻君子之羞。为此传檄四方，一体闻知。此檄。胡景翼、曹世英启
中华民国七年二月二日。

*本文录自一九一八年《北京顺天时报》。

三原起义后之陕西靖国军
组织编制表*

陕西靖国军右翼	总司令	胡景翼	
	顾问	曹毓生	范卓甫
	参谋长	李秉谭	
	参谋	同文成	
	秘书	范卓甫	
	书记长	张维直	
	副官长	靳经国	
	军需处长	朱思聪	
	军法处长	刘墨臣	
	军械处长	高文明	
	总指挥	邓宝珊	
	第一游击司令	田玉洁	
	第二游击司令	张义安	
	第三游击司令	岳维峻	
	步兵第一团团长	冯毓东	
	步兵第二团团长	李云龙	
	步兵第三团团长	康振邦	
	步兵独立营营长	董威	
	骑兵营营长	张维和	
	炮兵连连长	刘佩蓉	
	骑兵连连长	胡彦海	

	机关枪连连长	杨德软
	侦探兼递兵哨队长	柴松亭
陕西靖国军左翼	总司令	曹世英
	顾问	韦　虞
	参谋长	王　烈
	参谋	员绳先
	秘书	张梦宾
	书记长	卢文模
	副官长	杨仁天
	军需处长	吴子齐
	军法处长	张瑞卿
	军械处长	梁都堂
	第一游击支队司令	赵子健
	第二游击支队司令	石象仪
	第三游击支队司令	刘锡麟
	第四游击支队司令	石强斋
	第五游击支队司令	杨 虎冬
	第六游击支队司令	张玉山
	第七游击支队司令	王起才
	第八游击支队司令	李秋轩
	骑兵团团长	王祥生

*本表选自《西北革命史征稿》（一九四九年一月）。

陕西靖国军右左两翼军围攻西安之战*

陕诸将中，与陈树藩最恶者，莫如曹世英，而诸党人又多在曹所。及曹与胡组织靖国军，争为雄长，意见不一，其后虽经调解，分其军为左、右翼，各称总司令，然内幕之龃龉，时所不免。树藩知之，间使一日数至，许迁胡军第三营营长岳维峻为团长，令其图曹。岳以告胡，胡以告曹。曹遂拍电树藩，责数其罪。树藩接电，知离间不行，即命刘世珑、曾继贤率兵由泾阳进攻三原。胡、曹各由西、南两门应战，自晨至暮，胜负未决。时郭坚、高峻、刘锡麟各部，均开至高陵一带，沿河屯扎，预备攻省城。某君者，机智士也，扬言刘锡麟率千余骑由东南来助战。胡部闻之，恐刘收战功，遂选精卒徐元凯、介天青等直扑敌阵，大败之，靖国军遂获全胜。夺获大炮一尊，机关枪两架，马步枪无算，而徐、介等亦阵亡。

民国七年腊月二十四日，左翼军王祥生等攻泾阳。当是时，右翼军张义安，已由兴平渡河过周、户等县，进攻长安，连获胜利，近逼省城。捷报至三原，群议宜舍泾围省，为根本上之解决。世英遂于二十六日到高陵，会同郭坚、高峻等军，渡渭河驻新筑镇。二十八日过灞水，与树藩军战于灞桥、十里铺、光台庙、水腰、草滩各处，由东南而西北，战线达五十余里。自晨至日暮，树藩军不支，急将驻泾阳之樊钟秀部调回，分防省西，胡部田玉洁遂进占泾阳。是日左翼军之在省东者，已进至韩森冢，旋以食尽，战又无坚城可据，且悉陈增兵，虑其来袭，遂仍退回新筑镇。

张义安渡河后，连战皆捷，二十乂日〔阳历二月十日〕进占省垣西关外之大营盘。树藩悉其精锐来攻，集中机关枪、大炮各营、连，

作猛烈之射击。张见敌军来势，知东路曹军已退，即持冷静态度，非敌军攻至最近，目标最显时，严令军中不许还射一弹，然时一发枪，树藩军即死伤满地。战至晦日，树藩军不能尺寸进。张与诸将计曰："敌军如此攻我者，知我军子弹不充，欲以火力取胜也。连日以来，敌已耗弹不少，死伤亦多，其气馁矣。直薄而进，纵不破敌，胜算可必。"即率众越壁直扑敌垒。树藩军虽欲延战，而兵士已纷纷退却，急敛全军入城。七年阴正月初一日，张军遂进驻省西关陆军学校及其左右民商房内。翌日，树藩军登城俯射，枪弹时从窗隙入，且中人。张觉其地不可久持，整军退出，仍前驻大营盘及甲种农业学校、大小雁塔等处，图与左翼军携手。

左翼军退至新筑镇、耿家集等处，时闻省城方面炮声隆隆。或疑树藩军内变，或疑张军进城。后由三原传来消息，始知右翼军已攻入西关复退出各情形，群情哗然，颇有归咎左翼无故退却，不能分敌兵力者。曹世英复联合郭坚、高峻各部，图再举。适王飞虎之第一营营长杨虎冬，第二营营长王永镇，相继由朝邑、同州来属。曹愿当前锋，而省城南门守者刘某，亦来函约为内应，于是东路各军，遂再过灞水，驻扎光台庙、水腰、草滩各处。树藩军甫接战，即败去，左翼军长驱大进，前线一部有入省北关者。树藩急由西路防线抽出精锐，连夜转开东路。曹、郭诸军，战一昼夜，疲甚。又见敌军新增，恐不能胜，相持至傍晚，复退回新筑镇。翌日拂晓，树藩军突过灞水来攻，各部命令不能一致，未及商榷应敌，争先溃退，渡河而归。

东路诸军，二次攻省既退，树藩又移其精锐，专力西路，于是有小雁塔之战，时已近灯节矣。树藩与其将刘世珑等议曰："我不意耿直之后复有一张义安。今耿直已死，而张且如猛虎长蛇，盘据城外，不出奇以挫之，其锋不可当也。闻小雁塔兵不满连，张义安当不在此，今宜先牵制其大部，然后进围该处，济以极大之火力。此部摧灭，余

必气馁，自可迎刃而解矣。”计既定，即出战。而张军之在小雁塔者，适为董振五，树藩军张鸿远、陈世钰等以步兵五营合围之，炮兵、机关枪连又相继至，弹射之密如飞蝗蔽空，轰轰如烈风震霆，塔外土墙，强半摧毁成平地。董一方督战，一方命军士于墙下掘战沟为掩护，悍然不顾之气，与敌军攻势俱增。至夜分，树藩军终不能进一步，而攻益烈，董军时有伤亡，众惧。董慰之曰：“我以数十人守，彼以全副精锐无虑百倍来攻，战一昼夜，不能如我何，敌之伎俩可见矣。诸君何惧为？况义安在外，岂能袖手乎？万一不幸，敌益增兵，我援不至，绝不令诸君独死，董某独生也。”众感动，守益力。至拂晓，张义安果以兵来援，树藩军退，围始解。而绥远卢占魁亦于是时率所部南来，靖国军之兵势益威。

卢占魁者，察哈尔人，拥有骑兵数千，尝据河套数年，曾受北政府编为旅长，旋叛去。至是标名西北靖国军，率所部自甘边庆阳府欲西攻甘肃。闻胡、曹、郭、高等与树藩战，连月不休，使蓝田人某，以书至三原，愿以所部助战。胡、曹等初不以为然，继闻其前部已抵耀县，乃推刘允丞、郑思成为代表，赴耀县欢迎，观其是否可用。卢到耀后，即派队分扎渭河沿岸，与高、曹等议进兵，并言其骑兵堪战，愿当前锋，于是协同左翼军，复渡河攻省。曹令步兵杨虎冬、王永镇、刘一敬、黄占彪、石象坤等作主兵，而以骑兵王祥生、程星五、刘锡麟等协同卢部任游击突骑，高峻、郭坚亦各率全部由东继进，自草滩至临潼，战线延长八十余里。曹军甫过灞水，即与树藩军刘世珑遇。杨、王等攻其前，卢部以骑兵迅出其后，刘腹背受敌，带众向东南集载原逃去，所携之八生七炮多尊、几为曹部所夺。树藩军之在斜口者，呼应遂中断。程星五以百骑袭灞桥，下之，灞桥无险可守，惟两堤能粗为掩护。树藩闻灞桥失守，甚惊，以其关系斜口、临潼、新丰诸军交通也，随以重兵由桥西来攻。其部分布桥东者，又以归道所在，亦

由东面来攻星五军。星五两面拒战，自晨至酉，伤亡甚众，而应战益坚。无何，卢占魁亲督精骑，出桥东树藩军侧，树藩军大溃退。是日郭、高两部遂进占临潼、新丰，卢部亦进驻斜口。

靖国军攻省不下，非兵不强、将不勇、势力不敌也，分子复杂，号令不一，左、右翼消息复不通，必由三原转递，往返稽延，军机是误，此进彼退，步伐不能一致，实为诸因之总因。然左翼军第三次进攻获胜后，树藩军亦疲于东西应战，防线曲叠，殆及百里。及用避实击虚之法，知曹军本不耐战，而卢部无纪律，因出其精锐数营，猛攻河口。卢部军甫经新胜，又以边塞骑兵素无斥堠戒备，一遇敌攻，未及呼援，仓卒先退。东、西诸军闻之，因与俱退过河。于是曹军驻渭桥，卢军驻雨金，郭、高两军驻交口，渭河自此为南北天然之防界矣。计斯役王永镇部死伤独多。

省西有蒲阳村者，距城五里许，右翼军张义安以营余兵攻之。树藩军十余营合力来战，未几即向东南败去，张追至一大隧中，树藩军复回，四面围攻之。张知中伏，子弹且尽，而地势又极恶，众情忧惧。张命人持旧日备补营旗高悬，曰：“此数尺布可以援我否？”树藩见之，知张在围中，相顾莫敢先进，但遥以火力压迫而已。日将没，围如故。张猛悟曰：“兵志不云声东击西乎？”随由从兵中收集子弹十余排，分给二卒，令其潜至隧东南口，以排枪向敌射击。嘱曰：“弹尽即返。”树藩军果疑张欲乘暮溃围走，尽移各方兵向隧口堵截，张见敌军移动，知计已行。即率部潜出隧西北口，包围蒲阳村，地下掘壕，墙上穿孔，不数分钟，诸事完备。张跃身当先，以手搏膺，大呼曰：“我张义安也，缴枪者免死！”村内树藩军多数出战，残留二百余人，皆卫辎重守伤病者，突闻张至，相顾骇愕，莫敢支吾，悉请降，遂尽有其军实。及树藩大部觉，而靖国军旗已高树于城上矣。

樊钟秀有众千余，时隶树藩军为团长。三原战后，樊随曾继贤驻

泾阳，尝约靖国军曹部攻泾，愿为内应，旋中变，不果。及靖国军两路攻省，省城空虚，树藩急撤回泾阳樊军，使以所部四营，驻省西鱼化、木塔、尹家、甘家四寨为屏蔽。张义安自进占蒲阳村后，即使李云龙、冯毓东各营，分攻鱼化、尹家两寨，均尚未下。阴正月十九日大雪，至夜，雪深尺余。义安忽令兵士，各用麻绳紧缚鞋袜，疾驰二十余里，绕鱼化寨之南，至甘家寨。俄顷登城，城中守军尚不觉也，其营长王泰来遂以众降，因驰书与樊，劝其舍逆效顺。樊见实力大亏，又畏张神威，复书谓愿往蓝田整顿队伍，请让退兵之路。义安允之，即令各营罢攻。翌晨樊遂率众东行，张军皆于壁东欢呼送之。樊至省东三兆镇，即改建靖国军旗，由蓝田越秦岭，入商洛，暂为屯兵休养计。次日胡部蒋世杰、王俊生、靳伯纶、康振邦等均自三原分率步骑来会，军威益振。乃分道进攻省城，义安自率队进驻南郭外，距城四里之吉祥村。

树藩既屡败于张义安军，兼以两路敌势力日促，乃约豫西刘镇华入关相助，以省长一席为饵。镇华当辛亥时，尝隶东路招讨都督张钫部下，民国告成，率部归河南嵩县，编其部为镇嵩军，约一旅之众。树藩与有旧，且以其近而易至也，因正当靖国军两路攻省时，故刘许之而未敢动。及左翼军既退，刘遂乘机率所部至西安，时已正月杪。刘入潼关，先以书抵三原，告胡、曹诸人，谓伊此来，欲作调人，且请先退兵。胡恶其先以礼来也，拒之不情，又以义安孤军久顿坚城下，非善计，因连函催张回军作他图。张忿然曰：“初不料同志诸人不可恃如此。夫陕事成败，在此一举，若一旦舍去，兵连祸结，胡所底止？三秦糜烂，万姓惨劫，茫茫前路，职咎伊谁？我男儿也，不能为国除贼，徒使八百万同胞沦于浩劫不复，吾实无面目立天地间。”随以函复胡曰：“我自决志起兵，即置生死于度外。今我战而胜，贼可逐，志可遂；不胜，以一死谢全秦父老，胜腆颜人世，不允多耶！然我必

死于附省二十里内，此外无我死所矣。”终不返兵。胡不得已，乃许其不撤兵，而促其单人暂回三原，决大计。张因稍退兵至户县，轻骑归原面胡。计事毕，翌晨即复往前防，而树藩军与镇嵩军已攻户矣。张行过泾阳，晤田玉洁，由电机窃听知之。即西进渡河至户，随行仅十余骑，破围而入。城中见张至，如增劲旅千万，出城与战，大败树藩军。张因督众猛追，竟中流弹死。凶闻至三原，胡旋命董振五代将，回军三原。自此右翼军以泾河为防线，咸阳以西乾、礼、兴、武、周、户、岐、眉等数十县，悉入树藩军范围。

*本文选自《西北革命史征稿》（一九四九年一月），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张义安先生事略*

张君养诚，字义安。世居富平县到贤镇北。明儒张沈之裔也。少失恃，十四岁出为佣。清季投入新军。暇辄读书，节衣缩食。具修脯问字于某塾师。时创设农业学校，君就问某教员："能否肄习？"其中某笑应曰："能。"比场试，语难成文，主试者，嘉其向学，宽为收录。入校后，先烈宋向辰恒举民族大义为讲说，君大感奋。始与胡笠生、李仲三诸人深结，纳入同盟会。时校中教职员多官吏，于职务多放弃。君愤诘之，率全校学生移外，立规约自修。官府惧有挟持，浼人居间，邀回。然殊以此恨君。事后除君〔名〕且株连其家人，君乃入清麓正谊书院，从张衡山先生学。及武汉起义，陕西响应，只身入城助之。旋从李仲三防守韩、合。毅军西逼，潼关主帅，败入南山。君概然为仲三前驱，统二三百士卒与毅军三千人死抵。溃后，偕数人且战且却，约退晋南。或谓失计，君言退晋，则牵敌不敢深入。遂渡河驻凤凰嘴，其地与潼关隔河相对峙。准置巨炮轰击，敌因未敢直占潼关。和议成，仲三深感君，将让以兵柄，君辞去，与胡笠生游学日本。会俄蒙密约起，举国沸腾，议编征蒙军。在东学子，举君与笠生与其事，归抵沪，慷慨陈说，众颇为动。惟此时朝野多萦心政争，对于征蒙之议，乍起乍辍。未几，袁氏乱政，君欲投身入禁卫军，隐有所图，因介人见袁氏。适值宋案发生，北方侦探密布，横肆罗织。而陕当局，迎合袁意，迭兴大狱以献媚，与君共义诸同志相继被害，君伤时无可为，入青年会学英文。继又转入北京大学，半工半学，并以其余助友人。余杭章氏讲学都门。往，委贽，称弟子。曰："博而精真吾师也。"时游古刹，访问梵经。溽暑严寒，每徒步入深山，所至，

高歌怀古，辄感慨泣下。洎袁氏窃国，君已毕业。时陕西义师猬起，渭北品类庞杂，君窃忧之。曩偕同志，结义侠，保民社，练将为主。而士兵尤注意，必使士皆可任连长，兵皆可任排长。时因细故降级或除名者，多知自讼；继复擢用，则感激图报，始终不怨。乘时返里，竭力提倡民团为根本，补救之计，即今渭北所盛称之东四联也。五年，君纠率乡团健者，佐胡笠生血战陕督陆建章之子承武，于富平擒之。陕局定，欲往英留学。笠生挽以练兵，君曰：吾陕自辛亥以还，兵即匪，匪即兵；官利用兵，兵利用匪，一言练兵，则谤讪之，挠阻之，人几疑陕兵之不能练，子如信我，任我招致学子，成学生连，我当为陕人作一军范，自信一年可使驱寇，三年可靖国氛，十年以上，当与子雪我国耻，复我壤地。又曰：“今之医国者，药不中病，后医者，又易药解之，药药递解，展转溃决，而反至互相推谢。济急之策，无如持正义者，以军事任国。凡宪法及民主政治，悉由军权拥护，移跬换步，俾渐纳于正轨。而其练选将材，又皆洁己爱民，澹于权利，视战马如耕牛，以戈矛为耒耜。故时可用，则用；时可弃，则弃耳。倘非其时，而倡弭兵偃武之说，徒博虚誉。国且不立，遑言治理哉？”笠生韪其言，时君仅得破枪三二十支，曰：“练兵先练心，人材练成，何患无枪。”于是旋募旋练，亦旋练旋逃。统计所练一百二十名，沙汰至四百余人，群情哗然。其父虑其以酷厉致祸，抵书诫之。君复书曰：“儿自长第四连以来，操课较之他营，稍似认真，然于实地教练科目所缺尚多。兵士所受之苦，儿每身先试之，饮食衣服之类，亦不敢奢于兵士。其所以多逃亡者，盖因不能恪守连规，而邀悻发财之初心，又不能终达耳。岳武穆之兵，威震一时，卒使金兵不敢南下，其平日纪律严明，虽在大雨之下，不得上官命令，无一人敢往民房檐下避雨者。后人只知岳家军之强，而不知所以致强者，实由受严明教练之有素也。今人治兵宽者多，严者少，而遭兵变之祸者，又多出于宽。

儿窃谓治兵不怕严，其最怕者，莫过于官长爱钱，致启兵士见利忘义之渐。日昨，各连派兵士一人，往灞挢折柳条。各兵士假冒官长名义，强拉民车，索钱数千，纵赌食利；又在绅士处托故借钱，共得十数千。酒肉挥霍外，每人尚分一千有奇。儿连兵士名纪维者，心甚不安，遂来报告，将所分钱，呈于营长，并称当时所以受之者，因彼等人数多，不得不暂时允从之也。儿闻之即赏纪维银三两，嘉其能守军人之分，且为不守分者劝。夫唯如是，故虽时有逃亡，然一闻儿将去职，多涕泣不肯舍去。然则外间传闻之辞，宁足信乎？语云：‘种松柏者，收在百年；种蓬艾者，收在数月’。儿虽不敢希松柏，亦岂甘于种蓬艾。大人尝言生子当如何人，始可无恨。儿每一念及此，即觉坐卧不安。今之所以久不归省者，非为乘坚策肥，以夸耀于乡里耳。诚以大人之素志未称，吾陕之大局日以糜烂，若不实心做事，猝有事变，更不知作何了结也。”君劬苦过于兵。尝对众演说，军人所喜者恶风暴雨，大雪夜耳。每野外练习时，于地区地物之利，用法必求合于实战，不作形式上之美观。其教兵先明责任，重廉耻，以不能争尚义勇为死尸。一军有铁汉练铁兵之称。一友荐兵，问收录之格，曰：“不能破层冰，朝夕浴，则勿来。”兵士偶患腿疾，求给假，君斥令疾步走十里，曰：“人有必至之心，冰生热，火生寒。”恒对友言：“临阵士卒，不视长官之面严于利刃，必无战胜之理。”每慨将帅迎合士卒之意，曲为迁就，号令不行，名为带兵，实为兵带。非特运用不灵，且将不能自保。语虽刺时，而人多称道之。六年，陈树藩暗煽匪焰，关辅骚然。君率一连游击，两月之间，袭破匪巢十余处。当侦匪时甚密，及入匪穴，必有匪役作内应，故积巨匪。一至辄歼其魁。下邽之役，犁巢擒渠，士兵以匪所掠财物表献，君尽投急流中。每剿匪归，必一手持枪，搜士兵身。或携带民间一针一线，必立毙之。尝谓贪匪之财，其性亦同于匪，闻者莫不心折。陕中多山，林侠皆统系井井传之数世，务寻仇

官家，以除民害。及西南靖国军起，而某某依阿官府，貌为游侠，用黄金美女诱健儿之具，弱质者愚弄之，三辅益形纷扰。笠生率全部，东西截击，以三原为通衢大埠，雄踞河北，留君驻防其间。当此风云扰扰，君操课而外，吹箫哦诗，参观学校，提倡自治，整理街道。不两月，城市为之改观，百里之野，清肃无事。洎十一月，某某忽率数千人窥三原，欲得要隘，劫辎重，君出数十人与董振五截伏县东大程镇击却之。某某以君统劲兵，处要害，自耀县来会，欲称笠生西征密谋发难。君谓吾识笠生为国士，非一姓可豢畜者。当十六七时，遍结侠客，欲申公理于天下。吾能开陕西练兵之基，以有今日者，功在笠生不惑于众。时机已迫，能与笠生谋，虽肝脑涂地亦所乐从。如以其迹，而不察其心或出毒手，吾便揭民团旗帜，死守三原。诸公事成，吾当拜笠生墓，出关作亡人矣。时董振五驻富平，或以恃所挟而饴之，振五所答与君如出一口，咸叹为忠诚君子。三原渭北奥区与富、耀为犄角，党人往来集会其间，逆督陈树藩恐有变，急令心腹伪旅长曾继贤、伪团长严锡龙，各率全部驰驻，以防之。士骄马腾，甚嚣尘上，逼军率全部离城。君任备补营，甫三日，枪械参差，且不满二百，党人气大沮。君曰：“公等亦宥于时俗之见，论人数多寡，器械窳良耶。”或曰，先推陈则不必竟言护法，多自树敌，为陕党人计，不如亲陈以为助。君力辟其谬言，皆国仇也。巢穴在北而羽翼在陕，讨贼而不自陕，犹欲得其主而不叱其守门之犬，亦终痴立门外也。适曾、严凌逼日甚，君愈谦抑。即日呈报曾旅定期开拔，索大车数十辆，晚间口号，亦请发自曾旅。次日，又遍张布告致函县署商会，促士兵开旧欠，还借物；凡饭食器皿，均以现金交易，免仓卒开差，亏累商民为词。曾、严大为宽慰，赌戏倡妓，嘈杂满城市。君外无所事，日派士兵运黄土堆积各巷口，督令清净街道。声言出发，密调全营官长目兵于营内。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晚，忽大雪，君庄严语众曰：“张义安今晚在三原

做一件奇事，某部可从某人往某地静待；某某供食饮；某某往来其间。”语毕，士兵循令而行，均不知为何事。其先，派连长董振五，率数人携炸弹，伏曾逆旅部。夜半，雪益甚，轰然一声，四城门楼已为我得；查街枪枝亦被我收。各团营闻惊出视，即被击毙或被执。顷刻之间，曾旅官长在家受缚者十余人。比天晓，共往视君，则在营部与二三军佐讲叶经书法，饬随护兵扫门内外积雪。远近枪声密如暴雨，君阳阳若不闻。大书誓师诗，云：“陈逆肆淫威，流毒秦川遍。同人谋倾覆，四出相激劝。嗟予亦秦人，无乃有觍面。决计起义师，池阳今发难。啮血誓偏裨，渝盟天不眷。乘雪夜兴兵，鸡鸣巷交战。炮火震山峪，声势激雷电。将士争先登，叱咤风云变。杀气亘长空，咫尺不相见。妖氛顷刻灭，天日为之现。所愿我同盟，无为自扰乱。”激战一日两夜，时出而巡视士兵，衣帽必整。有得敌饷械马匹者，当街报告交营，无敢私自藏匿。是夜，曾、严只身遁。战既息，人多以众寡强弱悬殊，未明致胜之由。君曰：“预索差车，为塞街衡阻敌，及登房屋便利耳；敷黄土巷口，为筑垣垒作掩护耳。”始出所绘密图并附以说明，凡曾、严军所驻地点及各军官眷属某住某所，某戏游于某所，某不相能于某，某处为我军进攻要道，能致敌人死命，某处为敌人交通路线，可断彼援，应分布周密，其细如纲。并谕众曰：“我所设立必与敌为两不相生之势，应高不高，则死；应下不下，则死；入不即入，则死；进不猛进，则死；君等及今回思，均可知其用意矣。”俘虏累累，均晓以大义，悉数资遣之。当开战前，以书致笠生曰：“决定今晚十二钟与陈军宣战以报十年知遇，请速筹善后。”其镇静如此。义军各首领久为陈师疲顿，曾会合宣言，如三原发难则相率听命。自笠生入三原，树靖国军旗，而各军争为雄长。君愤然曰：“不争于疆场，为丈夫羞，难自我发，我当先出兵讨贼，以谢国人。”即欲率所部三百人出征。陈逆闻警，复重用曾继贤合刘世珑为两旅，据泾阳以窥三原。时议曹

俊夫当东路任左翼进驻渭桥，君自任右翼当西路，期日合围长安。人见敌势盛，又恐君去根本动摇，且以单师深入为戒。君曰：“陈树藩气浮而谋短，此次空城扑我，欲洗前羞，我直造长安城下，必获全功，此兵家所谓攻其所必救也。”遂慷慨出兵，师抵阡东村，分一支往礼泉安抚百姓，设司令部于兴平，招延耆旧，部署扶风；复由兴渡渭，绕户县抵长安城附近之甘家寨。营垒未就，敌军陈世钰、张藩、马献瑞三营合力猛攻。君立寨门外，下令静待，及敌至二百米达内，陡起一齐击射，大获全胜。陈逆无纪律，所至劫掠，乡人幸其败。为之谣曰：“小麦青，大麦黄，奉劝大家莫囤粮，陈军来了抢精光。”又曰：“陈军啧，陈军啧，陈树藩练的好军队，不见战，只见窜，三营丢了一营半，遗下鞋子无其算。”君即晚进驻西桃园及西关外大营盘。七年正月初一，陈逆用全力率八营来攻，环三面而进，恶战终日士兵死伤横陈，有伤兵哭曰：“营长、营长，奈何！”君捶胸曰：“苟弃若，世无张义安矣。”敌攻益烈，几不支。君笑扬扬，对众击敌，射无不中。曰：“准此击之，敌不敢进。”顾谓连长董振五曰：“各处布置已周，或无虞，万一我陨于阵，弟当统带全部，坚持到底。勿因我一人，故致令事败垂成。”是夜阴云如墨。敌倾军暗出，层层包围。君侦知之，选精壮二十余人，分三队，令绕敌后大声呐喊。敌乱自相摩击，而我三队由凹道复合，随君，伤亡士兵，潜退行二十五里驻蒲杨村。敌尚自击未息。值冯子明、李虎臣、邓宝珊率两营来援，君接谈数语，复带随护兵十余人，前进占据要寨。迨天明敌知中计，急收合残卒，已死伤数百。君促冯、邓、李部飞进，变守为攻。连战三昼夜，无坚不摧，省城大震。陈逆急调曾旅，弃泾阳袭我后路之蒲杨村。蒲杨仅留守兵四十名，伤兵及辎重多在其内。乃督兵往援，战两日破之，复进驻大营盘及大小雁塔。时绕西南两门，敌无一兵敢出。而顿兵坚城为兵家所忌。且敌逸我劳，前后数十日，几无日不在激战中。士兵疲

劳，可悯！而子弹亦竭，乃退驻仁村。曾继贤自三原败逃后，与我军大战，则大败，小战，则小败，已不能成军。陈逆又畀以樊醒民、阎锡民等约四营驻鱼化、木塔、尹家、甘家四寨。君令李虎臣攻鱼化，冯子明攻尹家，皆以失期未下。次日大雪。至夜已深二尺许。忽下令各用麻绳系鞋袜，又发一字令曰："走急驰二十余里，绕鱼化之南至甘家寨城下。"又令曰："上"！俄顷袭破甘家寨矣。枪枝马匹之外，计得子弹数万，士气大振。乃令冯、李部合围鱼化寨。继闻樊、阎见疑于陈，寄书晓以大义。复书谓："愿往蓝田整饬部伍，同讨逆贼。请让退路。"君慨许，不少疑。曰："予决不行诈。"准将要路驻兵，连夜调回。翌晨，樊、阎部揭白旗，东南折而入山，城上欢呼致敬。不两日，易撕杀为礼让，兵、民今犹乐诵之。次日，蒋朗亭、王俊生、靳伯纶、康子定共率步骑两营来会，军威更为一振。乃令分道进兵，围攻省城。自率队驻省南四里之吉祥村一带，前后在雁塔寺作战。寺围墙四角设伏八人，君于寺僧德慧和尚静坐禅堂，谈经说法，倦则挥毫寄兴，或炮火激烈时，便负经卷纸笔出击敌，稍却仍还，讲习如初。德慧和尚曰："将军真天下英雄，佛门龙象也。"计合围七日，陈逆不敢出。时城中乏食，南城守兵潜，谋作内应，以书来君，急书约会。左翼前进，而东路多司令，号令不一，竟以奸人谋，退兵河北，陕靖国军之势至是为一大挫。先是陈逆连电各省乞援，河南刘镇华遂入陕，托言议和。笠生时任总司令，一日三致书嘱退兵。君复书云："前后血战，伤亡我士兵三分之一，以得有今日。不于城下讲之，乃退而受人愚弄，前功尽弃，后悔何及。"又云："陈贼不除，予决不使骸骨暴露于距省城十里以外。"笠生严令继至，乃遵令退兵户县。带数人回原面商大计，而陈逆果反扦？乘隙进兵，薄我军于户县城外。战两日夜，君适往泾阳晤田润初。忽由电话听悉省城会合咸阳兵大围户县，未及食饮，飞马即行将至户。敌分一股迎战，君仅策数骑，纵横驰击，

破围而入城中。得君如增千百劲旅将士，均欲缒城出战。君言可佚而劳之，待其疲而追之，将以生擒陈逆报君等劳。忽闻最得力排长同文超战死，君愤恨裂眦，率兵出北城击贼，连夺堡寨，竟以阵亡。时民国七年三月十三日也。呜呼，痛哉！君得年三十有一。越年四月上其状于军政府，追赠陆军中将。忆君阵户杜间，负贾络绎，耕织如恒。君没，士大夫不敢言德，而村媪匍匐醵金为建祠宇，迄今儿童嬉戏为战，斗者胜必归君，其不胜者又跪拜默祝于君之灵。哀哉！余立胜社，凡百事物务求胜人，而奉君为胜师。时贤于公赞为军神，君性好险其坚强，古今莫可与拟。当大战，每一人饵敌得地即为坚城，终其身百战无一挫。虽士力殚竭，而鼓荡汹涌之气，能令敌不及拒。陕西靖国军以贼迹将灭之日，失君两年之久。五千之众退守河北数县，可知君一身之所系矣。然东荡西击，犹以君之遗部为中坚。继君者为董振五。振五统军抚民，无异于君。自称节节详慎，步步周密。不免失机，人多不明。张、董之别，此其所以逊也。振五殁，遗部归邓宝珊。士卒慕义而从君志至今，呜呼，痛哉！痛哉！

*本文选自《三原公葬张义安中将筹备处会刊》，本书编者略有删节。

郭坚率部潜袭大荔与羌白突围*

耿　庄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农历正二月间，靖国军发动的东西南路会攻西安的战斗，由于指挥不统一，协同不密切未能得手。郭坚、高峻两部退驻渭河以北的交口镇一带。两个部队拥挤在这一狭小地区内，秩序很乱，军纪无法维持，给养也难于筹措。而泾阳、三原、高陵又是胡景翼、曹世英两部的驻区，若不另找据点，就无驻足之地，补给军食等问题，也都得不到解决。郭坚鉴于当时的这种情势，决定向东发展袭取陈部王飞虎驻在地大荔（即同州府城）。

大荔系古冯翊郡，是陕西东边的一个较大城市，处在洛渭流入黄河的三角地带，控制着晋陕交通要道，南去潼关不到百里，屏障着陈树藩视为生命线的陕豫大道（那时陇海铁路只到陕州），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对陈树藩来说，大荔的得失，不仅仅是豫陕交通的安全问题，还意味着渭北各县的能否控制，从而影响全陕的军事形势。因为蒲城是夹在高陵、大荔中间的军事重要据点，如果大荔失守，则蒲城为一个孤悬突出的地区，经常有来自东西两面夹击的危险，韩、合、澄又以它为联系纽带，所以大荔的争夺，是陈树藩不得不全力以赴的战斗，也是靖国军方面战略所关的问题。

基于这一决心，郭坚遂派所属第一梯队张铎为先锋，张派徐田春营长选带精锐先发，对大荔城作奇袭。

张铎部多系大（荔）朝（邑）士兵，尤其徐田春家在大荔城北八里之许庄，所部士兵尽属大荔城郊人，地形熟悉，社会关系多，在夜

间行动时比其他部队具有便利条件。同时派第三梯队李夺的一部、第二梯队王珏的一部和我的一部骑兵一道跟着前进（我当时担任一个梯队司令），郭坚则带司令部和直属部队及第四梯队王步云、第五梯队党玉琨与李夺部的四五百人在最后。徐田春营于黎明前到达大荔城下，为了避免暴露目标，分批接近，相机上城。首批百余人偷偷爬上城去，很快就占领了西北城角一部分城墙，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人相当顽强，全力进行反扑，把登城部队架起的云梯用炸弹炸断，第二批赶至城下无法再爬上城，敌人又派人出城迎击，而跟进的第一梯队主力也未能及时赶到，致使上城的百余人，在敌军火力压迫下站不住足，除极少数人跳城逃回外，其余都牺牲在城上城下和城墙附近。经过这一战斗，第一梯队遂退驻大荔东北四十里之双泉镇（即苦泉）。下午我和李夺及其他的部队赶到，遂亦分头选地驻扎。李夺驻大荔西十五里之铜堤村，部分部队驻白村、八女村，我驻大荔正北韦庄镇。郭坚到羌白时得悉大荔的袭击未能得手，遂驻在羌白，重新调整部署，改取包围攻势。可是由于袭击的失利，部队指挥官思想和士气都有些涣散，而敌方则守志增强，此后虽不时攻击，但进展很小。

陈树藩闻知郭坚部进袭大荔、驻扎羌白一带，便令蒲城李天佐、大荔王飞虎、华潼姚林翼、固市姜宏模等部进攻羌白。郭坚即函调张铎、李夺和我迅速归援羌白。我和张铎见信即向羌白进发，比至铜堤村，正值王飞虎率部来攻，我一下马就协同李夺迎击来犯之敌。同时，李天佐、姜宏模、姚林翼等也进犯羌白，经驻在羌白及附近之党玉琨、刘福田、王步云等部迎头痛击（刘福田到岐山、凤翔一带进击敌后方归，正赶上参加作战）。又有卢占魁骑兵由下邽、党睦在敌后抄袭。敌感到腹背受敌，分头退去。这次战役姜宏模部被卢占魁骑兵歼灭殆尽，姜本人被执，因卢部无人相识，诡称“我是司书”，乃获释放。我们在铜堤村打退王飞虎第二日到达羌白时，羌白战事已经结束。此

是羌白第一次战役，共打了三天。

这时，李天佐退蒲城，姜宏模回固市，姚林翼退过渭河，一部驻孝义镇，羌白附近可以说无敌踪了，惟大荔王飞虎部纠合韩城一部分硬肚儿（又云红枪会神兵）不时来犯铜堤村，郭坚派驻在羌白的部队增援。同时重新部署大举围攻大荔，仍着张铎、刘福田、田丰、李夺等部和我所带的百余人都进至大荔城下。张铎在东北、正东，刘福田在南，李夺在正西，我在西北，前进司令部和田丰驻在正西之七里村，郭坚常由羌白亲来指挥。

大荔城内除王飞虎全部凭城固守外，又着全城商民每户一人各持棍棒灯笼日夜轮流守望，大荔城上每晚五光十色的灯火，照耀的附近一片红光，好象正月十五日的鳌山玩龙灯一样。攻城部队不时进扑，有几次把云梯靠在城墙，被敌人以炸弹炸坏，或以强大的火力压迫，不得上去，这样经过二十余天。陈树藩不甘上次进犯羌白的失败，又纠合了他的全部精锐，亲自率领来解围；并令驻在二华潼关的严雨亭部姚林翼、蒙养正、王乐儿等营渡渭北进，李天佐亦由蒲城向羌白进发。郭坚侦知这一消息，分别令围攻大荔的部队即向羌白集结，准备与陈军主力决战。我同李夺部先到羌白，甫抵羌白即令我派骑兵一部（我派张彩亭连长带骑兵四五十名）到西北方向之太丰村以东洛河渡口船舍一带邀击陈军，事恰凑巧，当我兵赶到船舍以西某村时（地名记不清了），陈树藩刚由太丰村东来，而他所带的一个骑兵营却先陈由船舍渡河东去，我兵就给他一个迎头痛击，陈和他的司令部人员，万没想到我们会于此时此地出现，打得他鸡飞狗跳墙，慌作一团。陈树藩本人被打的跌下马来，脸也划破了，引着残兵败将逃往固市去。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被打的是陈树藩，没有乘胜追击，如果知道的话，很可能把他俘虏过来。这次邀击虽然是陈本人受了一次痛击，可是陈的部队却开进的很快，以致郭坚部队没能够集结完毕，而不小的一部

分被隔离在羌白城外，而羌白就被四面合围了。

当时郭坚在羌白城内的部队计有：

王步云、王仕云（即宽儿老四、僧儿老五）弟兄全部；刘福田（即华阴老六）的全部、李夺的一部、王珏的一部和我所带的兵；郭的卫队，司令部有个稽查处，以及田丰带的四五十人。总共有一千五百来人，枪支不到千支。

陈军方面则有：王飞虎、张飞生、陈健、陈世钰、李天佐、严雨亭（绰号白蛉子）、姜宏模等部，共计五六千人，枪械精良，弹药充足。

这些部队都曾与郭坚部多次交过手。他们深知郭部战斗力的强悍，不敢轻于接近，更不用说组织强攻，只是远远地在附城各村庄扼守包围。只有西边的张飞生部采用迫近作业方法，逐渐接近城墙，并挖掘地道，希图爆炸城垣，可是几次总没成功，但他们的围城壕沟却离城仅一、二百米，对我们威胁很大。在被围的五十七天中，虽没作过激烈的决斗，零星小仗则不断的打着，特别是每天夜间，郭坚总分别派遣小型的奋勇队（约三四十人），选择敌人的薄弱疏忽的处所偷袭，这些偷袭总是给敌人以打击，搞的敌人一到夜里就惊惶不安，而我们的械弹补充，也就有了来源。记得有一次我们仅派出三十多人的奋勇队，袭击陈军的一个据点，掳获了二十多支枪和大量衣物子弹。还有一件可笑的事，陈军在奈何我们不得的情况下，知道他自己士兵某的外甥在郭部当兵，也围在城里，就命他舅舅在夜里找外甥到城上谈话，暗里偷着搭“云梯”，当这个外甥发现有人搭梯子，口里说：“舅舅你躲开，”随着掷下去一些炸弹，把敌人炸跑，可是再没听着他舅舅的声音。由于敌军远距离包围和我们的不断袭击，我们和外面的通路没有完全堵塞，个人乘空隙还能出进，外面消息我们能够知道一些。在被围的后期，晓得曹部杨虎城、胡部李虎丞、高峰五等都来解围，隔

在外边的张铎、王珏也都来了，隐隐约约时常听到敌后有枪声，就是不见援兵到城跟前来。郭坚估计是陈军兵力太大，援兵攻不进来。有一天敌后枪声稠密。郭坚估计可能是援军与敌激烈对战，即挑选精锐部队出击，打算内外夹击打开一条通路。我们的出击部队，把西边张飞生靠城最近威胁最大的战壕里的敌人驱走，再想往远处攻击时，张飞生突以炽盛的火力向我们反扑，我军伤亡很大，不得已退入城里。由于这次巨大的伤亡，华阴老六和宽儿老四对孤守羌白的信心，都发生了动摇。他俩商量好不通知郭坚自行撤退，并决定在当晚实行。先是，宽儿老四怕郭坚于放弃羌白时把他丢下不管，估计到如果撤退，以我与郭的关系必然会把我带走，因此常派人（名字记不清了）来我处观察情形，时间一长，他和我的护兵都混得很熟。这天他又来我处，对我的护兵说："你们怎么还没一点准备。"我的护兵问他："要准备啥呢？"他说："我们一切都擒好了，今晚就要退走。"我的护兵当即把这番话全部告我，我立时跑到郭坚住处一五一十地告知郭坚，郭说："咱们去找华阴老六去。"我和郭见到华阴老六，郭坚一问，老六也毫不隐讳，把计划全盘托出，并说："援军解围遥遥无期，我们人员枪支的损失一天一天的增大，兵士弹药都无法补充，这样下去将如何得了；再说羌白一个小小孤城，守住又有什么意义呢？不如退出去和援军汇合起来另作打算。"郭坚说："那很好，可把宽儿老四、李夺等叫来，一块计划一下。"他们会面之后，大家商量决定退出羌白，但郭坚说："退出羌白，需要作好准备，今天时间来不及了，决定明晚由参谋长马凌甫带同李夺、宽儿老四、华阴老六、司令部人员和伤兵、家眷以及大部分队伍，由东门出城先走，从杨村过渭河，通过二华地区到商洛与樊钟秀汇合，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我留少数精壮暂时守城，待你们突围后我再由西南方冲出，与援军接头。"大家同意郭的意见，分头去准备，并到城上详细地观察了退却路线。第二日把西南

城角原由老百姓在城墙上挖的窑洞打通，作为退路（因为西门靠敌人太近，容易过早地被敌人发觉）。大约在一九一八年农历六月下旬的一天，天气阴沉沉的，但从云层里映出的月光照在地平线上，还能隐隐约约地看出道路。李夺、宽儿老四弟兄、华阴老六、马凌甫和司令部人员伤兵家属等，于夜十点左右，由东门出去，静悄悄地没被敌人察觉，顺利地通过了包围圈。郭坚和我在城墙上看到他们已经突出包围圈，立即把守城部队集结起来，从白天挖通的城墙洞里钻出去，向西南方向急走，大约走了三四百米，被敌人察觉，蹲在工事里乱放枪，我们也立刻还击。正当彼此酣战之间，猛然一声霹雳，倾盆大雨没头没脑地由天空泼下来，四周顿时漆黑，几步以内谁也看不见谁。我们部队的官兵本来在敌人截击时，队形已不够整齐，加上这样的大雨，马上陷入混乱状态，官找不到兵，兵也找不到官，各自奔逃也各自作战，与此同时，敌方枪声也逐渐稀疏。我呢，护兵部队一个也不见了。好在这一带的道路我是熟悉的，于是独自朝着西南方向跑，这时大雨下的连眼都几乎睁不开，地下没脚踝骨的泥泞又滑又粘，而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在高一脚低一脚的跑时，被摔倒在地上，没来得及站起，后边赶来两个人被我绊倒，压在我的身上，经彼此一打招呼，原来是我连的兵士，我就和他俩一块儿跑。在跑的中间，天空忽然亮起一阵闪光，从闪光中看见前边跑着两个人，我估计可能是郭坚，就跟在前边两个人的后边跑，到了羌白西十五里的石彪村，我们赶上前面的人，果然是郭坚和连长魏金柱。我着魏连长把他带的长枪给自己留下，短枪交给郭坚，于是五个人组成一个小小的突围队，仍朝着西方行进。这时已走出了包围圈，大家都大大松了一口气。又走了十来里路，雨还不停的下着，羌白方面的枪声打得分不出个彼此，路旁村庄里似乎驻有队伍，为了侦察清楚，是不是来解围的自己部队，我们几个人轻手轻足的靠近城边。听见两个哨兵一个对另一个说：“你听！羌白跟

前枪打得这么紧，没不是郭坚要跑了吗？”我们赶紧退回来仍旧沿着羌白西北一带友军来援的方向前进。到天快亮时，找到我们自己的少数部队，知是王珏部队，有先退出者给说知，郭坚已由羌白退出，王部正向后撤，弄到两匹马与王珏一同向党睦进发。弄到的两匹马，郭坚和魏连长各骑一匹，我拉着马尾巴跑，早饭前后到达蒲城县属的党睦，那已是离增援部队很近的安全地带，就在那里收容自己的队伍。说也奇怪！在我们突围的时候，并没给官长士兵说明集地在的党睦，不知怎样他们一个一个都摸着来了。经过查点除一个号兵不愿离开羌白于出城后仍回去外，其余的官兵，一个人也不少，并且没有一个伤亡失踪的。后来才知道：陈树藩部慑于郭坚经常在夜间组织的偷袭，不敢轻易离开驻地，发现情况还把远处的哨兵撤回，凭借既设工事盲目地射击，因为他们不知道是我们真正退却，还认为是偷袭，谁也不敢出来截击，我们得以安全地突出包围圈。拿今天的军事观点来看，这些戏剧性的行动几乎令人不能理解，但当时的真情实况，就是那样。

回忆在五十七天的被围中，以羌白仅有二百多户住民的小镇，我们那么多的部队驻在里边，官兵都挤在住户家里，住在谁家，一切所需的供应就取给于谁家，予取予求，真不知给当地人民带来多少灾难。抚今思昔，殊深愧歉！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个人的记忆难免有所缺漏，甚至可能有错误，希当时曾参与其事者补充指正。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

回忆陕西靖国军初期
郭希仁诱劝曹胡与南雪亭之死*

叶雨田　窦品三　刘仲德

一九一六年陕西护国之役，军政大权都被陈树藩乘机攫去。公然尊袁、投段，大为当时在陕民党人士所不满，报章揭发群相交责。而陈则用高压手段，任意屠杀，如枪毙报馆主笔柯某。他不但残杀民党人士，并波及无辜的人民，如在三原枪杀居民李民政事，即因其名为“民政”而见杀（时李根源为陕西民政长，因此乡人多嘲讽李民政为民政长）。嗣后陈竟加入了督军团，迫黎下野，助段为虐。又复参加徐州会议，暗中赞助张勋复辟。接着李根源被囚，民党的军队多被裁编。革命同志先后罹难者，亦复不少，如王干丞的被其暗害，高凌云之见杀，康任（毅如）之被难于杯酒之间等等。

陈既篡夺革命果实以后，为了维护他的独裁统治，立即排除异己，极力扩充私人势力。如扩编他的嫡系“四张”和压抑高峻以及陷害郭坚等，又收编匪徒（如刘世杰等）以自卫。迨其势力逐渐充实后即公开拥段以抗护法之师，又纵匪殃民以增吾陕之乱，党人之在西北者无不义愤填膺，而人民之愤怨更深。

时高峻（峰五）已起兵于白水，耿直（端人）又发难于省垣，民党人士均集中于泾、原、富、耀等地，密谋举事。先时派李秀实到合阳运动王飞虎部杨虎城，已经成熟。迨焦子静回陕，乃促高峻独立于白水，而省西岐、凤一带，向为郭坚（方刚）所占据。内有民党人士杨介（季石，合阳人）者主张立即讨陈。其先，在陕民党中分为两派，

其一为急进派如焦、杨等主张先行起事，揭发陈的罪状，嗣后自有继者，如此陈即可倒，即不倒亦可挫其凶焰；其二为稳健派，认为响应东南护法，应同邻省取得一致，最要的就是守法而不扰民，方能见信于群众，井勿幕、胡景翼（笠僧）等都有这样的主张。陈树藩素疑胡同陕中党人往来较密，其部下将领，又对胡亦多疑忌。迫使胡在一切未成熟前，不得不虚于应付，对耿部军队进行追击。当耿在省发难时，胡部陈世钰营即先进省援陈，逼耿退出西安，绕道周、户至岐山。此时陈又调他的亲信张鸿远团随后追击，而以胡为前驱。岐山之役，鏖战近十日，胡部第一营冯毓东连，伤亡较重（约五十三名）全军损失，即可相见。嗣因焦子静派武关石来见胡，谓胡曰："事已急，如待你的理想实现时，则陕事不可为矣！"胡即询以计将安出？武以高峻虽被击败，退出白水，但在陕北招致的同志很多，不若让开一条路，使耿、高会合声势自大，陈军到了东府一带，助我们的人多，则大事可望成功；如耿、高各个被其击破，则对我们以后大为不利。如耿出走，你可先入岐山城，更能取得陈的信任，扩编军队后再同耿、高结合，则大事可定。胡听其说，立即撤攻岐山凤凰村高地的兵，让出北门，向东大路撤退。耿同刘锡麟率部于七年一月十二日晚退出岐山，退到富平的美原镇，陈又使胡尾追，令其嫡系部队刘、曾两旅压后。耿当时即责胡失约，不应追逼太急，胡请耿再向东退。耿、高会合后即袭击蒲城。此时胡驻富平派第三营营长岳维峻（西峰）跟踪追击，其余张义安部驻三原，田玉洁部驻美原等地，胡在富平同薛世昌（卜五）、武关石、纪子文、刘允丞等计议一切。胡当时力主慎重，意在使高、耿能稍得休息，而陈树藩又调渭北的队伍驻在泾阳、三原一带威胁胡部，令其追击、进袭蒲城的耿军。一月二十四日晚，胡部张义安在三原起义，逼使陈部曾继贤（子才）和严锡龙等，绌城遁去。胡于二十五日午间到达三原时，曹世英部（俊夫）亦由耀县开来，遂在三原共

商讨陈计划。

当时泾阳县知事南雪亭（兆丰）者，系辛亥革命时的同志，曾充过陕西都督府的交通部长、汉南观察使等职，系同盟会员，暗中以泾阳粮款三千两，汇送三原给靖国军助饷（据泾阳元顺店王平道说，由他手兑给三原振丰享钱号）。并向陈树藩用电话建议：愿亲赴三原调停。但其私助胡饷事已被陈侦悉，虽在电话上许其调解，即时对他的参谋长吴古岳说：“南雪亭愿调停，不知他跳渭河呢，还是跳泾河？”这是过后旁人传出的情况。其实，陈亦认为事已无法调解，乃用电话向胡说：“景翼！你胡闹什么呢！”胡乃答：“我来为查这事。”适曹世英在场，立接电话筒向陈说：“我们反对你。”陈大喊：“你们不怕造反吗？”曹答：“我日驴，就不怕驴踢！”这是当时盛传说的笑话。

当时省中士绅如郭希仁、李仲特、毛昌杰等都认为胡不至生变（因为胡对这些老绅士向以师礼事之）。陈因南雪亭既愿出任调停，胡又答应两可，士绅们都以胡的平日言论决不至生变。在这三种情况下，陈树藩乃请郭希仁和李仲特亲走三原，诱劝曹、胡、郭，于（农历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三原，住在盐店街“德记钱”（即侯笃的号内）。这时候我们都因追随曹、胡驻在三原。听说，南雪亭已于先一日来到三原，住在张警吾（同盟会会员）家中。已数次访胡，只谈军事部署，并未提及解和。迨郭希仁和李仲特到后，乃相约一同见胡。郭首先问胡：“陈督自辛亥以后，对你十分器重，认为你是国家人才，惟因经验尚感不足，故未擢用到应负托的职位，借以磨练。督军那有别意，请你酌量酌量！”胡答以陈督罪重于陆（建章），尊袁拥段，遗羞陕人；附和督军团，摧残国会；威迫元首，宠用奸佞，纵匪殃民，如二百万元公债的发行，几至吸尽全陕民脂。倘不及时纠正，虽爱陈督，实足以贻害于无穷，故张义安师以纠长失。郭又进一层说：“你向来认为救国应先靖乱，不愿与行同土匪者结合，恐因被贼而引起大乱，将来

则不易收拾。你的这次行动，难道不是因救国而误国，因救陕而祸陕吗？”胡答：“时有不同，故事亦有差异。郭先生在民元之时，是当时禁烟的主要大员，因禁烟而孤人之子，寡人之妻者，不啻千人，何以今日又美其名曰办理烟膏善后？实已大开烟禁，流毒地方，何堪设想，回忆初衷，能不泫然！时移势易之故。”郭语塞，后又以私交劝解息兵。胡又以辛亥时，你们循私放走钱能训、江朝宗诸逆，使那些人仍旧祸国殃民，无有已时？郭先生是陕西革命首创的人，宁忍使国家地方事至于此极耶？恐亦非先生之愿。约于明天再细谈而罢。李仲特听了胡的这番理论，认为相当正确，表示陕西事希望胡、曹好自为之，他也不愿再回西安向陈复命。在坐的有侯笃、王诚斋等。郭、胡的话他们都知之甚悉。

当时胡同曹世英商议对付郭走的办法，因郭在陕西革命中向多被人礼敬，且资望、事业亦多被人称赞。为了保全他的体面，只好设法使之早日离开三原了事。曹答以不见面，他就无聊的自然回去了。胡认为尚待考虑，而曹则坚决不见。

第二天早九时马青宛（献章）、王祥生（崇瑞）和窦品三（鑫）等，都到“德记”去拜访郭希仁（因为他们向来都对郭很熟而又尊敬他）。当去的时候并不知其来三原有何任务，都误认为：郭来原是襄助护法军事的（当时在坐闲谈的尚有李春堂、程团九等）。他们见郭后，稍事寒喧，王祥生就首先极有礼貌的询问郭先生这次来到三原的任务，郭则顺口答以“陈督军派我来三原查办张义安的”。王即一手提起椅子向郭打去，并大骂曰：“你倒 X 你妈的，什么督军，简直是一伙民贼。”后经众阻拦，马和王等都愤愤而出。在路上有的说：“郭作了官变了。”有的说：“恐怕胡被其软化。”有的说：“不如把郭就扣留在三原。”有的说：“南雪亭恐怕也不敢回去了。”大家就这样谈论着。

南雪亭因郭希仁已不能再留在三原，只好叫郭先回西安去。自己认为他是陈的属员，也就径回泾阳。去时曾对人说，他拟先秘密把家搬出泾阳，并一面清理手续。谁料，陈部曾子材由泾阳反攻三原。在申家堡子一带，战事异常激烈。胡、曹两军由西南面应战，自晨至暮，未分胜负。忽传说高峻开来大军。曹、胡气壮力攻，曾、刘退败。胡部连长徐元凯等阵亡，夺获大炮、机枪和其他军械很多。

曾子才败回泾阳后，于第二日即接到陈树藩的电话，叫他把“通敌”的知事南雪亭处死。那天早间，曾先令人抬一口棺材放在旅部的院中，地址在文昌阁。又派兵士三十余人，各持长枪，并各持刺刀站在两旁，然后去请南雪亭。南到旅部，见了棺材，还问：“置此何用？”神色自若。曾对南说：“这是为你头备下的!”即令兵士当场刺杀。南雪亭身受刺伤三十多处而亡，就装在所置的棺中移出，并将其家眷抢劫一空。后来曾部败走咸阳，靖国军胡部田玉洁进驻泾阳时，乃改殓南雪亭，送回原籍兴平安葬。

我们对当时郭希仁到三原诱劝曹、胡甚为诧异！因为陕人对郭向以革命者期许。因他在清末奔走革命，赞助民军，推翻满清的功绩常为人所尊敬的。竟由一官所系，昧于事非，殊为身玷。

南雪亭应弃官不顾，乃以身膺地方治安重任，而对陈树藩的阴毒险狠，了解不够。因为陈和他的私交关系，决不能对自己有何迫害，竟罹于难，议者惜之！

我们当时都在三原，对于郭希仁来三原诱劝曹胡投陈，和南雪亭在泾阳惨遭屠杀的经过，都是我们的亲身见闻。但事隔半世纪之久，不免还有疏漏之处，非敢认为信史，仅供参考。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本书编者略有删节。叶雨田，陕西大荔县人，时任陕西靖国军第四路冯志明部连长。窦品三，陕西蒲城县人，时任陕西靖国军第一路郭坚部幕僚。刘仲德，陕西白水县人，时在陕西靖国军高峻部任职。

于右任致陈树藩的两封信*

（一九一八年八月）

（一）

柏生尊兄阁下：复示由延安转来，情意殷殷，无任铭感！此行历北山千余里，所见城镇，有屋无人，十居其九。关中道属，战事延长，糜烂日甚。鄙意地方困苦，生灵涂炭如此，意欲速公自反，共图远大，故欲入省一言。复函所谓：内乱纵平云云。知公视事太易，及今犹未觉悟，则入省尚待他日。谨述鄙怀，请三思焉。今日南北果何为而战？南则为法，北则为段，而陕则一部分声言反对阁下。夫有西北之好地盘而不善用，欲降为北洋武断之附庸，自身作王姬之下嫁，西北男儿如此，亦殊可羞！即自谋而善，为众愤何？况又铮器小，跋扈不法，南北皆疾目而视，其败必不在远。近又搜括中国，贡献日本。滥借乱钱，为煮豆之薪，阋墙之斧。对西北则彼利用公成功甚大，公利用彼而来督军迷之许兰洲；试思将来陕西局面，无论成功失败，阁下岂有丝毫之利益，恐求为刘存厚而不得。今日为公、为国、为西北地盘、为国家大计，如能宣布独立，所有滇、蜀之师，胡、曹部诸人，余一匹夫，敢负完全责任。对公势力威信，只有扩张，断无损害。再各遣精锐，分道北伐，一出关而天下定。执西北之牛耳，非公其谁？将来莫在南而柏在西北，天下势力，可以平衡，中央政局，庶几安稳。依次而行，有〔四〕利焉：一、陕民之水深火热可以力救，二、立于不败之地，三、飞生、丹屏及河北诸公，皆可介绍其为国中有名之将才，不限于陕西一隅，四、悬大西北主义以前赴，开疆拓土，养兵不难。

望公毅然决然，排万难以为之，勿为腐儒之论所误。事顺人心，则成功也大而流泽也远。夫段氏对公不过普通之监督，而公谓为师弟。今欲牺牲八百万秦民之生命财产，为进身之贽见。凡有血气，谁不愤慨。欲言不尽，望切省察。

（二）

柏生尊兄阁下：得三号书，快慰无似。知台前虚怀纳善，虽不以鄙言为尽是，但进而有研究之余地，敢再前而毕其说。大中华主义者（公之意在对内耶？如对内则可谓之统一主义）不从根本作起，则愈作愈小。试举现例：如南北从此战争，中央举电信、铁道、森林、矿产，悉搜括而抵押于外，此后国将不国，何有于大。故目前救国之法，非从所谓鼎足势力入手不可。否则两年一南征，三年一北伐；今日彼运动南系督军为北，明日此运动北系督军为南，凡所谓教育实业、国防，一一停顿。南北人才，朝野精神，尽牺牲于运动、调和、战争三者之中。何也？两力相触，容易爆发也。比如：国会两大党相持，无第三党为之沟通，则每走极端。南北情事，夫岂不然。仲裁无人，则以兵戎相见。而因利乘便之掮客，借火打劫之武夫，攘臂而起，恨不战事延长。故弟前听云云，其手段在一隅，目的在全国。为秦人谋旦夕之安，为国家谋永久之利。明者见事，再三思之。夫以四分之，一之督军，易三分之一之总统，将来放大主义，希望无穷，即为个人谋，岂不合算；况国家前途，地方现状，均有无穷之利！乎函中所谓助乱云云，鄙对此颇有分辩：自去岁南行，对胡、曹、郭、高诸人，未通一函，亦未派一人，非惧公，亦非欺公，实事也。而胡、曹、郭、高竟而为之者，公当知彼自动耳，又岂借人助哉；又焉知大有助于彼者，非右任而柏生也。弟此次南归，亦非在助彼，实水深火热之父老所请求，二十年磅礴□积之主义所驱遣。当日手建大中华民国，何心半途

放弃，能不余恨！深知公真健者，可与共事，并深知公沉机观变，至于今日，羽翼已成，亦将自动，故立反面为公助耳。往怪立生等当日举事，何不与公取一致行动，彼深自咎失计。今也一怒而安天下，岂非大勇。全陕之哭声息，宇内之颂声作，又岂与彼同日而语哉，弟一再函渎，自信为公良友。应记去复在军署时，公每谓法律是个“鸡八”。当时恳切劝戒，谓即此一念，乱天下而有余。公叛中央，谁不叛公？吾言不用，大乱遂作，生命威信，一再垂危。当悟鄙非政客，亦非策士，实为公良友中之良友。此后深愿柏生垂念忠告，勿使不幸而再中也。昔人有作事东南，成功西北，时哉，时哉！真面应露，英雄觉悟，自异常人。瞻望节旄，无任神驰，不胜祷盼之至！愚弟于右任上言。八月七日。

*此系于右任一九一八年八月八日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前给陈树藩的两封信。第一封信原无署时，第二封信署时八月七日。

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副司令张钫就职通电*

（前略）右任、钫京沪蛰居。痛心国难，迩者间关归陕，战事方殷。过蒙陕西靖国军将领胡景翼、曹世英、郭坚、卢占魁、高峻、樊钟秀等及全体军官谬相推举，俾总师干，闻命惶悚。思吊民必先伐罪，抚膺慷慨，念戮力贵在同心。右任、钫爰于八月八日就总副司令之职。重任骤膺，轻材滋惧。收关辅以定中原，当仁敢让，始东南而成西北。为国前驱，厉兵秣马，虽有待于经营，鞠族陈师，或恐疏于应付。诸公当代伟人，学识宏富，尚祈时赐南针，匡所不逮，庶免陨越，共策进行，敢布腹心，请赐明察，临电无任待命之至。

陕西靖国军总司令　于右任

副司令　张　钫

*本文抄件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

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
副司令张钫布告*

为布告事：照得右任等蛰居京、沪数载于兹。此次间关归陕后，承靖国军各领袖及全体军官谬采虚声，互相推举，即不听其家居，复说卑以戍政。且以国家桑梓，种种关系，重相迫责。右任等鉴其诚恳，并环顾大局，未敢固辞，致辜高谊，现于八月八日就职任事，从事一切。顾念军兴以来，时阅半载。吾父老昆弟供亿之繁，流离之惨，及吾军将士卒戍守之苦，祉谱之劳，右任等归途所经，痛切心骨。兹既勉膺重寄，举凡治兵筹饷，求贤安民诸大端，敢不夙夜兢兢，矢勤矢慎。督饬各军并地方官长，悉力整顿，勇锐进行，驱除小丑，绥定西陲，以求竟吾军民未竟之绪，兼以大慰吾父老昆弟、军将士卒希望和平之心。语曰："逆水行舟，不进则止。"今日时势，无乃类此。所冀各界人士，推诚赞助，匡才不逮。庶战祸可期速结，而吾陕八百万生灵，亦可早获安堵也。右任就职伊始，谨布愚衷，合极布告。仰远迩军民人等一体周知，此布。

总司令　于右任

副司令　张　钫

*本文抄件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

胡景翼等取消陕西靖国军各总司令名号的布告*

为布告事：我军起义半载于兹，苦我士卒，罪我父老，蒿目时艰，益深水火。虽殷吊民伐罪之心，未收拨乱反正之效。言念及此，时切疚心！非尽不知兵士皆畏死，良由事权不一，时多掣肘之虞。因之号令不行，难收指臂之助；而尤所惕息者，彼此观望，必至猜疑，猜疑不已，必至愤恨。而敌军之阴谋离间，未必不行于生死相依、患难与共之人。景翼等互相商权，久思推贤主持军务，俾归统一。天佑民国，幸右任、伯英两先生相继归陕。先生悉革命巨子，共和伟人。一则负物望于东南，一则着奇勋于西北。关辅英雄，边陲豪侠，闻名倾倒，矢志推崇，总揽军权，同声拥戴。景翼等叠经敦劝，幸邀慨允，不避困难，肩此大任。兹定于八月八日推戴于右任、张伯英先生为总、副司令，即日开府视事，景翼等立即取销各总司令名号，此后胥率所部听命指挥。杀贼致果，敌忾同仇。无诈无虞，始终不二。皇天后土，实式临之。用特布告，咸使闻知。此布。

胡景翼

*本文抄件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

于右任致胡景翼函

三十一三函均悉。二十八鄙有一函，共计八纸，收到否，请示！方刚已收复武功，虎城打兴平主义而未得手，闻已与伯英接头矣。伯生已退，我军正好前进，退过河北之谓何？公函谓无战不胜，但胜而后退，前功尽弃，又何贵此战哉！况子弹将到，如不勇猛前进，将来所谓子弹者，总司令无力分配，直可成为陕西祸水，请再思之！现徐树铮已倒，伯生正在徬徨无计。彼之进力，必不如前，失此时机，岂不可惜。公所谓肃清河北者，鄙实不知，其目标，但愿进行勿懈而已。人谓笠僧无决心，我谓笠僧多主义，然乎否乎？！振五处仅付一百五十两，缓当再为接济。沪粤蜀函均去，耀宸想晤面矣。濮阳村有扣留邮件事，已致函嘱查明释放。伯英来函欲在濮阳设行营总司令部，此事如成，恐毁伯英者日多，曹部将更难着手，爱伯英爱陕西者当不出此。但为鄙人计，则颇宜便垂老无能，急转直下，亦是时机。忍泪看天，所不能忘者，无力极此，涂炭之父老、昆季耳。此次南归，心愿不过欲为贤者驱除。他日谁贤，便为我友，亦即为陕西之主人翁。此心如光风霁月，一尘不染，可以质之天地。但此种迂腐话，无人信耳，中夜不寐，书此谨呈。

笠僧仍祈专心致志，济河焚舟，剪除国贼。此须事有不才在，无劳分心也。

于右任

一月三十一日

---

*本文抄件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文内署时“一月三十一日”之“一月”似有误。从信之内容看，似系于右任一九一八年八月八日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至同年九月十八日胡景翼被陈树藩劫禁于西安间的事。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

张钫致于右任函*

右任兄鉴：

陕事得兄筹划，不久当能大定。碌碌如弟，不过随波逐流，坐享愚福而已。读笠僧函，汗流浃背，辞则不义，不辞又虞折足，中心忐忑，进退失据。吾兄具世界眼光，且素为南方各领袖所推重，望有以教我是幸！此处因连与逆军战，不暇他顾。而内外声气隔阂，尤为一大憾事。中国革命迄今已四次，均无圆满结果。盖长江以南，仅能破坏统一，不能制政府死命也。秦陇枢幽燕，为自古定天下者所必争。诚以秦陇一得，晋豫直隶即可处处进兵，而政府防不胜防，自望风披靡矣。以笠僧诸兄之才干之魄力，有吾兄以运用之，关中迎刃可解。而汉中为南北咽喉，若不全行占领，我军行动犹时有掣肘之虞。亟函莫赓兄派劲旅入陕，略定汉中，俾我军南北贯联。不惟秦陇指日可定，而沿江各逆军，亦闻风惊怖，不敢与我军为敌矣。关系大局，实非浅鲜，吾兄卓识，以为何如？弟到陕月余，然察详情，我军处处奏捷，终不能捣穴擒渠，实由各军其军毫无统驭所致。笠僧首注意于此，可谓能见其大。谨将管见所及，略陈一二，弟未到之先，总司令应办事件，即请吾兄负完全责任，商同笠僧，积极进行，是所切祷。刻新收各队，尚未布置就绪。逆军中旧日部属，正源源而来，不便遽尔远去。俟稍事安排，即当渡河，畅领雅教也。即请

大安　　张钫启

*本文抄件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

张钫致胡景翼函*

立生老弟鉴：

燕生昨晚归而责我，右公刻来函说我，而函复亲批数十字，夫复何言，但愿彼此一笑置之。古人仇深射钩，尚能共成霸业。兄本不才，弟其勉之，刻备疏果数事，请弟台即刻驾临，偕大家痛饮。今夕若不能释，然则小兄借退避贤路，明日负荆尊庑下矣。此颂刻安！

阅毕付丙千万千万

小兄　张钫上言

民国十年三月二十七日

*本文选自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张钫人物卷》，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

于右任张钫任总副司令后陕西靖国军之组织编制表*

陕西靖国军	总司令	于右任
	副司令	张　钫
	总参议	苑卓亭
	参谋长	刘月溪
	参谋	余钦烈
	秘书长	刘绍文
	副官长	刘子茂
	军务处长	彭仲翔
	军法处长	李琴舫
	军需处长	蔡江澄
	军械处长	高又明
	外交处长	王子元
	财政处长	柏　笙
	副处长	郭子兴
	教育处长	蔡祥符
	书记长	李瑞峰
	卫戍司令	李秉章
	卫队营长	李励生
	粮台总办	同文成
	帮办	刘鲁堂
	帮办	唐新斋

陕西靖国军第一路	司令	郭　坚
	参谋长	马凌甫
	参谋	郭　泫
	秘书长	党　沄
	书记长	田华堂
	副官长	杨季石
	军需处长	辛子秀
	军法处长	萧荣绶
	军械处长	蔚定候
	军官战术研究所长	雷赤城
	学生教导连连长	安石城
	先遣司令	刘锡麟
	第一支队司令	张　铎
	第二支队司令	王　珏
	第三支队司令	郭英夫
	第四支队司令	王仕云
	第五支队司令	耿　庄
	第六支队司令	刘福田
	第七支队司令	贾福堂
	第八支队司令	党玉琨
	第九支队司令	李　夺
	第十支队司令	麻振武
	卫队骑兵团团长	
	兼卫队步兵第三营营长	党海楼
	卫队步兵第一	马腾蛟

	营　　营　　长	
	步　兵　第　二	李生新
	营　　营　　长	
陕西靖国军第二路	司　　令	樊钟秀
	副　　司　　令	阎锡民
	参　　谋　　长	吉少峰
	秘　　书　　长	陈霞廷
	副　　官　　长	王新更
	书　　记　　长	何树三
	军　需　处　长	阎秀峰
	军　法　处　长	王文轩
	第　一　支　队	李三林
	第　二　支　队	赵德一
陕西靖国军第三路	司　　令	曹世英
	参　　谋　　长	王　烈
	秘　　书　　长	张梦宾
	副　　官　　长	王继臣
	军　　需　　长	田衍九
	军　　医　　处	郭仁甫
	军　　法　　处	包国翘
	军　　械　　处	吴子齐
	书　　记　　长	柯伟玉
	第　一　支　队	杨　虎冬
	第　二　支　队	王祥生
	第　三　支　队	石象仪
	第　一　团　团　长	刘文伯

	第二团团长	石象坤
	骑兵团团长	王成章
	简练队队长	杨仁天
陕西靖国军第四路	司令	胡景翼
	参谋长	李文卿
	秘书长	柏堃
	军法处	刘铭斋
	军需处	朱思聪
	副官处长	郭叔蕃
	军械处长	高又明
	军医处长	杨介石
	第一支队司令	田玉洁
	第二支队司令	董振五
	第三支队司令	岳维峻
	第四支队司令	李云龙
	第五支队司令	康振邦
	第六支队司令	冯毓东
	第七支队司令	崔式卿
	第八支队司令	姚林翼
	骑兵第一营营长	张维和
	骑兵第二营营长	靳经国
	炮兵营营长	刘佩荐
	机关枪连连长	温怀强
	工兵连连长	崔宝航
陕西靖国军第五路	司令	高峻
	副司令	王雄生

	顾　　问	焦子静　王自荣
	参　谋　长	曹济卿
	秘　书　长	李裕本
	军　法　处　长	田霈霖
	军　需　处　长	杨　渡
	军　械　处　长	石生光
	军　医　处　长	伊莘农
	副　官　处　长	田明卿
	第一支队司令	赵树勋
	第二支队司令	张全贵
	第三支队司令	谢丕绩
	第四支队司令	李秀山
	机枪连连长	赵乐山
	骑兵连连长	阎振奎
陕西靖国军第六路	司　　令	卢占魁
	参　谋　长	张晋三
	秘　书　长	黄庸伯
	副　官　长	张少丞
	军　需　处　长	卢占海
	军　法　处　长	李明轩
	军　械　处　长	郑雨庭
	总　指　挥　官	弓富魁
	第　一　支　队	张　威
	第　二　支　队	武耀威
	骑兵团团长	张九才
	辎重营营长	马少泉

	工兵营	营长	杨文秀
	机关枪营	营长	刘　芳
陕西靖国军第七路	司	令	王珏（系九年续编）
	副	司令	郭英夫
	参	谋长	史绩丞
	秘	书长	吴杰生
	副	官长	魏抱仁
	军法	处长	田雨亭
	军械	处长	王英诚
	第一	支队	田华堂
	第二	支队	苏子厚
	第三	支队	王伯龙
	卫队	营营长	王　韬

陕西靖国军总指挥署编制表（民国九年成立）

	总	指挥	胡景翼
	顾	问	刘允丞　曹航生
	参	议	郭伯龙
	参	谋长	李秉璋
	参	谋	同文臣　彭时斋
	秘	书长	张翌初　范克立（继）
	军	需长	朱思聪
	主任	军需	杜荫亭
	军法	处长	史仲书
	军械	处长	高又明
	军医	处长	李蔚亭
	副官	处长	郭叔蕃

主　任　副　官　牟文卿

十分队总队长　杨瑞轩

第一分队长　张星南

第二分队长　韩子云

第三分队长　贾坤山

第四分队长　井寿章

第五分队长　赵璧轩

第六分队长　马正中

第七分队长　郭振才

第八分队长　武忠堂

第九分队长　李胜武

第十分队长　王序绪

陕西靖国军军官教导团（民七设立）

团　长　胡景翼

团　副　樊钟麟

教育副官　赵进之

总务副官　牟文卿

第一队长　王省三

第二队长　石抡元

陕西靖国军左翼军简练队（民七设立）

总队长　杨仁天

教育队长　罗策甫

陕西靖国军第三路经武学校

校　长　曹世英

教　育　长　程焕奎

*本表选自《西北革命史征稿》（一九四九年一月）。

于右任回陕经过*

王子元

胡笠僧（景翼）部下张义安，于民六在三原起义，响应孙中山先生号召，成立陕西靖国军。目的在推倒北洋军阀段祺瑞及其在陕西之爪牙陈树藩（此时陈树藩是陕西省的督军）。义旗一举，各方响应者不少，平常目为土匪者大部响应。胡笠僧虽系一翼总司令，但各部多未正式组织，整个部队亦难统一指挥。胡笠僧颇感棘手，不易统率。胡遂决心派张立卿和王子元为代表，经过敌人防区，暗赴上海，敦请于右任先生回陕主持。

民七春，我（王子元）同张立卿一同出发。立卿因过于小心，经过敌人地界害怕出事，故出门在渭北三原东乡田市某村庄住了几天，又返回三原，被笠僧严厉斥责以后，复出发。沿路有盘问者，我均以教会基督徒的立场答之。一到观音堂乘上火车始大部放心了。

到上海向于先生报告后，于先生因陕西新兴的这一支革命队伍，尚为北方独一的，自觉责无旁贷，毅然慨然答应返陕，故决定只同我一人微服间道返陕。

大约是五六月间由上海动身的。我在上海曾预先到北四川路基督教广学会总编辑莫安仁牧师处(Rer.morgan)，向他要了一封亲笔信随身带着，以备随时同沿途教会取得联系，以防万一遇事时之帮助。

我和于先生由上海动身时，相约我先走一天，在郑州某旅馆等待。次日于先生到郑州会齐后，就一同搭陇海路火车抵茅津渡过黄河入山西（因潼关是陈树藩势力范围，不敢走潼关，山西阎锡山是闭关自守，持中立态度，故较安全）。先到运城，在客店旅居时，亦向当地教会外国白牧师接洽过。次日由运城到蒲州福音堂休息，该堂传道人罗得

道是我的教友。由蒲州沿黄河东岸北行，一直到禹门渡。这渡口有卡子，还住有晋军。对于先生稍加盘问放走后，将我详细盘问。那位盘问我的排长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后，他说他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才放我走了。我们过河时看见两岸当日禹王治水时凿的痕迹尚能看清，过河后于先生曾作诗留念。渡过河即到宜川县，该县王县长招待了我们，于先生为他们也写了字。住了一天半，王县长派了两位民兵护送我们到延长县，住在油场里。该场重要职员油运飞，系于先生的亲友。由延长即转赴延安。驻军田团长毅民，富平人，系胡笠僧的表兄。他和井崧生对靖国军是同情的，名义虽未独立，但实际也是独立的。田力劝于先生对陈树藩和渭北起义队伍作调解工作。我们到这里后，田毅民，还有延安县长董瑞生都竭力招待，田还派牲口护送。

由延安下来经过县份的教会，就是我们最初信教时加入的浸礼会，熟人甚多。所以在甘泉、洛川、中部（今黄陵）等县多是住教会。有些教会一看见于先生的长胡子，就打招呼说："牧师好！"

一到宜君地界，即入了陕西靖国军范围。李文卿等带着许多骑兵来迎接，不几日，我们就顺利到达三原。

于先生到三原后不久，被正式公推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张伯英（钫）为副总司令，李文卿为卫戍司令，我被委为陕西靖国军外交处处长，举凡与外国人的接洽和教会的接触都由外交处办理，当时对外省的一切秘密通信都由外交处负责。

于先生就职总司令后，又将靖国军编为六路，以后又添一路成为七路。这些编制详情，在房仙洲、马亚辞所负责编的《西北革命史徵稿》内有详细的叙述。

---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本书编者有删节。王子亢，陕西三原县人，时庄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

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的组成和一般情况*

张　钫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七月，于右任、张钫分别到达三原，即被陕西靖国军各部队推举为总、副司令，取消郭、胡、曹、樊、高、卢等不相隶属的各总司令名义。用拈阄方式改编郭坚为第一路，樊钟秀为第二路，曹世英为第三路，胡景翼为第四路，高峻为第五路，卢占魁为第六路。总司令部设在三原。从此陕西靖国军有了统一的组织，对陈树藩、刘镇华发起了声罪致讨。

总司令部成立后，张钫到高陵和第三路司令曹世英见面，曹对张说："我真该打，至今追悔不及。在三原开会时胡景翼主张推您作总司令，是我从中反对，说您和陈、刘有莫逆之交，您的名声太大，又是河南人，恐不适宜。我推胡担任，他坚决不肯，才推举胡子（指于右任）一人担负军政全责。现在各路司令均认为大敌当前，非另想办法不可，补救还不算迟，大家都要推您作总指挥，请您原谅我的苦衷。"曹和张钫一同到三原，大家同意刊刻关防连同委托书，由于亲自送张，张钫不肯接受。正在这时，井勿幕到了三原，是陈从省城将他放出向靖国军言和的，以释放胡景翼为条件，因胡前被陈诱获现尚拘留在省城。大家知道井是借故脱身，井到此绝口不谈调和，都说失一胡来一井不减靖国军的力量。

当时由张钫提议："井是为革命而来，应该推他作总指挥，我愿随同他去作战。并且可以将他的老兄井岳秀从榆林调来参加战斗，我们要恢复民元的局势，坚持到底，完成陕西革命的任务。"大家都赞成，井勿幕接受了总指挥的职务。井、张同到西路去巩固第一、二路

的占领区，打通陕南，迎接援军。等到部署妥当，就要大举进攻。

井到后，靖国军的士气大振。这时驻在泾阳的田润初，他既与陈接近，和胡景翼又是好友。这样消息传过去，陈感觉他的阵营更不稳固，于是便向段系告急请兵。同时靖国军接到了上海和云南、四川的消息。在大好的形势下，三原会议决定全力向西路集中，东取咸阳，南迎川滇援军，夹渭河、泾河之间布成阵势，与三原、泾阳成犄角之势。凤翔城内的陈军，闭城三天，经派人商谈，遂开城投降，表示合作。这时滇军一支队由陕南进入陇南，从天水、陇州向凤翔前进。张钫到城外约三十里的陈村迎接滇军叶荃，和他见了面。叶荃的部队跋涉六千里，驰援陕西，真如飞将军从天而降，就暂驻凤翔养精蓄锐以待出击。井于叶荃到达的第三天也到了凤翔，三、四、五、六各路部队同时纷纷出动向兴平集中。井在那里停留了三天即转赴兴平。张钫这时也出发渡过渭河经眉县到达周至，驻在城外十里马营村。辛亥革命老战友党天佐从陕南率领一个支队前来会合。靖国军正在作大战前夕的准备。

陈、刘又在这时派遣河南民党同志杨铭西前来商谈合作停战。杨和刘镇华是河南中州公学的旧同事，张钫约他来陕。他到了商州张已离开，被迫胁到西安。陈、刘要他来作调人，不得不有此一行。他在马营住了两天，便要回省复命后出陕转赴上海，行至终南镇即被刘镇华的部下杀害，弃尸道旁。这正是靖国军克复周至县城的那一天。张钫和惠又光刚刚走到城东门口，听到了杨铭西的凶讯；同时又接到报告说井勿幕在兴平县的南仁村遇害。两人惊愕坐于地上，神昏气沮，移时才又上马进城。

井死后，士气沮丧，三、四、五、六路队伍与敌人作战，败退到渭北，善战的董振五在这次战役阵亡。兴平、武功间正面阵地，由一路及滇军抵御。二路这时又被围于周至。两个战场经过两个月的持久

战，四川援军终无开到的消息。敌方则援军大至，驰援陈、刘的军队计有张作霖所派的许兰洲一师，段祺瑞所派的张锡元一旅，其他有甘、晋、豫各省援陈敌军尚未入陕境。形势突变，靖国军只得转攻为守，因为战事不利，内部矛盾逐渐发生。

（一九六〇年）

*本文系张钫《关于陕西靖国军的回忆》其中一节之节录，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本书编者有删节。

陕西靖国军第一路概况*

马凌甫

（一）

陕西靖国起义，是陕西人民反对督军团坏法乱纪、祸国叛变的一个革命行动，在当时是有进步性的。这时国内形势是在袁世凯帝制失败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国家大权实际掌握在国务总理段祺瑞手里。段祺瑞为了进一步扩大他的权力，就和辫子将军张勋密切勾结、互相为用。段祺瑞利用张勋作乱，使国会和总统不能依法行使其职权；张勋则利用段祺瑞合作，以逞其复辟阴谋。张勋的驻地徐州，就是督军团阴谋叛变的大本营，陕西督军陈树藩系段祺瑞嫡系，乃督军团主要人物之一，因而就是陕西靖国军革命的对象。

我参加陕西靖国军的全部时间是在第一路度过的，因此对于第一路事情知道的比较多，并且大体上都是亲身经历，现在就我所能记忆及的把它写出来。其他各路联带述及，以见一斑。

陕西靖国军第一路，基本上是从陕西警备军转变过来的，第一路司令郭坚就是原来的警备军统领。要彻底明了这支力量在靖国军这一革命战役中所起的作用，我想先从郭坚说起。

郭坚，陕西蒲城人，是县立小学的一个学生。他的家庭是一个很穷苦的农户。他自幼不事家人生产，侈口奸谈天下事；性慷爽，好结交，不肯受封建礼教的拘束。遇一不平事，辄喜以武犯禁，拔刀相助。当时地方所谓“刀客”，即游侠之徒，多和他通来往，并且有许多头目听从他指使。辛亥革命时，曾到西安参加学生军，抢夺军装局，事

定后在陕西交通司任守卫，为司长宋元恺（相宸）所器重。旋因陈树藩在大荔新成队伍，想利用地方武装编制成军，就召郭坚为他收纳地方豪侠，这就是郭坚参加武装队伍的开始。他的得力助手，则是耿直。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盗国称帝，全国各地举兵声讨。当时陕西督军是袁世凯的亲信陆建章，因为他杀人不眨眼，被呼为“陆屠户”；陕人讨伐袁世凯的武装起义，就叫逐陆之役。陈树藩当时是第四混成旅长，为陕军中仅存的一支部队。因为他曾拜陆建章为老师，所以在陆建章剪除异己的时候，得以幸存。这次陕人反袁逐陆，声势浩大，陈树藩鉴于大势，也举起反袁的旗子，陆建章派了他的儿子陆承武率领“中坚团”向陕军进攻。在富平县打了一仗，“中坚团”被胡景翼打垮，陆承武被陕军活捉；陆建章不得已，派使乞和。当时的条件是：陆建章把督军让位给陈树藩，由陈树藩负责使陕军交出陆承武，并保证陆的生命财产安全离开陕西。陈、陆在西安见面的时候，师生还对泣了一场，陈树藩就此登上了督军兼省长的宝座。因为起义时郭坚号召的人数多、力量大，就编了七营警备军，以郭坚为统领，耿直为分统。

一九一七年二月李根源来陕任省长。李在护国军讨袁时期是肇庆军务院的副都参谋；袁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南北统一，肇庆军务院于一九一六年七月正式宣告撤销，李根源被任命为陕西省长。段祺瑞对李长陕，并不是心甘意愿，只是由于黎元洪支持，无法阻止，便示意陈树藩千方百计发动陕人来反对。记得李根源行将赴任的时候，旅京陕西同乡曾开过一次欢迎会，有汉南少数同乡受了陈树藩指使，在会场捣乱，想把欢迎会搞垮，卒被同乡用武力把他们逐出，李根源终在陕人欢迎之下到了陕西。陈树藩在表面上虽然也表示欢迎，暗中却多方掣肘。警备军是省长直属的武装部队，陈树藩就想利用郭坚与李根源为难，使李不安于位而去。但郭坚素重义气，且以李是革命军

人，精神上反与李接近，这就使陈树藩对郭坚不但失去了信任，且有去而后快的决心。

五月三十一日督军团乱作，陈树藩因李根源不肯附和叛变就把他拘禁起来，同时对郭坚也准备下手。适张勋于七月一日在北京宣布复辟，陈树藩因郭坚平日标榜革命，就伪装热心革命的样子，对郭坚说："张勋复辟了，我看断无成功之理。不过目前各省都无表示，陕西未便首先发动，但机不可失，你可把你的警备军暗中抽调一部，再纠合些地方武力，假道山西，讨伐张勋。这是一种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成败都是很光荣的。"郭坚明知这是陈树藩对他下手，但认为这就是他走上革命阵线的一条道路，马上就按照计划行动起来，并约宋向辰（宋系随李根源回陕，被任为潼关公路局长）、马凌甫（与陈树藩政见不合）、樊灵山、杨介诸人参赞机要。讵意师至合阳，正在半渡黄河之际，段祺瑞马厂誓师，平息了复辟之变。山西督军阎锡山见郭坚过河打的是讨张勋的旗子，就电陈树藩询问。陈树藩复电说"郭坚不服调遣，自由行动"，于是已经渡河的部分，阎锡山就派商震包围；未经渡河的，陈树藩令驻在大荔的王飞虎临岸要击。郭坚在晋南师出无名，且部队多系乌合之众，纪律不佳，遭到惨重的失败，只身逃回陕西，从间道往倚在凤翔留守的旧部。宋向辰、樊灵山在晋南战役中牺牲。我和杨介则为王飞虎所扣，王飞虎惮于清议难违，且因杨介与他有旧，即时恢复我们的自由，我乃潜往上海。

郭坚在晋南失败后，陈树藩就提升耿直为警备军统领，意在羁縻耿直以收集郭部。耿直激于义愤，不为爵动，仍暗中听郭坚指挥，静待时机。是年八月，国会议员在广州开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组织护法政府。陕入为响应护法，就展开讨陈运动。耿直西安起义失败退至咸阳三桥镇与郭坚相遇，遂与俱西。当郭坚在凤翔出兵向西安进发时，即派人到上海邀我回陕，并让我代发讨陈通电，宣布凤

翔独立。这个电报是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各报发表的。陈树藩因郭坚在凤翔独立、耿直亦退出岐山，乃分两路向西追击，一路是张鸿远率领游击队出周、户，一路是一旅刘世珑率胡景翼、二旅曾继贤率严锡龙出兴平。郭坚为集结兵力，就把原来散驻西路各县的警备营调集于岐山、凤翔，因此陈树藩的队伍没有经过大战很快地就会师包围了岐山。血战八日，张鸿远的连长雷震和阵亡，郭坚的营长简大猷亦战死；双方伤亡，均极惨重。

（二）

陈树藩军占领岐山，陈派人至凤翔言和。要求郭坚取消独立，把刘锡麟截留的新疆械交出；免耿直职，以郭坚继，郭不为所动。凤翔知事杜鸾（次璜）、厘金局长王延往岐山谋调停，竟遭严锡龙杀害，厥状甚惨。郭坚以凤翔孤城难守，遂率部弃凤翔而东。至礼泉为郭金榜阻击，至泾阳为陈健要截，但均未为困。又趋而东，至澄城之寺前镇、韦庄，始与在白水已经宣告独立之高峻取得联系。白水与蒲城接壤，蒲城驻军为陈树藩第二混成团李天佐部。耿直欲取蒲城为根据地，乃于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拂晓率队袭取，耿直身先士卒登城，继至者百余人，占领西城楼，矢石纷落，李天佐兵大却，西门遂为耿直军所夺，大队鱼贯入城。而胡景翼部某营来援，登城应战，乘耿直不备，击中要害，耿乃耸身顾其部曰：余伤及要害，死矣，请割头，无为陈树藩得。遂死，其部不忍，以土掩之。耿死，士气大挫，郭坚乃率部移驻于高陵之交口。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和王一山、焦子静自上海归来。同时到交口的，还有刘廷森（月溪）和班翔（子密）。我们是衔中山使命，策动陕西各方革命势力，共同讨陈，并与已经独立之起义各军，通用靖国军名义，与广州护法政府相联系。我们五人是从上海一道出发的，在观音堂下火车后，刘廷森、班翔取道潼关；我和王一山、焦子静都系陕人，为避侦者耳目，伪装商人，由灵宝入

山，绕洛南出蓝田。途中彼此都以商人习惯相称呼，但是每过一处，就听人说：“那几个人哪里象商人呢！”在人们语出无心，却增加了我们很大的顾虑。到了交口，郭坚就留我任参谋长，高峻因焦子静到交口，也从白水来与他见面，刘廷森就去三原。这时胡景翼在三原、曹世英在耀县同时宣布独立，与郭坚、高峻通称靖国军总司令，举兵讨陈。曹部石象仪占领了高陵，胡部田玉洁占领了泾阳，胡、曹都派代表到交口商进军计划，一致决定先取西安。西安取得后，再商讨一切问题。

一九一八年二月八日靖国军渡渭，克复临潼，占领光台庙。郭坚、高峻为前卫，曹世英为后援，十日会师于灞桥，前锋至距省城五里之韩仙庄。胡景翼也派他的备补营长张养诚（毅庵）由草滩渡河，绕省城西，占领城南荐福寺。西安遂在靖国军包围之中。陈树藩手忙脚乱，急调驻防西路的张鸿远入卫省城，张部不过千人，分兵应敌，疲于奔命。陈树藩的督军署也受到城外炮火的威胁，人心动摇，岌岌不可终日。而援陈的镇嵩军忽大至，镇嵩军原来就驻在潼关以外的豫西各县，本属豫西地方部队。因为这一地区靠近嵩山，故把这一支部队名为镇嵩军，统领是刘镇华，在政治上也是军阀段祺瑞的附庸，兵力约五千人。当胡景翼等独立的时候，陈树藩感到自己的兵力消失殆尽，就以陕西省长的地位，换取刘镇华来陕支援。陈、刘既两厢情愿，段祺瑞自然同意，于是刘镇华就率领他的镇嵩军进了陕西。他过潼关的时候，对陕西人说有调停陕局之意。靖国军就推萧荣绶为代表，到临潼和他接洽，希望与他合作，共同反陈。他说：“我是奉中央命令来陕的，如果各方不我遐弃，我是情愿合作，但我的立场与陈一致，不能改变。”萧以不得要领而回。刘镇华到西安，就担任了陕西省长，陈树藩的士气为之一振。靖国军仍退至渭河以北，张养诚因胡景翼命他经略周、户，引兵而西。至户县东大王店，陈树藩率镇嵩军追击前来。张养诚

所部人数仅二百余，但均系青年学生，慷慨激昂，无不一以当百。卒以弹尽，且时近昏暮，张养诚为流弹所中殉难，一军大恸，退回三原。

靖国军退渭北，郭坚以大荔为古冯翊郡，称关中左辅，地势重要，为兵家所必争；欲先取大荔，为持久战的根据地。时大荔驻军为陈树藩第三混成团王飞虎部，郭坚先使他的副官长杨介往说，因杨介在逐陆时，曾充东路模范团长，与王飞虎有旧。王初意颇动，既复犹疑。靖国军乃于三月二十三日拂晓，攻大荔城，前锋登埤者数百人，因接应愆期，未能下。郭坚设司令部于距城三十里之羌白镇，兵力分布在城廓附近各村落；李夺驻铜堤村，张铎驻龙门村，我时至七里村指挥攻城军事。时经半月，郭坚在羌白召集会议，他说：“屯兵坚城之下，兵家所忌。城可以袭取，可以吓开。若正式围攻，则需用弹药、人命、时间来换取。现在我们袭取既未成功，威吓也没有奏效，只好拖长时间来围困。但日子一久，饷项的来源、兵力的补充都成问题。目前韩城、合阳两县皆未驻兵，经略韩、合，不需要什么力量。且闻韩城有所谓“硬肚”者，皆直鲁客民，多参加过义和团，祀神惑众，声言一经磨顶，则枪弹利刃不能入，乡民受其蛊惑者甚多。陈树藩旧部严锡龙在三原被靖国军缴械后，即到大荔依附王飞虎，最近赴韩城为王飞虎提取饷款，被群众纠合硬肚杀死于韩合交界之太枣沟。群众恐王飞虎派兵报复，至今尚未散去；如果能协助我们，也可成为攻城的一种新生力量。”大家都很同意，乃由我率李世英、王镇西、曹景参三军官经略韩、合。我是合阳人，且与合阳县知事张联济系昔年同学，遂先遣人对张表示来意，张则大为惊惶，急派县绅张书伸、范清丞等到露井镇请我暂勿进城，说一切问题，都可从长细商。一面却暗中招韩城“硬肚”守合阳城，以图抵抗。我因事已至此，非武力不能解决；但用兵则目前不遐及此，也非此行目的，遂仍回羌白。

靖国军围大荔匝月，陈树藩引兵渡渭驻固市，密令王飞虎李天佐

同时出兵攻羌白，以解大荔之围。四月二十五日王飞虎由东进，李天佐由北进，陈树藩率镇嵩军及姜宏模由西南进。郭坚使李夺御王飞虎于铜堤村，王任云、王镇西、孙步武敌李天佐于龙阳镇，亲率刘福田、麻振武、耿庄等战陈树藩。结果李天佐败北，王飞虎也失利，惟陈树藩兵至羌白城下。郭坚侦知陈树藩驻地，夜间命耿庄带少数精锐绕敌后袭击，陈几被俘虏。次日陈兵全部退却，大荔仍在靖国军包围之中。王飞虎惧，密遣人将家室送往上海，谋弃城宵遁。大荔县知事朱宝镛极力劝阻，王飞虎乃以血书向陈求援。七月七日陈树藩又大至，靖国军围城之兵尽退羌白，铜堤村失守，羌白被围。

靖国军以羌白地关重要，势须坚守，而外援不至，羌白城日夜受攻击。郭坚乃以帛书求援于曹世英，书中只写了四句话说：陈贼打我，你贼不管；我贼若亡，你贼不远。这四句话在当时曾哄传于道路，但援军皆为陈树藩兵所阻。郭坚对于守城官兵，经常指示方略，他说白天敌人要攻进城来颇不容易，最害怕的是晚上。他为防敌人夜袭，曾乘黑夜挑少数精锐，组织敢死队，出诚突击外围的一点。敌人一处震动，处处戒严，一夜有警，夜夜不安。因此夜间攻城的事，逐渐停止，只将羌白固围，挖掘深沟以图久困。为时既久，城中食粮将尽。七月三十一日夜间微雨，郭坚率精锐由西门突围出，至兴市镇与张铎会合。我率李夺、刘福田及司令部人员由东门出，溃围至杨村，黎明渡渭，经华阴县境入南山，与驻在洛南的樊钟秀部会合。

樊钟秀（醒民）河南人，曾号召“侠少”数百人据黄龙山。一九一七年，为严锡龙收抚授营长。胡景翼独立时，樊跟随他的旅长曾继贤攻三原，兵败南返，至省城南二十里之三兆镇，也树起靖国军旗帜，引兵东下。乃复北，于旧历端阳节袭潼关，破之。获枪五百支，子弹百余万，占据商县、洛南等处。张钫（伯英）也由北京来，在军中主持大计，我退此就是为同他们取得联系。

（三）

靖国军经过半年来的发展，占据的地面广，力量也很强大。由于彼此不相统属，在军事上经常缺乏统一的计划和行动，乃公推于右任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遣人迓之于上海。于右任间关归，在三原就总司令职，当任郭坚为第一路司令官，马凌甫为参谋长。

部署既定，郭坚因不得志于东，乃转而之西，由兴市镇北绕耀县，经通神沟，至乾县城下。城内守军，不意靖国军骤至，且慑于郭坚的威力，弃城遁去，乾县遂克复。郭坚就在乾县成立第一路司令部，命郭俊杰、王珏、党玉琨守之。同时分兵两路，一日夜间袭取了武功、扶风两座县城。乘胜又命张铎取岐山，亲率精锐百余骑，伪装陈树藩部队，谋赚周至。前锋已混入，守兵发觉，而城门遽掩，未能下，引兵还。适陈树藩驻兴平的连长贾福堂杀营长王振藩，据兴平独立，遣人迎郭坚，愿受编制。郭坚单骑入兴平，编贾福堂为第一路第七支队。适我亦至，盖我自羌白退至洛南时，樊钟秀同张钫已出蓝田，绕长安城南，向周、户一带进展，驻周至终南镇，正在围攻户县。我在洛南休兵半月，略事补充，也到终南。因郭坚在兴平，故未相会。这时张铎已克复岐山，李夺又攻下眉县，西路各县，多被第一路占领。郭坚就把所属部队重加整编，共编了十个支部队，以郭俊杰为第一支队长，王珏为第二支队长，党玉昆为第三支队长，张铎为第四支队长，刘福田为第五支队长，耿庄为第六支队长，贾福堂为第七支队长，王仕云为第八支队长，李夺为第九支队长，麻振武为第十支队长；并以贾福堂兼第一路营务处长，我和萧荣绶兼副处长。

西路情势如此。高峻在东路克复了合阳，委任王怀斌为合阳县知事；杨虎城克复了韩城，委曹仁寿为韩城县知事。胡景翼因驻在固市的姜宏模处，姜原来是他的团附，胡景翼在三原独立，姜宏模背去，但经常仍保持私人关系。近以靖国军各路都在发展，胡景翼乃只身到

固市劝说姜宏模。讵料姜宏模一面敷衍胡景翼，暗中急电陈树藩请其速来，与胡见面。有人说姜宏模此举，是想学吕布“辕门射戟”的故事，一举而解决陕局。由于他名微众寡，举足不足为轻重，结果胡景翼竟被陈树藩虏去。姜宏模“安天下”的妙计，反演成卖友的骗局。究竟实际情况怎样，因为我没有在场，莫名其真相。顷与吴沧州（古岳）同志谈及，他说他是跟着陈树藩到固市亲与其事的，他为我把当时情形用书面写出，我觉得他的话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抄录于下，以供参考：

“笠僧（景翼字）原任陕西第一混成旅第二团团长，姜宏模是他的团附。陕西靖国军起义，笠僧为总司令，姜宏模没有参加，陈柏森（树藩字）给他编了一个团，常驻渭北固市镇，同笠僧仍保持私人关系，时有信使往还。于右任回陕任靖国军总司令，笠僧部编为第四路，时张钫（伯英）在樊钟秀军中，被推为副总司令。陈柏森有一团骑兵驻下邽，接近固市，与姜宏模联防。团长曹位康，河南武陟人，原系伯英（张钫）旧部，伯英曾两次到下邽，劝曹位康反正。曹在口头上总是答应，伯英就对笠僧说：‘我两次到下邽说服曹位康，你就不敢到固市去见姜宏模吗？’笠僧说：‘人各有志，我不愿意强迫姜宏模，反叫柏森疑他。’（这些话是笠僧后来对我说的。）但是笠僧不久真到固市同宏模见面，宏模一面留住笠僧，一面急电柏森请其速来。柏森接到电报，约在下午三时，就急忙带了一连卫队出发。这时我代理督署参谋长，他并未告我。走后密电室主任李海（百川）向我说：‘姜宏模来急电，说笠僧到了固市，请督军前去会面。’我看笠僧是自投罗网。我和笠僧向来交好，有深厚的友情，听到这个消息，就托军务课长路孝愉（禾文）暂行照料参谋处事，急带了一个马弁，骑了一匹顶快的马，拼命追赶。到零口时，才将柏森赶上。他见我头一句话就说：‘你来干什么，家里的事谁主持呀？’我说我已托付了路禾文，

他比我老练得多。行至渭南，时已深夜，我们就在渭南休息。次日拂晓渡渭，向固市方向前进。我们到达固市南边的一个小镇，距固市城约四五里，天已过午。随我们来的骑兵卫队连连长叫常连生，柏森打算进固市城，先派常连生带卫队两排接管固市南门，以便出进。不料姜宏模竟将卫队的武装解除。陈柏森说：‘宏模这个娃子比景翼阴险，叫景翼出来见见吧。’首先是韩庆绶（绾卿）自告奋勇，进城去叫笠僧。约一小时，不见回报。接着李天佐（襄初）又进城去看（李天佐是由渭南跟来的），不久韩绾卿回来说：‘笠僧愿意出来同督军见面，宏模怕出意外，对不起笠僧，请督军声明负责。’柏森就拿一张宣纸信笺写道：‘景翼：我决不会害你性命，你只管出来。古岳（沧洲字）也跟我来了，想同你见见面。’韩绾卿就把这张信笺送给笠僧。不多时李天佐、韩绾卿同笠僧出来了。见面时笠僧穿着短棉袄，皮带上挂着勃朗宁手枪。柏森的弁目任洪发说：‘胡团长，手枪送我吧。’就用手去卸。柏森骂了一句，遂止。柏森同笠僧是在广场大树底下见面的，柏森首先向笠僧说：‘你造反造够了没有？’笠僧很庄严地说：“督军造反，我没有造反，我们还是革命的。”正说话间，忽然看见固市西门外板桥方面尘土飞扬，柏森为之变色，便问笠僧：‘我们是进固市城好，还是你跟我回省城去玩玩好？’笠僧说：‘我既出来了，就跟督军走，快走，快走。’当摘下他的手枪时说：‘古岳哥，手枪给你吧。’笠僧知道我是为他来的，或者我可以保护他。在这里起身时，柏森叫笠僧同他坐一辆轿车，行了四五里，驻在上涨渡的张鸿远带一营到了。柏森下车同他谈了几句话，就对弁目任洪发说：‘你把我那匹大干草黄马给胡团长骑上，他太胖了，旁的马驮不动。’我们在此上马的时候，笠僧大唱秦腔《苟家滩》，大概是有感而发，以王彦章自况。是夜驻南焦家，砦小而坚，驻有张鸿远的一营部队。次日中午到渭南，县长为我们备了一桌酒席，座中有陈柏森、李天佐、韩绾卿、胡笠僧、

吴古岳。还有四川刘存厚的代表锺与京，他不认识笠僧，就向笠僧问贵姓，笠僧伸着大拇指说‘前靖国军总司令胡景翼’，锺为之愕然，不好再往下问了。到了省城，笠僧就住在督署后边的五角楼上，过着不能自由的生活。

以上是吴沧洲同志在书面上所写的情况，他还对我说：“笠僧被掳至省，柏森以胡部军官多系关中道尹井勿幕在辛亥革命时的旧部，想叫井勿幕到三原收拾胡部，又恐井不肯去，就对他说：‘我并不是不革命，你看那些土匪式的靖国军，那里配称革命呢？我要把他们消灭后再来革命。现在景翼已被我掳回来了，我想他的队伍只有你可以收拾，你可到三原去看看。’井勿幕说：‘我去恐怕他们不放我回来。’柏森说：‘如果他们硬要你一同干的话，你就领他们去干吧，总之陕局终有解决的一天。’井勿幕到三原，就被靖国军推为全军总指挥，与柏森唱对台戏了。”

（四）

于右任因井勿幕到了三原，负起了指挥全军的责任，郭坚又在西路迭下名城，为图军事上的进展，乃于十月十三日即旧历重阳节，特派总部秘书党晴梵到乾县犒军，并商进兵凤翔计划。党晴梵至乾县，就被郭坚留任为第一路秘书长。至于进兵凤翔，郭坚已正在部署，因为凤翔县系古扶风郡，称关中右辅，乃西路政治经济的中心，在军事上更为重要。郭坚先至岐山设大本营，以麻振武为前锋，于十月二十日昧爽，兵临凤翔东郊，李夺、张铎继至，均驻附郭各村落。郭坚留参谋长马凌甫于距城三里之河南屯，指挥攻城军事，自己亲率精锐百余骑，一日夜行百七十里，克复千阳、陇县。陇县驻军李栋材据陇县，先不肯相从。此次郭坚至陇县城下，李栋材愿以城降，但要求仍守其地，请郭坚不要进城。郭坚以李能易帜，陇县就算克复（实际李栋材并未易帜）。乃南行至宝鸡，宝鸡驻军为北洋陆军第十五旅，闻郭坚

至，不战而遁，郭坚留少数人守之，复还凤翔城下。往返四日，行程五百里，克复县城三座。这种疾风迅雷的形势，对凤翔城内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城内驻军为魏晋先、梁文炳、吕金堂三部，这三个人都是张钫任师长时的旧属。张钫为了收抚他们，也来到凤翔城下，先以书致魏晋先等，劝其反正。魏等尚犹疑，适滇军叶荃（香石）率靖国第八军经四川，西克秦州（天水），复转陇县援陕。李栋材迫于大势，出城迎降。叶荃到了陇县，张钫派参议刘承烈、郭坚派陈家谟赴陇欢迎。叶荃即以李栋材为前驱，躬率第八军合围凤翔。在凤翔城西二十里之柳林镇会师，声势大振，当派千阳县知事陈星恒入城招抚，魏晋先、梁文炳、吕金堂以城降。十一月六日靖国军进凤翔城，张钫设行营总司令部于行台，叶荃设第八军司令部于高等小学校，郭坚设第一路司令部于县署。佥以军队系属不同，地方办理供应诸多困难，一切行政事务亦无从着手，乃建议在凤翔设立民政厅。当由总司令部任马凌甫兼凤翔民政厅长，厅设总务、财政、教育三科，以蔚定侯、庞益三、刘子馨分任科长。所有西路一切行政事务，统由凤翔民政厅负责处理，县长亦由民政厅委派。当时民政厅委派的县长是：凤翔县知事胡树勋，岐山县知事范德顺，眉县知事赵毓西，扶风县知事卫铎，武功县知事杨炳坤，乾县知事李寿仙，千阳县知事陈星恒，陇县知事李洪太，宝鸡知事杨介。杨介所遗第一路副官长缺，由秦培烜接充。一切政务，渐趋常轨。张钫把魏晋先、梁文炳、吕金堂三部带出凤翔，与久驻终南的樊钟秀合围周至。激战十余日，周至克复。樊钟秀即在周至设第二路司令部，张钫的行营总司令部亦移此，委鄢伯平为周至县知事，隶属凤翔民政厅。

这时陕西局势，汉中道属为刘存厚盘踞，榆林道属为井岳秀中立，关中道属除西安至潼关大道以外，大体上尽被靖国军占领。靖国军正计划围攻西安，驻在兴平的贾福堂突然叛变，竟将第一路驻兴平的参

谋兼营务处副处长萧荣绶拘捕，以槛车送西安，还有营务处军官张在璇也被解送。张在璇过咸阳时，为姚振乾杀害，萧荣绶在西安遇难。当贾福堂蓄萌异谋时，萧荣绶已窥知，或劝其去，萧不肯，谓“兴平为西路门户，我在此福堂或有所忌，我去福堂必变，兴平非靖国军有也。”卒及于难。

兴平变作，井勿幕率第四路岳维峻部围兴平，井以兴平为第一路防地，贾福堂又系郭坚收编而中途叛变的队伍，乃先到凤翔与郭坚会商方略，并代表靖国军总司令对叶荃表示欢迎。井在凤翔住了一天，就同郭坚一道赴兴平前线。叶荃也派李栋材率部参加，合围兴平，李栋材驻于兴平城外之南仁堡。一日郭坚同井勿幕相约在南仁堡会议，井勿幕先至，竟被李栋材杀害。郭坚在中途闻变，急遽折回。李栋材函井勿幕首，叛归西安，复降陈树藩。陈树藩授李栋材汉武军统带，同时魏晋先、梁文炳、吕金堂亦叛去，他们同李栋材象是事前约好的。井勿幕死，四路队伍退回三原，兴平围解。陈树藩派张鸿远入兴平，杀了贾福堂，占领兴平城。

井勿幕遇害后，靖国军为谋军事行动的统一，商定十二月十六日在乾县开军事会议。届时于右任至泾河渡口，为敌兵截阻，未能至。张钫派刘承烈代表出席，叶荃、郭坚、曹世英，还有樊钟秀的代表阎凤诘、高峻的代表班翔、卢占魁的代表弓富魁均与会，一致决定同时出兵取西安。就在这个时候，北京政府以许兰洲为总司令，率奉军第一混成旅鲍德山、第三混成旅王锡品、骑兵团尚毓赞，以北洋第四混成旅张锡元为副司令，星夜援陕。张锡元已至渭南，许兰洲到西安未停，司令部就设在兴平。陈树藩的士气大振，便命张鸿远由兴平袭取武功城，继续向西推进。叶荃、郭坚合力抵御于武功、扶风间之杏林镇，叶为总指挥，郭为总督队，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四日占领距武功城三里之华家坞，两军成相持状态。郭坚尝于夜间率轻骑绕敌后，横冲

直撞，曾占领武功东北之冈儿村，又扰及兴平的马嵬驿，惹起敌人后方营垒互相猜疑，彼次混战。在马嵬为陈守军办兵站的委员薛骅，于睡梦中为郭坚所击毙。西方正在胶着混战之际，北洋陆军第十五混成旅忽侵占宝鸡，一月十六日千阳、陇县又被甘军占领。郭坚为巩固中心阵地，急归凤翔。前方军事，一委刘锡麟，协助叶荃作战。此时奉军已出动，于右任派三四两路要击于兴平之大王庄，初获胜；既而四路营长董威（振五）阵亡，士气大挫，杏林阵地亦甚动摇。叶军乃退至岐山之益店，杏林、扶风不战而失。三、四两路取道北山回三原，叶荃仍退回凤翔。敌人遂分三路，向西挺进。陈军张鸿远由礼泉北攻乾县，守军为第一路郭俊杰、王珏、党玉琨等三个支队，相持至五月，始退归三原。镇嵩军南犯周至，守军为第二路樊钟秀，还有张钫所带党廷佐的队伍，力不支，退眉县，郭坚使人迓之，亦退凤翔，周、眉两县均失守。许兰洲由中路进攻，前锋已至扶风。这时军队麇集凤翔，叶、樊均系新败，军无斗志，且樊已遣行李通奉军。时第一路坚守岐山、乾县、凤翔三城，奉军、镇嵩军、陈军、甘军、十五旅以数倍之众，四面合围，战不足以致果，守不足以扼要，退则南北均无出路，而外援全无，弹药已尽。局势所迫，张钫、樊钟秀、郭坚会商结果，只有出于局部议和之一途。乃本联许倒陈的方针，于二月十五日派党晴梵往扶风与许兰洲接洽，所提的要求是：（一）只与许司令妥协，不与陈合作。（二）双方各守原防，维持现状。（三）保全叶军安全出境。许兰洲对于收拾陕局，很感兴趣，一切问题，似系不难商量，就是双方各守原防，不能同意。党晴梵乘夜归，奉军就在次日拂晓围攻岐山。张钫为冀成和局，带了他的卫队和随从人员赴岐山，意在同许兰洲当面言和。行至岐山附近之周公庙，忽被奉军截击，张钫由周公庙入山，绕道回三原。其弟张铮（小秋）和参议刘承烈不惯骑马，潜入庙内躲藏。奉军赶至，张铮被击殒命。刘承烈急用手势表示他身穿

猞猁皮袍，可先为他们脱下，因此才获得说话的机会。他说：“我们是为了和平来见许司令的，冲突实出于误会，你们可领我见许司令，我有话说。”因此才见了许兰洲，说明靖国军方面与许合作的诚意，许极赞同，即聘刘承烈为他的参议，并遣速回凤翔，斡旋和局。当前存在的问题，就是奉军要占领岐山，郭坚不肯相让。刘承烈要求郭坚派我同他一路见许兰洲，郭坚同意。当我到许兰洲所在地的时候，正在夜间。许兰洲优礼相待，很客气地对我说：“你今天走路太多，很辛苦了，早些休息吧，有话明日再谈。”其实是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就在当夜，竭全力猛烈攻城，如果城能攻下，岐山就不成问题。无奈攻了一夜，仍然没有攻下。次日谈到岐山问题时，许兰洲的秘书许少青暗中对我说：“许司令所以斤斤于岐山问题者，因为奉军到陕西作战，这是第一次，若岐山不下，不但面子过不去，对各方面也很难讲话。大家既然合作，何妨给许司令多留点说话的余地，以后都有好处。”我见他这样说，就答应回去同郭司令商量。我回至凤翔，已悉岐山守军夜间就要溃围而出，于是承诺了许兰洲的要求，和议乃告成功。许兰洲同郭坚在岐、凤交界之横水镇，还单骑会见了一次。郭部就被编为奉军第二支队，第一支队是樊钟秀，早已改编过了。从此西路战争，暂告结束。叶筌率领他的第八军，绕北山到耀县休整。不久于右任也派他的军务处长彭世安（仲翔）到兴平与许兰洲通款曲，靖国军各路不时有代表来兴平与奉军相来往，郭坚驻兴平的参谋郭海楼，无形中成了各路的联络员，一时陕西呈现着和平共处的局面。

（五）

一九二〇年直皖战起，奉直合作。奉军为防陈树落出兵潼关，乃调许兰洲驻观音堂一带，樊钟秀跟着许兰洲回豫西。郭坚因部属不愿离陕，许兰洲就留他仍驻凤翔，邀我一同出关，赞襄戎幕，我就跟许兰洲出关参加直皖之战。许出关后，陕西省长刘镇华为了扩充实力，

拟编郭坚为省长直属部队，一面商得许兰洲同意，一面派人与郭坚接洽。原来郭投靠奉军，为的是联许倒陈，今许既出关，对陕局已不再发生关系，依刘反陈，也正是郭坚当由之路，于是派杨介为代表，赴省接洽改编。谁知改编之后，陈树藩不同意，不但他要打郭坚，还要刘镇华共同出兵。刘镇华也就出尔反尔，派了他的镇嵩军帮同陈树藩去打他改编的部队。于是凤翔又被陈、刘军所围困。

一九二一年直系派阎相文督陕，陈树藩才被赶下台。在下台之前，他还想反抗，就释放胡景翼回三原，重整旗鼓；又派人到凤翔，联结郭坚。胡、郭两人还能听他的话吗——胡景翼回军后，即派代表到洛阳与直系合作，郭坚也同阎相文取得联系。阎相文一至西安，靖国军各路司令都来省表示欢迎，我也同阎相文一道回陕，但并没有政治关系。到西安时，首次见到刘镇华，他对我特别客气。他说：“你回来了，我们很欢迎，我想你一定要去凤翔看看方刚（郭坚字）的。你说我对他既不能从井救人，又不能隔岸观火，过去的话就不谈了，以后有机会我还是要替他帮忙的。”他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要通过我向郭坚表示歉意。但是他又问我，郭坚同直军接洽好了没有？我说：“我没有当他的代表，内情不甚清楚。”他说：“我听说没有接洽好。”我疑他别有用心，就没有注意他的话。过咸阳时，冯玉祥留我在他的司令部住了好几天，对陕西各方情形，谈得很多。临走时给了我一封联系郭坚的信，并让我代达慰问之意。我到凤翔的时候，郭坚正在准备进省，只住了一天，我们就离开凤翔。路过咸阳，冯玉祥对郭坚隆重招待，并陪郭坚检阅了他的队伍。到西安后，阎相文待郭坚亦甚优。直军中有不少人求郭坚写字，他的字是学黄山谷的。他最爱写“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付对联语作酬应。不意农历七月十日下午，冯玉祥请郭坚吃饭，杯酒之间，结束了郭坚的生命。原因何在，外人莫知。此事发生，陕局遂陷于僵持状态。阎相文无法收拾，不几日就

吞服鸦片自杀。冯玉祥取得了陕西督军的地位。驻在三原的胡景翼，已经接受直系改编，于右任在三原，就成了光杆总司令，无法立足。这时凤翔驻军李夺、岐山驻军麻振武，均系郭坚旧部，因郭遇害，复回到靖国军老路。杨虎城驻武功、扶风，并未与直军通款，于右任就把靖国军总司令的旗子插到武功，后因阎治堂率第二十师进攻武功，于右任又退至凤翔。一九二二年春，冯玉祥奉曹、吴命令，带领他的第十一师出关参加第一次直奉之战。陕西督军由省长刘镇华兼署。刘想用和平方式解决，就派我和景志傅为代表，赴凤翔请于右任进省，共商陕局。我们到了凤翔，于右任盛宴欢迎，但没有谈到具体问题。于右任就在当天夜半微服出城，绕甘肃间道回沪。杨虎城带了他的队伍，退至陕北。李夺、麻振武为刘镇华改编，陕西靖国军就此结束。

此次战役延续四年之久。参加战役的，在反动方面，除陈树藩的陕军外，有奉军许兰洲、直军张锡元、甘军陆洪涛、川军刘存厚，还有刘镇华的镇嵩军和阎锡山所派的晋军。靖国军方面，除陕军外，也有叶荃的滇军和卢占魁的绥军，合计共有九省的军队。在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长期混战中，双方内部均极复杂。如许兰洲欲取陈树藩而代之，刘镇华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经常与陈树藩相摩擦。而靖国军各部，彼此本不相统属，在军事上经常缺乏一致的步调。因此在战争过程中，陈树藩总是利用靖国军各部的矛盾，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靖国军也常乘军阀内部的裂痕，联刘（镇华）或许（兰洲）结成联合战线以倒陈，其结果是靖国军失败了，陈树藩垮台了。一度代替陈树藩督陕的阎相文服毒自杀了。继任督军冯玉祥没有多时又走了。陕西督军兼省长这个宝座，终为刘镇华所独占，陕西仍脱不掉军阀统治的局面。后来有人评论这段政局，说是刘镇华善于投机取巧；也有人说刘镇华的地位是时势造成。其实这都是对革命缺乏根本认识的泛论。今天看来，陕西靖国军既没有阶级基础，陕西人民受战争祸害，久在水深火

热之中，靖国军自然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在政治上除倒陈外，也没有明确的革命方向。得势的时候，都想利用时机扩张自己的实力；不利的时候，不惜投靠军阀以图苟全。于右任有两句诗说：“时去难为穷寨主，时来争作降王长。”虽是为胡景翼而发，实则郭坚、樊钟秀都包括在内了。

总之在陕西靖国军这一革命战役中，人们深切体会到革命没有阶级基础、没有先进阶级领导，永远是不会成功的，倒来倒去，仍不外是军阀混战而已。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本书编者略有删节。马凌甫，陕西合阳县人，时任陕西靖国军第一路司令部参谋长。

陕西靖国军第一路司令郭坚小传*

郭坚字方刚，蒲城人。少有大志，豪侠自负，胆识过人，弱冠时，尝闻人谈，排满革命，遽起曰：“此正吾人之责也”。乃广结纳豪杰，密谋举事。辛亥秋九月，西安义军起，坚与澄城耿直招合健儿数百人光复同州，响应省垣，号冯翊军。尝率部驰援三淳，败升允兵于通神沟，乾、礼后方得以无恐。民四，袁世凯谋帝制，坚与曹世英、高峻诸人首树护国军旗，遥应西南，逐陆建章，陈树藩督陕任为陕西警备军统领。六年，复辟事起，树藩命坚率部渡河，假道山西北伐，败于晋南，遂免其职，指坚为叛兵。坚以树藩之卖己也，由是与树藩交恶。六年，北洋段系诸将组督军团，胁散国会，树藩预焉。于是坚与高峻、耿直、张义安、曹世英诸人均先后发难，共建靖国军以讨树藩，与树藩军及镇嵩军战数月不利，会于右任回陕任靖国军总司令，改编各军，以坚为第一路司令，驻军凤翔、岐山间。及奉军西来，岐山失守，坚以血战连年，强将多殒，力竭势蹙，乃与奉军局部议和。十年夏，直军入关，陈树藩败退汉中，阎相文继为陕督，时靖国军各部皆受编制，坚被邀入省为冯玉祥所杀，年三十二。坚为人跌宕不羁，有雄才大略，遇人伉爽，不拘礼法；其幕中尤多才杰士，顾部下多来自乡里友朋，及邻县豪侠以意气相合，不受军营约束，人自为战；或掘藏攫取民间钱物、牲畜，不自检束，坚名遂为所累，故张瑞玑之来陕划界也，指坚部为匪军。坚于军事外，尤善书法文辞，皆放逸如其人。其在西路，树藩军攻之急，尝函第三路曹世英求援，曰：“陈贼打我，你贼不管；我贼若死，你贼难免。”至今犹传为趣谈，亦可见其为人矣。极坚之

才，可纵横一世，而不免为人所算，论者犹或惜之！一子士奇。

*本文选自《西北革命史征稿》（一九四九年一月），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并略有删节。

陕西靖国军第二路及其司令樊钟秀事略*

张　钫

樊钟秀原名铎，别号醒民，河南省宝丰县大营村人。家中排行第二，故豫、陕两省人都叫他樊二或樊老二。他父亲是个半耕半读的穷秀才，樊钟秀十一二岁就得帮助父兄在地里做活，所以也没有多念过书。

时当清朝末季，政治黑暗，官吏贪污。加上豫西连年荒旱歉收，弄得民不聊生，强梁者铤而走险，揭竿而起；怯弱者辍转沟壑或逃奔他乡。那时有不少的农民百姓逃荒去陕西北部，樊钟秀全家也跟大伙乡亲一道于一九〇九年逃到陕西洛川县开荒种地。这时他已二十二岁。

陕北自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回军捻军与清军对抗，经过多年战争之后，人烟稀少，田园荒芜，地方元气久未恢复。河南逃荒的人到陕北后，并未得到清朝各县官府的半点帮助，只有披荆斩棘进行开荒。可是官府还订出了垦荒剥削制度，逼令客民开生荒和开无主的熟荒者税契升科，开有主的熟荒者与原主分种。又加上衙役的借端敲诈和当地豪绅地主的排挤压迫，这些河南客户们不但不能安居乐业，相反是受尽了歧视和欺侮。樊钟秀的一家同其它客户们一样，也过着这种熬煎的日子。但樊钟秀兄弟两个都是劳动好手，才勉强使全家免于冻馁。

洛川县城以东，山脉起伏，峰岚层叠，周围有四五百里，名叫黄龙山。山中有林有泉，过去原是农业生产的好地方，后来因天灾匪祸，农民逃走，成为土匪出没隐藏之区。一九一二年，山中匪首黄某（人

称黄大爷）下山抢劫，途中看见了樊钟秀之妹年青貌美，便派人向樊父说亲，通知限日将姑娘送往山上结婚，否则就要杀人烧庄。樊父怎肯将女儿嫁与土匪，但又想不出办法，只有哭泣。樊钟秀是个硬汉子，此时已忍无可忍，决定与匪拼个你死我活。他先征得了哥哥的同意，又约好平素相好的朋友郭金榜、徐老毛和马水旺，共是五个人。先将妹妹藏在别人家里，就上山找匪首拼命。他和郭金榜持刀，余三人拿棍。途中适巧与二骑匪相遇，樊领众隐于路边草丛中，待匪走过，突然跳出将匪砍死，得了二马二枪。不久又遇三匪，他们又杀死二人，得了枪马。剩下一个年青匪娃跪地求饶，从他口中得悉大部匪徒均下山抢劫，只匪首和四、五个亲信留在匪巢洞中。樊等乘夜用计奇袭匪巢，将匪首黄大爷和其羽党打杀净尽。既报了家仇，也除了地方之害。消息传播，从此樊钟秀成了陕北客户人民所景仰的英雄人物，大家一致拥护他组织了自卫武装。

樊钟秀所组成的自卫武装，最初只有二十余人，武器就是用杀仇所得的枪枝。不料竟引起当地官府士绅和民团的嫉视，说客户要造反。接着洛川县就派差向樊要枪要马和追索杀匪所得的财物，还要传樊等五人到县见官认罪。这样一来，便激动了客户人家的反抗情绪，皆认为官府既不剿匪保民，人民自己将土匪消灭，反倒有罪，这是什么“天理王法”？乃纷纷找樊商议进行抗拒。樊借此扩大了自卫武装的组织，拒绝了官府的无理要求并击败了临近的地主民团武力。加以接二连三地消灭了几小股土匪，于是声势日渐浩大，扩充到三四百人，游动于洛川、甘泉、富州一带地区。他的力量日渐壮入，难免良莠不齐，也有对百姓不好的行为。他发现之后，宣布了三项禁令：（1）不准奸淫民间妇女；（2）不准抢劫掠夺良民财物；（3）不分主户客户一律平等看待。因而所到之处，所需粮食尚能有秩序地公允摊派，有匪警就代为剿除。自洛川至绥德这一带，百姓都认为他是地方的保障。相反，

他对官府豪绅恶霸民团却与之对抗斗争而不妥协。

一九一四年春间，白朗军入陕西，震动全省。陕北官府就借机捏报说樊钟秀是白朗的同乡同伙，请陕西都督陆建章派军剿除。陆派商震率陆军步兵一团前往延安准备清剿。同时又派郝占义为陕北禁烟委员，名义上是禁烟，实际上是替陆建章种烟和贩烟。郝占义本是袁世凯手下的特务，这次陆派他来陕北发财，也是叫他兼做下层活动的。

樊钟秀在陕北打土匪打民团虽是所向胜利，但是还未与正规军队见过仗。侦悉商震带一团正式陆军专来打他，便与郭金榜、徐老毛、马水旺等密商应付办法，认为光棍不吃眼前亏，不可硬打，遂将队伍化整为零隐蔽起来。商震找不到所谓“白狼”的匪军，客户又托人向商震解释组织自卫武装的经过，所以始终未发生冲突。

郝占义住在绥德，替陆建章栽种烟苗，贩卖烟土，仗势欺人，无恶不作，弄得陕北各县天怒人怨。风声远播，陆建章也怕将来责任落在自己身上与己不利，便决心暗中除掉郝占义以灭口，并借此以见好地方。陆知道樊在地方有办法，密派人与樊联络，借樊的力量将郝杀死。从此樊与陆发生了关系，陆打算进一步收编樊部作为他统治陕北的地方力量。正进行间，值袁世凯称帝，全国声讨，陕北民党人士惠又光劝樊说：“陆是袁的走狗，袁是民国的敌人，不可受他编制，遗万世骂名。”樊当时还是个有肝胆的人，就中途拒受陆的编制。

与樊拒受陆编制的同时，陈树藩派阎锡民（樊的同乡）来联络他，约他合作驱陆出陕，让他在陕北牵制住陆的兵力。樊答应了陈的要求，立即重整旗鼓，将分散的队伍集合起来，断绝了延安通关中的交通，与陈树藩、胡景翼等关中逐陆部队遥相呼应。商震见陆建章即将失败，关中交通又被樊截断，乃率部逃往山西投阎锡山去了。樊的武装在商震逃晋后已形成陕北最强的民众力量，有枪约一千支，马百余匹，仍以保卫地方为号召，平时多数战士仍不脱离农业生产，对主户、客户

皆一律保护和平等看待。陕北人称他为公道大王，许多县份依为保障。

陈树藩赶走了陆建章之后，自己做了陕西督军并投靠了安福系。关中的民党人士均反对他，胡景翼、郭坚、曹世英等先后起兵讨陈。一九一七年冬陈树藩又派阎锡民到陕北与樊接洽，诱以许多优厚条件，调樊南下援陈。樊当时不明真相，即率部南来，先到三原、泾阳一带与胡景翼打了几仗。时省城已被反陈军包围，陈又调樊到省城应援。樊部开入省城后，驻扎东大街。陈对樊亦慰勉备至。旋有人向陈进言，说樊部不是正规军队，万一发生意外，影响太大。陈乃令樊部移驻城西南鱼化寨攻击反陈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张义安部。樊以陈先亲后疏，既信又疑，颇怀不满。张义安侦悉樊来对战，乃写信派人见樊说："听你的好友惠又光说，你是个见义勇为的好汉子，现在为何帮助民贼陈树藩打民党的队伍？"嗣后双方几次往来后，樊即决计脱离陈部树立靖国军旗帜，移军蓝田。当时樊曾有意将队伍开进省城与张义安部里应外合攻占省城，后以陈树藩派重兵堵于其后，难以实现，遂东开。

樊移军蓝田，即已树起靖国军旗帜。在陕的豫籍军人相率来参加者极为踊跃。乃决计先占商洛，再入豫西以发动中原豪杰。这时陈树藩已电请段祺瑞调镇嵩军刘镇华部来陕增援。樊停在商洛整顿队伍。

樊侦悉陈树藩在保定所练新兵一旅装备着新发枪枝，开到潼关驻扎。乃抄捷径小路突袭潼关，将该新兵旅击溃，得了很多武器弹药，占潼关三日又回洛南。樊得了这些武器弹药，实力大增。

樊自从离开陕北进入关中之后，认识了不少民党人士，他也愿意联络这班人，因而政治思想逐渐开朗，从此奠定了一生政治认识的基础。他打起了靖国军旗帜后，就派人到北京请我来领导（这时期胡景翼、曹世英、郭坚等也先后派人或写信给孙中山先生，请派于右任和我来陕领导）。我于四月二十日经河南到洛南（于右任亦经陕北到三原），对樊详谈了当时的国家局势和中山先生领导革命的目的以及靖

国军的任务。樊闻悉之下，极为兴奋地说：“我瞎闹了几年，今天才找到了正路了。”我和于右任会于三原，受公推为靖国军总、副司令，统一了陕西各路靖国军之指挥。樊被任为靖国军第二路司令并接受任务出蓝田，阻断省城以东交通，以接应三、四、六路渡过渭河会攻西安。

六月间，樊率部离洛南进至蓝田，自带骑兵百余，直趋灞桥之南原（距西安仅十余里），伏击东下的陈树藩军，将其一个团击溃并打伤一个旅长。旋即围攻零口（刘镇华部驻守），转战渭南、临潼间，截断了省东交通。后以三、四、六路渡渭未成，乃转师西逼西安，以濮阳镇（距西安仅三十里）为根据向省城近郊及以西袭扰游击，又阻断了省城以西交通。接着由大王店攻占周至。我于此时亦由三原来周。陈树藩派镇嵩军全部兵力来反攻樊军其兵力约大于樊军兵力三倍〉，樊以敌众我寡，乃退守周至县城。时段祺瑞调奉、直、豫、晋、甘等省兵力来陕增援陈树藩，对靖国军各路同时进攻。因之樊军坚守周至达五十三日之久，尚无援军到达，不但伤亡过重，且城内食粮亦尽。樊向我商决，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三日突围退至凤翔（时一路郭坚部和滇军叶荃部驻凤翔）。与凤翔、岐山郭坚部对峙之敌，系奉军许兰洲师。许与陈树藩有隙，有与靖国军言和共同逐陈之意，靖国军亦有主联许倒陈之策者。郭、樊以转战经年，械弹俱缺，征得于右任和我的同意，均暂编入许师，借资整补。

（一九六三年）

*本文系张钫《樊钟秀事略》之第一、二节，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本书编者略有删节。

樊钟秀致惠友光函*

友光仁兄大鉴：

前次潼关一役，仰托公威德，良以为慰。至吾辈相约一致进行之说，激战累日，终未蒙雄师接济。思想其故，良由渭北战事方殷，非情形紧急不敷分拨，即势有碍，不克移动，而且间隔大河之险，更有逆兵之阻，两地交涉，易致乖错，此皆在乎意中之事也。以故时而如约，实吾辈全局之幸，否则亦不敢谓公等之相欺。弟情形之难，慨可想见，弟殊不介介于此。所恨者敝部员弁特强而不明教育，各营兵士徒勇而不审机宜，以致潼关既克，正行进取间，胜而忽败，得城不旋踵而失也。弟方随处督战，意在必克，而一般莽夫竟而冒然争退，究不知败去之何起。俾弟在后几乎遭不意之险，殊为忿忿。且敝处自家严以来，日夕督责，屡屡催归。弟隐然有林下之想，遭此一挫，归心勃勃，益若不可终日也。正拟分遣各营扶家严东归，适张公伯英自都门来函任调停，共维陕西。不惟敝部人心为之一振，即弟返梓之念，亦渐惭然。且张公于家严之前又复劝导再三，谓不可去，则前次催弟旋里惟恐不速，至此以觉听之自然，而不拘于其间。况张公此来为大局亦为朋友，人既遭跋涉不惮千里之劳，在我不能耐一时之苦，以答同舟之雅谊。重谋进取，方拟出兵临、渭，袭击陈逆之后，遥为公等之援。不意时疫流行，士卒抱恙者日多。溽暑方盛，病人何堪，此所以行而又止也。嗣此高山百余里间，偏延群疫，多方治疗。自本月初旬，各营兵士始渐有勿药之望。前三日弟等商之伯英师长又复出师，首克蓝田，得枪二十余支。于此回攻灞桥，得子弹六百余粒。继攻临潼，复得快枪四五十支，于此回攻灞桥进图省城，敌人援应失机，遂

大溃败。次日续行攻击于城南二十五里高原上，酣战一夜，得枪七十余支，击毙者五十余人，被俘者二十五名。冲锋之余又复追击十余里，此昨日战斗之情况也。惜此刻正值剧烈，兵士累日作战，劳苦太甚。故暂住蓝田，少资休息。近由友人介绍外间之一部归我者幸皆快枪，一二日内准可到蓝田。一俟兵力齐集，当复进攻，以靖大局。但就目前计之，敝部进击一面似觉有余，若攻取城池，殆非易易。兵力单薄，诚非所宜。稍迟拟攻临、渭以及周、户一带，公等如能应援，阳以击敌人之势，即阴以减敌人之力，以致活动收功较多，而为效亦大。果尔实全局之公惠，不独弟等之和益也。至嘱送子弹一节，弟等自当小心在意，尽力图之。此事防护最严，又极绝密，弟等无才，恐或疏漏。若尊处亦能时刻探访沈机，以待同作经营，当无往不利也。管见是否，或另有商量之处，统希逐一示复为祷！临颖神驰，不胜翘企待命之至。

樊醒民泐

*本文抄件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樊钟秀别号醒民，惠友光亦作又光、有光、幼光，名思温。

陕西靖国军第三路之缘起*

陕西靖国军第三路司令曹世英，号俊夫，白水县人，高等学堂出身，留学日本，辛亥反正推倒满清之革命党人也。逐陆之役任陕军骑兵团长，驻防耀县。当时北洋军阀徐世昌、段祺瑞等，窃据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勾通帝国主义卖国借款，各自扩充一己实力，企图消灭辛亥反正革命民军，以便其实行专制，残酷剥削劳动人民。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有鉴于此，以救民为怀，乃在南方以广东为中心的各省，组织靖国军，以资北伐。而陕督陈树藩，原本民党中人也，自任陕督后，倒行逆施，叛党投段，种烟祸陕，剥削人民。于是曹世英乃愤起联合驻防富平之民党团长胡景翼，建立陕西靖国军，以讨伐民贼陈树藩。共同议定，分其军为左、右翼，分道进攻陈树藩驻在地西省城。曹世英任陕西靖国军左翼总司令，率队取道高陵，由渭桥渡河，以攻省东胡景翼任陕西靖国军右翼总司令，率队取道三原，以攻省西，不幸先锋司令张义安，身先士卒，追敌阵亡。陈逆坚守西安，所请援兵镇嵩军刘镇华，奉军许兰洲，北洋陆军张锡元，相继入陕。从此两路军变更作战计划，退驻渭北三原、高陵一带，长期转战于渭河两岸，乃以渭河为界，逐形成与陈树藩对峙之局。民军政府，见陈地巩固，特派于右任回陕担任了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共编陕西靖国军为六路，曹世英被编为第三路，兹述其组织编制及战事情况如左：

（一）第三路军司令部之组织

第三路司令曹世英，参谋长王子中，秘书长王省三，副官长杨仁天，执法官兼城防督察长包国翘，军需长吴子齐，警卫连长张仞千。

（二）第三路军之编制

第一支队司令杨虎城，所属主要将官李子高、姬汇伯、任子扬。

第二支队司令石像仪，所属主要将官冯钦哉、刘文伯、孙蔚如、石像坤等。

第三支队司令王崇瑞，所属主要将官程星五、马青苑、甄士仁、李养初、包国翘等。

（三）第三路军之占领区及与陈树藩军对峙之情况

第三路军司令曹世英驻高陵，所属第一支队司令杨虎城驻临潼栎阳镇，第二支队司令石像仪驻高陵，第三支队司令王崇瑞驻交口镇。各分别派所属部队担任沿渭河主要渡口之防务，计红崖渡、渭桥渡、交口渡、上涨渡等处，与陈军对峙。以渭水为战线，抢渡截击，水陆苦战达四五年之久，几无停歇之一日。游击小战，不计其数。靖国军后方得以稳固数年之久，非偶然也。

（四）第三路军之主要战役

1.攻省之役。司令曹世英亲率三军，由渭桥渡河，在十里铺一带与陈军作战。敌我伤亡奇重，因受右翼军损将影响，自动退回渭北高陵。

2.关山之役。陈逆树藩，偕同镇嵩军刘镇华，于固市渡河，由东向西猛攻三、四两路军之左侧。三路军司令曹世英，四路军司令胡景翼，各亲率所部，共同拒敌于关山、青市等处。敌受重创，卒未得逞。与此同时，陈逆又派其部将张丹屏，由红崖渡渡河，袭击三路军司令部所在地之高陵，当由第二支队防守部将陈日三，拒敌于泾河北岸，日夜苦战，势甚危急。乃抽调防守交口之骑兵，由部将包国翘统率，星驰赴援。激战兼旬，敌因伤亡奇重，被迫退回渭河南岸。

3.上涨之役。上涨者，乃属渭南县之一主要涉渭渡口也。北洋陆军张锡元由此渡渭进攻雨金。经三路防守主将甄士仁率军奋力反击，敌受重创，被迫退去。

4.援羌之役。陈逆树藩，意图将靖国军各路予以各个击破，遂派重兵包围第一路司令郭坚于羌白。势甚危急，郭曾亲笔函曹求救。原函云：曹贼世英鉴：陈贼打我，你贼不管；我贼若死，你贼不远。曹世英为了顾全大局，遂亲率骑兵精锐，连夜赴援，猛攻敌军，破其要垒。

5.武功之役。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杨虎城，率其所部，围攻陈逆张飞生部于武功。苦战一昼夜，卒破其城，尽歼其众，陈氏丧胆，溃逃汉南。惜乎革命成果，竟为直军阎相文乘机夺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间向南旋，陕西靖国军在名义上遂告结束。各路从此龙蛇分野矣。唯三、四两路，虽被迫出关，但不久即在反革命北洋军阀所据之首都北京建立国民军。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本书编者有删节。

陕西靖国军第三路司令曹世英小传*

曹世英字俊夫，白水人。年十七入邑庠。入三原宏道学堂毕业，与同人组织学生自治会，倡言革新，被开除。井勿幕、宋向辰介入同盟会。辛亥九月，陕军起义，世英纠众攻克县城，手刃清吏，响应省垣，各县闻风同时继起，完成光复之功。民国既建，留学东瀛，加入中华革命党。孙总理以陕事委任之，约集同志归里。于民五首建讨袁军与郭坚、高峻等攻略陕北，复南下会合胡景翼部，大破陆建章之师。逐建章去陕，编所部为骑兵一营，驻耀县。为陈树藩所忌。世英亦以树藩附北洋军阀，欲驱逐之。乃与胡景翼合谋，会胡部张义安发难三原。世英即率部星夜往援，既而景翼亦至，乃共建靖国军。任左翼作战，屡攻省城不克，退屯高陵。于总司令统一军政，任为第三路司令。尝与树藩军及北洋军战于关山、交口各地数年，具详战守纪要中。后与第四路偕出关，改编所部为陕军第二混成旅，驻防禹县。十三年冬，直奉二次战起。世英鉴于军阀混战，大伤国脉，乃解兵游历南北各地。二十年返陕，杜门养疴，不与世通。二十八年被选省临参会议员，初以疾辞；继思抗战大时代革命党员、革命军人未敢自逸，乃力疾从公，参加会议。所提议案，皆能切中时弊，故第二届临参会改组，被选蝉联。三十三年一月疾甚，卒于家，年五十七。世英阔达平易，能得人。而短于军事材，以入党最早，故党人多归之。治军二十年，虽失败，而陕人之言党事者，自井勿幕、宋向辰死皆以世英为领袖云。

*本文选自《西北革命史征稿》（一九四九年一月），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

陕西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战纪*

蒙浚僧

〔《秦风周报》〕谨案：陕西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为现在国军第十七路的前身。十七路将士，自成军以至现在，始终尽瘁于建国革命事业。二十年来，从未少懈。则其光荣历史，与其艰苦奋斗之精神，谅为国人所乐闻。至其有关党国存亡之诸战，如：西安坚守之役、豫东之役、驻马店之役、洛阳之役，国人徒见十七路军之叱咤风云，能挽既倒之狂澜，而不深悉其发荣滋长，培本源于靖国军一役者，固亦甚艰且苦也。蒲城蒙浚僧先生，为十七路中坚干部之一。躬历缔造艰难，备尝战阵帷幄之苦痛。以其余暇，编列战纪，使存没诸人之史事功绩，不至如流水浮云之一去不返。热情苦心，有足多者，而在靖国军档案全毁之今日，得此一部史实，足窥当日全部战局之轮廓。其为珍贵，又何待云。蒙君谦谦君子，深不愿此简单之史事，公表于世。然编者终不愿割爱也。故略为排比，付之□民，并记其缘起如此，以勉十七路军之维持其光荣历史于不坠也。编者附识，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月。

民国七年二月初九日，杨虎城营长，率全部官兵在栎阳镇誓师举义，响应靖国军。十二日开至高陵，十四日由渭桥南渡，归曹俊夫司令节制。

〔《秦风周报》〕按：杨虎城时为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营长，驻防同州。靖国军起义后，率部至栎阳，加入义军，栎阳为临潼县河北属镇，渭桥属高陵县。

灞 西 之 役

二月十五日（夏历戊午正月初五日）曹司令驻新筑镇。

当时处灞河以西，各村堡者，为敌军陈健、陈世钰、徐振善各营。我军于十五日上午四点，至草店子。官兵均跣足，徒涉灞水，未及纳履，即包围敌驻之赵村。我，任子扬、李云程连长，姬汇百排长，由村北潜过，先攻其西；李子高连长督韩寅生等击其东。敌受三面夹击，遂由村南突围奔窜。我军乘势追逐，夺获灞西一带村堡十余处。至午十二点时，我又由东路分兵攻光台庙。时敌守光台庙者，为刘世珑所部，抵抗颇力。激战三时，至午后三点半，敌众不支，始向省东关退去。我军占领光台庙，是晚即驻营部于此。

是役夺获敌步枪五十六支，毙敌连排长各一名，兵百余名，得战利品颇多。

本日石宜川所部，为我后援，向西继进。又友军梁福运率骑兵，循渭（渭河之南）直趋草滩。我军司防长王子锐带兵士五人，直追敌至省北三里许之坑底。因城上炮击，不能前进始返大营。

是日敌营长徐振华，单人退省八仙庵。遇其同辈唐多三（安吉），唐迎问曰：“战况如何？”徐摇手曰，“糟糕，糟糕，我们的人一个也不见啦！”其狼狈情形可想矣（刘怡如报告）。是役杀敌连长张飞虎于光台庙西村外。

按：是役为靖国军攻省城之始，新筑镇、光台庙、草滩等地，均系长安乡镇。石宜川名象仪，富平人，为靖国军第三路第二支队队长，梁福运为靖国军第四路连长。

光 台 庙 之 役

二月十六日

曹司令仍住新筑镇

光台庙为省东北屏蔽，敌必欲以全力夺之。十六日早七时敌旅长刘世珑率步兵两营，由东十里铺北进，至光台以南。同时张飞生、陈健各率兵一营，由光台西及西南两方来攻。我军即分路应敌。以：

李子高连当正南，御刘世珑之众；

任子扬连当正西，御陈健；

李云程连当西南，御张飞生；

刘香亭率骑兵居中，互相策应；

留第四连为预备队。

自上午七钟接战，西及南两方，战均甚烈；至十二钟，西路之敌垂败。而我第三连连长李云程（鹏飞）战死于阵前，我军少却，敌遂乘势猛攻。我预备队亦即加入战线，死战弗退，士气复振。至午后三时，两军交手相搏击，混战约四十分钟。敌营长陈健被擒，因陈诡称愿招所部交枪，复纵之去。傍晚，西面敌渐退。我军奋勇追击。旋因我第四连连长王敏哉阵亡，乃停追。晚八钟，敌我两军均收兵。十二钟，我军亦收队奉令退，驻新筑镇西南隅之空堡中。

是役杀伤敌官兵二百余人，生擒敌营长一名，连排长四名，得枪六十余支。旋因刘香亭坚信敌可交枪，遂将敌营长之被俘者均纵之去（陈健、王茂生），又因我右翼友军先退至灞河以东，遂弃光台。

大 王 镇 之 役

武功东北三十里

八年一月十七日，我步兵二、三、四各营骑兵两连由栎阳西开。本日开至泾阳塔底，与四路将领邓宝珊、董振五、冯子明及本路石宜川部会合。十八日西进。十九日四路兵驻蒋姬镇，我部住王梁镇。二十日各军协同开赴武功附近。时敌军据武功者为张飞生、张金印两部；据桃园村东扶风、羊家寨一带者为奉军三部，约共三十余营，声势颇

大。邓、董、冯各部驻扎大王镇，向敌西北两方进逼。我部驻扎王昭村、北镇村一带，对敌垒东南两方而阵。命秦镇西、张福彪住东南隅战线，挖掘地道，相继进攻。二十五日敌我右军石部，无有胜负。二十六日敌连攻我北镇村三次，我三、四两营，竭力抵抗，敌未得进。二十七日敌攻大王镇甚急，董振五阵亡，军气大挫。遂于是日议决，全军退驻临平（大王西北三十里）休息，别定策略。是役敌势两倍我军，每日旦晚必分道猛扑。赖我各军，同心协力，互相应援，敌终未能得志而我部尤未伤一卒云。

二月二日，班师开赴西扶风，三日开赴益店，四日至曹家口，五日至羊家万石沟，六日至南坊，七日至北屯，渡泾驻石榴镇，八日至三原，九日回栎阳。

荆 姚 之 役

一月十三日，我军之开驻栎阳也。只留骑兵三十名，防守荆姚。命骑兵团附马彦森（克哉），副官王树城为荆姚留守。

二月三日，敌旅长刘世珑率步兵三营，由同州开来。四日姚森林率骑兵两连、步兵一营由下邽开来，齐向荆姚进逼。五日午前九点钟，三路齐至遂将荆姚合围，四面攻击。我兵太单，不敷分布。初尚防守中东两城，每城门只派兵三名，死力撑持。又选兵四名，分向两城巡陴，流行射击，以示兵多。至六日晚，两城不能兼顾，遂决计专守东城。是晚敌即进占中西两城，南北两堡，遂将东城重重包围矣。七日早六点，敌用煤油烧毁我城西门，蜂拥而入。马、王二人督率残兵，东冲西突。俟城上守兵下完，乃夺东城门，突重围而出。城上下枪弹如雨，马、王等且战且走，向西南方面退却。未及三里许，又忽遇万家村突出敌兵数百，前后夹击，王树城遂战殁于该村西北焉。

是役连日杀伤敌兵六十余名，我除王副官战殁外，又阵亡兵十二

名，负伤二名，失枪五支，马四匹。骑团书记鲁倍臣君，于城破后被执，不屈而死。马克哉将残兵二十余人带回栎阳。由是北路战线遂西移于史家坡一带矣。守史家坡者为冯子明部。

是役因我大部西开，栎阳留兵不多，兼值南路战事方殷，未能分兵相救，遂致失守。

清 河 守 御

当陈逆勾借外力，八路进兵。时东路交口、相桥两处，战事最为激烈。同时鱼家河一带，防务空虚。敌每派队窥伺，交、相情势岌岌。我军于二月二十日命马克哉率骑兵第三连及姬营步二连，防守鱼家河、吴家堡（布袋吴家）及三盆河一带。南自交口，北至相桥，布防二十余里，扼交、相之中心，为双方之策应。固守月余，幸无疏虞。至三月二十七日，敌张锡元与我军订约休战，我乃撤防回栎阳。

关 山 协 防

我军东路门户，交、相而外，实以关山为要害。当三月十七日，交、相战争剧烈时，忽报敌姜宏模，大举围攻关山。时驻防关山者，为友军第五路高部步兵一营，只以书记曹济清为留守，力量太单。我即命秦振西率所部防守青市，任子扬率所部并骑兵一连防守青市西北及官道刘家一带，严密守御，日夜不懈。故虽界防失守（四路武关石失守），关山终未动摇。至四月廿一日，姜宏模兵退，我乃撤防回栎。

兴 市 求 援

兴市自二月初旬，荆姚、史家坡相继失守后，即被敌包围。敌除攻击荆姚各部兵力不计外，又益以蒲城队伍，力量颇厚。致兴市城中，食粮告竭，油盐亦不能得。而敌围攻益力。守将康子定，初则日夜求

援，继则消息不通。情势危急万状，各友军首领，乃于军寨会会议，遂定攻蒲援兴之策。

三月十五日，我部派骑兵二百名，偕同友军李虎丞并卢部第二团各部骑兵由军寨出发。至十六日午后进至蒲东祥原埠、戴家原、双酒防一带，离城二三里而阵。至晚十二钟，命刘香亭抽选各部精锐三百余人，由东南隅袭击县城。各兵扶梯直上，梯不尽者，只两级耳。适为城上逻卒察觉，即大声呐喊，开枪乱击。我军尚奋勇力攻，敌亦死守抵抗，相搏一昼夜。至十七日晚，谍报敌军围兴市各兵，均纷纷拔队，回救蒲城，兴市之围已解。旋已停战议和，我骑兵遂回栎阳。

此后即为停战议和期间。虽小有战急，无关轻重。至十一年春间，于总司令移节武功后，所有铁佛寺之投、马嵬之役、武功东原、史家寨、西岭、插柳、大王镇各处之战，均为惊天动地关系存亡之剧战。惜当扶、武退兵，所有军中战纪及一切文稿，均经同事张禹僧君带赴京师。嗣因张君被陆洪涛逮捕杀害，此稿亦被陆贼抄去。今此种血光痛史，不知尚存人世间否耶？抑宇宙烈迹，鬼神神呵□护，诸先烈精诚不死，此稿或尚有出世之一日乎。余昕夕祝祷之矣。

〔《秦风周报》〕谨按：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战纪前后二编，至本期登齐。中间所叙关系靖国军存亡诸战，虽甚简略，而当年光景历历在目，实为不可多得之史料。编者谨于欣幸之余，附数语以表谢忱。编者。

*本文选自《秦风周报》第一卷，原分为前、后、续三编，抄件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蒙浚僧（蒙涘生），名发源，陕西蒲城县人，时任陕西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部秘书。

陕西靖国军第四路史料*

绿润民

胡笠僧（景翼）部张义安（养诚），有兵一营，驻三原县南城山西街学校内，与连长董振五、指挥邓宝珊，于民国七年元月二十五日（农历十二月十三日雪夜），正值腊八会过会时期，与陈树藩部曾继贤旅，激战于城内各巷口。击毙曾旅团长严纪鹏一名，曾继贤由山西街越城由河坡逃走。巷战两日夜之久，遂将曾继贤所部完全解决，占有三原，公推胡笠僧、曹俊夫为陕西靖国军右左翼总司令，响应广州军政府孙中山大元帅号召，讨伐陈树藩。陈树藩派郭希仁来原调停，实为缓兵之计。张义安等坚执不允许，率兵一部向西安方向开进，大张讨伐陈树藩旗号，留一部由邓宝珊在三原指挥。胡笠僧部署略定，委任田润初（玉洁）为第一支队司令，张义安为第二支队司令，邓宝珊为前敌指挥，岳西峰（维峻）为第三支队司令，李虎臣（云龙）为第四营营长，康子定（振邦）为第五营营长，冯子明（毓东）为第六营营长，朱子敏、杜荫亭为正副军需处长，李文卿为参谋长。另外再有骑兵、炮兵等直属连队。此陕西靖国军三原起义第一战争也。

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三原城南之战。张义安、董振五、冯子明部向西南开走后，陈树藩派两旅由刘世珑等率领来攻三原。胡笠僧派邓宝珊率兵两连于鸡鸣时，开出城南十里以外，预为埋伏，拂晓，陈部即到申家堡一带。胡笠僧一面派田、岳两营出城迎击，一面会合曹俊夫部队出城协力作战。是日天气风雪大作，靖国军将士勇气百倍，枪声、喊声震惊数十里以外。酣战整日，陈部溃退，靖国军夺获枪弹无

算。取胜后，胡笠僧即令田润初部进取泾阳县城，曹俊夫即率部进取高陵县城。三原局势为之巩固。

西安城外之战。民国七年二月间，即农历腊月二十日以后到正月二十日左右，张义安、董振五、邓宝珊、冯子明、李虎臣等部由三原向西安进取，绕道兴平渡渭河到户县，与陈树藩部节节战争。与农历除夕逼近西安附近西营盘和小雁塔一带。樊钟秀（醒民）部在城西与张义安、邓宝珊说妥，响应靖国军，议定东路拟取潼关。陈树藩部封闭城门固守。农历正月初，杨虎城部由东路开来三原，未停即由渭桥渡河进到光台庙（西安东北）。胡笠僧、曹俊夫由渭桥渡河进到西安以东十里铺一带。初十以后卢占魁部由陕北开来耀县，由弓富魁率一部分开至西安以北草滩。高峻、郭坚两部开至灞、浐桥等处。当时正可成合围西安之局势。惟是意见分歧，步伐不能一致并且违言时作，刘允臣到前方极力疏通，仍未能融洽。陈树藩向北京告急，北京令刘镇华率镇嵩军入陕支援，又复接济枪弹，遂使靖国军东路各部开回渭桥。胡笠僧到三原感觉各部军队军令不能统一，作战合力不易，乃派张立卿、王子元到上海约请于右任回陕担任总司令一职。

刘镇华率镇嵩军乘机入西安，陈树藩即以省长权让之。张义安等部队在西面势成孤立，移军户县。陈树藩、刘镇华两部合力来攻。激战数日夜之久，张义安力战阵亡，乃由董振五带领其众。胡笠僧急调西路所部开回三原，此农历二月初间的情势。靖国军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主义，军官士兵除操练而外，皆以孙中山丛书和孙文学说为课程。

渭南河北大小石村之战。民国七年四、五月间，陈树藩既得北洋军阀政府大力支援，亲自率领所部，由渭南上涨渡过河，来攻靖国军。又令刘世珑等部，由礼泉北屯夹攻泾、原。胡笠僧令岳西峰、董振五、邓宝珊、冯子明、李虎臣、康子定各部队联合曹俊夫、杨虎城所部以及卢占魁一部分队伍，在东路大小石村激战一月之久，陈树藩军未得

进入防地一步。胡笠僧又令田润初部西拒陈树藩军于泾河以西，相持月余。到收麦时，陈树藩军两路，皆被靖国军击退。

本年交五月，于右任由上海绕道山西、陕北回到三原。于右任先行函劝陈树藩反对北洋军阀政府，陈树藩不从而又反诘之。胡笠僧联合各部，酝酿拥护于右任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内而统一各部，外而联结广州军政府及南方各省友军。乃用抓纸壳方式排定各路司令次第名义，以郭坚为第一路司令，以樊钟秀为第二路司令，以曹俊夫为第三路司令，以胡笠僧为第四路司令，以高峻为第五路司令，以卢占魁为第六路司令。总司令部设立在三原县城内。张钫（伯英）此时亦来三原参加，推为副司令。

于右任接任总司令时，各路驻军地点形势如下：

第一路军驻凤翔一带；

第二路军驻周至；

第三路军驻高陵、淳化以及临潼之交口、栎阳等处；

第四路军驻三原、泾阳、富平以及蒲城之兴市镇，临潼之关山、相桥等处；

第五路军驻白水、澄城；

第六路军驻耀县、铜官。

民国七年农历七月间，第四路岳西峰、邓宝珊、董振五率队会同第三路一部分军队渡渭河，在渭南白杨寨与陈树藩、刘镇华部激战一次。俘虏镇嵩军数百人，善为待遇，皆给资遣散之。

农历八月，胡笠僧率骑兵一部到渭桥转至相桥东驰到固市，单骑入固市城。为说服旧部姜宏模起见，不料被陈树藩率兵亲来拘至西安。胡笠僧不屈不挠，并写信与所部各军官激以大义，勉励坚持到底，军心稳固，未稍动摇。第四路各军官遂举岳西峰为第四路司令，田润初副之。陈树藩寄信岳西峰、田润初、邓宝珊、董振五以拘留胡笠僧为

要挟。而岳、田、邓置之不理，董振五后书说，各走各的道路，革命军绝对不能与敌妥协云云。

农历九月间，井勿幕偕彭仲翔来三原，张德枢同行，即住第四路司令部。井勿幕为陕西革命党同盟会首领，与于右任交情最深，胡笠僧及所部军官素所佩服。第三路军官亦甚推崇，即时举为全军总指挥，即以第四路为直辖部队。

农历十月间，井勿幕率兵一部分到兴平与陈树藩部激战。围攻兴平城，井勿幕率少数弁兵西行，拟与滇军叶荃会师。行至兴平南仁村，被郭坚部李栋材暗害。李栋材又投陈树藩，第四路军队即行开回泾原。此一惨案，靖国军大受影响。

本年冬奉军许兰洲开入陕西，驻扎兴平。直军张锡元开入陕西，驻扎渭南。东西牵制靖国军。第四路董振五、邓宝珊、冯子明，会同第三路杨虎城等部队西开与奉军激战于大王店，大挫奉军之锋。此役董振五力战阵亡。靖国军东路空虚，西开军队又复开回三原、高陵、富平等处。邓宝珊代领第四路第二支队司令，第四路又任李虎臣为第四游击支队司令，康子定为第五游击支队司令，冯子明为第六游击支队司令。

民国八年农历春正月间，陈树藩亲率所部由渭南渡渭河与靖国军大战于临潼关山、富平施家坡一带。靖国军第四路岳西峰、邓宝珊、冯子明、李虎臣、杨瑞轩会同第三路曹俊夫、杨虎城等部队苦战旬日，将陈树藩击退走。

民国八年农历春二月，靖国军滇军叶荃军长率领三四千众，由凤翔绕道乾、礼、淳化、旬邑开至耀县与第六路卢部驻扎一处。粮由三原、富平接济。

本年春、夏之交，陈树藩得到北洋军阀政府皖系大力支援，结合八省兵力，发动全面来攻靖国军。其主力军集中相桥以东地带。除陈

树藩亲自会合直军张锡元部由上涨渡、田市向西猛犯一月之久，战线延长百里。靖国军由第四路岳西峰、邓宝珊、蒋世杰（朗亭）、李虎丞、冯子明、康子定与第三路曹俊夫、杨虎城合力共击，使敌军未能进展一步。西面由田润初部在咸阳原上抵御之，使敌军不能渡过泾河。乾县方面郭英夫、王珏部牵掣敌军一部分。凤翔方面由第一路牵掣敌军陇南孔繁锦一部分。白水澄城方面由第五路高峰五部牵掣敌军一部分。计敌军有徐树铮驻洛阳之边防军，晋军开到韩、合一部分。绥远李际春部开到神木、府谷，鄂军张联升部开入商洛区。川军刘存厚开入汉中。甘军孔繁锦部开入宝鸡，进攻凤翔。张兆钾部开入旬邑等处。豫军赵倜一部开到潼关，在关内来援陈树藩的，则有奉军许兰洲部，直军张锡元部。北洋军阀政府知陕西靖国军战斗力量强胜，用武力不能威胁，是南北有倡议和之势。北洋军阀政府与广州军政府合派张瑞玑来陕，亲到田市一带划界停战，各守防地，互不侵犯。此役北洋军阀政府对陕西靖国军用尽全力来攻反被击败，从此陕西靖国军之军威士气为之大振，敌人不敢轻视矣。

民国九年春，云南顾品珍驱逐唐继尧，叶荃率领所部滇军，并纠结靖国军第六路卢占魁部绕道甘肃入川返滇，耀县铜官两县防地由第四路派兵接收。

本年夏直皖战起。正在战争期间，胡笠僧对陈树藩说妥，夏历六月十二日由田润初到西安迎接。田润初于十三日晨同胡笠僧返回泾阳，军民夹道欢呼，异常兴奋。隔三日即回三原，所部官兵极为拥护，人民到处欢迎。于右任总司令召集各路会议，公推胡笠僧为全军总指挥。

本年秋冬小有战事，靖国军在整军之暇，兴办学校。在三原设立渭北中学、第三师范学校，选送学生出外留学。办赈救灾，计划兴修泾惠渠，任李仲三为渭北水利局长，请李仪祉由南京回陕，任泾惠渠总工程师。此事在民十年间才始进行。

民国十年孟夏，北洋军阀政府罢免了陈树藩陕西督军职，并派阎相文、冯玉祥、吴新田率师入陕，阎相文冯玉祥先后督陕。冯玉祥由潼关直趋西进。靖国军胡笠僧亲自率兵与陈树藩部战于咸阳，陈树藩兵败逃入南山。第四路岳西峰、邓宝珊、冯子明、李虎丞部与第三路曹俊夫、杨虎城等部同时西进。战取兴平、乾县、武功、扶风等县，收编陈部李纪才六七营之众。东路收编驻渭南孝义姚林翼一团，此本年农历六七月间局势也。冯玉祥杀郭坚西路局势为之一变，直系兵力分布西安、咸阳等处，威胁靖国军。直军要求改编，胡笠僧为了保存革命实力起见，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于本年冬接受直军改编。第四路乃由胡笠僧领导，编为一师，第三路曹俊夫编为一旅，杨虎城坚持不受改编，十一年夏与直军力战于武功后，移军陕北。

民国十一年春、夏之交，直奉战争发生。胡笠僧亲率岳西峰、邓宝珊、李纪才、蒋朗亭等助冯玉祥与赵倜大战于郑州、开封之间。一战而胜，威名大震。陕西革命部队移驻京汉路线顺德、彰德一带，遂与冯玉祥孙岳部秘密结合，为倒直之计。此民国十三年秋直奉再战之役，国民一、二、三军首都革命之所由来也。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本书编者有删节。缘润民，陕西富平县人，时任陕西靖国军第四路司令部秘书、蒲城县知事。

陕西靖国军第四路前任司令胡景翼传*

馀　杭　章炳麟撰

胡景翼，字笠僧，一曰励生，陕西富平人也。少读书，闻清季受创四裔事，画鹰日射之。大言自负，人以为狂。生年十五，入西安健本学校，读孙子及古名将相传。慕明中山王徐达为人，因自号中山。清宣统二年，因井勿幕、于右任、宋元恺、杨铭源入中国同盟会。陕西民党多文士，而景翼独发议与耆帅、刀客交。旋与同舍生李仲三、冯毓东等密盟于小雁塔寺。出入同、蒲，窥关河阨塞。尤善手臂义，故多乡之。明年春，复盟于雁塔寺。其秋，武昌兵起，陕西应之。推张凤翙为复汉军大统领。景翼亦率王守身、马正德、胡彦海等，起耀州药王山，被任第一标统带。时勿幕为陕北安抚招讨使，屯三原，遂率其众从。会山西民军失利，勿幕往救。而升允以甘肃军来攻，进至三水、淳化间，势张甚。景翼率部应战，遇之张户原，械少，鏖战终日未进食，突进遂破之。返营疾呼取饮，立尽半缶。陕西自是安。民国元年，勿幕请解兵陕北，诸部悉愿属景翼。景翼自以年少，学未就，不敢当，与张义安等赴日本，入成城学校，习兵法。会漠北蒙古拒命，游学诸生大愤，请景翼归任征讨事，至上海，知政府无远略。乃已二年夏，黄兴以宋教仁被杀事起兵讨袁氏，约陕西诸军为应，不能得。景翼闻之叹曰：“陕军若出关据洛、郑为调人，事尚可为，今如此，必助长袁氏势，天下自此多事矣！”三年一月，复游日本。时民党多亡命东京，置浩然社，肄兵。景翼亦入社，得遍识南北才杰。数月归。因谒前临时大总统孙公，孙公属以西事曰：“他日当给若数万金。”景

翼笑曰："数万金无益我，有精神无不济也。"孙公益奇之。初，河南豪帅白朗入陕西。袁世凯令陆建章驰击。事定。建章裁陕西军，略尽。唯陈树藩破白朗功多，所部第四混成旅，得不废。景翼归，请入旅部教导营军官连，树藩甚重之。毕业累迁游击营营长，屯兵富平。五年春，世凯称制。建章助帝制尤力，关中诸民党谋出兵河南，因薄京师，据中央令四方。建章知民党根本在渭北，盛陈兵循行以詟之。令其子承武，率模范团按行富平，兵甚精。景翼属橐鞬，讶承武入县署。夜半，伏兵起击之。二日，歼其众，俘承武以归。建章哭乞。盟众因推景翼为总司令，趣会城。景翼曰："有旅长在。"乃推树藩为都督。树藩令景翼以兵趣临潼，断建章归路。景翼至长安东关，建章部尽伏。事定，论功第一。以忌序迁为第一旅第二团团长。景翼即移屯商，治兵龙驹寨，纪律严整，陕西所盛称十大连者也。六年夏，国会解散，迁广东，始有护法之役。树藩昵时相张义安起兵击之，十二月[①]拔三原，景翼驰至，称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为南方援树藩军来攻，迎击，大破之。令义安围长安。树藩城守，求救于河南镇嵩军。镇嵩军入关，长安围解。义安力战，死。景翼尽调兵，渡渭自保。树藩自将来攻，景翼令岳维峻御之。战数月，敌不能进。会麦熟，令前军固守，民得刈麦，敌亦不敢逼。胡、陈两军久相持，渭北诸县困于馈饷。盗贼乘间起。适于右任自间道来，景翼叫兵柄让之，而身赴固市，与树藩所部议和。被绐入长安，幽之。景翼辞色不桡。树藩亦重景翼破建章功，不忍害。至九年秋，乃得出。时直隶吴佩孚始盛也。十年夏，阎治堂[②]入关。树藩军溃。景翼知力不敌，恐重伤人民。亦会治堂所部旅长冯玉祥善拊军，乃与相结，助收陈部余众，受编为陕西第一师师长。明年夏，直隶关东战起，河南督军赵倜与关东有连。玉祥东征，景翼从。及郑，倜攻玉祥急。景翼令邓宝珊、李纪才、弓富魁进战，大破倜军。五月九日，景翼至军前，令岳维峻、李云龙等，攻其郊外累克多庄、

八郎寨、金台子诸垒，俘斩甚众。十日，自鄂河进逼上冈、杨村、姚庄诸垒，敌殊死战。景翼出奇兵，绕其后，敌大溃。乘胜遂下开封、商丘，河南大定。当是时，吴佩孚以两湖巡阅使兼直鲁豫巡阅副使，开莫府洛阳，执耦国恃材武，欲尽并南北诸部，识景翼才而恭。其自民党起，不敢委任。令以二十四师屯河朔为京汉道守。有众二万，与饷甚少，将士皆嗟怨。景翼忍之，不与校。陕西诸将，独景翼最有声。及归佩孚，众以为贰，景翼亦不自列。佩孚尝欲令征四川，景翼辞曰："身起民军，与南方将士有瓜葛，将焉用之。若东征者，迟速唯命。"于是众始识景翼风采。然佩孚骄，未以为大虞也。十二年秋，大总统黎公以逼狩于上海。直鲁豫巡阅使曹锟者，即六年称兵迫散国会者也。缘间被选为大总统。景翼与戏，下语曰："乱且至吾辈，宜宿戒，毋徒饱食蹴鞠为也。"明年秋，佩孚集诸道兵，攻关东，征调遍南北。景翼知锟可乘也，则密令李仲三、刘守中、张璧往来玉祥军中谋，因衅除曹、吴谢天下。洛阳动员令下，景翼率所部至通顿兵不进。佩孚数促之，以军实不继辞。佩孚自出，与关东军战于临渝，不胜，复遣使促景翼。景翼以一旅驻通，其余骆驿度喜峰口，至平泉。为小胜，以坚佩孚。而玉祥已还，收京师与直隶，旅长孙岳，执曹锟府中。景翼驰归，与玉祥、岳改军号曰国民军。设摄政内阁。佩孚闻，返至天津，令旅长潘鸿钧等阨杨邨，京师震惮。景翼令维峻趣唐山，纪才、云龙为左右翼，会玉祥军迎战。纪才夜袭，破鸿钧禽之关东军亦入冷口至滦。佩孚军大崩，浮海江道入夏口，归至洛阳，谋北犯。景翼南行至安阳与敌遇，转战至郑，佩孚走。十二月，景翼入开封，就临时执政段祺瑞所任督办河南军务善后事宜职也。佩孚尝令镇嵩军刘镇华、憨玉琨，引兵下洛阳。至是玉琨阳言，受执政命。景翼与战，大破之。是时国政久不纲，景翼以民党少年特起，慨然有澄清之志，海内乡风景翼亦自发舒。期以河南为根本，次第匡复。病丁疽甚。十四年四月

十日，卒于开封。景翼为人阔达痛快，士大夫有志略者，无少长皆与尽欢，未尝记小过。性不独食，庖人或为独设馔，必移就客尽之。诸义故来与见，御短衣不过髀，遇儒先长者即访政，侠少年也，即与角抵歌舞为乐。闻一善言即呼参佐下书行之。体肥重，喜卧。作书至百字，辄三、四寐，及觉，书未尝失次。或时宾友满坐上，景翼隐几寐，寐中尽能识人语，与外人食至没头乳酪中，少顷，复语笑如故。少善驰，后肥，不时跨马。每战筍将以前至战处，即下舆，步指麾终日意不衰。战罢，即又卧。外若无訾省者，故遭吴氏得全始所部二万人。比至河南，新旧逾十万。部勒甚疏，而士皆乐为用。战时未尝谨斥候，身在前敌后百里不戒严，不检私书，不苛索。间汐部将入谒，皆字呼笠僧，未尝责以礼。然持法严。禹县士民，尝小拒命，团长王祥生纵兵击杀之，即斩以徇。河南人士，初闻陕军至，惊怖欲走。及至，乃更如遇平人。军垒所在，乞儿、嫠妇环求食，悉下钱及黍饭与之。故刘憨不能羡也。既善技击，视财币尤轻。与故人交，散万金立尽，而囊中无余钱。妻林氏犹日绩纴，事亲孝。卒时其父抚之曰："汝身已付国家，吾不得私，悲失孝养之子耳。"景翼卒时年三十四。少能文辞，诵太史公书皆上口。稍长，能草隶缋画。积日记至尺余。始兼延威将军，卒以陆军上将恤。

---

*本文选自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胡景翼人物卷》，原标题为《胡景翼传》。

注：①畔处"十二月"系农历。

②此系撰者笔说，阎治堂应为阎相文。后同。

陕西靖国军第四路后任司令岳维峻事略*

张德枢　王绍猷　王捷三

岳维峻字西峰，出生于陕西蒲城一官僚家庭。他的祖父是个武解元，花门之变，战死。父名振兴，是个武进士，由满清皇室侍卫出补山西灵邱都司。庚子之役，曾随岑春煊、升允抵抗过帝国主义八国联军的入侵。母王氏，生维峻、维岐。维岐是个秀才，一九一六年讨袁，战死河东。维峻年十六，入武庠，貌魁梧，任侠伎气，善骑射，能舞二百斤大刀，为交江湖好汉，有“岳大少”之称。年事渐长，目睹清室腐败，国势临危，放弃了祖若父充当满族皇帝奴才的老路，不再希图由武科升腾。从井勿幕、胡景翼游，被介入同盟会。辛亥光复时，举事于蒲城，称复汉军，与渭北一带武装力量相呼应。革命告成，景翼东渡日本留学，以步兵交田玉洁，马弁若干人交维峻。井勿幕与尔时当道意见不合，赖岳、田左右护卫，安抵北京。

维峻由京回，时陆建章督陕，诛锄豪侠，令十五混成旅旅长管金聚在蒲城清乡，最注意井、岳、蒋（世杰）、李（天佐）有号召名望的几家。维峻避匿，亲友多被牵累；同盟会员及革命人士处境岌岌，地方秩序又甚混乱。一九一四年，维峻随刘守中至北京，谋职结冯国璋部团长乡友魏炳鸿，策动倒袁。魏怯懦见拒，遂复返陕。

陆建章裁汰陕军，仅余陈树藩所部第四混成旅。胡景翼归自日本，与维峻同入该旅教导营军官连，旋任借补连连长，升游击营营长。维峻任二连连长，驻三原。时袁世凯洪宪改元，陆建章是袁的爪牙。西北人士图逐陆讨袁，云集渭北。高峻、曹世英、郭坚、耿直先后树立

逐陆讨袁旗帜。陆建章派其子混成旅旅长承武，率所谓“中坚团”进驻富平，企图剪除革命力量。一九一六年五月五日，胡景翼以少击众，缴获了这个“中坚团”的全部枪械，生擒陆承武。当激战正急时，维峻与张义安赶来参战，战局始转成优势。维峻直趋湖山书院奎星楼下承武驻处，承武遥望彪形巨人逼临，始气夺股粟，束手就擒。

陆建章被迫离陕，胡景翼让陈树藩为护国军总司令。陈遂窃据军政大权，听命军阀段祺瑞，压制革命势力，又成了陕西革命的障碍。陈树藩疑忌胡景翼，仅委为第一旅第二团团长，移防商州龙驹寨。胡景翼练兵，当时有名的“十大连”，维峻就是连长之一。

一九一七年护法之役后，陕西革命党人和军人为打倒陈树藩，树立靖国军的旗帜其经过是艰难而曲折的。胡景翼、岳维峻厚蓄实力网罗豪俊，沈机待时。本年农历十月十九日，高峻首先在白水树立护法讨陈旗帜；同月二十六日，耿直在西安发难讨陈，耿直在西安发难之日，正是高峻在白水退却之日。张义安在三原起义之时，正是耿直在蒲城殉难之时。这五十余日中，因革命力量步调不齐，呼应不灵，甚至互相抵消，使陈树藩等反动势力得以从容布置，造成与靖国军相持四年又五个月的局面。

陕西靖国军成立之初，曹、胡争为总司令。旋经调处，由曹世英任左翼总司令，胡景翼任右翼总司令，岳维峻充右翼第三支队长。左右两路会攻西安失利。陈树藩派人持函许维峻为团长，以暗杀曹世英为条件。维峻持函告胡，胡以告曹，从此曹、胡关系改善，局面赖以稳定。陈树藩派刘世珑来犯，维峻与田玉洁迎击于汉铜堤、申家堡、西秦堡，冒雪冲杀，刘部溃退泾阳，于是有泾阳之战。岳部战将徐元凯、解天青阵亡。稳定靖国军西边局势，此一战关系至钜。

陈树藩既不得志于西路，亲率所部及直军张锡元、镇嵩军由省东渡渭进犯。先后有交口相桥、关山、施家坡一系列的激烈战斗。维峻

部蒋世杰守相桥，冯毓东与友军守施家坡。当激战时，维峻辄亲赴前线，往来指挥。用能以寡敌众，稳定靖国军东边的局势。

一九一八年八月，于右任、张钫分任靖国军总、副司令，编靖国军为六路（后加王珏为七路），胡景翼任第四路司令，维峻任第三支队长。当局势稳定，正向东西扩展时，胡景翼于农历八月十三日轻骑赴固市，被陈树藩劫持西安，直至一九二〇年七月始被释放。在此期间，维峻继任第四路司令。简练师徒，招纳果勇，团结友军，指挥战斗，一如景翼在军中时。维峻智略逊景翼，但浑厚有余，官兵乐供驱使。胡景翼回三原，任靖国军总指挥，第四路仍由维峻负责。

一九二二年，胡景翼部受直系改编为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岳维峻任第一旅旅长。

---

*本文系《岳维峻的一生》之前部，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本书编者略有删节。张德枢，陕西兴平县人，清末毕业于山西将弁学校，辛亥革命后曾参加反袁各役，曾任国民二军副官长、南路军旅长、十七路军参议，抗战时入商界，经营房产业。王绍猷，陕西富平县人，时任陕西靖国军第四路第一支队营长。王捷三，陕西韩城市人，时任南路军司令部秘书长。

陕西靖国军第五路及其司令高峻事略*

高峻，字峰五，白水人。生而伟岸有力，精技击，有胆识。辛亥九月，闻西安起义，即与同志多人，揭义帆于白水。拥同县曹俊夫为首领，于重九夜，攻克县城，杀县令，响应省垣。有张海清者，会党也。骄纵跋扈，多行不义。以其众劫俊夫，峻闻之，急率亲随数人，突重围，脱俊夫于厄。俊夫旋投井岳秀部膺付二职，峻则从富平焦子静为护卫长。随军参战东西，往往出奇致胜，献捷铃辕，子静深器重之。常曰："峰五智略出群伦，异日必为三军将帅。"民国即建，子静释兵任国会议员。峻归任本县保卫团团总，地方赖以宁谧。民三，陆建章督陕，诛锄党人、革命钜子，如李岐山、樊灵山诸人，皆为陆所嫉视。常避居白水，住于峻家，恒数月不去。峻亦坦然居之，无所顾忌。岐山叹曰："峰五肝胆照人，今之朱家郭解也。"民四，袁世凯叛迹愈彰，民党往来白水，约峻举事者日多，以枪少，未及发。适陆建章派兵一连，驻防白水。峻曰："时至矣！"即分布其众于街巷各要隘，伺其鞍马甫卸，突出击之，悉收其械。遂联合郭坚、耿直及俊夫诸人，张护国军帜，入陕北，连拔十余县。五年夏，回师，出同官、耀县，与胡景翼等共逐陆建章去陕。陈树藩继为陕督，更编诸军，疑峻矫武难制，使隶李天佐团为团副。人多为之不平，峻委蛇不与争。李旋清于陈，另编骑兵团使峻率之驻白水。六年冬，树藩附安福系，毁法祸国。峻以所部三百人即白水，树护法军帜声讨之。树藩悉出精锐数千来攻，峻从容应战，敌不得逞。继思众寡悬绝，外无援应，乃佯退出城为游击之兵。会耿直、刘锡麟等发难西安，树藩军退援省城。峻将步骑南下，与树藩别部周旋于三原富平间。未几，耿、刘兵败，偕郭

坚自凤翔东来。峻与合军复攻蒲、白，而曹世英、胡景翼亦于是时共建靖国军于三原。峻遂与曹、胡及郭坚各部，分道渡渭直逼长安。树藩急乞镇嵩军来援，诸军久攻不下，暂退河北。翌年，于右任先生奉命回陕，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改任峻为第五路司令，与诸友军历抗直、奉、豫、晋各省兵，阅时五年。时陕西靖国军共分六路，三、四、六各路皆驻泾原、富平、高陵各县。兵力较厚，防地衔接。独峻第五路远在白、澄，孤子寡助。东防晋军，南御陈部，独力支撑，卒保危局。迨直军入陕，靖国军解散。三、四路改编出关，峻亦改编为陕军第二混成旅，暂驻原防。后以与刘镇华积不相能，所部被逼。乃弃其军，只身赴沪，面谒孙总理，受任为西北讨逆总指挥。十五年，奉命归，集旧部，袭取澄、合，解西安、泾原之围。于右任膺国民二、三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任峻为独立第二师师长，寻改防河军司令。以部勒甚疏，奉令裁遣，乃辞职归里。当靖国军时，峻以弹丸两邑之地，外抗强敌，军食、军需俱感拮据。而于优礼英贤，网罗人才，则不惜厚币以致之。四方名流，远道贲临。折节从谏，喜闻善言。治兵讲武之外，兼及慈善救济，社会建设，修筑白蒲大道，创建城南石挢，人皆称为五善人，因其于兄弟行居五也。晚岁躬耕陇亩，未尝出以千人时论，尤服其淡泊。于右任先生赞之曰：“起义时真志士，归田时真农夫，动心忍性，以保晚节，真英雄也。”二十五年一月疾，卒于家。年五十二，子三女一均幼。

*本文选自《西北革命史征稿》（一九四九年一月），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

陕西靖国军第六路及其司令卢占魁事略*

郭 叔 蕃

一、大同战役

卢占魁，字耀臣，山西丰镇县隆盛庄人，此地可能归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农民出身，粗通文字。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陕西革命军继之而起。晋北崞县人弓富魁（字海亭）原系晋北一带素称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红帮老龙头。在晋北一带各县的结拜弟兄有数千人之多。弓富魁响应武汉、西安的革命军，组成晋北革命军三千人，进占晋北重镇大同府。同盟会会员续西峰、续范亭、续实甫等，相继到大同参加革命。卢占魁趁此机会，以红帮弟兄关系投效到大同，任晋北革命军司令部随从副官。当清军巡防部队进攻大同时，卢占魁奉命巡查城防，坚守城垣，英勇拒战，清军始终未能攻下城池。殆共和告成，阎锡山任山西都督，续西峰、弓富魁等受阎锡山的排斥和歧视，即将所部解散，相继离晋，卢占魁亦回隆盛庄。

二、崛起塞北

一九一三年李烈钧在江西发动二次革命，旅居北京的续西峰（时任国会议员）、弓富魁派人到隆盛庄密示卢占魁组织塞北革命军，响应李烈钧的二次革命。并由天津日租界购到盒子枪五十支，秘密运交给卢占魁。卢又购得俄造步枪百余支，集合曾经在大同参加革命的老战友五百人，组成塞北革命独立军，都是骑兵，当时民众称他们为“独立队”，卢占魁任司令。他们由此起家，以游击战术，逐渐发展，两

年之间号称万余人。他们的枪支，都是在游击战中得来的，他们的术语叫“刀枪”。北洋政府连年进剿，由于他们都是骑兵，在大平原上，行动迅速，飘忽无定，步兵追击不上，北洋军队始终未能得手。因而卢部纵横漠北，达数年之久。他们的游击地区，西起黄河套，东至奉天边区，东西三千余里。他们为了取得蒙民的同情，士兵大半蓄有发辫。

一九一七年，北洋政府任命蒋雁行为绥远都统。蒋到任感到自己无一兵一卒，地位难以巩固，就想收编卢占魁，派一少将参谋到包头以北之乌兰脑包与卢洽商，改编为“绥远陆军骑兵第一旅”，在乌兰脑包一座可驻一混成旅的营房内，进行整编。卢也愿趁此机会，进行整编，以便伺机再举。这时辛亥革命时的党人张晋三、郭叔蕃、李子才等趁机参加，代为规划。卢部经过半年整编，到阳历十月间，北洋政府调任蒋雁行为陆军部总长，蔡成勋继任绥远都统。蔡是北洋陆军第一师师长，率领一个整师到绥远。

三、入陕经过

蔡成勋到任后，认为卢部有革命党人参加，主张武力解散。卢也早有准备，待到蔡师发动进攻时，已空营撤退，焚毁营房。蔡部兵力是一个步兵旅，两连骑兵，一个山炮连。卢部原定计划，黄河结冰时，渡河入陕。但蔡首先发动进攻，只好再次开始游击战。由乌兰脑包撤退后，即由西向东且战且走。这时黄河还没结冰，不能过渡，就到察哈尔境内张家口以东地区，蔡师撤回绥远境内。待到三九严冬，黄河结冰，卢部又由察哈尔西进，到达绥远托克托县黄河渡口，由冰桥上，全部人马安全渡河，到达内蒙准克尔旗。休兵数日，经神木县，西进至靖边县的宁条梁。榆林镇守使井岳秀派参议高世秀（志清）与卢联系，卢、高本是旧相识，约定卢部不由榆林境内南下，直向西进。卢部即沿着内长城，经过一段沙漠地带，到达定边县的安边堡。城内士

绅、省参议员刘文卿等出城欢迎。在安边休兵数日，卢部改称“西北靖国军”，由安边出发南下，到达陕甘边境环县。该县民团团总张九才，因和县长发生冲突，打死县长，参加了西北靖国军，编为第三支队。这时胡景翼部的张义安、邓宝珊、董振五等在三原驱逐陈树藩部的曾子才部的消息，已传到陕北。卢部即掉转马头，直向洛川挺进。进入陕境后，惠又光、郑思诚即派郑士杰到卢部作向导，经洛川过金镇关进驻耀县。由此参加了陕西靖国军。这时弓富魁亦由天津来陕，任卢部指挥官。续西峰、续范亭、续实甫都由北京到三原。日本人佐佐木到三原代造炸弹等军用品。卢部到陕西，首次与胡笠僧部联合作战，由邓宝珊任总指挥，弓富魁任副总指挥。步骑联合，渡过渭河，与陈树藩军，在灞桥以东，打了一次大胜仗。陈树藩急调战将张飞生扼守灞桥。靖国军胜利后，即退据渭北，再未渡河。卢部第一支队司令张威，驻三原大程镇；第二支队司令武耀威，驻临潼两金屯。卢部初到陕西时，还有蓄发辫的蒙古兵，渭北各县民间，叫他们“长毛盖”，留下了这一历史性的口头语。是年王子元、张立卿到上海迎请于右任回陕，各路军的代表齐集三原，公推于右任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卢部被编为陕西靖国军第六路。云南唐继尧任叶荃为“滇军援陕总司令”，由川北到凤翔，转进到耀县与卢部联防。滇军总部驻药王山。叶、卢两部相处颇为融洽。这时北洋政府派国会议员张瑞玑为划界专员，到陕划分靖国军与陈树藩军防地界限。为了划界的争执，双方各发通电。电文都是文豪执笔，情文并茂，传世之作。惟惜文稿片纸无存，是陕西靖国军文献中的一大损失。

四、入川的失策

张瑞玑入陕划界后，靖国军与陈树藩军，各守防地，未再发生战事。驻在耀县的滇军司令叶荃感到西北革命无可发展，孤军返滇又感到兵力单薄，就说服卢占魁共同入川。当时卢没有考虑到塞北草地骑

兵，不惯于崎崛山地，稻草食料的生活，就同意共同入川。于一九二〇年夏季由耀县开拔，由第四路骑兵支队靳伯纶部接防耀县。叶、卢两军，经由岐山县南下，渡过渭河，由宝鸡益门镇入山，过大散关，到达凤县。北详陆军第十五混成旅旅长管金聚，坚守城垣。滇军步兵攻破凤城，俘虏管金聚，叶荃即予释放，即由凤县直向四川前进。但卢部骑兵沿途倒毙，又受到民团的伏击，兵马损失殆尽。到达成都后，滇军开回云南，卢占魁将残余的兵马枪支，交给四川当局，本人和武勉之到重庆乘轮到上海，转赴广州，晋见孙中山，愿到东北号召旧部，重整旗鼓。孙中山写信介绍给了张作霖，卢到沈阳见到张作霖，张电令洮南镇守使憨朝玺，予以照顾。卢在沈阳又遇见日本人佐佐木，陪同他到洮南。三个月内又集合了汉蒙旧部千余人。憨朝玺看到卢占魁在他的境内颇有号召力，于己不利，即在宴会上杀害了卢占魁，以骚乱地方的罪名，呈报张作霖。卢的革命一生就此结束。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本书编者略有删节。郭叔番，山东人，时任陕西靖国军第四路司令部副官处处长。

陕西靖国军陕北游击支队简况*

薛镇东

惠又光先生所领导之靖国军陕北游击支队，在当时亦称为惠先生支队。这支队伍有三百余人，枪二百余支，由陕北清涧、延川等县之民团及一些绿林侠客组成。计编有一个营及卫队连、骑兵连。初成立时归靖国军左翼总司令曹俊夫指挥。自于右任回陕靖国军统一编制后，归总司令于右任直接指挥。

该支队先后驻防于临潼属之雨金、交口等镇。军饷服装未划分征集区域，概由惠先生个人向各路军借贷以维持。惠先生为人阔达大度，广于交游，健谈而趣味风生，最善团结人，各路军负责人均乐于过从，亲聆教益。与士卒共处，亦能同甘共苦，先兵士之忧而忧，后兵士之乐而乐。故能上下一心，血肉相连，精诚团结，终始如一。归总司令部直属后，虽领有伙食维持费，不足时，各部仍争相支援，使不簧乏。因之，部队虽小，能长期存在。直至靖国军末期部队分散归编，涕泣而别时，该支队始行结束。

惠支队在靖国军中人枪虽少，作战次数亦不多，因团结力强，战斗力并不弱于他部。且在靖国军总部与各路之间，各路军相互之间，遇有争执时，一经惠先生从中调解，矛盾消除，即归和好。在互相亲密联系，解决纠纷等方面，起着相当大之作用。尤其在第二路樊钟秀军中威信更高，樊尝以师礼待之，言听计从，不少违忤。即遇先生盛怒，当面责骂樊为土匪时，樊亦能低声下气，含笑周旋。

惠先生虽系文人出身，但胆略过人，不畏强御。常随带数从人，

驰驱于南北东西各战场间，身先士卒，亲冒锋镝。当樊部在商洛休整完毕行止未决时，惠先生主张乘虚北攻潼关，扼陈树藩军之东路咽喉。樊即依计而行，卒因众寡悬殊，客观形势变化，潼关虽攻克而不能守御以援应靖国军北路之师，遂转而西图进军周至与敌周旋。此时惠先生亦令其所部西开，协同樊军作战。在某次战役中激战，死伤枕藉，惠先生坚持不退，直至精疲力尽，卫士强行抱负而下火线。其英勇不屈不挠之精神可以想见。后又挥队北上，与卢占魁之第六路同驻耀县。

靖国军末期，胡景翼、曹俊夫等脱离革命，受编北洋陆军时，惠先生所部各念前程亦跃跃欲动，劝慰之无效。部队由耀县开赴三原至楼底村时，大都坚决脱离先生而自奔前程。但部下官兵均依恋不舍，相向对泣而别，可见其精神感召人之深也。

（呼延立人笔记）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

陕西靖国军陕北游击支队司令
惠思温小传*

惠思温，字又光，清涧人。性沈毅有大志，卒业省立师范学堂。愤清季政治腐败，国土日蹙，密联同人从事革命。辛亥民军起西安，即在陕北聚众响应。共和既建，释兵就学。东渡扶桑，研究政治及社会科学。因晤孙总理，加入中华革命党。四年回国，与陕中诸同志合谋讨袁世凯。往来各地，舌敝唇焦。靖国军时，常自领一军为游击司令。十三年任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部杨虎城参谋长兼第一游击支队司令。十六年国民军二、三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任政治部部长。中国国民党陕西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推选为监察委员。旋奉国民政府任命为陕西省政府委员。随于总司令东出关考察东南各省政治，至上海。因劳染疾，卒于上海医院，年四十二。思温体貌羸弱，喜谈兵。笃信三民主义，僚属将士皆称之曰惠先生。治军十余年，虽无赫赫之战功，而终始革命。屡经颠险不变其所守陕北之言，革命者实以思温为最坚卓云。子某北京美术学校毕业。

*本文选自《西北革命史征稿》（一九四九年一月），原标题为《惠思温》。

于右任致郭希仁函*

希仁先生道鉴：来示读悉。慨自阋墙祸起，血战经年，农抛畎亩，女弃缝纫，兄隶北军，弟执南戈，煮豆燃萁，灭门破产。秦人何辜！操戈琴内，每闻攻城克寨，辄为椎心泣血！弟蛰居海上，问世无心，因念战祸绵延，远道旋里，函达当事诸公，冀早解决。乃此欲登之衽席，彼欲陷之水火，同意难取，倒悬如故，雁飞鸿嗷，罪有专归。现虽黍总戍符，仍欲缩短战期，促进和平。甲兵朝洗，车骑夕行，决不恋栈，违厥初志。立生有目无珠，轻身辱师，六军将士，恨入骨髓。来函以失足粉饰，万目所视，尚欲为彼作解人耶！？秋高气爽，分途遣将，宁有暇日脱身来省。至谓护出陕境，又谬矣！夫大义所在，恩怨两融；弟此时但知有国家，有人民，不知有伯生。他日罢战握手，风雨如昨，徜徉林下，未为不可。即恋海上藏书，燕京故友，南北二山，自由去矣。兄等知我之不能也耶？一笑！此时羁身戎行，志愿未了，每念父老昆季之颠连，已溺已饥，责无旁贷。兄关辅硕儒，应表同情。既蒙厚爱，关怀桑梓。勿幕来函，业经答复，伯生倘有诚意，函件往来终多隔膜，能遣信任者作代表，商议一切，尤所盼望！但能稍纾陕祸，即还辕海上，岂与雪亚争此区区哉。再代表来时，祈预先关会，弟当用全责保护，决无意外之虑也。伫候福音，祈速裁答！顺颂道扯不庄。弟右任上言。二十五日晚二时。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

胡景翼致邓宝珊函*

宝珊兄鉴：

宏谋虽有意思，然同绾青等以小人之姑息待予。予虽不如古人，然常以关、岳自期。今日惟知地狱好，不乐世上矣？惟予判决死刑之日，即靖国军生死存亡之日。诸兄若体予心，坚持到底，本军有总副司令统率诸将，服从命令，则予死亦甘心。若为予而作妇人乞怜状，则必自戕，死亦难瞑目。以后进退，当以军事为重，勿以予为念。予绝不丧诸人德，而使世界及后人骂也，当骂贼不落降将军也。予言如此，请诸兄诸弟审之。

胡笠僧

*本文抄件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胡景翼字笠僧。文内之“宝珊”指邓宝珊，“宏谋”指姜宏模，“绾青”指韩绾卿（庆绥）。

胡景翼致岳维峻田润初函*

西峰、润初两兄麾下：

敬启者窃维固市一役，为吾军团体之公愤。今欲大伸打伐，苟不推举领袖以为之统帅，则不特三军不能用命，即金鼓亦觉其不灵。夙稔两兄大人才长望童，晓畅戎机，与笠僧为手足之交，与军士有心腹之契。弟等询谋佥同以为我全军之中，非两军无以为三军之司令。第四路之内，非两兄无以为一路之福星。谨以齿德之先后推戴两兄为吾路正副司令，建牙开府，扶节登坛。前线一切指挥西峰兄任之，固圉圉保根本。泾、原一带布置则请以润初兄为主，旌旗争荼火之光，叱咤动风雷之气。不必为三揖三让之虚文，惟求再接再厉之实事。恳两兄即日就职，担任一切，国事艰难，一误不宜再误。人情爱戴，君心即如我心。弟等为大局起见，肃此公恳，即请

钧安

胡笠僧

*本文抄件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胡景翼字笠僧，岳维峻字西峰，田玉洁字润初。

董振五致陈树藩函*

与公别久矣，念想之怀，无时或已，比每思以一书陈左右，少竭志意，以报高厚。然有所惧恐，不蒙深察，而猥以利口之论见拟，故每欲握管，辄又罢去。继思振五受恩蒙惠，不在众人之后，固当少纾胸肮，以尽其喁喁之愚，辞浅理弱，未必能发公之深省耳。窃闻之作天下事，惟言行有本末，举措服人心者，方可以得众而持久。故袁世凯以一世枭雄而败不旋踵，失众故也。今日陕西星罗棋布，环而以公为的之众，悉公部属也。公不追念人之所以离心离德之故，而徒奋然以求武力之解决，窃以为公乃未之思也。公谓焦某祸陕，命振五缉捕之，振五踪迹至三原，而杨某以肩舆送焦出走；再踪迹至富平，而姚某则宴焦于城内，拒不令振五入城。杨与姚皆我公亲信之人，非公之意当不出此。呜呼！狐埋狐掊，出尔反尔，不知公作事，何为如此反复，当日弄此玄虚，竟何心哉！

胡君笠僧，雄资英发，爱国之心，出于天性，四海之人，所共称道。自随麾下以来，临军约束，则忘其家；援桴向敌，则忘其身。富平一战，而陕局大定，论者谓笠僧当显蒙上赏，不次超擢，乃编制之日，位不过团长，且令缩编其所部为一营，另拨二营足之，且派令弟陈振桥来监其军。呜呼！公遇人如此，尚能久稽天下士呼？取舍乖谬，是非颠倒，不知公当日必须如此作法，竟何心哉！

郭方刚之侵晋也，实秉公命以行。公曰：得晋为吾外府。郭既渡河，公则电告晋人曰：陕警备军司令郭坚以其部哗变东窜，其势将不利于晋，急击勿失；又派三团之众，备于河上。曰：无令一人得返。呜呼！变幻离奇，真匪伊所思矣，不知公当日为此种种，竟何为哉！

公欲作天下事，而不能推赤心于人腹，又从而设陷阱以坑之，翻怨人之背己，此实难矣。论者皆谓公雄才大略，足以立事。特智术太深，疑忌太过，手段太辣。有知人之明，而待人则乏终始之诚；有政治之才，而应务则或二三其德。其于人也，急则用其力，礼之惟恐不至；安则忌其能，掊之惟恐不颠。是皆足以道公心迹，公行事，岂不然乎？

辛亥以还，神州板荡，立国精神，扫地以尽。政府为逐鹿之场；封疆成割据之势。礼教失而民鲜廉耻；宠赂章而人思非分。搅扰抢攘，邻怀觊觎。我天南元戎是用痛心疾首，扶挥日之戈，愤移山之志，檄告中外，誓清河山，海内贤杰，从之若市。右任先生扶节总帅六路之军，争奋身命，以此众战，何有不克。公自顾失计，舟中之人，尽成敌国。穷蹙无聊，乃招刘雪亚于嵩洛，资其绵力欲以自助。论者，谓刘之为人，蜂目而豺心，公萧墙之忧，将从此始，他日取公而代之者，必此人也。

笠僧之入故市也，于靖国军前途，固无所损。然笠僧究为物望所归，公若遇之不以礼，不独六路之人，必将求甘心于公而已。窃恐竹帛青简，将不能为公作恕语也。振五与笠僧分则部属，义同手足，然不能以一人之私，而弃公理。吾愿祝笠僧为关、岳、文、史早就千秋。吾亦不敢不勉为起剪颇牧，承其志意。来书语意殷拳，然深恨公之不我知而猥以流俗人相待也。此时此地，请无多谈。

窃常怪以公雄才大略，本足以立功立事而不免，虐用天下士，此天下士之所以相携而去也。古人有言：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少助之至，天下叛之，此言难简可以深思。倘公能一旦追悔其故，自怼所为翻然改途，推赤心于人腹，则天下士未必不再至公之庭。振五见天下士之皆至，亦将泥首请罪，岂为晚乎！顷据军讯滇、川、黔、鄂靖国联军十道向陕，秋风扬塞，大战在即，请励兵抹马以待，毋多谈！

*本文选自《西北革命史征稿》（一九四九年一月），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

胡景翼被陈树藩幽禁经过*

姜 宏 模

靖国军与陈树藩的战争，形成对峙形势，谁也奈何不得谁。又因战争日久，双方的军风纪都有些废弛，特别是关中地区的老百姓负担奇重，骚扰更大，真是叫苦连天。这时，南北正在停战议和期间。有一天（一九一八年阴历八月十四日）胡景翼率部来至固市西南的白寨田家，给我来信，要到固市和我见面。我复信说："靖国军创始，我既未参加，按现在情形，我更不能参加。你若要我参加靖国军，你就不要；如果还有别事，请今晚到固市城外西南涝池南边的柏树坟园见面。你若一进城，耳目众多，我就不好应付了。"当晚，未见胡来。第二天，他的先头部队和我驻蔺家店子的赵子元（小名猪娃）连发生冲突（赵连曾由固市开往三原，以后又把部队带回）。胡闻讯赶到，讲明情况，双方才停火。胡又从蔺家店子附近高庙樊家给我来信说："我要去大钟寨子你家，请老伯召你回来会面。"又说："我在三原的情况，料你是知道的。这次东来，专为同弟见面。"我复信请他来固市；可是他还未接到我的复信就到固市来了。到后，他和我即派人带信请李襄初（天佐）前来（李驻蒲城），李到后，我和他研究，应该给陈树藩说知。我随着书记处蔺作楫给陈拍电报，不料蔺在电文中竟用"诱胡到固市"等字样。我责问他为什么这样措词，他说："不这样写法，陈督军是不会见信前来的。"再说，胡到固市，我们两人为什么要把李天佐请来呢？因为胡以前是西安健本学堂的学生，李在健本当过教员，有师生关系，又都是老同盟会会员，平素交往也好，彼

此了解，谁也不至出卖谁。这时，胡已看到靖国军各路意见分歧，不能真诚团结，就是自己内部，也有抱消极态度的。胡觉得，以这样的团体，要达到革命的目的是无望的，不过扰害乡里，残害百姓而已。胡对我们说：“只要陈树藩愿意停战，我愿把军队交给你和李襄初，我自己经蒙古到俄国去。”

陈树藩接到我们的电报后，不分星夜赶到固市迤南的故县村。陈的刘世珑等部也跟着开到。李襄初和我遂即先后去故县村见陈。我谈过胡的意见，陈很高兴，并给我们拍腔子保证说：“我给你们拍腔子，你们也可以给胡景翼拍腔子；他如肯见我，我决不伤害他。”当下决定到固市城内同胡见面，并派他的骑兵营左翼胜连和张丹屏的刘忠汉连开进城内，接守南门以东至北门的城防。胡这时觉得，既要和陈见面，自己应该出城去见，以释陈的疑虑，因而给陈去信叫他在故县村等候，自己前往会晤。接着胡又考虑，仍以在城内见面较为合适。我们又函陈，请他进城相见。陈看胡忽而要出城见面，忽而又要在城内会晤，心中发生疑虑。因派他的亲信王香斋和骑兵营营长曹鸿顺，进城探视究竟。王香斋进城后问我：“笠僧这次和督军见面，如果不成怎么办呢？”我当时以为事情再没有啥问题了，很随便地回答说：“如果说不成了，东西门大开，让双方决个战吧！”王香斋接着问道：“那你怎么办呢？”我说：“只要谁不撞着我，我就不管。”王香斋受陈命进城后，陈也动身向固市方面来了。陈到固市东南一里多路的营里村西边时，又接我们的信，请他不要来，胡愿出城相见。陈遂派人来说：“要见就见，不要来回摆布我。不见，我就回去了。”最后胡决定出城去见，可是我始终不赞成。但胡既然决意出城，我也无法阻挡，于是就由李襄初陪同前往。胡来固市时带有二十多个护兵，我都叫跟随前往，但胡坚令他们回来。只有李带了护兵两人。事后听说他们到了营里村一见陈面，胡先说了一句：“我对不起督军。”陈即答道：“你

干得好么!”然后沉默了一会儿，陈就约胡到后院一个房子密谈。只有他们两人，连李襄初也未参与。当时究竟谈了些什么，两人都已去世，谁也无从得知。陈、胡两人谈毕出来，胡还与陈的随员扯了一阵闲话，接着就吃饭。饭后，陈问胡：“你跟我一同走呢？还是跟你旅长走？（旅长指刘世珑，曾为胡的直属上级）。”胡答道：“我跟督军一同走。”说罢，即乘车去南焦村。

李襄初见胡和陈一同走了，即由营里村返固市。因去时他同胡一道，回来却不见胡的人影，为了向胡部说明原委，又转身出城去见胡部岳维峻等人。事毕回到固市，李与我计议说：“按胡部意见还得笠僧回来，安置部队。”可是觉察到，陈既带走胡，可能早有主意。现在要求胡归，陈必不会让胡回来。于是我们商定，想办法堵截陈的去路，把胡夺回。就给胡部发了弹药，着他们由固市以西出发，到上涨渡和渭河口一带阻截。我遂即把开到固市的陈部左翼胜、刘忠汉两连缴械。为了策应胡部堵截，我还佯装遭受固市部队袭击，退出城来的模样，只带十余人，心想借此混入陈部，以作内应。不料到了巴邑（村名），刘世珑等已走。又往信义镇韩绾卿部去，一到城外，韩的掌旗官潘天安看见我们就答话说：“陈带着胡已过渭河，现在只留我们一团军队了。”我听见陈已带胡过河，不得已，仍回固市。归后，大家商量办法，襄初和我计议，火速给陈去信，非叫笠僧回来不可，不然我们就要讨伐他。为示决心，还将劳竞九草拟的“讨陈檄文”附在信中。同时，李襄初也调动他驻蒲城的部队南来，以增强威慑力量。接着，陈由渭南回信说：“我把景翼交给你们，你们又有什么好的办法？如果真有好的办法，我可以把他交给你们。”据李襄初判断，他还认为胡可以回来，因而拿着陈的复信特地往板桥常家花园见岳维峻等人借此求得大家的谅解。李在这次事件以前，曾和胡部有过几次往来，相互比较熟悉。如果说明胡景翼被陈掳去的原委，可能不致引起误会。

岂料胡部冯子明、杨瑞轩等认为胡之被陈带去，是我与李从中捣鬼，卖友求荣，对我们极为愤恨，竟将李就地狙击致命。胡也被陈带往西安扣留。由李之死，迫得我只得跟着陈树藩和靖国军对立到底。李襄初死后的当日晚，邓宝珊曾带随从十余人到固市西门外城下。邓问我："事已至此，该怎么办？"我在城上对邓答说："除非笠僧回来，我们才能见面。现在向你说不清。"

以上所述，是我回忆起的胡、陈在固市营里村见面被陈掳省扣留经过情形。当时胡部官兵，现在还有人在，不详实的地方，承望指正补充。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八日　胡景通笔记）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本书编者有删节。

代表陕西靖国军赴滇要求唐继尧派兵援陕经过*

刘 蔼 如

一九一八年，刘蔼如以陕西靖国军代表名义，由三原出发，赴滇要求唐继尧派兵援陕。到上海找到续桐和姚以价计议此行，姚乐于同行。当时在上海的还有徐永昌、郭唯一、贺炳煌、阎志远（均系山西人）和王子中（陕西人），同往香港。到港后派人赴广东省政府办妥出国护照，由香港搭法国商轮，绕道海南岛、越南，由滇越铁路到了昆明。

到昆明后，由姚以价介绍，大家同去拜访唐继尧，即向唐说明当时陈树藩及靖国军两方面的情况，并代表陕西靖国军，在响应护法的号召下，愿拥唐为滇黔川陕四省护法总司令。并提出派兵援陕问题。因当时段系刘存厚部盘踞汉中，应由西南出兵两路先解决刘存厚部，然后协同陕西靖国军南北夹攻陈树藩。唐继尧接受了我们这些意见。我们就具体地向唐提出：请唐给姚以价部分队伍，向陕南紫阳方面进攻；商同四川熊克武派兵一部援陕。结果，唐派姚以价为滇军援陕的一路司令，拨滇军一团归姚统率，即行北上。唐取得熊克武同意，派吕超为川军援陕司令，向陕南城固方面攻击刘存厚。这时候，我们还听到唐已派叶荃为援鄂司令。叶率部东进至夔州被阻，后来即转来援陕，受到陕西人民的欢迎。姚以价一路曾进至紫阳，吕超这一路也进至城固，并都发生过局部接触。但是姚以价率队由云南出发后行进缓慢，及到达紫阳后不久，段祺瑞被迫接受和谈，即进行“南北和议”，

和会通知陈树藩和护法军两方面就地停止军事行动，各守原界，听候谈判解决。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五日　于浚都笔记）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本书编者有删节。刘蔼如，陕西省临潼县人，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时任曹印侯领的敢死队副队长。

叶荃率滇军第八军援陕及返滇之经过*

马 伯 周

叶荃，字相实，又一字香石，云南云州（今云县）人，生于一八七九年。

一九一七（民六）十月，叶荃率八军援川时，唐继尧所发武器，计九响枪及独响毛瑟，共一千七百余支，占总人数百分之五十左右。这些枪支，好的少，坏的多。所有坏枪，都必须修理后才能使用。另外搭发各式各样的明火枪、柜盖枪、洋台炮及梭镖、矛杆子等五花十色的古老兵器，同样占总人数百分之五十左右，也合一千七百多件。虽然初入川南时，在永宁接收得地方团队的好枪三、四百支，但统计坏枪及古老兵器，仍占绝大多数。所以通过川省各地后，川人流行歌谣说：“叶（荃）甩手，黄（毓成）毛瑟，金（汉鼎），朱（德）两支队惹不得。”由于八军兵器旧式，士兵都用巾帕裹着机柄，用意是以坏枪伪装为好枪。同时因梭镖、矛杆子太多，较之黄、金、朱等部队的武器，有如天壤之别，所以川人讽刺他为“甩手”，即俗称“甩手五子”之意。又因全军出发时，领获的军毡，一律是紫红色的坏毡子，川人又流行另一歌谣说：“滇军第八军，全是龙头机关，五里开花的毡子兵。”

川局既定，唐继尧非常得意，即于是年（一九一八年）九月中旬，召开重庆军事会议。唐亲临主持，参加人员有：孙大元帅的代表章炳麟（太炎）、川督熊克武、省长杨庶堪、川军将领黄复生、石青阳、颜德基、卢师谛、滇军顾品珍、赵又新、叶荃、黔军王文华、鄂军黎

天才、王安澜、豫军王天纵、李奎元……等。连日开会讨论，内容是：（一）出师陕、鄂，以滇军大部出鄂西，黎天才、王天纵归滇军指挥；石青阳、颜德基出陕，以姚以价率滇军一部补助；但川军既不愿出师，而滇军出师，亦非诚意。（二）商讨川军改编问题，唐意以熊军留守川境，以石、颜、黄等部各编一师，分出陕、鄂，但熊不同意，争执激烈。（三）唐提出要将川省财政税收及四川兵工厂交由靖国联军全权掌握，熊更加反对，争执不休，会议几至停顿。（四）为规定滇、黔军在川军费问题，王文华以所得不满，又与熊氏争执，未得结果。最后对援陕、援鄂问题，叶荃发言，大意是：

> “此次出师，志在护法靖国，讨伐北方军阀，重奠民国之基；目前援陕、鄂问题不解决，如何能谈北伐大计，本军愿独担援陕之任，深入关中，摧毁敌军，再直抵燕都，扫荡群逆，成败利钝，在所不计。”

与会将领，知八军兵器旧式，好枪无多，听其援陕，恐不济事，曾劝叶说：“孤军深入，为兵家所忌，应该多加考虑。”但叶仍坚持己见。唐继尧同意八军援陕，仍令原援鄂的王安澜、李奎元、惠××等部随叶出发。叶遂于九月初旬，出发大宁（今四川巫溪县，即川、陕交界地）。章太炎以叶荃具有如此的雄心壮志，亲书一联赠叶，联语是：

> 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
>
> 退欲陵跨边疆，震荡宇内。

八军既抵大宁，王、李、惠三路司令，也到大宁与叶荃共商援陕计划。经商定：先攻甘肃兰州，在西北打下根据地，以解除陕西靖国军后顾之忧。然后整队东下，协同陕西靖国军，消灭陈树藩。计划既定，八军首先出发。进入陕境，开始越过鸡心岭，到达镇坪县。当时陕西情形复杂，陕督陈树藩拥有重兵与省长刘镇华的镇嵩军，都在扼守着重要据点。汉中道所属地区，为北洋军陆军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

汉中镇守使管金聚驻防；榆林道所属各县，大部分为井岳秀的中立区。陕西靖国军郭坚、胡景翼、曹世英、樊钟秀、高峻及绥远骑兵援陕西靖国军卢占魁等，各称陕西靖国军总司令，群龙无首，不相隶属。自于右任、张钫于是年八月，先后到达三原，经各地靖国军推举为正、副总司令。整顿组织，统一军令，改编各路司令，以郭坚为第一路，樊钟秀为第二路，曹世英为第三路，胡景翼为第四路，高峻为第五路，卢占魁为第六路，设总司令部于三原。张钫设行营于樊钟秀军中。各路军正在与陈树藩、刘镇华两军互战于关中道属的渭水南北之间。叶在这时，仍本着先攻兰州，以解除陕西靖国军后顾之忧的原定计划，毅然以避实就虚，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自镇坪北进安康，再推进汉阴。该县认为八军纪律严明，对地方秋毫无犯，主动馈送大批饷银。叶坚决谢绝，卒未接受。再急进宁陕、佛坪，越秦岭，过太白，渡陈仓，达宝鸡境，突破了管金聚军的封锁线后，转而西向，推进甘肃。入甘境后，经电催王安澜、李奎元、惠××各部，克日出师。不料王安澜才抵安康，正派员分赴各县筹款，滞留不前；李、惠两部，则迟迟观望，还未进入陕境。叶荃继续率领孤军前进，突袭天水。目的是只要天水攻下，兰州即可垂手而得。当到达天水关时，甘军正在操场上操，毫无准备。八军先头部队，未敢冒进，派人驰向叶荃请示，叶责以何不猛攻入关。立即下令攻击，但四门已被甘军紧闭。天水关雉堞坚而厚，有内中外三城，八军围攻五日，仅攻下外城。正在猛攻中城两天，突然敌军外援拥至。城内敌军冲出，八军腹背受敌，乃撤师东向陕西。过清水，突击陇关，放弃了先攻兰州的计划。当时驻陇县（前陇州）的是陈树藩军李栋材一营，误认八军为土匪，并恃有驻陇县的联防甘军数营，即合力出击。竟被八军一鼓击溃。甘军西遁，李栋材出城迎降，叶使栋材仍守陇县。

自于右任、张钫，整顿组织部署就绪后，郭坚、张钫、樊钟秀、

高峻、曹世英、杨虎臣，及卢占魁等靖国军分头出击，克服了很多地方。靖国军的声威，一时大振。叶荃克复了陇县，向千阳进军。该县县长陈斗垣，系云南大关人，与滇军有同乡关系，出迎八军。叶给他一个参军名义，照旧管理该县事务。这时郭坚已围攻凤翔不下，陈斗垣因与凤翔陈树藩守军魏晋先团长有交情，愿亲往游说，劝归八军；恰遇张钫也到郭坚营中，写信给魏劝其归附。到了八军抵达凤翔属的柳林镇与郭军会师时，魏晋先果出城来降于靖国联军。于是滇、陕联军会师，携手进入凤翔。张钫在凤翔城外的陈村，郊迎叶荃，相与欢晤。张钫曾说过：“叶荃部队，跋涉六千里，驰援陕西，真如飞将军，从天而降”的话，以壮其志，对援陕滇军，极表欢迎。过了三天，陕西各路靖国军总指挥井勿幕也到达凤翔，代表陕西靖国军犒劳八军。叶一面休整，一面再电促王安澜、李奎元、惠××三军，迅速北上。起初王安澜仍在安康继续筹饷，直至十一月才令第一师师长施宪武率部出发。经汉阴、石泉达宁陕时，为管金聚军所阻击，被迫撤退，途中又被民团围攻，初退石泉、安康，再退岚皋时，得知王安澜本人已离陕先退川北，因此施宪武也只好退回川北去了。李奎元及惠××两军，由于饷弹两缺，迟迟入陕，迄听到王安澜撤退的消息，也相率离陕，各寻出路去了。

滇、陕联军大获胜利，陈树藩声势大挫。陕西靖国军各路向兴平集中，待命围攻西安。叶荃、郭坚两军，赓续前进。不料井勿幕离凤翔转赴兴平时，李栋材忽叛变，戕杀井勿幕于兴平属的南仁堡，并取其首级，携往西安，向陈树藩赎罪。靖国军士气，颇受影响。各路将领旋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农历冬月中旬）在乾县召开军事会议，筹划围攻西安问题。于右任行至泾河渡口，为敌所阻，未能到会；张钫派代表刘承烈参加。出席的有叶荃及郭坚等。一致议决，分三路出发，攻取西安。滇军第八军及陕军一路军为中路，推叶荃为总指挥，

向正面进攻；三、四、五、六路为左翼，攻渭北一线；二路军与张钫部分队伍为右翼，攻渭南一线。与此同时，北洋政府派奉军许兰洲为总司令，率奉军第一混成旅鲍德三、第三混成旅王锡品、骑兵团高毓赞，并以段祺瑞所派的北洋军旅长张锡元为副总司令，星夜驰陕援陈。许兰洲设总司令部于兴平，副司令张锡元驻渭南。因此陈树藩的胆子，又为之大壮。令张鸿远由兴平袭取武功县城，叶荃指挥本军及郭军在武功、扶风间的杏林镇合力抵御。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四日（民七年腊月初间），占领距武功县城三里的华家坞，及东北的干儿村。并一度夜袭兴平的马嵬驿，与敌军时战时停，互有胜负，形成胶着状态，双方相持了两个多月。时当严冬冰冻，双方队伍，都潜伏战壕中。敌我相距咫尺，可通声息。八军前线某两连士兵中有一部分人参加过哥老会。而敌军前线，也有哥老会的人。初时以隐语联系，继则相互往来，不分敌我。因而陈军就此机会，随时以飞艇、金花名牌香烟赠给八军士兵。这是战线上稀有之物。八军士兵遂与敌军更加亲近，往返愈密。这个时期，恰是陕西靖国军四路军骁勇善战的团长董振五阵亡，影响及于杏林镇的阵地，兵心动摇。而管金聚军又侵占宝鸡，陇县又被援陈的甘军占领，这一连串的恶劣消息传来。叶荃又知道前线战壕双方士兵往还的情况，即令撤去前防之线。没有通知左、右翼友军，敌遂乘机分三路猛攻，以致中路的杏林、扶风，不战而失。八军和一路军，初退岐山的益店，续退凤翔。左翼的三、四两路，被迫退往三原，五、六两路，退返原防。敌军张鸿远由礼泉攻乾县，镇嵩军则猛袭右翼的周至。张钫直属部队及樊钟秀军，初退眉县，继亦退集凤翔。樊钟秀退至凤翔城外，认为此次惨败，应归咎于叶荃的突然撤防，不通知左、右两翼，竟愤然进城，想与叶荃拼命。经郭坚出面劝解，樊仍怒不可遏。叶荃也大发脾气，立即下令全军出发，离开凤翔，东向阳易关，淳化县，打算到三原，暂依于右任。不料方抵阳易关，突被援陈甘军

陆洪涛部邀击于途。经苦战脱险后，绕淳化抵口头镇时，又被友军岳维峻（西峰）派出他的直属十大连部队，瞒着于右任，竟单独出面，扼击叶军。叶军虽尽力应战，终以劳逸悬殊，且出乎意外，遂致一败再败，直无立足之地，处境极其狼狈。幸而卢占魁听到消息，亲率骑兵一团，驰至口头镇附近，迎接八军，让驻耀县。卢占魁师则退集同官。于是八军始得以耀县为根据地，与三原、同官，联为唇齿。这是一九一九年二月下旬（民八年农历正月下旬）的事。

八军离凤翔后，张钫、郭坚、樊钟秀在凤翔因敌方重兵压境，被迫与许兰洲局部议和。本着“联许倒陈”的方针，提出三条件：（一）只求与许司令妥协，决不与陈树藩合作；（二）双方各守原防，维持现状；（三）保全叶荃军安全出境。继后樊钟秀被编为奉军第一支队，郭坚编为奉军第二支队，张钫则仍返三原。

是年（一九一九）二月，南北议和，在上海举行会议。北政府徐世昌派朱启钤为总代表，西南军政府派唐绍仪为总代表，唐继尧派缪延之（嘉寿）为分代表，南北各省，亦各派有分代表。陕西问题，成为重点讨论。经过长期争执，决定张瑞玑到陕西监督停战，划界，因张左祖陈树藩，仍引起纠纷，划界未成。上海会议，又无结果。而陕西战局，自郭坚、樊钟秀降奉军，三、四、五路靖国军，也派代表与奉军往还；叶荃、卢占魁两军力量薄弱，也无力再战，陕西境内遂暂时呈现和平景象。

八军屯耀县年余，本无战事。但孤军留陕，饷弹两绝。军中虽有军械工匠，用土法制造枪、弹、刺刀及各种军需物品，但限于人工操作，生产无多。生活方面，更属痛苦。自离滇两年余，从无滇中丝毫接济。屯耀县期间，地方每日供应白银一百两，只能勉敷全军人两餐糙饭之需。对全体官兵，从不发饷。大家都是破衣草鞋，身无一文。草鞋也是自织自穿，从来就无力向外购买。叶荃曾寄书告其子苍缘说：

“予在军中，风餐露宿，与士卒共甘苦，不知饱暖为何物；汝在家好好招呼家务，予无力接济，应艰苦安贫生活。”叶每对内对外谈话，仍自我安慰地说：“我的子弟兵不要钱，三年不关饷，也从不刮削地方一文钱。”话虽如此，但他内心的痛苦，是难以形容的。他虽屡经电请滇督唐继尧接济，而结果总是没有着落。最大的原因是叶荃一贯轻视唐继尧。在集合全军官兵讲话，或对个人谈话，凡涉及唐继尧，他都称之为“唐（糖）娃娃”，因而唐对他十分不满。叶在无可奈何时，向广州七总裁呼吁。赵藩在广州得书，即将叶在陕的困苦情况，函请唐转饬驻沪代表缪延之，拨款五万元给叶。叶得赵藩复书，立派秘书长杨炎鸿（顺宁人）、参谋欧阳弘（云州人）、军需孙竹轩（昆明人）三人，驰赴上海，向缪延之索领。经过三月余始拨得一万多元（大洋）。谁知刚离沪时，又被杨炎鸿拐走数千元，所余一万元，由欧、孙二人，带回耀县。叶得知杨炎鸿拐款，顿足捶胸，召集全军官兵讲话，大骂杨炎鸿丧心病狂，即将剩得的钱，照官兵人数，每人各发一元。其余作为弹药补充，和准备行军的用途。全军士兵，离滇三年，突然得到一块大头的“恩赐”，都在欢欣鼓舞，把这一块钱，看成珍宝一样。接着叶又派出几个军需、军械人员，前往三原地区，秘密购买子弹。经过两个多月，付出了大洋一千多元，才零星购得各色子弹二千发左右，带回耀县，略为补充。

叶荃离滇三载，驻耀县一年多。经济痛苦，达于极点。饷弹两缺，已绝来源。士卒思乡心切，已影响战斗意志。他认为援陕北伐任务，难以圆满完成。若再不班师回滇，后果将难以想象。恰奉唐继尧来电，命他率部入川，待命返滇。消息一至，全军欢腾。叶遂于一九二〇年（民九）春，下班师之令。计划取道陕、甘边境，转汉南入川。卢占魁亦愿率所部与八军合并，一同入川返滇。叶乃以本军部队，编为第一师，自兼师长，编卢为第二师师长。

离耀县后，初则西进淳化、麟游，继则北向陕、甘边抵职田镇，遇甘军一营，邀击于途。激战一日夜，甘军败走。再沿边境西进，至永乐堡时，突被甘军马安良集中数团之众，星夜包围。甘军顽强善斗，双方鏖战甚烈。八军几度突围，无法冲出。再令卢占魁师两团骑兵，集中猛冲，亦终不得逞。如此数日，粮弹俱绝，情势已非常危急。叶乃下令全军于某日深夜，以三声炮响为号，全军集中一线，作孤注一掷的最后猛冲。不准放枪，只许刺刀冲杀。叶化装为士兵手持步枪，装上刺刀，身先士卒，带头冲锋。令抬大旗的人，尾随着他。并告士卒说："明年今日，就是我的死忌日了。愿全军发扬滇军勇敢善战的传统精神，奋斗到底。"话毕，边冲边战。虽屡次跌仆在地，哮喘不止，但仍屡仆屡起，置生死于度外，继续向前冲杀，全军深受感动，尾随着他，以白刃交锋，肉搏半夜，终于冲出重围，脱离绝境。经过此次战役，双方死亡枕藉，八军受到重大损失。从此南折宝鸡，经益门镇、大散关、观音堂、石门关等天险地带，又遇管金聚在各关的守兵堵击，都被八军一关一关的攻破，抵达白马驿。

当八军班师时，北政府段祺瑞电令陕西驻军围攻叶（荃）、卢（占魁）。同时八军入陕两年多，各方都了解它的内幕虚实，认为兵器旧式、弹药缺乏，是一支不堪一击的部队。所以叶荃离耀县以后，到处阻碍很多。当时管金聚驻扎凤县，拥兵万余，实力计五、六倍于八军，兵精械锐，声势赫奕，单是他的军乐队，就有一百多人。管金聚原驻汉中，因川军赖心辉部入陕占据汉中，故管退守凤县，辖陕、甘边区，及陕南大部分地区。管得到段祺瑞密电后，一面作部署围攻叶、卢；一面又以缓兵之计，诱惑叶荃，想把八军一鼓歼灭。因此他派遣参谋长（姓名记不起）偕同凤县县长到白马驿，佯表欢迎，暗中窥察八军的态势。想借此拖延时间，加速作战准备。因此以卑词致书于叶，大意说："欣闻义师凯旋，假道汉南，谨备粮秣供应，借尽东道之忱。

惟乞稍假时日，贵军既可略事休息，而敝部所筹粮秣，亦可陆续供应也。特先遣参谋长×××偕凤县县长代表欢迎。俟帅驾贲临，自当亲率军民，郊迎义师。”叶荃看了来书，知是管金聚缓兵之计，就以诈应诈对派来的人说：“本军所需粮株，愿备价购买，决不骚扰地方，县长可先回筹备，陆续运送；我的士兵，跋涉疲劳，必须在此休息几天，才能出发。我们道路不熟，要借重参谋长作向导，请暂留几天，一路去面见管公。”迨凤县县长走后，叶即率部秘密出发。白马驿距凤县城一百余里，限一日到达。凤县地势介于两山之间，军分三路，左、右翼攻取左右高山岭。叶在中路指挥，攻取县城。派左、右两路，提前出发，次日中路军到达距凤县城四、五里之地。管军正在督促民工千余人，赶挖战壕，忙筑工事。发现八军突至，管军即仓皇奔回县城。八军再急进一、二里，为守城军发现，开枪射击，弹如雨下。八军散开应战，沉着应付。正战斗间，忽闻左右山顶上有炮轰县城的隆隆炮声。八军知左、右翼已占领了两山阵地，用的是缴获管军之炮。管军则不知炮之所自来，一时军心大乱。八军乘势抄袭后方，将管军附城阵地，及县城重重包围。上下夹攻，管军突围不出，遂大破之，缴了他全军之械。

八军入城搜索，管金聚化装为一个中医生模样，身穿一件蓝雅布长衫，躲在城隍庙中城隍塑像的背后。八军某连长搜索到城隍庙时，发现城隍背后隐约有人躲避。抓出来问他是谁，他说：“我是中医生。”某连长又发现俘获的士兵，所佩证章，印有管金聚的肖像，就取下一张来和管金聚的真面目对照一看，见证章上的肖像和他的真面孔洽像一人。再问他：“你到底是谁？”管仍说：“我是中医生。”某连长就把附近俘获的士兵抓来询问说：“到底此人是谁？”士兵被迫应声道：“是了，他就是管旅长了。”于是某连长盛怒之下，拔出手枪向管金聚腿部连打两枪，骂道：“你还是中医生吗？”立刻把他捆绑起来，

送往军部。叶荃见了，马上离开座位，亲解其缚，以礼相待。并安慰说：“管老先生受惊了。”叶见他身体魁肥，腿部流血过多，立命军医处长替他敷药治疗，并拿出两年前由四川随身携带至陕，还未肯入口的炼乳一罐，亲手调给他喝。并对他说：

“我此次假道南归，已有信寄达先生，所需粮株，愿颗粒价购，决不肯苛扰地方。但先生不谅，居然以兵相见，使我军几遭毒手。我辈都是中国人，不应自相残杀。望先生快到北京养伤，伤愈返防，好好训练队伍；我也回滇整训士卒，他日携手团结，共同对日本人一决胜负。日本欺我国太甚，我看中日一战，终难避免。我不犯人，人将犯我，我们不能不预作准备，愿与先生共勉之。”

八军既缴获管军全部械弹和各种战利品后，就把本军武器全部换成色的新式套筒枪。子弹堆积如山，下令每兵只准带五百发。较之抵白马驿时，每兵平均只余五发之数，已骤增百倍。此外又俘掳骑兵一团及骑马甚多，都是蒙古好马，改编为警卫骑兵团。人各三枪：一支手枪，一支十响枪，一支马枪。缴获迫击炮数十门，为八军官兵第一次看到的现代武器。叶当即传令骑兵和官佐中得马的人，每骑附带炮弹四枚。及缴获大量毛呢军服，大衣革履，只准每人一套，不准多带。对管军投降的全部官兵，则全部遣返。所有叶军原有的旧式枪炮及梭镖、杆子等旧式兵器，全部转赠于管军。并对管金聚说道：“我军转战几省，在历次战役中，全赖这些武器。现在全部奉赠贵军，请管老先生珍爱它，不要嫌它旧式。”叶荃驻凤县五天，下令出发。先一日，派兵一连，请管金聚坐在他平日自用的兜子上。他亲自乘马护送于后，直把管金聚送回旅部。沿途观者甚众，都赞扬叶荃的气魄。叶荃素性高傲，常自比汉关羽。他的警卫骑兵团团长张彦三，身躯高大而多须，平时对叶忠心耿耿，军中都呼他为“周仓”。事后，时人对凤县战役，

遂传为“叶相实义释管金聚”的一种美谈。

八军离凤县出发，改道入甘肃境，抵两当，有管军两团驻守。原来管金聚已有命令叫他们欢迎八军，但他们仍然抗命出战。八军以得胜之师，并有精锐器械，双方战不多时，这两团管军，已被打得落花流水。八军从容过徽州，经成县而达阶州（今武都），稍事休息。阶州地方，崇山峻岭，地势险恶，位于白龙江中游之间。在江南狭窄处，架有一座铁索桥。是陕、甘两省边区通过碧口入川必须经过的唯一要道。桥长十余丈，宽一丈多，上悬十余丈长的铁索。桥面正中，铺以木板，空着两端，锁系在两山对峙的石岩中，桥与江面约距几十丈。桥头上立有碑文记载说：“此桥只许单人单马独行，不许载重车马通过。行人过桥时，须待第一人行至桥中，第二人方可开始由桥头动身，如此由挢头顺序启行，方能保持安全。”所以桥面不全铺木板，而只铺中央一线，就是避免多人并行，防患未然。不料八军大军到此，不注意碑文，见桥面行道过窄，立即伐木解树，用木板铺满桥面。开始过桥，一时肩摩踵接，拥挤而过。顷刻间轰然一声，铁索吊桥中断，人马跌下，溺死无数。后续部队，只好踅返阶州，绕道取向碧口。其山形更是险恶，人马多迂回于峻岩峭壁间。由于马匹难以通行，遗弃战马不少。这次行军，除溺死部分官兵、马匹外，综合八军一师，骑兵一团，损失战马约三分之一。二师卢占魁骑兵两团，损失战马约三分之二。而卢占魁师编制，只有骑兵，并无步兵及其他兵种。因此损失过重，已不成军。卢每一谈及，怨言百出。自阶州至碧口，原只四天的途程，不料八军走了八天，才告集中，而卢师则仅极少数到达。在碧口休整了几日，等候卢师，所到不多，叶以不能久待，乃整队先行，离陕、甘入川。

（一九八一年十月）

---

*本文节录自马伯周《叶荃生平述闻》（载昆明市政协《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

滇川黔靖国军联军
王安澜部过陕的回忆*

黄 照 临

一、王安澜与叶荃会商进攻兰州

一九一七年护法军兴，唐继尧任滇川黔靖国军联军总司令，出师北伐。时四川段系军阀刘存厚已被川督熊克武驱逐，退入陕西南部。陕西督军陈树藩仍依附段祺瑞苛虐人民。陕西靖国军为彻底消灭陈军，曾派代表刘霭如、王子中、贺炳煌等先后赴滇，请唐继尧派兵援陕。唐遂命滇军第八军军长叶荃率领部队先到川东，再经湖北北上援陕。

正当叶军进抵川东时，滇川黔靖国军联军援鄂第二路左翼总司令王安澜也率部到达川东。两军在大宁会合后，当即商决共同进攻兰州，在西北打下根据地，先行解除陕西靖国军后顾之忧，然后再整队东下，协同陕西靖国军，消灭陈树藩。

叶、王商定进军规划，遂即电唐继尧请示，得唐复电同意，即分别由川东北上入陕。

二、王安澜进军迟滞坐失时机

叶军首先出发，到达陕西安康，经过几天休整，即继续前进。王安澜军进抵安康后，则派员分赴各县筹措款项，迟滞不前，叶荃全军进抵甘肃隆德，迭电催王开拔，以便协同前进，会攻兰州。但王安澜总是继续派员筹措军饷，直至十月间才令第一师施宪武师长率部出发，经汉阴、石泉，直达宁陕。

叶、王两部陆续到达陕南后，陈树藩除令汉中镇守使管金聚率部堵截外，并令陕南各县办理民团，阻挠两军前进。叶军与管军接触突

破其封锁线后，继续前进，协同陕西靖国军参与反陈斗争；而施师开至宁陕石关镇时，即为管军拦阻，作战不利，被迫撤退。这时民团四起，步步受到威胁，兵力既感单薄，补给亦有困难，乃退石泉。电王请示机宜，多日未得复电，施遂与总部涂总参议（当时总部有部分参谋人员随同前进）商量决定复返安康。

我是于一九一八年八月王军到达安康时，经总部赵参谋兰宇介绍参加该军的。我的职务是总部书记官，这次施宪武师长率部西进，我奉令随行，担任对外联络工作。这当然因我是陕南白河人，地理人情较熟之故。

当施师向安康撤退时，途经石泉、汉阴之间的汉王城镇，该镇民团团总吴某遍设防卡，依山近水安置大炮和滚坡擂石，使水陆两路都难通行。施乃派我前去交涉，我到该团防地，团丁立时将我捆绑起来，拥见团总吴某，吴问我：“你们队伍开到此地作何企图？”我把本军奉孙中山先生之命，护法靖国，保护人民的重大任务，向他讲述一遍，并剴切言道：“民团设防阻拦，本军已作充分准备，双方意见如不立即设法沟通，其结果只会使地方涂炭，人民遭殃，绝不会有任何好处。”请他慎重考虑。同时，得到该镇商务会长蒋彝堂的帮助（蒋与我系世交），极力从中疏解，吴始亲自为我松绑，表示歉意，随即下令撤防，我军才安全通过，当晚宿营紫阳。

施师既达紫阳，便集合本师官佐和总部随行人员商讨退兵路线问题。多数人鉴于汉王城镇的民团凭险据守截断退路的事实，考虑到安康乃陈树藩的家乡，民团枪支比较其他县份既多且精，阻力必然更大。为了避免危险和困难，似应改变原来计划，先退岚皋。俟与总部取得联系后，再定行止。惟总部随行人员坚持异议，谓“紫阳距安康不过四百里，沿汉江水陆东行，至多三日可达，倘使另择山路，不说运输、接济都有困难，而耽延时日，各方失掉联系，前途大为可虑”，极力

主张径退安康。因经决定：施师全体官兵循山中偏僻道路，开赴岚皋；总部随行官佐四十余人乘船两只沿汉江东下，直接返回安康。我随施师退到岚皋后，得悉总部已退川北，而乘船东下的四十余人，在中途遭到民团袭击，船破人死，无一幸免。

三、王军退回川北

王安澜在安康因贪图财货，向安康所属各县摊派巨额款项，并派员守提，守提不来，便派兵进行威胁，这就给陈树藩造成了机会：一方面大肆宣传靖国军如何不好；一方面发动地方土豪劣绅组织所谓民团向靖国军进攻。到了这个时候，王安澜弄钱既弄不上，前进亦进不成，结果，便不得不转移防地，放弃安康，退往川北。

王军退到川北城口县境以后，川北总司令颜德基以城口县是他的防区，于是就派其部属李某为先遣司令官，赶赴城口驻扎，不时与王军寻衅，屡起冲突。李并侦知王部大部驻在前防，城口仅有卫队营与第一梯团三营，兵力单薄，突于农历腊月二十三日晚，围攻总司令部。正当危急之际，忽颜德基电李某，以奉四川督军熊克武转奉唐继尧联帅电令，着即划拨王军驻防地区，并从速协济粮秣等指示。李奉电后，当即撤兵，并向王深致歉意。先是，王安澜以所属部队，分驻陕南、川北边境，不便集中训练，欲全部调驻城口。又恐粮秣筹办困难，乃电请唐继尧转商川督熊克武划拨驻区，协济粮饷；同时又派卢象伯团长持函去蓉接洽。卢与熊多次面洽，始令四川民、财两厅转饬城口县遵办，并电颜德基让出城口防地，颜得电后，转饬李划拨城口之罗家坝、旬河坝、螃蟹溪、鱼肚河等地为王军驻防地区。

四、接洽收编戴梧亭部的经过

一九一九年春，陕西岚皋驻军戴梧亭营长给王安澜来信，表示愿投效改编换树靖国军旗帜。王派我到岚皋县西南乡大河坪戴的防地，

进行接洽。见戴后，面递王给戴的复函，并表示欢迎之意。当商定次日早即行开拔，不意行至界岭梁赵家寨，该地驻防川军，向戴军开火，被迫退返大河坪。当时戴部官兵疑我有诈，欲杀我以平愤。经多方解释，并将川军与王军不睦，以及这次欢迎戴军，尤为川军所嫉妒等情况予以说明后，众疑始释。嗣与戴商定，改由界岭小道前去。这条路虽然险陡难行，但沿途都是王军防地，可保安全无阻。当晚即觅雇向导两人，一人引领军队择小径翻界岭直趋鱼肚河，另一人引护兵陈得胜星夜前往总部送信。第二天拂晓，正拟出发，安康陈树藩军追至，占大河坪对岸山头，向戴军进攻。幸朝雾密布，敌人无目的地开枪。我和戴仍按原定计划率部前行。走了没有好久，我忽迷途掉队，误入丛林，非常着急。幸好看见山洞里有两位采药的老人，经他们指引，走到回马山麓，见有人家，前去投宿。主人刘宗泽系本地团总。我将迷路和收编戴部情况告诉他。刘将我引至堂房楼上，赶紧关了大门，似有惊慌之意。少顷，有民团十余人前来叩门。他们说，刚才山间放哨，看见一人来你村，是否在你家。刘直截了当地答道，没有看见。团丁走后，刘始请我下楼，设酒餚款待，并说：“本县自戴营兵变后，官兵时来本乡搜索粮食财物，百姓不堪其扰，因而各乡办民团以自卫。今早安康追兵前来，住大河坪乡；午间民团又接踵前来检查，你幸到我家，可免于难，否则性命不保。”次日黎明刘并派其内弟领我往鱼肚河。我临行前向他道谢，刘说：“你招抚戴营入川，已救地方人民于水火之中。今后我们可以安居乐业，都是你的功劳。”下午三时到达鱼肚河。戴部已于先一日开到。次日，总部即委戴为第六梯团司令，委我为军需兼书记官。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三日）

---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其中第五节本书编者从略。黄照临，陕西白河县人，时任滇黔川联军王安澜总部书记官、该军第一师施宪武师部对外联络员。

刘镇华率部入陕助陈树藩为虐*

米 暂 沉

刘镇华这个既不算大、但也不算小的军阀，从辛亥革命起，一直到河南解放、刘茂恩（刘镇华的五胞弟）率领其残部和全家逃往台湾为止，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动了先后达三十余年之久。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刘镇华作了八年陕西省长，兼了三年督军，还加上围攻西安八个月（同时围攻三原六个月）。国民党统治时期，刘镇华作了长时间的安徽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刘茂恩又作了河南省主席。对于刘镇华的起家和活动加以叙述，是有一定史料价值的。

谨以陕西人的身份，就个人记忆所及，加以叙述。但我对于刘镇华在大革命以前这一段历史知道得较多，因此着重叙述这一段；刘镇华在北伐以后的历史以及本文叙述不尽翔实的地方，希望熟悉情况者再作补充。

以出卖民党投靠袁世凯起家

刘镇华，河南巩县人，清末附生，兄弟七人，他居长。辛亥前他由当时直隶省保定府的法政专门学堂监狱科毕业后，充任河南省法政专门学堂的庶务长，参加了当时反满民族革命的活动。由于他是豫西人，民党派他担任和王天纵等人的联络工作。

陕西的辛亥起义，发生在那一年的十月二十二日（即阴历九月初一日），是武昌首义以后响应最早的省份之一。

陕西辛亥起义之后，清政府派了毅军赵倜向潼关进攻。当时陕西军政府派了秦陇复汉军东路征讨大都督张钫（伯英）和敌人在陕豫边

境进行拉锯战，潼关失而复得者三次。在张钫第一次打出潼关的时候，刘镇华、丁同声和王天纵等河南民党人士，率领豫西一带的民间自发武装组织先后参加了张钫的秦陇复汉军，并随同张钫的部队对清军第二镇王占元部、第六镇周福林部和毅军赵倜部共两万余人作战。

刘镇华参加张钫部队后，初任大都督府书记官，办理文案；后来升任参议，担任对外交涉事宜。

民国成立后，陕西军政府决定裁兵减政。东路征讨大都督张钫的部队，除一小部分是由原来的正规新军改编的而外，绝大部分都是各地方的自发武装组织，其中以豫西一带人为最多，原来就是跟刘镇华、王天纵这些人来的。

在裁兵方针之下，张钫部队需要裁下来四五千人之多。一下子裁编下来这许多人，如事先没有适当的安排，势必影响到地方治安。当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由张钫向袁世凯保荐，以刘镇华为豫西观察使（后改道尹），并把裁下来的军队改编为豫西地方部队。因为这一地区靠近嵩山，就把这一支部队名之曰镇嵩军，归豫西观察使统辖。这样，刘镇华就以豫西观察使兼了镇嵩军的统领。统领之下编三个标，全部共计四千余人。

袁世凯和民党闹翻之后，发生了二次革命。黄兴派杨体锐前往豫、陕联络民党，策划反袁。杨体锐带了黄兴致刘镇华和陕西民党负责人张凤翙、张钫的信件，路经河南，先见了刘镇华，投交了信件，然后转往陕西。作为民党的刘镇华，在杨体锐走后，却派人赶到灵宝杀了杨体锐，把杨带给张凤翙、张钫的信件拿来向袁世凯告了密，神不知鬼不觉地出卖了民党和把他介绍给袁世凯的当年直接长官张钫。刘镇华就这样取得袁世凯的信任，成为袁世凯盗国称帝的忠实拥护者。陕西督军张凤翙的垮台和张钫的被袁世凯一度拘禁，都与此有关。

一九一四年白朗在豫西起事之后，刘镇华首当其冲。因为他对白

朗剿办不力，被袁世凯下令撤职，戴罪图功。到了白朗在陕、甘受挫、再回豫西、行将瓦解的时候，刘镇华在陕、豫交界的富水关、太平沟打了一仗，结果吃亏不小。及至白朗在鲁山病殁，刘镇华派人掘尸枭首，而对他的上级报告，却说是他如何派人秘密打入白朗内部，侦知白朗行踪，因而派部队里外夹攻击毙的。刘镇华就这样骗得袁世凯的相信，明令开复原官，授陆军中将，并得到勋五位的表扬。从此，刘镇华进一步露出头角，成为袁世凯面前的一位红人。后来虽有人向袁揭露刘镇华谎报军情，但袁念其在富水关作战尚称奋勇，免予置议了事。

投机取巧盘陕西八年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盗国称帝，激起了全国人的反对，而刘镇华却始终支持袁世凯。当时陕西的督军是袁的亲信、被称为“陆屠户”的陆建章。陆为了对袁效忠，在陕西杀人如麻。著名的陕西民党王绍文、南南轩等十八烈士，就是被陆建章杀掉的。在陕西的“逐陆之役”战争中，因陆建章的儿子承武（绍文）所率领的“中坚团”在富平县被胡景翼打垮，陆承武本人并被活捉，陆建章请出地方大绅郭希仁、寇锡三等和英国浸礼会的邵牧师出来讲和。条件是：一方面陆建章让出陕西督军给陈树藩，另一方面，陕军交出陆承武，并保证陆的家族生命和财产安全离开陕西。

陈树藩当时任陕军第四混成旅旅长，因剿办白朗有功，是陆建章剪除异己后剩下来的唯一的一支陕西部队。陈树藩曾对陆建章递过门生帖子，对陆极其恭顺。陈一方面树立了独立旗帜，骗取得督军的地位；一方面为了对得起老师，护送陆建章携其眷属和在陕西掠夺的大量金石、字画、古玩、烟土，浩浩荡荡地出了潼关。

陈树藩骗得督军地位之后，就倒行逆施起来。在袁世凯死后，他有一个电报还说袁为“中华共戴之尊，民国不祧之祖”，引起了陕西

人极大的不满。以后段祺瑞当国，陈树藩以保定速成学生的资格，作了安福系反动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成为督军团活动的重要分子之一。因此，就发生了以耿直、曹世英、胡景翼、张义安等为首的反对陈树藩的战争。到了一九一八年夏，就成立了以于右任、张钫为总、副司令的统一的陕西靖国军。

一九一七年冬天靖国军围攻西安的时候，陈树藩岌岌不可终日，就以陕西省长的地位，换取得刘镇华率领他的镇嵩军入陕来支援。这个时候，刘镇华也早已投到段祺瑞门下，和陈树藩属于同一派系（安福系）。陈、刘既商量好这样办法，段祺瑞自然同意了。于是刘镇华率领了他的镇嵩军开进了陕西，表面上对陕西人说他是出来调停，实际上，他一到陕西就担任了陕西省长的职务，并立即派出镇嵩军增援陈树藩的部队，到户县和张义安作战。

陈树藩借外力以自保，引起陕西人的极大不满，也成为陕西省从一九一八到一九二六年长期祸乱的根源，在陕、豫两省间种下一个时期内互相报复的种子。

一九一八年冬，北洋政府为了消灭在当时比较进步的北方靖国军，动员了八省的军队，向陕西靖国军发动了总攻击。刘镇华的镇嵩军就成为八省军队中的豫军。此外还有直军张锡元、奉军许兰洲、甘军陆洪涛、川军刘存厚、晋军等，连同陈树藩的陕军共为八省军队。在这样复杂的混战中间，刘镇华以省长而且领有一部分军队，极尽其纵横捭阖之能事，从而扩大了他个人的势力。

一九二〇年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打败了安福系。之后，为了扩大直系的势力，以阎相文为陕西督军，带领第二十师（师长阎自兼，后改任阎治堂）、第七师吴新田、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旋改为第十一师），入陕驱逐安福系残余势力陈树藩。就在这个时候，刘镇华一方面秘密向直军表示忠诚，愿意帮助直军解决陈树藩；一方面仍对陈

树藩表示支持。最后，他出卖了陈树藩，使直军很快地占了西安。刘镇华的省长地位不只没有受到影响，而且趁火打劫，扩充了他自己的力量。

阎相文作了陕西督军，整天抽大烟不理事，甚至许多日子不起床。冯玉祥代替了阎相文的职权，陕西人叫做“冯焕章包办了阎焕章”（阎相文也号焕章）。刘镇华看准情况，一方面在冯玉祥面前表示坚苦朴素，听命唯谨；另一方面对阎相文、阎治堂、吴新田却大量供给烟土，在一起吃、喝、嫖、赌，百方拉拢。对于阎相文、冯玉祥、吴新田、阎治堂周围的一些人物，刘镇华也并没有放松工作：大一点的，固不必说；就是秘书、参谋、副官乃至马弁之类的小人物，刘镇华也都能处得很好，对他们称兄道弟，送这送那，以至于替他们安排家务，体贴入微。刘镇华在同这些人相处中，表现出惊人的耐性，这些人往往对刘镇华当面下不去，但他从不计较这些所谓小事，因而这些人和刘镇华都很接近。

一九二一年夏冯玉祥诱杀了陕西一个军事头目郭坚，使陕西的军事局面陷入僵持状态而一时无法处理。吴佩孚对阎相文骂得很厉害，加上冯玉祥不断向阎相文要饷，逼得阎相文不久就吞了许多大烟自杀了。

阎相文自杀之后，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当时有许多陕西人判断，以冯的作法，刘镇华这一回恐怕再维持不下去了。但其结果并不如此；刘不只维持住他的省长地位，而且在冯离开陕西时，还把督军交给了刘镇华。

前边说过，刘镇华非常娴熟于投机取巧、钻营奔走的一套。在陈树藩作督军的时候，刘镇华和陈树藩一样，穿着长袍马褂，扣子不扣。到了阎相文入陕以后，刘镇华看清楚“冯焕章包办了阎焕章”，就很快地改变了办法，穿一套布制服、布鞋，很早地就起来跟他的军队上

操场。甚至于基督教的礼拜堂里，刘镇华也常去，至于邀请冯玉祥由外地弄来的一些著名基督教人士如马伯援一类人物到他的部队讲话，更是常事了。到冯玉祥接任督军的时候，刘镇华居然成了冯的结拜弟兄。有时开什么大会，刘总是跟冯一同出席，状甚亲密。冯在大会讲话的时候，常常当面赞扬刘省长的政绩和为人。这些事实证明，刘镇华已取得冯玉祥的信任。

一九二二年直奉战争发生，冯玉祥奉曹、吴的命令，带领他的第十一师开往河南和赵倜作战。冯在临行以前，他的督军职务既没有交给陕西人，也没有交给和他一路到陕西的直军第七师师长吴新田和第二十师师长阎治堂，而是交给了刘镇华。这其间固然还是有其他原因，如曹、吴的意见，吴新田、阎治堂在直系的资历尚浅，刘在陕时间已久，且有一些军事力量等等，但冯玉祥在这一处置中还是具有一定的作用的。这说明刘镇华投靠直系的成功，更说明冯玉祥对刘镇华的信任。从此，刘镇华成为陕西的督军兼省长，陕西省最高的统治者，一直延续到一九二五年。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本文系米暂沉《刘镇华的一生》之前部（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一九六〇年二月）。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并有删节和订正。

陕西大战争中之各方之军事力量调查*

一、靖国军实数约三师

总司令部驻扎三原，卫戍兵暨卫队一营。

副司令张钫，步兵一营，骑兵一营。

第一路郭坚驻乾、武一带，步兵三团，骑兵三团。

第二路樊钟秀驻周至，步、骑兵共三团。

第三路曹世英驻交口、高陵，步兵四团，骑兵二团，补充兵一团。

第四路胡景翼驻三原、泾阳、富平，步兵四团，骑兵两团，炮转一团，机关〔枪〕四连。

第五路高峻驻白水、关山、兴市，步兵三团，骑兵一团，机关〔枪〕一连，

第六路卢占魁驻耀县，骑兵四团，步兵三营，炮队一营。

二、靖国军援军

川军驻宁、勉县熊锦帆一师，颜德基一混成旅，石青阳一师。

滇军姚以介步兵一团驻镇巴广带，叶荃一师驻凤翔、乾县、扶风。

鄂军王安澜步兵两旅驻兴安，王天纵一旅驻平利。

三、中立军

井崧生一旅驻陕北榆林。

四、陈军步兵实数约九团

张仲仁新募一混成旅省东关。

由兰州新募一团驻礼泉、咸阳。

刘世珑一混成旅驻同、朝、韩。

管青一混成旅驻蒲城。

白弋人一混成旅驻咸阳、礼泉。

曾子才一混成旅驻户县。

王子风一混成旅驻西蒲阳。

教育团步兵三营驻同州、华阴。

卫兵四营驻省城，军警稽查处兰营驻省城暨东西两关，宪兵一营驻省城，城防司令张金印一独立营驻四城楼。

南路游击司令张飞生一混成团驻兴平。

无统属军队综计约一团。

五、镇嵩军实数约一混成旅

张治公步兵一团驻省城，步兵一团驻临潼。

马瑞旺约步兵一团驻蓝田、商州，炮队补充兵一营。

六、刘存厚驻汉中一带

刘存厚自部一师，钟体道二混成旅。

七、管金聚一旅一团，驻凤县一带。

八、入陕晋军驻韩城、合阳，步兵一团，骑炮各一营。

九、入陕甘军驻彬城、长武，步兵约三营。

十、入陕北军驻临潼吊挢。奉军四混成旅，张锡元一混成旅。

*本文选自姜玉笙《问政集》第一卷《护法诤言》

岑春煊等诘责陈树藩戕害陕西靖国军总指挥井勿幕电*

万急。北京徐菊人先生鉴：蒸、真两电谅均达览。陕中警告迭至，北军增援计有四旅之多，而南军第四路总指挥、关中道尹井勿幕，于十一月二十一日为陈树藩戕害，事在停战令后。又据漳州陈炯明文电报告，永泰北军于本月五日袭击聘皋，并闻王旅兼程猛进。又据黎天才、唐克明、柏文蔚等各电称，王占元将施南一隅划为匪区，并限四星期收复恩鹤等语。似此假借剿匪，阴行进兵，于和局大有关碍。井勿幕是官非匪，尽人皆知；黎、唐诸军旗帜鲜明，护法经岁。以此名匪，何难反唇。执事既通告派遣议和代表，所为若此，谅非执事之意。务望约束诸将，严令停止。入陕入闽各军，并饬王占元遵奉停战命令与鄂西各军驻守原地，静待解决。和局成败在此一举，立候答复幸勿推延。岑春煊、伍廷芳、陆荣廷、唐继尧、孙文、唐绍仪、林葆怿。筱印

*本文选自北洋政府参陆办公处档案。文内之“蒸”、“真”分指月之十日、十一日；“南军第四路总指挥”系“陕西靖国军总指挥”之误；“篠”指月之十七日。

唐绍仪函于右任深悼井勿幕遇难*

右任仁兄大鉴：

山川修阻，引企为劳，献岁九日得客冬十一月二十日、二十九两缄，欣承劳苦功高，机势顺利。惟现在情势颇异于前，北庭不认陕、闽为停战范围，仍着着进逼，用心殊太狡猒。昨迭接各方报告，即已会同军政府严电驳诘，若不一律停战，会议即不能开。北方急欲求和，或易就范。然有备乃能无患，防范不可稍疏。尊处饷弹缺乏，至为系念，道远力绌，兼领难当。继函商熊锦帆总司令，酌量筹济，当必有以报命。井勿幕君热忱毅力，倚重方殷，碎于群奸，同深悲悼。已遵嘱电请军政府从优议恤，藉慰英魂。其部下并家属处，尚烦代致唁忱为荷！

*本文选自姜玉笙《问政集》第一卷《护法诤言》，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

井勿幕就任陕西靖国军总指挥及被刺殉职之经过*

王 绍 猷

民国七年夏，陕西靖国军于总司令派代表向西南靖国军联帅唐继尧处请兵援陕。叶荃奉唐命率领云南第八军，由四川动身来援，道经甘边以至千、陇一带。李栋材营驻陇县，因见滇军势重，以城投降。叶遂委李为前驱，开赴凤翔。适值凤翔守军魏晋光、吕金堂、梁文炳等，归靖国军副司令张伯英。此时郭坚由东西归，亦入凤翔。樊钟秀收复周至。叶军大部进占西路。除兴平、户县外，省西各县尽归靖国军所有。王安澜也将来陕。陈树藩因其大势将倾，即请井勿幕、彭仲翔二人以“调人”名义前来三原，意在以井收束胡部。井在省因为陈树藩强夺李根源省长印信事，大为不满，借此机会，即来三原。井被众军推为靖国军总指挥，彭任军务处处长。井到三原不日即来泾阳，谈三原军队复杂，不好统驭。田玉洁说：“我派李同曲、王绍猷两连作你卫队，尚可随意指使。”并说李即张义安原来之连，王即黄老九部原来高介人的一连。井即问：“黄老九在渭桥与省中接洽投诚献渡，你怎能以少数队伍冒险击毙黄老九收容其全部。陈对此事，很为不满。”田说：“黄老九反复小人，吃谁饭打谁锅，早就应该铲除。内有黄铭、王绍猷报密作为底线，除他很有把握。如果再要姑息养奸，一旦引敌渡河，高陵难保。高陵若失，泾原危矣。”井点头笑说：“不错，不错。”井又说：“当我出省前，刘登科说，守南城门的某连长，已经联络某营三连队伍，都要起义，与他约定某晚在南城楼上，以吹唢呐为暗号，一齐出发，再占东、西两门。但须要有后援接应，不能孤军困守，恐

难持久。”井并说，他在三原因为人事复杂，唯恐走风，走时并未告人。谈话后，田玉洁即赴吕抚宸衙署，约王俊生、张德舆、樊茂生等商量办法。王俊生、樊茂生说：“一面预备队伍待命出发，一面派人每晨刻到渭河北岸探听虚实。如果听得炮声打开，我们即时出发接应。”回告井，井以为然。散会后，井即告我和李同曲，把两连队伍集合起，讲了话。午后，井仍回三原。他来时带了胡的几个马弁，去时我再派了两个护兵勤务常川跟随。此后，我于每晨三钟时，带骑兵数名趋赴渭河北岸，在长陵附近探听消息。连去半月之久，毫无动静。以后听说，那些举动不密，被陈察觉，以在无形中调换防务故未实现。

陕西靖国军自井到三原后，于总司令开过多次军事会议。在井总觉得军队复杂，多是自由行动，如郭、樊部队，很难就范，不易掌握，惟有三、四两路，虽可随时指挥，除陈颇不容易，乃决定欢迎叶荃，与滇军联合，可以奠定陕局。故于十月底，西走凤翔与叶荃联络。到凤翔住了数日，折转东归到兴平。那时兴平驻军是贾福堂，以前投了靖国军，此时又复叛变，不让进城。井因贾福堂反复无常，残暴无赖，遂令第四路冯毓东、董振五部并调第六路卢占魁骑兵一部分，四面围攻。数日未下。井在后方，忽于十一月十九日，接郭坚来信，约井在兴平以南十五里之南仁村商议军事。井接信后即往。及至，郭未在。李栋材迎入。寒暄后，吃饭毕。忽有人进房来报，郭司令来了，井出往迎。甫出房门，栋材居使人自井身后发枪击井死。并取其首，驰省报陈树藩。此十一月二十三日傍午事也。由我派去跟井之护兵安彦朋，以被子裹井尸，背回至泾阳。田玉洁派人赴省，归元，以花板盛殓。

击井者系李新生，美原东北十里孟家村后李家堡人，任申娃系美原西北五里小村堡人。这时，二人皆为郭坚的下级军官。仅就所知，记出以作参考，此事当然另有详细材料，不再多赘。

---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本书编者有删节。

陕西靖国军总指挥井君勿幕事略*

君讳勿幕，蒲城人也，家世以豪侠著。君少时嬉戏，即不与众同。年十四，弃家去，抵其父客某于蜀。时蜀中新学已萌芽，父客从事兴学。君虽年少，亦思多读书为立身计。见古名将诸传记，即思仿佛其为人。又默察世界大势，以为古不可行于今，变古易俗，当去所短采所长。乃谢其父客，以数金冒险从蜀人士赴日本。至则孙中山以民族主义倡言革命，方由美入日，留学生数千和之。君曰，国亡数百年矣，乃今觉悟而不即图，亦吾青年之耻也。弃学归，潜招同志谋发难。往返二次，不得间。其后黄克强谋举于广州，事泄，同志死者七十有二人，即世所称黄花冈烈士者也。君由陕赴之不及，故得免于难。未几复返陕，与同志潜通军队，思继广州而起。谋就，只身走北山，欲同时并举，以促其成，时辛亥六七月矣。克期未至，而武昌倡义之檄已至陕。清廷官吏防范益密，然民气勃动，一发不可遏。九月一日，陕西义军继起，清护抚钱能训，仓皇不得遁，自戕不死，见执于我，不数日陕局定。君归自北山，南北义师响应者十余省。当是时，清廷用袁世凯策，求和于南，密以图我。君与诸同志，分统义师，东西防御，知潼关不守，则陕西必非民军有；欲固潼关之防，舍出师河东，无以分敌势而疑其意。乃以河北之师，东下运城，分兵屯要害，谋渡河以击其后，清兵势少挫，潼关遂失而复得。南北和议，亦因之而定。君念始为此谋者，所以扑满清，谋共和也，今吾志已成，尚欲拥兵自卫耶！乃首倡散兵之议，解兵柄，赴远游。陕西苦战数月，事定而地方不受兵祸者，君与诸同志之力。及袁世凯破坏国法，欲谋帝制，癸丑之役，南京义举。君曰：“人心不起，时未可也，吾辈静以待之耳。”

不两月而败耗至。后两年，袁世凯叛国之罪已成，西南首义。君时居沪上，习章太炎氏之学。读书不关俗事，闻之投笔起曰：“时乎不可失也！”潜入滇，与滇人谋出蜀之策，纳溪之战与焉。袁氏死，共和复定，北军犹梗秦蜀间，道苦不通。君麻鞋简装，间道归，为陕谋。时陕西已定于陈氏，非君意也。君知不可为，入北京坐以观变。后数月，北京政府任军务院参谋长李根源氏为陕西省长，陈氏抗命拒之。君斡旋其间，使李得以入陕，乃强君与俱，君就关中道尹。论者多不谓然，君实非自谋。欲李君之安于陕，喜吾党之有助也。及陈氏附和逆党，李君去官，西南护法军兴，而陕西亦继起而响应之。君居省为陈氏所忌嫉，脱身又不可得，乃以篇籍自娱，研图注篆，时夕与诸同志太息言天下事。当是时，滇第八军叶荃氏率师入陕。三原民军声势复大振，陈氏惊惶失措。急招君与彭君仲翔赴三原，与民党诸人，约为缓兵之计。君与彭君知陈氏怙恶不悛，遂联络民党各首领，助于君右任为最后解决之谋。身任六路总指挥之职，西与叶君相见，谋成而返，为李栋材诈贼杀之于兴平西之南仁堡。李栋材者，陈之部下，叶军至陇州，李以力不敌诈降，而潜以密章上陈氏，必欲以民党要人之首，表明其心者。君死后，李贼以君首邀功于陈，河北之士羞之。君见害时年三十一。

*本文选自《陕西乡贤事略》，（一九三五年十月）。

董少将振五墓志铭*

于 右 任

君讳威，字振五，扶风董氏。幼入邑校，成绩多不如人。性严整，时危坐如木偶。辛亥陕西革命军起，临潼曹寅侯募敢死队三千人，驻凤翔防边，遇君奇之，留置幕中。岁将终，曹适病，部下又交讧。敌军乘之，弹集病室。君慷慨登城，痛陈大义。执反侧者手戮之，随呼众距跃而下，奋击二十余里，殪敌三百余，军威遂振。说曰："是役无君，民军无凤翔矣！"至是人人争识董振五。民国既奠，曹解兵柄，遨游东南，会赣宁战起，被陷入武昌狱。君时在龙门，急趋营救，视曹脱于难，乃辞归。未几曹病殁西湖，复往迎榇，归葬华下。遂谢世事读书华山之麓，当袁氏帝谋未著时，先有事于陕西。而京畿军政执法处处长、国人呼为屠伯之陆建章，遂迎合而得督陕。及筹安会起，陕人私语"逐鹿"。陆闻而恶之，杀戮日甚，逮捕者狱为之满。君斯时遂投笔而为秘密运动。陆建章之子曰承武，有众一旅为其中坚。君初欲发难延、榆，连合晋北民党，诱承武深入而歼之。嗣以计缓而难必，乃与李君岐山约经营西安。而以夺三原驻军枪械自任，讵省中谋泄，同志身殉者二十余人。陆使岳西峰捕君，岳阴纵而佯索之，故得免。翌日，即伪为卖菜拥入栎阳，纠集健者炸毁营房，歼守兵而夺其械。遂转战河北，所向无敢挡者，先后计夺得快枪五百余。是时河北民党已云起，胡笠僧虏陆承武于富平，君又下礼泉、咸阳。以规西安。陆气沮，乃与陈树藩议和献省城以赎爱子，陕事遂定。君曰："吾书生也。不习兵，且此时拥兵奚为也。"乃散其众，复归华下苦读而学益进。斯时继陆督陕者为陈树藩。吾叙至此，则欲为陕民党一辩其诬。

“逐鹿”之役，民军多新募者，且莫能相一。而陈氏重兵在握，观变已久，不拥之则为敌，拥之则犹冀其向善，故不得已而出此。及陈氏纵匪殃民，乱陕祸国，民党绝望。先后虽有起而声讨者，但力薄未能制其命。维时西南靖国军已兴，陕西劲兵胡笠僧之第二团为最。君与有旧，因往隶胡部，与张义安、邓宝珊谋，响应于三原。陈氏素知君并知张、邓亦民党健者，疑之。乃遣旅长曾某、团长严某驻原，暗中监视。惟料张义安快枪仅百余，虽有君与邓亦不敢动。义安之为人，知人善任，沉勇有大略。而君则能谋，且精详。凡义安之计虑不及者，君皆早为布置。所有曾、严两部，某军官宅某处，赌某处，某营连军实几何，皆一一表列；某巷可伏兵若干，某街可穴墙进攻，皆为图以说明。时已七年一月，民党来往三原者络绎。风声愈急，陈氏防之愈严。而严某又系积年悍匪，陈氏每利用之以残党人。对于胡部诟谇日甚。及二十六日夜，天大雪。义安各个命令下后，君自带数人出其不意设疑兵。先占据钟楼，断交通；又伪为曾、严部之巡城者，赚取四门。即以炸弹攻其旅、团部。曾、严张皇失措。及闻四门失，乃死抵巷战一日两夜。死伤不支，绝河而遁。适曹俊夫君自耀县来援，逆众二千余遂缴械降。自是陕西靖国军之旗帜益鲜明。君乃偕义安等由兴平进取西安，无战不捷。进驻慈恩寺及西关大营盘，日夜设疑，环攻陈氏。困围城四十余日，将遁。而镇嵩军入援，义安阵亡。胡笠僧虑其兵单有失，严令旋军。文书日十数至，乃护义安遗榇以归。随接义安部为先锋营营长。自义安逝后，靖国军退守河北。其年六月，张君伯英由南路，余由北路间道入陕。余每闻人言有振五则义安不死。又曰，振五有胆略、有主义可为良将。自余任事后，君以所部解羌白围，败敌交口，援关山、取田市，所向披靡。敌望见麾帜，即却。大军所至，人民耕织如恒。九月，伯英驱旧部自商山出，下蓝田、攻零口，以图肃清东路与河北军会。君与岳西峰夺渡济渭，中流交绥，敌帽垒

而阵于岸南者甚众，悉破之，长驱攻马驹寨。马驹寨者，通零口之要冲。小堡密布，地形如箕。敌人用重兵守之。战三日夜，仰攻侧袭，悉覆其巢。敌之悍队，是役尽歼。会胡笠僧入固市抚降，被拘，各军大震。陈树藩以旧谊贻君书，谓汝如释兵，予即释胡。君覆书曰："大丈夫以身任天下事，不能以一人之私怨，破坏大局；亦不能以一人之私恩背弃公理。笠生去则去耳，其入固市也，吾不赞成。故其被拘也，亦不补救。愿祝彼为关、岳、文、史造就千秋，亦愿彼祝吾为起、翦、颇、牧，纵横一世。此时此地请勿多言，见于疆场可耳。"陈卒不敢出，而河北以安。十月，随井总指挥勿幕，岳君西峰进攻兴平，城将下，而勿幕遇难，乃整师回原。当时我军在西路者下周至，略定凤翔。滇军分驻凤、扶，会攻长安之声震北庭。北庭用远交近攻之策，阳托议和，潜军入陕。陈氏得援，遂约奉军、镇嵩军肆全力于我。主客各军战于武功、周至间者两阅月，君率所部同邓宝珊、冯子明、杨虎臣各军援武以救至，与奉军遇于武功东北之大王村，摩敌垒而阵，敌三面环攻。因令军中五十步内乃开始射击，敌误为怯。猛进，死者甚众。方战之殷，君拟出奇兵剿敌后路，屹立阵前，指授方略。忽飞弹中目，士气奋激出壕猛攻，及敌退而君已殒。时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也。呜呼，痛哉！君得年二十有六。其年四月，上其状于军政府，追赠陆军少将。当出征前数日，各军为张义安开追悼会。君每念及义安，辄流泪。因手为文以祭之。其词曰："痛将星之沉垒兮，忽岁月之将更。稽国贼之诛戮兮，恨夙愿之莫成。魂魄毅为鬼雄兮，身虽死而神灵。维招魂之有地兮，率旧部而荐牲。溯义旗之始树兮，收缴获而整车。独伏义而南征兮，牛酒遍乎州闾。徂桃园而会战兮，士争先驱。血战三日兮，械废弹虚。手短兵以相接兮，歼逆军之枭渠。蒲阳围急而返旆兮，防后路之或疏。旋进军于仁里兮，冒雪奋迈。急装突进兮，袭破甘寨。三败及于长安兮，逆督窘惫。薄堑隍而樵采俱断兮，军中称快。寻豫

军之入关兮，敌乞和而停战。兄返原而定谋兮，弟屯军于户县。讵陈、刘之反复兮，潜重兵而来犯。兄星夜以驰援兮，惊迅速之若电。急分军而应战兮，当敌军之八面。忽偏师兮少却，即拊膺兮深耻。奋身兮进击，敌垒兮尺咫。竟饮弹而捐躯兮，知蜂虿之有毒。岂穷寇之勿追兮，信兵书其可读。呜呼，痛哉！天日沉阴兮，笳鼓不竞。军失所帅兮，惊惶莫定。众情推戴兮，委以兵柄。三辞不获兮，涕泣受命。旋东防之告警兮，躬擐甲而先行。趋关山而大战兮，振义旅之威声。破权家洛家之两寨兮，敌自践而尸横。渡渭桥而攻马驹寨兮，驱草木皆若兵。恨笠僧之失计兮，陷固市而不返。致全局之大震兮，人心危如累卵。旋井君之来归兮，喜相逢之未晚。复援军至自滇南兮，卜成功其弗远。夫何兴平一役兮，变出非常。旋师茹痛兮，息民池阳。抚时感事兮，念怀国殇。呜呼，痛哉！旌旗兮蔽天，骸骨兮遍地。寇仇兮方张，部曲兮罔异。惟英灵其式凭兮，敢生死而有贰。虽无宣子之才能兮，愿卒伯游之后事。”余每读此文，辄思君，更思义安之为人。故载于此。君父名兴和，前以事见余。余询其家世及生计，曰：“余家世业农，余四子，长即威，威妻吕氏。女一。威阵亡后数日，余次子为匪所杀。次助余耕幼子严，尚读也。”又曰：“余勤力耕种，足以自给。不愿知旧爱儿者之助我，我累儿于地下也。”民国九年三月九日，同人议葬君于法门寺东七里之白龙讲坛。因埋石使余志之，并为铭以哭。铭曰：

勿幕不独文，义安不独武，后起之英，厥惟振五。大雪漫漫，周原膴膴，遗恨难忘，河山金鼓。大王邠之血，白龙坛之庑，关西壶浆之遗民，渭北薪胆之旧部。祝英灵兮归来，问来归兮否否。水火深矣，哀哀三辅！碧血青山，皇天后土。富平刘守中篆盖。三原于右任撰并书。富平刘应文、樊鼎新镌字。

---

*本文拓片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

孙中山复于右任
告陕事为和议第一问题函*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八日）

手书诵悉。陕事危迫，而兄日在疼苦之中，谁则能为分忧者。北既不舍，南不能救，不得已惟有借力于和议。比倩汉民往与少川商量办法，知渠亦极肯着力，已再三与徐、钱交涉，并持以责北方代表，认为先决条件。朱桂莘等亦谓陕事未有办法，故无颜遽来。昨闻其已得钱电，宣布五条办法，因定期来沪。但北庭有无诚意，许、陈能否遵令，李督所拟五条办法，是否有效？证以前事，仍未敢信。现在开议在即，少川诸人认定陕事为第一问题，不敢放松，或有相当解决之方法，此诚下策，然舍此亦更无良策也。草复，即颂筹祺。

*本文抄件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文内之“汉民”指胡汉民；“少川”指唐绍仪；“徐、钱”指徐世昌、钱能训；“朱桂莘”即朱自钤；“许、陈”指许兰洲、陈树藩；“李督”指江苏督军李纯。

孙中山复陕西王安澜
告北庭进兵已严行交涉函*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顷范君亚伯来沪，并诵惠书，深感注念之厚。年来西南将帅慨大法之凌夷，奋戈群起，执事振旆随枣，独当要冲，转辗川、陕、鄂之间，屡克名城，为义师中坚。每接捷信，备念贤劳。近日国民渴望息兵，冀求善治。自和平会议在沪上开议以来，方协议根本解决，以铲除不法武人乱国之图，俾举国咸趋于□治正轨。对陕进兵一事，近方严行交涉，度北庭迫于公议，亦未必敢悍然无忌也。执事劳苦功高，持义不懈，国事前途，尤赖群策群力，以共奠真正共和于金瓯之固，以付国人之期望，幸为国自重。专复，并颂近祺。

*本文抄件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

广州七总裁致徐世昌电*

（一九一九年一月九日）

十万火急。北京徐菊人先生鉴：

兹派定唐绍仪君为总代表，章士钊、胡汉民、李曰垓、曾彦、郭椿森、刘光烈、王伯群、彭允彝、饶鸣銮、李述膺诸君为代表，即日赴沪，听候陕、闽、鄂西问题解决，即行开议。特此通告。岑春煊、伍廷芳、陆荣廷、唐继尧、孙文、唐绍仪、林葆怿。佳，印。

*本文原载北京《政府公报》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第一〇六四号。文内之“佳”日指一九一九年一月九日。

唐绍仪致徐世昌电*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四日）

北京徐菊人先生鉴：

顷得干臣元电，强词辩护，一若此间侵电言过其实者。查双方所商停战办法五项，首在严令实行停战。屡经南方电促，即日颁布停战明令，乃至今未见实行。而奉军全体加入战线，在上月二十日前后，张锡元军队加入，亦在上月二十五日前后。其他若运输大宗军火入陕，管金聚进占宝鸡，甘军侵犯陇县，蔡成勋由绥远移驻榆林等事发生，均在和议将开，停战办法双方协促实行之际。且日来陈、管、刘、许等军抗令挑衅，全陕几成战区，中外共见，岂北庭毫无闻知。非所谓一面言和、一面挑战而何？至军费、军火则如十二月初间借自日本之二百万，其用途为何？正月二十一日由秦皇岛上岸之枪万四千，暨野炮、山炮、机关枪等系供给何方之用？凡此皆彰彰在人耳目，侵电所指并非一种讹传。和议正当进行，而此等事实乃欲笑付之，岂以为儿戏耳。要之，对于侵电所举二事，必有切实之办法，始能表示诚意。虚词相抵，甚为不取，愿公审之。绍仪。寒，印。

奉批交院复　　交处阅

*本文选自姜玉笙《问政集》第一卷《护法诤言》。文内之“元”日指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三日，“侵”日指二月十二日，“寒”日指二月十四日。

唐绍仪复朱启钤函*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七日）

敬复者：

接三月十五日函开，王安澜于停战期内，进犯平利。三月十六日函开，郭坚、樊钟秀、叶荃等在凤翔城内，竟见决裂，互哄扰民。又一函开，王安澜于双方停战时，率众横窜，勒索商民各等由，均悉。查此间距陕道远，电阻，究竟有无上述等情，尚难悬揣。惟来函一则曰停战期内，一则曰双方停战。据中外报纸所传，陈树藩实未遵令停战，皆可复按，不独于总司令一面之词为然。兴平、礼泉、武功、扶风、宝鸡、千阳、陇县、周至、眉县等县，本为陕靖国军所有，于去年十一月十六日，北京第一次下令后相继失去。岐山、凤翔、乾县在包围中。交口、相桥、兴市、关山、修石头、红崖渡等处战争，尚极激烈。施家坡已于本月十二日为陈军刘世珑所陷。此皆事实彰彰可考者也。至于叠函所开各情，自应从速电询，以证虚实。乃此间屡次与于总司令去电，均未接复。且据电局通知，去电均为陈树藩之陆军检查员扣阻。兹欲通电询办，从何着手？尚祈有以教之。特函汇复。

此致

朱总代表。　　唐绍仪　三月十七日

*本文选自姜玉笙《问政集》第一卷《护法诤言》。

唐继尧请军府与北京严重交涉停止攻陕电*

对十万急。广东军政府政务会议鉴：

新成密。军府文电敬悉。北方趁停战期间急进攻陕，此间已严电诘问，并催援陕各路迅速增援。惟因一方战端，牵动全局，则兵连祸结，终无已时。拟请仍由军府与北京严重交涉，务令转饬北方部队，即日停止进行；一面速开和平会议，即将陕事提交会议解决，以免三秦义侣，独当敌锋，尊见如何？敬乞裁示。

*本文选自姜玉笙《问政集》，第一卷《护法诤言》。

唐继尧致北京徐菊人停止攻陕电*

北京徐菊人先生鉴：

顷接陕电称：“此间自奉到停战令后，奉、直、甘、晋各省敌援四集，袭我陇州、津阳、宝鸡、虢县、武功、扶风等处，并进陷周至、眉县，现仍节节进逼，日夕环攻，请飞电诘问”等语。现在和议已开，而北军仍复极力进攻，何以昭示大信！务希迅饬前敌各军，停止前进，并退出停战以后占领各地；否则国内纷争，将无已时。内则有梗和议，外则腾笑友邦。明达如公，当必有以处此也。敢布区区，诸希亮察。

*本文选自姜玉笙《问政集》第一卷《护法诤言》。文内之“津阳”系“汧阳”（今千阳）之误。

唐继尧因陕西战争及参战军痛斥北京当局电*

北京徐菊人先生、钱干丞先生，上海和平会议各代表、孙总裁、张季直先生、熊秉三先生，广东军政府各总裁、各部长、国会议长、议员，武鸣陆总裁，各省督军、省长、各省议会钧鉴：

前因上海会议停顿，诚恐和局破裂，战端复开，国事益难收拾。曾于真日通电各省，协力维持。所冀北京容纳各代表之主张，速谋解决，以免人民再罹兵燹，国家致陷危亡也。乃顷接钱君干丞麻电，殆欲以和局停顿之故，归咎于南方，而于陕西战事及参战军则强辞以为之辩护。

查北京自上年十一月十六日已明令罢战退兵，陕西自应一律照办，何以谓："本年二月十三日以前，当然不受拘束"。十三日即将协定办法五条电陕饬遵，乃昨接于右任三月四日由三原来函云：陈树藩仍联络奉军、刘镇华等举行总攻击。以京、陕通电便利，岂相距二十余日，而北京电令前方军尚未周知？何以谓："陈树藩均先后遵办，未尝违抗命令"。

至参战军队，原为欧战发生，今欧战既终，何所用其参战？如谓休战条约，德国未尽履行，此不过欧洲和会之小有争持，岂足为欧战未终之证。若俄过激党之扰乱，以东省军队防制之而有余，驱遣敌侨，尤无需乎兵力。乃自六年十一月督办参战军务处成立以来，未闻出一兵以赴欧洲之急。今于欧战告终之后，反岌岌以编练新军，此何为者？参战借款，先取之三百万元，已不识用途所在；今更欲续取一千七百万元以重吾民之负担，此又何为者？

以上所陈，事实俱在，本无庸以口舌争。惟继尧不惮辞繁，以为国人告者。诚以国事俶扰，皆缘主战派之激迫而成。近因内外大势所趋，始有上海会议之举。唐总代表提出陕西停战及参战军撤废两事，为先决问题，盖以铲除扰乱国家之祸根，建立永久和平之基础，此全国人民所希望，而并非唐总代表一人之主张也。

北京当局如以忧国爱民为心，诚不必御人以口给，毅然废除此全国侧目之军队，示天下以不复用兵，则国事纠纷，当可迎刃而解。若狃于武力统一之政策，而不惜推翻和平，则年来主战派之力征经营，其效已可立覩，不过大伤国力，重苦民生而已。继尧身历行间，诚不忍再覩战祸，主战派如仍阻兵，安忍当惟力是视，以相与周旋。拂全国之舆情，以生战乱；解数人之兵柄，以奠国家。何去何从，一惟北京当局之自择。特电布臆，伫候复音。

*本文选自姜玉笙《问政集》第一卷《护法诤言》。文内之“真”日似指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一日“麻”日指三月六日。

于右任致外交团书*

（一九一九年三月五日）

自去岁北京政府不实行撤防令于陕西，举国争之，前此通告已经备陈藉各方面之力经三阅月之久，始有上月覃日五条办法之宣布，今在陕北方军队奉到停战命令已二十余日矣。不惟战不能停，反日事增兵剧战；西路许兰洲、刘镇华、管金聚等各率所部夺我周、眉、虢、宝，攻我岐山、凤翔，而陈树藩复发三十余营之巨力，四面包围乾县，威驱灾民负沙筑垒，以为久困之计。东路交口、相桥、关山、兴市镇、史家坡等各要隘，或三原、泾阳之门户，或根本驻在地之屏藩，陈氏聚刘世珑及各部之众，合以张锡元一旅以上之力，日日逼攻，无时或息，激战鏖兵，丘陇为墟。近刘世珑复以烧杀史家坡，进逼我富平矣。而红崖头一处，尤密迩三原，我断不能稍事退让者。由以上观之，则北京政府覃日五条办法之宣布与夫在陕北军已经停止进攻之通电，及陈树藩、许兰洲等日前遵令停战之复电，皆空言搪塞，大背事实，欲以一手掩尽中外人士之耳目。夫以中央对于地方有何不能释怨之处，而必残杀人民，糜烂地方，数数违约，曾不少恤以破坏此将成之和局乎！非必北京政府令出不行，亦非在陕北军抗令不遵，是直欲没各友邦劝告之好意，与南方以难堪，冀破坏和局以图收渔人之利也。是陕人阳得停战虚名，阴受战争实祸之害小；而破坏世界和平损辱与国信义之害大也。且劝告之诚意，必欲敝国南北相安，猜嫌悉泯，使中外人民共享和平之福也。今其结果乃反受北京政府之欺愚，招敝国人士之积怒，使陕西一隅之地为武力派泄忿之区，不惟敝国人民受莫大之损失遭屠杀之惨祸，即贵国侨居于此与夫信仰于真主之下者，其精神

之不快乐，身体之不自由，生命之危险，财产之莫保，虽欲缕陈，岂能尽罄。揆之忠告初衷宁复如是，故敢即覃日以后，陕西战争之状况与夫北京政府对于和议之无诚心，掬诚告言，冀表同情。如能为陕西减一分之战祸，即为世界增一分之和平也。如以为片面之词不足以缄执彼方之口，则自有贵国人士之侨居于此者，在贵公使试一询之，当知敝言之不谬矣。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三月五日。

*本文摘自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五日北京《晨报》，文内之“覃”日指二月十三日。

于右任致南北代表书*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一日）

少川、桂莘两总代表钧鉴：

和议濒危，国人失望，瞻念前途，曷胜浩叹。阅京报（三月二日）载北京二月二十七日复朱总代表电如下：“陕事自元日将五条办法电令饬遵至中央未尝诘难也”等语。据以实事，其何能诬。

查省西乾、凤，省东蒲、富、临、渭前方各北军一电之发，顷刻可达，岂待五日。何得借当日北南停战之事，以为之证耶？即五日未能周知，试问元日去江日二十余日矣，其宜周知固也。何以尚须江日之停战命令。则二十余日之仍未停战，不言可知。今日为三月十日，其去江日又七日矣，而乾、凤围急，兴市被攻，红崖渡今午又向我攻击。顷得省中确实消息，陈氏六七日已电饬前敌军队，查照中央江日停战命令，遵即停战，并已通电各省。而六日午后又电饬张金印激励将士，赶掘地道，以期轰克乾城。七日又派机器局熟于爆炸术之刘某，携带地雷、黄色炸药并磨电机等前往乾县助攻。则陈氏迄无停战诚意可知。且不仅陈氏已也，北京又发给陈氏七九、六五枪弹各三十万粒，五生七、七生五及七生六炮弹各一千五百枚，已运至观音堂云云。由以上各节观之，北京与陈氏对于陕西实有所不甘心之处，必千方百计拖延掩饰，以杀尽此六七万义军然后快。非必北京之令出不行，亦非陈氏之抗命不遵也。

今北方代表全体辞职，既经笼统慰留矣。南方代表要求限时答复，又已不得要领。和议前途如何，尚不可知。如和会而存也，务望双方

代表速电北京，严词阻止观音堂之大批军火运入陕境。如果和议决裂，战祸重开，孰为戎首，责有攸归；则陕西靖国军虽覆亡之日，犹存在之年也。

此肃，即颂议安。

弟　于右任启　三月十一日

*本文选自姜玉笙《问政集》第一卷《护法诤言》。文内之“元”日指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三日；“江”日指三月三日；“陈氏”指陕西督军陈树藩。

于 右 任 通 电*

各报馆转南北各代表及各团体诸先生钧鉴：

陕乱蒙念，涕泣以谢。顷阅上海某西报，竟有谓本部出兵省城者。试问处四面重兵包围之中，从何处出兵攻人。又有谓一隅战争，不必牵动和议者。试思陕为腹地，六七百里间居民日在枪林弹雨之中，即论人道已应拯救。况北京宣言实行停战，而在北杀人，在南欺人，诚意谋和，有如是乎！至近日战事，谨据实情报告如次。右任倘诬辞欺世，希图妨害和平，他日组织法庭，戮谢国人可也。

（一）东战场之情形：除张锡元一旅正式函知奉令停战外（彼担任交口、相桥方面），陈部刘世珑包围兴市已久，日用大炮轰击；姜某攻击关山，近复增兵。（二）西战场之情形：乾县被围月余，陈氏因地面战争不能得手，遂变而为地下战争，拉居民掘凿隧道，以备轰城，致死于黄泉者无算。并将附近数百里间民家麻袋全行搜去，装土作垒，以便射击。又强拉民夫数千，驱使填战壕，致死者不计其数。岐山本月十号已为奉军攻下，胡子队奸淫掳掠，惨难言状。停战之赐，有如是者！凤翔被刘、管、甘、奉各军围攻，我军屡函告急，恐变动即在此数日间。闻叶荃已脱围北走，未知现在何处。

*本文选自姜玉笙《问政集》第一卷《护法诤言》。原无署时，从内容看似在一九一九年三月间。

于右任给某人的书札*

郭、樊事今已了然。昨日阎纶如、马凌甫、田华堂、党晴马风、暴质夫为我来信（由兴、岐），谓许之为人如何好，如何好。伊等现抱定“扶许倒陈刘”主义，极力做去。许对伊言，愿担任督军，请不才作省长。伯英军务会办。云云。这些人处交通不便之地，日在瓮中说话，被人活埋还不自知。许某乘火打劫，欲仗军党之力，来陕觅地盘。我军苦战连年，为张作霖开一殖民地。使陕民痛苦不能减轻，如何而可。我岂自私自利者哉。

昨将乾县告急书寄龙门。乾县今日又来人告急，说危急到十二分了。

陕战未停情形，已函衡玉。伊接函后淡然。柏仁请伊电海上。伊说这种事电去，和会岂不破了。遂草草入省。昨衡玉由省以通话通知此间，教修理电杆（电报前已修好近数日又被其弄坏）。但陈军近又在咸阳方面，将线移作得律风之用，故意与我军为难。未知一两日内能通否。

小儿女辈读书事，要认真，要注意。弟要与我时时写信。

右任　三月二十四号

龙门诸公均好。伯麟亦好。

*本书札前半部已散失不全，残片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系给谁的书信亦无从查考。

于右任张钫通电*

（一九一九年四月四日）

唐、朱总代表并转各代表，平和各会熊秉三诸先生，军政府各总裁，钱干臣先生、李督军、吴师长鉴：

陕局蒙念，忍痛陈辞。本日军探回报，乾县敌军仍行攻击。兹将江日致张衡玉先生一电录呈。其文曰：

西安张衡玉先生鉴：冬电敬悉。保持战斗队伍之退围，附带条件之通电，我兄对此不加厘正何耶？适间乾县军探回报，枪声时闻，隧道尚未停工，征发附近数百里间居民犹未已。如此可谓之停战也！我兄在原时谓和平会议，少俟数月。窃思乾县附近居民，早为炮火轰逐而去，仅退五里，无异附郭。城内食薪早已告罄，不出采买，将成饿殍。远出征求，则伯生前电所谓，内匪突出，犯彼防线云云，适为将来借口之资。是退兵等于未退，停战亦犹未停，未来争端，自在意中。弟意即已释戈修好，原议退回礼泉原防，自是正当办法。伯生既爱和平，又晓军事，想必见谅。况攻关山之队，向驻下邽，来电云分驻关道；攻兴市之队，向驻同州，来电云退驻荆姚一带；红崖渡之队，本由草滩进攻者，来电以红崖为原防；事实不符。况相距隔一泾水，炮火仍相接触，非退至渭水之南，难免不生冲突。以上数事，除乾县红崖渡碍难照办外，兴市、关山等处，弟等当照来电办理。凡此皆临时办法，以为和平之先导。秦民甚苦，早在洞鉴，促进和平，是有责任。临电神驰，无任祷祝，弟于右任、张钫。江印等语。敬闻。于右任、张钫叩。支。

---

*本文选自姜玉笙《问政集》第一卷《护法诤言》。文内之“江”日指一九一九年四月三日，“冬”日指四月二日，“支”日指四月四日。

于右任张钫电诘张衡（瑞玑）*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日）

西安张衡玉先生鉴：公受南北公推划界莅陕，中外人士、南北政府方以陕战停否，真伪莫知，万目睽睽，待公一电。当驾抵西安，为三月养日。其时东战场如关山、兴市、红崖渡围攻尚烈，西战场则陈军掘地穿隧，环击乾县。弟等派人持书渭南，曾以战况奉告。不意公甫入省，即发梗电，谓双方军队刻俱停战云云。果何根据，为此枝辞，此欲敬问者一也；越二日，兴市围军被我驱逐，乾县、关山等处战事犹昔，不知公又何据，有电中复谓战争既停，和议即当续开云云，隐战祸以赚和会，是公良心上语否乎？此欲敬问者二也；及公来原，见关山、乾县求援帛书，并谓在兴平亦有所闻，乃连电陈氏，故艳电有乾县、关山当退步之语。三十电有解围发电之争，俯允立决之请。因之三十一致张嘏民电亦有刻正磋商停攻退驻等字样。以上手书俱存，谓梗有二电符合事实，则艳日后各电不当发生，谓艳日后各电根据，实则当日。弟等请据实迅告和会之电，何以卒不允发，此欲敬问者三也。以先后电词推之，公在原所发密电数通，不知又如何用意，如何措词，确闻飞短流长，摇我军心，俟报纸揭出当再敬问者四也。公奉使入关，委任书文，自当尊重。如战未停，即应声明负责之人。倘其已停，秉公行使职权可也。试问陈、许乾县之争，何与公事，此我之所不敢闻命也者一也，郭、许虽已携手，乾县纵属郭部，苟靖国军旗帜一日未下，当然属我范围，况乾县将士死守数月，以待公至。今乃水急捕鱼，举人与地，分赠陈、许。读公支电竟不容弟置喙，谓已居中与陈、许交涉。堂堂专使，望之三月，迎之万里，特来而代我断送，

此我之所不敢闻命者又其一也；近日叠接报告，关山、兴市敌人，又节节进逼，加增兵力，红崖渡、乾县之兵，亦并未退，此后战事重开，其责皆公负之。公留原二日，谓通电停战非入省不能办到，今入省多日矣，划界不划，监视不视，退兵不退，通报不通，专以空言诳我，是直为一二人开生路，为八百万人民延战祸也。秦民水深火热，待救久矣！今若此惟号泣旻天而已。弟等忍泪陈词，特对公为人格上之忠告，并促公为职权上之注意，公义所在，用敢直质。于右任、张钫。蒸印

*本文选自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九日北京《晨报》。文内之“养”日指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梗”日指三月二十三日，“艳”日指三月二十九日，“支”日指四月匹日，“蒸”日指四月十日。

于右任张钫致朱启钤电*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二日）

朱总代表鉴：

英密。张瑞玑来原之日，宣告停战、发电二事，非进省面与陈氏接洽不能办到，次晨即行返省。今时逾旬日，而前项交涉并无详确之通知。现乾县围尚未解，红崖渡亦未退撤，兴市蒸日报告敌又袭我一次。战事未已，张君果否据实电闻，或竟受陈愚弄，均未可知。张君处陈势力范围中，其言论行动难保不为所利用，一切电函，切祈慎察，切盼。于右任、张钫。由渭南电局发，文，印。

*本文选自姜玉笙《问政集》第一卷《护法诤言》。文内之“蒸”日指一九一九年四月十日，“文”日指四月十二日。

于右任张钫致唐绍仪朱启钤电*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唐、朱两总代表鉴：

英密。张瑞玑受南北公推，划界来陕，关于停战、通电二事，造电（巷堪）显背事实，蒙蔽和会，污蔑我军。甚且派员四处运动。陈得煽惑谣言，假接洽之名，轻弃职权，大施伎俩，文电具在，可案而知。窃思该员如此行为，其陕西划界监视员资格当然丧失，前后所发文电，敝军概不承认。此间通电，时被阻搁，嗣后贵会所有询征敝军事项，请即改由许尽田，张古民两处收转，是为至祷。于右任、张钫。删，印。

*本文选自姜玉笙《问政集》第一卷《护法诤言》。文内之“删”日指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于右任张钫致唐绍仪李述膺电*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七日）

万急。上海唐总代表、李龙门先生鉴：

英密。今接乾县王、郭二司令帛书，其文曰：“于总司令钧鉴：乾县以弹丸之地，与二十倍以上之敌兵血战数月之久，其战争之激烈，形势之危险，为我军起义以来所仅有者。珏等自思，无论对于陕西，对于西南，似均可告无罪。而钧部屡云援助，俱托空言，诚令人百思不得其故。窃维乾县一隅，关系甚大，前奉钧函，亦有以守乾县者守陕西，以守陕西者守西北等语。我总司令素具热心，关怀大局，若无特别原因，决不至漠视若此。前得谣传，谓有某某两路现已高悬奉旗。惟此间自接战以来，交通隔绝，除上钧部数函外，其余凤、周等处并未往来一字，故莫由得其真象。前日忽有奉军副官来信，谓，现在南北和议将成，全国俱已停战，并携有方刚之函，故珏等准其入城。及阅其信，谓渠因凤、乾之围甚急，故与许兰洲相约退让岐山，换解乾、凤之围。此外并无何种表示。珏等思之，方刚为陕省首义之人，屡蹶屡起，壮志未尝少衰，何至有此等举动。惟伊左右之人，流品甚杂，眼小如鼠，性□于狼，以升官发财为念，甘言重和，多方引诱，或致中其奸计，亦未可知，钧部必能得其真相。若方刚有投奉之事，请即通知珏等，即当与渠脱离关系。并请一面以珏等名义通告各方面，一面电达唐总代表，严重交涉，速解乾围。声明乾县绝对为靖国军之占有地，珏等所部绝对为靖国军之军队，珏等牺牲一切，死守乾城。总司令为大局谋安全，并非为私人谋权利，虽失败至无一人一卒，亦绝

无反悔之理。天日在上，共鉴此心。敌于十日稍行退却，然仅由城外战壕退至附近各堡，距城一二里，数日以来，又已暗袭数次。是停战之事，此间并未实行。务祈尊处速派大兵来援为要。盖此后不惟城外敌人须防，即奉军亦应防之也。赵三前日回乾，回信被敌人截去，知念附闻。专此敬请钧安，伏乞垂鉴。俊夫、西峰两司令同此不另。王珏，郭英文同上。四月十五日”。据此则乾围未解，乾战未停，陈树藩于北廷命令直弁髦视之。务希严重交涉，以全□义。祷切盼切。于右任、张钫，筱，印。

*本文选自姜玉笙《问政集》第一卷《护法诤言》。文内之李龙门即李述膺，时为南方之分代表之一；“筱”日指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七日。

于右任驳斥钱能训诬靖国军为匪函*

干丞先生阁下：

阅报载致七总裁谏电，词气愤激，必欲诬我为匪。先生对陕，何不共戴天如此也！右任缘浅，往来京、津，未暇认荆。惟忆辛亥之际，先生持节护抚，被囚西安，家族姻娅环请电援，由此日照潼关，遂送出亡清不死之名臣，民国非法之总理矣。说者谓今日之事，因种昔日一囚之愤，七年未忘。噫嘻！假美名以行战略，借公义而报宿怨，世之恒态，夫又何言！陕西靖国军，何者非正式队伍？曹、胡、高、樊，陆军也。郭坚，警备队也。卢军，晋北之编制成旅者也。伯英，前陕之师长也。使陆部无军籍可稽，信口诬之可也。否则在陈为军，在我为匪，是明明曰：北系则军，南系则匪。夫欲战请战，欲进兵请进兵，破碎中国，同作一掷可耳，何用费词！如曰有匪之行，则匪之，更请以一言为质。陈树藩数年来养匪自卫，伊谁不知。其部下如王飞虎、白翎子、徐老毛、马水旺、柴老八之流，及镇嵩军全部，无一非昔之著匪。所过邱墟，于今为烈。右任非引劣者以自慰，实痛心耳！如以鄙言为一面之词，请调彼任何一部分作卫队，陕民痛苦，先生代受一二，亦分所应然。尤其甚者，捣议会、杀平民、横征暴敛，笔难尽述。肆种鸦片于肃清之后，前已收割，今复下种。公知之否耶？双方同请外人查验可乎？先生倘知而以为不知，右任倘以党略而横诬人，皆明神殛之可乎？如曰有匪之心则匪之，试问卖路矿者何人？卖森林者为何人？大盗窃国者又何人？且张作霖、冯麟阁及许兰洲所率之奉军，非匪乎？张敬尧、刘存厚之烧杀，非匪乎？为何北京仍复接济？豺狼当道，正义不昌，此天下之所以横决而不可收拾。而今尚来诬我也耶。

右任手造共和，宝爱人格，埋首书丛，以至今日。此次痛陈氏之嵇讨，间道归里，为父老昆季作正义之保障，唯一之愿，实为安陕。自誓师以来，查禁鸦片，维持地方。凡我军之所至，试询之在陕教士，自有公论。顾先生吐吐吞吞，反诬愈甚。而于陈氏，则救助维持之不已，不亦慎乎！东海阳托停战撤防，而阴围关中。今观先生之电，得非与东海视关中为北派武人地盘耶？误矣！误矣！民军频勘国难，关中实无一不与。陕西，固民国之光明分子也。先生诚引东海守法安国，海内将共戴之。陕西尊崇有功，岂能独异。若谋破裂民国，窃据地盘，漫漫以淫威加之，秦人岂怯者哉？徒以证明幽、燕人物无统一国家之能力已耳。今陕西军数不下二十万，若欲压迫而横决之，恐战祸四溢，幽、燕且非公等安居所矣。国民之明真理尊人道者，北方岂逊于南哉！先生苟明察之，当必能见及之也。若夫致意陈氏所指派之私议员，使相诬诋，以为对抗国会欺众逞凶之资，尤为正士所不取。右任为国为陕，决不挠屈，今日能以和局伸正义，固无不从。必不得已而续以战达目的，尤为本愿。何去何从，唯先生实图利之。

*本文选自《党仙洲记事》，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文内之“干丞”系钱能训字；“谏”日指月之十六日。

于右任致某记者书*

（上略）张瑞玑之否认乾县被攻，陈伯生之对乾县死不放手，此其中皆有绝大作用，即逼靖国军使不能不出兵援乾。援之，则陕西战事开矣，不特陕战开，中华民国二次破坏和局之赭衣，将加诸于右任身子矣。故弟对乾事，非常慎重，抱定“只交涉不出兵”六字，使人无可借口。先此张瑞玑至渭南，弟请其亲往视察，张无法，答复，如认乾县有战事，委托续西峰从中调停。及张去，而陈氏对续西峰请乾县是匪，于是续、陈之交涉仍停顿也。近日闻陈氏对外发电谓：三原出兵援乾，并令其队伍截击云云。近日电报不通，欲更正亦无法更。请公对中外报纸将弟函宣布，使人皆知三原并无出兵之事，王、郭之守乾城，死于宗旨，死于名誉分也。军人守土，是其天职，陈氏必欲援而我必不援，彼胜之又焉得谓之武。郭英夫为留东学生，王珏则昔年警备队营长也。当陈、直在省城起事时，王即为其中坚，故陈氏尤恨。又计乾城枪枝不过二三百杆，陈氏用九牛二虎之力，调集数十营，围攻三四月，竟不能损其毫末。乾城内空地甚多，王、郭近决计屯垦其中，以备乏粮时之用。然乾城周围之麦近已成熟，陈氏使其部下将城外之麦，一举烧之尽为焦土，其背绝人道，至于斯极，愿识持公论者，有以教之也。

*本文原载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四日北京《晨报》。

陕西议员致李述膺等电*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李龙门先生转唐朱总代表及各代表诸先生钧鉴：

和议重开，国人欣望，顾瞻陕局，隐忧方深。先决之问题既未解决善后之条件何由提起。直等代表陕民，忝列议席。今当和会开议之时，溯陕西致祸之由，敢举陈树藩诸大罪状，为我诸公陈之：自陈氏督陕，岁无宁日，兵不归队，匪不入山。始则纵军为匪，继则收匪为军，军纪荡然，民生涂炭。其罪一。甫接督篆，即发省债，残民以逞，竭泽而渔。购田数百万，蓄妾十余人，为一己永久之谋，置全省生灵于不顾。其罪二。且秉性凶残，居心狠毒，信用私人，摧残善类，稍非同调，即被逐杀，政纲紊乱，民怨沸腾。其罪三。禁种罂粟，基于中英协约。辛亥以还，委员查禁，例极严厉，销耗几许国币，草菅几许民命，始告肃清。该督及刘镇华大开烟禁，广收烟征。酿国际之交涉，贻陕祸于无穷。其罪四。擅借外债，私购军火，向来禁令至严。该督私向日商借款数百万元，以南山一带矿产作抵，购运枪炮，数值巨万。为个人固权位，为桑梓延战祸。其罪五。议会为立法机关，负代表民意之责，有监督行政之权。该督视若眼中钉，嗾买公民，任意摧残。曾经敝会迭电各省，想当共见。其罪六。贩卖土药与播种罂粟，其罪相等。该督在陕省各处设立运贩机关，派队护运，获利额巨，是禁民放炮，己反纵火。其罪七。自南北和议将开，停战命令早经颁布，该督违抗命令，破坏和局，致令和议停顿，中外交责。其罪八。总其祸陕之罪，罄竹难书。陈氏不去，陕乱未已。直等为民请命，披肝直陈，敢祈诸公俯念陕西八百万生灵呻吟于陈氏虐政之下之苦，主张即

日撤陈树藩，消后患于无穷，谋永久之和平，陕西幸甚，全国幸甚！

陕西省议会议员杨直、程运鹏、寇之苏、柏堃、韩春第、王希哲、折克家、刘之润、刘肇丰、张玉汝、杨嗣震、王浚明、马嗣援、王寿、王树楷、□志升、李□文、马骐、李骏材。巧。

*本文选自姜玉笙《问政集》第一卷《护法诤言》。文内之“巧”日指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田玉洁取消陕西靖国军第四路第一支队通电*

（一九一九年五月六日）

（衔略）天佑中国，和议重开，南北统一，指日可望，善后手续虽属纷繁，而最首要事端以军事收束为枢纽。三秦战祸连年，南北各军星罗棋布，加以不良之兵队，冒名之土匪，穷凶杀掠惨不忍言，故虽停战多日，而陕民逃徙死亡犹无稍苏之望。际兹国论纷纭，民命倒悬，我辈军人苟能深念职责，皆以卫国保民为心，而不存争权攘利之见，何难成见互捐，身先示让，不徒促进内部之统一，更可期望永久之和平，顾求人莫如求己，能达尤贵难行。玉洁不敏，曷敢妄侈空谈，贻人口实，是以不量鄙末，谨于本月六日宣告，将以前靖国军第四路第一支队兼泾原警备司令名义自行取消，而以临时维持地方之必要，统率全部保境息民，静候陕局结束，地方任务告终，定即举缴所部归我农伍，非敢谓自著先鞭为他人倡亦惟以和局将成，畛域宜泯，苟有便国利民之途，牺牲一切亦所不辞。若夫拥兵自喜，民艰弗恤，而权利是谋，玉洁虽愚不忍为也。聊布下怀，统希亮察。陕西泾阳民军司令田玉洁叩，鱼，印。

*本文录自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北京《晨报》。文内署时之“鱼”日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六日。

附：

朱启钤致钱能训电[①]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钱总理鉴：

和密。本日会议，少川谓：接于右任十七日来函略称：“乾县、周至战事较前益烈，周至已无法支持，于十六日退至眉县。东路战事亦烈，关山、兴市等处，刘世珑、姜鸿模复日攻我军，而陈氏复有甘、晋各军分作八路图攻三原。李际春一旅已到榆林。国务院所派余诒等均被陈监视。陈并宣言反对李督五条办法，即张瑞玑到陕亦无从着手”等语，要求钤等负责。并谓代陕民哀请速电政府，立撤陈树藩，另简贤良地方长官。钤即以有日等电交阅，谓于函所云各节，当属十三日以前之事，并告以昨日致电政府，请再严令前方将领，恪遵五条电令，免妨和议进行。而少川则谓，陕事原为先决问题。嗣以李督调停，商定五条办法，南方让步，允先照办。不意一面言和，一面作战。陈树藩如此抗令，此间陕人异常愤激，渠亦无可解说。且广东方面议论激昂，如陕战不停，恐将牵动闽、赣再起战争。最后乃谓，非下令撤陈，决不再议他事，南方代表唯有每日到会询问已否下令撤陈而已。观此情形，陕西不实行停战，则撤陈之说不打消，和议即不能进行。即以剿匪而论，亦须在划界之后方免口实。否则钤等此后到会不过专供彼方之诘责。务乞准如昨电，迅颁明令。再少川迭电三原，迄未得复，希饬前方将领毋扣三原电报。若得于右任一电，则沪证明实已停战，即可转圆续议他事。又此间会场情形，外人极为注目，路透访员日有专电。今少川主张陕战未停，缓议他事，会议停顿，责在我方。恐此

消息传出，将受中外舆论攻击，请政府注意应付。启钤。宥[②]二。

注：①本文选自姜玉笙《问政集》第一卷《护法诤言》。
②“宥”日指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钱能训致朱启钤电[①]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

朱总代表鉴：

密。俭[②]电悉。陕事赖公匡持，一则曰当以五条办法发表时为根据；再则曰五条办法未布以前，当然不受拘束；三则曰陕事除五条办法外，不应涉及他事；持议扼要，至佩苡筹。徒以于右任连日去函饰词告急，致政府与双方代表并陷于困难之境。明知香山强硬主张，限期答复，其中别有苦衷，断非得已。但以哀的美敦书施于国内，何能承认。细思陕事重要争点，在南中以匪为军，故一言剿匪，即有反对南军之嫌，若鲠在喉，无由一吐。今且以此争点驯至停议以待，若长此相持，则因一隅牵及全局，数月心血尽付东流。

尊示息争方法三端，如第一项方法，陈、于宿有嫌怨，何能彼此款洽，前电已略言之。陈固不肯与于接洽，于亦岂肯为陈证明。且以南军将领片面报告为断，势必至不合事实之报告，皆将据为定证，不如由陕省公共团体及闻望凤著之神耆，电述停战实情，以为保证。但事颇繁重，非限期所可办到也。

第二项谓划界以前，军匪既无标准，则剿匪须暂中止。以事实论，匪果当剿，不能以未经划界不治。且匪与军异，南军可互商停战，匪

则自由行动，我不剿匪，能保匪之不犯我军乎？借曰匪不应剿，则五条办法又何以有担任后方剿匪及双方各认剿匪之规定？特剿匪之举，为陕计也。今在南一部分陕人，既自愿牺牲陕人之生命财产，中央亦何必坚持初议，以善意而被恶声。鄙意既经停战，决计将剿匪事一并暂停，匪之窜扰地方者，随时设法防堵，勿使滋蔓已耳。

第三项所云明令院令皆以表示政府诚意，本无区别，西南既知元首一言为重，何以少川来电反复痛诋，不为元首稍留威信。惟颁令一节，公既表示赞许，弟亦认为可行，顷照我公前电大意，拟办命令。其文曰："陕省兵灾频年，疮痍满目，眷言民瘁，轸念殊深，亟应促进和平，早日安集。前由国务院依照协定办法，通饬停战划防，其陕省内部并照第四项办法派张瑞玑驰往监视、区分，务在一律实行，克期竣事。各该将领自应共体斯意，恪遵办理。倘或奉行不力，职守所在，不得辞其咎也。此令。"云云。

以上三端已具解决办法，目前日去电所述预拟划界范围，系因张瑞玑尚未到陕，而我军驻守各处，为实行停战计，不能无暂时之防御线。将来如何商划，仍俟张到陕监视划定，非以片面计划，强双方遵守也。我公既有怀疑，故申言之。

惟能训更有言者，会议甫开，如裁兵、分治等重要议案，中外注目，岂宜久搁，致遗各方口实。万一因停议之故，别生枝节，影响大局，如国事何。务须切致香山，赓续正式开议，并将议题宜少、议期宜简之意，切实转商。能限定于较短时间内，求一正当结束，则国家之幸也。敢布腹心，伫候裁复。能训。冬[③]。

注：①本文选自姜玉笙《问政集》第一卷《护法诤言》。

②"俭"日指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③"冬"日指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

北京国务院电[①]

（一九一九年三月六日）

各省经略使、巡阅使、督军、省长、护军使、各区都统、都护使、办事长官、海军总司令、广西岑西林先生、伍秩庸先生、林悦卿先生、南宁陆干卿先生、云南唐蒉赓先生、成都熊锦帆先生、贵州刘如周先生、上海孙中山先生、和平期成会、和平联合会、各报馆钧鉴：

南北纷争，于兹两稔。自政府首倡和平之议，于七年十一月十六日颁发明令，罢战退兵，通电各方，敦切商洽。复由江苏李督军疏通意见，函电交驰，积牍盈尺。其始西南一争名称，再争地点，政府皆曲意从之。迨中央代表既经出发，迟之又久，南方代表始克集沪。又以陕、闽问题，延不开议。政府为促进和平计，断不令以一隅之故，牵及全局，遂不惜使陕民忍痛须臾，允准李督军所拟之五条办法。办法维何？大要在停战划界，双方各任剿匪而已。经征得西南同意，于本年二月十三日电令宣布施行。双方代表始于二十日在沪集议，公同推定张瑞玑赴陕监视区分。在政府以为陕事可告一结束矣。乃唐总代表以迭接于右任连日来函，谓陕省迄未停战，遂于二十八日会议要求撤换陈督树藩，并限四十八小时，如无满足答复，即向外交团声明停议。以国际惯例，施之国内，宁非怪事。

溯自二月十三日，将协定五条办法电陕饬遵，嗣复迭电申告，陈督均先后复电谨办，固未尝抗违命令。至于右任十七日去函，其间相距仅四五日耳。无论十三日以前，当然不受拘束；即该电到省，再由省转递前方各军队，试问四、五日内，能否周知。即当日西南通饬停战，该军队何日奉到，何日遵行，中间亦辗转多时，事实俱在，可复按也。此次唐总代表仅据于右任私函，遂欲强制要求，以停议为挟持之具，致政府各代表不得已而相率辞职。政府已将陕事确况及彼方误

会情形，据实宣示。惟念大局为重，不忍听其破裂，一面慰留代表，催促开议；一面明令前方将领，依照五条办法，恪遵办理，期在一律实行，克期竣事。复经切电在陕军队，各守原防，静俟划界。俟实行划界之后，再定后方剿匪办法。剴切申谕，务期共晓。现张瑞玑克期驰往，著手监划。无论唐总代表是否满意，上海会议是否停止，政府维当抱定五条办法，将陕省划防等事，积极推行，以重信谊。

至开议以来，唐总代表所龂龂争持者约有数端：曰取消参战借款，曰取消参战军，曰取消军事协定条件。在中央则认为欧战尚未终了，取消暂非其时。既不能取消，则参战借款当然支付。俟欧战签字，军队撤退后，所谓军事协定及所谓参战军者，皆应同时消灭。彼时参战军应裁与否，应由陆军部并入裁兵案内统筹办理。此中重要争点，在目前欧战是否认为终了。政府认为尚未终了者，远则有见于和平条件，德国未尽履行；近则有见于俄边激党之尚在肆扰，在华敌侨之尚须驱遣。然默揣欧战情形，和约签字，为期不远，彼时自有正当解决。

且此次会议缘起，乃因护法以启兵争。则议题所列，自应以法律为重。即因护法问题牵及事实，亦必有一定之范围。乃迭次开议，于彼方根本关系之法律问题，未尝一语道及。即政府代表所提出裁兵及军民分治各议案，皆有关善后重要计划，亦以开议以后枝节纠纷，束之高阁。徒摭举外交、内政种种事实，以诘难政府。既失集议本旨，且轶权限范围。果一切外交、内政，皆处决于此项会议，则政府固可不设矣。日以促进和平告于中外，而究其所为，乃使和平曙光相去益远，则会议之延滞，中央固不任其咎也。此中经过情形，我国人或未深悉，用特据实摘告，俾释群疑。凡我邦人，其共鉴之。院。麻[②]，印。

注：①本文原载北京《政府公报》，一九一九年三月十日第一一一二号。

②“麻”日指一九一九年三月六日。

朱启钤致钱能训电*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集灵囿译电处译呈钱总理鉴：

和密。准唐总代表函：“以接三原于右任本月十一日函称，三月十日尚有战事，如乾、凤围急，兴市被攻，红崖渡又向我攻击。并得省中消息，六日午后，陈氏又电饬张金印激励将士，赶掘隧道，以期轰克乾城。七日又派机器局熟于爆炸术之刘某，携带地雷、黄色炸药并磨电机等前往乾县助攻。则陈氏无停战真诚可知。又据关外来人言，北京近又发给陈氏七九、六五枪弹各三十万粒，五生七、七生五及七生六炮弹各一千五百枚，刻已运至观音堂。由以上各节观之，北京与陈氏对于陕西实有所不甘心之处，必千方百计拖延之，掩盖之，以杀尽此六七万义军然后快。非必北京之令出不行，亦非陈氏之抗令不遵也。今北代表全体辞职既经笼统慰留，南代表要求限时答复，又已不得要领，和议前途尚不可知。如和会而存也，务望双方代表速电北京，阻止观音堂之大批军火运陕。如其决裂，战祸重开，责有攸归”等语。兹将原件送呈，即祈查。

*本文选自姜玉笙《问政集》第一卷《护法诤言》。

王占元等致朱启钤唐绍仪电①

（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日）

朱总代表、唐总代表并请转各代表诸君同鉴：

自诸君子集沪开议，时局入和平之轨，国家有统一之机，中外闻

之，莫不喁喁而望。方冀敦槃樽俎，永息纠纷，不谓因陕省一隅而议场忽然停顿。乐观之始，旋抱悲观，人心惶惶，大局岌岌，而国际地位受其影响，又险象之最著者也。占元等两年以来，奔走呼号，千回百折，幸而达其目的者，乃独亏此一篑之功。夙夜彷徨，疚心何极。窃谓中国之安危，系于和议，和议之成否，系于陕事。是陕事虽小，而所关固甚大也。自中央颁布严令，一律停战，陕陈督军固已通电声明遵令实行。虽于君右任尚无证明文电，而画界员张君瑞玑行抵陕省，陕已一律停战，有张君迭电可证。是则陕省方面解决有期。至于传闻异辞，盖由内容复杂。此时所应商者，辨明以前之是非，保障以后之冲突而已。占元等比复陈明中央，一面另派大员查办陕事，以昭大信；一面责成陕省切实约束，以杜后虞。在中央不惜委曲求全，在各方当亦足纾忧念。当此时机危迫，一发千钧，潮流所趋，实为公理，人心所向，咸在和平。众欲未可拂违，武力断难存在。故非迅速开议，无以慰中外之望；非慎循轨辙，无以救国家之亡。

占元等所希望于诸君子者，厥有三端：曰即日继续开议，曰双方议题作一次提出，为一定范围；三提出议题以后，以今日时势及事实所必要，而确能办到者为标准，总期早日解决，免致徒托空言。诸君子类负一时重望，同抱爱国热忱，尚祈俯采刍荛，重联议席。外以塞邻邦之望，庶国际地位得以保全；内以安浮动之心，庶四百兆民重登衽席。时乎不再，来者可追。敢陈呼吁之词，敬达贤人之所，惟诸君子其图之。鹄候德音，毋任翘跂。王占元、陈光远、吴佩孚、李纯。东[②]。

注：①本文选自姜玉笙《问政集》第一卷《护法诤言》。

②“东”日指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日。

徐世昌停止议和令*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大总统令：

国步多艰，民生为重，和平统一，实今日救国之要图。本大总统就任以来，屡经殚心商洽，始有上海会议之举。其间群言嚣杂，而政府持以毅力，喻以肫诚，所期早日观成，稍慰海内喁喁之望。近据总代表朱启钤等电称：“唐绍仪等于十日提出条件八项，经正式会议，据理否认。唐绍仪等即声明辞职。启钤力陈国家危迫情形，敦劝其从容协商，未能容纳。会议已成停顿，无从应付进行，实负委任，谨引咎辞职”等语。所提条件，外则牵涉邦交，内则动摇国本，法理既多抵触，事实徒益纠纷，显失国人想望统一之同情，殊非彼此促进和平之本旨。除由政府剴切电商撤回条议，续开会议外，因思沪议成立之初，几经挫折，哓音瘏口，前事未忘，既由艰难擘画而来，各有黾勉匡持之责。在彼务为一偏之论，网恤世棼，而政府毅力肫诚，始终如一；断不欲和平曙光由兹中绝，尤不使兵争垹黩再见国中，用以至诚恻怛之意，昭示于我国人。须知均属中华，本无畛域，艰危夙共，休戚与同。苟一日未底和平，则政治无自推行，人民益滋耗致。甚或横流不息，坐召沦胥，责有攸归，悔将奚及。亟望周行群彦，戮力同心，振导和平，促成统一。若一方所持成见，终戾事情，则舆论自有至公，非当局之不能容纳。若彼此同以国家为重，凡筹虑所及，务期于法理有合，事实可行，则政府自必一秉夙诚，力图斡济。来轸方遒，泯棼何极。凡我国人，其共喻斯旨，勉策厥成焉。此令。国务总理钱能训。

*本文原载北京《政府公报》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第一一八四号。

陈树藩刘镇华电文四则

（一）陈树藩刘镇华一九一九年三月五日电文[①]

北京大总统钧鉴：

本日奉到江[②]日电令开："陕省兵燹频年，疮痍满目，眷言民瘼，轸念殊深，亟应促进和平，早谋安集。前由国务院依照协定办法，通饬停战划防，其陕省内部，并照第四项办法，派张瑞玑驰往监督区分，务在一律施行，克期竣事。各该将领自应共体斯意，恪遵办理。倘或奉行不力，职责所在，不得辞其咎也。此令。"等因，奉此。树藩前奉国务院、参陆部元[③]电开示闽、陕、鄂西办法五条，当经饬令前方各军遵办在案。兹奉前因，除转知并饬令前方将领及在陕各军切实奉行，暨敬候监视区分专员张瑞玑到陕监视区分恪遵办理外，谨此复呈，伏祈钧鉴。陕西督军陈树藩、陕西省长刘镇华。歌[④]印。

（二）陈树藩一九一九年三月六日电文[⑤]

北京国务院钧鉴，参谋部、陆军部鉴：

统密感[⑥]电敬悉。查陕省内部除叶荃、郭坚等部据凤翔及岐山附近，郭坚之一部据乾县城内，于右任据三原，曹世英据高陵，卢占魁据耀县，高峻据白水、澄城，曹老九[⑦]据宜川，岳维峻、田玉洁两部据泾阳、三原、富平等处，现正议抚外，余均为我军驻扎地点。现许军驻扎兴平、武功、扶风及岐山县城一带，镇嵩军统领刘镇华驻扎户县、周至、眉县、高店、齐家寨、彪角镇及凤翔城东南一带，甘军驻扎长武、彬县、旬邑、永寿、千阳、陇县、柳林铺及凤翔城西北附近一带，管使[⑧]所部驻扎宝鸡、益门、虢镇及凤翔城西南附近一带，陕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张金印及第一混成团团长张鸿恩率所部驻扎乾县

县城附近，新改编汉武统领白鸿仪所部驻扎咸阳、礼泉、阡东镇、店张驿及乾县附近一带。东路则中央第四混成旅驻扎二华、渭南、零口、相桥、田市一带；晋军驻扎韩、合及澄、白附近一带；陕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刘世珑所部驻扎同州、朝邑、蒲城、荆姚、施家堡一带，第五旅第九团团长褚保杰、第十团团长郭秉成率所部驻扎蒲城兴市镇一带，骑兵第四团团长劳华率所部驻扎蒲城，骑兵第三团团长率所部驻扎下邽、固市及关山附近一带，陕北井使⑨所部之田维勤团驻扎洛川、宜君一带，第三混成旅第六团团长张耀庭率所部驻扎潼关，游击司令刘世杰率所部驻扎商洛一带。陕南则襄郧镇守使张联升所部第一团王家荃驻扎平利一带，第二团刘文驻扎白河、旬阳一带，陕军第三混成旅张宝麟率所部驻扎洋县、宁陕、石泉、安康、城固、紫阳、佛坪、岚皋、镇巴一带，第十五旅旅长王鸿恩所部驻扎宁强、汉中一带，四川刘督军⑩所部二十一、二两师驻扎阳平、燕子坡、大竹坝、萝坝、高阎家坡、关口、毛坪沟、大安、羊圈头、喜神坝、牛家坝、西乡、镇巴一带陕边。南军则王天纵所部驻大宵，王安澜所部驻城口，颜〔德〕基所部分驻通南巴沿边一带，但懋辛所部据我陕境之教场坝、七盘关，彭斗胜所部据我安乐河、广平河，江防军驻曾家河、两河口等处。至钧院大部前日覃⑪电，饬查南军驻地，业经分行，陕南各队，现尚未备刘督军，张旅长之复，并闻，陈树藩鱼⑫，印。

（三）陈树藩刘镇华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电⑬

朱总代表、唐总代表并转各代表鉴：

张专员瑞玑养⑭日抵陕，会商之下，备极款洽。业于宥⑮日离省前赴兴平，仍拟由兴平赴三原与于右任君就商办法。除派宪兵护送、并报明中央、分电各处、令饬各军知照外，特闻。陈树藩、刘镇华。宥。

（四）陈树藩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七日电⑯

国务院钧鉴，参谋部陆军部大鉴：

统密。删⑰电敬悉。围乾部队，经与张专员瑞玑商定，全线退围五里后，即令张、白各旅团，遵照实行。旋据张旅长金印初八电称："职部遵已全行退至乾城南面距原防线五里许之如台村、小刘村、秦家庄北原上之线，团集固守。"据白统领鸿仪初九电称："昨夜遵将防线退后，回守旅部，及原营驻羊红店、杨营退驻如台村，郭金榜全部退驻好儿村及上下底旦村，黄营退驻南好儿村，□营退驻东奇五村，相距原线约五里。"据张团长鸿佳⑱电称："遵于昨日二钟，将城下防线，全行撤退至乾城西北金家堡、张家堡、姆家宫、玉皇洞一带驻守"各等语。所有各该部退驻情形，业于庚、元⑲两电略陈；并于电复各该旅长时，令将防线通知友军各在案。

旋由各该旅呈赍退防布置略图前来。乾城外东北方面之守线，已完全撤退，余均如前。各村、镇就村落之形状位置，配布防线；其后退距离及地带，则与经张专员往返商定者无异。乃乾东白旅甫退，乾众即将东城外安家寺、两青人村等处占据。比即函知张专员，迄今尚未见复。嗣准张专员转据许司令电，商派员入乾宣抚，当即电饬张、白各旅长，遵照保护。旋据张旅长报称："奉军陈副官入城宣示后，即行出城。据称王珏、郭英甫决意死守，不愿退去，将来究归何部，尚无一定宗旨。"复据张旅长十四电称："自奉军副官入城后，乾众仍每日修补城□，派出多人，于城下村堡大肆抢掠，见我哨兵，即开枪射击"等语。似此负固顽强之态度，恐无掩护归凤之决心。我军虽一退再退，而彼则节进节逼，终且以开衅相咎诬。其实各军自退驻以来，力固防线不暇，何尝有袭击情事？树藩并迭电各军，严约所部，不许还击，致滋借口。数日以来，无论彼方如何横挑，亦毫不过问。惟乾众是否依附奉军，许司令始终并未直接来商，均由张专员往返转达，

合并电闻。陈树藩。筱⑳，印。

注：①电文原载北京《政府公报》一九一九年三月八日第一一〇号。
②“江”日指一九一九年三月三日。
③“元”日指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三日。
④“歌”口指一九一九年三月五日。
⑤本电文抄自南京历史档案馆。
⑥“感”日指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⑦“曹老九”指陕西靖国军第三路司令曹世英。
⑧“管使”指陕南镇守使管金聚。
⑨“井使”指陕北镇守使井岳秀。
⑩“刘督军”指四川督军刘存厚。
⑪“覃”日指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三日。
⑫“鱼”日指一九一九年三月六日。
⑬⑯本电文选自姜玉笙《问政集》第一卷《护法诤言》。
⑭“养”日指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⑮“宥”日指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⑰“删”日指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⑱“佳”日指一九一九年四月九日。
⑲“庚”、“元”日分指一九一九年四月八日、十三日。
⑳“筱”日指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七日。

张瑞玑电文四则①

（一）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电

特急。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陆参处，广东军政府岑、伍两总裁并转各代表、各部长、赵其相先生，上海唐、朱两总代表并转各代表，南京李督军鉴：

养②日抵西安，陕省双方军队刻俱停战。前蒲城小有冲突，今已平息。调查主客各军驻扎地点：陈督所部分驻大荔、朝邑、潼关、临潼、蒲城、蓝田、安康、榆林、肤施、宝鸡、咸阳等处；奉军许兰洲所部驻兴平、武功、扶风、岐山；张锡元部驻渭南、华县、华阴、零口；镇嵩军驻户县、周至、眉县；川军驻南郑、勉县、宁强、褒城；

鄠〔鄂〕军驻白河、平利；甘军驻彬县、永寿、旬邑、陇县、千阳、三边；晋军驻韩城、合阳；绥军驻横山、靖边；靖国军部驻乾县、凤翔、享〔淳〕化、耀县、三原、富平、美原、泾阳、同官、宜川及渭北小青河以西蒲城附近一带。唯闻郭坚、樊毓秀已高悬奉旗，投归许旅矣。统计南北主客驻陕军约十三万，集八省之兵，合数省之匪，星罗棋布于关内一隅，纵卸甲坐食，秦已不堪。瑞玑入关，所经市闾，比户墟落断烟，闻西路尤甚。陕南已搜括无遗，陕北则糜烂殆尽。父老相见，拮手失声，咸谓兵火之惨十倍回乱。但愿自今以后，再勿多生伟人英雄，使愚民得稍稍安集，于愿已足。若欲复元气，非三十年后未易言也。其言甚怆，闻之恻然。瑞玑拟一、二日亲赴兴平、三原各战线与许、于各方接洽，会商停战划界事宜。务求两免冲突，暂息民喘。和议既开，则是非曲直听之南北公判。陕人受祸较烈，故陕人希望和平之心较他省尤为迫切。此电入览，八百万呼吁之声隐隐纸上矣。瑞玑叩。梗[③]。

（二）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电

大总统、国务院、参陆处，军政府岑、伍两总裁并转各代表、各部长，参、众两院林、吴、褚三议长，唐、朱两总代表并转各代表、李督军鉴：

陕事已两电奉闻。查陕省军匪不分，近来土匪蜂起，如北山曹老九等皆借名靖国，占据滋扰，三秦人民疾首痛心。惟述及胡景翼军队，则感赞不已。足见人心不死，是非昭然。近因陕西一隅，牵掣大局，至和议不能进行。瑞玑窃谓陕事完全解决，当待和议公判。战事既停，和会即当续开。至划界一事，南北所争皆与事实相远。瑞玑入关以来，耳目闻见，较为亲切，日与三秦父老及各界绅民研究息事宁人方法，过偏则争，过激则变，只求双方退让，攻者解围，战者避舍，不至再

起冲突，使小民暂时省〔？〕安。若如南方所争划界以十一月十六日原状为准，北方以二月十三日为准，是停战以后又起纷争。地点之争，时日之争，乡镇距离远近之争，各持一说，不肯相让，虽千笔万舌，亦无从而调停之。一有决裂，则战事立起，民又遭殃矣。瑞玑拟明日亲赴兴平、三原与许、于接洽，实行息战安民为第一。至陕省各种重要问题，俟和会开议自当连带解决。务请继续开议，判决一切。大局幸甚，陕西幸甚。瑞玑叩。有④。

（三）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日电

大总统、国务院、参陆处，军政府岑、伍两总裁并转各部长、各代表、赵其相先生，参、众两院林、吴、褚三议长，唐、朱两总代表并转各代表、李督军鉴：

与陈督商，乾县战线均退后五里，关山军退至关道及下邽，兴市军退至荆西北各村堡。晨，晋督及合阳县公民电报：高峻侵扰合阳一事，已由于右任飞饬高峻速勒部下谨守原防矣。三原密电亦通，玑今日已回省。敬闻。瑞玑叩。东⑤。

（四）一九一九年四月三十日电

大总统，国务院，参陆处，各报馆，军政府，参、众两院，唐、朱总代表、各代表、各报馆、李督军鉴：

乾县停战事，前电已略言之。顷接李龙门兄电称：“于右任漾⑥电，陈督又以全力攻击乾县。恐兄入陕后，谓陕战全停之言，被陈督完全破坏，再不得以此欺人矣”等语。词意快快，苦相诘责，一若乾县确有战事，而瑞玑故为隐饰者。夫停战与否，必有确证确据，非一人一言所能伪造也。一月以来，右任自三原函电致沪，总以乾县未停战为词。一则曰袭击，再则曰合围，三则曰全力攻击。如右任所言，

则一月内之乾县，无日不在炮轰枪击中也。即以漾日之电为开始攻击之日，距今已十日矣。请陕西旅沪诸君电右任探问，此十日中陈督攻击情形何？乾军守御方略如何？城垣有无破坏？双方有无伤亡？陈督共分几路？距城里数若干？驻扎何地？攻击何方？右任既为总司令，军事上之报告当必较他人明白详晰也。若乾县方面果有全力攻击之举，陕西八百万父老子弟当共闻共见。瑞玑负监视之责，而不闻不见，或闻之见之而隐而不言，则瑞玑罪当万死矣。

夫此次陕西停战，亦时势所迫使然，非瑞玑之功。陕战既停，不待右任之电，而和会即开，亦时势所迫使然，非瑞玑之力。和会之不可停顿，全国人之心理也。和会之开，非特中国之利，亦陕西之利，亦靖国军之利也。瑞玑向劝右任速整理内部，俟和会告成，以便编制。右任不暇计此，乃如报馆访员有闻必录，日书一纸以告沪。每一纸到沪，沪上诸君即据函电哗然，与和会争，与瑞玑争。试平心静气一研究之，陕西未宣战以前情状何如，今何如也，乾县未停战以前情况何如，今何如也。乾县战事，右任日日言之，诸君日日信之，而乾县仍日日无恙也。掩纸思之，当憬然悟矣。

总而言之，瑞玑此次入关，一言一举不曲求人谅，人亦不谅。故谣诼横生，不惜破坏大局，使乾县之战祸再生，沪上之和会再闭，箝瑞玑之口而唾骂之，而其心始快。殊不知停战与否，此何等事，岂能以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瑞玑虽愚，亦当自谋立足地。乾县果有战事，瑞玑职司何事，早当布告天下矣，又何至陈督日日攻击，右任日日告急，诸君日日诘责，而瑞玑尚日日推诿掩饰耶？此不待辨而可决者。今和议行将告成，陕西问题随大局而解决有望矣。请诸君勿轻信谣言，横生枝节。和会幸甚！中国幸甚！陕西幸甚！靖国军幸甚！瑞玑叩。卅[⑦]。

注：①张瑞玑（衡玉）之四则电文均选自姜玉笙《问政集》第一卷《护法诤言》。

②“养”日指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③“梗”日指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④“有”日指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⑤“东”日指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日。
⑥“漾”日指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⑦“卅”日指一九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奉军许兰洲部“援陕”潼关会议议案*

仅将潼关会议议案分条列左恭呈

钧鉴

计开

一、军队分区及任务之支配（按照作战计划）。

二、入关后，对敌人应宣布剿抚兼施之主义。故使各股匪知此消息，以缓其穷则互援之谋。而各部队于所负之任务，须努力进行，以行各个击破之策。

三、对于地方人民应竭力抚恤，务使其爱我而不□我，遇有交涉，须与以和平之态度并力反秦军之所为，以维持地方之秩序，保护人民之治安为目的。

四、对于各旅团应行训谕事项：（一）须使本军全体官兵共晓，然此次入关纯系张巡阅使上体大总统轸念民瘼之至意，下念陕省久罹匪患之惨状，不避险阻派兵入关，本军全体官兵对于奉军之名誉，须力求增大；（二）对于友军须名示和蔼联络之意，以去其猜忌之心，而对于秦军与镇嵩军尤须格外联络，以效主客之谊；（三）入陕后交通困难，饷械弹药运输不易，须切实训谕士兵，对于装械要格外保存，对于弹药要格外爱惜，以防平时浪费战时缺乏之虞；（四）入关后友

军林立，凡一动一静均须慎重，稍一不慎，定遭友军之讪笑，而损本军之素誉，观瞻所属，务于军纪、风纪力维维持；（五）本军名誉素为人所共仰，然须上下一体保全，始可历久不敝，如有一、二人稍有不合，必影响全体，故曰须上下一体保全。

五、兵站给养事项。本军兵站一切给养数量皆为总部所规定，稍有出入辄遭驳饬，与前者徐副司令时代，迥乎不同。各部队须体念国库支出，物力维艰，凡一切物品力求节省，以免给养缺乏之虞。

六、各部运动须严守秘密，以防为敌暗算。本军在潼关集中后，已入战备区域，各匪对于本军之行动，必时加侦探，以定对付方法。故凡本军移动务须格外秘密，或日住夜行，或兼程前进，或故示驻军之势于日间而入夜即密向前进。总以不使敌确知我之行动为要。

七、驻军时，各方面之态度须格外注意，并须严加警备，以防意外之变局。我军入关俨同异国行军，各方面对我之心理，夫岂能得其真实，非但各股匪大半系土著者多；人民因与匪有密切关系之故，未必不加妨害于本军，故我军所驻之处须严防意外。

八、行军时，须严防敌人之袭击与后方辎重。敌人驰骤陕省，行将数载，各处道路必较我熟悉。稍有掩护不密之处，必为敌乘。故行进时须格外警戒，以防敌袭。

九、进攻时，万勿轻敌，急切进攻。务须稳健前进，以图万全。查此次陕匪情形各别：有乌合者；有正式队伍变乱者。匪情既异，而攻击方法亦不同。无论对于何匪，在攻击前须竭力筹备，即遇小股亦按照大敌对待，并须觉有必胜之算而后始行攻击，以期动出万全。

十、凡光复一地，须力谋安抚该处人心之策，并严防敌人之反攻。人心向我匪情易得，且无形中所获之利益甚大。故对于收服人心一层，万不可忽。再悍匪如张舫、奕老二等，久经战事，变诈异常，遇彼退出守地之时，须详察其是否真退。曹刿辄乱旗糜之训，堪做模范。

十一、本军入陕非但匪党疾忌，而匪党之外更有疾忌。尤甚者或利用金钱，或假借位置潜行煽惑之术，以此摇动我之兵心或离间我之将领，均须预防。

十二、实行攻击以前，电约友军协击，以牵匪势，而期必胜。如确定攻击凤、宝之期，即电约管使出兵汉中，以攻匪之后。电约甘肃东路军以攻匪之左。势取包围，有不大获全胜者乎？攻击他匪亦取同一方法，肃清之期定当迅速。

十三、秦军党歧派别，本军如与秦军接触，须格外注意以防意外之变。秦军对匪之情形久为众所共知，我军教育有素，自无虑其效秦军之所为。但彼则接济之，我则痛击之。且彼与各匪半系旧时同人，袒彼谋我，亦意中事耳，故须格外防之。

十四、子午谷如镇嵩军担任防御之责，即可将预定防守该处之兵力，移加攻击凤、宝之列，以收一鼓荡平之利。

十五、秦军虽不可靠，亦不可完全置之不问，以生彼之疑忌，彼如要求协剿，可择一与本军无关之地点，请其独立剿办，以免纵敌之传染。

十六、各部队官兵，总以少与秦军往来为宜。然事实上又不能绝迹，不相交通。如遇交际之时，无论官兵须为一致之言论，以防出言分歧，致启主客之疑，至应吐之言论，其方针可由各主官秘密宣布于部下。

十七、口令及相遇时之记号，须预行规定，以防误会。至如何规定，俟会议时再共同商酌议。总以单简易行，且不至误会为宜（此条参照预定草案）。

十八、须预选熟悉各匪所占地点之地理者使作乡导。选拔此项人员须格外慎重，总以既有妥实保证，且有可靠自家者为宜。

十九、各部队应视同一体，不分畛域，非但战时互相援助，即平

时遇有不守军纪者，亦须不分是否已所应管，宜一视同仁，以改其过失而约束之。万勿蹈自己之部下有过不准他人过问之恶习。须将此种善意使各部队之主官，切实提倡，并使各下级军官切实讲解，使全体兵士共知。本军之官即应管本军之兵，并分属下级即应服从上级之精意。

二十、凡攻克一地，对于人民之疾苦力求革去。对于该地负有众望公正之绅耆，须加之以隆礼，崇之以荣名，约其出而襄佐一切。

二十一、入关后，各方面意见分歧，其中之真相断难侦知，稍有格模，不便甚多。然欲侦知各方面之真相，莫如与各电局之主任联络，或委以咨议、顾问之荣名，或加以顾问之显职，务使其暗中协助。遇有与我有关之消息，即行电报，然最宜于秦中总局行之。如各方面之内容为我所知，则我之对付各方面较有把握。

二十二、如匪情变迁，而所定一切计划及议案，须按照变迁之情况另行规定。

*本文抄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原文无署时。

一九一九年南北和议之经过及其内幕*

叶 恭 绰

辛亥革命时，曾在南京举行南北议和，南方代表以伍廷芳为首，北方代表以唐绍仪为首。和议成后，清帝逊位，民国建立，临时大总统孙文退位，袁世凯当选为第一届大总统。自此以后，南北之争，始终未断，中间又经过民国二年的癸丑之战、袁世凯洪宪帝制及张勋主持的复辟等几次巨大政变。迨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总统后，其时北方府院之争，暗中也就是冯国璋与段祺瑞之争日形激烈；而南方组织了护法的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于是南北之间的斗争愈形复杂。当此之时，国内军阀混战，政客暗争，外加以帝国主义的明侵暗蚀，推波助澜，真是全国人民水深火热，国敝民贫已达极点。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国际上表面出现了和平空气，国内人民十分渴望南北统一，以苏民困而图争取国际上之地位。在此之前，南北军阀派系之间，亦不断有谈和之声浪，但双方迄未获得较接近之机会。嗣因国内外和平空气之高涨，南北执政首脑以及各实力派均希望借此时机提出和平口号，解决当时所存在之问题。虽然免不了各为其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来作打算，而且还有一部分人，如安福系的一些人，仍坚决主张以武力统一，但却不欲公然提出反对和平，以冒天下之大不韪。徐世昌于一九一八年九月为安福系所操纵的第二届国会选出为大总统，首先他就进行南北和谈之准备。此时南方军政府七总裁主席岑春煊亦积极要与北方拉拢，于是

把酝酿已久的和谈更推进一步，双方派出代表，至一九一九年二月始获得正式开议。

这次会议自事先之磋商筹备，及会议中间之波折，真是迂回曲折，艰难困阻，终至于昙花一现，无疾而终，未能取得圆满结果，只是在旧的腐朽政治历史上留下黑暗的一页而已。然而此次会议所牵连之国内外方面乃是千丝万缕，对于以后所发生的影响亦不为小。今加以记述，聊为史料之助，似亦不失为有意义之举。我所能参考到的资料，主要是就当时与会者朱启钤（北方总代表）、章士钊（南方分代表）两先生的谈话，加以演绎编述。因为我当南北和谈之时已出国赴欧洲，当时真相隔膜，现所能参阅到的材料亦不够完整。朱、章二先生现时皆已高年，回忆旧事，容或有恍惚之处，故本文所载难免错漏，尚希阅者是正或予补充。

一九一八年九月徐世昌当选大总统，继冯国璋执掌政权，欲趁国际和平空气高涨，国内人民企望南北统一的机会，积极进行和谈的准备。这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自己的声誉，来巩固地位，另一方面是希图借此摆脱各军阀的挟制。他与南方的岑春煊皆属前清之督抚，有同僚的关系，与唐绍仪更有悠久的友谊。而南方军政府亦同样希望利用时机，与徐进行和谈，所以就明商暗契，互相遣使通函，来磋商一切。初意北方代表为李纯，南方代表为岑春煊，并有不少拟议中的人物。最后的决定，北方总代表为朱启钤，南方总代表为唐绍仪，分代表南北各九人（后来南方分代表增为十人）。北方代表启程之前，由国务总理钱能训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举行宴会饯行，并向各代表致宣言如后：

“政府委任诸君代表南下，与西南代表会议，兹当诸君临行，愿以政府之意见宣布于诸君之前。自复辟乱后，西南数省关于法律问题，观察互异，内争扰攘，年余于兹。今大总统莅任，以和平统一为志，

适值欧战终了，国际多事，本内阁承元首之意，以为协约诸友邦方战胜强权，将以崇高之人道主义，贡献于世界之进步。我国参列战团，允当顺应大势，发展国力，以尽其对于世界之义务，不当复为内部之纷争，而贻误建国之大业。是以受任伊始，即与西南开诚协商，促进和平，继复纳西南之请，而有此次派遣代表会议之举。是政府之所可首告诸君者，无他，政府为国家进步计，而深以国内平和统一为必要也。至于法律问题，政府与西南因约法条文解释之争执，致有今日不幸之现象。将来会议之时，深望各具世界眼光，均以国家为前提，以多数舆论为基础，而使真正之法意归于一致，此本内阁所乐于观成而深有盼于诸君者也。若夫军事善后，烦难为甚，政府意见在根据现状妥筹收束。国家财政如此，势须速减兵额，缩少支出，方能免破产之厄。而被兵省份，城邑糜烂，匪祸蜂起，如何规复治安，尤赖双方妥议。所望诸君与西南代表同察现状，妥拟方案。善后经费以必要为限，改良计划以能行为主。是不惟政府所乐闻，而西南各省疆吏亦深有期待于诸君也。抑更有进者，七年三乱，国本不宁。今世界大势不容我故步自封，是以政府尤望借此次内争之结束，为国家厉行民治，肇造新邦。其如何而能一新人心，如何而能巩固邦本，倘有良策，尤所愿闻。行矣诸君，为国宣劳，责艰任巨，本内阁与有厚望焉！”

十二月三十一日，代表们由津专车先赴南京，等候南方代表商讨各项问题。南方代表是于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陆续到沪的。

为了开会地点，即经过多次磋商。北方主张在南京开会。南方唐绍仪主张在上海租界内开会，坚决不允来南京。意谓不能在军阀包围之下开会，因为当时南京是在直系军阀李纯管辖之下。更有人提议会场设在金山寺，或是在兵舰上游弋开会；这都未免近于笑谈。北方为迁就南方的意见，最后决定在上海，借用旧德国总会为会场。南方代表住愚园路九十号，北方代表住哈同花园。

关于会议名称，双方意见又极不一致。北方曾拟称为“善后会议”，南方认为这是清代在绥靖地方土匪时才用善后字样，主张称为“上海会议”，并坚持对等议和。北方政府尤其是安福系反对对等议和。几经磋商，始终未得一个双方同意的正式名称，结果各用各的名称。北方称为“南北和平会议”。南方则称为“上海会议”。所以在北方文卷档案中未发见有一个正式规定的会议名称，亦没见到正式钤印。我今天来记述这个经过，称之为“一九一九年南北和议”，亦就是说不采用任何一方的会议名称。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上午九时，会议于上海开幕，南北代表皆出席，唐、朱二总代表分别致演说词，并摄影。现在将演说词照录于后，并检出照片注明代表等姓名，披露于此。

南北和议开幕会上的讲话：

唐总代表：今日为和平会议开幕之期，鄙人无似，获躬与其事，欣愧交并。溯自法纪凌夷，生民涂炭，年来南北所受痛苦，人民所蒙损失，不可以缕述。国家不幸，莫逾于此。然今日两方代表，犹幸得聚首一堂，讨论国家百年大计，实人民厌乱之心理，与友邦友谊的忠告，交相促迫，始有此和平会议之组合。此不可谓非不幸中之幸也。今日为第一次会，对于国家具体问题，当俟诸以后逐期会议详细讨论。惟有一事不能不先为声明者，此次西南护法之争，揆诸正谊公理，实为不得已之正当防卫，并非挟持意气，故与北方为难。所谓西南反对北方，此种不当之名词，西南绝不能承认。至年来战事蔓延，民生憔悴，南北两方同感此痛。然审世界之趋势，知公义之方张，敢信以后世界上必无战事发生，征诸美总统威尔逊之演说，当可了然。况吾国数千年来，人民心理皆酷爱和平，历史具在，斑斑可考。民国成立以来，国家政权多握于武力派之手，故战争纷乱，迄无宁岁耳。迩者，时势所趋，潮流相迫，将化干戈为玉帛，换刀剑以犊牛，一切干羽戈

矛皆应视为过去陈旧之骨董，后此战争当无从起。西南唯一之希望亦岂有他，不过欲使合法之和平，期其千万世不祥之兵气销为日月光，俾戮力同心，以发展民治精神，图谋国家巩固而已。若夫对外，则双方虽在战争，而彼此实共同一致。际此欧洲和平会议时期，吾国必不能不争国际上之地位。西南本极愿国有强固之政府，使教育、交通、实业事项积极发展，以利民生，内政修明，则外侮自无从侵入。矧世界和平之说，美总统倡于前，举世人和于后，近且国际联盟之议将形诸事实，则外侮之虑更可无虞。且也近世外交多主秘密，故尔虞我诈，诚所不免。兹者外交主义，世界已共趋于开明，则虞诈之患可无，斯侮辱之虞自免。我西南主张，宜趁此世界推诚相与之时，实行全国开放主义，借友邦资财，发展吾国实业，以吾人物产供给世界需求，民国前途殊未可遽抱悲观也。今日与诸公为第一次之会晤，鄙人所最感触不安者，为南北二字。夫吾国实一家耳，安有所谓南北。即以此次双方代表而论，南方所派出者固有北人，北方所派出者尤多南人。鄙人极愿尔后南北界线勿复再印入脑际。此外更有最切要之事，为鄙人所舌敝唇焦，迄仍未获解决者，厥为陕西问题。自停战迄今，经已两月，而陕西战事仍未停止，陕民何辜遭此荼毒。鄙人于各代表未抵沪之前，与徐菊人先生函电交涉，不下十数次，直至于今，仍无效果。今且和平会议已第一次开会矣，而据昨日所得消息，尚有三原失守说。果尔，则以前所下之停战令，不成为一纸空文耶？务望诸君鉴陕西人民受此额外痛苦，首将此事解决，免使全国皆跻和平而西陲一隅尚遭涂炭，则幸甚。国内战争至今日已告一结束，然推厥祸原，外力实有以助长之。盖武人派苟非借助外力，则金钱无自来，军械无从购，兄弟阋墙，早已言归于好矣，何至兵连祸结延至今日，使人民痛苦，至于此极哉。此著要之点，务望诸君格外注意。所愿由今以后，双方代表彼此相见以诚。盖会议讨论范围悉关国家大计，非一人一家之事，

惟推诚相与，始易解决。并愿此等不祥之会议，从速终了，俾人民获早日安宁，当亦为诸君所赞许也。

朱总代表：顷唐总代表所述各节，与启钤感想亦有同者。迩年以来，内争扰攘，迄于今日，国民希望和平有如饥渴。又值欧战告终，列邦将以大同主义贡献于世界，我国岂可长此纷争，故政府有派遣代表会议之举。今者两方代表团聚一堂，捐除畛域，共谋国是，自当有解决办法，以慰内外之望。惟是南北纠纷，各事原因复杂，其造因不尽在民国八年中，因沿历史而来者甚多，自应为根本之观察，定远大之计划。至唐总代表所谓外交问题一节，一致对外争国际上之地位，启钤极表赞同。民国六年，政府加入参战，亦为注意国际地位起见，排万难而为之，久为人所共知。经营年余，始获此结果，得在欧洲和会席上以公允正当之言论，贡献于各友邦之前，我国民自当以一致之精神，为政府之后盾。唐总代表所谓须建设强固政府一节，启钤尤为同感。欲求政府之强固，必须内外相维，共策进行，至军事方面，尤应顺世界之潮流，副国民之责望，合财政之状况，力事裁汰。惟其办法极应详慎，当为妥筹收束，引归正轨，不可因销弭兵祸，转启争端，致使人民疮痍未苏又遭涂炭也。再停战以来，因地域辽阔，一时致有冲突，容或有之。辛亥和议时，亦不免有此种现象，自当从速设法，以纾民困。今日为会议开始之期，不及讨论具体办法，略述一二而已。诸公以国家安危为重，启钤不敏，愿共勉之。

南北代表姓名列后，并将他们所代表之背景加以注明。

北方总代表　朱启钤(桂莘)

分代表　吴鼎昌(达铨)　代表安福系

王克敏(叔鲁)　代表直系

方　枢(立之)　代表安福系

汪有龄(子健)　附属安福系

	刘恩格(鲤门)	代表安福系及奉系
	李国珍(叔远)	代表研究系
	江绍杰(汉三)	代表安福系
	徐佛苏	代表研究系
	施　愚(鹤雏)	代表直系李纯
秘　书	周诒春　贾士毅	
南方总代表	唐绍仪（少川）	
分代表	章士钊（行严）	代表岑春煊
	胡汉民	代表孙中山
	缪嘉寿（延之）	代表云南接近唐继尧
	曾　彦（其衡）	代表桂系陆荣
	郭春森（松年）	代表广东莫荣新接近陆荣廷
	刘光烈（亚休）	代表四川熊克武
	王伯群	代表贵州
	李述膺（龙门）	代表陕西接近于右任
	饶鸣銮（子和）	代表海军及福建
	彭允彝（静仁）	代表湖南接近谭延闿
秘　书	钟文耀	某某

这个会议双方皆无固定经费，而是由总代表、分代表临时筹措。北方由王克敏向中、交两银行设法垫付会场经费以及代表的车马费（每人每月三百元）等，财政部派员驻会经手支付报销。南方则由唐绍仪委托卢信公向金星人寿保险公司挪用，事后金星公司因此亏闭。南方军政府亦未过问此事，竟成了唐个人的负债，在十余年后尚在清还此项债务。但是北方代表们在南京时期的一切开支，由江苏督军公署供应，闻其报销数字大可惊人。

和议开幕后，未设总的秘书处，南北代表各设有秘书厅，掌管文电档案，互不联系，竟至对外发表的文件亦不会阅，矛盾丛生。

会场保卫及代表们住所之警卫，系由钱新之（永铭）与上海工部局接洽。每日由住所赴会场均指有一定的路线，沿途有密探警卫。因当时上海情形甚为复杂，而和会又为一时众所注目，所以代表们之行止亦颇严谨。

综计自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会议开幕，至五月十四日双方代表辞职，时间不满三个月。开始纠缠于陕西停战问题，继而唐总代表患病入院，最后为争执国会问题而止。其间自二月二十八日第五次会议后，因为陕西问题不能解决，而正式会议停顿，直至四月九日始再举行扃门会议。所谓扃门会议者，意在于会议中提出的问题，在未解决之前，不得暴露，以防发生阻力。例如撤换陈树藩、张敬尧的问题，不应事先透露出来，以致不能执行。但对此点未能做到，故扃门会议并未见诸实行。

根据北方档案，正式会议有纪录可稽者仅八次（中有二次改为谈话会），其余为非正式的谈话会二十余次。正式会议时，只能由双方总代表发言，分代表如有意见，可写条子递与总代表，由总代表讲说。谈话会时，则可大家发言讨论。当时两方代表在自己方面意见就很不统一，甚至有的分代表在公开场所明言朱总代表不能代表分代表的意见。今将八次会议的纪录摘要如后，以见会议中之具体情况。

第一次会议　二月二日上午九时

南北总代表及分代表均出席，讨论陕西问题。唐总代表谓根据陕西报告，北方军队仍未停止战斗，请撤换陈树藩。案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北方徐世昌下令停战，十一月二十三日南方军政府亦下令各守原防，静待后命。北方认为陕西、福建二省有地方土匪，不包括在停战范围之内，故军队继续有冲突。旋由江苏督军李纯出面调解，提

出五条办法，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三日公布，双方公推张瑞玑赴陕执行监视划界事宜。是时北方的陕西督军为安福系陈树藩，南方的陕西总司令为于右任。

第二次会议　二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时

总代表及分代表均出席。

（甲）陕西问题，决定请张瑞玑迅往监视划界。

（乙）唐总代表提出请北京政府宣布与日本所订之军事密约及附件，并反对支取参战借款余额一千七百万元。

第三次会议　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

总代表及分代表均出席。

（甲）中日军事协约问题：朱总代表报告已接到国务总理钱能训复电，允将协约抄送本会，但谓协约并无附件。唐总代表说，必有附件，要求北京将全部文件交出。

（乙）湖南问题：唐总代表提出，湖南遭受兵灾，亟待拯救，要求撤去湖南督军张敬尧。双方指定章士钊、彭允彝、徐佛苏、方枢四人审查此案。

（丙）唐总代表提出，反对北京将发行八年公债四千万元。双方指定胡汉民、刘光烈、王克敏、吴鼎昌四人审查此案。

（丁）商定每星期一、三、五为正式会，二、四、六为茶话会。

第四次会议　二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

总代表及分代表均出席。

（甲）唐总代表提出，接于右任电报，陕西的北军仍未停战，要求撤换陈树藩，否则和议不能进行。

朱总代表谓关于陕西军事，已由北京严饬停战，目前当地真相如何，应俟张瑞玑到陕查明，望以和会全局为重，勿因一部分之事而使会议停顿。

（乙）唐总代表提出，为对陕西事件便于大家发言，本日会议改为谈话会。

朱总代表表示同意。

第五次会议　二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

总代表及分代表均出席。

（甲）朱总代表报告：北京寄到中日军事协约全文，计有中日军事协定文书一件，陆军共同防敌协定条文一件，海军共同防敌协定条文一件，解释欧战终了文书一件，共四件；并谓寄交欧洲和会专使相机披露者亦只此四件，此外别无附件。

唐总代表云：协约文件须详加考查，惟既据北京政府声明此外无附件，本会双方代表当以全体名义向中外郑重宣言，关于中日军事协约除此次抄寄本会之文件四件外，绝无附件；将来如发现与何国政府何国人民私行订立关于中日军事协约之附件，全国人民不能承认，即不能发生效力。

朱总代表云：此次所抄寄者想系对于本会第一次电请之答复。第二次去电北京说明所指附件不必拘定签字之约文，即关系协定之一切文件皆应抄交本会。但尚未接政府复电，现应一面进行考查，一面再向政府催问，俟得复后再定办法。

（乙）唐总代表云：关于陕西问题，尚未得北京答复。今特声明，从本日起四十八小时内如仍未得北京政府圆满答复，惟有向外交团声明和议停顿。

第六次会议　四月九日上午九时

总代表及分代表均出席，双方提出具体议案。

唐总代表提出承前续议问题六项，主要内容如下：（1）取消中日协定；（2）裁撤国防军事机关及所属兵士；（3）参战借款不得提用；（4）和平会议未终以前，不得借入外资及发行公债；（5）陕西问题；

（6）湖南问题。

新提出者十三项：（1）国会完全行使职权；（2）实行军民分治，确定地方制度；（3）废督裁兵，划分军区，厘定军制，实行征兵制，开通全国道路及修浚河道以安插兵士；（4）补充西南各省各军及海军军费军实；（5）善后借款南北共同办理；（6）输入外资发展各种实业；（7）军政府一切命令认为有效；（8）指定的款实行强迫国民教育及鼓励社会教育；（9）整理财政，免除厘金；（10）严行禁止贩卖人口、贩卖烟土吗啡、栽种罂粟及一切赌博；（11）惩办祸首；（12）各省治安善后问题；（13）整顿海军问题。

朱总代表提出：（1）军事问题：甲、拟留军队之编制问题，乙、额外军队之收缩问题（裁减标准与其方法，安插方法，裁减时间，裁减费用），丙、军需独立问题；（2）政治问题：甲、军民分治，乙、厘定地方制度（省之改革，道之改革，裁减中央各署冗员，增设地方佐治官吏，扩充全国教育，推行全国警察），丙、地方自治（县自治，省自治，振兴自治事务办法），丁、发展国民经济（兴筑国道，改革币制，废除恶税，革除条约及习惯上之束缚），戊、善后借款问题（借款额数，借款用途）。

讨论时，朱总代表谓唐总代表所提第十一条对人问题，于和会极不相宜，亦非本会职权以内之事，非本会所应议及，希望撤销；第一条可改为国会问题；第七条须各种问题解决俟和议成立后，方可议及。

经过辩论后，唐总代表同意。其他各条可以归纳合并。

本日会议改为谈话会，商讨编列议案。兹将修正、合并之议案列后。

讨论结果所修正、合并之议案：

第一　国会案

第二　财政案

甲　善后借款问题

乙　改革币制

丙　废除恶税免除厘金

丁　革除条约及习惯上之束缚

戊　输入外资发展各种实业

己　兴筑国道修浚河道

第三　军事案

甲　军队之编制问题

乙　额外军队之收束问题

一　安插方法

二　裁减时期

三　裁减费用

丙　废督划分军区问题

丁　实行征兵制问题

戊　军需独立问题

己　整顿海军问题

第四　政治案

甲　军民分治

乙　厘定地方行政制度

一　省之改革

二　道之改革

三　裁汰中央各署冗员增设地方佐治官吏

四　扩充整顿全国教育

五　推行全国警察

丙　地方自治

一　县自治

二　省自治

三　振兴自治事务办法

丁　严禁贩卖人口、贩卖吗啡烟土、栽种罂粟及一切赌博

第五　善后案

甲　各省治安善后问题

乙　补充西南各省各军及海军之军费军实问题

丙　军政府命令有效问题

第六　承前续议案

第七次会议　五月六日上午十时

总代表及分代表均出席，讨论山东问题，由双方总代表致电巴黎中国专使，电文如后：

巴黎中国使馆转陆专使暨各专使钧鉴：青岛本中国领土，租借德国，并非何国之属地。中国既对德国宣战，租借条约当然无效，青岛当然为中国所有，不能任听何国之处分，故吾人对于和会要求退还青岛，实为至当不易之举。近闻和会有不能容纳中国主张之说，人心激昂，举国一致。北京及各地人民连日均有激烈之表示，不知和会情况究属如何？倘和会承认他国之要求，不容纳中国之主张，我四万万国民为公理正义计，断无承认之理由，请勿予签字，以伸公道，而保国际之地位。谨代表公民意，特电奉闻，并盼复示。朱启钤　唐绍仪　五月六日。

第八次会议　五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时

总代表及分代表均出席。

唐总代表云：此次和平会议所议各案，大致同意。至法律问题及国家应办之事已列为八条，于本月十日开送贵总代表，今日再提出说明。第一条，对于欧洲和会所拟山东问题条件，表示不承认。第二条，中日一切密约宣布无效，并严惩当日订立密约关系之人，以谢国民。

第三条，立即裁废参战军、国防军、边防军。第四条，恶迹昭著不恰民情之督军省长，即予撤换。第五条，由和会宣布前总统黎元洪六年六月十三日命令无效（指张勋威迫下令解散国会）。第六条，设政务会议，由和平会议推出全国负重望者组织之，议和条件之履行由其监督，统一内阁之组织由其同意。第七条，其他已经议定及付审或另行提议各案，分别整理决定。第八条，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执行职权，至国会选出正式总统之日止。

以上八条为承认统一之表示，最大之让步，必须第一条至第七条之实行，乃有第八条之结束，若不能实行第一至七条，则第八条仍属无效。

朱总代表云：第五条国会问题乃属本会极重要之事，贵总代表倘是绝对主张恢复国会，则北方对于时局现状，实无回旋之余地，请再加考虑。

唐总代表表示，第五条如无办法，则其他各条不必讨论，本席智能薄弱，无济时艰，当本责任问题，向军政府辞职。但不可认为和会因此决裂，军政府如有办法，仍可易人，于和会绝无牵涉也。

朱总代表表示，开会已逾数月，国会问题无转圜之方，贵总代表因此坚决辞职，实为失望，本席自惭才力不逮，亦惟有引退而已。

讨论至此改为谈话会，请各代表发表意见。

从上边所摘的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这次和议自二月二十日开幕以来，前后不满三个月，最后为了国会问题不得解决，双方总代表均引咎辞职。虽然当时朱、唐二总代表均声明仅是为了个人责任关系而辞职，并不影响和会，可另派代表继续会谈，但事实上和议从此停顿，未能再有进行。其后北方改派王揖唐为总代表，南方改派温宗尧为总代表，双方竟未谋面，更谈不到有什么会议了。王揖唐因与南方代表不能会见，在上海所处的情形极为尴尬，乃于十月十九日自己使人的

哈同花园住所伪置炸弹，遂借此而远飏矣。关于和议之开始即发生许多周折，而开谈以后亦常是陷于枝节问题的纠缠，最后为了国会问题而停顿，未获得任何结果。这些都是表面现象，究根探源，其内幕甚为复杂，不仅属于国内的军阀派系之政治暗潮，并且牵连到国际上的斗争，今概述于后，览者可自得之。

*本文原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一九六二年二月）。遐庵为叶恭绰之笔名。

关于南北和议事复叶遐庵*

蠖　公

关于一九一九年南北和议一事，距今已四十余载，更以年老健忘，回溯旧影，十不及一，寒舍所幸存之残档，亦属零篇断简，不能首尾衔接。今承遐翁以超然之态度，本传信之方针，记述成篇，以供史学家之参考，并承参稽质证，仅就我所能回忆者，说明于后（偏重在吴鼎昌庚电一事），聊作补充，容或尚有出入之处，尚希有关方面谅恕为幸。

我以不才，荷徐东海（世昌）多年知遇，及畀以北方总代表之重任时，私意其时所倡议的南北和平统一为全国所渴望；且徐乃文治派，声望颇高，或可借以调和各派，而减少军阀的横恣，更恃有各分代表之鼎助，可以分工合作，故勉膺其责。固不料事与愿违，且适得其反，转以酿成后来长久纠纷。我自愧无能，虚劳往返，固不足论，但追究原委，似亦有不少应负其责之人。今者时过境迁，不妨姑举其要。

此事病根实在代表权之不能统一。盖南北既各有总代表又各有分代表，各分代表既分别代表某一方面，自必负有听命于其所代表的一方面之责，且有时或须听命于其所代表的一方面中之某有力者。而各代表复有时各别自有其目的与行动，其中参差矛盾，早已是先天不足。即以北方而论，各分代表皆敏干之才，尤以吴鼎昌、王克敏二人为最。王系代表直系者，而属于冯国璋的一系，于定开和议之前，早已与李纯结合，欲借此拥冯上台。李与南方陆荣廷亦早有穿插，陆又除李纯一线外，又别有通徐东海之线，以期左右逢源。其时安福系征南之计，既因所派攻粤浙军童保暄所部之观望而受挫，暂不能展其武力统一的

意图，表面上只得同意召开南北和议。因而安福国会议员等出面参加和议，而以吴鼎昌为其总指挥。故自始形成各一系统，其中勾心斗角，世所周知，无待赘论。

厥后，两方图穷匕见，痕迹显著者即为吴鼎昌之庚电，今避琐屑，姑以庚电作为线索而加以诠释，以便推寻（庚电原文见前，不重录）。庚电之由来，系因南北开议累月，仍无结果，其后始探知安福系固不欲和议成功，而直系亦别有企图。根本难期合拍，不得已令吴北上，询探一切，期得真相。及得吴的庚电，始恍然大悟，直皖两派都不是肯与东海合作，且于此亦可推见吴的态度与做法。盖吴到南京晤李纯，过蚌埠晤倪嗣冲之子侄，已备知直方的计划。吴到京后，知陆荣廷已派人直接与京中各方联系，而安福系亦拟乘此另出计策，倾覆南方军政府。此是否亦系吴之献策，不得而知，但离题愈远则系事实。我因此深感对东海无法交代，遂决计辞职。

吴鼎昌庚电中所谓以金钱为饵一语，据我了解，唐少川不会接受金钱运动，南方分代表亦不会受北京政府的馈遗。在会议期间，南方代表办事处没有经费，我曾嘱卢信公代致一万元，作为南方开支。唐少川毅然拒绝，而在金星保险公司自行筹措，亦众所具知。李思浩、张志潭二人曾经到沪，系为了讨论善后大借款问题，以备咨询。至于徐端甫（世章）乃是奉其兄徐总统之命，来沪致意慰问大家的。因为徐（世昌）、唐二人在东三省为同僚，私交甚厚，在前文内所引徐致唐的电文中，亦可了解。一般普通酬应或不能免，若言到以金钱为饵一事，我从未闻及。以理推之，亦断不会有此事。吴电中之语，可能是当时北京政府的一种打算，所惜当年参与和议的代表，大半作古，各种经过皆无人可助询证矣。至徐树铮各电文的措辞等于谩骂，正与吴佩孚态度同科，不值一笑，仅为收场锣鼓之一幕，其真关键固不在是也。

吴鼎昌到达南京时，与李督晤谈，已证实王（克敏）、谷（钟秀）等主张另行组织新旧国会议员来南京制宪。案李督为最先与岑公（春煊）接洽和议之原动力，本心希望北以李督为总代表，南以岑之亲信为总代表，于南京举行会议。其后因章行严（士钊）任军政府秘书长，以事去日本，晤见唐少川，请他出任南方总代表，北京乃提出以我为北方总代表。李督当时主张在宁开会，以东道主自居，大肆铺张。时北方代表已到南京待命，而唐少川提出要在上海开会，并反对善后会议名称。几经磋商，北方屈从南方意见，以上海租界内旧德国俱乐部作会场。其中委曲周折，已大伤李督面子。迨和议开后，王谷等与李督协商，认为上海之会议难有进展，必须改弦更张，别开蹊径。为解决两个国会根本问题，只有从天坛制宪会议继续完成二读会宪法草案，再组织一个国民会议通过宪法，重新选举总统，来解决南北争端。为收拾时局之大计划，吴鼎昌在宁受李督威胁，及王谷等鼓吹之下，不免有所警惕，乃以积极消极二语对付李督，为机动退出重围之计。

我推测吴所谓积极是要和会屈从王谷主张，直接与西南军阀陆（荣廷）、唐（继尧）联系，进行另一套办法；消极办法即是北方坚持强硬态度，不惜停止会议。但时隔不久，五四运动勃发，北方政府已张皇失措，革命火焰燃遍全国，庚电中所说的种种已不复有研究价值。据我个人看来，此电所云云者，不过是一场幻影，无论积极或消极，绝无丝毫有意义之结果，徒留一痕迹以供人指摘而已。

综合观之，此一场戏剧，前后绵历三年方始了结。其间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和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五四运动及华盛顿九国会议等等巨大变迁，均有因果根苗的关系。虽会议本身一事无成，却为当时历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页。其足纪者，惟有响应五四运动阻止巴黎和会中国代表签字的通电及要求公布中日秘约等，不失为有价值有影响的行动，其他则全是浮光掠影也。

---

*本文原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一九六二年二月）。蠖公即朱启钤。

我之上海会议观为叶遐庵作*

章士钊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军府所标拟之上海会议，居然在外滩旧德国总商会，如式演成。

兹和会也，如一多灾多难之胎儿，虽幸未枉死母胎，而一离于裹，仍告夭阙，乃天赋之不得不然。何以言之，西南之主和会，仅为争时间，稳定局面，已如上述。又西南者，只包含五省地盘，既不能坚持对等，使成两个中国（按当时绝对无此种舆论，即联邦或邦联，亦为通识所不许）；而和议一成，南部即在北方屠刀之下，听其宰割。将来纸片所得，使之成为实际，仍非武力不为功。看来蛇不会化为龙，不如保留原状为得，此其一。北方人物，都在台上，如伪总统徐世昌，南方势不得不追认，即南方不得已而求其次，舆论亦必以争夺权利，猛烈攻击，何况又无必得之数乎？此其二。北强南弱，为革命以来既定局势。和议成后，小而军费军实，掌于北司，分配不匀，岂能称乱？大而军民职掌，去取惟命，革职令下，违即叛逆。此袁世凯往例在先，北洋军阀，一模一样，此其三。南方派系分歧，心口非一，争利虽所必先，主名又欲居后。和议席上，条款碍难提出，此其四。代表中少川眼高于顶，汉民张脉愤兴，无论是何条款，都难得到此二人同意。料定如此，自以不提为高，此其五。

以上五因，合之时间一义，南方不废和会之名，而直不期和议之成，情势犁然，中涵至理。

如实言之，北方兵力，原优于南，和议倘成，又且抹煞南方，增高北方，北方应无不赞成和议理。如徐世昌由墨勒斜封，一变而为合

法元首，其最著例也。然北方派系之多，亦如南方，凡某一系以为利者，他一系即以为害。更即徐世昌言之，世昌除利用和议，使其职守合法外，而同时所得实益，即在行使法权，制裁安福系。于是安福系不欲徐世昌铅刀可割，即同时不欲会盟告成，天下事利害相伐，往往如此。北代表中，总代表朱启钤，诚口衔东海（徐世昌）之命而出，而分代表如吴鼎昌、方枢等，却依倚段系，从而克制之。档案内有一九一九年四月八日鼎昌由北京致启钤一电，其最扼要数语曰："昌意，同人态度，似应强硬，力往决裂一方做去。"是安福系之不欲和，如十日并照之明。即此一端，已足证实和议无成于北方代表之手之可能，其他无需赘述。

南北两方，既一例以和议不成为尾闾，以吾揣之，将诚莫妙于对唱高调，以此为最光耀，而又最合乎实际之理想极致。果也，两方代表，都如此行之，档案罗罗清疏，不难一览而得。

曩见有人如此说："这个军政府，从它开张到垮台，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导演了旨在出卖西南革命根据地，以换取个人或派系的利益，经过内部复杂尖锐的明争暗斗，同北洋军阀及其官僚政客们勾结利用，和互相欺骗，而卒至隙终凶末的所谓南北和议的一幕丑剧。"此一说法，只顾到词句之光泽，而却无事实之根据。所谓出实，必须有实体物质，必须有高低价格，必须有一方需要。作者所指者是何种？所谓个人，个人是谁？所谓派系，是何派系？作者架空诟讪，大抵小说家之意匠，并无真实蓝图。从而谥之曰丑剧，翻可能军政府从来不作好事，而惟有此一幕戏，值得赞美为好。作者与政学系不无渊源，今提笔叙述本系历史，遽加以并不存在之丑恶面目，用意何许，诚未易测。

作者又说到利用勾结，互相欺骗，此最犯嫌疑之一款，应是金钱。观前引吴鼎昌庚电云："再以金钱为饵，或可使少川就国会问题之范

围。”可以看出：北方拟用金钱，收买少川以及各分代表，以各分代表八九都兼有国会议员头衔也。不过北方此一恶作剧，完全没有使上。李思浩、张志潭两次长南下，闻挟有大量资金（现李思浩尚存，可以询问），即得不到张口机会而退。少川既拒绝北方恶意馈送，复不受南方正式开支，虽无人遽许为高风亮节，而事实却是如此。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分代表即无意为善，亦谁敢出头为恶？又况胡汉民何等尖刻，岂容朋辈中迹涉贪黩，而彼隐忍不宣？综而言之，此次集会，南代表中，殆无多劣迹可指，余故非取巧隐恶一流人也。至北方有人乘机贪污，如李纯报称开销经费若干万元；又吴鼎昌、王克敏二人，以财阀而屈为分代表，当然别有一番打算，此南方管不着，不必追论。其他个人利害问题，如某显者当如何位置，某军人必特别安排等，圆桌上从无一字提到。南北两集团中间，彼此友好者多，幕后亦绝不见交头接耳，有何拟议？作者所谓勾结欺骗，胡为乎来？

北方正段系当权，倘南方有意勾结，第一须从笼络段派入手，顾西南政策，恰恰与此相反。试观四月九日第六次会议，所提六项问题去：

一、取销中日秘密军事协定；

二、裁撤国防军事机关及所属士兵；

三、参战借款不得提用；

四、和平会议未终以前，不得借入外资及发行公债；

五、撤换陕西督军陈树藩；

六、撤换湖南督军张敬尧。

以上六项者，几乎无一不是对段痛下针砭。不仅此也，六项之外，还提有新十三项，其中惩办祸首一款，为朱总代表当场反驳。又五月十三日补提八条，重言申明：中日一切密约无效，并严惩当日订约之人，以谢国民。又声言：裁撤参战军、国防军、边防军；废除一切假

借名义、盗用库款之军事机构；撤换恶迹昭著、不洽民情之督军、省长。综括看来，会议前后所提各案，大抵范围囊括全国，主旨惩罚北方，曾无一字涉及西南本身。窥其用意，显欲利用西南数省之微薄力量，首先争取对外保护国权，排除侵略，对内驱除毒螯，疏解民困。做到那一步，算那一步。而最后八条之第六条，主张由和会推出负重望者若干人，组成政务会议，监督议和条件之履行，此物此志，到底不懈。至于西南本身之军民残破情况，及军实补充，人员调配等问题，一概搁置不讲。意谓：全国有好处，西南也孕育在内，无事苍头特起，讨价还价。西南当时此一精神，经少川为之充分表达，在纸面价值上十分漂亮。吾意从消极方面讲来，历史也得勉强占著一页，任后代严行平骘。作者本身未负责任，在外随声附和，遽尔以勾结欺骗等恶劣字面，一笔骂倒，似乎不公。或有援春秋诛心之论者，谓南方故放大言，不切实际，责人恕己，诚意毫无。事纵如是，究与勾结欺骗，相去何啻万里？

北洋军阀，冯、段一丘之貉，军政府以联冯倒段为职志，使目前纠缠不清，应须解决之问题，一个也解决不了。此一政策，并不十分高明。以政学系坚持如此，明眼人亦不肯用力翻倒。吾偶与胡汉民谈到此点，彼大为激动，愿意劝中山肩此重任。时汪精卫正由法返沪，以政治上看不出前景，重复西迈，约计正在新嘉坡一带途中。汉民主张电呼精卫归来，从长商讨，吾虑此事易发难收，劝其慎重而罢。尔后唐、朱同时辞职，北方改派王揖唐重来，孙派政客，认为是一机会，惟以西南倒行逆施，积重难返，无法进行，付之一叹。

吾固言之，西南之需要和会，乃为争取整理内部之时间，今也无形消散，求仁而得仁，原说不上损失。独此会发生，与巴黎和会及北京五四运动同时。此会五月十三日宣布：欧洲和会所拟山东问题条件，不予承认（指第八条中之第一条），去五四不到十日。又所谓严惩订

立中日密约之人，亦即五四运动所声讨之曹、陆、章。特一则要求出于全民，一则指点由于军阀，两者大小轻重，相去甚远，世论从不许西南于和平有何贡献云。

按此一会议，北代表团保存若干档案，而南代表团无之。此缘南方不重视此会，自始无期成之意。除选择当前最要问题，制成提案，公开俵散外，根本即无何种可存文件。少川向不与军府直接通电，实际由我代表军府，而事经前定，别无细节可商。故如前引吴鼎昌庚电一类之电文，南方不可能有。寻本会之主动力，原在北方，北方比较怀有幻想。又和议之成，大抵利于北而不利于南。加以朱总代表官场老手，遇事区划井井，一步不肯放松。因此本会斐然可观之档册，北独有而南无，毫不足怪。此一档册，三年前蠖公送余浏览，余漫不经心，延未清理，疏懒之咎，谊无可辞。今遐庵珍重此一史料，更就蠖公及余亲加质询。吾料遐庵撰成一文，定能包括全面，斟酌恰当。吾文为供渠参考而作，于可能犯复之处，概从刊削，故叙事着重他面，放轻正面如上。阅鄙文时，必须将遐庵所作，会合览观，方能了解南北全部面貌，谨此声明。

上文缮就，适王芸生寄示彼与曹谷冰合撰之《1926 至 1949 的旧大公报》一文，中有涉及吴鼎昌数语云：“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吴为北方代表之一，当时安福系当政，吴鼎昌实系安福系的代表。安福系不愿和，吴为代表，参与谋议，起了部分破坏作用，和议无成。”此与本篇所记吻合，引为证左。

*本文原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一九六二年二月）。本书编者有删节。

张 瑞 玑 划 界*

屈 古 愚

张瑞玑山西赵城人。清季官陕，历任兴平、临潼、咸宁等县。与郭希仁等善。誉言噪一时。南北停战，由双方公推入陕划界。靖国军以战情日恶，望之尤殷。时北庭对陕用兵，正积极进行。张故迟迟京华，及至，则周至、岐山、施家坡已相继为北军占领。樊、郭势屈附许，乾县、兴市镇尚日日在酣战中，张不由临、渭渡河，勘清防线，乃先入省，周旋陈氏；于划界事，草草而已。靖国军初欲借其力，回复第一次停战令发表（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后之损失，并撤退乾县北军。张不为助，且于乾县守者，直指为匪。电词隐连靖国军全部，其文中有云：自有土匪以来，未有如今日陕西土匪之荣者。自有陕西以来，未有如今日土匪害人之惨者，独于其同乡卢部指挥弓富魁，揄扬备至。靖国军至是失望。于右任直函诘其纳陈路，且云：“闻执事将去矣，长安市上古物字画，为之腾贵”云云。

愚公曰：张电言陕匪，甚明快，亦实录也。然片面的属于靖国军则未免不直。于右任谓纳陈赂，世多信其有。

*本文系屈古愚《陕西靖国军革命战记》（一九二三年六月）之一节。屈古愚，陕西兴平县人，陕西靖国军辖白水县时任县知事。

张瑞玑来陕划界回忆*

党 晴 梵

上海会议的召集，世称“南北和议”。靖国军的陕西代表，我约略记得是李述膺。经两方面酝酿，提出以张瑞玑来陕划界。张瑞玑（字衡玉，山西赵城人），清末在陕西历任知县，为陕西布政使樊增祥、钱能训等所赏识。及钱护理陕西巡抚时，张适任长安知县。辛亥九月初一日，秦陇复汉军由西安西城门开进，张正赴各神庙降香，乃由轿中跳出，将他头戴的红缨大帽扔在地下，而参加了革命。后来回到太原，还有活动。和议召开时，他在北京，任钱能训内阁的政事堂顾问，就提出由他来陕划界，经过双方同意。但他姗姗来迟，等到奉军与陈、刘军在西路大战以后，才来到西安。陈树藩隆重招待，送礼宴会，极力拉拢。张多年嗜酒，此时竟然成了“终日长昏饮”了。陈树藩谩骂靖国军，他也跟上学舌，谩骂不已。分开谈话与在报纸上发表的文字，诬蔑靖国军都是“土匪”。尤其对于我们第一路，无中生有，肆口诬蔑。竟说郭司令戏弄妇女，着其裸体，将小铃铛系在两个奶头以上取乐，叫做“铃铃丐”。为了讨好北洋军阀，不惜这样编造。经过于总司令之辩驳，详叙第一路乃是由陕西警备军七营起义的，他是地方正式部队，为原陕西省长李根源所领导。张乃转移目标于靖国军第六路卢占魁身上，说卢是“蒙边土匪”，还留有长辫子等语。又经过于的反驳，他才理屈词穷，向于寄来他写的两首七律，一面为他解释，一面向于道歉，记得其中有两句：

“得鹿复蕉原属梦，恩牛怨李我何心”。用了两个典故，以植物对植物，以动物对动物。文字技巧，不能说不好。只是为了军阀作“狗

尾巴”，这样挖空心思，殊觉可笑。尤其在张瑞玑玩弄花招时，致使陈树藩攻打乾县达五阅月之久。残酷战火，又伤亡了数千人的生命。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本文系党晴梵《靖国军西战记》之一节。党晴梵，陕西合阳县人，时任陕西靖国军第一路秘书长。

一九一九年陕人在京的“驱陈”活动*

康 纪 仁

一九一九年由于陕西督军陈树藩祸陕日亟，民困日深，旅京陕人莫不痛恨万分。彼此相见，谈话中意识一致，均以驱陈救陕为谈论中心。酝酿日久，乃有“三秦公民救陕会”的结合。出现联络的有康纪仁、冯养浩、蒙受之、张伯杰、张淑宜等十余人。得到留学北京的学生，同伯亭、侯又可、李藩侯、何镜清、王止戈、邵雍黎等和陕西靖国军各路代表，彭仲翔、张立卿、王普涵、蔺德如、冯绍芳、白秋垓等的赞同和支持。大家积极进行的结果，联络有五六十人，在韩城会馆开会。会上主要内容：（一）坚决反对陈树藩依附段祺瑞，勾结督军团，背叛革命，从而误国殃民。（二）揭露陈树藩不顾灾情，搜刮民财，滥派税捐，尤以私开烟禁，强迫人民种植鸦片。（三）反对陈树藩按地亩给陕西省银行派股本二百万元等。置陕于死地的苛政。（四）揭露陈树藩为巩固军阀势力而残杀革命和进步人士如：南雪亭、康毅如、李岐山等等罪恶。又决议会的活动方法；（1）宣传陈树藩的祸陕罪恶，以引起各方注意和同情。（2）声援靖国军，以靖国军为主力驱逐陈树藩。这是陕人当时的意志结合，并无机构组织。大家对此事热情很高，或积极作口头宣传，或在报上发表有关陕局消息。

三秦公民救陕会结合不久，旅京陕人对当时陕省的旱灾有组会募款救济之议，并且很多人认为一面救济天灾，一面必须消除人祸，才是彻底办法，因之救灾会也含有驱陈的作用。三秦公民救陕会遂为己未旱灾救济会所吸收合并，正式成立了陕西己未旱灾救济会于北京宣武门外。此一九一九年秋季事也。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己未年）陕西旱魃为虐，而陕督陈树藩不顾恤陕民巅连困苦，倒行逆施，苛政百出，旅京陕人出而呼吁救灾。当筹备组会开始之际，陈树藩得到其驻京代表卢靄堂（陈的岳父，安福议员）电告旅京陕人组织旱灾救济会的动向情况，陈觉与己不利，立即电示，加以破坏或取而代之。卢同在京陈系人物数人，马上在报上登出启事邀请旅京人士于某月某日某时在中央公园水榭开会，讨论对陕西旱灾救济事宜。他们满以为同日上午登出启事，下午即行开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作法争先成立。则陕西旱灾救济事项，掌握在他们手中，旅京其他人士，就无再组织的必要。而且给驱陈运动一个重大打击。但陕人识破其诡计，是日看到报上启事的人士，互相传告。有三四十位同乡，按照其登出的地点时间到中央公园水榭静待开会。时已二钟，陈方到者，有二十余人。但是时已三钟尚未集合开会。陈方也看到形势不妙，推其联系中间人士二位，私下解释，并求开会时幸勿争吵，各以陕灾为怀同心协力完成盛举。疏解后即进入水榭大庭，自分东西就座，旅京人士集中在东边，陈的代表和安福议员及其联系人士不约而同齐集西边。中间设有主席台，显然表现出在意识形态上分歧的对立。公推宋聚五老先生为主席。主席宣告开会意义后，双方默无一言。十余分钟后，旅京人士有一位发言，略谓陕灾是严重的，陕民处在水深火热各位都是洞悉的。今天在这里开会，为的是救济灾民，意义也是很好的。但是陕督陈树藩在此灾情严重之际，不但不设法拯救，反而横征暴敛以外，又为陕西省银行强派民股二百万元。我们将来能募灾款多少，尚不可知。目前饥寒交迫之陕民，即要付出此种不需要之巨款，岂不是促陕民的速死吗？我的意见，为今之计，我们到会之每个人，出名盖章，一面电陈树藩免予征收即等于救济陕民以二百万元；一面申请政府拨款救济，然后再向社会各方面进行呼吁，才能有效。不然的话，外边呼吁，内里压榨，这种矛盾，给人口实，

遗人笑柄，救济前途恐难收效。我个人今天先为灾民在大家面前叩头请命，刻即打电，遂跪地叩首而起。此段话甫罢，有安福议员王某声色俱厉，为陈树藩强辩，说什么派款与救济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等，激起了旅京人士之愤怒。旅京人士中有王某答称，你这安福议员就不配当陕民之代表，我们没选你们，我们不认你们是陕西议员等语。始则争吵，继以谩骂，终则几乎拳足交加。陈方少数人物看势不佳，夺门而逃，旅京人士群起追赶，直至公园大门口而返。大家仍上来水榭内席间继续开会。研究结果，决议以同乡会名义登报三日，并知地址者用通信方式达知。定于某月某日某时在宣武门外关中北馆召开大会研究陕西旱灾问题，请届时全体参加。此一场反陈斗争把陈系人物阴谋诡计打得烟消云散，再无动静了。

登报大意说，某日在中央公园的集会是由陕西当道人物召集的，与旅京陕人募款救济的初衷不合，故陕人多不赞同其包办代替的办法，会无结果而散。但是陕人救济桑梓，是义不容辞，也是迫切需要的。现拟组织一旅京陕西人士己未旱灾救济会，作官府和社会慈善团体赈灾以外的救济，俾灾民多受一点实惠，兹定于某日某时在宣武门外北馆开同乡大会研究进行办法。希全体同乡届时出席等语。

是日到会者约百余人，推张翔初为主席。会议结果，一致认为有组织的必要，定名为旅京陕西己未旱灾救济会，公推张翔初为会长，陈伯澜为副会长。以下的组织现就回忆起的略举于后：公推谭耀堂为文牍股主任，蒙受之副主任；张警堂为财政募捐股主任，同伯亭副之；崔叠生为庶务股主任，张伯杰副之；彭仲翔为宣传调度股主任，康纪仁副之；并设有评议会，以马凌甫为评议长，何靖清为副评议长；靖国军各路代表，则多负宣传募捐责任。

救济会最活跃的一幕，是为扩大宣传募集赈款，在中央公园开了一次游艺大会。办法是演了三天义务京剧和陕西学生话剧。假公园水

榭陈设了三天文物展览会。话剧是最新的文娱活动，由陕西旅京留学生充任演员。其演出的剧名《念差》、《英雄与美人》、《卖国贼》三大本。附演出陕西梆子《可怜虫》、《柜中缘》、《杀狗劝妻》三剧，博得观众的好评。文物展览会绝大部分展览品，是将旅京陕人和借外人收藏出土的三代汉唐铜器与瓷器、字画、碑帖、书籍、古玩等百余件借来陈列。琳琅满目，参观者也深为满意。所售门票共计六七千元。经这一次扩大宣传在京及各省共募五六万元，其中以四川自流井捐数最多，为二万元。这些赈款没经官厅的手，直接兑给各慈善团体散给灾民。

旅京陕人为了救济天灾消除人祸奔走呼吁。关于驱陈方面原希望北洋政府早日撤换陈树藩，以苏民困而慰陕人之期望。然而北洋政府不但迁延时日迟迟不决，直到一九二一年派阎相文统重兵入陕取陈树藩的督军席位而代之。

---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本书编者有删节并有订正。康纪仁，陕西长安县人，时任陕西省参议会议员。

陕西靖国军第七路的成立及其坚守乾州始末记*

刘昌卿　雷绍轩

乾州城被围前的军事概况

当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开会之前，北洋政府为了帮助陈树藩消灭陕西靖国军，派遣直军、奉军、晋军、甘军先后入陕。此时，连同原驻陕西的镇嵩军、皖军、川军，以及陈树藩的直属部队，约近十万人。在靖国军方面，虽有滇军叶荃部来援，但人数无多，靖国军六路合并计算，还不到两万人。加之枪械破旧，弹药奇缺，以此当数倍以上之强敌，其困难可想而知。在各省援陈军入关后多次战役中，历时最久，战火最烈，艰危最甚者，当莫过于王珏、郭英夫之守乾州。

在南北和议中，陕西战事问题是争执焦点不一；在陕西划界停战中，乾州战事问题又是争执焦点之一。乾州整天在陈军包围进攻中，而陈树藩却对外宣称“乾州无战事”；及靖国军总司令部提出确凿事实向各方揭露，陈又说：“我们打的是土匪，不是靖国军。”北洋政府所派划界专员张瑞玑持同一说辞，帮同陈树藩隐瞒事实真相，可见他们对于此事是互相配合，步调一致的。

本来，北洋政府在全国舆论的压抑下，由总统徐世昌于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发布停战议和的命令，由南北双方政府指派代表团商定停战具体条款。自这一天起，双方军队停止战斗，各自维持疆界现状，不得擅自变更。可是北洋掌握军政大权的皖系首脑段祺瑞却于此时由参谋总部颁给陈树藩一项陕西剿匪计划，指示对靖

国军要区别对待：某些部分可以承认为靖国军，设法招抚收编；某些部分只能认为是土匪，必须进行清剿；停战划界问题不要把“土匪”包括在内，督令陈树藩按照这一计划布置陕西军事。

一九一九年一月间（民国七年农历腊月），北洋政府的停战令发布已近两个月了，陈树藩把自己所属部队和各省援军结合起来，共分八路向靖国军大举进攻，期在省东拿下关山、相桥、交口、施家坡、兴市镇等据点；在省西拿下周至、岐山、凤翔、乾州等据点。由于省西是郭坚、樊钟秀两部防守，郭、樊都被打入土匪之列，所以陈对省西的军事部署尤为着重。陈为了配合奉军，把驻在省西的镇嵩军和直属部队再分三路：镇嵩军出周、户为南路，张鸿远、张金印出兴、武为中路，白弋人出礼泉会合郭金榜为北路，向据守周、岐、凤、乾等地的靖国军进行围攻、夹击。企图西路取胜后，再集中兵力东向，与东路各军配合，夺取地盘，威胁三原。只要靖国军的地盘逐渐缩小，虽然和议达成，亦可把它瘫痪起来，最后归于消灭。

不久，镇嵩军陷周至，陈军张鸿远部陷武功。奉军许兰洲部进攻岐山，未能得逞，进入相持状态。这时，靖国军在省西只剩下凤翔、乾州两个据点。而乾州居于三原、凤翔之间，西南与扶、武相接，东与礼泉、泾阳毗连。陈树藩认为乾州如能攻下，便可隔断凤翔与三原的联系，容易贯彻预定的军事计划，靖国军方面王珏、郭英夫两司令，认为坚守乾州便可牵制敌方重兵，既能减轻他对凤翔的压力，还可拱卫三原。王、郭之坚守乾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决定的。

当时，王珏部有田生春、苏世忠两个营及一个卫队连，郭英夫部有姜清海一个营和张怀三的骑兵连，另有郭坚的直属部队李新生、张天申、缑德生、缑四儿等连队协同防守。总共兵力约一千人，破旧枪支约五百支，子弹平均十粒到十五粒。而部队系统不一，内情复杂，指挥不易，所以陈方认为拿下乾州是轻而易举的事。

王珏，富平人，出身农家。幼年流落渭北各地，出卖苦力，稍长加入“刀客”。生平重义气，不拘小节。治军一本情感结合，军纪较差，向为人所诟病。当他任陕西警备军第五营营长时，即为陈树藩所忌恨。耿直西安起义反陈，他亲率所部四连，由小雁塔进城，占据南城门楼，为耿的主力部队。陈从此对王益加痛恨，久欲得而甘心。所以此次陈军围攻乾州，始则对外密而不宣，继则一再强调“剿匪”。王珏深深理解到此次战役，不仅与整个靖国军存亡攸关，也是他个人和所属部队的生死关头。因此，他便一面严格约束部队，尽量搞好各方关系，特别是军民关系；一面对郭英夫和其他友军采取友好态度，加强内部团结。他坚守乾州五个月之久，这与他的恰当措施分不开的。

在乾州攻守战期间，郭坚接受奉军许兰洲编制，派人告王、郭，乾州能守则守，不能守即率部来凤，一同受编。王、郭计议，接受奉军编制，有背靖国军初旨，誓不服从，并向三原总司令部陈明立场和主张。旋奉总司令于右任命令，将所属部队改编为靖国军第七路，以王珏为司令，郭英夫为副司令，同时组织乾州城防司令部。从此靖国军第七路的旗帜便飘扬在乾州城上，而乾州亦成为靖国军在泾河以西的唯一据点了。

乾州外围大王村之战

先是靖国军第一路郭坚占据凤翔、岐山、武功一带，王珏、郭英夫等部驻守乾州，适滇军叶荃部亦由甘肃进入陕西。三原于右任总司令派遣靖国军第四路军董振五、冯毓东、李云龙和第三路军杨虎城、王祥生、石宜川等各抽调所部精锐部队，又配备第六路弓富魁的骑兵一团，开到西路。在乾州开军事会议，准备进攻西安。恰于此时，北洋政府派遣援陈部队，相继入陕。直军张锡元到了省东渭南，奉军许兰洲开到省西咸阳、兴平一带，向武功靖国军阵地进攻，陈军与镇嵩

军分三路配合奉军进攻。靖国军第四路指挥董振五星夜进抵乾州西南之大王村，即在大王村东之王昭村、南北索村一线驻扎（大王村属乾县管）。一面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工事，严阵以待，意在迎头痛击敌军一次，稳定西路局势。一面派遣骑队南进侦察，拟截断兴平、武功之间东西大路，曾与敌军遭遇激战，胜利归来。奉军旋由兴平向大王村东南前来，陈军张鸿远部旋由武功向大王村西南前来，并乘拂晓前向靖国军全面开展总攻。陈军先以野炮不停地向靖国军阵地滥施轰击，继以其他小炮向靖国军阵地密集射击。靖国军援军坚守战壕，沉着应战，始终以静制动，以逸待劳。敌军不进至三、五十步以内，不发一枪。因此，敌军每冲锋一次，便被击退一次。双方激战至第二天傍晚，大王村西北边的西畅家村阵地，忽被敌军袭击，发生战斗。在先靖国军援军为掩护后方计，大王村北边东畅家原由冯毓东部驻防，西畅家亦有连队把守。此时，西畅家发生战斗，董振五总指挥深恐敌人由西北方面窜扰后方，随即到大王村西北城外的场房观察敌情，准备夜间乘敌疲惫，进行反攻。忽流弹从窗空间射入，击中董的眼部，立时阵亡。这样以来，全军气沮，指挥无人。相持至夜半，全军向西北退到临平，旋即取道监军镇，退回三原。这是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七日（民国七年农历腊月二十六日）的事。在大王村战役以前，陈树藩购买日本三八式新枪已经运到，当以新枪装备了张鸿远的混成团和张金印的第二混成旅。令其沿兴平、武功一线，向北推进，作为陈军配合奉军作战的主力部队。自大王村三、四路援军撤回三原以后，乾州便孤城突出。礼泉有白弋人、郭金榜军队，会合蠢动。乾兴、乾武道上大军云集。围攻乾州即在目前。王珏、郭英夫此时权衡轻重，认为坚守乾州，关系极为重大，因即决定凭借乾州城高池深，有险可守，誓与强敌周旋到底，并鼓励士卒，奋勇杀敌。为保全这一重要据点而战，为保全靖国军在陕西革命胜利而战，乾州恶战从此开始。

乾州被围和城防部署

大王村战役后，敌军分两路前进，奉军沿扶、武一线直扑岐山；陈军张金印、张鸿远的中路与白弋人、郭金榜的北路相会合，进攻乾州。这时敌方骑探到处驰骋，乾州日夕数警。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九、三十日（民国七年农历腊月二十八、二十九）两天，陈军各路陆续开到乾州城外，开始进攻。王珏、郭英夫原欲利用城外高地，构筑工事，与敌背城一战；嗣见敌兵人数众多，炮火猛烈，城外不易防守，乃退守城内，凭借城池，进行抗击。此时，敌军乘王、郭退兵机会，从东、南、西三面将乾城紧紧围住，不断进行强攻。王、郭命令守城士兵，敌军不进至有效距离，不准开枪，因此敌军在初次进攻中即颇有伤亡。随后乃改变方法，于夜间或拂晓进攻，但以城高池深，亦未能得手。

敌军经过多日顽攻，已把城外村庄房舍全行占据，并利用渠道、坡坎、胡同，筑成环城战壕，作长期进攻之计。张金印旅进驻城南的大留村、小留村、草谷村一带，张鸿远团进驻西南的巨川、秦家庄、南仁村、元家庄和西北的玉皇洞、邀家宫一带，白弋人、郭金榜两部进驻城东的儒台村、好畤村一带。从此乾州东、南、西三面十五华里以内，农民辍耕，商旅绝迹，而居民隔村相望，虽近在咫尺，往来亦不能随便。陈树藩委派礼泉知事陈绍君兼理乾县知事，在城外成立县公署，办理兵差，向居民要粮、要草、要各种物资，并不时征用车辆和人力，用城外人的血汗，向城内进攻。

王珏、郭英夫对守城部队亦作了精密部署。将城圈划分若干地段，按营按连分段负责防守。王部田生春营守大东门，苏世忠营守南门，五、六、七、八连分守小东门及东北城角一段；郭部姜青海营守大西门及西南城角一段，张怀三的骑兵连协同缑四儿的独立营守小西门及西北城角一段；李新生、张天申、缑德生守北门一段，并以缑德生为北门指挥，以专责成。王、郭两人各率卫队和守卫人员巡查全城，哪

里吃紧，就向哪里增援，以防万一。

乾州城外高地甚多，有时敌军从东发炮，竟能危及西城守兵；南城亦往往受到北面流弹威胁。为了掩护岗兵，便在城上垛墙以内每隔两三丈筑一半圆形的围墙。城上炮台和重要地区则挖掘坑道战壕，上盖木板，板上加土，对外设置枪眼，以便射击。为了巡查通行安全，又在城上挖掘环城交通沟一道。为了夜间照明，每隔四、五个城垛，在枪眼内安放诸葛灯一盏。诸葛灯用木制成，前开后闭，光可照远。另外征集商户灯节期间悬挂的铁丝灯数百个，装上易燃物，夜间燃着，吊置垛墙以外。在铁丝灯之间，还夹杂着一些易燃的木椽，伸出枪眼以外。每至夜晚，灯光火焰，互相辉映，照耀城圈，俨如一道光环、火圈，把城下照得通明，借以防止敌兵偷袭。

除上述设备而外，王、郭两部在开到乾州之初，即动工修筑城壕，加宽加深。一般宽、深为一丈五尺，紧要处有达两丈以上者。陈军开始围攻时，又将城门外的道路全行切断，另筑围墙，安装栅栏，用以掩护城门。

关于粮秣问题，因乾州商户经营惯例，对农村向采赊欠办法，每年忙罢，商户派人向农村欠户收麦。收麦后即行囤积起来，待至次年青黄不接时又向缺粮户售卖，再一次取得高额利润。民国七年乾州是偏收年成，商户存粮较多，有的囤积四、五十石，也有囤积二、三百石，还有个别富商囤至千石以上者。王、郭两人为了维持军糈民食，便与地方绅商开会研究，指定专管人员，劝献，集中管理，保证供应。到了后来，对少数商户便强行征用。古人说：“有备无患。”城中有了粮食，无形中就增强了城防力量。

关于军火补给问题，随军修械所研究试制土炸弹，此时已取得初步成果。用金属器皿和制钱镕销制成炸弹外壳，内装火药引线，爆炸时威力尚大。惟金属材料不易寻得，有碍大量制造。嗣经各部官兵共

同研究，改用小口瓷瓶、陶罐以及玻璃瓶等作为外壳，内装铁片炸药，穿上引线，随点随掷，声大火猛，颇有效力。有了这种土制武器之后，王珏曾向士兵们说：“乾州城高池深，我军居高临下，而借以杀敌者有枪，有土炸弹，必要时，滚木、顽石以至棍棒等物均可用作武器，只要我们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临阵时不慌不乱，稳扎稳打，城防是可保无虞的。”

乾　州　恶　战

乾州自被陈军包围以后，无日不在战斗中，但对地方破坏较大，双方士兵牺牲较多的有以下几次战斗：

一、元宵节的拂晓战。

陈军包围乾州半个月后，对城内外地形已侦察熟悉，某处可以藏兵，某处可以前进，某处安炮，某处架机枪，都已作出规划。同时，越壕用具，登城云梯，亦赶造齐备。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农历正月十五日），陈军便于月光之下，集合全军，四面环攻，大炮齐发，机枪争鸣，继以士兵冲锋，排枪射击，一时炮声枪声，较之历年元宵节的鞭炮声尤为密集。两小时后，东西两城垛墙，倒塌数处，陈军在炮火掩护下，越过城壕，竖梯登城，城上守兵，奋勇抗击，上来一批，便击退和消灭一批，战至天明，陈军才下令撤退。

这次战斗，陈军伤亡惨重，城下遗尸累累。陈军为了抢运尸体，更付出不小代价，所有未运走的尸体，白天经喊话交涉，得到城内许可，始于十六日黄昏时完全抬走。

二、正月二十二日的炮战。

陈军自元宵节攻城失利后，沉寂了数天，忽于二月二十二日（农历正月二十二日）黎明时，四面佯攻，另从北门外胡同内、窑店内涌出大批士兵，在密集炮火掩护下，越壕爬城，来势凶猛，经北城守兵

掷弹击退。这一天，北风怒号，飞沙走石，气候酷冷。陈军利用北郊章怀太子、永泰公主两墓冢，安设大炮四尊，问北城伸出段的南北城墙猛射，有时排射，有时轮番轰击，南北城守兵不断伤亡，情况十分危急。当经王、郭两人从各军中选出射击术较高的射手二十余人，潜伏坑道战壕，监视城下敌人活动，发现目标，便开始射击。由于枪不虚发，弹多命中，遂使敌人不敢前进。陈军从早到晚，炮击未停，城内民房，毁于炮火之下者很多，而一时风吼炮震，硝烟弥漫全城，状亟凄惨。

陈军经过两次猛烈强攻，未能攻下乾城，认为城内防守严密，且城池坚固，尽凭兵多炮猛，是不易得手的。遂另定巧计，采用隧道进攻办法，期能炸毁城墙，再行火力猛攻，夺取这一据点。

三、地洞地雷战

先是，郭金榜部于三月初（农历二月初）从小东门对面的战壕内挖掘地道，通至城壕，被城上守兵发现，当用麦草拌搅辣角烟叶等物薰烧破坏。郭部士兵在洞内无法停留，遂被堵塞。从这以后，城内守军便进一步提高警惕，于城墙下边添设岗哨，听取城外动静，加意防范。

未久，郭金榜部又在大东门旁掘一地洞，从城壕底下通过，直达瓮城北角城下，装药引线，造成地雷。约初更时分，郭部先在大东门附近重点进攻，旋即点燃地雷，原期在这段城墙上炸出一个缺口，冲锋破城。谁知城厚土坚，且地雷埋的较深，虽然爆炸，没有轰倒城墙，其火力反沿着地道方向冲向城外，在城墙外炸出一口，城上垛墙因受震动倒塌了十余丈。郭部乘烟尘弥漫之际，破坏了栅栏，依城靠梯，攀梯登城，均被城上守军掷炸弹击退。郭部顽强进攻，被打下了一批，接着又来一批，最后督战营长许老猫阵亡城下，郭部才全面退却。

东城外地雷爆炸未久，西城外地洞又已掘成。张鸿远部利用城西

胡同洼道挖掘地洞，经城内守兵发觉，便日夜下城，针对地洞出口，挖深城壕，使地洞不能从壕下通过。几天后，张部亦觉察到王、郭加深城壕之计将使这一地洞全成失去效用，乃于地洞接近城壕时造成地雷，盲目爆炸，企图借此混乱城内秩序，结果亦未发生任何效用。

城内守军见敌方多次地雷轰炸，都未得逞，有人便高兴地说："黔驴之技，不过如此而已。"王珏、郭英夫深不喟然。他们认为南门外地势低洼，出了城门便是下坡，若从低洼处挖洞前来，便能通过城壕，直达城下，此处不可不防。因此，决定在东南和西南两城角下，各旅专人于夜间枕小铜锣静听；南门瓮城掘深井一处，派瞽者住到里边，专听地下动静；另派机警人员不时巡查，以防疏忽。当时守兵有这样的口号："往下看，扔炸弹，细听静，防打洞。"说明这时城防，地面、地下同等重要。

到了农历三月底，也就是乾州攻守战的三个月后，王珏、郭英夫将守城经过分报三原总司令部和凤翔第一路司令部，意在取得有关大局的消息和各方援助。当将报告用绫绢写好，选派可靠人员把文件缝人衣内，夜间从北城吊下，分头送去，并要回示。当时凤翔有战事，文件没有送到，三原总司令部来了回示。说："战守乾城，坚持到底，不但挫败敌军锐气，而且牵制重兵，对于整个陕局，实有莫大功绩。现在和议停战，北政府派张瑞玑，南政府派续桐溪来陕划界，东路战事已停，西路彼方亦令停战，最后胜利，将属我方……"等语。王、郭得到这一复示，认为战事可停，城围可解，喜形于色。孰知陈树藩的进攻计划，并无丝毫改变。所谓停战，完全是对外欺骗，缓冲舆论对他的压力。他限令张金印、张鸿远等克期攻下乾州。因此，二张便利用南门外的有利地形，请来具有爆炸经验的军事人员，从事勘查设计。征调乾县、武功、扶风三县民夫，大规模挖掘地道。地道的宽广深度，可容双人来往，以便民夫使用土车从中运土外出，上面凿成通

风气眼，分段筑成小窑，安放油灯照亮。经城内守兵发觉时，地道已通过城壕，挖到城下。这时守兵不但可以听到洞内镢头声音，有时还可看见城墙浮土被震飞落，估计莫有一丈，即将挖透。此洞直对城内宋家巷南口。王、郭亲临勘察后，立即派兵于宋家巷口筑成围墙一道，以利防守，并在周围布置队伍，准备活捉敌人。不料就在这时，洞内声音忽然沉寂，似已顺着城墙向东转去。因而又想由城内挖一暗道，与此洞相通，用熏烟办法，将敌兵和民夫熏走，然后加以破坏，使其功败垂成。讵知敌人此次挖洞，是经过一番详密设计的，除了此洞以外，针对南门还有一洞，当时哨兵既未侦知，瞽者亦未听到，到了爆炸时才被人发现。

由于攻守战经历时间已久，双方士兵喊话对骂，问东问西，竟有问出甥舅关系和邻居关系者，城内士兵亦有拿出烟土，换来城外士兵的子弹者。城内守兵就用这种关系，问到城外陈军已在南城下面，装置新式地雷，明、后天夜间轰城进攻，陈树藩本人带领卫队三营已到乾州，驻在大羊村一带，他是专来督战的。城内得到这一消息，立即开始准备，王珏将卫队连官兵各配长短枪一支，带足子弹，布置在南门内第二道防线上，加强这一地区防务。第二天夜约十二点钟，陈军果在城外东南角壕上安放大炮，在南庙（关岳庙）高地架设机关枪，集结大兵，从胡同、洼道内爬进城壕。先在东西两面发动进攻，随即以主力从南城门下猛扑。大炮轰击城楼，机枪扫射城垛，城墙底下地雷爆炸，声小力大，城墙一段，立时倒塌。敌人冲锋号响，全面涌上。一面射击，一面飞奔，争先恐后，登城插旗。当时旗已插上，可是人被俘虏。城内第二道防线伏兵冲锋抗击，塌城两旁城墙守兵炸弹齐轰。敌人前仆后继，连续几次，均被击退。敌方督战人员仍在督令前进，不许后退。但前进者十伤八九，无力击退守兵。最后倒戈相向，督战人员控制不住，全面退下。这是一次最激烈的战斗，也是一次最危险

的战斗，乾州的攻守战，至此告一段落。

乾 州 战 事 结 束

南北战争，就全国来说，陕西停战最迟，就陕西来说，乾州停战最迟。一九一九年五月初（农历四月初）乾州经过最后一次激烈战斗，王珏、郭英夫仍将战斗实况报经三原总司令部向北政府提出质问，并向全国舆论界公布事实真相（此时划界专员张瑞玑因帮同陈树藩诡称乾州“剿匪”，被各方责骂，站不住脚，已离陕西），各方交相诘责，陈树藩不得已才把乾州围城部队撤出战壕，但仍驻在附近村堡，禁止来往行人，断绝交通，严密封锁，表面上宣布停战，实际上仍在包围着乾州。

正此期间，郭坚忽派人前来教王、郭撤回凤翔，接着许兰洲的副官长陈伯昭又持郭坚函通过陈军阵地，来到乾州。陈说：“郭司令现与奉军合作，二公如能采一致行动，城外陈军即可一律撤走，应需械弹奉军尽量补充，即或不愿直属奉军，仍归郭司令节制亦可，我代表许、郭两司令前来，是为全面结束战争，并无他意”云云。经过商谈，王、郭仍坚持靖国军立场，表示不能变节。陈见他们意志坚定，只得辞归。当时，李新生、张天申、缑德生等接郭坚密函，要求去凤翔，王未加拒阻。只说：“等待城围完全解除后，再定去向。万一你们不愿坚持到底，即请你们先去，我们暂守……。”经此波折，团结显有裂痕，而敌方包围形势，并无丝毫缓和迹象。在这样情况下，王、郭乃于农历五月初三日的黄昏以后，掘开小东门，全军退出城外，顺丈八头北去，到铁佛寺渡泔河，沿五峰山东北去三原，夜达泾河东岸。“泾阳驻军”田玉洁部堵住去路，不许通过，不得已乃登北原，经淳化前往三原。到了三原，经向总司令于右任汇报了情况后，王率部开驻富平美原镇，郭部开驻临潼北天王镇。

王、郭从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日）在乾州被围，五月三十一日突围，共计守城四个月零二天，打乱了陈树藩消灭靖国军统一陕西局面的计划，拱卫了靖国军的基地三原。因此，广东军政府特传令嘉奖，略谓：“坚守孤城，抗战到底，丰功伟绩，殊堪嘉尚。守城司令官以下全体官佐，一律各升一级，以资酬庸。”云云。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日）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刘昌卿，陕西长安县人，时任陕西靖国军第一路第三支队郭英夫部书记官。雷绍轩，陕西乾县人，时为陕西靖国军第七路前身第一路第二支队王珏司令部幕友。

陕西靖国军第七路司令王珏小传*

王珏，字宝珊，富平人。少孤贫，尝为人佣。朴诚忠于事主者争致之。事母孝，年二十余尚无妻室。然性沉毅，常有飞腾之想。民四，帝制发生。耿直、郭坚、曹世英等起兵白水，号护国军，招之入伍。以勇敢善战常为前锋。事定任陕西警备军第五营营长，驻防凤翔。民六，同耿直发难西安，讨陈树藩，实为靖国军首事之役。转战周、户、岐山、礼泉、富平、大荔各县。民七，驻防乾县，树藩使其将白弋人、张飞生先后率精锐十余营围攻之。相持六月余，以外援绝乃率所部数百人，由乾城退出归三原于总司令。嘉其功，编其军为靖国军第七路，任珏为司令。十四年，任国民二军第三师补充团长，作战山东。及国民二军败于豫，遂归田里，数年以疾卒，年五十。子二：守礼、守信。

*本文选自《西北革命史征稿》（一九四九年一月），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

胡 景 翼 通 电*

（一九二〇年八月一日）

国步屯塞，神州鼎沸，废法靖国纷纭五年，秦之人士，以国是所在，不惜自起阋墙，揭橥号召，风从云合，血肉相搏，前仆后继，加以主客喧逐，兵匪糅杂，邑里邱墟，民生水火，关辅之糜烂，固由无状，僨辕败驾，尸罪苦莫逃。自维生平许身国民，耿耿衷曲，死生罔论。而事与愿违，覆辙便至，法愈护而愈灭，国愈靖而愈纷，民愈保而愈荡析死亡。揆厥初心，愧恨并集，是以深居待罪，不复予闻国事。意谓萃全国之豪雄贤哲，允能主持公道，解决时局者，固大有人在也。而无如逆潮激漩，愈演愈烈，初犹双方对峙，继则局部交讧，滇、桂甫息，继以滇、川、直、皖接踵，方兴未艾，政客拨弄，武夫盲从，正义置诸高阁，权利视为前提，和议销声，名流结舌，亿姓倒悬，四邻腾笑。无论两败俱伤，自伐招侮之不可以训也。即幸而并甲灭乙，锄异树同，亦何异损胫益股，截指留臂，宁可谓计之得哉。夫南北之争，犹或有说，乃至今日南与南争，北与北争，一省与一省争，一系与一系争。然当局者因果倚仗，皆有迹象之可循，而回黄转绿，举国莫衷一是。蚩蚩者氓，毒苦愁怨，日望和平，而和平愈远，谓非权利之相轧，其何以见谅于国人乎。身历此境，备当酸咸，尝谓今兹之事智等挈瓶，味同嚼蜡，只以忧患余生，腐心时事，况方退处泾阳，闭门思过，人微言轻，又何敢以一隙之明，妄始刀匕之讥，第念天下大任，匹夫有责，刍荛末议，圣人所择。辄复本知觉之愚，直作瘏口之献纳。年来水旱偏灾，兵燹□劫，无省无之，面关辅饥馑连年，土匪遍地，方今长夏，赤地生烟，剥肤之痛，较各省为尤甚，长此兵连祸

结，闾阎□益无噍类。诸公恻恒贞亮，义信昭然，爱国爱民，孰不如我所希除旧布新与民更始，速弭局部排拨之嫌，共息国内党派之祸，公理徵诸舆论，和平取之公决。至于陕事决由陕人自行收束，以纾民祸，管窥陋见，尽此数端，合先电达，惟冀垂察，不胜祷荷之至！胡景翼率四路全体军官同叩，东，印。

*本文录自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二日《陕西鼓听日报》，文内署时之“东”日指一九二〇年八月一日。

胡景翼致李龙门电*

龙门先生鉴：口密大函敬悉。弟困处省垣时逾两载，对于大局陕事并无只字之表示。此次脱险后，原拟之电文将有所陈述，其主要意旨：（一）赞成召集国民大会解决一切；（二）陕事完全听军政府主持。此电已被电局阻止拍发。外边所传来电，全系伪造。祈代电各方声明，并将此电登报以明真相。足下亦应努力迳行，勿萌退志，是为至要！弟不日将派员来沪面陈一切。胡景翼叩。

*本文录自一九二〇年九月四日北京《晨报》。

岳维峻致李龙门电*

上海李龙门君转沪京各报馆鉴：□密。段氏卖国，人人共弃。但元恶虽去，余孽犹存。陈逆树藩督陕数年，借债种烟，毁法纵匪，附逆罪状，罄竹难书。曩时胡立生司令被挟入省，拘囚三载，陈逆近以冰山已倒，变其故智，许以利权，志在保全生命财产。遂于七月二十七日，送胡司令归原（三原县）。而我胡司令则坚持初衷，前之不为威慑者，今亦不为利诱。现拟秣马厉兵，大张挞伐，誓师河上，作长驱直入之图。直捣长安，为扫穴犁庭之计。乃迩阅报端竟有窃名伪电，假陕人自决之谰言，以诬我胡司令者，并诬及全军。此种鬼蜮伎俩，不值识者一噱。诚恐远道传闻失实，致淆观听，特此辨明，借释群疑，谨布区区，伏维谅察。陕西靖国军四路司令岳维峻率全体军官同叩。

*本文录自一九二〇年九月四日北京《晨报》。

于右任张钫胡景翼曹世岳
维峻高峻王珏郭英甫铣电*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衔略）本军为贯彻始义宗旨起见，兹特郑重宣言，敬告国人。此次战役，国家人民损失至巨，若不得正当之解决非特前之牺牲者，为无意义，恐后之牺牲者，亦将无取暨极。故本军对统一令后之来接洽者，皆经严词拒绝。近日报载陈树藩复电北京，谓接洽如何如何，造作谣言，乱人耳目，固彼禄位，伤我名誉，海内达人，应能鉴及陈、刘之祸陕西，害甚于倪嗣冲，时久于张敬尧。今张氏败窜，倪亦知难自退。而陈、刘横征暴敛，搜括荒旱流离之民之财二百万，辇出关门而运动，复预征十年七成之地丁，私设兵工厂于潼关、西安，招纳丑类，包藏祸心。凡有闻知，莫不痛愤！右任等为国为乡为人格，均不能与之握手。不除此獠，万难息兵。况又重以大法之凌乱，国事之纠纷者乎。兹犹有希望者：（1）民党成立真正之民治政府。（2）速召集旧国会。（3）解决国事必由公开之和会。（4）完成宪法。（5）助成各省之人民自治。（6）民党应化除意见，为主义上之大结合。夫世界大势趋重民治，顺之者昌，逆之者仆，望同人忠于主义，即忠于国事，本军当死生以之，更望同人，勿以一时之败而自馁，尤勿以一时之胜而自矜。吾人足迹所至之处，当为民治精神。所及之地，军事固有胜败，而主义则一成而难毁。九年以来之革命，每重视武人之势力，而少鉴别其居心之事非，往往为人利用。流血遍河山，而成功无尺寸，此后吾人应大觉悟。兵少则以人民为后盾，而不必专恃武力；地小则以文化为前驱，而不必远骛侵略。拨乱世而反之正，其在斯乎。本军

自停战以来，地狭年荒，疮痍未复，拮据之长途，趋赴正义，敢不自勉，贤达惠教。实所幸也。陕西靖国军于右任、张钫、胡景翼、曹世英、岳维峻、高峻、王珏、郭英甫。铣，印。

*本文录自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北京《晨报》。文内署时之“铣”日指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陕西旅京学生控诉陈树藩的呈词*

顷据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抄寄呈稿云：呈为陕西督军陈树藩祸国殃民，请即按法撤办事。陈树藩身为封疆大吏，职居桑梓长官，宜如何整饬军纪，福利陕民，而乃虺蛇之心，与生俱来，豺狼之性，共日并长。倒行逆施，横征暴敛。陕西之脂膏有限，而树藩之贪欲无穷。哀哀三辅，水深火热，谁为厉阶，至于斯极。东海之波，不足以洗其恶，南山之竹，乌足以罄其罪。谨就其荦荦大者，敬向我大总统、总理陈之。

（一）纵匪殃民。陈氏自督陕以来，日言剿匪，匪愈剿而愈炽；日言整军，军愈整日愈乱。力非不足，心所弗欲，虑兵权之见移也。纵兵为匪，以为要挟，恐匪党之失势也。收匪成军，以为后备。陈氏利用土匪之策，为从来所未闻，是以有朝为督署之上客者，夕即为外县之匪首。而且匪无枪械，树藩资之。匪有掠夺，树藩分之。树藩即匪，匪即树藩。树藩不去，匪势不息。危何能安，乱何能已。王飞虎本为巨匪，陈树藩授以旅长，奸淫掳掠，无所不至。强价不遂，逼死晋北女师。勒索无穷，迫走陕东良民。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欲抗无力，欲告无门。忍辱含冤，殁存负屈。因其暴虐已甚，以致众叛亲离。该匪乃携厚资，拥美妾，优游京津沪汉各大埠。及本年八月京师卫戍司令部据乡民冯子侠等先后报告该匪祸陕情形，当即捕获到案。陕民方额手称庆，冀严法惩治。而陈氏乃大施运动，令其驻京代表郑坦，督署参谋瞿寿禔，赂说各方，力谋保释。虽未放虎归山，然陕民闻之已受惊不浅矣。夫王飞虎之罪恶，晋陕人民類能道之，而树藩偏保护

之。不知陕民何仇于树藩，而树藩必欲假手于王飞虎以报之耶。陈氏利用土匪祸民之策，已彰然若揭，此其应撤办者一也。

（二）檀杀大员。已故陕西红十字会会长、河南督军署参谋康仁，望隆三辅，功在国家。乃树藩忌其名而涎其富，于七年康仁由豫回陕之际，诱至督军署伏兵击死，并没其家私。陆军中将、陆军部参议李鸣凤，近统壮丁数千，受节制于中央第四混成旅长张锡元，树藩恶其附张而不利于已，托言要么。诱李至西安，令其汉武军统领姚振乾扮作土匪，暗伏于省东十里铺左近，俟李经过，出不意〔下缺数十字〕。

（三）□□教育。人才为政治之基，教育是立国之本。故欲觇其国之盛衰，必观其教育之良否。树藩武人，罔识大计。教育视若赘疣，学生几同仇雠。经费移作军饷，校舍变为营房，以致青年学生，欲学不能，甚至被逼为匪，学生非甘为匪者也。奈一般匪人欲借重之以固其势，如不相从，必且焚其居而杀其人。故不得不虚与委蛇，冀乘间以逃。及其逃归，树藩不谅其苦，又以治匪者治之。于是学生畏树藩之罗织，附匪者日众。树藩恶学生之附匪，摧残教育日深。殊不知摧残教育，乃为多匪之因。此其不识治道，危及国本，应撤办者三也。

（四）破坏司法。司法独立，民权乃保。而树藩在省城设立军警稽查处，名为军警稽查，实则军权法权界限不清。越俎代庖，含冤时闻。令其心腹张藩为处长，任意拘捕审问，任意枪使刀杀。于七年夏季大杀地方游离分子数百。虽称快一时，然因格杀勿论，良善因细故而牵入之者亦不少。人民畏张如蛇蝎，群以阎王呼之，其威焰可想而知。此树藩草菅人命，破坏司法，应撤办者四也。

（五）阿附逆党。安福祸国，天人共愤。乃树藩与陈逆树铮表里为奸，每月报效不下十余万。又将陕垣忠义祠改修安福支部，耗款十万，需时半年。宏阔壮丽甲于全省，使祸国分子高坐堂皇。死义先烈，

不得恤食。当义师讨逆之际，又敢公然令刘镇华出兵潼关以为逆军声援。及冰山已倒，奥援无人，一面离间直奉，一面私增军旅。此其甘心附逆，不顾大局，应撤办者五也。

（六）勒捐肥己。陕西连年兵乱，继以天灾，赤地千里，饿莩载道。树藩置若罔闻，勒捐不已。有所谓自六年至本年省公债，发行不下三次。房捐地捐又不下五次。近又强指西安东关民房尽为官产，即行变卖，致令数千户小民不得安业。尤可异者，适此北五省赈灾声浪最高之际，乃假为陕西秦丰银行招股之名，向各县强派二百万两，勒索之急，过于星火。闻陈氏计划实欲以此项捐款之半，饱入私囊，以一半为运动破坏南北和议之用。此其忽视民命，罔恤灾情，显违中央明令，破坏南北统一。此应撤办者六也。

（七）私借外债。禁止私借外债，明令固已数颁。而树藩竟敢令其党羽陕西陆军第三旅长张宝麟，陕西财政厅长高淇，以陕西全省棉业铜元制造各厂作抵，向日商太仓洋行私借日金二百万元，并许日人以诸种优先权利。此其辱国丧权，违令病民，应撤办者七也。

（八）强迫种烟。陕西烟禁，自英国派员会勘后已报肃清，中央亦复三令五申，防毒之计，未尝不周。而树藩不遵明令，尽弃前功。巧立名目，强迫种植。每亩烟税征至百元，按县加税，按村摊钱。烟纵不种，税银必出。稍不足数，鞭打随之。加以烟土为招匪之媒介，军队乃变名之土匪，烟区以内，抢掠时闻，因之荡家破产，比比皆是。且烟夺民田，五谷不登，衣食既乏，廉耻斯丧，仓廪不实，礼义遂亡。于是老弱转乎沟壑，少壮流为盗贼。此其种烟逼民为匪，应撤办者八也。

生等不忍坐视我父老之任人鱼肉，我国家之任人扰乱。敬谨合词，呈请我总统、总理将祸国殃民之陕督陈树藩，按法撤办，不胜迫切之至。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学生韩兆鹗、史赞铭、温良儒、马炳琳等二

百七十五人。

*本文抄件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公室。原文无署时，参照李宗祥《陈树藩强迫农民种烟的前因后果》（本书九八页），似时在一九二〇年八月之后。

陈树藩释放胡笠僧的回忆*

郭 叔 蕃

在一九一八年，胡笠僧将军被陈树藩掳囚在陕西督军署大楼里。第二年冬季，那时我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副官长。有一天，靖国军第四路司令部军需处长朱子敏和军需主任杜荫亭，到三原南关我的私寓里，面交一封胡将军写给我的亲笔信，是派人秘密送到三原交给朱子敏的。信内简单的几句话说："督军叫我约你到省城来，你能来，可以来一趟。"（大意如此，原文已记忆不清。）我阅信后和朱、杜二人商量，他二人极端关心胡将军在西安的生活情况，诚恳地督促我到西安一行。我当时就决心到西安探望一次胡将军。笠僧为什么有这封亲笔信呢？原来其中有一段秘密过程，叙述在下面：

当陈树藩督陕时期，旅居西安的有几位反对阎锡山的晋南派人物，如做过汉中道尹的张实生，居留西安的晋南人士张东生、许海仙等，他们想利用陕西地盘组织反阎部队，其中以张东生为中坚，他是这个集团的大谋士。他们看到笠僧被囚，分化靖国军有机可乘。事前通过陈树藩，秘密派人到耀县拉拢第六路司令卢耀宸（占魁），许以高官厚禄，补充人马枪支。卢耀宸当时也感觉到笠僧被困西安，客籍部队久留渭北没有什么前途，不如借此机会，扩充实力，回到山西，人地相宜。因此，就乐于周旋，派副官孙树声驻西安进行联系。信使往还，酝酿了数月之久，终于没有实现。这位副官就献策陈树藩说："事要成功，要找郭叔蕃来。要他来，要胡笠僧的亲笔信，他才肯来。"这就是笠僧亲笔写信给我的原因。那时我在三原，对西安和耀县的秘密拉拢也早有耳闻，但是我心中有数。因为卢部的两支中坚部队，第一

支队司令张威驻扎三原大程镇，第二支队司令武耀威驻扎渭河北岸、临潼县属雨金屯。这两位支队司令和我有较好的情感，他们很相信我的话。当我听到秘密拉拢的消息，曾亲到前防和他们进行商谈，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表示不肯背叛靖国军，尤其是和第四路共同作战，有深厚的友谊。希望胡笠僧将军能够回归三原领导革命，这是他们的愿望。所以我相信仅是卢耀宸个人是没有实力倒向陈树藩那一边的。我和朱子敏、杜荫亭决定进省计划以后，翌日就以养病为词，向于总司令递呈请假一月到东里堡休养的呈文。于一九一九年阳历十一月七日早上，由三原南关秘密出发，扮作一个商人模样，雇乘一辆单套轿车，当天下午到达西安，住北院门八家巷。第二天上午十时，到北院督军署会见了胡笠僧将军，由他介绍会见了陈树藩。当我和陈交谈时，笠僧托故避开了。我对陈的表示，是："要想收拾河北靖国军的局面，仅仅吸收卢耀宸一部分，没有多大意义，要全部解决问题，就是要叫笠僧回去收束全局，我也能够保证其部绝对服从指挥，倒向你这边来。"其实我的话，现在公开的说，本是一个骗局，我的唯一企图是骗取笠僧回归三原。但是老谋深算、素行奸诈的陈树藩，他也不会听我一席话就"准予照办"的。他还要深思熟虑，相机而行，就这样商商谈谈，拖延下去。

笠僧那时在督军署的活动范围，是督署大门以内能自由行动。我和他经常会面是在杨叔吉的军医课，可以毫无顾忌地高谈阔论。

我住西安的日常生活，过得非常舒适，陈树藩经常通过笠僧手，送我钱，给我纹银，供我挥霍。当时易俗社的高材生刘箴俗、刘迪民是红极一时的秦腔名角，我每天沉醉在歌台舞榭，度过了九个月的漫长岁月。到一九二〇年七月十四日，直皖战争突然爆发，陈树藩参加安福系，拥护段祺瑞，就旧事重提，要笠僧回河北，收束靖国军，帮助安福系。这时滇军援陕司令叶荃率领着卢耀宸的全部人马，绕道陇

南进入四川，他认为靖国军的实力削弱了，也是收束靖国军的好机会。因而就决心释放笠僧回三原，事前并且派人去泾阳和田润初商妥，保证笠僧回三原，结束靖国军的局面。在七月十六日的晚上，督署少校参谋张筱衡通知我，准备行装，十七日早上同笠僧回三原。我听到了这个佳音，真是喜而不寐。十七日清早，到督署和笠僧同出北门。随从着八个青年卫士（那时叫马弁），他们原是陈氏派遣监护的随从者。跟随两年都不忍离开，就把大小枪支全部带走，还有健马十匹，双套轿车一辆。我们一出北门，快马加鞭，踏上阳关大道，直向渭河的修石渡飞奔前进。在半路上笠僧说："我们渡过修石渡口，到达泾阳地区，就脱却樊笼，任遨游了！"当我们登上渭北高原的时候，兴奋的我，骑在马上口占一绝云：

两载长安运数奇，
终南苍翠五云齐。
英雄脱却樊笼去，
立马泾原路不迷。

当日下午到达泾阳县城，住在田玉洁的司令部，王绍猷由淳化防地赶来晤面。这时在泾阳已经得到安福系失败的消息，直皖战争仅有四天，皖系就失败了。十八日由泾阳到三原，逗留一天，就随笠僧回到富平县转赴庄里镇。我们在庄里大约住了两星期，笠僧就被公推为"陕西靖国军总指挥"，回到三原正式就职。在东关胡家花园成立"总指挥署"，参谋长一职暂时虚悬，留待何叙夫（遂）先生来担任。后来何先生推荐了林开甲任参谋长。李文卿任主任参谋，我任副官长。这是我四十年前参加陕西靖国军的一段回忆。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本书编者有删节。

田玉洁的“泾阳驻军”和于鹤九之死*

陈 省 生

一九一七年七月初，张勋拥溥仪复辟。当时我正在北京，将入清河预备学校续学，遇此突变，在京同志多无心向学。寇胜孚、尚天德时任国会议员，都劝我速回陕西，参加讨逆活动。我由北京起程的那一天，正在段祺瑞马厂誓师的前夕，风云紧急，我乘京汉路最后的一列车离开北京。

回到西安没有几天，张勋便垮台了，而大局仍然阢陧不安，人心浮动。我住在乐群学社，日与同住的同志于鹤九、张警吾、高又明、杨子廉、周品如等在一起议论国事，大家都为国家大事焦急，但一时也议论不出个什么办法来。

时陈树藩颇忌乐群学社为党人聚会之地，必欲拆散之而后快。遂异想天开，委于鹤九以洛川县长，并速其赴任。鹤九知陈意所在，假意接受，约我一同走渭北。到了三原，与黄铭（警庵）、蒙兰亭等商议在渭北进行护法讨陈活动。

这时曹世英已率其骑兵营进驻耀县，王子中为县长，一时党人集耀县者有马青苑等。我也于此时到了耀县。先是，驻延安的陈树藩卫队营连长石象坤、刘文伯、黄占彪逐营长高戒忍，率队归曹世英，曹部从此扩大。在耀县的同人中正酝酿发动讨陈。

一九一八年一月，张义安在三原起义，歼灭陈树藩劲旅曾继贤严锡龙部，消息传来，人各振奋，曹世英即率所部及在耀县的同志克日南下。我随曹到三原。曹、胡（景翼）会于三原，决定组织靖国军，反对北洋军阀误国殃民。曹、胡分任左右翼总司令，曹部以高陵为根

据地，从东路进攻西安，是谓左翼军。我初任曹部参赞，负联络友军之责，后任于鸣岗卫队营连长。曹世英部既编为靖国军第三路，其第二支队石象仪司令所部移驻三（水）、淳（化）一带，刘文伯团驻淳化通润镇，石象坤团驻淳化县，于鸣岗则驻方里镇。于鹤九以第三路参谋、总司令部参议常住方里。

× × ×

靖国军成立不久，胡景翼部田玉洁营于驱逐陈军刘世珑部后，据有泾阳，后胡部扩大，称靖国军第四路，田玉洁部扩大为第四路第一支队，然田驻泾阳态度暧昧，自称他“不反对督军”——指陈树藩，也不和靖国军为难。其实，田玉洁对第四路，特别是对岳维峻部交好以外，对于靖国军其他部分，仍然是敌对的。如岐、凤一带郭坚部与三原总司令部往还，均不能通过泾阳地带。因此，我部驻军三、淳，保持三原与省西各县的交通，其作用是很大的。本来三原与西安间以草滩渡口为捷径，两军隔河对垒，此路阻绝，泾阳属之修石渡田军只准商旅通过，其余一律不得通行。我记得有一次受命往省城与井勿幕联系，我先潜至泾阳，与商会会长李宝臣接头，由李代办商会护照，避开田玉洁的耳目，化装商人，我才进入西安；西安城门警卫见是泾阳来的商人，也丝毫不加阻难。

田玉洁于靖国军和陈树藩军两方对峙的局面下，自称“泾阳驻军”，取“中立”态势，这就首先为靖国军造成与西路各军交通上的极大困难，即在三原的总司令部和驻岐（山）、凤（翔）一带的郭坚等部联系，都必须绕三、淳，越乾（县）、礼（泉），经过这些崎岖的山路；其次对于陈树藩军，则因有泾阳、修石渡为屏蔽，可使咸（阳）、长（安）之间免却靖国军侧击之虑。这种形势，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似乎是不可信的，但在当时实际上存在了好几年，一直到靖国军结束。

上边提到“中立”的“泾阳驻军”对于靖国军第四路以外的其余

各部分持敌对态度，这里举一件事实：

一九二〇年间，大旱，靖国军区域军民乏食。我们驻淳化的部队多移三水就食，正在夏收前后，田玉洁乘我防地空虚，派惠显峰营袭方里，王绍猷营袭淳化，王营且侵入淳化县城。惠营于某日夜半偷袭方里于鹤九所住寨子，寨内的武装只有鹤九的八、九名卫士。忽从城上发现南沟里爬上来了敌人，立即封闭城门，鹤九亲率卫兵登城防御，敌人已迫近城下，堆集柴草准备纵火焚烧城门。鹤九等从城上投下炸弹，攀城之敌亦被棍棒击退。次日天明，见敌人已把寨子围困起来了。可是寨子外面有个大明寺，是鹤九办的小学校，教员关坦生、李建唐皆民党同志，他们见有敌来侵，马上派人驰往高陵求援。曹世英得讯，立派马青苑率部驰援，我们前去三水的部队也快速开回，惠显峰部遂撤退，王绍猷部也从淳化退走。我军在圣人桥截击敌人，将敌追出口镇。口镇也叫口子头，是泾阳和淳化交界处，在这里，田玉洁军与我军时常有小接触，这种摩擦也一直延续了几年。

田玉洁的所谓“泾阳驻军”为什么时常寻衅，觊觎三、淳呢？很明显，他想截断靖国军的西北交通线而外再没有别的用意。

当田玉洁派惠、王两营侵淳化、方里时，三原靖国军总司令部闻知，以淳化维系着通西路的交通，关系至巨，乃派杨子廉、田伯辰往泾阳说田退兵，田虽难动以大义，然而不久惠、王两支队伍却都败退出山了。

× × ×

田玉洁以“中立”态度而对三、淳方面屡次寻衅，这就直接造成了和于鹤九的关系的恶化，连带着也影响到岳维峻和于鹤九的不睦。

当靖国军初期，于鹤九在三原主办《战事日刊》，姚养吾、李椿堂、成柏仁以及山西的同志李建唐、关芷洲等为编辑。这个报纸对于当时军事得失多有评论，而于对敌妥协者尤抨击不少假借，颇成一时

的舆论力量；然亦因此构怨于一二策谋之士。《战事日刊》停刊，出版《启明日报》，于鹤九也回方里常住。这时各军以岁荒、战久，纪律废弛，遂有乘机媒蘖鹤九纵兵“拉票”者，鹤九愤极，在《启明日报》刊发特别启事，文曰：“我若拉票驴×我妈，谁诬我拉票驴×他妈。”这启事一出，结怨愈深。鹤九从此绝少再来三原。

民国九年七月间，胡景翼由省城释归三原，任靖国军总指挥，函招鹤九商大计。八月，于鹤九约我一同由方里到三原，住在柏筱余家。当晚我欲回家省母，鹤九约我翌晨同往东关胡家花园晤胡景翼。第二天清早我到柏家，于的勤务兵说鹤九因童文成的催促已去总指挥部。我便向东关走去，到东城门口，卫兵不许出城，这时便听到东关响起了枪声。我转赴总司令部询问究竟，人多不知东关发生了什么事。过了一会儿，消息传来，才知道是“打于鹤九”！当时我看见总司令部上上下下，个个束手，莫能制止这同室操戈的事。枪声约从上午八时延至午后二时始息，且知鹤九已死。

我是跟鹤九同来的，为了避祸，这一天夜间宿程搏九家，次日回家，刚进门，第四路的康林仓带武装来捕我，把我带至三原县府，关进监牢里。时县长为郭子兴，对我还没有过分为难。第三天，提我至第四路司令部，见副官长史可轩，他叫我赶快回家去，到家后才知道我母于我被捕后往寻胡景翼，哭闹了一场，把我要了出来。

至于鹤九遇击的情况，事后鹤九的卫士王永成告诉我是这样的：

八月十九日晨，于鹤九带护从数人去总指挥部谒胡总指挥于东关胡家花园，会晤毕，出见周围密布第四路岳维峻部武装，知将于己不利，急行入李可亭家（家为三原巨室胡德英堂，房屋极高大）。岳部兵士尾追而至，发枪击之，击中李母，于之护从郭全德、赵副官均被击毙，王永成负重伤，鹤九至是孑然一身，执手枪堵门。鹤九素精射击，暴徒无敢近者，相持四五小时，竟无人来救，所持手枪仅余一弹，

且见有穴墙穿屋来击者，知不能免，因以余弹自戕而死。

鹤九为人，性豪放，与人交倾肝胆相与，比及忧谗自危时，拾旧戏词以双钩体自制信笺文曰：“提起来交朋友将心疼烂。”可见其当时的处境和心事了。鹤九于辛亥前学于省城巡警学堂，辛亥时参加革命。靖国军初期，尝折冲于曹、胡之间，于靖国军之兴起有功。鹤九擅书画篆刻，才艺冠群辈，故其早死，人多惜之。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本书编者有删节。陈省生，陕西高陵县人，三原起义后曾任陕西靖国军左翼军总司令部参赞。

陕西靖国军成立的陕西省临时议会议长副议长议员名单*

议　长	王诚斋	扶风
副　议	周伯敏	泾阳
长议员	白秋陔	长安
	赵任卿	澄城
	王允伯	合阳
	杨子廉	澄城
	王会文	合阳
	李性夫	淳化
	孟绍祖	三原
	程搏九	三原
	田温如	三原
	魏抱仁	长安
	郭自兴	临潼
	张梦宾	高陵
	寇襄阳	同官
	张用章	岐山
	汶洁甫	眉县
	曹雨生	渭南
	杨怡和	澄城
	刘凤五	临潼
	蔡祥符	凤翔

张瑞卿	蒲城
高干丞	耀县
纪子文	富平
马子壮	凤翔
陈翔生	岐山
史彬夫	岐山

*本名单选自《西北革命史征稿》（一九四九年一月），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

陕西靖国军辖区内的财政和水利建设情况*

靖国军区域中诸苛税悉罢，调剂粮食，使仓廪有储，军糈可给。虽军旅因粮兼征刍秣，而部队亦自视恧然，不为暴厉。并撤销盐禁，使人民自为营运。禁农村重利剥削，军事区域内迄不发行军用券，以稳定金融，免流为地方之累。战争数年间，凶荒封锁，而经济状况不稍波动。虽此有限之地区，而政治修秩不使从资本主义而靡其效亦可观矣。兹时尤有二事，陕靖国军所悉力以赴者，一为发动中外人士之力以救灾，一为综合古今水工学说计划以兴导水利。自民国七年以后绵亘数年之北方旱灾，陕西为尤甚，灾情则壅于外，闻救济则格于战争。于先生与在东南及北方诸旅居人士，共尽惨迫之文辞，哀痛之声音，贯之亦不可知之。希望非至有所全活不止，卒获中外人士所组义赈会之救济周余，黎民乃有孑遗。陕西引泾灌溉工程，远溯郑、白渠工，近据开凿钓儿嘴之计划，军中曾作长时间之专门研究。水利工程专家李仪祉先生，及教会西人莫安仁先生，曾作测勘。所计皆在辗转求得之，更加检讨，初欲以工代赈。开始疏凿，惟苦技术机械未具。然人人心中有此事，政府社会重此责任。其后泾惠渠成陕水工兴作未已。沟恤纵横，农亩穰穰，则自靖国始也。

*本文选自《西北革命史征稿》（一九四九年一月），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

陕西靖国军工商转运总局分局局长姓名表*

陕西靖国军工商转运总局局长	牟文卿
泾阳 分 局 局 长	申怀胥
临潼交口分局局长	张渭川
临潼雨金分局局长	羊寿芝
高陵 分 局 局 长	刘子让
凤翔 分 局 局 长	戴铭九
富平 分 局 局 长	宋紫轩

*本文选自《西北革命史征稿》（一九四九年一月），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

陕西靖国军将领创办的学校一览表*

名　　称	所在地	创建时期	倡建人
（一）渭北中学	三　　原	民国七年	于右任
（二）右辅中学	凤翔县城	民国八年	郭　坚
（三）女子小学	三　　原	民国七年	胡景翼
（四）民治小学（后并设中学）	三　　原	民国七年	于右任
（五）模范小学	三　　原	民国八年	于右任
（六）树人小学	三原东里堡	民国九年	马青苑
（七）立诚小学（后改中学）	富平庄里镇	民国九年	胡景翼
（八）通川小学	富平流曲镇	民国九年	张如翼
（九）明道小学	富平觅子镇	民国九年	冯子明
（十）东璧小学	富平留古镇	民国九年	冯子明
（十一）淳化小学	淳化县城	民国九年	石象仪
（十二）方里镇小学	淳化方里镇	民国九年	于鹤九
（十三）兴市镇小学	蒲城兴市镇	民国九年	康子定
（十四）栋阳小学	临潼标阳镇	民国九年	杨虎城

*本文选自《西北革命史征稿》（一九四九年一月），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

陕西靖国军辖区内的几种报*

王 淡 如

曾为陕西靖国军总部所在地的三原县，向为关中重镇，是渭北各县的精华地区，豪商巨富聚族而居者颇不乏人，出外贸易、求学者较多于他县。由于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文风较盛，因而接受外来影响也较快，易于得风气之先。即如编印报刊一事，早在一九〇六年，就有胡平甫、范卓甫等，在三原东关首先创办了《西北白话报》。跟着，同年六月，又有人在三原北城崇贤街出版《关中学报》，是为陕西境内最早创办的一份教育杂志。以后到一九〇九年，又有三原宏道学堂一部分同学吴宓、胡文豹、胡文骥、胡文犀、南又文、牟琛等人，合办一《陕西杂志》，是一个综合性的刊物。在此前后，又因泾原人士于右任、高铭新、李季直等，曾先后在上海出版过《神州》、《民吁》、《民呼》、《民立》、《舆论》、《克复》等报，影响所及，对故乡后来者有一定的诱导和启发作用。这说明三原在发展新闻事业上是有过传统关系的。

护法军兴以后，三原适成为陕西靖国军的军事、政治中心，直接受广东革命政府领导。政治空气比较民主，言论趋向自由，又兼吸收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新思潮、新学说输入较早。因之，这一时期在靖国军范围内的报纸极为发达。由于政治开明，言论自由，报纸亦表现敢于揭发和抨击不良倾向，这就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一些不识大体、短视狭隘的军人之嫉视。竟致迁怒到几个主办人而被杀害了数人。为爱护革命事业遭到仇视而牺牲生命，这是十分令人可憾的。这些报纸是：

《战事日刊》，是一九一八年靖国军成立之初，由第三路参议淳化于鹤九创办的。执笔者有姚养吾、李椿堂（俱泾阳人）、成柏仁（耀县人）、李建唐、关芷洲等。以“灵通国内外消息，介绍最新思想学说，欲促醒献身革命诸人，知有国家，知有世界，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以克服扩充个人势力之野心”为宗旨。对于军政得失，批评纠正，不少隐讳；对于只为个人前途打算，时作欲与敌人妥协之企图者，尤能及时指斥，反对不遗力。因一贯持论严正，致遭顽固军的嫉恨，种下报社主办人于鹤九后来惨被暗杀之原因。《战事日刊》停版后，改为《启明日报》，延至靖国军结束之日为止。

《启明日报》，靖国军的机关报，撰述者为汶洁夫、王平正、胡伯一、蔡江澄、周伯敏等。内容是传播革命思想，记载国内外大事。这时于鹤九已脱离报社，常住原籍方里。但挟嫌报复者，犹未释去夙怨，遂诬蔑于曾纵兵拉票。于闻之异常气愤，因在《启明日报》登启事反驳，并加以斥责。因而激怒对方，于一九二〇年被岳维峻差人暗杀于三原东关。

《救国日报》，一九二〇年创刊于三原，主办人杨憾尘。当时正值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强占山东半岛风起云涌之际，人民爱国运动达到高潮，杨本人善于讲演，到处宣传鼓动，不断在报端为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呼吁同胞奋起自救，影响极大。此外兼载新文化消息及时事新闻。后因发表言论，批评军人的不法行为，主办人杨憾尘被冯子明枪杀，报遂停刊。

《正义日报》，由曾任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参谋的泾阳人李椿堂主办。李富有革命思想，以往经常在当时的《战事日刊》上写文章，评判时政得失。后来自组《正义日报》，阐发革命理论，介绍中外学说，对社会主义尤多宣传。时南北战事相持日久，各军首脑军阀积虐甚深，互争雄长竟保实力，网识大体，不顾全局。椿堂曲譬善喻，扩

其心胸，促其进取。每当危疑震憾之交，尤能片言只语，把握事件核心，使时局归于安定。凡敌人之离间，反对党之挑拨，虽能动摇于一时，终未能掀起大风大浪者，李椿堂的报纸析解明辨之力实为功不浅也。不久，终因语言锋利，辞气激昂，竟致因此树怨。卒被曹俊夫差王祥生部下连长宋四海杀死李椿堂，报亦停刊。

后来于右任因以上几位报人的惨死，曾作《西江月》一首以吊之曰：

死伤谁覆戎衣，
饥馑翻怜战垒。
文人血与劳泪，
天下歌呼未已。

《捷音日报》，是陕西靖国军第一路军郭坚的机关报，地址在凤翔东大街。由该军参谋长党晴梵兼社长，撰述人有王佩卿、田华堂等。石印，日出一大张。内容以报道战事消息，宣传革命言论，激发人民意志，矫正社会观念为宗旨。一九一八年出版，一九二〇年停刊。

陕西靖国军当时的地盘只有渭北十几个县份。又因敌方查禁甚严，重重封锁，报纸发行范围只局限于一隅，势难广泛。但各报皆能想尽办法，辗转寄至上海等处，将西北方面的护法军事行动，得以传布各地，发生了影响，起了一定的配合作用。以后各报随着政局的动荡，以及靖国军内部的纷争变化，都先后归于停办。但回念各报在执行职务方面，却尽到了应有的努力，在维护民主主义革命是有一定功绩的。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本书编者有删节。王淡如，陕西长安县人，解放前长期从事新闻工作。

陕西靖国军辖区内的学校教育和学生运动*

李 子 健

一、靖国军区域的学校教育

当靖国军兴起之初，曾一度兵薄西安城下，其后退守渭河以北，郭坚、樊钟秀等部且据西辅岐、凤一带，靖国已奄有关中大部地区，形成与敌夹河对峙的局面。这时从全国的局势来说，以孙中山为首的西南革命力量与盘踞中央政权的北洋军阀相对抗，任何一方一时也消灭不了对方势力，形成僵持。因此，作为西南护法义师一支之陕西靖国军，与这面敌对势力——皖系军阀陈树藩军，也一时谁也奈何谁不得，势成长期战争，以待大局的变化。

靖国军在当时是一种比较进步的势力，军中亦不乏有远见之士。故在那种长期的艰苦战争中，颇注意到兴办学校，为国家作育人才，一时各将领就其所驻城镇设立学校蔚为风尚。由此可见靖国军对北洋军阀所抗衡者，军事斗争之外，尚有其所追求之更为深远的目标。

烽火中的新兴学校

辛亥以还，七、八年间，陕西教育事业也同其他工商各业一样，因大局的动荡，鲜有振兴。自革命第一任都督张凤翙，中经陆建章，以至督军陈树藩，都没有把学校教育视为急务。因此，新办的学校固然少见增加，即原有的少数学校亦奄奄无生气，容其存在，也不过为执军政者装点门面而已。迨靖国军兴，总司令于右任以次各将领咸重视教育。除先后几次选送青年入韶关讲武堂和四川讲武堂学习军事，

以应军事干部培养之需外，特提倡兴办中、小学校，以赞教育之普及。原来，三原有甲种工业学校一所，是在前宏道书院基础上办起来的，是渭河以北唯一的中等学校。靖国军战事初起，几陷停顿，旋即复校，颇有革新，而最可称道的是靖国军区域内普遍增设的新学校，一时有如雨后春笋。

一九一八年八月，靖国军总司令部成立，统一军令后，即注意及于地方教育之提倡。总司令部特设教育处，专司教育事业。首先在三原筹办渭北中学，后又办渭北师范学校。于右任于三原西关设民治小学，胡景翼在富平庄里镇创办立诚学校，又在三原东关设立女子中学校，郭坚在凤翔设右辅中学，冯子明设富平觅子镇明道小学，于鹤九创方里镇小学。此外，将领如石象仪、杨虎城、马青苑等各在驻地淳化、栎阳、雨金等地设立学校。这些学校皆在靖国军与大于自己力量五倍以上的强敌对战中兴办起来。虽然遍地烽烟而处处校旗飘扬，弦歌不绝，确为靖国军域内一大特色。

由渭北中学起始的新学风

靖国军域内先后办起了很多学校。这些学校既是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办起来的，很自然，它们都和靖国军的战事成败发生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由于学校一个接着一个出现，这种生的气象亦正鼓舞着靖国军的战志和人心。学校师生的活动，实际上成了靖国军对敌斗争的一支政治力量。也因为如此，这些新兴学校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学风，这与当时陈树藩——刘镇华统治区的学校风气迥然不同。

渭北一带的新学风应从渭北中学说起。渭北中学是靖国军区域内的最高学府，靖国军以所占八县资力创办斯校。办学的主要人力，大概是这样的：辛亥革命后派赴日本留学的学生，这时恰好卒业归来，其中颇有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民国二年负笈东游的。他们回国以后，目击祖国国势日非，自愿投到靖国军一方，贡献其所学，这是主力。

其次，辛亥以来的革命志士，向不附陈树藩而奔走运动革命者，他们多愿于军政之暇，参加学校教育，宣传其革命主张；这些人中还有不少是山西的革命党人，因受反对阎锡山而来河西者。这几类人的共同点是欲挽国运，反对北洋军阀的对内压迫，对外献媚的反动政策。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以达此目的，其间不能没有很大的不同。但不满现状，要求变革，这一点是相同的。因而在对学生的教学中不拘旧规，颇有大胆革新的议论，自由民主的气氛遂洋溢于新成立的学校。

渭北中学于一九一八年冬筹备，一九一九年春季始业，靖国军中主要将领和著名党人多任校董。记得这年六月十五日补行开学典礼，除一班新生外，到军政界知识界人士六百余人。讲坛之上议论风生，有的倡言科学救国，有的主张民主办学，有的畅谈学术自由，有的反对学校讲经（书）等等，洵一时盛会。渭北中学师生间共有一种蓬勃朝气。学生在校内有自治会，有各种学科的学习组织。教师在校外则有更多的学术研究组织，如数学研究会、教育讲演会等。而教育讲演会研讨范围并不限于教育问题，如教育讲演会第八次会（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蔡疆丞讲题：选举权在理论上的根据；范卓甫讲题：德国革命经过之状态。第十三次会（同年十一月三十日），赵任卿讲题：社会主义。其中涉及者有关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新思潮传播问题，在当时确似成为一种思想解放，自由讨论的风气。

当时条件极端困难，学校设备异常简陋。教员待遇，循靖国军规定，日给制钱四百文，许多教师从家中携来大饼、馒头，在校用白开水送下，算做一顿午餐。如此艰苦生活，而在教学与进修方面从不稍懈。这种朴素踏实奋发锐进的学风实由渭北中学起始，渐及于靖国军区域新设立之各校。

二、渭北学生爱国运动

渭河以北靖国军区域的各中小学校，既诞生于烽火之中，又处于

作战双方比较进步的一方区域之内，时时受着一种激进的政治影响。学校师生富有民族观念、爱国思想，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加以时代潮流的激荡，主要是“五四”运动勃兴，渭北各校学生遂乘此浪潮，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爱国运动。这情况，正所谓“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

“五四”运动在渭北

一九一九年五月，北京各高等学校学生掀起了“五四”运动，高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北洋政府卖国政策，以及反对封建文化教育束缚的大旗。这一运动和由运动所扩散开来的新思潮西渐潼关，一与渭北一带反段倒陈的军事斗争相遇，一与各校师生的蓬勃朝气相遇，立刻汇合成为一股强大的洪流，波涛汹涌，冲击着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

一九一九年六月六日，渭北中学以及甲种工业学校、三原县高等小学校、民治学校等三原全城中、小学校学生实行罢课，联合组成“救亡团”，举行连续三日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长达数里，环绕三原全城，向居民、商户、士兵进行宣传。学生手执三角旗，上写各种口号，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承认二十一条件”、“打倒卖国政府”、“铲除卖国贼曹、陆、章”等等。至今人们还记得当时学生们把段祺瑞三字谐音写作“断气睡”，其印象之深可知。游行至第三日，即六月八日，学生和市民群众集合于三原城隍庙内，各校师生在戏台上设讲坛，说明当时国家陷危的形势和北洋政府卖国勾当。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卖国贼，把列强侵略势力驱逐出中国去。有的学生痛哭流涕劝告商户勿购销日货，以抵制日本把我国作为它的抛售商品的市场；有的店员受到感动，当时立誓劝阻自己的店铺不再贩运日本货物；有的老先生也登台大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台下市民和学生群众听到打动他们心弦的话语时，每每跳跃挥手，高呼口号，

台上台下汇成巨吼。这次罢课游行由三原学生通告渭北各县学生，各县学生亦次第响应，举行罢课示威游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发生前所未有的影响。

经过这次大罢课大游行以后，“五四”思潮在渭北各学校渐渐地更为深入下去了。各学校开始讲授新文学，学生用语体文学习写作，应用新式标点，学习注音字母，逐渐掌握运用这些传播新思想的锐利武器。教师中有素养且有进步思想的人，在课堂上批判孔孟学说中的封建糟粕。曾留学日本的教师间亦有把河上肇、高畠素之等人的社会主义著述为学生宣讲者。再后，有一批从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毕业、亲身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人回到了渭北，把“五四”新文化进一步传播到靖国军区域的渭北各学校。

等到第一次欧战结束，列强在华盛顿会议上又谋宰割中国。全国各地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勃起，渭北各校学生立即响应。组成“华盛顿会议后援会”，再次掀起波澜更为壮阔的学生运动。渭北中学等三原各校学生组织宣传队，分赴渭北各县进行宣传鼓动。渭北师范学校学生张波在富平宣传演讲中，一时感情激动，当场咬破手指，大写血书，以激励听众。赴淳化山区宣传的学生跋涉长途，演讲至于舌敝声嘶，而精神不懈。

靖国军区域的渭北各学校，既在战争艰苦环境中诞生，又在爱国运动和新思潮的激荡中成长。学生们受到比较进步的教育，这对尔后多数人参加历次革命斗争是有极大影响的。

反映新思潮的两个话剧

这里要提一下当时在三原学生演出的两个话剧，借以反映那时师生的新思想的一斑。

第一个剧叫《新理想国》。剧情大要是这样的：

一位富有资财的旧家庭老主人，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威武，次子

富贵，三子生民，各人都有自己的抱负。

老人临终，召三子到榻前，三分家产。惟生民不愿受，将其应得之份，分给贫苦戚属及当地贫民。

威武从军事上发展个人势力，卒以武力攫取政权，建立了“北大陆国”。富贵往南洋经商致富，支配当地经商，卒经议会选举成为“南洋国”总统。生民则在本地人民中进行宣传教育，唤醒群众觉悟，号召人民起来共建自由、民主、幸福的国家。

后来，威武因穷兵黩武，侵略邻国，压迫人民，被人民起来革命，把他赶下台去。富贵因穷奢极欲，剥削人民，也被劳苦大众反对，失败逃跑。生民则宣传教育人民成熟，经过国民大会，向群众演讲他的施政纲领，得到人民一致拥护，举为“新理想国”的第一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实行新政。

再后，因邻国进兵侵略，生民率领这个新国家的人民为保卫祖国而战。生民不主张全靠武力，乃向敌阵散发传单，促敌军士兵觉悟，厌恶不义的战争，卒致发生大效，敌因士无斗志，退兵。但生民因在前线中弹受伤，临死时，遗嘱全国人民，爱护这个“新理想国”，使之发扬光大，实现人民的和平幸福生活。他最终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公理才是强权，不是强权即公理。我虽然要死了，但我是为了尽自己应尽的职责而死的！”

第二个剧是《列宁传》。

剧一开始是列宁因长兄亚历山大从事革命活动，谋刺沙皇被捕杀害，受到了很大刺激，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意志。他在悲痛沉默中忽有所悟地对母亲说：“不能走那样的路”——指民粹派的暗杀手段。

接着演出列宁在大学里宣传革命，在彼得堡工人中进行组织活动，以及被放逐于西伯利亚，避难芬兰，列宁处处积极进行着革命活动。十月革命前列宁回国完成革命准备，指导十月起义，炮轰冬宫。最后

一幕伟大场面是列宁在苏维埃大会上宣布成立社会主义新国家和颁布“和平法令”。

《列宁传》一剧中有这样一段歌词：

“……世界民党是我们布尔什维克，一锄一锤，这红旗要照耀万国。……博爱、平等、互助，才能真改革，无阶级，无贫富，更无黄白黑……”。

以上两个话剧是由当时的教师编写，由学生排演，演出时受到很多人的欢迎。这可以被认为反映那时靖国军区域一部分人的新思想的。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李子健，名秉乾，陕西三原县人，时为三原渭北中学学生，参加过三原学生爱国运动。

陕西靖国军辖区内的学生运动*

张卓如

（一）

一九一九年，我在三原县立高等小学上学。可能是“五四”运动后的不多几天，县城内的渭北中学、甲种工业学校、县立高小和西关的初小学生约千余人，在城隍庙内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一部分进步的教职员也参加。主要内容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不承认亡国灭种的二十一条件。会后，列成长队，吹打着洋号、洋鼓，在南北二城游行示威；每人各持小旗一面，高呼：“打倒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誓死不承认二十一条件”、“不自由，毋宁死”、“打倒军阀”等口号。这在三原是学生爱国运动的首一次。与会的人，义愤填膺，态度激昂，极端仇视亲日派、卖国贼和日本鬼子。大有此仇不报，不共戴天之慨。当时由于对“军阀”二字的含义不够了解，误以为凡是带兵的人都是军阀，所以大队每逢在军营门前经过时，群众一致挥着小旗，指向营门。把“打倒军阀”的口号，喊得特别响亮。城内驻军属靖国军系统，对学生群众的政治活动，不特没有任何阻止行动，而且在精神上是给支持的。这表现在一些常与学生接近的民党人士和进步知识分子，如在靖国军总司令部服务的李寿亭、蔡祥符、王德卿……等人，都参加领导了这次运动。因为靖国军的政治任务是反对北洋军阀的，那些卖国勾当正是北洋军阀所干的。为了激发人民的爱国热忱，取得群众对自己的拥护，他们的同情与支持三原的学生运动和西安学运在被反动当局阻止下的冷静情况相比，是可以理解的。

（二）

大约在一九二〇年的下半年，三原县立高等小学校的学生，曾经排演过两个大型话剧：一个是《新理想国》，主要的角色是生民（代表正义）、威武（代表军阀）和富贵（代表资本家），他们是一家三弟兄，各走一条路，经过复杂、曲折而激烈的斗争，生民终于胜利了，建立了理想的国家。又一个剧是《列宁传》，宣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的革命斗争。其中唱的歌词中有“世界民党是我们布尔什维克，一锄一锤，这红旗要照耀万国……博爱、平等、互助，才能真改革；无阶级，无贫富，更无黄白黑……”等句。这两个剧都是该校教员蔡祥符（留日学生）主编的，李寿亭（也是留日学生）、雷绍元曾给予具体协助。计公演过两次。靖国军一些负责人物均莅场观剧，并给予好评。允其是《列宁传》一剧，第二次是在靖国军总司令部公演的。当时适值渭北各县学生运动会结束，为了庆祝大会的胜利闭幕，以此剧作为招待演出。所有三原、泾阳、高陵、富平、耀县、淳化、铜川等地参加运动会的师生，都受到一次新思潮的教育。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靖国军的一些主要负责人物，受“五四”运动影响，对新思潮的宣传，基本上是支持赞助的；不然的话，一个宣传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戏剧，怎能在司令部内当众公开演出呢！？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继凡尔塞分赃会议之后，美帝国主义者又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在华盛顿召开有九国参加的太平洋会议。提出所谓“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意见，在一九二二年二月间缔结了九国公约。其目的是造成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控制中国，一方面承认日本有继承德国在我国山东的权利，一方面又在实际上为美国独占中国作准备的局面，来打消日本的侵华计划。噩耗一经传出，

举国人民愤不可遏，尤其是青年学生，罢课游行，奔走号呼，誓死要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不承认帝国主义列强共管中国。三原当时在靖国军范围之内，第三师范、渭北中学、甲种工业学校等学生的爱国热情如火如荼，成立了反对太平洋会议后援会，罢课月余之久。把所有同学组织成若干宣传队，分赴泾阳、高陵、富平、耀县、铜川、淳化等地进行宣传。一部分同学留在县内作就地宣传，供给各地材料和指挥联系工作。当时我在第三师范甲级上学，是留校工作负责人员之一（后援会副会长）。记得运动一开始，群情非常愤激。后援会怎样决定，大家就怎样坚决执行。学校教师不加阻止，靖国军当局也从没有干涉过，而且无论在三原街头或是赴外县宣传时，同学们对当时统治者的任何谴责与激昂叫骂，也没有引起过他们的反感。相反，同学们的正义行动，还得到他们的同情与支持，如：同学们罢课游行，他们不加干涉，分赴外县（靖国军辖区）宣传，每到一处，通过所在政府和学校还解决同学们的食宿问题。第三师范一个叫张波的同学赴富平宣传时，曾咬破手指，大写血书，各方面很受感动。这一切就具体说明了当年的靖国军是支持学生运动的，是一个比较进步的军事政治组织。三原以后能成为渭北的革命中心地，我以为这和靖国军的政治主张与其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是有连带关系的。

（四）

靖国军的一些负责人物，很注意提倡教育。在他们的管辖区内，只要力所能及，就大量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据我所知，如在三原由于右任创办了民治小学；在大家倡议下，先后创办了渭北中学和陕西师范学校（后改称第三师范）。并筹集款项，给县立高等小学另建新校，还在这个小学的基础上创办三年制的县立中学。另外，胡立生在富平庄里镇也创办了立诚学校；于鹤九在淳化方里镇也创办了方里小学。其他各地创办的学校听说还很多。一时军人办学的风气很盛，人

才较多，给以后渭北文化中心地打下了初步基础。他们还能采纳人民意见，改正不良作风。对学校师生的某些偏激行动，不是用镇压的办法去制裁，而是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开导。如在一年的三原“腊八会”上，他们为了筹款，沿旧习大摆赌博，用席子搭的赌棚连绵了几条街；我们师范学校学生看见了，就在会场宣传台上大声疾呼地严加指责。胡立生听见了，觉得学生说得对，当天晚上就命把赌棚完全拆去。又如在三原举行的渭北各县联合运动会上，富平一高的学生因在运动会上的成绩不好，迁怒于三原一高的校长，竟把那个校长打了一顿；而三原一高的师生为了抗议富平学生的非法行为，又把运动场中的旗竿摇了，声言不惩办打人的学生，决不继续参加竞赛。因此，形成了对立的僵局。胡立生对这件事情，采取了说服教育的方法，先分别到两个学校去对教师和学生进行说理，让把运动会继续开完，然后在司令部召开联欢大会，让两校负责人在会上互相道歉；最后还由三原一高学生演出《列宁传》话剧，使大家受到教育之后，尽欢而散。我觉得他们既热心教育，又爱护青年，也有民主作风。按当时的情况看，对渭北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各方面，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

当然，靖国军在旧民主革命阶段，是有它的一定程度的进步性。以上所写三数事，仅是一些零星回忆和个人的幼稚看法。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七日）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张卓如，陕西三原县人，时在三原师范上学，系当时三原学生爱国运动组织者之一。

陕西靖国军四县学生运动会略记*

叶雨田

陕西靖国军在名称上看来是同北洋军阀作军事上的斗争，占到陕西关中区域近二十余县。但它在民政教育和地方建设方面，都做出了不少成绩。兹就当时靖国军的政治中心三原（总司令部所在地）等县，于一九二〇年联合附近各县，在不妨军事行动方面，乃于秋日各校会操，开了四天运动大会。就可以看出来当时对于培养青年人才和注重教育事业，明晰一斑，而推及对于其他各方都是可以反映其建树的。

一、三原参加的是：渭北中学、渭北师范、明治小学、三原县第一高等小学校。带领负责人为张用章校长。

二、耀县参加的是：耀县高等小学校、耀县乙种职业学校。带领负责人为宋祝三教育局长。

三、富平参加的是：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立诚中学校、通川丙等小学校、东璧丙等小学校（举手二十名，因该校正筹备）。率领负责人为郭继祖校长。

四、同官参加的是：同官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梁某教育局长率队。

参加的单位和学校并负责人联络组成后，乃设立筹备处于富平县教育局，地址也就选定为富平迤小庙操场。运动项目，为田径，跳高，跳远，抛铁饼，木马等二十余项和团体运动。于大会后休息的一天，又有足球赛和讲演会，共计时日为五天。其供应给养并生活诸事均须事前筹备就绪。会中评判人员，亦先征得各单位推荐教职员组织，免得临时来不及，各单位于九月底十月初陆续到达富平。

十月三日，四县学生运动会于是日上午十时正式开幕。除各单位学生一千七百余人外，还有富平附近各区初级小学校二十多处参加开会典礼，共约四千余人，把会场围成一个大圆形。公推渭北师范学校校长张用章宣布开会并致辞，次由富平县长张建寅（虎山）宣读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祝贺词后，各项运动就开始分组分批按照会场规定计划举行。由十一时直到下午三时乃止。第一天为两项短距离赛跑和跳高，并插演了两场团体操。第二天当开会时，会场中早已立着一位穿高级军服并围多少人在一起，乃系靖国军总指挥胡笠僧（景翼）来参观运动会，先晚由三原到富平。他在会场巡视了一周，各校学生掌声雷动。他以来宾身份，在会场派他的弁兵传达各项节目，肩上木牌，转圈通告。于是各同学们特别起劲，中距离赛跑突破了我省以往纪录（细目记不起来），抛铁饼等项运动也赶上了省方（民国六年七校运动会）。因各校纷纷要求表演团体操，于是当天节目略变，在大场中划分四处，由名校选择已报过的团体操中精彩的表演。一时会场四处行动起来，欢歌击舞，跳越声样，使人目不暇接。曾记最精彩的为三原高小旗语运动，系别开生面的一个动作。第三天是些拔击用力的动作，如跳木马、越栅碍、竞走，还配合了几项团体操。第四日开始尽量作团体表演，最后为长距离赛跑。计共三组，渭北中学得了两个第一，立诚获得第一的是姜福林，亚军则都落在渭北师范。到了下午四时，由富平教育局长李子平致闭幕词后散会。

第五天上午十一时，在富平第一高小开评奖会。记得单位方面以渭北中学第一，立诚中学第二，渭北师范殿后。小学方面以富平为首，次辉县，次民治，次同官等不学。同时还作了讲演竞赛，以渭北中学张某为第一，通川丙等小学某十岁小学生为第二，余记不清楚。

奖品种类也很多样，如图书、音乐用器、生活用具之类，还有货币二百多元，分发各校，着其自己办理实物，奖给各生。

当靖国军时期，各地办学，竞成习尚。即富平一县而论，原有高等小学两处，由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已增加四处，正筹备的（曹村到贤镇）尚有两处。其他如三原更不必论。渭北联合开运动会尤为首创，军政人员，莫不重视其事。人仅知靖国军是反对北洋军阀和陈树藩，殊不悉在教育、民政、建设、民运（如民十在三原“五七”国耻数万人纪念会）等方面，都在旧日基础上大有发展。唯因时间近半世纪，记忆疏漏，故只述及概略，以供参考。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

陕西易督经过简要记载*

韩 稚 甫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农历四月二十一日），易督之说已确，明令已登《秦中公报》。其文云，大总统令：特任陈树藩为祥威将军，着即来京供职。又一令云：特任阎相文为陕西督军。陈树藩的举动，表面观之，已电告中央暨全省各界，表示遵令交卸，正办理经手事件。而据传言，则在布置兵马，筹划战略。盖阳示服从，以缓其师，阴谋抵御，以待其来。

六月二十二日（农历五月十七日），近闻阎相文督军已抵潼关。陈树藩预备交卸，尚无何种破裂之形迹。今午公署办电一件谓：已派各界代表赴潼关晋谒新督。并闻阎相文督军代表苗、夏两咨议，亦有明日回潼之讯。事机之好坏，想已决定，特局外人不得揣知。

六月二十八日（农历五月二十三日），易督风渐近沉寂。盖以双方代表正在接洽之际，和战两途尚未趋于极端故耳。今午闻友人谈及谓：新督军已将其代表撤回。陈树藩军亦汹汹欲试。观察外形，似有破裂之虞。然新督军以向曹锟索饷，冯玉祥有按兵不动之要挟。陈树藩军亦以封赏未周，张飞生有解甲归农之辞呈。是则两方内幕俱生掣肘，以言激战，尚非其时。

七月一日（农历五月二十六日），易督事，日趋激烈。惟直军联络三原靖国军，绕陈军之后，已见彬、永、旬各县电报。张钫、王珏、刘一敬、曹世英等围攻各县甚急，盖具有援凤翔郭坚之意。汉南、兴安一带，复为直军之某师进据；东路直军亦逼近临、渭。陈军以腹背受敌，不战而怯，且其内部姚振乾团长已有不听调动之表示。陈树藩

势成骑虎，遂有孤注一掷之想，故昨、今两日几于开战。省议会长南某为维持地方计，要求刘镇华省长劝告陈树藩退让，以免生灵之涂炭。刘以书札寄告，词意恳切，并派祝鸿元厅长、景志伊秘书，明日赴渭，再向直军婉商，以息事宁人为先务。事实如此，未知其结果如何。

七月七日（农历六月三日），阎相文新督军于今午后三时入西安城。

七月十三日（农历六月九日），传言陈树藩有弃军入南山之说。今据筱峰说，兴、武一带，战事甚激。虽其大势已去，部伍未溃，似非主将逃逸之象。沿途人言，陈树藩尚在兴平。今午见中央来的佳电〔九日〕，嘱刘镇华转达陈树藩，内容谓："既称交卸，盼早日来京，所存以前事实，概免置议。现在遄行何方，并望示知。云云。"由此看来，陈之行踪，极为诡密。中央对待，尚未破裂。

七月十四日〔农历六月十日〕，市面张贴阎相文布告，对陈树藩称为匪、逆，并谓其二三其德，包藏祸心。对于陈军将领之家属，饬各报明军署，以便保护。盖视为俘虏，特加以监视耳。

又有言，督署发出通告，劝告陈军官佐，数陈树藩私开烟禁，增加税款，克扣军饷各罪状，张诸通衢，俾众周知。

*本文选自韩稚甫《日记》第六册。

冯玉祥部一九二一年入陕简忆*

宋 哲 元

陕西自于右任同胡景翼等组靖国军名义，在三原独立已久。陈树藩逐陆建章而代之，陕局纠纷益甚。奉军乘机欲派兵入陕，许兰洲统兵潼关，连战皆不利，旋即撤回。

直系柄政，更易陕督之议已决。刘镇华之镇嵩军与张锡元之第四旅表示中立。政府遂以阎相文为陕西督军，以阎治堂之第二十师、冯玉祥之第十六旅，分道入陕。

六月，冯部即抵闵、灵，进取潼关。至灞桥将敌击溃缴械，遂抵长安。陈树藩知抗拒无力，溃奔汉中。时吴新田师由商南绕至，阎师、张旅均会师长安。

七月七日，阎相文抵省就督军职，冯即率部驻咸阳。政府以十六旅频年血战，劳苦功高，编为中专第十一师。以冯练兵有方，升任师长。宋哲元升任团长职。

八月，阎督以军饷无着，仰药自尽。政府以冯公玉祥继任陕督。励精图治，陕人称之，至于除郭坚，取消靖国军，任胡景翼为师长；派吴新田赴汉中，驱逐陈树藩，均事迹之荦荦大者。是为本军二次入陕之经过也。

（兆庚记录）

*本文系《陆军第二十九军原始及现在志略》中之一节，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宋哲元时任冯王祥第十六混成旅团长。

陈树藩溃败逃川前后*

张丹屏　朱叙五　张桓宸　朱霞轩　何汉卿

直皖战前陈树藩的如意算盘

陕西驱逐陆建章之后，陈树藩因利乘便爬上了陕西督军的宝座，大权在握，煊赫一时。陈原系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生，因段祺瑞曾长该校，遂以师生之谊，投靠在段的门下，与皖系各军阀沆瀣一气，同流合污，参加了徐州的督军团会议，在陕西横征暴敛，积极扩充他的反动武装。当直皖两系争权夺利的矛盾尖锐化势在必战的时候，陈树藩的如意算盘是协助刘镇华抢占河南督军，释放胡景翼回三原，结束陕西靖国军的分割局面，调于右任为陕西省长，而自己仍盘据督军职位发号施令。如果皖系战胜，段祺瑞取得北京政权的话，他把这个计划密电当时住在北京的党仲昭，向段祺瑞陈述，段认为可行。党即专程返陕，这是一九二〇年阴历五月间的事。陈一面释放胡景翼返回三原，一面发表党仲昭为商洛剿匪总司令驻潼关。拨张丹屏、陈世钰两个团归其节制。刘镇华也调张治功、憨玉琨两部由党统率。意在候皖军能打几次好仗，就令他们迳出河南，强占洛阳开封，实现其原定计划。但没有料到直皖战争仅仅在四天内皖系各军竟以彻底失败而告结束。段祺瑞引咎下台定国军昙花一现。这对陈树藩说来，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他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不得不派张丹屏奔走于吴佩孚、王占元、张作霖之间，希望转圜。结果在北京张作霖、曹锟、王占元三省巡阅使会议上，仍决定撤换陈树藩而代之以阎相文。

当时陕西的军事形势是这样的：除陕北的井岳秀自保一隅，不参

加任何一方外，靖国军的总部和三路、四路、五路、六路以及滇军叶荃部分驻在渭河以北之高陵、三原、同官、耀县、旬邑、淳化一带，第一路郭坚部驻岐山、凤翔、陇县等地；陈树藩部张丹屏、陈世钰两团驻潼关，刘世珑驻大荔，张飞生驻乾县、永寿、彬县、长武，刘世杰驻商洛，张仲仁驻汉中。可是就在陈树藩所能控制这一片地区中却交错地驻有北洋第四混成旅张锡元部（驻渭南二华），北洋第十五混成旅贾德耀部（驻宝鸡、凤翔。贾德耀后调汉中镇守使，旅长由管金聚接充），周至、眉县等地驻的是刘镇华的镇嵩军。这些部队名义上统归陈树藩节制指挥，实际上各自为政并不完全听从陈的命令。现皖系垮台，直系登场，更其是各自有各自的打算。迨三省巡阅使会议决定撤换陈树藩的电报到达西安，那天正是陈树藩为他的老太爷庆寿的日子，真是嘉宾满堂，履舄交错，张灯结彩，竭尽其奢侈铺张的能事。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接到这样不祥的消息，我们想陈树藩内心里够难受的了。他却悄悄地把电报压起来，不作声张，敷衍过去。再过几天，陈和刘镇华把朱霞轩找去，陈对朱说：“我们的部队将要向西移动，你去任咸阳县长，担任筹办全军粮秣事项。”刘镇华也说：“到咸阳可以放手去做，一切事情有我给你帮忙。”就这样会衔委朱为咸阳县长。原来陈树藩和靖国军对战的时候，打算借外来的兵力把陕西靖国军消灭。这些客军来陕并没象陈所设想的那样，把靖国军搞掉，却长期驻在他的地区内，徒增加陕西人民的负担。如今时移势变，原来请来援救自己的力量，却变成帮助敌人拆他的台的助手。真可以说孽由自作，夫复怨谁！刘镇华更其狡猾，口头上甜言蜜语，欺骗陈树藩说：“我家住在河南，你干，我帮你到底，我连家都不要了。”暗地里却早派马连翘和直军拉上关系，陈树藩还闷在鼓里信以为真。

皖系失败后陈军的部署

陈树藩估计到直奉两系绝不可能合作到底，他们彼此终归不免一

战，以达到独揽北方政府大权的目的。但阎相文、冯玉祥带二十师和十六混成旅由潼关进逼，吴新田带第七师由荆紫关挺进，在几路大军压迫下，关内直系军队又有张锡元、王锡三（管的后任）等部驻在肘腋之间，西安以东势无自己部队立足之地。遂决定以兴平为中心，以咸阳为前线，把部队集结起来，凭河固守，静待直奉两系的变化。基于这种想法，遂调驻在大荔的刘世珑旅移驻咸阳（这旅是陈树藩的主力之一），张金印部驻兴平，并着镇嵩军让出周、眉沿终南山口地区，由他的部队接防，作为失败时逃往汉中的退路。还令姜宏模的骑兵团活动于大荔、蒲城之间的渭河两岸，以牵制、威胁西进直军的右侧背。

陈树藩对靖国军整体说来，是有你无我不能并存的死对头，但就中最恨的是郭坚、曹世英（俊甫）两部。而对郭坚尤恨，始终必欲消灭之而后快。他对胡景翼则较有好感，认为胡有作为，能够担当得起一方面的任务，常对人说：“接替我的人，陕西只有胡景翼。”所以从固市把胡掳回西安没有加以杀害，这或者也是原因之一。当直皖战争快要揭开的前夕，奉军把原驻岐山、乾县的鲍、夏两旅调驻豫西观音堂一带。这时郭坚部已由奉军收编，（同时收编的还有樊钟秀部，郭原是靖国军第一路，樊原是靖国军第二路。）所以奉军东开时把岐山防地让给郭坚部的麻振武驻扎。一九二〇年夏季，陈树藩抽调了他的大部兵力，协同一部分镇嵩军，亲自指挥围攻岐（山）、凤（翔）两地，打算消灭郭部，为他集中主力于兴（平）、咸（阳）以待局势变化的预定计划扫清道路。双方遂展开激烈战斗，不料打来打去，终究奈何不得郭坚，战事形成胶着状态。这样一直相持到一九二一年直军入关，陈树藩被赶下台为止。现将陈树藩在彪角镇（凤翔的一个集镇）四月二十三日给胡景翼的亲笔信附在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些情况。

“景翼如面：予西行已一月矣。凤已合围，已令各军作夹壁以围之，只留一面，已预设伏，不日当可解决。郭坚数求抚，

业已拒之，此股不除，终为陕民之害。汝速将曹世英股除之，只要汝学好，予绝不乘汝攻曹而击汝部。”

在陈树藩看来，那时的靖国军已支离破碎，不能够形成一个整体力量（事实也是这样），郭、樊两部已由奉军收编，樊部并已随许兰洲出关（随许出关的还有郭部刘锡麟），第六路卢占魁跟着滇军叶荃经四川去滇，渭北三原一带只有三、四、五路，而五路高峰五部人数不多，实力有限，不足为陈之大患。如果三路曹世英能够为胡景翼消灭，则原先放胡回去收拾靖国军的愿望即已达成，从而联络胡部集结主力于兴、咸静待时局变化而重新上台的打算就越大，所以力促胡景翼消灭曹世英部。但胡、曹两方早和直军有所接洽，胡景翼并没象陈树藩所要求的那样与曹世英公开决裂，后来伙同起来反而成了收拾他的残余的势力。

一触即溃，退逃汉中

当局势发展尚没明显表现出来的时候，陈树藩自信他的打算是确有把握的，趾高气扬，踌躇满志。在给胡景翼另一封亲笔信中说：“一切事予均有办法，谋陕者固多，有予在无论直奉决不能轻易拿去，汝速将河北诸匪收拾。”又在给北洋政府辞职电中有这样几句话：“否则，丸泥可以塞函关，纵竭阎、吴两师之力，悉索相临，树藩敢决其无济于事，不过徒苦秦民而已。”陈树藩所部的实力，这时连他自编的汉武军合并起来，尚有三万多人。如果真能合力抗拒，对直系说来还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但这些以权利结合上下离心的封建军事集团，在紧要关头早已各自为谋，谁肯为陈树藩的个人利益卖命。所以直军毫无阻挡地长驱直入，很顺利地占领了西安。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开到咸阳东渭河对岸，仅以大炮向咸阳城轰击，城内刘世珑的守军就慌乱起来，士兵趁机抢劫，顿时把城内搞的乌烟瘴气，秩序大乱。刘世珑看见情势不妙，即向冯军投降，在匆忙中找不到白旗，就令他的副官把

床上的白布单子用竹竿悬着插在城上。陈树藩训练多年依靠的主力之一，就这样不战而投降冯玉祥，在开往大荔的途中被直军缴械。陈树藩听到刘世珑咸阳失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不干了，叫人家来罢!”带着他的卫队骑兵一百多人，经由眉县的斜峪口逃往汉中去了。兴平的张金印也把队伍交给他的团长李纪才溜之大吉。紧接着曹世英率部到兴平城外迫着陈部缴械或归他改编。就在这个时候，胡景翼从三原来到咸阳找朱霞轩（朱任县长），他对朱霞轩说：“你和李纪才很要好，请你去兴平一趟，劝他归我收编。”朱霞轩衔胡命到兴平后和部队一接头，才知道这个部队正与曹世英商洽改编办法，大体上已接近成熟，李纪才那天就是为此出城外和曹世英当面会商。晚上李纪才回来，朱把胡的意图告诉他们后，李纪才首先说：“胡景翼是我的老长官，我是愿意归他的，看大家意见怎样？”当场都无异议，这个部队就决定归胡收编。第二天曹世英派人送来委状时，李纪才当着来人面前把委状撕掉。因而又引起胡、曹两方之间争执，经过多方调停，才说好把兴平现存几十万杂色子弹给曹，部队则仍由胡收编了事。其余各分散驻扎的陈部，有的经周、眉退往汉中，有的为靖国军别的部份收编（如鲍桂堂归杨虎城），也有被郭坚缴械的。陈树藩所恃以祸陕的资本，至此大部分输光。所谓以一丸塞淆函，直奉都不能轻易拿去的谎言全部破产，仓皇逃往汉中，依靠张仲仁而另作打算。

最后挣扎，彻底输光

陕南镇守使张仲仁旅，原是陈树藩几年前买了一批日造武器，在河北姚村召募编成的，中、下级军官多是陈的保定军校同学，号称装备精良兵员充实的主力部队，也是陈树藩自认为最可靠的力量。陈树藩逃踞汉中，还想收拾余烬，依靠张仲仁作最后挣扎。这时陈的残部王扶九、曾子才、苏贻谷等等，连张仲仁旅集结在汉中的尚有一万多人。可是张仲仁和曹锟是换帖兄弟，早在直军入关之前，曹锟就派金

聘三住在张的部队里从事活动，而他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又多是直鲁豫人，乡土观念很重，暗地里和金勾搭起来。直军入陕陈树藩逃走后，刘镇华已倒向曹、吴，却还以慰劳名义派朱霞轩到汉中观察动静。朱到汉中见陈树藩成天以打“麻雀”消遣，朱偶乘便问陈怎样办时，说：“你和仲仁商量去罢!”而张仲仁又每日务功坐静，末管正事。朱霞轩问他，他说：“看督军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彼此推来推去，终究得不到要领，逼得朱无法，就请他们给刘写个复信好回去交代，他们才写了一个表面敷衍的信交朱带回。朱霞轩深深意识到这些大小军阀在敌人当前的紧要关头，还不作打算，过着醉生梦死的腐朽堕落生活，真是令人难于想象的事！一九二一年阴历九月，直系冯玉祥、吴新田两路大军向汉中压迫，陈树藩部没怎样应战，仓皇退往川陕交界的大竹河，依靠其保定同学川军林宓（光斗，当时是川军一个旅长），打出西北自治军的旗帜。不久林光斗为其部下暗杀，接统该部的是林光斗的侄子某。而林的侄子与陈树藩素无渊源，粮秣兵饷都成问题。四川内部又非常混乱，各地驻军和民团见陈部武器较好，都经常趁机缴收其零星队伍的枪械。陈部官兵在饷粮不给、寄居异地的情况下，也不断纷纷逃散，所剩残余只有几千人了。陈树藩看见大势已去，前途渺茫，撇下他曾共过生死患难的部属，挟其多年来从陕西人民身上剥削到手的金钱，同着黄锡九潜往上海，过其优裕的寓公生活去了。这支穷无所归的部队，后来辗转为袁祖铭收编，改为川黔边防军第二路，在川黔边境合川驻了一个时期就星散了。

这是我们所知道的陈树藩失败过程的大概情况，事隔多年，记忆的不太准确，希读者指正补充。

---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朱叙五，山东人，保定军校学生。张桓宸，陕西韩城市人，时任陈树藩督军府军需。朱霞轩，陕西凤县人，时任陈树藩督军府职员，大荔、咸阳县知事。何汉卿，陕西长安县人，时任陈树藩督军府幕僚。

冯玉祥诱杀郭坚事实*

胡 英 贤

阎相文督陕后，看到陕西政治复杂，不易整理，因为人憨厚，又不忍多事杀戮，施行怀柔政策，吸收郭坚、胡笠僧等改编，拟不用一兵一卒，扩充直军势力，而冯玉祥等人从中作梗，极力反对，阎相文如堕五里雾中，仍调郭、胡等来省商议收复事宜。郭见阎督后，阎尽量安慰，并允予以改编，惟以名义问题，要他去向冯玉祥研究。而冯早知此事，即与吴新田定计，在西关营房安设埋伏。郭坚到营房时，冯、吴二人正在吃西瓜。冯说：郭先生来了，请吃瓜，而埋伏之士兵向外窥探，被郭发觉。当时拉着冯玉祥就问，焕章兄这是怎么回事？一言未罢，枪声已起，将郭坚枪杀在营房里。胡景翼、张飞生等闻讯遁去。冯将郭首悬于钟楼示众，并查抄郭之办事处，抄获枪械烟土甚多。此是阎相文服毒自杀之又一原因。在阎未死之前，曾亲书遗嘱一份，我将遗嘱收存很久，后因事过境迁，将它毁去。内中重要词句，我还记得两段。系用白宣折纸写的，字大小不一，别字很多。外面写阎相文遗嘱，内有：一，陕西不能统一，我力不能为；二，胡笠僧我与他朝携手，晚打仗，人家笑我无信；三、四条款甚多，我记忆不清。在阎相文灵柩起程后，冯玉祥以众论纷纭，不可遏止，为了逃避罪恶起见，特电保定报告曹锟，将阎被迫致死的罪过，诿卸于军需课长王金城，谓王为争委县长逼迫阎督盖印，并有夺印等不法行为。王扶阎柩抵保定时，即被直隶督署军法处将王扣押审讯，后经大家证明无罪，改令王金城在军法处内清理阎相文任内历年经费，报销清楚。我们在陕督署的全体军需人员，移住军法处办理报销结束。三个月内完全了

结清楚。此系冯玉祥诱杀郭坚的事实经过。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日）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资料办公室。胡英贤时任阎相文部译电部主任等职。

陕西渭北十五县国民大会
关于取销陕西靖国军名义推于
右任为陕西自治筹备会长通电*

（一九二一年九月）

北京徐大总统、靳总理、各部总长、张翔初将军转同乡诸先生，广东孙大总统，参、众两院，陈总司令，各部总长，保定曹巡阅使，汉口吴副使，张敬舆先生，张伯英副司令，西会馆李约之先生转各同乡诸先生，盛京张巡阅使，上海岑西林、章太炎、唐少川、王儒堂、伍秩庸、景梅九、李印冷、孙伯澜先生，李龙门、周愚夫、寇圣扶先生转同乡诸先生，南通张季直先生，成都熊锦帆先生，各省督军、总司令、省长、省议会，各特别区域都统，各师、旅长，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各报馆钧鉴：

陕民不幸，天降鞠凶，段、陈勾结，祸陕连年，总指挥胡公恫念民生，树帜靖国。兵连祸结，历时五载，加以饥馑交臻，土匪蜂起，淫掠烧杀，侵暴无辜，陕民十室九空，疮痍满目。兹幸吴巡阅使本爱民之怀往救之，又奋然率兵先入。陕人影从，段倒陈继。人望太平，爰求胡公召集国民大会解决陕局，于本月十九日起至二十一日止，在三原城隍庙开会。到会十五县，代表二百九十六人。首由各代表请求胡公提议取销靖国军名义，经大多数赞成，通过，欢声雷动。且由大会公推于总司令改充陕西全省自治筹备会会长，主持民治，造福将来，亦经多数赞成，通过。至善后一切问题，旋经各代表提出议案七则，均属切要，全场一致认可，请求军民长官承认施行。余如民选省长诸

大问题，静待庐山大会解决处。诸公俯顺民意，尊崇高论，俾瞬睫陕局得一结束，庆幸何如。仅先电陈大略，仰抒廑注，详情后布，伏乞垂鉴。为祷。陕西渭北十五县国民代表左子缙、耿秉耀、王自荣、田树楷、刘舲溪、韩宪、魏伟琴、高番、邢国佐、同保瑞、李辑井、高仲藩、穆焕堂、宥宗月无、吴仲突、纪缄三、侯仲厚等二百九十六人同叩。印。

*本文选自《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一辑第七册，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

孙中山致函邓宝珊
反对陕西靖国军接受直系军阀改编*

宝珊仁兄惠鉴：

陕西靖国军起义以来，血战历年，苦心孤诣，中外共仰。乃闻立生忽受奸人蒙蔽，召集少数无赖之徒，托名国民大会，变更靖国军名义。以堂堂护法之师，受伪廷督军之改编。不特败坏纪纲，为西南各省所不容，即于其个人节操，亦有大亏。如执迷不悟，恐此后身家之安全亦不能保。郭司令坚附伪督被害，即其前车之鉴。闻于总司令及靖国军各统兵长官，咸明大义，誓不附和，为之欣慰。尚望足下坚持初志，首折不挠。现在，正式政府已决定出师援鄂，文克日出巡，以作士气。连日接蜀电，川中刘总司令，仗义救邻，有进无退，现复大举增援，陆续进发，声威大振，肃清武汉为期不远。陕靖国诸君万不可稍自暴弃，功亏一篑。语云有志者事竟成，惟足下勉之。只因有便人赴陕，特修寸楮，借问劳苦，并以为勖，诸惟为国珍重。

孙　文

附：冯玉祥函电三则

（一）冯玉祥致于右任胡景翼函[①]

三原于总司令右任仁兄、胡总指挥立生仁兄大鉴：阎督出缺。奉大总统令特任冯玉祥署陕西督军。等因，奉此。遵于本月[②]二十七日接印视事，呈报中央在案。惟弟学识浅薄，陨越堪虞，素叨挚爱，尚望教言时赐，以匡不逮，为盼！特电奉闻。弟冯玉祥叩。

（二）冯玉祥报请北庭委胡景翼为吴佩孚部师长电[③]

万急。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陆军部钧鉴：盛密。我军入陕，陈树藩败退后，靖国军总司令于有任、总指挥胡景翼等迭派代表到省，表示服从，愿受编制，并请两湖吴巡阅使主持，将该部改编为师，以资收束。业奉吴巡阅使令准，照陆军章制改编为陕西暂编第一师，饷由陕出，并任胡景翼为师长。该部队伍尚在编制中，惟于上月有[④]日已通电取消靖国军名义矣。谨先电禀伏乞备案，陕西督军冯玉祥叩，鱼[⑤]印。

（三）冯玉祥报请北庭委胡景翼为陕西暂编第一师师长电[⑥]

万急。北京大总统钧鉴，国务院、陆军部大鉴：

此次我军入陕，在中央救民水火之意，仰托国威，陈氏溃逃，余部虽未尽肃清，而三秦人民感知国家德意。靖国军总指挥胡景翼于九月十九日在三原召集河北十五县公民开会，当众宣布靖国军树帜缘起及极应取消之理由，业于九月二十五日通电取消靖国军名义矣。该部队伍改编为师，已奉两湖吴巡阅使令，以胡景翼为陕西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该部现正改编，拟以岳维峻为第一旅旅长，田玉洁为第二旅旅长，电请转请任命前来。查此次该部毅然取消靖国军名义，归诚中央，仰体国家拯救陕民之德意，而深明顺，其功其心亦是可嘉。拟请任命胡景翼为陕西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岳维峻为第一旅旅长；田玉洁为第二旅旅长。以专责成，而示鼓励。如蒙允准，即请早日发表，以昭激励，不胜叩祷待令之至。陕西督军冯玉祥叩，元[⑦]印

注：①本文选自《冯玉祥书牍》，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

②“本月”似指一九二一年八月。

③本文抄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

④“有”日指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⑤“鱼”日指一九二一年十月六日。
⑥本文选自北洋政府参陆办公处档案一〇一四号。
⑦“元”日指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三日。

北庭委胡景翼为陕西暂编第一师师长函①

迳启者，准西安冯督军鱼电②称：于右任、胡景翼选派代表到省，表示服从，并请吴巡阅使主持将该部改编为师，业奉吴使令照准，为陕西暂编第一师，饷由陕出，并任胡景翼为师长，于右任总司令名义已通电取消等语。除原电业准，分致不录外，相应函达。

贵部查核办理可也

此致

陆军部

注：①本文为北洋政府“院函第二〇七五号”。
②“鱼电”指冯玉祥一九二一年十月六日致北庭，请委胡景翼为陕西暂编第一师师长电。

*本文原件存政协陕西雀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标点符号系本书编者所加。

高峻接受刘镇华改编*

一九二一年夏天，直军阎相文入关，与靖国军合力击败陈树藩，高峰五也派遣他的骑兵团长雷龙溪，出兵兴平，参加了驱陈的战斗活动。陕西的革命党人，几年来的护法、靖国、讨陈运动，至此告一段落。

同年八月间，冯玉祥在西安诱杀了郭坚，曹俊夫、高峰五在彭仲翔先生的急智指示下，逃出省城，免遭毒手。此后俊夫和笠僧都先后受了直军的编制。杨虎城迎接于右任至武功，一直把靖国军坚持到一年由白水进入陕北。当杨部通过白水时，刘镇华密令高部，迎头痛击。峰五却有意搁置了刘的电文，不让任何人知道。大约是六月十四、五日的夜间，杨派副官某致函峰五。峰五命令军需长杨津函暗中接见，赠送给杨部现款三千元，并指示了北上路线，因而杨部安全地通过这里。此时峰五看到大势已去，为了保全自己的实力，也才表面上接受了刘镇华“陕西暂编陆军第六混成旅”的伪命，不久又改编为“陕西陆军第二混成旅”，任旅长。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

陕西靖国军末期高陵事变见闻*

叶雨田

陕西靖国军反对军阀陈树藩的斗争，当于右任回陕以前，虽因各方行动未尽协调，表现出松散无力，但其反陈目标则是统一的。

一九一八年八月，胡景翼、曹世英等迎请于右任回陕，成立总司令部于三原，并统一改编各方面军队为六路：以郭坚为第一路，樊钟秀为第二路，曹世英为第三路，胡景翼为第四路，高峻为第五路，卢占魁为第六路以后，阵容为之一振。但为时不久，就连续发生不幸事件，如胡景翼在渭南固市为陈树藩所扣押，井勿幕在兴平南仁堡又为李栋材所杀害，严重地打击了靖国军对敌斗争的意志和决心，开始走向下坡路。及一九一九年春，北洋政府派遣的数省军队大举援陈，靖国军处于五倍以上的优势兵力的压抑下，首先樊钟秀、郭坚两部接受奉军许兰洲的改编，随后卢占魁部又随着援陕滇军叶荃部南下入川，从此靖国军就进入瓦解阶段。特别是一九二〇年夏季直皖战后，直军阎相文、冯玉祥等率部入陕，陈树藩败逃南山，这时，靖国军数年来所揭橥的“反段倒陈”的政治目标既失去现实意义，而在新的形势下又未能提出新的行动方针，于是就有部分军人为了保存实力，在少数文人的怂恿帮助下与直军拉拢，接受改编，这就逐步进入没落和消灭阶段。

当然，另有一部分军人和文人不甘于靖国军走向灭亡的。他们坚持贯彻孙中山先生反对北洋军阀的一贯主张，认为接受直军改编，就是投降直系军阀，有背靖国军的初旨，大加反对。这时靖国军的主要力量，除第五路高峻人少力弱，驻地偏僻（白水、澄城一带），不为

人所注意外，三、四两路，特别是第四路胡景翼部，实力既较雄厚，且控制着靖国军政治军事中心——三原、泾阳、富平和高陵等地区，而胡景翼又身任靖国军总指挥职（陈树藩溃逃之前，释放胡景翼回三原，胡得复任总指挥职），不唯举足重轻，抑且直接掌握靖国军的存亡命运。因此，在受编和反受编的过程中，便发生总部与三、四两路之间，三、四两路相互之间，以及三、四两路的内部一系列的矛盾和斗争。最后，终于出现了“高陵事变”。

我在靖国军第四路第二支队冯毓东部历任军需、连长、参谋等职，当“高陵事变”发生时，适因公留住三原。由于我对各方联系较多，人事较熟，亲耳听到和亲眼见到的事情尚不算少。现就记忆所及，概述如下，其中缺漏或错误之处，当所难免，尚请身历其事者予以补充和指正。

（一）

一九二一年农历四、五月间，直军阎相文率所部第二十师和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入潼关，接着吴新田部第七师亦由荆紫关入陕，这时陈树藩本想调集主力在西安以西进行对抗。不料驻守咸阳的刘世珑部，遇直军冯玉祥部一触即溃，同时，驻守兴平的张金印旅亦立不住脚，张首先离开部队个人逃跑。彼时，靖国军三、四两路正在兴平、武功之间截击陈军残部。张部李纪才在兴平率同所有残部先向靖国军第三路投诚，嗣因李与胡景翼有同事（同在陈部）、同乡（都是富平县人）关系，又改向四路投诚，经第二支队冯毓东（冯也是富平县人）招收，被胡景翼改编为第九支队。李投降后，陈在关中西路力量已基本肃清，而靖国军的实力，特别是第四路实力不但没有消耗，且较直军入关以前大大加强了。

陈树藩败逃后的陕西局面，摆在阎相文、冯玉祥面前的重大任务，就是结束靖国军问题。当时直军所采取的是诱导改编和武装威胁相结

合的手段。在靖国军方面，多数人已感到前途茫茫，企图另寻出路，保存实力。因而就有少数政客唱出“假途直军”、“曲线革命”的论调（据说是由安福国会议员李含芳等倡导的）。从这以后，就有一些谋士、说客奔走于保定、洛阳、西安、三原之间，谋求出路。胡景翼军队素质较优，实力较强，直系拉拢也较紧，为他奔走的人自较多；曹世英部实力虽较胡为小，内部人事亦较复杂，但因平日与民党人士联系较紧，在靖国军中仍有其一定地位，接洽受编，自不能把他放在圈圈之外。

不能否认，“假途直军”的论调，在当时是颇能投合部分地方人士的心理的。例如，一九二〇年五月田玉洁从泾阳发出东电，宣布“剿匪安民”，实现“和平”的主张时，就深得泾阳绅商富户的赞扬和支持。及直军入关，陈树藩败逃后，渭北地方就有人高唱：“陈树藩已倒了，正面敌人不存在了，体恤民艰，休养生息，斯为要图。”此时，刘镇华（当时充任陕西省长）又组织一班文人名为“政治视察团”，分赴各县视察，进行所谓“安抚”工作。这些人虽未进入靖国军区域，但其风声传播，影响所及，已使渭北人民企求和平、减轻负担的呼声愈唱愈高，这就使主张受编的人更加有辞可借。

一九二一年八月间，冯玉祥约请靖国军各路将领在西安聚会，郭坚亦在被邀之列。冯为了向靖国军各路施加压力，将郭坚枪杀于西安西关，同时成立西路剿匪司令部，冯自任司令，表示对陕局将采取断然措施。这就给靖国军各路指出两条出路：一条是接受和平改编；一条是继续武力斗争。何去何从，自行抉择。前来与会的胡景翼虽与阎相文一度接谈，但在冯的压力下，亦不能不同曹世英等仓皇返回渭北，计议应付时局之策。这时主张受编的人更大声急呼：“如不迅速接受直军改编，郭坚的下场，可为前车之鉴。”于是三、四两路接受改编的趋势就急转直下了。

同年九月间，吴佩孚派泾阳周赞元（愚甫）、三原赵世钰（其襄）回陕，与胡景翼接头，劝其早日接受改编，息兵安民；周、赵两人并在西安与冯玉祥交换了意见（此时阎相文已死），这就使受编空气更加浓厚，办法更加具体。因此，在三原就引起许多议论，也发生不少谣言。

尽人皆知，于右任对受编问题是坚决反对的，围绕在于的左右的文人们，如李元鼎（子逸）、茹欲立（卓亭）等亦都抱着同样态度，而吴希真、李养初、李椿堂、李秋轩等更在做着具体反对工作。这班文人对主张受编者口诛笔伐，不留余地；而主张受编的部分军人则散放空气，要以武力对待。遂使三原东西两关形成对立局面，东关以胡景翼为中心是主张受编者接头议事之地；西关以于右任为中心是反对受编者的聚会场所。在这种情况下，好事者便从中挑拨离间，使双方误会愈来愈深。加之有些弁卫人员乘机夺枪杀人（此时于右任的卫兵方朝宗被人枪杀在三原北门内的箔子巷口，夺去“快中快”枪一支），益使地方混乱，居民惴恐，大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与此同时，冯玉祥遣林开甲到三原向于探问口气，于当然拒绝投降，劝亦无效。于是这一对立局面就更加僵化了。

不过，于右任是毫无实力的光杆，平时依赖第四路发号施令，自不欲与胡景翼趋于决裂。当其双方误会日深，胡致书责于听信闲言时，于亲笔复书以央求的口吻对胡说：

> 聪明无比之立生，何以至今不曾觉悟！我如不爱弟重弟，则天厌之！我如对弟有一丝隔阂，则天厌之！我如有一点听信反对党的话，则天厌之！望弟吾疑我，勿以流俗悠悠之口，翻复是非之言，引为与本身名誉有关，大彻大悟，方为英雄。立生其再思之；右任复书。

就这样也未能把误会解释开，隔阂消除掉。于因此便迁住民治小

学的校园，整天吟花咏木，赋诗遣怀，其所写的“民治园二十首”，时人多称道之。据总指挥部参谋周耀武对我说：胡在这时对于似亦有所体察，曾于一个夜晚，亲至于家对于说：“事非得已，不管我采取怎样做法，我决不负孙先生（中山）和先生。”于笑送出。（另据材料，胡去于家时，于始而闭门不纳，继而于妻出来接见，上述的话是于妻转达的。——编者）不久，又有人对于说：“陈树藩释胡时，胡也对陈发誓说：‘绝不背督军’，今竟何如？”于亦笑而未答。于因三原环境恶劣，移住城北东里的唐园。当时为于通消息的是张立卿和李椿堂等。

于在东里期间，总以为曹世英或不至变节。因曹自辛亥以来，一直忠于民党，而其幕友中同盟会人较多，如韦协度、王烈（子忠）、吴子齐、吴清纯等，乃去高陵见曹，企图挽回危局。可是，于到高陵后，曹竟避不见面，派其秘书长张梦宾（张与于系同科举人）、韦协度、张瑞卿虚与委蛇。于因谈话不得要领，乃住在城外李子逸寓中，第三日即回东里。不久，又避居于淳化的方里镇。

三、四两路接受改编已接洽停妥，胡部编师，曹部编旅，名义番号，都经确定，胡即通过三原商会会长侯笃在城隍庙召开所谓“国民会议”，假托“民意”下掉靖国军旗；随后又派人将靖国军总司令的印信、牌子提去，并焚毁其档案，遣散其人员，这些措施，就不能不引起反对者更加反对，使矛盾益趋尖锐。

（二）

当时，接近胡景翼的人一致认为：胡为了保存和发展实力，接受直军改编，是与其素常的政治态度和军事主张分不开的。当靖国军发动初期，他曾在陈树藩的命令下，进攻过郭坚、耿直，堵截过高峻，对曹世英也持反对态度。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他有鉴于郭、耿、曹、高等所属部队，分子复杂，为害闾阎，既不是地方人民所需要的队伍，

更不能完成靖国军的革命任务。他认为要革命，就得先训练队伍，要训练队伍，虽依靠反动政权亦在所不惜。等待自己羽毛丰满，才能真正有所作为。他曾亲口对同闻臣讲："我打郭、耿、曹、高，是想把他们扰害地方的军队剿灭掉，自己起来再干。"不料，张义安三原起义，把他拖下了水，这是他十分不愿意的。冯毓东在祭张义安文中就明白的吐露出这一点。及至靖国军末期，南中（指广州方面）消息久断，各路分崩离析，而直军的压力愈来愈大，各地呼吁和平的声音愈唱愈高，处于这种情况下，胡走"假途直军"的路线，就不足为奇了。所以当时舆论界有些人承认胡军之倒向直军是走曲线革命，因而是积极的，也是必然的。

至于曹世英呢，也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人。当陈树藩倒台后，他就意识到：（一）靖国军这个团体，在与陈树藩的对垒中，尚可维持松散的团结，如今正面敌人倒了，即三路内部亦有分裂之虞；（二）渭北一隅之地历年供应靖国军的饷糈，已濒于山穷水尽的地步，韩、合一带的"硬肚子"不时向靖国军进攻，不能不认为地方人民对靖国军抱有严重反感；（三）更重要的是四路田玉洁公然派兵向三路驻在淳化的部队进攻，岳维峻公然将三路参谋于鹤九枪杀于三原东关，三、四两路意见不合，于右任居中是无能为力的。而且，就在这个时候，第三支队杨虎城部擅自从临潼的栎阳开赴西路武功一带，表示与三路脱离，使曹益感势孤力弱。处此情况，若不另寻出路，找到靠山，前途是不堪思议的。因此，他除与胡景翼进行拉拢，表示合作外，并派亲信田彦九在西安与冯玉祥联系，又去洛阳与吴佩孚挂勾，企图早日解决受编问题。这些认识和活动情况，曹在当时并未向部下详谈过或商量过。因此，引起许多人的怀疑和不满，这是他事后闲谈中对我流露出来的。

曹部军官和幕宾从来对胡景翼是有一种看法的。当直军进关，三、

四两路在西路收拾陈军残部时，曹部在兴平的戏子房围困张飞生部，吴希真和惠又光都说：“胡部人多势大，对各方、特别对三路不利。”又说：“胡机智反复，将来断送靖国军前途的定然是他，毫无疑问。”这是在兴平防地姚颖丞听到吴、惠谈话后向我转告的。当时李养初还咳声叹气地对我说：“胡景翼对仇不仇，把杀了多少党人的姚振乾（姚是汉武军第三路分统）都不杀掉，是何居心，颇难预测。”及改编事露出风声后，李养初就由富平到了临潼的交口、雨金住了一个多月，向驻在该处的三路第一支队王崇瑞（祥生）部的营长马献章（青苑）、甄士仁（寿珊）等进行活动，反对受编。不久，又值于右任出走方里，胡景翼下掉靖国军旗，并解散总部，更激起曹部多数人反胡，但恐曹随胡滑下去；不时有反对意见送到曹的耳边。

可是，曹、胡之间的信使往还一直没有断过，时常交换情况和意见。在曹认为：胡实力强，声望高，深得冯玉祥、吴佩孚以至曹锟的重视，跟着胡走是必需的，也是有前途的。而且这时改编的名义和番号问题，尚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胡、曹合并改编为一个师，以曹为胡部的一个旅；一种是曹部单独改编为一个旅，反复磋商，仍待冯玉祥作出最后决定。根据这一情况，曹不仅离不开胡，并且要站在胡的后面，跟着胡走。

但是，胡景翼对受编问题，顾虑甚多，不愿以自己名义公然先冒不韪，总想让曹世英先下水，或者拉着他一同下水。当冯玉祥提出三、四两路合并改编的意见时，他就和曹直接商量，表示尊重“黑哥”（曹当时被人称“黑哥”）意见。他的理由是：“黑哥”年长，在民党中声望高，只要“黑哥”一带头，一切事都好办，任何闲言飞语都可立时澄清。他深知曹在积极谋出路，部下虽然有人反对，但不能改变曹的打算。相反的，曹愈势孤，愈要力谋个人出路。胡抓住曹这一弱点，便派田玉洁拉拢和怂恿马献章，反对受编；并派一些人所不注意的人

向曹部拉人或分散军心。这样做的结果，既疏远了曹与于右任的关系，也分化了曹与许多民党人士和青年军人的关系。当时有人这样说："曹部投降直军，是胡立生逼出来的。"事后，曹亲向我讲："立生的药方子实在多。"而曹部参谋长王子中更向我明白指出："曹、胡两人，处境不同，但用心是一样的，谁都不愿落个投降在先之名。"改编结果，胡部编为陕军第一师，曹部编为陕军第一混成旅，这是冯玉祥最后确定的。出关后曹部驻地与胡部分开，则是吴佩孚的主张。说明曹在当时，并非完全被动。

（三）

自一九二一年十月以后，胡、曹两部改编问题已在公开进行，其内部都还存在着一些矛盾，为了达到受编目的，胡、曹两人都在设法掌握内部。

当时胡的部下：第一支队田玉洁，第二支队冯毓东，第三支队岳维峻，第四支队李云龙，第五支队康振邦，第六支队邓瑜（宝珊），第七支队崔式卿，第八支队姚林翼，第九支队李纪才，教导总队杨瑞轩，分驻三原、泾阳、富平、耀县、同官（现为铜川）和兴市镇、相桥等地。

曹部：第一支队王崇瑞，驻交口、雨金一带；第二支队石象仪，驻高陵、淳化等地；第三支队杨虎城，由栎阳移驻武功一带；另有卫队营王成章，随曹驻在高陵。

胡部军人最初不同意受编的，有岳维峻、邓瑜、李云龙等。不过岳对胡关系密切，其不同意的是改编问题，对胡本人并不反对。邓的态度和岳相同但不轻易见诸言表。李云龙不但反对受编，并且表示不愿出关（当时直奉正在酝酿战争，直系改编靖国军，即以必须开出关外为条件）。冯毓东默而不言。事后，胡的左右对我说：冯不表示意见，使反对受编的人生了很大疑忌，认为胡、冯系多年袍泽，且是同

乡近邻，而冯又同实力最大的李纪才关系密切，冯的沉默可能是胡授意的或者是意见统一后的态度。由于冯的表现，就减少许多闲言，加之田玉洁极力主张受编，遂使胡部受编逐步趋于实现。

胡在四路文人中也做了不少工作，首先说服足智多谋的刘守中（允臣），同时又把李仲三、李含芳（可亭）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他认为只要二李从中奔走运用，则寇遐（胜浮）、郭青（子兴）等就不致有意见了。此外，还有几位声望较高的人士如马庸中、郭藩、范立、张用章、段湘如等，胡则向其力言大势所趋，为了团体，为了个人，都非走此一途不可。求得他们谅解后，并请他们向各支队负责人进行婉劝，这些人在四路中是起了一些作用的。

这一年农历腊月，三原照例举行腊八会，胡于事前召集驻在各地的支队负责人，各率部队两、三营或两、三连克期前来三原，举行会操并检阅。这时，四路中队伍整齐，器械精良，首推第九支队李纪才部。记得在腊月初十日的早晨，胡在南关操场上向各军官讲话，说："看，你们的队伍，哪一个能跟上第九支队，第九支队哪一个不服从我。……"这是给不愿受编的军官一个暗示：新收编的李纪才部尚能跟着他走，那么，其他老部下还能持有异议吗？从这以后，四路中的意见就愈趋于一致了。

三路中的文人比较复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三个人：

惠幼光，清涧县人，老同盟会会员。在辛亥革命时期就露出头角。民国五年倒袁护国之役发生，他与关中民党人士有了来往。为人眼光高远，度量宽宏，人都称为惠先生。跟随他的有武装人士约百人，没有任何编制，也不属靖国军任何范围，不时来往于三原、高陵各军驻地，走到哪里，就吃在那里，驻军和地方机关都供应他。当三、四两路接受直军改编期间，他恰住在雨金甄士仁处，他是坚决反对受编的。

郭俊杰（英夫），咸阳县人，原是第一路郭坚部的支队司令，郭

部受奉军改编时，他和王珏同守乾州。乾州撤退后，他已无直属部队，于右任委他为第七路副司令，实系一光杆副司令。他反对投降直军是积极的，常住三原，不时来往于高陵各部队中。

柯益谦（伟宇），山阳县人，日本留学生。他于一九一六年回国后，曾经老同盟会会员杨铭源（西堂）派做反对陈树藩的工作。先在东路王飞虎处，窥伺王的行动，后被陈察知，欲加羁縻利用，许以华县知事，他愤然而去，绕道省城到高陵，被曹世英委为高陵县知事。旋又派往西路欢迎滇军，回时被围于乾州，同王珏、郭俊杰、高季直等策划守城，郭曾对我说："我们守乾州，出谋定计，实赖伟宇一人。"他从乾州退出后，复返高陵，充曹部高级参谋，其反对受编也是坚决的。

此外，如李椿堂、李养初、吴希真、包楚材、吴清纯、张瑞卿、高香亭等，都是民党人士，也都是反对受编的激进分子。

曹世英对部下的做法，除派田彦九在外部奔走活动，王崇瑞在内部运用，企图掌握武力外，对绝大部分人员一概保守机密。即加参谋长王烈，人都称为曹的"丞相"，与曹私交甚厚，只因王是同盟会员，在最初阶段即不使闻知；又如杨仁天为人持重，曹平时很信任，但因杨和于右任有来往，即不让他与闻其事；更如张梦宾是曹的秘书长，平时参与机要，但对这事曹则认为："文人成事不足，误事有余"，故亦将其瞒过。及至事已成熟，才派王烈到武功说服杨虎城，同来受编，终于碰了钉子回来。由于曹采取隐瞒做法，使部下和朋友多所不满，高陵事变的发生，这是原因之一。

（四）

"高陵事变"的发生和经过，据柯益谦等向我讲述，大体是这样：

胡部在三原举行会操后，受编已成定局，谈论的人就少了。可是人们不说话，并不等于人心都已折服。记得腊八会到了末期，石象仪

来到会场上看赛马，与吴希真相遇，吴请石当晚在家守候（石住三原北城），莫要外出，到时前来商谈要事。那天晚上到石家去的有李椿堂、吴希真、李养初、郭俊杰诸人。谈起接受直军改编问题（有人叫做“投降”），石表示坚决反对，但如何扭转这一局面，一时还拿不定主意，允于回到高陵后再作计议。就在这个时候，胡既下掉靖国军旗，又解散了总部，于是更激起这班反对者的紧张活动。

春节过后，曹部石象仪、马献章、甄士仁等带兵的军官在惠幼光、柯益谦、郭俊杰以及其他坚持靖国军立场的人奔走、鼓动和运用下，意见趋于一致。马、甄两人极力拥护石象仪把这一运动领导起来，大家都表示赞成。于是石即与惠、柯、郭等日夜商量进行办法，他们分析了四路将领的态度和思想情况，一致认为李纪才加入胡部未久，胡虽对他倍加赞扬，但实际上还未能与其他将领取得同等待遇。如能将李说服，把李拉过来，则一切事都好办了。至于岳维峻本来对受编有意见，李一过来，岳定不成问题。因而初步决定：以说服李纪才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李表示同意，这一运动即行全面开展。第四路将责成李、岳两人负责，三路由石、郭两人负责。事成后，迎请于右任回来，仍以靖国军总司令名义同孙中山联系。对于杨虎城部可以考虑另编一路，李夺（雄三）也要设法拉拢，因孙中山曾派赵锡三持亲笔信见过李夺，嘱其协助陕事。同时决定：惠幼光对内对外全面运筹，决定临时大计；李椿堂负责两项任务：一为同于右任通消息，一为窥伺曹世英的动静；李养初在马、甄之间进行联络，务使步调一致；张瑞卿、蒙发源（浚生）联络杨虎城部；郭俊杰在高陵城内主持各项计划的执行；鱼接天（同盟会员）办理文书工作；柯益谦负责说服李纪才。大家商量既定，立即开始分头进行。这大约是一九二二年灯节后（正月十五日）第二天石、惠、柯、郭和有关人士共同决定的初步计划。

柯益谦与李纪才并无深交，其所以敢于担任这一说服工作，原因是：李部营长聂竹溪是柯的同乡，万一李不同意，商谈破裂时，估计聂尚可为柯庇护，不致发生若何危险。柯先函聂，以其将来三原暂住，托代寻找住处，把聂安定下来。柯于阴历正月二十五日到达三原，向聂打了招呼后，即持石函拜访李纪才。柯当将三路反对受编事向李和盘托出，并说由石老大王（石象仪的绰号）主持其事。因石、李都是富平人，在清末新军中同过事，私交甚厚。石深知李的脾气，谈话喜直来直往，不爱含糊隐讳，故当柯去见李时，石即告以与李谈话方式。柯向李吐露真情后，李果然笑着说："我哥有这胆子很好！"柯见李并未反对，乃郑重地对李说："你的兵精械美，人强马壮，可是胡某对你并不放心。"李反问："何以见得？"柯说："他（指胡）不给你地盘，使你的饷糈费用，必须从他手中领取；他的嫡系部队如康老六（振邦）只有几个人，驻在兴市镇，把地方也管起来，筹饷派款，比你自由得多，他对你文何？近来听说他还要扩编队伍，把你的大炮两门拨归熊均山的炮兵团，派出自己的人渗入你的部队，这是扩大你的实力，还是削弱你的实力呢？俗语说的好'功高者震主，出众者遭忌'；你在四路，虽无大功，但是器械精良，用兵有方，难保不为别人所忌。"李说："石老大王派你来，信中只说出他的心事，对我并无要求。"柯说："要求在你自己决断，石老大王怎能替你作出决断呢？"李说："我们以后再谈，我还要同大家商议。"柯即兴辞而去。

柯在三原住了一天，即回高陵复命，经研究后，认为李不拒绝就是有心，而郭俊杰即认为大事已成，暗中通知了马献章作出准备。农历二月初，柯又到三原见李，这次没有持函，是以本人名义又会见的。说到反改编事问李有无意见，李即拍桌子说："你来运动我的队伍，真是……"厉形于色。柯尚未待其说完，亦拍桌子说："你约我来，我即不计一切。……"适窗外有弁兵窃听，李即命其走远，柯知尚可

继续深谈，说了一些闲话，待李气平后，直向李说：“在人腋下，何如相机高举，自行创造独立局面？”李仍以“须与部下商议后，再作决定”来推辞。柯、李第二次谈话就此结束。

柯回高陵，适杨虎城已有函来，对石的意见极表赞同。石等就进一步商量如何行动，有主张马上举事的，有主张稍缓的。缓急各有理由。到了三月初，柯又到三原见李，建议石、李两人面谈一次，免生枝节。李当时沉思了一会才说：“能见面固然好，不见也行。但事不宜迟，你们先行举动起来，我即跟上来。”柯要求李带头发动，号召有力，并以张义安三原起义事对李加以勖勉。李说：“我资望浅，还是老大王名气大。”柯坚持要李先发动，彼此推来推去，未得要领。柯于当晚回到高陵，向石等说：“我们如不先动起来，只凭口说，人家（指李）就认为没有这回事了。”几经磋商，乃决定自己先行发动。

一九二二年四月六日，曹世英偕同眷属、幕友和弁兵出城春游，石即发动守城卫兵，拒曹返城，并写好一封长函，数曹投降直军，误党误国诸罪状，又飞函交口马献章，嘱其约同甄士仁一致行动起来。马接信后，即将同驻交口的第一支队第三营营长程光奎（星五）邀到马营予以扣押，并派兵收缴程营武装，计当时被缴械的有郑柳金、罗玉山、宋四海等三个连，以及王崇瑞团部的零星枪支。对于兵员概未扣留，这些人多数逃到曹的身边。

曹被拒入城时，派人到北门叫石象仪出来谈话，城楼上卫兵开枪射击。及接到石等所写长函，才知不是小问题，即趋通远坊天主堂暂避，借教会势力保护他的安全。第二天王崇瑞到通远坊和曹见了面，程光奎被送到雨金甄士仁处。这时，交口、雨金两地防务由马献章主持，因马实力较厚（计八个连）。

高陵事发，石即日派人致函李纪才，请其践约，殊不知李早已向胡告密，胡并已知道曹世英被逼离开高陵，第二天胡到通远坊见曹，

向曹说:“陕西事只有‘黑哥’同兄弟(胡自称)两人是互相支持的。……看我为你打石老大王。”旋即返回三原，调兵遣将，部署进攻高陵。这时，一般人都这样说：“胡出兵帮曹打高陵，是十分得意的。因石象仪把曹降敌罪状揭露出来，人都知曹先行降敌，将胡隐在曹后，这是胡所企求的。”

高陵城内石派人将曹的卫队营王成章武装解除，同时将曹的司令部枪械收缴，有人还打算把那些主张受编的人一律清除出去。惠幼光认为不必，应先收拾队伍，静候各方响应。旋即接到李纪才来信，提出“被防难助”字样，石才知第四路是靠不住了。仓促之间，决定将自己驻在通润镇的刘一敬（文伯）营调回高陵，加强防务。到了第四天，第四路派田玉洁为指挥驻高陵西门外的阜角树村；派李纪才率部向高陵进攻；派李云龙部赤炳文（亚武）等两个营防堵交口，使马、甄两部不得援助高陵。

当晚，田玉洁攻高陵南关，守军退入城内；次日拂晓用炮向城内轰击，但不甚紧。这时，李纪才为释群疑，率部加紧进攻，并造梯登城，来势甚猛。正在双方激战中，适刘一敬带兵从北门入城，并说还有王珏部同来（其实王并未来）。石以为得此臂助，可以支持住高陵局面。不料刘首先对石象仪之弟象坤表示：“乃兄安全，我们大家共同负责。”众始愕然。刘又说：“不受编可以，但不应使地方糜烂。”惠幼光反对刘的投降态度，当即引起口角。石于此时才知外有大军压境，内有奸人活动而所约各方无一响应。即连交口、雨金也未派兵来援，高陵局面无法支持下去了。因而商诸惠、柯、郭诸人，意在放弃高陵，西投拥于。惠首先反对，理由是：“在高陵支持这一局面，是发扬正义，走则成为叛乱。”别人亦认为走有危险，不如在城内死守为愈。这时，刘一敬又对石象坤讲：“老大王的生命，任何人都可放心，只要自动下台，就可无事了。”谈到曹的地位时，刘说：“你们并

未打出电报，对曹根本无伤，自己退息，不再过问人家（指曹、胡）的事，其他诸人也不至有危险。”象坤转向老大王劝说，老大王不听，表示要死守高陵，一切自己负责，与任何人无干。往返商量多次，都无效果。大约在围城的第五天，刘商同象坤将老大王的卫兵武装解除，老大王大骂刘等是“无骨头，无正义的家伙”，自己同惠、柯、郭三人住在一处，时刻不离。此时守卫北门刘营的连长韩兆瑞（外号韩秃子）在刘指使下，放出张梦宾去通远坊接曹回城，主持大计。曹进城后，田玉洁等就不再攻城了。石老大王同惠、柯、郭等住在一个院中，只是抽大烟，形影不离。一天刘到石处，将郭叫出，借口商量善后，边走边谈，带到前院，立即派人把郭送往王成章处；一会儿老大王出去小便，又强将惠、柯两人拥至前院，送到别处。老大王回转室内大喊大骂，刘笑着说：“莫危险，莫危险！”从此惠、柯、郭等就和老大王离开了。当晚曹派一位连长带一排人将他们三人送出城外，交李纪才部，由李部参谋时仲英出来接待，惠索笔写绝命书，说：“真理真理，人人爱你，我为你生，我为你死！”时向李请示如何处置，李说：“我们将他们交给田指挥就行了。”于是又将他们送到田处。田勃然大怒，大骂曹黑子：“用他先人（指曹操）的故技，自己不杀弥衡，教我当黄祖，……更是岂有此理！我不染这个血手。”连夜叫三原派人前来提人，胡即派韩子云备车往提。第二天午后提到，郭问：“在何处执行？”杨瑞轩出来接见，备加安慰。次日送到东关胡家花园，胡景翼见到惠等三人，连连拱手，抱歉地说：“兄等受屈，完全怪我，……我在事前未曾向兄等商议，致出误会，现在不必再提了。……兄等愿意住在这里，我可负安全和生活上的一切责任。”当将惠、郭安置在杨瑞轩家中，柯住三原城内友人家，各给资助。当时，我被冯毓东派往看了他们一次，各送一百元，我问及当日情况，有的说：“疏忽大意。”有的说：“操之过急而失败。”

曹世英和石象仪系患难之交，关系很深，不久，石亦恢复了自由。“高陵事变”到此算是完全结束了。

（五）

当曹世英被逼走通远坊后，李椿堂从三原前往看曹，表面上是对曹加以安慰，实际上是弄清曹的意图好向高陵和于右任处报告。与曹谈话后即返三原。行至距三原县城六、七里处的某一村边，忽有人在后面大声喊叫：“李先生暂停一下，我有话奉告。”李命停轿出见。这人叫李回去见司令（指曹），李拒绝，来人说：“如果不回，那就对不起李先生了。”李大骂：“狗东西，胡说……”那人出枪将李击倒，立时驰马循来路逸去。这是轿夫事后传出来的。不久，人都知道刺杀李者是王崇瑞部下连长宋四海，他受王指使对李下此毒手。曹预先知道，但未加以阻止。这是曹的左右向外讲的。

当胡景翼到通远坊看曹世英时，马献章知道事败无救，派窦品三持函面见曹世英。信中对王崇瑞表示不满，对曹则作一番劝解，说：“只要不受编，仍持靖国军旗，我们对你决心继续拥护。”曹回高陵后，将改编事完全推到胡的身上，自己对交口、雨金两地反对受编的部队放下不管了。

彼时，杨虎城在西路迎请于右任到武功，成立了靖国军总司令部行营。但对高陵事件则以远水不解近渴，且有直军阎治堂部拉住后腿，无法加以援助。石象仪与王珏事先亦有联系，只以王的大部分队伍尚在富平的美原，弹药极感缺乏，亦无法前来解高陵之围。

此后，曹部编为陕西陆军第一混成旅，由王崇瑞、刘一敬分任团长，以王成章、韩兆瑞、陈日之分任营长，其在高陵的石象坤、交口的马献章、雨金的甄士仁等，统由胡部留守关中的田玉洁予以改编，允其暂不离开陕西。

胡景翼部人数较多，范围较大，被编为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以

岳维峻为第一旅旅长，团长为邓瑜和蒋朗亭；田玉洁为第二旅旅长，团长为王文秀、党廷佐（佑卿）；李纪才为补充旅旅长。其他如冯毓东、李云龙、康振邦等，则分编为补充团。编制就绪后，于六月初开出陕西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方留有田玉洁旅，冯毓东团分驻泾阳、三原、富平、耀县等地。这一场受编和反受编的斗争，在三原、高陵地区就是这样结束的。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本书编者略有删节。

杨虎城在武功继续坚持
陕西靖国军旗帜*

孙蔚如

一九一九年前后陕西靖国军的一般情况

陕西靖国军是北方唯一的响应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护法之役的军事组织；是由来自各个不同方面、不同出身的领导人物组成的庞杂而松弛的军事集团。第一路郭坚，主要以关中“刀客”为基干。第二路樊钟秀（樊老二），原为黄龙山的一股“土匪”，归陈树藩收编，在惠又光说以护法革命大义后，樊遂脱离陈树藩投入靖国军。第三路曹世英（俊夫），是由不甘心于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北洋军阀掠夺的同盟会部分党人和青年学生组成的。第四路胡景翼（笠僧），乃由陈树藩部队中分化出来的正规军。第五路高峻（峰五），是地方民团转化的军队。第六路卢占魁，原系绥远军队，被那时的都统蒋雁行压迫而投入靖国军。这些来自不同方面、不同出身的领导人物，自然地要为自己的小团体利益打算，互争雄长，攘夺权利，不可能组成一个坚强统一的指挥系统。于右任虽为靖国军总司令，实际上形同虚设，徒有其名而已。因之在兴起后的顺利时期中，各自霸占一块小地盘，派粮派款，滥无限度，招兵买枪，竞相扩大实力；再加上本来没训练或少训练的队伍，由于不断地作战，军纪更形松弛，确实给渭北广大地区的人民，带来不少的损害，严重地破坏了工农业生产，特别是一、六两路占据的岐山、凤翔、耀县等地，情况更为严重。到后来处境困难，敌方大军压境，在高官厚禄、威胁利诱之下，就出现一种离心离德、

各自为谋的状态，那就不足奇怪的了。尽管陕西靖国军本身有这样多的缺陷，不能令人满意，但从推动旧民主主义革命、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来说，它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与推动旧民主主义革命向前发展的作用，特别是北方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唯一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以渭北数县之地，饷械全无，抗拒北洋军阀发动五省军队的几次围攻中，坚持五年之久，其艰苦搏斗的牺牲精神，也是足以称道的。我们绝不能因它本身具有缺陷而全盘否定，应该在政治意义上给以足够的估计。

进 军 武 功

杨虎城是靖国军第三路曹世英（俊夫）的第一支队司令，是向往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自动参加的一支武装部队。他和曹世英既有军事组织上的隶属关系，又有较好的朋友情感，在肖时曹世英内部是具有实力的人物之一。当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北洋军阀政府，发动直、奉、晋、豫、甘等省军队支援陈树藩的时候，奉军许兰洲率领部队，协同刘镇华的镇嵩军和陈树藩的军队，直趋岐（山）凤（翔）一带，向靖国军第一、第二路压迫，郭坚、樊钟秀以“联许倒陈”的说法，接受了奉军的改编。陕西靖国军整个内部从而悄悄地形成“接受改编”与“反受编”两派的斗争。卷入这个斗争中的，不仅仅是一些文职人员，也包括着一部分带兵的军官，直至负责领导的军官。这种已经形成的“受编”与“反受编”的两派，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遂由暗斗而逐渐明朗化。杨虎城是站在“反受编”这一面的，并且是反对最力的人物之一。这时郭坚、樊钟秀已改换成奉军的旗帜，樊并已开往河南。援陕滇军叶荃（湘石）也带同第六路（卢占魁）经四川开往南方。整个靖国军遂呈现一种支离破碎的局面。杨虎城驻在临潼渭河北一个小镇——栎阳。他的部队只有三个营，第一营营长姬汇百，第二营营长任子扬，第三营营长冯钦哉，总共不过一千余人；

栎阳是几十户人家的小镇，地形上无险可守；而且东南两方与直军对峙，西北两方与三、四路紧密接连；如此外有敌军压境，内有接受改编势力的迫胁。如果欲继续树立靖国军旗帜，在形势上是极为不利的，于是于多次规劝曹世英不要接受改编而得不到赞同后，迳率所属部队向西发展。武功是西安通甘肃大道上的重要城市，东北距淳化、旬邑山区不远，西出可与第一路李夺部靠拢（这时郭坚个人到西安已被冯玉祥杀害，他的部队李夺、麻振武曾在凤翔，正无所依靠），而这个城市，杨虎城以前因援助友军曾经驻过一个时期，人情比较熟悉，地形亦多了解，遂选定武功县城为西进的第一个攻击目标。一九二〇年杨虎城率全部一举攻占了武功县城，全歼陈树藩部的一个营，获得大量物资和武器。跟着又占据扶风等县，至此，他的初步计划也已完成，积极扩大实力，加强训练，为下一步准备条件。我就在这个时候，离开曹世英那里参加这个部队。杨遂把原来的三个营扩编为五个营：第一营姬汇百，第二营任子扬，第三营冯钦哉，第四营鲍贵堂，第五营孙蔚如，另外有一个卫队连和一个骑兵连，全部共三千多人，高举着陕西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的旗帜。

坚决反对“受编”，迎于右任
建靖国军总司令部于西路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直皖战争以皖系彻底失败而结束，直系阎相文督陕，分兵三路向陕境挺进。在皖系陈树藩被赶下台，逃往汉中的时候，三原方面的靖国军主张“受编”的有力人物，对“反受编”的所有部队，配合直军的军事压迫和政治诱骗，也从各个方面施加压力。双方相互之间的斗争，极其复杂而尖锐，在武功坚持“反受编”的杨虎城就成为重要对象之一。曹锟、吴佩孚特派参议武叔斌到武功见杨，表示“吴大帅”器重之意，并允给杨编一个独立旅，枪支经费，都可从优。杨虎城的答复是：“我所争的只是靖国军这一面旗帜，并

不是师长旅长一类的官职；如果‘吴大帅’同意我继续树立这面旗帜，那么，任何官职我都不计。”胡景翼派人持亲笔信劝杨“受编”，并为自己剖白说：“余之受编，是依人也，非降人也。”还以刘备依曹操、刘表自况；随后又派童蒲生、李香亭来劝说，并表示愿以杨为他的旅长（这时胡已被改编为陕西陆军第一师）。曹世英也派王子中劝杨“受编”，杨说：“俊夫（曹世英的别号）投贼，又来劝我投贼，真是太不够朋友了。”杨虎城严词拒绝了这些利禄勾引、甘言诱惑，没有丝毫表示动摇。相反地更积极准备迎于右任西来，为陕西靖国军开辟一个新局面。这时，三原、高陵等处接受改编的有力人物公开地表现出来，作为靖国军总司令的于右任，制止既无实力，劝阻又无效果，而靖国军的旗帜和陕西陆军第一师的旗帜更不能同时在一个地方并存，于被迫离开靖国军总司令部，迁居所建的民治小学校园中。继移住城外之东里堡，他自况地说：“满目新人是旧人”，“茫茫何地欲为家”。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九月二十一日，戏剧性地开了一次伪造的所谓“国民大会”，决定撤销了靖国军旗帜，接受直军改编，三原靖国军总司令部被缴械解散。这个“力穷西北泪纵横”的总司令不得不迁往淳化县之方里镇，依于鸣岗（于是反受编者之一）作寓公。于右任正在穷无所归的当儿，杨虎城派参谋韩望尘敦请于去武功，共谋恢复不绝如缕的靖国军事业。这对于右任说来，真是喜出望外，遂欣然接受，表现出“老兵休道戎衣薄，大地阳春可唤来”的乐观态度。（以上所引诗句，均见《右任诗存笺》）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三月间，于右任在于鸣岗派队护送、杨虎城率队亲迎下到达了武功。经过一度商讨，在武功城里组成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行营。发表杨虎城为第三路司令，李夺为第一路司令（李是郭坚的旧部，郭坚被冯玉祥杀害后，尚无所归属）。陕西靖国军的旗帜继续飘扬在武功原上。稍后感到武功距敌人太近，为策安全，把总司令部设在凤翔，于亦随同前往。

铁佛寺截械与马嵬浴血抗敌

甘肃督军陆洪涛买的一批枪弹，要经由西安、乾县运回甘肃。此事为杨部参谋张澍（号雨生，甘肃陇南人，因此事为陆所含恨，后在兰州遇害）所侦悉，当即报告杨虎城。杨令其继续侦察，并秘密作截械准备。雨生对杨给他的任务，很认真负责，在细心侦察周密研究后，预计这批运输枪弹和担任保护的约五个营的部队于三月二十六日将到达铁佛寺。但是直军和新受编的岳维峻旅均驻在不远的地方，陆洪涛派的迎接队伍，听说也快到达，因此这一战斗要求以极其敏捷勇敢的行动于短暂时间内结束，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经缜密部署，决定以刘香亭的骑兵连为前锋，第一、二两营跟进，五营为预备队，均于先一日在乾县之临平镇集结完毕，二十六日上午开始行动。大约于八、九点钟前后，我先锋已与对方的护送部队接触，对方退入铁佛寺镇内与我对抗，一、二两营逐向这个小集镇展开攻击战。可是那些护运队伍的抵抗并不算弱，直到下午，一、二营曾几次组织强攻，尚未得手，适预备队五营赶到，一举攻占了铁佛寺西的制高点突子山，以猛烈火力向镇内瞰射，那些护运的队伍，垂头丧气，顿时混乱。一、二营趁机猛扑，在不大的时间内结束了战斗。这时陆洪涛的迎接队伍已距铁佛寺不远，只好撤回。是役计缴获各种枪械一千多支，子弹五、六十万发。这对当时枪弹两缺的靖国军第三路杨虎城来说，确实是一次了不起的补充。

靖国军第三路司令杨虎城，缴获了甘肃陆洪涛枪弹之后，积极充实自己的武装力量，并亲自督促，加紧各营的训练，经常在直军驻地附近举行军事演习，以熟悉那些地区的地形和迷惑直军的注意。同时联合第一路李夺，筹商扩大靖国军的政治影响与军事地区的计划。适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全部开出关外，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可利用来打击在陕直军的好机会。于右任遂令第三路和第一路第一支队麻振

武部，共同进攻马嵬，于得手后，趁机向兴平、咸阳扩大战果。杨虎城四月二十一日率部东进，二十二日拂晓以装作同以往军事演习模样，趁马嵬敌军迷惑不清疏于防范之际，一举攻占马嵬，全秆直军二十师阎治堂（二十师长原为阎相文，阎相文死后，阎治堂以旅长升任）的两个整营。第二日敌纠合附近所驻的各部队，猛力反扑，杨军奋勇抵抗，战斗极为激烈，终以友军没有即时赶到，被迫撤回原防。是役按当时情形说，如果第一路的麻振武部能够于我军攻占马嵬时赶到，不给敌人以喘气机会，攻占邻近直军的一些据点，第二日敌人可能不会组织反攻；即使第二日敌人反攻，在敌我鏖战正酣的时候能够辱时增援，则杨部也不会放弃已攻占的马嵬。可惜的是麻振武贪图小利，在答应出兵策应的那天晚上，没来马嵬，却分兵两路去终南山麓攻夺直军储藏的军用物资。而晚间两路联系不好，彼此误为敌人互相打起来，反被守护物资的直军，趁其互打混乱之间，给以猛烈的攻袭，麻振武率残部狼狈地逃回岐山。这种贪图小利、贻误战机的错误行动，实在叫人痛心。是役我的手臂负伤，移居凤翔治疗，所以后来我未能随军退往三边，待第二年伤好才赶往那里。

直军并不以恢复原防地——马嵬为满足，认为驻在武功的靖国军第三路始终是他们最大的威胁。于是以二十师为主力，加上郭金榜的第二旅，镇嵩军的第五路柴云升部，配属强大的炮兵团（有山野炮四十余门），向我武功东原既设阵地，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我军既无炮兵，武器也不太好，仅以步枪刺刀和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敌人相拼。凭着官兵的杀敌热情，在残酷激烈的战斗中，坚持不后退。

史家圪塔位于我军阵地最右翼，系第二营周子健连防守。镇嵩军柴云升部，用全部兵力，昼夜围攻好几天，反复争夺，战事非常激烈。我以王镇华、杨明斋两连往援，击破敌人五营之众。不幸王、杨两连长先后负伤，致未能完成任务。后各部转进时，即留周子健连在该处

掩护退却，战事更为惨烈。最后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拼，刺刀拼坏了，甚至用镢头、铁锹和敌人拼杀。就这样坚持了三天三夜，掩护大军得以从容撤退。像这样坚强勇敢的战士，实在是值得人深深怀念的。

第一路麻振武部虽加入战斗，却不能很好地协同行动，整个战线几乎由我方单独担负。敌人挟其优势火力，用四十多门山野炮，不停轰击，以几倍于我的兵力迭次组织强攻。在半月多的昼夜苦战中，阵地屹然未动，敌军不能越雷池一步，形成对峙状态。然在这决定胜负的紧要关头，直系甘肃陆洪涛的部队侵占麟游，陕南管金聚的第十五混成旅开到宝鸡，我军陷入四面包围，形势顿形严重。而在久战之余，兵员的补充，械弹的供给，都成当前的重要问题。杨虎城忍痛决定放弃武功阵地，于五月五日经由扶风、岐山之桃园与凤翔第一路靠拢。

退 入 陕 北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五月十一日，杨虎城率领全部到达凤翔之田家庄，受到于右任与第一路全体官兵的欢迎，乃共同商讨今后大计。一致认为就当前全国形势来说，对革命是不利的，在给敌军重创后必须设法储备一部分革命力量，在西北保留革命种子，以便和广东方面取得联系，继续进行革命。杨当时对于右任表示说："请你到广东去找孙中山先生，看今后怎么办。我带队伍去沙陀国（指陕北），敬待后命。"阴历五月二十九日杨部离开田家庄，经由麟游、礼泉、乾县地区，迭次冲破敌军袁健吾和受编的原第四路田玉洁等部的拦阻，开到三原的大程镇。本来杨由麟游就可以迳往陕北，其所以不避艰险，经历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来大程镇的目的是：以前曾和反受编的甄寿山、马青苑（驻交口、雨金一带）约定，杨部若到三原附近，留在关内的反受编部队就可联合起来，重建靖国军旗帜。不意杨到后，这些预先有约的人们，都不愿履行诺言，杨虎城乃决定北上袭取洛川作根据地，继续树立靖国军旗帜。洛川距延安一百七、八十华里，当时驻的田维

勤部李养青一个营。杨部袭取未遂，乃采用围城强攻方法，而洛川城小沟深，一时不易得手。刘镇华派的阚玉琨、缑保杰又跟着追击上来，遂不得不打消攻取洛川计划，经安塞、靖边到与内蒙毗邻的宁条梁、安边、定边一带暂驻，从事休整。这一带是陕北镇守使井岳秀的防地，那时井还没投靠直系，过去又和杨虎城私交很好，杨虎城乃自己离开部队，交由李子高带着由井编为地方性的部队——陕北步兵团。陕西靖国军从此成为历史陈迹了。

（一九六二年）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孙蔚如，陕西长安县人，时任陕西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杨赵部营长。

陕西靖国军杨虎城部在马嵬最后之战役*

薛澜生

杨虎城得了武功以后，曾对人讲：“刘备当年卖过草鞋，后来闯江山，因为老没弄到一块自己的地方，到处得看别人的眉高眼低，常常要受人家的欺侮。自从得了新野小县，如同困龙得水一样，才站住了脚跟，打好了根基。我杨虎城今日得了武功，好比猛虎下山，英雄也就有了用武之地了。”为了表达他的这一抱负，在新建的司令部门前两边墙柱上，镶嵌着用大方砖凿刻的一副对联，文曰：“武力为国家后盾，功名是吾辈前程。”北魏体，出于王明轩的手笔。辞句是蒙浚生的代庖，但是却能直接道出杨虎城当时的心愿。于是整文经武，励精图治，招贤纳士，延揽人才，谋求更大的发展，望旗归来者日众。

他首先扩大司令部，以李子高为副司令，蒙浚生为秘书长，参谋长胡德夫，副官长孙隆吉，军事教官宋克昌，县承审兼司令部军法官薛澜生，马克斋、赵任卿、李秋轩、韩望尘、郭子汾及当地士绅郭宰丞等为参谋。陈浩然、王明轩仍然分掌军需、书记。新旧兼蓄，阵容焕然一新。

在整顿实力方面，首先加强了三个基本营，充实兵额，按规定编制。武器一律换成了较划一的新式枪械。仍以姬汇百、任子杨、冯钦哉为营长。新收的鲍贵堂、赛西林编为第四营，鲍为营长，赛为营副兼连长。此外，又扩编改编或新编成了各种兵种的连、队。有战斗力的官兵，至此已近三千人。

在财经方面，由于地盘扩大，扶、武又是产粮区，首先给养一项，不虞缺乏。更幸运的是杨虎城到武功时适值麦后，正是收割鸦片的季

节，接收了陈树藩逃跑时未来得及征收的所谓“烟亩罚款”。这一宗大财源，奠定了杨的军事经济。不仅能够按月发饷，按季换服装，而且一切军用物资，随时都可以现货交易。

杨虎城为了壮大声势，派孙隆吉带了些队伍去到淳化迎接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三月的一个下午，于右任到达了武功。随行人员有茹卓亭、李子逸、王陆一、蔡疆臣、李寿亭、王子元、蔡祥甫和周伯敏等。杨虎城率领着各界群众数百人，摆开队伍，郊迎入城。即在高小学校召开了欢迎大会。大会由县长陈浩然主持。欢迎词是薛澜生做的，临时写在一个黑板上。其文为：“于总司令，革命元勋。追随总理，建立民国。推翻帝制，初愿始伸。群丑当道，疾首痛心。靖国军起，服膺三民。整文经武，望重三秦。移节西来，万众欢欣。夹道迎迓，军民同钦。开会欢迎，时值暮春。仆为县长，代表斯民。重整旗鼓，誓扫逆氛，靖国靖国，庶几永存。”接着是一片掌声。于右任上了讲台，很平淡地叙述了他由三原到淳化的一段过程，很轻松地说到了一些人（当场并未直呼出任何一个人的姓名）倒行逆施，背弃了革命，使他感到十分伤心，最后笑眯眯地向杨虎城和各界表示了谢意。但始终没有提及他西来的目的何在，也未说出今后对于革命事业有什么计划与目前应变的策略等等。又在掌声中无精打采地走下了讲台。随行人员中惟周伯敏讲话最为激愤，他把胡笠僧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还说：只要我们的于总司令在，靖国军的旗帜是不会倒的，走到哪里，插在那里，陕西地方是到处可以悬挂起来的。倒煞像是一个革命人物。杨虎城最后也讲了话，大意说，于先生现然来到了武功，请先安心的住下。他有十分的把握撑持目前的残局，有百倍的信心挽回靖国军的劫运，使之复兴等等，接着请于检阅队伍。于是两级司令部的人员同到校场作了一次阅兵的仪式。县公署门前挂上了“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的旗子和牌子。

于右任与杨虎城两人对于当时应变的策略各有其不同的想法。于右任之去淳化，对于革命前途已经感到失望，但是走投无路，无可如何，只有暂时观望观望。后来经过孙隆吉好多日子的劝驾促行，才到了武功。在渺茫中也还存着一线的希望，但这一线希望，并不是完全寄托在杨虎城这一边，主要还是侧重在凤翔方面，同时却又感到凤翔那边不一定可靠。对杨虎城呢，也觉得他的实力究竟还小，资望又浅，虽有忠心和勇气，也还未敢信赖，所以还是希望先争取凤翔方面，能将总司令部设在凤翔，再图后计。这时于尚幻想凤翔方面如果能发现一个像杨虎城这样有勇气的人物，从内部发动起来，还可挽救当时的局面。杨虎城心里也明白自己的实力不太大，资望不足，所以总想将司令部放在武功，借以扩大号召。他觉得只要能打一个漂亮仗，再将咸阳拿到手里，在胜利的影响下，争取凤翔，才有把握。同时，他也时时刻刻感到敌人方面对他的威胁大，必须先发制人，决不能等着挨打。所以主张先进攻敌人，其它的以后再说。因此，这时于右任虽然身在武功，念念不忘的却是争取凤翔方面容其前往。杨虎城则是日夜准备进攻敌人，作如何先夺取马嵬的计划。

马嵬战役的实际规模，虽然并没有多么大，但在陕西靖国军的历史上，还是比较重大的事件。因为这一战事，是陕西靖国军最末后的一役，也是国民革命在陕西地区以至大西北方面的一个重大损失。从而也使孙中山当时所领导的革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自有记述的必要。

马嵬，原名马嵬驿，唐朝杨贵妃埋葬的地方，历史上是很有名的。再经过这次战役，就更为陕西群众所传诵了。马嵬位置在兴平以西，离县治是三十里，东距咸阳城为八十里，西去约不及二十里是武功县界的长宁镇，也叫东扶风，再西五十余里是武功县城。南临渭河，咫尺在望。西南三几十里与户县大王店连境。北边有个大坡，所以当地人也叫它马嵬坡。坡上是平原，与礼泉县之店张驿、马刨泉相接壤。

马嵬是个小小街镇，长约里许，大道东西穿过，四周断涧残岩，墙垣倾圮，只有两端砖砌的古老城门洞子依然存在。

阎（阎治堂、阎相文）、冯（冯玉祥）大军入陕后不久，靖国军绝大部分已被收编与消灭殆尽，只剩下武功杨虎城的这一支孤军了。阎治堂的重兵驻在咸阳，先头部队一直顶到马嵬。杨虎城的前哨在东扶风，双方形成了对峙的形势。不过交通尚未断绝，仅阎军方面对于行人检查较为严密。

杨虎城现已下定决心，以先下手为强，乃将三营兵力全部进驻到东扶风以东，马嵬附近的插柳、西岭、史家圪塔几个村庄。连日进行野外演习，杨兵示威，借以试探敌人的动静，一面作进攻的准备。并侦查得马崽的街镇上只驻了一营多人，敌人后方兴平也只有不足两营人，周围防御工事薄弱，戒备一如平时，大有轻视杨部的阵势。杨虎城认为是进攻的好机会，决定日期，立即下手。适孙蔚如到武功，又成立了个第五营，杨自兼营长，孙为营副，派马克斋等带了几个连，进驻在大王店附近，牵掣敌人的侧方。以任子扬营为左翼，冯钦哉营为右翼，姬汇百、鲍贵堂两营为中部，孙蔚如随着杨虎城任总指挥。部署既定，乃于三月二十几的一个晚上，全部到达马崽附近。第二天拂晓，一声号角，战斗开始。三面进攻，直捣敌人阵地，阎军看到来势甚为勇猛，稍事抵抗，即离开前哨，退回街镇。在杨部大军冲击之下，阎军不支，旋战旋退，一直退至马嵬以东的板桥。杨部两翼的迂回部队亦到，四面围攻，终将敌人全部歼灭。杨部正欲乘胜前进，敌方兴平的援军开上前来，杨部不待敌至，即刻上前迎战，两相遭遇，在板桥以东展开了一场野战，战斗经日，阎军后退了数里。第二天，杨的部队又向前推进了十几里。到了第三天，阎军自咸阳增援的重兵涌到，虽有大炮机枪轰击，并未震动杨部阵地。这时马嵬镇，已成为杨部的后方。杨虎城事前绝没料想到礼泉扎的杂牌队伍郭金榜、原建

吾两部突从店张驿与马刨泉前来助敌，攻进马嵬镇。马嵬镇一失，前线马上发生动摇。杨虎城乃开始向东扶风原来阵地撤退。在撤退中，又遭到郭部的截击，士兵颇有伤亡，孙蔚如负伤，赛营副砗亡，史家圪塔退的较迟，任营周子健全连被敌消灭。大王店的杨部，已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小村子里。杨部大军退到目的地之后，郭金榜全部返回原防。原建吾部原来人数不多，留在店张驿与马刨泉。阎治堂的大军亦到马嵬镇，未作前进。杨虎城意志犹坚地部署了卫守武功的一切事项靖国军的战斗旗帜依然鲜明、光辉灿烂。

杨虎城将撤退下来的队伍，分布在东扶风以西各村庄，一面向凤翔呼援。于右任此时已去凤翔，凤翔方面之麻振武（郭坚的有力部属，此时已经马凌甫串通为刘镇华所收买，但尚未明显化）率所部由岐山开到大王店，很畅快地解了马克斋的围，并声言支援武功，预计当晚即可到达。杨得报后，喜出望外地向人说：“允文（麻振武的号）今晚一到，我们明天晚上就可以进行反攻了，这一回我们一定要把阎治堂的军队打垮，一定要把咸阳拿下来。”在他一时的兴奋中，亲口发出了当晚的口令“武功”二字，用意双关是说武功的“改退守为反攻”概作麻振武之功。从杨虎城得武功到放弃武功的一片心境中，可以看出他对于武功怀念之深，在他的事业进展里程碑上，可以说武功是杨虎城成名发迹之地。不料麻军停留在大王店，虽信使交催，已过两天，迄未见其有行动之迹象。而敌人已开始与前哨发生接触，同时又探得周至阎相文的第四十旅亦作过河夹击之准备，杨不得已乃决计放弃武功，退扶风，目的地则为凤翔。后来杨部退抵凤翔城外，凤翔方面阻止入城。即杨一人亦被拒绝，最后仅允将孙蔚如送进城内养伤。

杨虎城武功撤退的措施，是他的辎重连连长管匡布置的。管号张之，蒲城人，学生出身，颇有才干。曾为郭坚部下，当郭坚在西安遇害时在外公干，尚带着几个人与短枪，闻变，未回凤翔，迳投武功。

杨很重视，编为辎重连连长，此刻负责武功城防。用疑兵计以壮声势，在附县城十里以内大小村庄，围墙上缚草人，草上灌以油脂，夜里燃着，照耀甚远，再令队伍渐渐撤退。因此，敌军未敢轻进。杨部大军陆续退完，城为一空，阎军才探头探脑地进了武功县城。

杨虎城从武功撤退时，秩序非常良好，给人民留下了极佳的印象。杨亲自监督，先将伤兵及辎重运出城去，并面嘱军医处处长朱瑞亭为孙蔚如换上了药，妥为包扎，亲手扶上担架，又叫卫生队队长惠耀亭派了八个士兵轮换抬扶。且叮咛他们一路上对孙营长务要好好照应。眼看着送孙出城后，再令管张之带上他的马弁在城内认真检查，不许士兵妄拿民间任何一件东西。他本人立在南城门，擎着手枪经检查后放行。自己最后出了城门，才呼城内人等将城门关上，他始随军走向扶风的大路。

（一九六二年三月）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本书编者有删节。薛澜生，陕西长安县人，时任陕西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部军法官，武功县丞。

壬戌年（一九二二年）从军日记摘要*

蒙 浚 生

三月廿日(阴二月廿五日)　　于总司令由淳化方里镇移节武功，李子逸、茹卓亭等俱来。

廿六日　　杨虎城司令截击甘军于铁佛寺胜之，夺获子药四十万余，军用品亦甚多。

四月二日　　闻高陵军官，逐其司令曹俊甫，亦不愿投降受编也。

十九日　　阎、冯军率全师出关，直皖战已开始矣。

廿一日（阴三月廿五日）　　虎城奉命率师东发。

廿二日午前十点，我军攻克马嵬（敌廿师）。

廿三日　　敌反攻，我军退守长宁（在武功）。

廿四日　　我军退武功之东原、西岭、插柳、史家堡一带（大王店）。

廿五日　　与敌大战于周原、武功东原，相持未退。

五月一日　　凤翔党宝山、宋蛟两支队来援。

二日　　岐山麻振武支队来援，但岐、凤军均为数不多，且不整，仅至前方一绕即奔归，战乃愈急矣。

五日（阴四月初九日）　晚十二钟，退出武功。

六日　　早抵扶风，午抵太方，暂住。

七日　　敌逼太方，午后遣辐重先西退，晚十二点虎城亦退，管张之断后。

八日　　驻凤翔东乡之果园。

十一日　　移住田庄，凤翔东北十五里。

廿九日(阴五月初三日)　　晚十二点，由田庄退入计北山。

卅日　　宿倒回沟（麟游南乡）。

卅一日　　宿庙湾（麟属）。

六月一日　　宿关头（乾属，始出深山）。

二日　　宿上石村，鲍营失去。

三日　　经甘河（礼属）原建吾抗御，击退之。

四日　　经云阳，田润初复抗御，击退之。

五日　　宿五官坊。

六日　　驻大程镇。

九日　　移住荆姚。

十六日　　由荆姚发动，决计向北山前进。晚宿罕井。段营失去。

十七日　　宿张家船。

十八日　　宿朱宁秦关。

十九日　　宿百谷。

廿日　　前锋至洛川，与田毅民部冲突，住青牛坳（洛川南乡）。

廿六日　　由青牛北发。

廿七日　　辎重至富县。

七月三日　　虎城到富，攻落不下。

五日　　虎城先赴延安。

六日　　晚驻蒲城之敌军倾部追及于交道原，与任团遇，战却之。

七日　　全部弃富北上。

八日　　虎城派余致书井公，愿将全部交归镇署，虎城宣告下野矣。至阴十月初旬，井始派员正式点编，以李子高为团长。

---

*本文原载《秦风周报》第一卷第三十二期，抄件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

右任先生总领陕西靖国军纪事*

王 陆 一

民国七年，右任先生由上海北归，主持陕西靖国军事。先是袁世凯遣陆建章督陕，附帝制甚力，煽威虐，无不至。其子承武，以“中坚团”防渭北。党人胡景翼、刘守中、武钧、姜宏模发难于富平，擒承武，破其军。陕军旅长陈树藩悉部，由大荔驰至三原，建陕西护国军，旋综省政。民军多迫散，党人潜走渭北，时北庭僭政，陕政府奉命北庭，尽毁革命业，苛厉日甚，军民尽不堪。七年，耿直率警备军举义省城，战不利，退蒲城，殒于城下。岁将尽，胡景翼所部营长张义安举兵三原，覆陈劲旅，薄长安围之。景翼于其时，建陕西靖国军，自任总司令。曹世英亦自陕北率所部民军至，殊不相下。内蒙古骑兵数千，由卢占魁率之入陕，与三原兵会。郭坚、高峻、樊钟秀各以民军起，并绕长安而战，会敌佯请和，义安奉令退兵，中道遇伏，中弹殒户县。邓宝珊、董振五以所部兵退渭北，由是北庭命刘镇华率镇嵩军由河南入陕，益为民军敌。山西兵亦渡河西扰，关中战乱弥苦。靖国军诸将协谋，决推右任先生为全军总司令。使者迎先生于上海，先生以中国革命大业，北方极关重要，将先经略西北，为党集力，与南方护法之师相应，且为他日北方革命势力之导入也。遂道山西入陕，誓师三原，统一革命军事。张钫为副司令，井勿幕为总指挥。并延李元鼎、茹欲立、彭世安并参谋帷幄。编郭坚、樊钟秀、曹世英、胡景翼、高峻、卢占魁为六路军，又惠又光一独立部队，分徇陕东西路。总司令部主持革命军事、政治，于时主义之宣传，教育之实施，文化事业之策进，地方自治人才之训练，悉与军事并进。靖国军区域中，

诸苛税悉罢，调节粮食，撤销盐禁，制裁农村诸剥削者，输入政治、经济、社会思想诸新籍。俾西北人士，得斟汇于时代精神焉。先生始莅军，胡景翼受绐陷敌，军势颇挫，因令岳维峻代领其众。时滇、川、黔、鄂靖国联军分十道来援。叶荃、颜德基、袁祖铭、石星川、但懋辛、吕超、石青阳、王安澜、黎天才、王天纵诸军长，约共出关中。叶荃率滇军越甘肃境先入陕，王安澜则尽拔汉中、兴安各地，革命军势复振。右任先生遣总指挥井勿幕往劳援军，且共计事，至兴平，为李拣才所害。诸军失联系，顿蹙不前，陕靖国军受兵弥烈。八年三月，敌兵万余，横渭河来攻。益以奉军许兰洲及直军张锡元部，东西路压境各万骑，战事剧厉，炮火动。先生令诸将严阵垒，不得尺寸动。岳维峻部当临潼、渭南正面，高峻拒蒲城、大荔东面之敌，且以兵力固河防。西路凤翔、乾县并被围，王珏、郭英夫死守乾县，后奉命编为第七路军。甘肃陆洪涛以所部兵会安徽军管金聚部悉来攻。凤翔城郭无完堞，人民生气夐绝，如是者亘半年。乾县守兵食尽，穴城腹藁藉而守，城圮于地雷数十次，卒血战得保完。三原、高陵，岌岌几陷，军中复有持义不卒者，情势愈危，会岁大祲，军民交困，敌又断飞挽之途，呼吁救济均无，自若坐苦槁绝而已。后南北停战，陕两军应划界守。专员张瑞玑违信不公，靖国军独被兵，蹙地十许县，军亦大熠。卒以党人在东南者，据先生文告力争，和议使者至罢议以待，乃获划界休战。而南方军府解体，陕靖国军乃不得不以一隅之力，独支革命危局于西北矣。杨虎城部及第一路军余都，移师武功置行营，再与北庭战。马嵬一役，破直军数倍之众，且击甘肃运械之兵歼之。先生于事前，犯险走淳化兵营，仗义帜以俱西，守武功者匝月。敌兵十倍于靖国军，然防战尚可恃，后以部将规利，浸各携二。麻振武、李夺先后叛于岐山、凤翔，杨虎城引兵走陕北。先生知事无可为，居凤翔危城中，念大元帅孙公，方困顿于岭南，自维付托之未效，忠愤填膺，

须发为白。十一年六月，值旧时端午节，在总司令部为最后会议。遣参佐分道先行，悉散从者与王玉堂、王家曾、王陆一等，潜出城门，欲走甘肃谢有胜军中，假道去四川。过千阳之高崖，谢有胜对先生革命志行甚崇敬，慨然送就道，由此入甘肃境。经崇信、华亭、清水，逾秦岭至徽县，遂泛白水江入嘉陵。山川艰险，风雨兼之，以十一年七月经合川至重庆。时川中一、二军战事起，重庆已入战区，先生抚时感事，未欲久顿，旋东下经武汉至于上海。陕西靖国军事遂以先生之离陕而讫止，其后国民二军之举义北京，与长安之婴城久守，以迄于先生由俄蒙归陕解围。此一贯之革命事迹与精神，西北将领军民固皆有所受之也。

*本文抄自陕西省档案馆，本书编者有删节。王陆一，名天士，陕西三原县人，时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秘书。

于右任先生离陕*

王 子 元

陕西靖国军在渭北地区仅有十余县，军用浩繁，除与敌人打仗时得些枪弹补充外，由外处运入军火十分困难，即在如此艰苦当中与敌人相持了四、五年之久。是中原正值直系吴佩孚猖獗之时，吴属暗与靖国军胡笠僧信使往还，诱其受编。胡因欲保存自己实力，即受了吴佩孚编制，成了他的师长。而靖国军总司令亦被取消。于先生与我们少数人即先逃至淳化县方里镇住，不久杨虎城即欢迎于先生和我们来武功。虎城仅一旅人抵挡了直系数师之众半月之久，终以众寡难敌，虎城遂率领部下退到陕北井崾生处保存实力。于先生则与王省三、王陆一和我（王子元）还有几位随从护兵，拟绕道归回上海。是时我们当中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道经西安、太原回上海；一派坚决主张由陇南经重庆赴上海。结果于先生觉得经过四川这一路干净的多，所以采取了走四川路线。当然，走这一路苦的多，一路不是步行就是骑牲口。而在我个人这方面是，迎于先生进陕，又送于先生干干净净出陕，心亦觉稍安矣。

*本文原稿存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

陕西靖国军的解体与变质*

张　钫

矛盾随着战事的失利而产生，在利害关头上事权的不统一和各将领意见分歧，不能忠实团结的情况都表现出来了。于右任在焦虑的情况下催促张钫速回三原。张在周至被围两个月，因援军不至，溃围退至凤翔。在西路的将领叶、郭、樊意见牴牾，局势更趋恶化，渭北亦呈紧张状态。张乃绕道麟游、永寿、淳化，回到三原，时候是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民国八年正月二十二日）。

当张尚未回三原以前，正月十六日到岐山布防，守军支队司令李夺，催他离开岐山城，因为敌人逼近，李部防御工事做的很好，要作长期固守。张因等待前方消息，借此时间去到岐山西北约十五里的周公庙游览。那天夜里，樊、郭派人向张报告说，对方许兰洲派人到凤翔联系，来人约在岐山以东某地区接洽，请他留在这里等候，以便就近答复。不料，敌人于十八日早晨，沿岐山山边向西搜索，到达周公庙，在大雾弥漫之中，十步之外不见人马，与张的卫队突然遭遇，因庙在凹地，战后退到西坡上面，检查伤亡，张的四弟张铮和刘承烈、暴彬等三人失踪。张回到三原，才知道四弟张铮阵亡，刘承烈、暴彬被俘。

许兰洲接见了刘、暴，知道他们是靖国军的要人，便延为上宾，并且表示他赞成靖国军的主张，愿意停战言和。将暴彬放回三原，留下刘承烈作他的顾问。刘这时说服许兰洲退出陕西，驻军洛阳，与陈、刘为敌而倒向靖圉军的方面，樊率所部也随许出陕，驻扎河南，都是刘承烈从中运用的成果。许的动机因为奉命援陕，为助陈、刘。哪知许入陕后，陈、刘对他戒备甚严，由长安经过时不许进城。所以许过

了长安，即生异心，孤军深入，志在求友，才与靖国军联系，退驻洛阳。靖国军的危局，暂时得以安定。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夏天，南北政府在上海召开和会，先令各地停战。和会派遣张瑞玑为代表，到陕西来为双方划界。张不承认西路各县是靖国军的范围，张瑞玑曾说：“于右任、张钫不是土匪出身，我是相信的。别的就不敢评价了。”张瑞玑去后，陈又围困凤翔，攻打乾州。当时乾州由第一路的一个支队司令王珏驻守，敌军围攻半年，未能攻克。王珏得友军的援助，全部退回渭北，扩编为第七路军。乾州的固守是靖国军史上一个有价值的战役。敌攻凤翔相持一年，也没有攻下，只有对峙在那里。直到直皖战争结束，陈的靠山倾倒，陈、刘势力已孤，拖延至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陈才逃往陕南，归于消灭。

胡景翼在陈逃以前，才被释放，回到三原，于右任便委任他为总指挥。便在这时，有人打死了于鹤九，枪杀了李椿堂。于鹤九是于右任的同宗，和于很密切。李椿堂是三路的谋士，也和于接近。这些举动，足以使靖国军内部的情势恶化。于曾到耀县去游药王山，作诗抒情，隐寓他当时的苦衷。

当时在靖国军的防区内发生了一种谣传说；倒陈陈已去，反段段已倒，靖国军的任务已完了。反对北洋军阀，要用军阀打军阀（意在拥护吴佩孚）。五年苦撑的局面，人民士兵都吃不消。胡景翼暗中指示先断绝接济总司令部每日的伙食（官长钱四百、士兵二百）。在这种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于不得不离开总司令部，退居西关小学校里。他在那时作了几十首感怀诗，借咏物写景记述他的遭遇和表达他内心悲痛的情绪。

这时胡景翼虽别有用心，但因革命同志中对于信仰的还大有人在，胡鉴于环境，不得不对退居的于有所敷衍。一天夜晚，曾扣于寝门，

达一小时之久，于终不应。胡在外连呼先生，并说：“我总要对得起您，请向后看着吧!”才涕泣而去。

此后，靖国军便呈解体的状态。当时势力最小而革命性最强的是三路支队司令杨虎城。其他如李虎臣、石象仪，对总、副司令仍旧很有信心。因时势突变，张钫又因父亲亡故要辞职还乡。于右任对他说：“你要去了，咱们这个烂摊如何收拾？”张说：“如果到不得已时，杨虎城和石老大王（石象仪绰号）可以保护你的安全。我在此已无能为力，到外边还可以设法救你。”

胡景翼与张钫晤谈时说在当前局势下，必须通权达变，并约张同他去到兴平收编陈的残部李纪才、王占彪的队伍。在路上胡吐露出他要投靠直系的意思。张曾经劝他慎重从事。张在回到三原的第三天，便离开三原返回家乡去为父丧守制。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靖国军三、四两路均与直军合作，大部分开出陕西。于右任在这时又到西路，联合郭坚残部（郭已死）李夺等与敌军战于兴平、武功之间，因众寡悬殊，又遭失败。此后，于假道四川入沪，杨虎城率领残部退到陕北，与井岳秀联合，陕西靖国军的名义，便从此消失了。

*本文系张钫《关于陕西靖国军的回忆》的一节。